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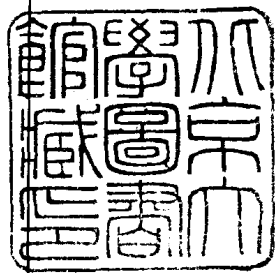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伍輯·肆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 伍輯·肆册目錄

南北史補志十四卷 [清]汪士鐸撰

一

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 [清]趙紹祖撰

三三七

明史例案九卷 [清]劉承幹撰

五三九

通鑑觸緒十三卷 [清]易佩紳撰

六五三

〔清〕汪士鐸撰

南北史補志十四卷

清光緒四年淮南書局刻本

# 南瓜史補志

光緒四年十月  
淮南書局刊成

## 南北史補志後序

往者道光戊申己酉間江夏童石塘濂太守權謙政延儀徵劉孟

瞻文洪年丈暨楊君季子亮吳君熙載廷王君句生翼鳳注南

北史設局邦城福因菴余以家累不克作遠遊乃分任補兩史志

表而屬草於里門家藏書不能如諸君借閱文匯閣也期厘期

月賴兩女子子在室助余檢討攜拾排比猶用有成爲志三十卷

表一卷而就正於桐城姚石甫瑩廉使涇包慎伯丈世吳陳君

碩甫與陳君爲勘天文五行地理禮儀樂律與服無所匡正去五

行志所引開元占經數事而已廉使貴謹嚴曰史自有法度稗史

野言皆古人所不取不宜穢本書故所勘職官食貨刑法氏族釋

老藝文六志世系大事封爵百官四表多所刊落且欲刪氏族入

地理仿樂史刪釋老入五行附心之不下而於唐以來書多芟柞刑

法之唐律疏議世族之林寶鄧名世書及唐書表釋老之宏明傳

燈指月雲笈七籤及法華九祖達摩五業高洪貞白道陵謙之志

兩派藝文之趙洪及近人邢氏訪碑錄關中山東河南諸載金石志

及太原房山諸經幢經洞北魏北齊諸遺象太平廣記所載之足

補金石者故今包丈意主博綜調隋唐志所載書已不傳凡文字

志藝文無金石包丈意主博綜調隋唐志所載書已不傳凡文字

幸存於今者皆宜網羅補綴俾後人有以參考不宜拘成例也唐

宋人說部詞章碑版之屬皆宜甄錄且病余地理未載河渠宜采

兩唐書志凡溝洫陂池皆附入之并欲取洛陽伽藍記建康寶錄

諸寺利注於時江右陳君伯游方海亦客金陵謂此志有三難存

者患繁復患抵牾無者患闕畧衷諸史法不如廉使良行樂律失

之冗地理忠抵牾遂酌從廉使言草稿既具童公卽世此本存兩

江節署東南兵燹不知所終同治壬申兩淮運使定遠方公購得

此稿劉君恭甫壽孟瞻年丈賢孫也證爲拙稿方公將刊以輔

延壽書因介恭甫詢其顛末余備書畢生數更府主流離轉徙百

無一存驚聞此編如獲亡子深感都轉古人之誼劉君作成之美

以爲此書幸出又幸而遇賢者將刊行之他日諸君所注次第出  
 又得好古如都轉者續刊之則延津劍合非斯文之大幸與因條  
 其原委復於都轉左右嗟夫物固亦有遇合也獨念諸君子偶聚  
 金陵余得以從而受教時包丈方病目贈余楹聯云夙夜強學以  
 待問疏通知遠而不誣識此事也陵谷既變諸君俱物故兩女殉  
 難城中余獨以衰病尙存然已萬念灰冷微都轉厚誼余書不足  
 惜且并使諸君子之言俱不彰也豈不惜哉至於書之繁簡失倫  
 翦裁無法則閱者幸諒其龔疎之學與夫褊淺之衷不欲違李書  
 家法恐其狐裘豹褻轉成烏不烏鵲不鵲之譏也江甯汪士鐸序

補志後序

南北史補志目錄

- 第一卷 天文志第一 補志一
- 第二卷 天文志第二 補志二
- 第三卷 天文志第三 補志三
- 第四卷 天文志第四 補志四
- 第五卷 地理志第一 補志五
- 第六卷 地理志第二 補志六
- 第七卷 地理志第三 補志七
- 第八卷 地理志第四 補志八
- 第九卷 五行志第一 補志九
- 第十卷 五行志第二 補志十
- 第十一卷 禮儀志第一 補志十一

第十二卷 補志十二

禮儀志第二

第十三卷 補志十三

禮儀志第三

第十四卷 補志十四

禮儀志第四

樂律志

刑法志

職官志

食貨志

氏族志

釋老志

藝文志

表

贊

南北史補志目錄

南北史補志卷一

天文志第一

叙曰宋志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章天行而序七曜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大撓造六甲容成制秣象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氏司秣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舜禹殷周皆厥業革制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王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秣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為水德以十月為正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秣之事以顓頊秣比於六秣所失差近見於施用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秣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乃詔遂等造漢秣選鄧平等治秣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算轉秣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為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為元年用黃帝調秣陰陽不調詔下主秣使者鮮于妄人與治秣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秣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秣第一壽王秣乃太史官殿秣也壽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秣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秣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秣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秣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

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光武建武八年太僕朱浮上言秣紀不正未遑考正明帝永平中待詔楊岑張盛景防等典治秣但改易加時弦聖未能綜校秣元也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宿度相覺浸多候者皆知日宿差五度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晦朔弦聖先天一日章帝召治秣編訴李梵等綜核意狀遂下詔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秣改憲史官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二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先立春一日則四分之立春日也今改行四分以遵敬授於是四分法施行黃帝以來諸秣以為冬至在牽牛初者皆黜焉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秣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漏所

補志

二

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圍不可以計率分官漏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以晷景為刻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並列載於續漢律秣志安帝延光三年中謁者亶誦上書用甲寅元河南梁豐云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審秣數難誦豐或不能對或云失誤衡等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為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參議太初過天一度月以晦見西方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識可施行議者不同亶等遂寢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等言秣元不正當以甲寅為元不用庚申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集議議郎蔡邕曰漢興承秦秣用顛項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

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按秣法皇帝顛項夏殷周魯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則殷秣元也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秣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識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有效於今者也延光中亶誦亦非四分言當用甲寅元公卿參議竟不施行夫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晃以考靈曜為本二十八宿度數至日所在錯異不可參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其繆執也三公從邕議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學何承天曰夫秣數之術若心所做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而益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秣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識緯遠關治亂此之為亦已甚矣劉歆補志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秣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四分若子流聞更以五步而妄言歟光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創象法又制運疾秣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初後當先造黃初秣以四干八百八十三為紀法一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黃初之元以四分秣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秣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於事宜奏可明帝時尚書郎楊偉制景初秣施用至於晉宋古之為秣者即平能修舊制新劉洪始減四分又定月行運疾楊偉對酌兩端以立多少之衷因朔積分設差以推合朔月此三人漢魏之善秣者然而洪之運疾不可以檢春秋傳之五星大乖于後代斯則洪用心尚疏偉拘於同出上元壬辰故也

隋志自昔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文質既殊正朔斯革周德既衰史官廢職疇人分散禋祥莫理秦漢改正咸加討論當塗受命亦有史官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亦為部法事迹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秣迄於齊末相仍用之梁武初興因



循齊舊天監中年方改行宋祖沖之甲子元秌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秌西魏入關行李業興秌逮於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秌遂參用推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馬顯又上丙寅元秌便即行用迄于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秌十七年復行張胄玄秌至於義寧今錄自宋至隋凡八術其中得失在後者為密不知此者不能言也

宋秌案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定秌數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祭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為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楊倬表曰周室既衰戰國橫騫告朔之羊廢而不詔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螿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秌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正司秌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沿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寤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秌數使大才通人造太初秌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中之月為秌初其秌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秌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祭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

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臣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食朔詳而精之更建密秌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秌初昔在帝代則法顛項曩自軒轅則秌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秌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秌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秌臣之所建景初秌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足以盡術數之極已

又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為秌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九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日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沒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沒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二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一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遲疾差率十萬三

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遲疾差率七萬三

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遲疾差率四萬二千五

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遲疾差率一萬三

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遲疾差率一十萬八千

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遲疾差率七萬八千六

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

後紀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裏加表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

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紀不足減者加通周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

求次紀如上法

推朔積月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

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

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為

正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為積日不盡為

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為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

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

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聖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

也又加得聖下弦後月朔其月蝕聖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限數以下者算上為日聖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限數聖

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間限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滿紀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推閏月術曰以閏餘減章歲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

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補志一

八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二 閏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千二百四十五 閏限千二百五十一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三十五 閏限千二百四十一

大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九十二 閏限千二百九十八

立春正月節 限數千一百三十七 閏限千一百四十三

雨水正月節 限數千九十三 閏限千九十九

驚蟄二月節 限數千六十五 閏限千七十一

春分二月節 限數千七十九 閏限千八十五

清明三月節 限數九百二十五 閏限九百三十一

穀雨三月節 限數九百七十九 閏限九百八十五

立夏四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七 閏限八百六十三

小滿四月中 限數八百一十三 閏限八百一十九

芒種五月節 限數七百九十九 閏限八百零五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七百九十九 閏限八百零五

小暑六月節 限數八百一十五 閏限八百二十一

大暑六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五 閏限八百三十一

立秋七月節 限數八百三十九 閏限八百四十五

處暑七月節 限數八百三十九 閏限八百四十五

白露八月節 限數九百六十二 閏限九百六十八

秋分八月中 限數九百六十二 閏限九百六十八

寒露九月節 限數千一百三十七 閏限千一百四十三

霜降九月中 限數千一百三十七 閏限千一百四十三

立冬十月節 限數千一百八十八 閏限千一百九十四

小雪十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五 閏限千二百二十一

推沒減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除之所得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沒日也

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沒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為減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餘命以紀算外各四

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萬九

補志一

九

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卽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名因其中曰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不盡為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循次除之不滿循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分少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為度不盡為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十六日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

冬下句夕在張心暑也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度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七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六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分千一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數滿命如前則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為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為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交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加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在裏裏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看食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會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月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後月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却去交度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為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北角起虧蝕多少如上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	十四度分十四	益二十六	盈一初
二日	十四度分十一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四
三日	十四度分八	益二十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
四日	十四度分五	益十三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五日	十四度分	益十三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六日	十三度分十四	益七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
七日	十三度分	損初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八日	十三度分	損六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九日	十二度分十六	損十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十日	十二度分十三	損十三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十一日	十二度分十一	損十五	盈積分三十五萬一千四十
十二日	十二度分八	損十八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十三日	十二度分五	損二十一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十四日	十二度分三	損二十三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十五日	十二度分	益二十一	縮初
十六日	十二度分	益十九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二十九
十七日	十二度分九	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十八日	十二度分七	益十四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

十九日 十二度<sup>十五分</sup> 益十一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

八十九

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 十二度<sup>十八分</sup> 益八 縮積分三十七萬三千八百三

十八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 十三度<sup>三分</sup> 益四 縮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 十三度<sup>七分</sup> 損初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

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 十三度<sup>十二分</sup> 損五 縮積分四十一萬八千五百

四十六

二百五十八

二十四日 十三度<sup>十八分</sup> 損十一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

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 十四度<sup>五分</sup> 損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

二

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 十四度<sup>十一分</sup> 損二十三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

六十九

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 十四度<sup>十一分</sup> 損二十四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

二百七十八

周日 十四度<sup>十三分有六分</sup> 損二十五<sup>有六分</sup> 縮積分

六萬三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sup>有六分</sup>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秣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

遲疾差率之數加之以通界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為日餘

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秣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聖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

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

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虛

補志一

五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以入秣日乘所入秣損益率以損益

盈縮積分為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秣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

盈減縮加本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

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為日加時入秣在周日者

以周日日餘乘縮積分為定積分以率損乘入秣日餘又以周日

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為後定積分以

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

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本小餘如上法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聖

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為少二為半三為

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

廢棄之以強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

少弱以之并少為半弱以之并半為太弱以之并太為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大半及強弱也其月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五日以上者視間限定小餘如間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為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補志一

六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昂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二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氏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補志一

中節日所在度

日行黃道去極度

日中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心

明中心

冬至十一月中斗二十一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

小寒十二月初

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分八

五十四分二

婁五半

氏七强

大寒十二月中

百一十大

丈一尺

四十六分八

五十三分二

胃十一太

心半

立春正月節危

百六弱少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六

五十一分四

畢五弱少

尾七半

雨水正月中室

八大强

百一强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分二

參六半

箕半弱

驚蟄二月節

九十五强

六尺五寸

五十三分三

四十六分七

井十七弱少

斗初少

春分二月中奎

八十九强少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分八

四十四分二

鬼四

斗十一弱

清明三月節

八十三弱少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分三



四十一分七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

穀雨三月中  
鼻二太

七十七強太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五

三十九分五

張十七

牛六半

立夏四月節  
畢六太

七十三弱少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分四

三十七分六

翼十七太

女十弱少

小滿四月中  
參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分九

三十六分一

角太弱太

虛太弱太

芒種五月節  
井十半弱

六十七弱少

尺六尺八分

六十四分九

三十五分一

亢五太

危十四強

夏至五月中  
井十五半強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氏十二弱少

室十二強

小暑六月節  
柳三太強

六十七強太

尺七寸

六十四分七

三十五分三

尾一強太

奎一強太

大暑六月中  
星四強

七十

二尺

斗二十一	四十二	五十七	四尺三寸	八十四	白露	畢三	斗十	三十九	六十二	三尺三寸	七十八	處暑	箕九	胃九	六十二	六十七	二尺五寸	七十三	立秋	婁三	尾十五	三十六	六十三
分二	分二	分八	分五	分少	入月節 分六太	太	少	分八	分二	分三	分半	七月中 分九半	太 分七	太 分七	分三	分七	分五	分半	分二少	太	分半	分二	分八

百七	立冬	星三	虛六	四十九	五十三	八尺四寸	百二	霜降	鬼三	女七	四十七	五十二	六尺八寸	九十六	寒露	井十六	牛五	四十四	五十五	五尺五寸	九十	秋分	參五
分少	十月節 分四半強	太	太	分七	分三	寸	分少	九月中 分四少強	分少	太	分四	分六	分五	分太	九月節 分八半強	分少	分少	分八	分二	分二	分半	分五弱	分少

丈八寸三分

四十八分

五十一分

危八張

張十五強太

小雪十月申其  
一太強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分七

五十三分三

室三強半

翼十五太

大雪節十一月  
一太強

百一十三強太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分五

五十四分五

壁半強

軫十五強少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  
加節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求為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  
之如法得一為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為強所以減其節氣昏明中

星各定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凡五

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曩自開闢清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

于星紀發自星紀竝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

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

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終則謂之

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為合月法以紀

法乘合數為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為合月分如合月法為合月

數合月之餘為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為大餘以六

十去大餘餘為星合朔大餘之餘為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

月法乘朔小餘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

也餘以朔通法約之為入月日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為朔虛分以

秭斗分乘合數為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數餘以周天

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

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

木合終歲數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十三

月餘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二十三

度餘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台數二千三百八十八

台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萬一千八十四

台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補志

入月日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百八萬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台數三千八百九

台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

台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百七十三萬三千九百五

行星度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終歲數千九百七

合終台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台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補志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千二十四

斗分百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台數萬七千一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一

朔虛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補忘一

天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名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為度分金水積合偶為晨奇為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法從月為積月不盡為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為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為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終去之餘為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為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為日餘命日以朔算外入

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為度不盡為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即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為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一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後入月日入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以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補忘一

天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復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

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  
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  
六十二分之七十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  
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  
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  
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  
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行  
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  
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  
二日半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二百二日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

補志一

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夕伏西  
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行星二度六  
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  
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  
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  
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  
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  
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  
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  
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  
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  
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十九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  
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  
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日行五分之  
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凡再  
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  
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  
疾日行一度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  
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  
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

補志一

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  
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  
前順疾日行一度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  
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  
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  
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秣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  
命如之前得星見日及度餘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  
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  
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  
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除斗分以行母為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

凡五星行天遲疾留逆雖大率有常至犯守逆順難以術推月之行天猶有遲疾況五星乎唯日之行天有常進退有率不遲不疾不外不內人君德也

求木合終歲數法以木日度法乘一木終之日內分周天除之即得也

求木合終合數法以木日度法乘周天滿紀法所得復以周天除之即得五星皆放此也

魏黃初元年十一月小己卯葦首己亥歲十一月己卯朔旦冬至

以上景初秌

晉江左時侍中平原劉智推三百年斗秌改憲以爲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飾以浮說以扶其

補志一

三

理江左中領軍琅邪王朔之以其上元歲在甲子善其術欲以九萬七千歲之甲子爲開闢之始何承天云悼於立意者也景初日中景景即用漢四分法是以漸就乖差其推五星則甚疏闊晉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法以代之猶有前却宋太祖頗好秌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一年上表曰臣受性頗情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秌數就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秌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疏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秌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

補志一

三

則曠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秌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令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是故臣更建元嘉秌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上三日五時日之所

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秌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爲寅亮鴻業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詔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秌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勅使考月蝕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楊偉景初法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

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衡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衡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衡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更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衡考之則其日日在氏十三度半凡此五蝕以月衡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各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

補志

三

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為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

自宜仍舊員外散騎侍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上有司奏治秣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承天秣術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秣詔可

元嘉秣法

上元庚辰甲子紀首至太甲元年癸亥三千五百二十三年至元嘉二十一年癸未五千七百三年算外

元法三千六百四十八

章歲十九 紀法六百八 章月二百三十五 紀月七千五百二十 章閏七 紀日二十二萬二千七十 度分七十五 度

法三百四 氣法二十四 餘數一千五百九十五 歲中十二日法七百五十二 漢劉洪考驗四方於天不合乃減朔餘苟合時用承天更以四十九分之二十六為強率 十七分之九為弱率折衷二者以求日法得 沒餘三十六 通一十五強一弱自後皆因此累強弱之數焉

補志

三

數二萬二千二百七 通法四十七 沒法三百一十九 月周四十六十四 周天十一萬一千二十五 命度起 通周二萬七百二十一 當作 周日日餘四百一十七 周虛三百三十五 會數一百六十 交限數八百五十九 會月九百二十九 朔

聖合數八十  
甲子紀第一 遲疾差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  
甲戌紀第二 遲疾差三千四百三十三  
甲申紀第三 遲疾差九千一百四十四  
甲午紀第四 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

甲子紀第一 遲疾差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  
甲戌紀第二 遲疾差三千四百三十三  
甲申紀第三 遲疾差九千一百四十四  
甲午紀第四 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



甲辰紀第五

遲疾差六百二十五  
交會差三百六十三

甲寅紀第六

遲疾差六千七百二十六  
交會差七百四

推入紀法置上元庚辰盡所求年以元法除之不滿元法以紀法

除之餘不滿紀法入紀年也滿法去之得後紀入甲午紀壬辰歲

年歲在癸未二百三十一年算外

推積月術置入紀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為積月不盡為

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閏

推朔術以通數乘積分為朔積分滿日法為積日不盡為小餘以

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正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三百九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即

次月朔也小餘三百五十三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聖法加朔大餘七小餘二百八十七小分三小分滿四從小

補志一

美

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之得聖又加之得

下弦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紀年算外以餘數乘之滿度法三百四為積

沒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沒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雨

水日也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六十六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

從小餘小餘滿度法從大餘次氣日也雨水在十六日以後

推閏月法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數從正月

起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立春正月節

限數 百九十四

雨水正月節

限數 百八十六

驚蟄二月節

限數 百七十七

春分二月節

限數 百六十七

春分二月節

限數 百六十二

清明三月節

限數 百五十八

穀雨三月節

限數 百四十九

立夏四月節

限數 百四十五

小滿四月節

限數 百三十六

芒種五月節

限數 百三十四

夏至五月節

限數 百三十一

小暑六月節

限數 百三十二

大暑六月節

限數 百三十三

立秋七月節

限數 百三十四

處暑七月節

限數 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

限數 百三十六

秋分八月節

限數 百三十七

寒露九月節

限數 百三十八

霜降九月節

限數 百三十九

立冬十月節

限數 百四十

小雪十月節

限數 百四十一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 百四十二

冬至十一月節

限數 百四十三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 百四十四

大寒十二月節

限數 百四十五

推沒減術因雨水積以沒餘乘之滿沒法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如

前所求年為雨水前沒日也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一百九

十六滿沒法從大餘命如前雨水後沒日也雨水前沒多在故歲

之一年常有五沒或六沒常有五沒官以沒正

沒小餘盡為減日也 雨水小餘三十九以還雨水六旬後乃有

沒小餘盡為減日也

推土用事法置立春大小餘小分之數減大餘十八小餘七十九小分十八命以紀算外立春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加六十小餘不足減減大餘一加度法而後減之立夏立冬求土用事皆如上法

推日所在度法以度法乘朔積度不盡為分命度起室二次宿除之算外正月朔夜半日在度及分也求次日日加一度經室去度分

推月所在度法以月周乘朔積日周天去之餘滿度法為積度不盡為分命度如前正月朔夜半月所在及度分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一百三十三大月加度三十五分二百四十五分滿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次月朔月所在度及分也秭先月法以十六除月行分為大分如所入遲疾加之經室去度分

推合朔月食術置所求年積月以會數六十乘之以所入交會紀差二十加之滿會月去之餘則其年正月朔去交分也求次月以會數加之滿會月去之求聖加合數朔聖去交分如合數以下交限數以上朔則交會聖則月食

推入遲疾秭法置所求年朔積分所入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加之滿通周去之餘滿日得一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所求年正月朔入秭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七百三十四求聖加十四日日餘五百七十五半餘滿日法成一日日滿二十七去之除日餘如周日日餘不足減減一日加周虛日滿二十七而日餘不滿則日日餘為損周日滿去之為入秭一日推合朔月食定大小餘法以入秭日餘乘入秭下損益率入一日五是以損益盈縮積分值損則損之為定積分以入秭日餘乘列也差滿日法盈減縮加差法為定差法以除定積分所得減加本朔

聖小餘值盈則減縮則加之為定小餘加之滿日法合朔月食進一日減之不足減者加日法而後減之則退一日值周日者用日日定數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大半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者為小弱以并少為半弱以并半為太弱以并太為一辰弱以所在辰名之推合朔月食加時滿刻法各以百刻乘定小餘如日法而一不盡付之求分先除夜漏之半即晝漏加時刻及分也晝漏盡又入夜漏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限間數月食加時定小餘不滿數間數者皆以算上為日

盈縮積分	盈萬八千八百	盈三萬六千九十六	盈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盈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八	六日十三度
列差	益二十	益四	益五	益五	益六
差法	二百五十八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一	二百四十六	二百四十二

盈七萬一千四百四十	六	二百四十一
七日十三度 <small>分七</small>	益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
八日十三度 <small>分二</small>	損五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三十
九日十二度 <small>分七</small>	損九	
盈七萬二千一百九十二	三	二百二十六
十日十二度 <small>分四</small>	損十二	
盈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四	三	二百二十三
十一日十二度 <small>分一</small>	損十五	
盈五萬六千四百三		二百二十
十二日十二度 <small>分八</small>	損十八	
盈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七
十三日十二度 <small>分六</small>	損二十	
盈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四	二	二百二十五
十四日十二度 <small>分四</small>	損二十二	
盈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四	二	二百二十三
十五日十二度 <small>分二</small>	益二十四	
縮一		二百二十一
十六日十二度 <small>分四</small>	益二十二	
縮一萬八千四十八	二	二百二十三
十七日十二度 <small>分六</small>	益二十	
縮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三	二百二十五
十八日十二度 <small>分九</small>	益十七	

縮四萬九千六百三十二	五	二百一十八
十九日十二度 <small>分四</small>	益十二	
縮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六	六	二百二十三
二十日十三度 <small>分一</small>	益六	
縮七萬一千四百四十四	六	二百二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 <small>分七</small>	益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五	二百三十五
二十二日十三度 <small>分二</small>	損五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	四	二百四十
二十三日十三度 <small>分六</small>	損九	
縮七萬二千一百九十二	四	二百四十四
二十四日十四度 <small>分一</small>	損十三	
縮六萬五千四百二十四	四	二百四十八
二十五日十四度 <small>分五</small>	損十七	
縮五萬五千六百四十八	三	二百五十二
二十六日十四度 <small>分八</small>	損二十	
縮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四	三	
二十七日十四度 <small>分一</small>	損二十三	
縮二萬七千八百二十四	二	
周日十四度 <small>分十三小</small>	損二十五	定損二百二十四
縮一萬五百二十八	定備九萬三千三百九	定意差法二

推合朔度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日分滿度命如前正月朔日月合朔所在其合度也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一百六十一小分十四小分滿通法從

大分大分滿度法從度經室除度分求望加十四度大分二百三

十二小分三十半求望月所在度加日度一百八十

二十四氣日所在度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雨水室一

一少強

驚蟄壁一

井九強

春分奎七

井二十九半強

清明夬六

二太

穀雨胃九

十

立夏鼎十

十弱

小滿畢十五

軫十弱

芒種井三

角十太

危七弱

夏至井十

室五少強

小暑鬼一

房四太

大暑柳十

尾八太

立秋張五

三

處暑翼二

三

白露冀十七

十四弱

秋分軫十

斗二十五少

寒露亢一

牛八半

霜降戌七

十一弱

立冬心二

危二弱

小雪尾十二

大雪箕十

室九半

軫八強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六十四分

一尺六寸

一尺九寸

二尺五寸

三

三尺二寸

四尺二寸

五尺三寸

六尺七寸

井九

五尺三寸

五尺三寸

六尺七寸

井二十九

八尺二寸

柳十一

九尺九寸

張八

一丈一尺三寸

危十三

一丈二尺四寸

軫八

六十五

三十五

六十四分

三十五分

六十三分

六十二分

六十三分

六十三分

六十三分

六十三分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氏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氏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冬至斗弱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璧八弱

角七強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

小寒半強 九九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二分

奎十五少 氏十三大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一分 昂

大寒女十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一分 昂

胃四危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一分 昂

立春危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一分 昂

九四少 心四強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一分 昂

推五星法 合歲 日度法 室分

木三百四十四 三百一十五 九萬五千七百六十 二萬三

千六百二十五 二百一十五 六萬五千三百六十 一萬六

火四百五十九 二百一十五 六萬五千三百六十 一萬六

千一百二十五 二百一十五 六萬五千三百六十 一萬六

土三百八十三 二百七十七 一十一萬二千四百八十一 二萬

七千七百五十五 一百六十七 五萬七百六十八 一萬二千

金二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七 五萬七百六十八 一萬二千

五百二十五 二百四十九 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六 一萬八千

水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六 一萬八千

六百七十五 晉元和元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百十八年

木後元丙戌 晉元和元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百十八年

算上 元嘉十二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九年算上

火後元乙亥 元嘉十二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九年算上

土後元甲戌 元嘉十一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六十年算上

金後元甲申 晉太元九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十年算

上 水後元乙丑 元嘉二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十九年算上

推五星法各設其元至所年算上以合數乘之滿合歲為積合不

盡日合餘多者以合數除之得一星合往年得二合前往年不滿

合數其年木土金則有往年合火有前年以合餘減合數為度分

水度分滿台年合水一年三合或四合也以合餘減合數為度分

歲則去之也以周天千三十五乘度分滿日度法為積度不盡日

度餘命度以室二算外星合所在也以合數乘其年內雨水小餘

并度餘為日餘滿日度法從積度為日命以雨水算外星合日也

求星見日法以法伏日及餘木則十六日及金是也加星合日及餘滿日度

法成一命如前星見日也求星見度法以法伏度及餘木則二

也是加星合度及餘滿日度法成一命如前所見日也以星行分

母木則二十乘見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分乃日加所行分木順日

分滿其母成一度逆順母不同木逆分當各乘度餘留者承前逆

則減之伏不盡度經室去分不足減者破金度五星室分各異若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餘四萬一千七百八十行二度餘七萬

七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日十三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四

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留不行二十六日而逆日行七分之一

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又留二十六日順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

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八萬三

千五百六十行星三十三度餘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五

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一日日餘二萬四千八百一十半行五十四

度度餘四萬九千四百三十晨見東方去日十七順疾日行七分

之五一百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小遲日行七分之四一百二十  
 六日行七十二度而大遲日行七分之二四十二日行十二度留  
 不行十二日而遲日行十分之三六十八日行十八度又留十二日  
 順遲四十二日行十二度小疾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一百  
 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七百  
 七十九日日餘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五行星四百一十四度餘三  
 萬三千五百除一周定四十九度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缺  
 土初與日合伏十八日日餘四千四百八十二半行二度度餘四  
 萬六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十五度順日行十二分之一  
 八十四日行七度留不行三十六日而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  
 二日退六度又留三十六日順八十四日行七度夕伏西方日度  
 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八千九百六十五行星  
 十五度度餘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二  
 金初與日合伏四十一日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星五  
 十一度度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見西方去十度順疾日行一  
 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而小遲日行一度十三  
 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又大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四  
 五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而遲日行三分之一九日退六度  
 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又六日退四度晨見東方逆九  
 日退六度又留八日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小疾九十一日行  
 一百一十二度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五百八十三  
 日日餘四萬八千六百一除一周行星定二百一十八度度餘三  
 萬六千七十六一合二百九十一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  
 行星如之

補志一

冥

水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三十四度  
 度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見西方去日中順疾日行一度三分  
 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而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留不行四  
 日夕伏西方伏十一日退六度而與日合又十一日退六度而晨  
 見東方留四日順遲七日行五度疾十八日行二十四度晨伏東  
 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日餘六萬六千七百  
 二十五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  
 星亦如之盈加縮減十六除月行分日法除盈縮分以減度分盈  
 加縮減  
 推卦因雨水大小餘加大餘六小餘三百一十九小餘滿三千六  
 百四十八成日日滿二十六日餘不足加減不加周虛  
 元嘉二十年承天奏上尚書今既改用元嘉秣漏刻與先不同宜  
 應改革按景初秣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  
 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  
 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  
 刻參以晷影刪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即將考驗施用  
 從之前世諸儒依圖緯云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  
 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順度劉向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黃道東白  
 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東從青  
 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秋白冬黑各隨其方按日行黃道陽路也  
 月者陰精不由陽路故或出其外或入其內出入去黃道不得過  
 六度入十三日有奇而出亦十三日有奇而入凡二十七日而  
 一入一出矣交於黃道之上與日相掩則蝕焉漢世劉洪推檢月  
 行作陰陽秣法元嘉二十年太祖使著作令史吳葵依洪法制新

補志一

四七

術令太史施用之

元嘉秬月行陰陽法

陰陽秬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七

初

二日 前餘六百六十五微  
分一千七百二十八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 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 益八

六十八

六日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益一

七十二

八日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二

十三日 後餘三百二十九  
分一千七百九 損十六

二十七

分日二千六百八十五半損十六大

大者五千三百七十一  
分之三千四百七十二 十一

秬周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七半

差率一萬一百九十 微分法一千八百七十八

推入陰陽秬術曰以會月去入紀積月餘以會數乘之以所入紀

交會差加之周天乘之滿微分法為大分不盡為微分大分滿周

天去之餘不滿秬周者為入陽秬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

年正月合朔入秬也不盡為日餘求次月加二日日餘一千三百

三十一微分一千五百九十八如法成日日滿十三去之除日餘

如分日陰陽秬竟平人端入秬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

求朔望弦定數各置入遲疾秬盈縮定積分以章歲乘之差法除

之所得滿通法為大分不盡以微分法乘之如法為微分盈減縮

加陰陽日餘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益兼數

為時如定數

推夜半入秬以差率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秬餘不足加

月周而減之卻一日卻得分日如其分半微分為小即朔日夜半

入秬秬餘小分也

求次日加一日日餘十六小分三百二十小分如會從餘餘滿月

周去之又加一日秬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于入秬初也不滿分

日者值之加餘一千二百九十四小分七百八十九半為入次秬

求夜半定日以朔小餘減入遲疾秬日餘不足一日却得周日加

餘四百一十七即月夜半入秬日及餘也以日餘乘損益率盈縮

積分為定積分滿通法為大分不盡以會月乘之如法為小分以

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

率如月周以損益兼數為夜半定數

求昏明數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為明以減損益

率為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為昏明定數也

求月去黃道度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為度其餘三而

一為少不盡為強二少弱也所得為月去黃道度

隋人傳論曰後漢書即頭傳稱

孔子曰漢三百載斗術改憲二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

四歲五德運行元嘉度法三百四蓋即一德之數也承天術勝於

前者三事故用定朔一也考正冬至日度二也春秋分暑影無長

短之差三也至其朔立強弱二率以調日法由唐迄宋

演撰家皆鑿守其說而不敢變易可謂卓然名家者矣

天文志第二

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上表曰古秌疎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勗新秌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秌紀屢遷憲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

補志一

五十

補志一

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秌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秌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秌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秌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秌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秌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秌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秌中眾條竝應以此為



始而景初秣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

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則合璧之

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實精古法若夫湖以

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

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

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

陳錙銖少增盛典晴人傳祖冲之傳冲之又特善算圓率周三徑

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冲之更開密法以圓徑一德為一丈圓周

盈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豪二秒七忽

寸一分五釐九豪二秒七忽正數在盈胸二眼之間密率圓徑一

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

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也周禮桌氏為量

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鄭氏以為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

二升八十分一而圓其外鄭氏以為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

圓其外陝旁九釐五豪器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

容十斗冲之以率考之此解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豪九秒

二忽庶旁一分九豪有奇劉歆疏旁九釐四豪有奇歆數術不精

之所致也冲之又注

九章造綴術數十篇

大明秣法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

年算外元法五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五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

十一

章歲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閏一百四十四 閏法十二 月法

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餘數二十

萬七千四百四十四 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

沒分三百六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沒法五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

虛分萬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七十一

通周七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

會周七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術置人上元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滿章歲為積月不盡為

閏餘閏餘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閏以月法乘積月滿日法為

積日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

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也小餘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九十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

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

求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五百七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

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

得後月朔也

推閏術以閏餘減章歲餘滿閏法得一月命以天正算外閏所在

也閏有進退以無干氣為正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為積日

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天正

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滿六從

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求土用事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季冬土

用事日也又加大餘九十一小餘萬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

也

推沒術以九十乘冬至小餘以減沒分滿沒法為日不盡為日餘  
命日以冬至算外沒日也

求次沒加日六十九日餘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二餘滿沒法從日  
次沒日也日餘盡為減

推日所在度術以紀法乘朔積日為度實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為  
積度不盡為度餘命以虛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  
日所在度也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入虛去度分

求行分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為行分不盡為小分小分滿法從  
行分行分滿法從度

求次日加一度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術以朔小餘乘百二十四為度餘又以朔小餘乘八  
百六十為微分微分滿月法從度度餘滿紀法為度以減率夜半  
日所在則月所在度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五度餘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萬  
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加度二十二度餘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微  
分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虛去度也

遲疾秣 月行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十四十三 益七十 盈初 五千三百四

二日十四十一 益六十五 盈百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六

五千二百七十

三日十四八 益五十七 盈三百五十五萬七百六 五千

二百一十九

四日十四四

益四十七 盈五百五萬八千三百 五千一

五日十三二十

益三十四 盈六百二十九萬七千八百五十

六日十三七

益二十二 盈七百二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一

七日十三一

益六 盈七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一

八日十三五

損九 盈七百九十四萬九百五十二 四千

九日十二二十

損二十四 盈七百七十萬七千四百一十五

十日十二六

損三十九 盈七百七萬二千一百 四千五

十一日十二一

損五十二 盈六百三萬五千七 四千四百

十二日十二八

損六十 盈四百六十六萬三千一百 四千

十三日十二六

損六十五 盈三百九萬三百二 四千四百

十四日十二四

損七十 盈百二十八萬三千五百八十四

十五日十二五

益六十七 縮四十五萬七千六十九 四千

十六日十二 <small>七</small>	益六十二 縮二百二十三萬七百五十五
	四千四百二十
十七日十二 <small>十</small>	益五十五 縮三百八十七萬五千四百
	四百七十一
十八日十二 <small>十四</small>	益四十四 縮五百三十一萬九千三百八十
	五 四千五百三十九
十九日十二 <small>十九</small>	益三十二 縮六百四十八萬四千四百
	六百二十四
二十日十三 <small>一</small>	益十九 縮七百三十一萬六千六百八
	益四 縮七百八十一萬七千九百九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 <small>七</small>	四千八百一十七
二十二日十三 <small>三</small>	損十一 縮七百九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四千九百二十三
二十三日十三 <small>九</small>	損二十七 縮七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四
	十 五千一百一十五
二十四日十四 <small>一</small>	損三十九 縮六百九十萬一千四百九十
	五 五千一百
二十五日十四 <small>六</small>	損五十二 縮五百八十七萬二千七百三
	十五 五千一百八十五
二十六日十四 <small>十</small>	損六十二 縮四百四十九萬九千一百五
	十九 五千二百五十三
二十七日十四 <small>二</small>	損六十七 縮二百八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二
	五千二百八十七

二十八日十四十 損七十四 縮百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九

五千三百三十一

推入遲疾秬術以通法乘朔積日爲通實通周去之餘滿通法爲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秬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萬一千七百四十六秬滿二十七日日餘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則去之

求次日加一日求日所在定度以夜半入秬日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度餘以盈加縮減平行度及餘爲定度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紀法進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遲紀加之虛去分如上法

陰陽秬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六	初
二日	益十五	十六
三日	益十四	三十一
四日	益十二	四十五
五日	益九	五十七
六日	益五	六十六
七日	益一	七十一
八日	損二	七十二
九日	損六	七十
十日	損十	六十四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四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一
十三日	損十六	二十六

十四日 損十六 十

推入陰陽秣術置通實以會周去之不滿交數二十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半為朔入陽秣分各去之為朔入陰秣分各滿通法得一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秣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二萬七百七十九秣滿十三日日餘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則去之陽竟入陰陰竟入陽求次日加一日求朔望差以二千二十九乘朔小餘滿三百三為日餘不盡倍之為小分則朔差數也加一十四日日餘二萬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為日即望差數也又加之後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置朔望夜半入陰陽秣日及餘有半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數加之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從日日滿一秣去之命日算外則朔望加時入秣也朔望加時入秣一日日餘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餘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餘令差數日餘加夜半入遲疾秣餘日餘滿通法從日則朔望加時入秣也以入秣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為定小餘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日法進退日

求合朔月食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為強以強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者為少弱以并太為一辰弱以前辰名之

求月去日道度置入陰陽秣餘乘損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損益兼

數為定定數十二而一為度不盡三而一為少半太又不盡者一為強二為少弱則月去日道數也陽秣在表陰秣在裏

二十四氣日中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度 明中星度

冬至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八十二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	五十四	八十
大寒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	五十三	八十六
立春	九尺八寸	四十八	五十一	八十九
雨水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五	四十九	九十二
驚蟄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	四十七	九十
春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	四十四	百二
清明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一	百六
穀雨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四	三十九	百一十
立夏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	三十七	百一

小滿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九	三十六一	百一
芒種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	三十五二	百一
夏至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百一十九
小暑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	三十五二	百一
大暑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九	三十六一	百一
立秋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四	三十七六	百一
處暑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四	三十九六	百一十
白露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一	四十一九	百六
秋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五	四十四五	百二
寒露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九	四十七一	九十
霜降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五	四十九五	九十三
立冬	九尺八寸	四十八四	五十一六	八十九三

小雪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七 五十三三 八十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 四十五六 五十四八

求昏明中星各以度數如夜半日所在則中星度也

推五星術

木率千五百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二十二

火率三千八百萬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千四百九十三萬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六萬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萬六千二百四

推五星術置度實各以率去之餘以減率其餘如紀法而一爲入

歲日不盡爲日餘命以天正朔算外星合日

求星合度以入歲日及餘從天正朔日積度及餘滿紀法從度滿

三百六十餘度分則去之命以虛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求星見日以術伏日及餘加星合日及餘餘滿紀法從日命如前見日也

求星見度以術伏度及餘加星合度及餘餘滿紀法從度入虛去度分命如前星見度也

行五星法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滿法從度留者因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從行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虛則加之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餘萬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餘三萬七千五百四晨見東方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留一

十八日逆行三分八十六日度五分又留二十八日從日行四分度五分又留一百一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

三萬五千六百六十四行三十三度度餘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五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二日日餘六百八十三度度餘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五晨見東方從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小

遲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大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度十六又留十日從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七百八十八日日餘千二百一十九度度餘萬九千八百九

土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餘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見東方行順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留三十三日逆行日行一分一十一日度八分又留三十三日從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餘三萬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小遲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度六分留九日遲日行十六分度六分夕伏西方

伏五日遲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遲五度而晨見東方逆行十度六分九日留九日從日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

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三合二百九十一日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

水初與日合伏十四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十五行三十度度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遲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六度留二日遲日行十一分二

日度二分夕伏西方八日遲八度而與日合又八日遲八度晨見東方逆行日行一分二日留二日從遲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百一十五日日餘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以上大明秬不願世俗之驚者為成法非頻年測候深然得於心者不能也法與依籠藉勢泥古強辨抑其術使不行豈不惜哉神之圓率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道

秬宋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述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密與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

秬宋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述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密與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

秬宋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述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密與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

秬宋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述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密與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

秬宋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述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密與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

秬宋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述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密與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

秬宋志謂為最密迄今猶用之其所著綴述唐立於學官限習四歲視五曹孫子等經限歲最久其為密與不易研究可知自宋以來數學衰歇是書遂亡



月按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  
天之正當在室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  
為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之節自信之意蓋非有明文  
可據也法與議曰仲尼曰工閔則火伏而後發者畢方名猶  
西流司秣過也就典語之音時不遠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  
之正古今必殊典語之音時不遠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  
之壽星乃周之鷄尾也即時東壁已非玄武星頃屬蒼龍  
之背經乃至於此亞以辰極居而列曜真觀羣象殊  
體而非陰陽區別於羽介成陳別水何有以明蒼素齊發初九  
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言之夫陽交初九西  
始正北玄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豈得春暉義何附若  
舍當在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豈得春暉義何附若  
南北以冬夏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暉義何附若  
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茲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  
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轍矣至於中星見伏  
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秣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之所  
合以為簡易之政亦猶夏禮未通商典難容豈建節誠天  
人之道同差則莖之興因推移矣月位稱建節以氣之  
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節  
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訛偽辭問  
虛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質  
蒼龍瞻度察暑暑效感然元嘉秣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參

禮志二

禮志二

如前篇謂至密永為定式尋古林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  
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魄代  
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  
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  
法雖遠亦當循則則問顯據據奪臣法元嘉秣術減問餘二  
直以襲舊分粗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為乖理就如  
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為違謬節氣蚤晚  
富循景初不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謂臣秣知日少  
舊先復謂暑數盈盈不可為准又法與始為違謬節氣蚤晚  
不得准天秣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  
會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恆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強年窮察毫  
微課驗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為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斯言實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虛非所懼法與臣議  
此條所嫌前誤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繁辭廣證自搆紛  
惑識者認誤非異法之違也七政致齊是謂天儀鄭王唱述  
厥訓明允雖有異說蓋非實義法與又議苟存甲子可謂為  
合求天臣曰夫秣存功密不容殊尚圖識乖說義非所取雖  
驗當時不能通遠未詳辛卯之說何依古術詭詐事在前  
弱名喪實殆難索隱若以秣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  
日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前載籍論述春秋漢史虛設  
循密而至于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閱曩法疎越愈多或  
期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  
則推先為非正何從秣紀者幾於息矣法與又謂違天改易  
設法遂情臣惟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  
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  
行天七市輒超一位代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非為衍度  
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非為衍度  
蓋徒頓過其衡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此愚情之所  
未厭也算自近始象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寔以  
奇偶不協故數術同盡為遺前設後以從省易然積元爨歲  
元嘉置元雖七率外陳而酒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  
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稱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聞  
餘明分月緝七率並不得有盡乃為允衷之製乎法與又謂  
檢按以日八行警月九道此為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而於  
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  
是交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  
舍交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  
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  
之衝富為遲疾之始豈得入秣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

禮志二

禮志二



同復標此句欲以何明臣寬稱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說所未  
前問遠垂舊準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  
本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而法與云日數復不備記  
者未曉此意非謙所執故以略其說乎又云盈縮失復因其分  
其數或自謙所執故以略其說乎又云盈縮失復因其分  
法與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為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  
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不密又謂何承天法非  
應彌甚若臣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妙所見既審則  
為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  
人巢尚之是冲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冲之新  
法時大明八年也故須明年改元因此改秣未及施用而官  
車晏

齊志史臣曰日月代照實重天行上交下蝕同度相掩案舊  
說曰日有五蝕謂上下左右中央是也交會交會舊術日蝕  
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於交中交從外入內者先  
會後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  
故不常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爲西子不名爲蝕也漢尚書  
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上竟黑疑者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  
桓三年日蝕貫中下上竟黑疑者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  
而見日中鄭玄云月正掩日日光從西邊出故言從中起也  
王逸以爲月若掩日當蝕日西月行既疾須臾應過西崖既

復次食東望今察日蝕西崖缺而光已復過東崖而獨不掩  
過之此意實爲巨疑先儒雖以聖蝕云日極遠離地月乎  
說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虛道常與日衡相對月行在虛道中  
則爲氣所食故月蝕也雖時加夜半日月當于午正隔於  
地猶爲暗氣所蝕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虛之氣如  
鏡在月下其光耀魄乃見於陰中常與日衡相對故當星  
亡當日月蝕今問之曰星月同體俱與日衡對也故當星  
必亡若更有所當星未嘗蝕同稟異虧其故何也答曰日爲  
陰主以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益損星雖同類而精景陋狹  
小毀皆亡無有受蝕之地纖光可滿亦不與弦望同形又難  
日之受蝕驗於夜星之亡畫蝕既盡書星何故反不見乎  
答之曰夫言光有所蝕則有不蝕之光矣言有所當亦有  
不當矣夜食度遠與所當而何近更明何難蝕引經恐未  
又問太白經天實綠道今日度近更明何難蝕引經恐未  
二問之體周衡不同經道與不經道由暈暈暈暈暈暈暈暈  
得也又史臣曰日月令昏明中星皆二十八宿箕斗之間微爲  
疎闊故仲春之與孟秋建星再用與宿度並列經緯犯災之  
所主未嘗有舊占石氏星經斗主爵祿衰賢進士故置建星  
又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躔不必遍行  
景緯五星精躔與二曜而爲七妖祥是主林數攸司蓋有殊  
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柱軸衆星動流實繫天體五星  
之詳矣按齊無林志故以天文志論綴於此

隋志梁初因齊用宋元嘉秣天監三年下詔定秣員外散騎侍郎  
祖暉奏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秣元  
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  
考古法以垂於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年暉又上疏論之詔使  
太史令將匠道秀等候新舊二秣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  
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秣密舊秣疎暉乃奏稱史官今所用何承  
天秣與天乖舛不可承用被詔付靈臺與新秣對課疎密前期百  
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效並已月別啟聞夫七  
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  
正至九年正月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秣頌朔至大同十年制詔  
更造新秣以甲子爲元六百一十九爲章歲一千五百三十六爲  
日法一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

二小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亂遂寢陳氏因梁亦用祖冲之秣更無  
所創改以甲子爲元至大同十年甲子一百二萬五千七百算外  
章歲六百一十九日法一千五百三十六紀法三萬九千六百一  
二十六未及施行而遭侯景之亂遂寢按開元占經甲子一百二萬  
五千七百作一百二萬五千八百七十又庚曼倩傳庚曼倩字  
世華新野人也世祖在荊州轉諮  
魏志太祖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脩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秣  
歲年積久頗以爲疎世祖平涼土得趙歐所修玄始秣關元占經  
載趙歐術上元甲寅至元始元年壬子積六萬一千四百三十八  
算上元法四十三萬二千紀法七萬二千二百章歲六  
百章月七千四百二十一章朔二百二十二周天二百六十二萬  
九千一百五十九餘數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斗分一千七百八  
千九百八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度餘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萬一千三百三十三交會差一百四十九度餘三千三百一十一  
遲疾差六百餘四萬一千五百三十三周日二十七度餘四萬九千  
六百七十一附記於此後謂爲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徒崔浩

爲五寅元秣未及施行浩誅遂寢高祖太和中詔祕書鐘律郎上  
谷張明豫爲太史令修綜秣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  
宮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趙樊生等同共  
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皇魏紹天明命因前魏景初秣術數差  
違不協曷度世宗應期輯寧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  
其數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羣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  
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敦煌趙歐甲寅之秣然其星  
度稍爲差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秣以甲寅爲元考  
其盈縮昏象周密又從省約起自景明因名景明秣然天道盈虛  
豈曰必協要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祕書監鄭道  
昭長兼國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孫世綜文業尙書祠部  
郎中宗景前兼尙書郎中崔彬請此數人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曷

補志一

三

度要在冬夏一至前後各五日然後乃可取驗臣區區之誠冀效  
萬分之一詔曰測度曷象考步宜審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學四門  
博士等依所啟者悉集詳察延昌四年冬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  
郎崔光表曰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遷著作忝司載述時舊鐘律  
郎張明豫推步秣法治已丑元草粗未備及遷中京轉爲太史令  
未幾喪亡所造致廢臣中修史景明初奏求奉車都尉領太史令  
趙樊生著作佐郎張洪給事中領太樂令公孫崇等造秣功未及  
訖而樊生又喪洪出除涇州長史唯崇獨專其任暨永平初云已  
略舉時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趙勝太廟令  
龐靈扶明豫子龍祥共集祕書與崇等詳驗推建密秣然天道幽  
遠測步理深候觀遷延歲月滋久而崇及勝前後並喪洪所造秣  
爲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馬靈扶亦除蒲陰令洪至豫州續

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龍祥在京獨修前事以皇魏運水德爲甲子  
元兼校書郎李業興本雖不預亦和造秣爲戊子元三家之術並  
未申用故貞靜處士李謐私立秣法言合紀次求就其兄場追取  
與洪等所造遞相參考以知精麤臣以仰測曷度實難審正又求  
更取諸能算術兼解經義者前司徒司馬高綽駙馬都尉盧道虔  
前冀州鎮東長史祖瑩前并州秀才王延業謁者僕射常景等日  
集祕書與史官同檢疏密並朝貴十五日一臨推驗得失擇其善  
者奏聞施用限至歲終靈太后令曰可如所請延昌四年冬太傅  
清河王懌司空尙書令任城王澄散騎常侍尙書僕射元暉侍中  
領軍江陽王繼奏天道至遠自非建標準影無以驗其真僞頃承  
平中雖有考察之利而不累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多少  
臣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本明伺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

補志一

三

否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採其長者更議所從神龜初光復  
表曰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  
息盪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秣冬求申用臣  
學缺章程藝謝籌運奏請廣訪諸儒及太史並集祕書與史官同  
驗疏密並請宰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奉詔聽可  
時太傅太尉公清河王臣懌等以蒙敕許於是洪等與前鎮東府  
長史祖瑩等研窮其事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  
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秣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  
衛洪顯珍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融司州河南人  
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秣元起壬子  
律始黃鐘考古合今謂所最密昔漢武帝元封中治秣改年爲太  
初卽名太初秣魏文帝景初中治秣卽名景初秣伏惟陛下道唯

先天功逸稽古休符告徵靈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  
畜實符魏德修母子應義當麟趾請定名爲神龜秣今封以上呈  
乞付有司重加考議事可施行并藏祕府附於典志肅宗以秣就

大赦改元因名正光秣班於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興爲主  
正光三年十一月丙午宣行日正光秣人傳崔浩傳崔浩字伯

淵清河人也魏初仍用景初術後得趙賾術以代景初真君初年  
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宜改誤秣以從天十一年六月

浩誅其法遂寢不行又高允傳高允字伯恭渤海人也可徒崔  
浩集著術上考較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議前史之失

別爲魏秣以示允允曰天文術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  
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此乃術之淺今議漢史

而不覺此諺恐後人議今猶今之議古也日所認云何允曰案星  
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投于申南而東

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  
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

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君少傳游雅  
允曰君長于術數富不虛也後歲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法

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于東井非非十月  
也又謂唯日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聚于是歎服

魏志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十六萬七千  
七百五十算外壬子歲入甲申紀以來至今孝昌一雍本作二年歲在

丙午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四算外從壬子元以來至今大魏孝  
昌三年歲次丁未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六算上壬子歲入甲

寅紀以來至今大魏孝昌三年歲次丁未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  
六算上

章歲五百五古十九年七閏餘盡爲章積至多年月盡之日月  
見東方日蝕先晦復變秣以同天象二百年多一

日三百年多一日半晦復先備及緯文皆言二百年斗秣改  
憲候天減閏五百五年減閏餘一九千五百九十五年減一閏月  
則從德公五年至今日餘不失與

二日冷朔者多閏餘成月餘盡爲章  
章閏一百八十六五百五十九年閏月之數其  
章月六千二百四十六五百五十九年所有  
部法六千六十年十二章爲一節至此  
年小餘成日爲度法

斗分一千四百七十七四分度法得一千五百一十五爲古法今  
奇謂爲最近一百一十三歲減日減  
之太深是以三十餘年改徙四子也

紀法六萬六百大餘十也  
統法十二萬一千二百二紀成統  
元法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三統成元

日法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二二乘章月爲日法  
周天分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七以度法通三百六

氣法二十四歲中十三年一十二次  
經月大餘二十九小餘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九日法除周天分得

月數周天分者一節之日數以用月除來日  
得一月二十九及餘是周天分即爲月通

會數百七十三餘二萬三千二百八五月二十三日月之二十爲  
十得一百三十五以乘周天分以二十  
三乘日法除之得一百七十三及餘

會通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九百四以日法乘會  
周日二十七餘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二以月一日行除周天

通周二百六萬五千二百六十六日法乘周日二  
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月一日行十三度

月周八萬一千一百一十二以十二乘小周  
推月朔術第一

推積月 術曰置入紀年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爲積月不盡  
爲閏餘閏餘滿三百一十九以上其歲有閏

推朔積日 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滿日法爲積日不  
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則所求年天正

十一月朔日

推上下弦望 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小分

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即上弦日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 術曰置入紀年以來算外以餘數乘之為實以部法除之所得為積沒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為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一千三百二十四小分一小分滿氣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部法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上即次氣日

推閏 術曰以閏餘減章歲五百五餘以歲終十二乘之滿章閏一百八十六得一月餘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為正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中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

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中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中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中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中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中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中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中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中 霜降

九月中 立冬十月中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中

推合又交會月蝕去交會 術曰置入紀朔積分朔以交會差分并之今用甲申紀差分七百四十以會通去之所得為積交餘不盡者以日法除之所得為度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

求次月及交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日度餘三萬九千七百六十九除如上則次月去交度及分

求望去交度 術曰加度十四日度餘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半度

餘滿日法從度滿會數去之亦除其餘餘若不足減者減度一加會虛則望去交度及分朔望去交度分如朔望合數十四度度餘

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半已下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度餘四萬

七百九十九半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甲子紀合朔日月如 交會差四十九度

甲戌紀合朔日月如 交會差九十八度

甲申紀合朔日月如 交會差九十八度

度餘三萬六千七百四十四

度餘七萬三千四百八十八

甲午紀合朔日月如 交會差一百四十八度

度餘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八

甲辰紀合朔日月如 交會差二十四度

度餘四萬八千八百一十六

甲寅紀合朔日月如 交會差七十四度

度餘一萬六千八百

求交道所在月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減會數及餘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入法乃減之乃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除去之從日一餘為日餘命起往年十一月如歷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為入月算外交道日交在望前者其月朔則交會望則月蝕交在望後者亦其月月蝕後月朔則交會交正在望者其月月蝕既前後朔皆交會交正在朔者日蝕既前後望皆月蝕

求後交月及日以會數及餘加前入月日及餘餘滿日法從日一如歷月大小除之命起前蝕月得後交月及餘

推月在日道表裏 術曰置入紀朔積分又以紀交會差分加之

今用甲申加交會差分七百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四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裏者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月在日道裏紀首表者則月在表若滿會通者紀首表者則月在裏紀首裏者則月在表黃道南為表北為裏其滿會通者去之餘如日法而一即往年天正十一月朔却交度及餘以却去交度及餘減會數及會餘會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法乃減餘為前去度乃餘又以十一月朔小餘加之滿日法從度一命起十一月如歷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為入月日及餘算外交道日若十一月朔月在日道裏者此交為出外後交為入內十一月朔在表者此交為入內後交為出外一出一入其交在朔後望前者朔月在日道表裏與十一月同望常法也其交在朔後望前者望與十一月同後月朔則異矣若先則反矣若交在望後朔前者望與十一月同後月朔則異矣後月蝕者朔月在日道裏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則朔在表在裏其先月蝕後交會者望在表則朔在裏也望在裏則朔在表矣

推交會起角 術曰其月在外道先會後交者虧從東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西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會後交者虧從西北角起先交後會者虧從東北角起合交中者蝕之既其月蝕在日之衝起角亦如之凡日月蝕去交十五為限十以下是蝕也十以上虧蝕微少光影相接而已

推蝕分多少 術曰置入交限十五度以朔望去交日數減之餘則蝕分

推合朔入秣遲疾盈縮第四

推合朔入秣遲疾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日積分又以紀遲疾差分并之今用甲申紀遲疾差分一百八十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二以通周如一為積周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為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秣日

甲子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六萬三千五百六十八
甲戌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四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甲申紀	遲疾差二十四日	日餘二萬九百四十四
甲午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十萬四千五百八十四
甲辰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五萬三千二百七十二
甲寅紀	遲疾差二十三日	日餘三萬一千九百六十
求次月入秣日	術曰加一日日餘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九日餘	滿日法從日日滿二十七去之亦除餘如周日餘日餘若不足減
一日加周虛日滿	二十七而餘不滿周日日餘者為入秣值周日	法滿去之為入秣一日
求望入秣	術曰加十四日日餘五萬七千三百六十六半又加得	後月秣日
月行遲疾度及分	損益率	
盈縮并	盈縮積分	
一日十四度	二百六十二分	益六百八十
盈初		
二日十四度	三百	益六百一十九
盈六百八十		盈積分七千五百五十
三日十四度	二百四十六分	益五百五十五
盈一千二百九十九		盈積分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二
四日十四度	一百七十一分	益四百九十
盈一千八百五十四		盈積分二萬五百八十四
五日十四度	九十分	益四百一十八
盈二千三百四十四		盈積分二萬六千二十四

六日十三度四百七十一分 益二百八十五

盈二千七百六十二 盈積分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五

七日十三度二百六十六分 益八十

盈三千四十七 盈積分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九

八日十三度六十分 損一百二十五

盈三千一百二十七 盈積分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七

九日十三度四百一十九分 損二百五十二

盈三千一 盈積分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十日十二度三百三十八分 損三百五十三

盈二千七百五十 盈積分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一

十一日十二度二百三十七分 損五百五十四

盈二千三百九十七 盈積分二萬六千六百一十二

十二日十二度一百三十六分 損五百五十五

盈一千九百四十二 盈積分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十三日十二度五十分 損六百五十六

盈一千三百八十八 盈積分一萬五千四百一十

十四日十一度四百六十四分 損七百三十一

盈七百一十二 盈積分八千一百二十七

十五日十度三十分 益六百五十五

縮初

十六日十二度二百九十分 益五百八十二

縮六百五十五 縮積分七千一百七十二

十七日十二度一百八十九分 益五百一

縮一千二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

十八日十二度二百九十分 益四百一

縮一千七百三十七 縮積分一萬九千三百七

十九日十二度二百九十二分 益二百九十九

縮二千一百四十 縮積分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九

二十日十二度四百九十六分 一百九十五

縮二千四百三十九 縮積分二萬七千七十九

二十一日十三度一百八十八分 益六十八

縮二千六百三十四 縮積分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四

二十二日十三度二百三十三分 損五十七

縮二千七百一 縮積分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二十三日十三度三百八十八分 損二百一

縮二千六百四十五 縮積分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

二十四日十四度九十分 損三百四十八

縮二千四百四十三 縮積分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三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七十四分 損四百九十三

縮二千九十五 縮積分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八十七分 損六百六

縮一千六百一 縮積分一萬七千七百八十六

縮九百九十六 縮積分一萬 五十八

周日十四度三百六十四分 損六百五十五

縮三百六十五 縮積分 五十二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 術曰萬秭入日餘乘所入秭下損

益率以小周六千七百五十一除之所得以損益盈縮積分加之

為定積分值盈者以減本朔望小餘值縮者加之滿日法者交會  
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上一日如下日法乃減之交會加  
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為定日加時

推加時 術曰以時法六千四百四十六除定小餘所得命以子  
起算外朔望加時有餘不盡者四十加法得一為少二為半三為  
大半又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  
棄之以強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少弱  
以定并少為半強以之并半為太弱以之并太為一弱隨所在辰  
命之則其強弱日之衝為破月常在破下蝕

入秣值周日者 術曰以周日月餘乘損率以周日度小分并又  
以入秣日餘乘之為實以小周乘周日日餘為法實如法得一以  
減縮積積分有餘者以加本朔望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一是  
為蝕後日推加時如上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術第五

推日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日度法乘之滿周天去之餘滿  
日度法為度不盡為餘命度起牛前十二度牛前十二度在宿次  
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

推日度又法 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一千四百七十  
七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一餘以減周天度冬至小餘減斗分不足  
減者減度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如上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  
朔日夜半日所在度

求次月日所在度 術曰月大加三十度月小加二十九度求次  
日加一度宿次除之逕斗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推合朔日月共度 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以章月除之所得為

大分不盡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如前即  
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求次月合朔共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大分三千二百一十五小  
分二千四百五十五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宿  
次除之逕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 術曰置入紀朔積日以月周八萬一千一百一十二乘之滿  
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為度不盡為度分命度起牛前十二  
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  
在眾及分

推月度又一法 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為實以章歲乘日法為  
法實如法得一為度不滿法者以章月除之為大分不盡為小所  
得以減合朔度及分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  
及分

求次月度 術曰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千六百五十一大月加  
度三十五分四千八百八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  
宿者算次月所在度

求次日月行度 術曰加度十三分二千二百三十二分滿日度  
法從度宿次除之逕斗去其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 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二千三百一十八小  
分五千二百九十八微分一微分滿四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  
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  
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  
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一千四百七十七分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昂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

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氏一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

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六千六十分度之一千四百七十七

通分得二百二十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七名曰周天分

補志一

五行沒減易卦氣候上朔術第六

推五行用事日水火木金土各王七十三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

分九微分三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立即其用事始求土者置立

春大小餘及分以水王七十三日小餘二百九十五小分九微分

三加之微分滿五從小分一小分滿氣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

滿蒞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得季春土王日又加

土王十八日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滿從命如

上即得立夏日求次如法又一法求土王用事日各置四立大小

餘及分各減大餘十八小餘一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二十微分二

命以紀算外即四立土王日若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而後減之

小餘不足減者減取大餘一加蒞法乃減之

推沒減 術曰因冬至積沒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如沒

法而一為積日不盡為沒餘以六旬去積日餘為沒日命以紀算

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沒日

求次沒 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二萬七百六十四沒餘滿沒

法三萬一千七百七從沒日一沒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

次沒月一歲常有五沒或六沒小餘盡者為減日又以冬至去朔

日加沒日冬至小餘滿蒞法從沒日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秣月

大小除之不足除者入月算命以朔算外即冬至後沒日求次沒

加沒沒日六十九沒餘三千九百五十九沒分二萬四千六百九

十七分滿沒法從沒餘滿蒞從沒日命起前沒月秣日大小除之

即後沒日及餘

推四正卦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

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

補志一

求中孚卦加冬至小餘五千五百三十三小分九微分一微分滿五

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蒞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即

中孚卦用事日其解加震成加離賁加兌亦如中孚加坎

求次卦加坎大餘六小餘五百二十九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滿

五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蒞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

即復卦用事日大壯震姤加離觀加兌如中孚加坎

十一月未濟蹇頤冬至坎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

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春分震解大壯三月訟豫蠱革夬四月旅

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夏至離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遯七

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秋分兌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

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為方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



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温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温陰雨六三應上六白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翹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四百四十一小分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節從大餘命以紀算外所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雁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補志二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為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啟戶

穀雨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於桑

蜩始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夏至

鳴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壞戶

殺氣浸盛

陽氣始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化為蛤

立冬

鞠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化為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

術曰因冬至虎始交後五日一候

推上朔法置入紀年減一加八以六律乘之以六千去之餘為大

餘以甲子算外上朔日

推五星六通術第七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隱公元年己未積十六萬六千五百七算

外至今大魏熙平二年歲次丁酉積十六萬七千七百四十五算

外

木精曰歲星其數二百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

火精曰熒惑星其數四百七十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八

土精曰鎮星其數三百二十九萬一千二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三百五十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一

水精曰辰星其數七十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推五星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周天二百二十萬三千

三百七十七乘之名為六通之實以節法除之所得為冬至積日

不盡為小餘以旬六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即冬至

日以章歲五百五除冬至小餘所得命于算外即律氣加時

五星各以其數為法除六通實所得為積合不盡為合餘以合餘

外

外

外

減法餘爲入歲度分以日度約之所得卽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餘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合餘減合度算及餘得一者爲夕見無所得爲晨見若度餘而乞減減合度算一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卽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及餘

求星台月及日 置冬至朔日數減一以加合度算以冬至小餘加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去之加度一合度算變成合日算餘爲日餘命起天正十一月如秣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算外星台月及日有閏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 以合終日數及餘如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度從日秣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卽後合月及日其金水以一合日數及餘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後合度 以行星度及餘加前合度算及餘餘滿日度從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卽後合度及餘逕斗去其分一千四百七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四千七百八十行星三十三度度餘三千三百三周虛一千二百八十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餘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除四千六百八十一半去日十三度半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三度復留二十七復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復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遲十六日日餘二千三百九十行星二度餘四千六百八十一半與日合凡一見三

百六十六日行星二十八度在日前後伏三十二日餘四千七百八行星五度度餘三千三百三復終於晨見

熒惑合終日數七百七十九合終日餘五千一百八十八周虛九百五十二行星四十九度度餘二千一百五十四

熒惑晨與日合在日後伏七十一日餘五千五百八十四行星五十五度度餘四千八百四十五半去日十六度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二十二度順遲日行二十

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七十六十二日退十度復留十一日復順疾日行

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一日餘五千五百八十四行星五十五度度餘四千八百四十五半而與日合凡一見六百三十六日行星三百三度在日前後

伏一百四十三日餘五千一百八行星一百一十一度餘三千六百四十一過周四十九度度餘二千一百五十四復終於晨見鎮

星合終日數三百七十八日餘三百四十一行星十二度餘四千九百二十四周虛五千七百一十九

鎮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八日日餘一百七十半行星二度餘二千四百六十二去日十五度半晨見東方順疾日行十二分之一

八十日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六日復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

行七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八日日餘一百七十半行星二度餘二千四百六十二而與日合凡見三百四十二日行星八度在日

前後伏三十六日日餘二百四十一行星四度度餘四千九百二十四復終於晨見

十四復終於晨見

太白金再合終日數五百八十三日餘五千一百五十一周虛  
 九百九行星二百九十一度亦日一合日數度餘五千六百五半亦日一合日數  
 太白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六日退四度去日十度晨見東方逆日  
 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遲日行十五分之十一  
 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十九十一日行  
 一百五度太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十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  
 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  
 度度餘五千六百五半而與日合凡見東方二百四十四日行星  
 二百四十度在日後伏四十一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  
 度餘五千六百五半而與日合見西方亦如之夕與日合在前伏四十一  
 日餘五千六百五半行星五十一度餘五千六百五半去日十度  
 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十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  
 度順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十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順遲日行  
 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  
 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六日退四度而與日  
 合凡再見四百八十日行星四百八十度在日前後伏八十三日  
 餘五千一百五十一行星一百三十三度度餘五千一百五十一過周  
 二百一十八度度餘三千六百七十四復終於晨見  
 水星辰星再合終日數一百一十五餘五千二百八十二行星五  
 十七度亦日一合日數度餘五千二百七十一亦日一合日數周虛七百七十八  
 辰星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去日十七度晨見東方而  
 留不行四日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順度日行一度三  
 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七日餘五千  
 六百七十一行星四十四度餘五千六百六十一而與日合凡見

東方二十九日行星二十二度在日後伏二十八日餘五千六百  
 七十一行星三十四度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而與日合見西方亦  
 然  
 辰星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餘五千六百七十一行星三十  
 四度餘五千六百七十一去日十七度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  
 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  
 而留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晨與日合凡再  
 見五十八日行星四十六度在日前後伏五十七日餘五千二百  
 八十二行星六十九度餘五千二百八十二復終於晨見  
 斗一至牛五星紀丑 牛五至危五玄枵子  
 危五至壁三陬訾亥 壁三至婁八降婁戌  
 婁八至畢二大梁酉 畢二至井五實沈申  
 井五至鬼三鶉首未 鬼三至張七鶉火午  
 張七至軫一鶉尾巳 軫一至亢三壽星辰  
 亢三至心四大火卯 心四至斗一析木寅  
 以上正光祿時人傳論曰正光與和二術並有推上朔法  
 上朔日不宜會客作樂以業與術推之正合益其說出於  
 選擇家也古法推五星特舉大量而不能親密觀芳業與  
 之詳論可以知其推步之疏矣  
 魏志孝靜世子孫氣朔稍違榮惑失次四星出伏祿亦乖舛與  
 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李業與令其改正立甲子元祿  
 事訖尙書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隆之等表曰正光之祿既於  
 世發元壬子置差令朔測影清臺懸炭之期或爽候氣重室布灰  
 之應少差乃命兼散騎常侍執讀臣李業與大丞相府東閣祭酒  
 夷安縣開國公臣王春大丞相府戶曹參軍臣和貴興等委其刊

正但回舍有疾徐推步有疎密不可以一方知難得以一途揆大丞相主簿臣孫驍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臣星前給事黃門侍郎臣季景渤海王世子開府諮議參軍事定州大中正臣崔暹業興息國子學生屯留縣開國子臣子述等並令參預定其是非臣等職司其憂猶恐未盡竊以蒙戎爲飾必藉衆腋之華輪奐成宇宇止一枝之用必集名勝更共修理左光祿大夫臣盧道約大司農卿彭城侯臣李諧左光祿大夫東雍州大中正臣裴獻伯散騎常侍西兗州大中正臣温子昇太尉府長史臣陸操尚書右丞城陽縣開國子臣盧元明中書侍郎臣李同軌前中書侍郎臣邢子明中書侍郎臣宇文忠之前司空府長史建康伯臣元仲俊大丞相法曹參軍臣杜弼尚書左中兵郎中定陽伯臣李溥濟尚書起部郎中臣辛術尚書祠部郎中臣元長和前青州驃騎府司馬安定

補志二

甲

子臣胡世榮太史令盧鄉縣開國男臣趙洪慶太史令臣胡法通應詔左右臣張詰員外司馬督臣曹魏祖太史丞郭慶太史博士臣胡仲和等並能顯微闡幽詳考古今共成此秣甲爲日始子實天正命秣置元宜從此起運屬興和以年號爲目豈獨太初表於漢代景初冠於魏秣而已謹以封呈乞付有司依循施用招以新秣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芳關通秣術駁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秣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秣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今月二十日新秣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來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秣加二度至於夕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

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正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秣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芳微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歐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興甲子元秣長於三秣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興秣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秣之失動校十日十度榮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沖之秣多甲子秣十日六度何承天秣不及三十日二十九日今秣還與壬子同不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秣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

補志二

甲

爲異業興以天道高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入目仰窺未能盡密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秣便可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秣數之道其幾廢矣今秣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爲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裏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將來永用大體無失芳又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算新秣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秣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並各有差校於壬子舊秣鎮星差天五度太白歲星亦各有差是舊秣差天爲多新秣差天爲少凡造秣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秣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若如榮惑行

天七百七十九日一遲一疾一留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之法七頭  
 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  
 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晨星  
 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祿者必須測知七頭  
 然後作術得七頭者造祿為近不得頭其祿甚疎皆非一二日能  
 知是非自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魏晉造祿者皆積年久測術乃  
 可觀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  
 多載恐失今甲子新祿業興潛構積年雖有少差校於壬子元祿  
 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祿三星行天其  
 差為密獻武王上言之詔付外施行術以五百為章四十四為  
 節九百八十七為斗分還以已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  
 祿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又曉人傳信都芳  
 又私撰祿書名曰靈憲祿算月類大類小食必以朔證據甚明  
 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

書未成  
 而卒  
 魏書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二十九萬  
 二千七百三十六算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已來積十二萬四千一百三十六算上  
 上元甲子以來至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  
 百九十七算上

甲子之歲入甲戌紀至今庚申積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算上  
 元法一百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二

統法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二  
 紀法十六萬八千六百

節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  
 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

日法二十萬八千五百三十月得此數

氣時法一千四百五得一時之法

章歲五百六十一二十九章一十年減閏餘二萬

章閏二百七五百六十二年

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之月數并閏

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月除閏月數

周天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度法通度內

通數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日法通二十九日

沒分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餘數通經沒六十九內分五

餘數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五內斗分之內

沒法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甲一年之內成

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從斗量周天至

虛分九萬七千八百八十三經月二十九日外

小分法二十四二十四氣除周

歲中十二之中氣

會數一百七十三月一出一入黃道之日數周

會餘六萬七千一百一十七百七十二日外

會通三千六百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以日法通百七十

會虛十四萬一千四百一十三會餘之外不

周日二十七周天用日

周餘十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周天用日外及

通周五百七十四萬五千九百四十一日法通二

周虛九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用餘外不

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月一

月周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通小周內度數

朔望合數十四半經月日數

度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經月日數

入交限數一百五十八度月出入黃道減半月之數

度餘十一萬六千五十八減半月之外

推月朔望術第一

推積月 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章月乘之章歲如

一所得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三百五十五以上其年有閏餘

五百一十五以上進退在天正十一月前後以冬至定之

推積日 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為朔積分日法如一為積日不盡

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命大餘以紀今命以紀甲戌紀算外即

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

求次月朔 術曰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十一萬六千四百四十七滿除

如上命以紀算外即次月朔日其小餘滿虛分九萬七千八百八

十三者其月大減者其月小

求上下弦望 術曰加朔大餘七小餘七萬九千七百九十四小

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

以紀算即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

推二十四氣閏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 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餘數乘之節

法如一為積沒不盡為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為大餘命以紀

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

求次氣術 術曰加大餘十五小餘三千六百八十四小分一小

分滿小分法二十四從小餘小餘滿節法從大餘一命如止算外

即次氣日

推閏 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二百七

得一月餘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起天正十一月算外即閏月閏

月有進即以無中氣定之

推閏又法 術曰以歲中乘閏餘加章閏得一盈章中六千七百

四十四數起冬至算外中氣終閏月也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即前

月閏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中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中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中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中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中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中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中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中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中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中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中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中

推合朔却去度表裏術第三

推合朔却去交度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交會

差分并之甲戌紀交會差分二千六百五十二節二千六百四十九以會通去之所得為積交

不盡者以日法約之為度不盡者為度餘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

朔却去交度及度餘

甲子紀紀首合朔日

甲戌紀紀首合朔月

交會差一百二十七度

度餘三萬九千三百四十九

交會差八十一度

甲申紀紀首合朔月

度餘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甲午紀紀首合朔月  
在日道裏

度餘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二

甲辰紀紀首合朔月  
在日道裏

度餘二萬三千一百二十二

甲寅紀紀首合朔月  
在日道裏

度餘二十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求次月却去交度

術曰加度二十九度餘十一萬六千四百七十七

度及度餘

求聖却去交度

術曰加度十四度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

半滿除如上即聖却去交度及度餘

推月在日道表裏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紀交會差分

并之倍會通去之餘以會通減之得一減者為月在日道裏無所得者為月在日道表

求次月表裏

術曰加次月度及度餘加表滿會數及會數餘則在裏加裏滿會數及會餘則在表

推交道所在日

術曰以十一月朔却去交度及餘減會數及會餘會餘若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法乃減之又以十一月朔小餘

加之滿日法從度餘為度餘即是天正十一月朔前去交度及餘

如秣月大小除之起天正月十一月不滿月者為入月算外交道

所在日又以歲中乘入月小餘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即交道

所在辰其交在聖前者其月朔則交道聖則月蝕交在聖後者其

月月蝕後朔交會交正在聖者其月月蝕既前後朔交會交正朔

者日蝕既前後月望皆月蝕

求後交月及日 術曰以會數及會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

法從日日如秣月大小除之起前交月算外即後交月及日以次

放之

推交會起角 術曰其月在外道先會後交者虧從東南角起先

交後會者虧從西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會後交者虧從西北角起先交

後會者虧從東北角起合交中者蝕之既其月蝕在日之衝起角亦如之

推蝕分多少 術曰其朔聖去交度及度餘如入交限數一百五

十八度度餘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半以上者以減會數及會數餘

餘為不蝕度若朔聖去交度如朔聖合數十四度度餘十五萬九

千五百八十八半以下者即是不蝕度皆以減十五餘為餘蝕分

朔聖去交度盡者蝕之既

推合朔月蝕入遲疾秣盈縮術第四

推合朔入遲疾秣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分又以所入紀遲疾

差分并之甲戌紀遲差分二日三十以通周去之所得日餘周不

盡者以日法約之為日不盡者為日餘命日算外即所求年天正

月十一月合朔入秣日

求次月入秣日 術曰加一日日餘二十萬三千五百四十六日

蝕滿日從日法日滿周日及周餘去之命如上算外即次月入秣

日

求聖入秣 術曰加日十四日餘十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半滿

除如上算外即聖入秣

日月行遲疾度合

盈縮并率

損益率

盈縮積分

一日十四度 四百二分

益七百五十七

盈初

二日十四度 三百三十四分

益六百八十九

盈七百五十

三日十四度 二百四十一分

盈積分二萬一千二十一

盈一千四百三十六

四日十四度 一百九十分

益六百一十七

盈二千六十二

五日十四度 一百一十分

盈積分四萬一百三十五

盈二千六百七

六日十三度 五百二十二分

益五百四十五

盈三千七十三

七日十三度 二百九十六分

盈積分五萬七千二百三十二

盈三千三百八十八

八日十三度 六十八分

益四百六十六

盈三千四百七十七

九日十二度 四百八十六分

盈積分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七

盈三千三百三十八

十日十二度 三百七十九分

益二百一十五

盈三千五百五十五

十一日十二度 一百五十七分

盈積分八萬五千二百九十四

盈二千六百六十五

十二日十二度 一百一十分

損二百八十二

盈二千一百六十三

盈積分九萬六千五百七

十三日十二度 四十分

損七百二十九

盈初

盈一千五百四十五

盈積分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三

盈八百一十六

盈積分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

盈七百三十一

盈六百三十六

盈五百五十八

盈四百四十五

盈三百三十四

盈二百一十四

盈一百一十四

盈六十三

盈三十七

盈二十五

盈十三

盈七

盈三

盈一

盈初

盈初

盈初

盈初

盈初

縮二千七百一十九

縮積分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縮二千九百四十四

縮積分八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八萬三千四百六十二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縮積分八萬五千二百九十九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八萬七千七百一十九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縮積分八萬九千六百六十九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九萬一千六百四十九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縮積分九萬三千六百四十九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九萬五千五百七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縮積分九萬七千六百四十九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九萬九千六百四十九

縮二千九百二十八

縮積分一萬零一千六百四十九

縮二千七百一十四

縮積分一萬二千六百四十九



二十五日十四度一百九十四分損五百四十九

縮二千三百三十一 縮積分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九

二十六日十四度三百一十九分損六百七十

縮一千七百八十二 縮積分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一

二十七日十四度三百三十六分損七百一

縮一千一百八 縮積分三萬七百五十四

周日十四度三百七十九分

損七百三十四 縮積分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七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蝕 術曰以入秣日餘乘所入秣下損益率以小周七千五百一十三除之所得損益盈縮積分為定積分積分盛者以減本朔望小餘縮者加之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減者減一日加日法乃減之交會加時在前

日月蝕者隨定大小蝕餘為定日加時

推加時 術曰以歲中乘定小餘日法除之所得命以子算外朔望加時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法得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半又有餘者三之如法得一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強

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少弱以之并少為半弱以之并半為太弱以之并太為一辰弱隨所在辰而命之即其強弱日之衝為破月常在破下蝕

推日月合朔弦望度第五

推日度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日以日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為度餘命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推日度又法 術曰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斗分四千一百一十七以冬至去朔日數減一以減周天度冬至小餘減斗分斗分不足減者減一度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日次月次日所在度 術曰月大者加度三十月小者加度二十九次日者加度一宿次除之選斗除其分

推合朔日月共度 術曰以章歲五百六十二乘朔小餘以章月六千九百五十一除之所得為大分不盡為小分以加夜半日度分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合朔日月共度又法 術曰加度二十九大分八千九百四十五小分六千九百一十九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

度宿次除之選斗去其分算外即次月合朔日月共度

推月度 術曰置入紀以來朔積日以周二十二萬五千三百九十乘之滿周天去之餘以日度法約之為度餘為度分命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

月所在度及分

推月度又法 術曰以小周乘朔小餘為實章歲乘日法為法實如法得一為度不滿法者以章月除之為大分餘為小分所得以減合朔度及度分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

求月次月度 術曰月小加度二十二分七千三百七十三月大加度三十五分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三分滿日度法從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月次月所在度

求月次日度 術曰加度十三分六千二百一十分滿日度法從度除如上算外即月次日所在度

求弦望日所在度 術曰加合朔度七大分六千四百五十一小分三千四百六十一微分二微分滿四從小分小分滿章月從大分大分滿日度法從度命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求弦望月所在度 術曰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小分五千二百二十五微分一滿除如上算外即上弦日月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朔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朱鳥七宿一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氏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一萬六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一百一十七通之得六百一十五萬八千一十七名曰周天

推土王滅沒卦候上朔術第六

推土王日 術曰置四立大小餘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千四百二十小分十八微分二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乃減之小餘不足減者減一日加節法乃減之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小分法二十四乃減之微分不足減者減小分一加五然後皆減之命以紀算外即四立前土王日

推土王又法 術曰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六千六百三十一小分六微分三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節法從大餘一命以紀算外即季冬土王日

求次季土王日 術曰加大餘九十一小餘五千二百四十四小分六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節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季土王日

推減沒 術曰因冬至積沒有小餘者加積沒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八萬八千四百一十七除之所得為積日不盡為沒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沒日命以紀算外即所求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沒日

補志二

至

求次沒 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四沒餘滿沒法從沒日沒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沒日餘盡者為減

求次沒 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四沒餘滿沒法從沒日沒日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次沒日餘盡者為減

求次沒 術曰加沒日六十九沒餘一萬九百一十五沒分六萬二千二百八十五沒分滿沒法從沒餘沒餘滿節法從沒日命起前沒月秣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即後沒日及沒餘沒分命曰如

上算外即次沒日

推四正卦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坎卦用事日春分即震卦用事日夏至即離卦用事日秋分即兌卦用事日中孚因坎卦

求次卦 術曰加坎卦大餘六小餘一千四百七十三小分十四微分四微分滿五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滿法從大餘

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即復卦用事日

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

十二月屯謙睽升臨

正月小過蒙益漸泰

二月需隨晉解大壯

三月豫訟蠱革夬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

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

六月鼎豐渙履遯

七月恆節同人損否

八月巽萃大畜賁觀

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

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坤

四正為方伯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

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九三應上九清淨微温陽風九三應上六降赤決温陰雨六三應

上六日澤寒陰雨六三應上九剝塵決寒陽風諸卦上有陽爻者

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

推七十二候 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

霜降

一千二百二十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

餘小餘滿部部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 依次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芒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鴈北向

鶡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為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啟戶

穀雨

桐始華

田風化為鴛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於桑

螻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夏至

鶡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壞戶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立冬

鞠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為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

推上朔

術曰置入紀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六律乘之以六旬去之不盡者命以甲子算上即上朔日

推五星見伏術第七

上元甲子以來至春秋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積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三十六算

上元甲子以來至今大魏興和二年歲在庚申積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七算

木精曰歲星其數六百七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八

火精曰熒惑其數一千三百一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三

土精曰鎮星其數六百三十七萬四千六十一

金精曰太白其數九百八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

水精曰辰星其數一百九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七

推五星 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以周天乘之為五星之實各以其數為法除之所得為積合不盡為合餘以合餘減法餘為入歲度分以日度法約之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餘度其金水以一台日數及合餘減合度算及度餘得一者為晨無所得者為夕若度餘不足減者減合度算一

加日度法乃減之命起午前十二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及度餘

徑推五星 術曰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減一如法算之合度餘滿日度法加合度算一合度算滿合終日數去之亦以合終日餘

減合度若不足減者減合度算一如周虛積年盡所得即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後晨夕合度算及度餘其求水及命度皆如上法

求星合月及日 術曰置冬至去朔日數減一加合度算冬至小餘以加合度餘合度餘滿日度法去之加合度算一合度算變成合日算合度餘為日餘命日起天正十一月如秣月大小除之不滿月者算外即星合月及日有閏以閏計之

求後合月及日 術曰以合終日數及合終日餘加前入月算及餘餘滿日度法後日一日如秣月大小除之起前合月算外即後合月及日其金水以合日數及一合日餘加之加夕得晨加晨得夕也

求後合度 術曰以行星度餘加前合度及度餘度餘滿日度法從度命起前合度宿次除之不滿宿者算外即後合度餘逕斗除其分其分四千一百一十七

歲星合終日數三百九十八合終日餘一萬二千六百八周虛三千二百五十二星三十三度度餘九千四百九十一

歲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六日日餘六千八百四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五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

五十八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復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日餘六千八百四

行星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一百七十六而與日合

熒惑合終日數七百七十九合終日餘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周

虛

虛一千七百一十七行星四十九度度餘六千九百九

熒惑晨與日合在日後伏七十一日日餘一萬六千一行星五十五度度餘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晨見東方順疾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一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一日日餘一萬六千二行星五十五度餘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三而與日合

鎮星合終日數三百七十八合終日餘九百八十一周虛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九行星十二度度餘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四

神志二

庚

六千八百六十二晨見東方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三十六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十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六日復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八日日餘四百九十一行星二度度餘六千八百六十二而與日合

太白合終日數五百八十三合終日餘一萬四千五百二周虛二千三百五十八行星二百九十一度亦日一合日數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

太白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四十一日日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行二百一十二度順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五度順大疾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

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八日而旋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晨合

太白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六日退四度晨見東方逆日行三分之二九日退六度而留不行八日順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十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順大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十九十一日行一百一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日日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餘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而與日夕合

晨星合終日數一百一十五合終日餘一萬四千八百一十八周虛二千四十四行星五十七度亦日一合日數度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

神志二

庚

晨星夕與日合在日前伏十七日日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夕見西方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而留不行四日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六度而與日晨合

晨星晨與日合在日後伏十一日退六度晨見東方而留不行四日順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七日日餘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八行星三十四度度餘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八而與日夕合

五星歷步 術日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及餘餘滿日度法一萬六千八百六十得一從令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及餘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日度法如一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

分故母如一為當行分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  
行母為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十四  
求五星行所在度 術曰以行分子乘行日數分母除之所得即  
星行所在度

以上興和祿

補志一

卒

南北史補志卷三

天文志第三



隋志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識造天保秬景業  
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錄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  
以為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文宣大說乃施用之期秬統曰上  
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二十六算外章歲六百  
七十六度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分五千七百八十七秬餘十  
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  
九十六算外元法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六百紀法二十三萬六百  
六百秬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一亦名曰度法章歲六百七十六亦  
名曰度法章開二百四十九亦曰問法章中八千一百一十二章  
月八千三百六十一日法二十九萬二千六百三十五周天八百  
六十四萬一千六百八十七亦名通數一名秬日亦名沒分餘數  
六十二萬四千八百七十七亦名沒法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歲中十  
二氣法二十四會數一百七十三餘九萬一千五百八十八會通五千  
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會虛二十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周日  
六十七餘一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通周八百六十七萬三千四百  
六千二百九十五望十四餘二千二百三十九萬九千五百五十三  
數一百五十八餘一十五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經月二十九餘  
論曰開元占經稱天保衛上元甲子至今一十一萬六千九百三  
此天保上元距唐開元二年甲寅之積算也授時術議稱天保衛  
積年一十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七此天保上元至元十八年  
辛巳之積算也天保元年距開元二年積百六十四算距至元十  
八年積七百五十一算依兩數推之天保上元距天保元年並當  
作十一萬五百二十六算隋志作十一萬五百六算蓋轉展傳寫  
脫漏二十字也章部紀元各數史文所載甚畧占經差詳而亦復  
有衍誤今並據數校正焉至後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  
之曰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  
月之交妄減平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蹟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  
舊章唯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  
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

之秣步又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統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秣並以六百五十七為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為節五千四百六十一為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為元紀人傳論曰董峻鄭元偉之術依率推之其章節節月當為二十七萬六千二百八十四節日當為八百一十五萬八千八百三十一其節月即日法其節日即日法也史文闕畧聊為補之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知秣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並棄舊事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劉孝孫以百一十九為章八千四十七為紀一千九百六十六為歲餘甲子為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劉孝孫傳引開元占經張孟賓以六百一十九為章四萬八千九百為紀九百四十八為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為斗分元紀

補志三

共命法畧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共日影俱合循轉無窮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無有不合其年訖於敬禮及秣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申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在卯申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

又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與正光秣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詔有司造周秣於是露門學士明克讓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采祖脛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謬故周齊並時而秣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於太史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秣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二百九十一章間一百四十四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

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秣餘一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參用推步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土馬顯等又上丙寅元秣抗表奏曰大周受圖膺錄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前代秣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蹟盡性窮理以為此秣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并敕太史上土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秣各有八家精粗踏駁未能盡善去年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疎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乘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丙寅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庶鐵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已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章間一百六十五斗分二千一百六十七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為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秣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百七十二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秣術別推入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食轉推步加減之乃為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於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互相洞曉星秣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恆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為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驃騎將軍董琳索盧縣公劉祐前太史上士馬顯太學博士鄭偉前保章上士任悅開府掾張徹前邊邊將軍張膺之校書郎衛洪建太史監侯栗相太史司秣郭翟劉宜兼

補志三

算學博士張乾敘門下參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秬仍令太常卿盧賁監之賁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詔曰張賓等存心算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有啟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日減眺就胸懸殊舊準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算不越纖豪逃聽前修斯秘未啟有一於此實為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張賓所造秬法其要以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算上

部法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

章歲四百二十九

章月五千三百六

通月五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九

補志三

日法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

斗分二萬五千六十三

會月一千二百九十七

會率二百二十一

會數一百一十半

會分一十一億八千七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九

會日法四千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

會日百七十三

餘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三

小分一百一十

交法五億一千二百一十萬四千八百

交分法二千八百一十五

陰陽秬一十三

餘一萬二百六十三

小分二千三百二十八

朔差二

餘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一

小分九百七十四

蝕限一十二

餘八萬一千三百三

小分四百三十三半

定差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八

周日二十七

餘一十萬八百五十九亦名少大法

補志三

木精曰歲星合率四千一百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火精曰熒惑合率八千二十九萬七千九百二十六

土精曰鎮星合率三千八百九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三

金精曰太白合率六千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五

水精曰辰星合率一千一百九十三萬一千一百二十五

以上開皇秬

秬議張賓所創之秬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駭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

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惟知日氣餘分怡盡而為立

元之法不明須有進退其六云賓等惟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為定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

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彼

耶楊偉修景初秬乃上表立義駭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

在湖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為真但未能制其法耳宋元嘉



中何承天著其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非  
 在朔望非承天也承天意欲立合朔之術遺皮延與飾  
 致難故事不得行也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與之  
 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者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在朔  
 明驗也此三人者前代善算者其意未正其書但林數所  
 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長且冬以爲將來之文  
 氣有却迎之典故孔子命術師定朔且冬以爲將來之文  
 今孝孫林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  
 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  
 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證恆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今以甲子元祿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合三十五  
 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  
 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祿推算俱  
 是朔日即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億說也  
 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  
 莊公十八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庚辰日有食之推合庚辰朔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未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前後漢及魏晉四代所記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  
 前漢合有四十食三食並先晦一日三十二食並皆晦日  
 十食並是朔日  
 後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並皆晦日三十七食並皆朔  
 魏合有十四食四食並皆晦日十食並皆朔日  
 晉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並皆晦日三十三食並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變驗  
 尙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在  
 危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  
 元祿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  
 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洛下閭等考定太初祿冬至之日在  
 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祿推算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堯  
 堯又以前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  
 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定冬至之日在斗十七度在斗  
 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定冬至之日在斗十七度在斗  
 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道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  
 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  
 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祿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  
 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氣影長驗  
 春秋緯命祿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  
 子元祿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  
 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爲始畢  
 元嘉二十年八月元祿推算但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符合不  
 差詳之如左

十三年丙子 天正十八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十四年丁丑 天正十九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十五年戊寅 天正二十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十六年己卯 天正二十一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十七年庚辰 天正二十二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十八年辛巳 天正二十三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十九年壬午 天正二十四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年癸未 天正二十五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一年甲申 天正二十六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二年乙酉 天正二十七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三年丙戌 天正二十八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四年丁亥 天正二十九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五年戊子 天正三十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六年己丑 天正三十一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七年庚寅 天正三十二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八年辛卯 天正三十三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二十九年壬辰 天正三十四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年癸巳 天正三十五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一年甲午 天正三十六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二年乙未 天正三十七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三年丙申 天正三十八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四年丁酉 天正三十九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五年戊戌 天正四十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六年己亥 天正四十一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七年庚子 天正四十二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八年辛丑 天正四十三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三十九年壬寅 天正四十四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四十年癸卯 天正四十五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四十年壬午 陰無影可驗  
 今祿二十二年冬至  
 天正六日 祿注冬至  
 卽是今祿冬至日  
 於時新祿初頒賓有龍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爲太史令  
 二人叶議共短孫言其非毀天祿率意迂怪掉又妄相扶  
 證或亂時人孝孫焯竟以他事斥罷後賓死孝孫爲掖縣丞  
 委官入京上前後爲劉暉所譖事寢不行仍留孫直太  
 史哭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書弟子與權來詣闕下伏  
 慟哭執法拘以宿觀臺高祖乃問國子祭酒何受安言其善卽  
 日擢授太史久未知名至是與孝孫共短賓祿與論紛起久  
 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與孝孫共短賓祿與論紛起久  
 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  
 知所起他皆無驗曹玄所尅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  
 孝孫所尅驗亦過半於是高祖引孝孫曹玄等親自勞徠孝  
 孫因請先斬劉暉乃可定祿高祖不憚又  
 罷之俄而孝孫卒楊素牛弘等傷惜之

隋志楊素牛弘共薦信都人張胃玄上召見之胃玄因言日長影

短之事高祖大悅賞賜甚厚令與參定新術劉焯聞立進用之  
又增損孝孫秭法更名七曜新秭以奏之與胄立之法頗相乖爽  
袁充與胄立害之焯又罷至十七年胄立秭成奏之上付楊素等  
校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頗等執舊秭術迭相駁難與司秭  
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駁胄立云命秭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  
日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張賓秭天正壬子朔  
冬至台命秭序差傳一日張胄立秭天正壬子朔台命秭序差傳  
一日三日甲寅冬至差命秭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秭  
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張賓秭天正辛卯朔冬至台命秭序張胄  
立秭天正辛卯朔台命序秭二日壬辰冬至差命秭序一日昭公  
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秭序庚寅朔旦日  
至張賓秭天正庚寅朔冬至並台命秭序差傳一日張胄立秭天

補志三

正庚寅朔台命秭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秭序一日差  
傳二日宜案命秭序及春秋左氏傳並閏餘盡之歲皆須朔旦冬  
至皆依命秭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  
是以知傳爲錯今張胄立信情置閏命秭序及傳氣朔並差又宋  
元嘉冬至影有七張賓秭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張胄立秭  
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  
辰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戊辰冬至張胄立秭己巳冬至差後一  
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秭癸  
酉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立秭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  
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秭並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  
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己丑冬至張胄立庚  
寅冬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

張賓秭合甲午冬至張胄立秭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  
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己亥冬至張胄  
立秭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  
影長張賓秭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立秭合乙巳冬至又周從  
天和元年丙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  
賓秭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胄立秭合者  
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  
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庚子冬至張胄立秭辛丑冬至差  
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  
乙巳冬至張胄立秭丙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  
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秭丙寅冬至差前一日張胄  
立秭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

補志三

秭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張胄立秭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  
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丁丑冬至張胄立  
秭戊寅冬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  
日影長張賓秭合壬辰冬至張胄立秭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  
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秭並合戊戌冬至  
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己  
巳冬至張胄立秭庚午冬至差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  
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秭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立秭合  
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張賓秭壬午  
夏至差前一日張胄立秭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  
酉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乙酉冬至張胄立秭丙戌冬至差後一  
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長張賓秭合

丙午冬至張胃立秬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  
旦冬至張賓秬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胃立秬十一月辛酉  
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  
寅月晨見東方張賓秬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  
張胃立秬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  
長為冬至影極短為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  
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秬合一十八差者六旅騎尉張胃立  
秬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  
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已來案  
驗並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見張胃立秬五月朔日月晨  
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秬閏七月張胃立秬閏五月又審至以定  
閏胃立秬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秬四月五月類大張胃

補志三

十

立秬九月十月類大為胃立朔弱類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  
東方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秬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  
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籌起食東北  
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  
依秬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一半  
強虧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  
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秬  
太陰虧加時酉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陰  
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月已食三分之一虧從東北即還雲合  
至巳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見已復滿十月三十日丁丑依秬  
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  
北角今候所出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

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秬  
月行在氏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強虧起  
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  
辰未已復滿見行秬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  
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伺候月以午後二刻  
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  
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秬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  
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籌  
起西北上食準三分之二強與秬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秬  
月在申半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  
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秬  
時加己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

補志三

十一

西北食北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即雲障十五年  
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秬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亥月在己半上  
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西北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  
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己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  
在丙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秬月行在井十七度  
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  
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雲裏見之已食十五分之三許虧  
起正東在丁上食既後從東南生至四更三籌月在未末復滿而  
胃立不能盡中迭相駁難高祖惑焉踰時不決會通事舍人顏慤  
楚上書云漢洛下閎改顛項秬作太初秬云後八百歲此秬差一  
日語在胃立傳高祖欲神其事遂下詔曰朕應運受圖興復聖教  
上順天道下授人時太史令劉暉司秬郭翟劉宜驍騎尉任悅往

經修造致此乖謬通直散騎常侍領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儁  
 司秣郭遠秣博士蘇粲秣助教傅儁成珍等既是職司須審疎密  
 遂虛行此秣無所發明論暉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共飾非護短不  
 從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義實難容於是暉等四人元造詐者並  
 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隱奸慝俱解見任胄立所造秣法付有司施  
 行擢拜胄立為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胄立進袁充互相引重  
 各擅一能更為延譽胄立言充秣極前賢充言胄立秣術冠於  
 今古胄立學祖沖之兼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冠食頗中其開皇十  
 七年所行秣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業四年劉焯  
 卒復乃敢改法命起虛七度諸法率更有增損朔終義盡今錄戊  
 辰年所定秣術著之於此云自甲子元至大業四年戊辰百四十  
 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

補志三

三

章歲四百一十

章閏百五十一

章月五千七十一

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

月法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

辰法二百八十六

歲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度法四萬二千六百四十開元占經下有朔度六百又有朔差九十萬七千五百七十七

沒分五百一十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一

沒法七萬四千五百二十一

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斗分一萬八百六十六開元占經有八千二百

氣法四十六萬九千四十

氣時法一萬六百六十

周日二十七

日餘一千四百一十三

周通七萬二百九

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開元占經又有歲差五百三交會通一

推積月術置入元已來至所求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得一為積

月餘為閏餘閏餘二百九十七已上若冬至不在其月加積月一

推月朔弦望術以月法乘積月如法得一為積日餘為小餘以六

十去積日餘為大餘命以甲子算外為所求年天正月朔日正月者

推子月也今為去年十一月凡朔凡四十分一為少加大餘七小餘四百三十七太

二為半三為太小餘滿日法去之從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前為

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朔餘滿五百三十七其月大減者

小

推二十四氣術以月法乘閏餘又以章歲乘朔小餘加之如氣法

得一為日命朔算外為冬至日不盡者以十一約之為日分求次

氣加日十五日分九千三百一十五小分一小分滿八從日分一

一日分滿度法從日一如月大小去之日不滿月算外為次氣日

其月無中氣者為閏

二十四氣 損益率 盈縮數

冬至十一月中 益七十 縮初

小寒十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七十

大寒十二月中 益三十五 縮百五

立春正月節 益二十 縮百三十

雨水正月中	益二十	縮百六十
啟蟄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百九十
春分二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二百二十五
清明三月節	損三十五	縮百七十
穀雨三月中	損四十	縮一百二十五
立夏四月節	損三十	縮八十五
小滿四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五十五
芒種五月節	益六十五	盈初
夏至五月中	益五十五	盈六十五
小暑六月節	益四十	盈百二十
大暑六月中	益二十五	盈百六十
立秋七月節	益五	盈百八十五
處暑七月中	益三十	盈百九十
白露八月節	益四十	盈二百二十
秋分八月中	益六十	盈二百六十
寒露九月節	損五十五	盈二百
霜降九月中	損五十	盈百四十五
立冬十月節	損四十五	盈九十五
小雪十月中	損四十	盈五十
大雪十一月節	損十	盈十

求朔望入氣盈縮術  
 以入氣日算乘損益率如十五得一餘八已上從一以損益盈縮  
 數為定盈縮其入氣日十五算者如十六得一餘半法已上亦從  
 一以下皆准此

推土王術  
 加分至日二十七日分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七小分九小分滿四  
 十從日分即分至後土始王日  
 推沒日術  
 其氣有小分者以水乘日分內小分又以十五乘之以減沒分無  
 小分者以百二十乘日分以減之滿沒法為日不盡為日分以其  
 生去朔日加之去命如前  
 求次沒  
 加日六十九日分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二日分滿沒法從日去命  
 如前  
 推入遲疾秣術  
 以周通去朔積日餘以周法乘之滿周通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  
 餘為日餘即所求年天正朔算外夜半入秣日及餘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千一百二十五滿周日及日餘  
 去之  
 求次日加一滿去如前  
 求朔望加時入秣術  
 以四十九乘朔小餘滿二十二日得一為日餘不盡為小分以加  
 夜半入秣日及餘分  
 求次月加日一餘二千四百八十六小分二十一滿去如前即次  
 月入秣日及餘  
 求望加日十四日餘千九百四十九小分二十一滿去如前為  
 望入秣日及餘

秣日轉分轉法 益損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六百一 退六 益二百四十八 盈初

五千六百

二日五百九十五 退七 益二百一十八 盈六十萬五千

五千五百四十

三日五百八十八 退八 益二百七十九 盈一千一百一十四萬

五千四百七十

四日五百八十 退九 益二百四十二 盈八百一十九萬

五千三百九十

五日五百七十一 退九 益二百三 盈三百九十六萬

五千三百

六日五百六十二 退九 益六十二 盈四千九百九十九萬

五千二百一十

七日五百五十三 退十 益二十二 盈二千三百三十八萬

五千一百二十

八日五百四十三 退十 損二十三 盈二百三十四萬

五千二十

九日五百三十三 退九 損六十八 盈一千六百七十八萬

四千九百二十

十日五百二十四 退八 損一百八 盈二千九百一十一萬

四千八百三十

十一日五百一十六 退七 損一百四十四 盈一千九百九十三萬

四千七百五十

十二日五百九 退七 損一百七十六 盈一千九百四十四萬

七 四千六百八十

十三日五百二 退六 損二百七 盈一千一百一十八萬

四千六百一十

十四日四百九十六 進二 損二百三十四 盈五千九百九十九萬

四千五百五十

十五日四百九十八 進六 益二百二十五 縮四千八百

四千五百七十

十六日五百四 進七 益一百九十八 縮九百七十五萬

四千六百四十

十七日五百一十一 進八 益一百六十七 縮一千四百九十九萬

四千七百

十八日五百一十九 進八 益一百三十一 縮一千九百三十三萬

四千七百八十

十九日五百二十七 進九 益九十五 縮一千八百八十三萬

四千八百六十

二十日五百三十六 進九 益五十四 縮一千八百五十二萬

四千九百五十

二十一日五百四十五 進十 益十四 縮二千九百七十一萬

五千四十

二十二日五百五十五 進九 損三十一 縮一千二百二十五萬

五千一百四十

二十三日五百六十四 進九 損七十一 縮三千一百一十七萬

五千二百四十

二十四日五百七十三 進八 損一百一十一 縮九萬四千

三百八 五千三百二十

二十五日五百八十一 進八 損一百四十八 縮一百七十五

二十四 五千四百

二十六日五百八十九 進六 損一百八十四 縮一百三十三

一百八 五千四百八十

二十七 日五百九十五 進五 損二百一十六 縮八十六萬

六 五千五百四十

二十八日六百 進一 損二百三十二 縮三十二萬

七 五千五百九十

推朔望加時定日及小餘術

以入秬日餘乘所入秬日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

一為定積分如差法乃入氣定盈縮皆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

不足減者加日法減之加時在往日加之滿日法去之則在來日

餘為定小餘無食者不須氣盈縮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氏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虛十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昂十一度

畢十六度 筭二度 參九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至所求年以歲分乘之為通實滿周天分去之餘如度法

而一為積度不盡為度分命度以虛七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

度不滿宿度以虛七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度不滿宿算外即

所求年天正冬至日所在度及分以冬至去朔日以減分度數分

不足減者減度一加度法乃減之命如前即天正朔前夜半日所

在度及分須求朔共度者用去定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宿次去其分

求次日加度一去命如前

求朔望加時日所在度術

各以定小餘乘章歲滿十一為度分以加其前夜半度分滿之去

如前凡度朔加時

求轉分以千四十約度分不盡為小分

求望加時月所在度術

置望加時日所在度及分加度一百八十二轉分二十五小分七

百五十三小分滿千四十從轉分一轉分滿四十一從度去命如

前經斗去轉分十小分四百六十六

求月行遲疾日轉定分術

以夜半入秬日餘乘轉差滿周法得一為變差以進加退減日轉

分為定分

度各以減加時月所在度即各其前夜半定度

求次日以日轉定分加轉分滿四十一從度去命如前朔日不因前加

推五星術

木數千七百萬八千三百三十二四分

火數三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十六

土數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七

金數二千四百八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七

水數四百九十四萬一千九十八

木終日三百九十八日分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四分

火終日七百七十九日分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

土終日三百七十八日分三千八百四十七

金終日五百八十三日分三萬九千二百九十七

水終日百一十五日分三萬七千四百九十

夕見伏五十二日

求星見術

置通實各以數去之餘以減數其餘如度法得一為日不盡為日分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晨平見日及分其金水以夕見伏日去之得者餘為夕平見日

及分

求平見見月日置冬至去朔日數及分各以冬至後日數及分加之分滿度法從日起天正月依大小去之不滿月者為去朔日命日算卯即星見所在月日及分

求後見各以終日及分加之滿去如前

其金水各以晨夕加之滿去如前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木平見在春分前者以三千三百四十乘去大寒後十日數以加

平見分滿法之以為定見日及分立秋後者以四千二百乘去寒

露日加之滿同前春分至清明均加四日後至立夏五日後至

芒種加六日均至立秋小雪前者以七千四百乘去寒露日數以

減平見日分冬至後者以八千三百乘去大寒後十日數以減之

小雪至冬至均減八日為定見日數初見伏去日各十四度

火平見在雨水前以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數在立夏

後以萬三千四百四十乘去立秋日數以見日分滿去如前雨水

至立夏均加二十九日小雪前以萬一千五百八十乘去處暑日

數冬至後以三萬四千三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數滿去如前以減

之小雪至冬至均減二十五日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土平見在處暑前以萬二千三百七十乘去大暑日數白露後以

八千三百四十乘去霜降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如前處暑至白露

均加九日小寒前以四千九百八十乘去霜降日數小寒至立春

均減九日立春後減八日啟蟄後去七氣別去一至穀雨去三夏

至後十日去一至大暑去盡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金晨平見在立春前者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小滿後以乘去夏

至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均加三日立秋前以乘去冬至日數滿去

如前以減之立秋至小雪均減三百夕平見在啟蟄前以六千三

百九十乘去小雪日數清明後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芒種日數

滿去如前以減之啟蟄至清明均減九日處暑前以六千二百九

十乘去夏至日數寒露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大雪日數以加之

處暑至寒露均加九日初伏去日各十一度

水晨平見在雨水後立夏前者應見不見啟蟄至雨水去日十八



度外四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無者不見立夏  
至小滿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已上者見無者亦不見  
從霜降至小雪加一日冬至至小寒減四日立春至雨水減三日  
冬至前一去三二去三去一夕平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應見  
不見立秋至處暑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霜降至立  
冬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從穀雨至夏至減二日初  
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五行星法

置星定見之前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各以定見日分加其分  
滿度法從又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滿去如前即星初  
見所在度及分

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有小分者各日數為母小分滿其  
母去從分滿度法從度其行有益疾遲者副置一日行留者因  
前退則減之伏不注度順行出斗去其分退行入斗先加分訖皆  
以四十一分為大

木初見順日行萬六千一百一十八分日益遲六十分一百一十四日  
行十九度萬三千八百三十二分而留二十六日乃退日六千一  
百一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八百四分又留二十五日三萬七千  
六百一十二分小分四乃順初日行三千八百三十七分日益疾  
六十分百一十四日行十九度萬三千七百一十八分而伏

土初見順日行三千八百一十四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八千八  
十二分而留三十八日乃退日二千五百六十三分百日退六度  
四百六十分又留三十七日三千八百四十七分乃順日三千八  
百一十三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分如初乃伏

火初見已後各如其法  
損益各一 冬至初 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六十三度 盡百二十八日 百七十七日

二日損一 行九十九度盡百六十 日同 盡百八十二日 百七十日

三日損一 行九十二度盡百八十 日同 盡二百二十七度 百八十三日

三日益一 行一百五度 盡二百四十九日 百九十四日

二日益一 行百一十六度 盡三百一十度 二百五十五日

一日益一 行百七十七度盡三百四 日同 盡三百六十五度 復二百四十一日

二日損一 行百七十七度 盡三百六十五度 復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七十七度

見在雨水前以見去小寒日數小滿後以去大暑日數三約之所  
得減日為定日雨水至小滿均去二十日為定日已前皆前疾日  
數及度數各計冬至後日數依損益之為定日數及度數以度法  
大寒至立秋差行餘平行處暑至白露皆去定皆度六日白露至  
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餘日及餘度續同前置日數  
三十乘之加平行 差行者日益遲六十分各盡其日度而遲初日  
行二萬六百分日益遲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三萬五千六百  
四十分其前去度六者此遲初日加四千二而留十三日前分日  
於二留奇 乃退日萬二千八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四十分又

留十二日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分又順遲初日行萬四千七百  
分日盈疾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分同前此遲在立秋至秋分  
加一日行分四千二  
百六十四分同前而後疾

損益

冬至初

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一日損一

盡三十七日

百七十七日

行九十九度

二日損一

盡五十五日

百六十七日

行八十九度

盡七十  
九日同

三日損一

盡百四十四日

一百八十四日

行百六度

一日益一

盡百九十九日

二百三十七日

行百五十九度

補志三  
三

一日益一

盡二百日

二百五十七日

行百七十九度

一日益一

盡二百一十日

二百六十七日

行百八十九度

盡二百五  
十九日同

二日損一

盡三百六十五日

復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後運加六度者此後疾去度為定度已前皆後疾日數及度數其

在立夏至小暑至立秋盡四十日行二十度計餘日及度從前法

前法皆平行亦如前各盡其日度而伏

金晨初見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九日乃順遲差行先遲

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小暑前以去芒種日數十日減一  
度立冬後以去大雪日數十日減一

一度小暑至立冬均減三度為定度大雪至芒種不加減求初日  
以三十乘度法四十得一為平分又以二十九乘二百五十分減  
半分為初平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小暑後十日益日度各  
日行分平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一至雨水二十一日行  
後六日減一至處暑日及度皆盡至霜降後四日行十五度其  
二十一度均至春分後十日減一至小滿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其  
五度減一至處暑日及度皆盡至霜降後四日行十五度其  
日行十度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前順遲減度者計減益此度  
為定度求一日行度分者以百  
七十日行一度以減定度餘乘度法  
加百七十得一為一日平日度分  
十度行二百四度以去立  
前以見去小滿日數六日加一度大暑後  
五度為定度白露至清明差行先度日益五日加一度夏至大暑均加  
白露平日行求一日平日行則晨疾求差行以五十乘百六十九加之  
為初日平日行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冬至後十日減日度各一  
夏至復五日益一至大暑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立秋後六日  
益一至寒露二十五日日行五度後六日減一至大雪復十五日  
行十五度均至順遲差行先疾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  
均至冬至順遲差行先疾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  
數減之求一日行分如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  
晨遲唯減者為加之

伏西方

補志三

三五

水晨初見留六日順遲日行萬六六十分四日行一度大寒至  
雨水不  
須此

運行平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大寒後二日去日度各  
盡二十日及度俱盡疾日行一  
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前無運行者減此分  
分十日行

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日行一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

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小暑至白露減萬二千七百  
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平行日一度十

日行十度大暑後二日去日度各一  
盡二十日日及度俱盡運行日萬六六十分四日

行一度疾減萬二千七百九  
十二分者不須此遲又留六日夕伏西方

推交會行

會通千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九

湖差九十萬七千五百七十七

聖差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半

單數五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半

時法三萬二千六百四

聖數五百七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三

外限四百八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六

內限千一百九萬三千二百半

中限五百六十四萬九千四百四半

次限千三十二萬六百八十九

推入交法

以會通去積月餘以朔聖差乘之滿會通又去之餘為所求年天

正朔入交餘

求聖數加之滿如前

求次月以朔差加之滿去如前

推交道內外及先後去交術

其朔聖在啟蟄前以一千三百八十乘去小寒日數在穀雨雨水

以乘去芒種日數為氣差以加之啟蟄至穀雨均加六萬三千六

百滿會通之餘為定餘其小寒至春分立夏至芒種朔值盈二時

朔聖在白露前者以九百乘去小暑日數在立冬後者以于七百

七十乘去大雪日數以減之白露至立冬均減五萬五千不足減

者加會通乃減之餘為定餘朔日交餘如外限內限已上單數交

定餘不滿單數者為在外滿去之餘在內其餘如聖差已下外限

已上聖則月食在內者朔則日其餘如聖差已下者即為去先交

推月食加時術

置食定日小餘三之如辰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即所在辰不盡

為時餘四之如法無所得為辰初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又不盡

者三之如法得一為強以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

得二強者為少弱并少為半弱并半為太弱并太為辰末此加時

時月在

推日食四時術

單食定日小餘秋三月內道去交八時已上加二十四十二時以

加四十八春三月內道去交七時已上加二十四乃以三乘之如

辰法得一辰以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盡為時餘副置時餘仲辰

不滿半辰減半辰已上云半辰季辰者直加半辰孟辰者減辰法

餘加半辰為差率

又置去交時數三已下加三六已下加二九已下加一九已上依

數十二已上從十二以乘差率如十四得一為時差子半至卯半

午半至酉半以加時餘卯半至午半酉半至子半以減時餘加之

滿辰法去之進一辰餘為定時餘乃如月食法子午卯酉為仲辰

戊丑未為季寅申巳亥為孟日出前入後各一三乘氣時法得一

命子算外為時

求外道日食法

去交一時內者食夏去交二時內加時在南方三辰者食若去至

十二時內去交六時內者亦食若去春分三日內後交二時內秋

分三日內先交二時內者亦食先交二時內值盈二時外及後交

二時內值縮二時外亦食諸志交二時內

求內道日不食法



速番退其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番還所  
在亦差八十餘日即如榮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  
五十七日行一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土金四星推  
驗多少實數罕符胃之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  
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逐  
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加時期聖同術胃之積候知日  
食所在隨月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即為食數分每  
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分交即為食數分每  
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  
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  
古諸秣未悉其原胃之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  
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  
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  
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為詳密其七古秣二分晝夜  
皆等胃之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  
北不正當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四十五  
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分刻之四十分晝夜  
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分皆由日行遲疾盈縮  
使然也凡此胃之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辛  
官又曉人傳論曰七曜行度並有舒遲南北術家皆為乾  
象月行遲疾術而日五星猶以平步之大業術日月有盈  
縮之算五星有平定之率視古為詳然  
加減之算大畧而已未為精密也  
補志三

隋志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秣事付皇太子遣  
使研詳著日長之候太子徵天下秣算之士咸集東宮劉焯以太  
子新立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秣駁正胃之短太子頗嘉之未  
獲考驗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胃之印官不滿意又稱疾  
罷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胃之誤於皇太子其一曰張胃之所上  
見行秣日月交食星度見留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違舛  
甚眾其二曰胃玄望晦朔違古且疏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  
從子半晨前別為後日日躔莫悟緩急月邊妄為兩種月度之轉  
輒遺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  
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準陰陽無法盈縮失倫行度  
愆序去極昏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為煩碎測今不審考古莫  
通立術之疏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曰胃

玄以開皇五年與李文琮於張賓秣行之後本州貢舉即齋所造  
秣擬以上應其秣在鄉陽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秣不  
異玄前擬獻年將六十非是慮迫倉卒始為何故至京未幾即變  
同焯秣與舊懸殊焯作於前玄獻於後舍己從人異同暗會且孝  
孫因焯胃之後附孝孫秣術之文又皆是孝孫所作則元本偷竊  
事甚分明恐胃玄推諱故依前秣為駁凡七十五條并前秣本俱  
上其四曰玄為史官自奏虧食前後所上多與秣違今算其乖舛  
有一十三事又與前太史令劉暉等校其疏密五十四事云五十  
三條新計後為秣應密於舊見用算推更疏於本今糾發并前凡  
四十四條其五曰胃玄於秣未為精通然孝孫初造皆有意微不  
是空文徒為臆斷其六曰焯以開皇三年奉敕修造願循記注自  
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胃玄所違焯法皆合胃玄所闕今則  
補志三

盡有槩括始終謂為總備仍上啟請徵胃玄答驗其長短焯又造  
秣家同異名曰稽極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諸葛穎二人因入侍  
宴言劉焯善秣推步精審證引陽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  
胃玄參校胃玄駁難云焯秣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  
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  
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十六也校其理  
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此意為難者執數以校  
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為定朔則須除其平率然後為可  
互相駁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  
無效帝召焯欲行其秣袁充方幸於帝左右胃玄共排焯秣又會  
焯死秣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故錄其術云  
甲子元距大隋仁壽四年甲子稱一百萬八千八百四十算

歲率六百七十六

月率八千二百六十一

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

朔實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七

旬周六十

朔晨百三半

日千元五十二

日限十一

盈汎十六

虧總十七

推經朔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月率乘之如歲率而一為積月不滿為閏衰朔

實乘積月滿朔日法得一為積日不滿為朔餘旬周去積日不盡

為日即所求年天正經朔日及餘

求上下弦聖加經朔日七餘四百七十五小即上弦經日及餘又

加得聖下弦及後月朔就徑求聖者加日十四餘九百五十五半下

弦加日二十二餘百八十四餘九百五十五半下弦加五十九每月

加閏衰二十大即各有月閏衰也

凡月建子為天正建丑為地正建寅為人正即以人正為正月統

求所起本於天正若建歲稱從正月始氣候月星所值節度雖有

前却並亦隨之其前地正為十二月天正為十一月并諸氣度皆

屬往年其日之初亦從星起晨前多少俱歸昨日若氣在夜半之

後量影以後日為正諸因加者各以其餘減法殘者為全餘若所

因之餘滿全餘以上皆增全一而加之減其全餘即因餘少於全

餘者不增全加皆得所求分度亦爾凡日不全為餘積以成餘者

曰秒度不全為分積以成分者曰篋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篋曰

么其分餘秒篋皆一為小二為半三為大四為全加滿全者從一

其三分者一為少二為太若加者秒篋成法分餘滿法從日度一

日度有所滿則從去之而日命以日辰者滿旬周則亦除命有連

分餘秒篋者亦隨全而從去其日度雖滿而分秒不滿者未可從

去仍依本數若減者秒篋不足減分餘一加法而減之分餘不足

減者加所從去或前日度乃減之即其名有總而日度全及分餘

共者須相加除當皆連全及分餘共加除之若須相乘有分餘者

母必通全內子乘訖報除或分相并母不同者子乘而并之母相

乘為法其并滿法從一為全此即齊同之也既除為分餘而有不

成若例有秒篋法乘而又法除得秒篋數已為秒篋及正有分餘

而所不成不復須者過半從一無半乘之若分餘其母不等須變

相通以彼所法之母乘此而分餘而此母除之得彼所須之子所

有秒篋者亦法乘不滿此母又除而得其數麼么亦然其所除去

而有不盡全則謂之不盡亦日不如其不成全乃為不滿分秒

篋更日不成凡以數相減而有小及半太須相加減同於餘分法

者皆以其母三四除其氣度日法以半及太大本率二三乘之少

小即須因所除之數隨其分餘而加減焉秋分後春分前為盈汎

春分後秋分前為虧總須取其數汎總為名指用其時春分為主

虧日分後盈日分前凡所不見皆放於此

氣日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歲數千七百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半

度準三百四十八

約率九

氣辰三千八百八十七

餘通八百九十七

抄法四十八

廢法五

推氣術

半開衰乘朔實又準度乘朔餘加之如約率而一所得滿氣日法為去經朔日不滿為氣餘以去經朔日即天正月冬至恆日定餘乃加夜數之半者減日一滿者因前皆為定日命日甲子算外即定冬至日其餘如半氣辰千九百四十三半以下者為氣加子半後也過以上先加此數乃氣辰而一命以辰算外即氣所在辰十二辰外為子初以後餘也又十二乘辰餘四為小太亦曰少

五為半少

七為半太

九為太

十一為窮辰少

其又不成法者半以上為進以下為退退以配前為強進以配後為弱即初不成一而有邊者謂之沾辰初成十一而有進者謂之窮辰未且其名有重者則於閒可以加之命辰通用其餘辨日分辰而判諸日因別亦皆準此因冬至有減日者還加之每加日十五餘萬一百九十抄三十七即各次氣恆日及餘諸月齊其閏衰如求冬至法亦即其月中氣恆日去經朔數其求後月節氣恆日如次之求前節者減之

月 氣

躔衰

衰總

陟降率

遲速數

十一月 大雪

十二月 小寒

正月 立春

二月 雨水

三月 驚蟄

四月 清明

五月 立夏

六月 芒種

七月 小暑

八月 立秋

九月 白露

十月 寒露

十一月 霜降

十二月 小雪

推每日遲速數術

見求所在氣陟降率并後氣率半之以日限乘而汎總除得氣末率又日限乘二率相減之殘汎總除為總差其總差亦日限乘而汎總除為別差率前少者以總差減末率為初率乃別差加之前多者即以總差加末率皆為氣初日陟降數以別差前多者日減前少者日加初數得每日數所秣推定氣日隨算其數陟加降減其遲速為各遲速數其後氣無同率及有數同者皆因前末以末數為初率加總差為末率及差漸加初率為每日數通計其抄調而御之求月朔望應平會日所入遲速各置其經餘為辰以入氣辰減之乃日限乘日日內辰為入限以乘其氣前多之末率前少之初率日限而一為總率其前多者入限減汎總之殘乘總差

汎總而一爲入差并於總差入限乘倍日限除以總率前少者入  
限再乘差別日限自乘倍而除亦加總率皆爲總數乃以陟加降  
減其氣遲速數爲定即速加遲減其經餘各其月平會日所入遲  
速定日及餘

求每日所入先後各置其氣蹶衰與衰總皆以餘通乘之所乃蹶  
衰如陟降衰總如遲速數亦如求遲速法即得每所入先後及定  
數

求定氣其每日所入先後數即爲氣餘其所秣日皆以先加之以  
後減之隨算其日通准其餘滿一恆氣即爲二至後一氣之數以  
加二如法用別其日而命之又算其次每相加命各得其定氣日  
及餘也亦以其先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其恆氣即次氣定日及餘  
亦因別其日命以甲子各得所求

補志三

三五

求土王距四立各四氣外所入先後加減滿二日餘八十一百五  
十四秒十麼除所滿日外即土始王

求候日定氣即初候日也三除恆氣各爲平候日餘亦以所入先  
後數爲氣餘所秣之日皆以先加後減隨計其日通準其餘每滿  
其平以加氣日而命之即得次候日亦算其次每相加命又得末  
候及次氣日

氣 初候 次候 末候 夜半漏  
昏去中星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二十七刻分四  
八十二度轉分四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二十七刻分二十  
八十三度六

大寒 雁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二十六刻七分  
八十五度六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二十五刻九分  
八十七度四分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二十四刻九分  
九十一度四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二十三刻七分  
九十六度三

春分 鷹化爲鳩 元鳥至 雷始發聲 二十二刻五分  
一百度七分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啟戶 二十一刻二分  
百五度二十

補志三

三五

穀雨 桐始華 田鼠爲鴽 虹始見 二十刻三分  
百九度九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蟬始鳴 十九刻一分  
百一十三度五分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十八刻三分  
百一十六度九分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十七刻九分  
百一十八度八分

夏至 鹿角解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十七刻五分  
百一十八度四分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堇榮 十七刻九分  
百一十八度八分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十八刻 <small>二十</small>
百一十六度 <small>九</small>	立秋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百一十三度 <small>五</small>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百九度 <small>九</small>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百五度 <small>二</small>	秋分	元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百七度 <small>七</small>	寒露	蟄蟲俯戶	殺氣盛	陽氣始衰
九十六度 <small>三</small>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水為蛤
九十一度 <small>六</small>	立冬	鞠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八十七度 <small>三</small>	小雪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虹藏不見
八十五度 <small>六</small>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曷旦鳴
八十三度 <small>六</small>				

倍夜半之漏得夜刻也以減百刻不盡為晝刻每減晝刻五以加  
 夜刻即其晝為日見夜為不見刻數刻分以百為母  
 求日出入辰刻十二除百刻十二除百刻得辰刻數為法半不見  
 刻以半辰加之為日出實又加日出見刻為日入實如法而一命

子算外即所在辰不滿法為刻及分  
 求辰前餘數氣朔日法乘夜半刻百而一即其餘也  
 求每日刻差每氣準為十五日全刻二百二十五為法其二至各  
 前後於二分而數因相加減開皆六氣各盡於四立為三氣至與  
 前日為一乃每日增太又各二氣每日增少其末之氣每日增少  
 之小而未六日不加而裁焉二聖至前後一氣之末日終於十少  
 二氣初日稍增為十二半終於二十六三氣初日二十一終於三  
 十少四立初日三十一終於三十五太五氣亦稍增初日三十六  
 太終四十一少末氣初日四十二少終於四十二每氣前後累算其  
 數又百八十乘為實各汎總乘法而除得其刻差隨而加減夜刻  
 而半之各得入氣夜之半刻其分後十五日外累算盡日乃副置  
 之百八十乘虧總除為其所因數以減上位不盡為所加也不全  
 日者隨辰率之  
 求辰去中星加周度一各昏去中星減之不盡為辰去度  
 求每日度差準日因增加裁累算所得百四十三之四百而一亦  
 百八十乘汎總除為度差數滿轉法為度隨日加減各得所求分  
 後氣開亦求準外與前求刻至前加減皆因日數逆算求之亦可  
 因至向背其刻各減夏加而度各加夏減若至前以入氣減氣開  
 不盡者因後氣而反之以不盡日累算乘除所定從後氣而逆以  
 加減皆得其數此但畧校其總若精存於稽極云  
 轉終日二十七餘千二百五十五  
 終法二千二百六十三  
 終實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終全餘千八

轉法五十一

筭法八百九十七

閏限六百七十六

推入轉術終實去積日不盡以終法乘而又去不如終實者滿終

法得一日不滿為餘即其年天正經朔夜半入轉日及餘

求次日加一日每日滿轉終則去之且二十八日者加前餘為夜

半入初日餘

求弦望皆因朔加其經日各得夜半所入日餘

求次月加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及全餘亦其夜半所入

求經辰所入朔弦望經餘變從轉不成為秒加其夜半所入皆其

辰入日及餘因朔辰所入每加日七餘八百六十五秒千一百六

十大秒滿日法成餘亦得上弦望下弦次朔經辰所入徑求者加

望日十四餘千七百三十一秒千七十九半下弦日二十二餘三

百三十四秒八百九十七小次朔日一餘二千二百八秒九百一

十七亦朔望各增日一減其全餘望五百三十一秒百六十二半

朔五十四秒三百二十五

求月平應會日所入以月望弦望會日所入遲速定數亦變從轉

餘乃速加遲減其經辰所入餘即各平會所入日餘

轉日 速分

朧胸積

一日

七百六十四

朧初

七百五十七

朧百二十三

三日 七百四十九

朧二百四十四

四日 七百四十八

朧三百三十一

五日 七百二十六

朧四百八

六日 七百一十三

朧四百六十四

七日 七百

朧四百九十六

八日 六百八十八

朧五百五

九日 六百七十四

朧四百九十二

十日 六百六十

朧四百五十四

十一日 六百四十八

朧三百九十一

十二日 六百三十九

朧三百七

十三日 六百三十三

朧二百七

十四日 六百二十六

朧九十四

消十一 加五十三

消十二 加四十二

消十三 加三十一

消十三 加十八

消十三 加五減九分

消十四 減七

消十四 減二十一

消十二 減三十四

消九 減四十六

消七 減五十五

消六 減六十二

息二 加十六

消十四 減二十一

消十四 減二十一

消十二 減三十四

消九 減四十六

消七 減五十五

消六 減六十二

息二 加十六

消十四 減二十一

消十四 減二十一

消十二 減三十四

消九 減四十六

消七 減五十五

消六 減六十二

二十五日	六百二十八	息七	加六十六
朧二十八			
十六日	六百三十五	息九	加五十九
朧一百四十八			
十七日	六百四十四	息十一	加五十
朧二百五十六			
十八日	六百五十五	息十一	加三十九
朧三百四十七			
十九日	六百六十六	息十三	加二十九
朧四百一十九			
二十日	六百七十九	息十四	加十六
朧四百七十一			
二十一	六百九十三	息十二	加三六 <small>加減</small>
朧五百			
二十二日	七百五	息十四	減十七
朧五百五 <small>新日自減減 見為五百四</small>			
二十三日	七百一十九	息十三	減二十三
朧四百八十七			
二十四日	七百三十一	息十二	減三十六
朧四百四十六			
二十五日	七百四十四	息十	減四十八
朧三百八十			
二十六日	七百五十四	息七	減五十八
朧二百九十三			

二十七 七百六十一 息五四 減六十五  
 朧百八十八  
 二十八日 七百六十六箋 平五息四消 減七十三三十八少終餘  
四十一六全餘  
 朧七十  
 推朔弦望定日術  
 冬以月平會所入之日加減限限并後限而半之為通率又二限相減為限衰前多者以入餘減終法殘乘限衰終法而一并於限衰而半之前少者半入餘乘限衰亦終法而一皆加通率入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為平會加減限數其限數又別從轉餘為變餘朧減朧加本入餘限前多者朧以減與未減朧以加與未加皆減終法并而半之以乘限衰前少者亦朧各并二入餘半以乘限衰皆終法而一加於通率變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以朧減朧加限數加減朧積而定朧朧乃朧減朧加其平會日所入餘滿若不足進退之即朔弦望定日及餘不滿晨前數者借減日算命甲子算外各其日也不減與減朔日立算與後月同若俱無立算者月大其定朔算後加所借減算閏衰限滿閏限定朔無中氣者為閏滿之前後在分前若近春分後秋分前而或月有二中者皆量置其朔不定依定其後無同限者亦因前多以通率數為半衰而減之前少即為通率其加減變餘進退日者分為一日隨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加減限數凡分餘抄箋事非因舊文不著母者皆十為法若法當求數用相加減而更不過通遠率少數微者則不須算其入七百餘二千一十四日餘千七百五十九二  
 十一日餘千五百七十二十八日始終餘以下為初數各減終法以上為末數其初末數皆加減相返其要各為九分初則七日八分

十四日七分二十一日六分二十八日五分末則七日一分十四日二分二十一日三分二十八日四分雖初稍弱而未微強餘差止一理勢兼舉皆今有轉差各隨其數若恆算所求七日與二十一日得初衰數而未初加隱而不顯且數與平行正等亦初未有數而恆算所無其十四日二十八日既初末數存而虛衰亦顯其數當去恆法不見

求朔弦望之辰所加

定餘半朔辰五十一大以下為加子過以上加此數乃朔辰而一亦命以子十二算外又加子初以後其求入辰強弱如氣

求入辰法度

度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周數千七百三萬七千七十六

補志三

周分萬二千一百一十六

器

轉十三

筭三百五十五

周差六百九半

在日謂之餘通在度謂之筭法亦氣為日法為度法隨事名異其數本同女末接虛謂之周分變周從轉謂之轉晨昏所距日在黃道準度赤道計之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元武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三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三

參九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朱雀七宿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氏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數常定紘帶天中儀極攸準

推黃道術

準冬至所在為赤道度後於赤道西度為限初數九十七每限增一以終百七其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九亦每限增一終百一十九春分所在因百一十九每損一又終百九亦三度少弱平乃初

補志三

星

限百七每限損一終九十七夏至所在又加冬至後法得秋分冬至所在數各以數乘其限度百八而一累而總之即皆黃道度也度有分者前輩之宿有前却度亦依體數逐差遷道不常定準令為度見步天行歲久差多隨術而變

斗二十四

牛七

女十一半

虛十

危十七

室十七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半

奎十七

婁十三

胃十五

昴十一

畢十五

觜二

參八

西方八十一度半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半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一百九度半

角十三

九十

氏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七

箕十

東方七十六度半

前見黃道度步日所行月與五星出入循此

推月道所行度術

準交定前後所在度半之亦與赤道四度為限初十一每限損一以終於一其三度強半乃初限數一每限增一亦終十一為交所在即因十一每限損一以終於一亦三度強半又初限數一每限增一終於十一復至交半返前表裏仍因十一增損如道得後交及交半數各積其數百八而一即道所行每與黃道差數其月在表半後交前損增加交後半前損增加減於黃道其月在裏各返之即得月道所行度其限未盡四度以所直行數乘入度四而一若月在黃道度增損於黃道之表裏不正當於其極可每日準去黃道度增損於黃道而計去赤道之遠近準上黃道之率以求之道伏相消朧胸互補則可知也積交差多隨交為正其五星先候在月表裏出入之漸又格以黃儀準求其限若不可推明者依黃道命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歲數乘之為積實周數去之不盡者滿度法得得積度不滿為分以冬至餘減分命積度以黃道起於虛一宿次除之不滿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夜半日所在度及分求年天正定朔度

以定朔日至冬至每日所入先後餘為分日為度加分以減冬至

度即天正定朔夜半日在所度分亦去朔日乘衰總已通者以至前定氣除之又如上求差加以并去朔日乃減度亦即天正定朔日所在度皆日為度餘為分其所入先後及衰總用增損者皆分前增分後損其平日之度

求次日

每日所入先後分增損度以加定朔度得夜半

求弦望

去定朔每日所入分累而增損去定朔日乃加定朔度亦得其夜半

求次月

秭算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日所入先後分增損其月以加前朔度即各夜半所在至虛去周分

求朔弦望辰所加

各以度準乘定餘約率而一為平分又定餘乘其日所入先後分日法而一乃增損其平分以加其夜半即各辰所加其分皆法約之為轉分不成為幾凡朔辰所加者皆為合朔日月同度推月而與日同度術

各以朔平會加減限數加減朧胸為平會朧胸以加減定朔度準乘約率除以加減定朔辰所加日度即平會辰日所在又平會餘四半乘平會餘亦以周差乘朔實除從之以減夜半日所在即月平會夜半所在三十七半乘平會餘增其所減以加減半得月平會辰平行度五百二乘朧胸亦以周差乘朔實除而從之朧減胸加其平行即月定朔辰所在度而與日同若即以平會朧胸所得

分加減平會辰所在亦得同度

求月弦聖定辰度

各置其弦聖辰所加日度及分加上弦度九十一轉分十六篋三百一十三聖度百八十二轉分三十二篋六百二十六下弦度二百七十三轉分四十二皆至虛去轉周求之

定朔夜半入轉

經朔夜半所入準於定朔日有增損者亦以一日加減之否者因經朔為定

其因定求朔次日弦聖次月夜半者如於經月法為之

推月轉日定分術

以夜半入轉餘乘邊差終法而一為見差以息加消滅其日邊分為月每日所行邊定分

補三

哭

求次日

各以邊定分加轉分滿轉法從度皆其夜半因日轉若各加定日皆得朔弦夜半月所在定度其就辰加以求夜半各以邊分消者定餘乘差終法除并差而半之息者半定餘以乘差終法而一皆加所減乃以定餘乘之日法而一各減辰所加度亦得其夜半度因夜半亦如此求邊分以加之亦得辰所加度諸轉可初以邊分及差為篋而求其次皆訖乃除為轉分因經朔夜半求定辰度者以定辰去經夜半減而求其增損數乃以數求邊定分加減其夜半亦各定辰度

求月晨昏度

如前氣與所求每日夜之半夜以邊定分乘之百而一為晨分減邊定分為昏分除為轉度聖前以昏後以晨加夜半定度得所在

求晨昏中星各以度數加夜半定度即中星度其朔弦聖以百刻乘定餘滿日法得一刻即各定辰近入刻數皆減其夜半漏不盡為晨初刻不漏者屬昨日

復月五千四百五十八

交月二千七百二十九

交率四百六十五

交數五千九百二十三

交法七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

會法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

交復日二十七 餘二百六十三

交日十三 餘七百五十三

交限日十三 餘三百五十五

聖差日一 餘百九十七

朔差日一 餘三百九十五

會限百五十八 餘六百七十六

會日百七十三 餘三百八十四

推月行入交表裏術

補三

哭

置入元積月復月去之不盡交率乘而復去不如復月者滿交月去之為在裏數不滿為在表數即所求年天正經入交表裏數

求次月  
以交朔加之滿交月去之前表者在裏前裏者在表

入交日 去交衰 衰積

一日 進十四 衰始

二日 餘百九十八 以下食限 進十三 十四

三日 進十一半 二十七

四日 進九半 三十八半

五日 進七 三十八

六日 進四 五十五

七日 進五分四進強 進一分一退弱 五十九

八日 退二 六十一六十一又一分

九日 退五 五十八

十日 退八 五十三

十一日 退十半 四十五

十二日 退十二半 四十四半

十三日 餘五百五十五以上食限 退十三半 二十二

十四日 退十四小三退強 退弱 八半

推月入交日術

以朔實乘表裏數為交實滿交法為日不滿者交數而一成餘不為秒命日算外即其經朔月平入交日餘

求聖以聖差加之滿交日去之則月在表裏與朔同不滿者與朔返其月食者先交與當月朔後交與月朔表裏同

求次月朔差加月朔所入滿交日去之表裏與前月進不滿者與前月同

求經朔聖入交常日

以月入氣朔聖平會日遲速定數速加遲減其平入交日餘為經交常日及餘

求定朔聖入交定日

以交率乘定朮胸交數而一所得以朮減胸加常日餘即定朔聖所入定日餘其去交如聖差以交限以上者月食月在衰者日食推日入會術

會法除交實為日不滿者如交率為餘不成為秒命日算外即經朔日入平會日及餘

求聖加聖日及餘次月加經朔其表裏皆準入交求入會常日以

交數乘月入氣朔聖所平會日遲速定數交率而一以速加遲減其入平會日餘即所入常日餘亦以定朮胸而朮胸加其常日餘即日定朔聖所入會日及餘皆滿會日去之其朔聖去會如聖

以下會限以上者亦月食月在日道裏則日食

求月定朔聖入交定日夜半

交率乘定餘交數而一以減定朔聖所入定日餘即其夜半所定入

求次日

以每日遲速數分前增分後損定朔所入定日餘以加其日各得所入定日及餘

求次月

加定朔大月一日小月一日皆餘九百七十八秒二千四百八十

八各以一月遲速數分前增分後損其所加爲定其入七日餘九百九十七秒二千三百三十九半以下者進其入此以上盡全餘二百四十四秒三千五百八十三半者退其入十四日如交餘及秒以下者退其入此以上盡全餘四百八十九秒千二百四十四者進而復也其要爲五分初則七日四分十四日三分末則七日後一日十四日後二分雖初強末弱衰率有檢

求月入交去日道皆同其數以交餘爲秒積以後衰并去交衰半之爲通數盡則秒積減衰法以乘衰交法除而并衰以半之退者半秒積以乘衰交法而一皆加通數秒積乘交法除所得以進退衰積十而一爲度不滿者求其強弱則月去日道數月朔望入交如限以上減交日殘爲去交數如望差以卽爲去先交數有全日同爲餘各朔辰而一得去交辰其月在日道裏日應食而有不食

補志三

者月在日不應食而亦有食者

推應食不食術

朔先後在夏至十日內去交十二辰少二十日內十二辰半一月內十二辰大閏四月六月十二辰以上加南方三辰若朔在夏至二十日內去交十三辰以加辰申半以南四辰閏四月六日亦加四辰穀雨後處暑前加三辰清明後白露前加已半以西未半以東二辰春分前加午一辰皆去交十三辰半以上者並或不食推不應食而食術

朔在夏至前後一月內去交二辰四十六日內一辰半以加二辰又一月內亦一辰半加三辰及加四辰與四十六日內加三辰穀雨後處暑前加已少後未太前清明後白露前加二辰春分後秋分前加一辰皆去交半辰以下者並得食

推月食多少術

望在分後以去夏至氣數三之其分前又以去分氣數位而加分後者皆又以十加去交辰位而并并之減其去交餘爲不食定餘乃以減望差殘者九十六而一不滿者求其強弱亦如氣辰法以十五爲限命之卽各月食多少

推日食多少術

月在內者朔在夏至前後二氣加南二辰增去交餘一辰太加三辰增一辰少加四辰增太三氣內加二辰增一辰加三辰增太加四辰增少四氣內加二辰增太加辰及五氣內加二辰增小自外所加辰立夏後立秋前依本其四氣內加四辰五氣內加三辰六氣內加二辰六氣內加二辰者亦依平自外所加之北諸辰各依其去立夏立秋白露數隨其依平辰辰北每辰以其數三分減去

補志三

交餘雨水後霜降前又半其去二分日數以加二分去二立之日乃減去交餘其在冬至前後更以去霜降雨水日數三除之以加霜降雨水當氣所得之數而減去交餘皆爲定不食餘以減望差

乃如月食法月在外者其去辰數若日氣所繫之限止一而無等次者加所去交辰一卽爲食數若限有等次加別繫同者隨所去交辰數而返其衰以少爲多以多爲少亦加其一以爲食數皆以十五爲限乃以命之卽各日之所食多少

凡月食月行黃道體所映蔽大較正交如累璧漸減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無損雖外全而月下內損而更高交淺則閏暹交深則相搏而不淹因遙而蔽多所觀之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月格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以爲食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夏早晚又殊處南辰體則高居東西傍而下



視有邪正理不可一由準率若實而違古史所詳事有紛互今故推其梗概求者知其指歸苟地非於陽城皆隨所而漸異然月食以月行虛道暗氣所衝日有暗氣天有虛道正黃道常與日對如鏡居下魄耀見陰名曰暗虛奄月則食故稱當月月食當星星亡雖夜半之辰于午相對正隔於地虛道即虧既月兆日光當午更耀時亦隔地無廢稟明諒以天光神妙應感玄通正當夜半何害虧稟月由虛表裏俱食日之與月體同勢等校其食分盡為多容或形差微增虧數疎而不漏綱要克舉

推日食所在辰術

置定餘倍日限克減之月在裏三乘朔辰為法除之所得以艮巽坤乾為次命艮算外不滿法者半法減之無可減者為前所減之殘為後前則因餘後者減法各為其率乃以十加去交辰三除之

補志三

至

以乘率十四而一為差其朔所在氣二分前後一氣內即為定差近冬至以去寒露驚蟄近夏至清明白露氣數倍而三除去交辰謂增之近冬至至艮巽以加坤乾以減近夏至至艮巽以減坤乾以加其差為定差乃艮以坤加巽以乾減定餘月在外直三除去交辰以乘率十四而一亦為定差艮坤以減巽乾以加定餘皆為食餘如氣求入辰法即日食所在辰及大小其求辰刻以辰克乘辰餘朔辰而一得刻及分若食近朝夕者以朔所入氣日之出入刻校食所在知食見否之少多所在辰為正見

推月食所在辰術

三日阻減望定餘半望之所入氣日不見刻朔日法乘之百而一所得若食餘與之等以下又以此所得減朔日法其殘食餘與之等以上為食正見數其食餘亦朔辰而一如求加辰所在又如前

求刻校之月在衝辰食日月食既有起訖晚早亦或變常進退皆於正見前後十二刻半候之

推日月食起訖辰術

準其食分十五分為率全以下各為衰十四分以上以一為衰以盡於五分每因前衰每降一分積衰增二以加於前以至三分每積增四二分每增增四二分增六一分增十九皆累算為各衰三百為率各衰減之各以其殘乘朔日法皆率而一所得為食衰數其率全即以朔日法為衰數以衰數加減食餘其減者為起加者為訖數亦如氣

求入辰法及求刻以加減食所刻等得起訖晚早之辰與校正見多少之數史書虧復起訖不同今以其全一辰為率

推日月食所起術

補志三

至

月在丙者其正南則起右上虧左上若正東月自日上邪北而下其在東南維前東向望之初不正橫月高日下乃月稍西北日漸東南過於維後南向望之月更北日差西南以至於午之後亦南望之月歛西北日復東南西南維後西向而望月為東北日則西南正西自日北下邪虧而亦後不正橫月高日下若食十二以上起右虧左其正東起上近虧下而北午前則漸自上邪下維西起西北虧東南維北起西南虧東北午後則稍從下傍下維東起西南虧東北維北虧東南在東則以上為東在西則以下為西月在外者其正南起右下虧左上在正東月自日南邪下而映維北則月微東南日返西維西南日稍移東北以至於午月南日北過午之後月稍東南日更西北維北月有西南日復東北正西月自日下邪南而上皆準此體以定起虧隨其所處每用不同其月之所

食皆依日虧起每隨類反之皆與日食限同表裏而與日返其逆順上勢過其分

五星

歲為木

熒惑為火

鎮為土

太白金

辰為水

木數千八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伏半平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復日三百九十八餘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六

歲一殘日三十三萬餘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

見去日十四度

平見在春分前以四乘去立春日小滿前又三乘去春分日增春分所乘者白露後亦四乘去寒露日小暑加七日小雪前以八乘

補志三

去

去寒露日冬至後以八乘去立春日為減小雪至冬至減七日

見初日行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分益遲七十分百一十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留二十八日乃逆日退六千四百三十八

六分八十七日退十二度二百四又留二十八日初日行四千一百八十八分日益疾七十分百一十日亦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伏

火數三千六百三十七萬七千五百九十五

伏半平三百三十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七半

復日七百七十九餘四萬一千九百一十九

歲再殘日四十九餘萬九千一百六

見去日十六度

平見在雨水前以十九乘去大寒日清明前又十八乘去雨水日

增雨水所乘者夏至後以十六乘去處暑日小滿後又十五日寒

露前以十八乘去白露日小雪前又十七乘去寒露所乘者大雪

後二十九乘去大寒日為減小雪至大雪減二十五日

見初在冬至則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以後日度隨其日

數增損各一盡三十日一日半損一又八十六日二日損一復三

十八日同又十五日三日損一復十二日同又三十九日三日增

一又二十四日一日增一又五十八日增一復三十三日同又三

十日二日損一還終至冬至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其立

春盡春分夏至盡立夏八日減一日春分至立夏減六日立秋至

秋分減五度各其初行日及度數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

日行二十度以其殘日及度計充前度皆差行日益遲二十分各

盡其日度乃遲初日行分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日益遲一百一

補志三

去

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

初減度五者於此初日加分三千八百二十三殘十七以遲日為

母盡其遲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

前減日分於二留乃逆日退分萬二千五百二十六六三日退十

六度分四萬二千四百三十四又留十三日而行初日萬六千六

十九日益疾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

立秋盡秋分增行度五加初日分同前更疾在冬至則二百一十

三日行百三十五度盡三十六日一日損一又二十日二日損一

復二十四日同又五十四日三日日增一又十二日二日增一又

四十二日一日增一又十四日一日增一半又十二日增一復四

十五日同又一百六日二日損一亦終冬至二百一十三日行百

三十五度

前增行度五者於此亦減五度為疾日及數其立夏盡夏至日亦  
日行半度六十日行三十度夏至盡立秋亦初日行半度四十日  
行二十度其殘亦計充如前皆差行日盡益疾二十分各盡其日  
度而伏

土數千七百六十三萬五千五百九十四

伏半平八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五

復日三百七十八餘四千一百六十二

歲一殘日十二餘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半

見去日十六度半

平見在大暑前以七乘去小滿日寒露後九乘去小雪日為加大  
暑至寒露加八日小寒前以九乘去小雪日雨水後以四乘去小  
滿日立春後又三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為減小寒至立春

減八日

補志三

庚

見日行分四千三百六十四八日行七度分二萬七千六百一  
十二而留三十九日乃逆日退分二千八百二十百三日退六度  
分萬五百九十六又留三十九日亦行分日四千三百六十四八  
十日行七度分二萬七千六百一十二而伏

金數二千七百二十三萬六千二百八

晨伏半平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四

復日五百八十三餘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六

歲一殘日二百一十八餘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半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見伏三日二十七餘與復同

見去日十一度

夕平見在立秋前以六乘去芒種日秋分後以五乘去小雪日小  
雪後又四乘去大雪日增小雪所乘者為加立秋至秋分加七日  
立春前以五乘去芒種日為減雨水至清明減七日

晨平見在小寒前以六乘去冬至日立春前又五乘去小寒日增  
小寒所乘者芒種前以六乘去夏至日立夏前又五乘去芒種日  
增芒種所乘者為加立春至立夏加五日小暑前以六乘去夏至  
立秋前又五乘去小暑日增小暑所乘者大雪後以六乘去冬至  
日立冬後又五乘去大雪日增大雪所乘者為減立秋至立冬減  
五日

夕見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其穀雨至小滿寒露皆十日加一  
度小滿至白露加三度乃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後十二日減日  
度各一雨水盡見夏至日度七夏至後六日增一大暑至立秋還

補志三

五

日度十二至寒露日度二十二後六日減一自大雪盡冬至又日  
度十二而遲日益遲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二萬三千七百九十  
一篋三十四行日為母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

前加度者此依減之留九日乃逆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而夕

伏晨見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復留九日而行日益疾五百二  
十分初日行分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一篋三十四四十三行三十  
二度芒種至小暑大雪至立冬十五日減一度小暑至立冬減二  
度又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後十五日增日一驚蟄至春分日度

十七後十五日減一盡夏至還日度十二後六日減一至白露日  
度皆盡霜降後五日增一盡冬至又日度十二乃疾百七十一日  
行二百度前減者此亦加之而晨伏

水數五百四十萬五千六

晨伏半平七十九萬九十九

復日百一十五餘四萬九百四十六

夕見伏五十一日

晨見伏六十四日餘與復同

見去日十七度

夕應見在秋及小雪前者不見其白露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晨應見在春及小滿前者不見其驚蟄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夕見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小暑至白露行度半十二日

行十八度及八日行八度大暑後二日去度一訖十六日而日度

俱盡而遲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益遲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

前行度半者去此益遲乃留四日而夕伏晨見留四日為日行少

半度三日行一度大寒至驚蟄無此行更疾日行半度四日行二

度又日行八度亦大寒後二日去度一訖十六日亦日度俱盡益

疾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初無遲者此行度半十二日行

十八度而晨伏

推星平見術

各以伏半減積半實乃以其數去之殘返減數滿氣日法為日不

滿為餘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平見日餘金水滿晨見伏日者去

之晨平見求平見月日以冬至去定期日餘加其後日及餘滿復

日又去起天正月依定大小朔除之不盡算外日即星見所在求

後平見因前見去其歲一再皆以殘日加之亦可其復日金水準

以晨夕見伏日加晨得晨

求常見日以轉法除所得加減者為日其不滿以餘通乘之為并

日皆加減平見日餘即為常見日及餘

求定見日以其先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常見日即得定見日餘

求星見所在度

置星見定其日夜半所在宿度及分以其日先後餘分前加分後

減氣日法而乘定見餘氣日法而一所得加夜半度分乃以星初

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即星初見所在宿度及分

求次日

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其有益疾遲者則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

增損乃如之有殘者滿法從分其母有不等齊而進退之留即因

前逆則依減入虛去分逆出光加皆以殘法除為轉分其不盡者

仍謂之殘各得每日所在知去日度增以日所入先後分定之諸

行星度求水其外內準月行增損黃道而步之不明者依黃道而

求所去日度先後分亦分明前加後減其金火諸日度計數增損

定之者其日少度多以日減度之殘者與日多度少之度皆度法

乘之日數而一所得為分不滿殘以日數為母日少者以分并減

之一度日多者直為度分即得一日平行分其差行者皆減所行

日數一乃半其益疾益遲分而乘之益疾以減益遲以加一日平

行分皆初日所行分有計日加減而日數不滿未得成度者以氣

日法皆度法乘見已所行日即日數除之所得以增損其氣日疾

法為日及度其不成者亦即為殘其木火土晨有見而夕有伏金

水則日夕見還夕伏晨見晨伏然火之初行及後疾距冬至日計

日增損日度者皆當先置其冬至日餘數累加於位上以知其去

冬至遠近乃以初見與後疾初日去冬至日數而增損定之而後

依其所直日度數行之也

以上皇極秣晴人傳論曰焯術推遲疾胸眺黃道月道損益日月食多少即所在所起並密於前術唐

麟德大術號稱名術而皆為皇極舊法以為能究術算之微變蓋自何承天祖沖之以來未有能過之者也

南北史補志卷四

江甯汪士鐸

天文志第四

宋志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

宣夜之書絕無師法唯漢祕  
仰而瞻之極遠無極眼者謂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擊遠道之黃  
山而背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  
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也  
浙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  
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二曰蓋天  
周志蓋天之說周禮是也其本  
斗不與眾星西沒也  
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極之中其地最  
高而滂沱四隤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極高於外極冬至日所  
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極六萬里外極高於北極分  
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恆入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  
重赤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也故曰周禮又周  
解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  
行天左轉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隨磨以左迴焉天行南  
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隨磨以左迴焉天行南

補志

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  
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陰氣暗冥故從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  
日朝出陰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從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  
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藏之者故夏時陽氣多  
也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故日出即見無藏之者故夏時陽氣多  
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又蓋圖者云晉侍中劉智之文蓋立新  
儀黃帝為蓋天論此二器皆古之所謂極也但傳說者失其用耳昔  
者聖王正祿明時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迴右行於  
圓規之以為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  
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於  
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  
分書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今案自開皇已後天下一統靈臺以  
觀渾天儀測七曜盈縮以蓋圖列星坐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  
宿分度而莫有更為渾象者矣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經  
一敘於東宮論渾天云科洛下問鮮于安人等所營建子張衡又尋  
述作陸績王蕃並有修鑄宋有錢樂之魏初晁崇等總用鋼鐵小  
不改規域不異蔡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靈樞亦同衡法迄今  
宣夜三說並推測見其數四不違爽言理不明異家問出蓋及  
去極就渾可推此理有缺詎不可悲昔蔡邕自謂有器無書究何能  
伏儀下業成數而為立說豈才不踰張衡則有器無書究何能  
倍掉今立術改正善渾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

星底運周為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啟送又云周官夏  
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為影千里差  
不可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  
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足千里一寸非其交受之州表北  
為率道里不定得差不審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  
影之所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半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  
勿以其差率里而可加則天無所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請  
諸部制影而煇等卒遂廢驗 三日渾天 隋志前兩儀渾天表  
乘氣而浮載水而行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  
轉非入地非入地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  
今視日入非入地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  
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何以明之今試使  
一人把火炬夜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火滅也遠使  
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滅火之類也日月不圓也聖視之所以  
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  
而地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  
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輪之運也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莫密  
於渾象故張平子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之轉減以爲莫密  
如符崔子王為其碑銘曰數運窮天地制作伴造化蓋由平子渾

道察發斂行日月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  
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贖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  
著篇章臯惡無狀投界有北灰滅雨絕勢路無由近蒙宣問羣臣  
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敢述其義時閭宦用事豈議不行蔡氏  
經文繁不錄 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推渾天意 按陸公紀及吳  
俱見開元占 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為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  
林依乾象法而制渾儀曰前儒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  
猶殼裏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半露地上半  
在地下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八十二度  
有奇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三十六  
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衆星皆移而北極不從猶車輪之有輾軸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  
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  
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  
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  
極遠者亦二十四度斗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  
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  
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  
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  
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  
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少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  
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

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曰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徑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

補志四

四

異故諸家秣法參差不齊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惟渾儀尚在靈臺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至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周天里數無問焉爾洛書甄耀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

補志四

五

尺有六寸百四十二分寸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耀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寸之萬九千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游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知天體圓如彈丸也古善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以三分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分五分四分之三也隋志王莽時天說具於晉史舊說渾天者以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日月星辰不問春秋冬夏晝夜晨昏上下去日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日初出

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日日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時  
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言日出遠者日日出時  
滄海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桓譚  
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為日之去人方遠而四傍  
近何以知其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遠益明白於夜半在  
方視之也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則在  
於傍也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則在  
覆蓋人人當之熱於始出時者始出時新從太陰中來故涼其旁  
視明也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及其中也天地同明遠自奪故  
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若則不明也若者作即陽平東暫字  
廣微以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  
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日大  
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  
尺之人猶短物有度之非形異也安發云子陽之言非也東晉言  
天體存於日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徑詳於天度驗於  
晷影其於日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徑詳於天度驗於  
不眩人目故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  
天之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為異矣御史  
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

補志四

六

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  
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  
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  
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夜  
入水所經燠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早不為減浸不為益隋志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週  
周天經也黃道赤道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之六十五強  
即天經也黃道赤道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之六十五強  
冬至斗十四度半強夏至斗十六度半強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  
度強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經天之說蕃說近之大中  
頂也其下則地中也自外與王蕃大同經天之說蕃說近之大中  
大夫徐爰曰制儀之始王蕃言近之然候審七曜當以運行為體  
設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涉歷三代以  
為定准後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儀紛然莫辨至楊雄方難  
蓋通渾張衡為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

陽最為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儀虞書之文蓋璇玉貴美之  
名璣衡詳細之目先儒以為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  
以審時變渾文廢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並疎故後人莫述楊雄  
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落下闳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  
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夫雄不以渾義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  
者以此三人製造渾儀以圖晷緯知西漢長安已有其器將由喪  
亂亡失故衡復鑄之乎蕃又記古渾儀尺度并張衡改制之文則  
知斯器非衡始造矣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沉沒戎虜  
積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  
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  
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  
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為一度置日月五  
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  
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為一度安二十八宿

補志四

七

中外宮以白黑珠及黃三色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  
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考靈曜所謂觀玉儀之遊昏明主  
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  
而星中為調璇璣者渾天儀也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  
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七星名璇璣三星名璣璣璣立  
名焉馬季長始謂璇璣為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持  
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或以璣衡視其行度以  
觀天意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其行度以  
星辰然地在天中其勢不便故渾象之法反觀其形地為外巨解  
者所造虞書云洛下闳為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頗有進  
退或其所製也漢和帝時太史掾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道官無  
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  
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  
者問戶而唱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



某星今沒皆如合符王蕃作以三分為一度周...

前至於斯制以為渾儀儀則內缺衡管以為渾象而地不在外...

所作也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造天論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地有居靜之體天有常安之形論其天體當相覆育方則俱方圓則居圓不同之義也

隋志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高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為天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為洪可謂知言之選也矣

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

隋志喜間相登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譬如覆盆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長極沒西還東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以爲長而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曰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

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

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為冬至極低

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

極起而天運近北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炎熱也極之

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

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

蓋也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

隋志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頭前修臨而頂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凡三說皆好異之談失之遠矣

隋志自虞喜虞登姚信皆好奇隋志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觀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疑眾說附渾儀云又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

多王蕃所考近密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

而開方除之為法

此句股天高乘表高為實長方形半徑實如法求法也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

影長為實

半徑乘餘法也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

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

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

秋分影長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

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

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

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為法

句股求法天高乘表高數為實實如法而一即北辰紐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為實實如法即去北辰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為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傍雖近而微視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為難平觀為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從而觀之大小殊形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逾熾既已遷之猶有餘熱也然王者作邑必求土中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

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眠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影經文闕畧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版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極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當即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

補志四

十一

是日之夕日入東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

正位辨方必資表景隋志云昔者周公測景於陽城以參考秣紀其於周禮在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古法簡略旨趣難究術家考測互有異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尚書考靈曜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景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

五寸劉向鴻範傳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後漢四分秣魏景初秣宋元喜秣大明祖沖之秣皆與考靈曜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秣法候景則齊且緯候所陳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表未定其長短然尋景尺丈雖有大較或地域不改而分寸參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維一蓋術士未能精驗也今刪其繁雜附於此云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晷求其盈縮至大同十年太史令虞胤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陳氏一代唯用梁法齊神武以洛陽舊器並徙鄴中以暨文宣受終竟未考驗至武平七年紇于景禮始薦劉孝孫張孟賓等於後主劉張建表

補志四

十三

測景以考分至之氣草創未就仍遇朝亡周自天和以來言秣者紛紛復出亦驗二至之景以考秣之精粗及高祖踐極之後大儀造秣張胄玄兼明揆度言日長之瑞有詔司存而莫能考決至開皇十九年袁充為太史令欲成胄玄舊事復表曰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八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十七年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五分十七年冬至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堯典

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  
度以秬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  
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崇靈聖王初  
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  
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  
廣初為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時宜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  
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由是改  
開皇二十一年為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  
也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案日徐疾盈縮無常充等以為祥瑞  
大為議者所貶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  
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  
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

補志四

十四

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  
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  
尺一寸七分強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承平元年戊子當梁  
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祕書影同  
是夏至日其中影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路  
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人路迂迴  
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之言未足依也其揆測參差  
如此故備論之

晝有晷景夜則漏刻隋志云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  
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晝夜冬  
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  
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

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日漏刻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  
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  
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且有星  
中每箭各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漢興張蒼因循古  
制猶多疎闕及孝武考定星秬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  
向洪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  
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至哀帝時又改用  
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廢廢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  
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  
融上言官秬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  
如夏秬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秬漏刻依日行黃道去  
極每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于魏晉相傳不

補志四

十五

改宋何承天以月蝕所在當日之衡考驗日宿知移舊六度冬至  
之日其影極長測量晷度知冬至移舊四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  
秋分晝短差過半刻皆由氣日不正所以而然遂議造法春秋二  
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  
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  
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  
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  
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  
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祖暅為漏經皆依渾天黃道  
日行去極遠近為用箭日率陳文帝元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  
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於晝夜  
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顛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

充上躡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今列之云

冬至日出辰正 入申正 晝四十刻 夜六十刻

子丑亥各二刻 寅戌各六刻 卯酉各十三刻

辰申各十四刻 巳未各十刻 午八刻

右十四日改箭

春秋二分日出卯正 入酉正 晝五十刻 夜五十刻

子四刻 丑亥七刻 寅戌九刻 卯酉十四刻

辰申九刻 巳未七刻 午四刻

右五日改箭

夏至日出寅正 入戌正 晝六十刻 夜四十刻

子八刻 丑亥十刻 寅戌十四刻 卯酉十三刻

補志四

辰申六刻 巳未二刻 午二刻

右一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

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為精密開皇十七年張胃立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分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祿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至夜漏五十九刻一百刻之八十六晝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夏至晝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

胃玄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秣術推驗加時最為詳審大業耿詢作古歌器以漏水注之獻於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氣以充行從又作候景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造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魯漏沿革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補前闕

經星中宮

隋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北極大星太一之座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

補志四

十七

所謂第二星者最赤明者也北極五星最為尊也鉤陳後宮也太帝之正妃也太帝之座也北四星曰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太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素萬神圖抱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太帝上九星曰華蓋蓋所以覆蔽太帝之座也又九星直曰杠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設叙順帝所居也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紀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時也極東一星曰柱史主紀過古者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徵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鬪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

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紫宮垣下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口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口長垣一口天營一口旗星為蕃衛備蕃臣也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圖法之所也常以朔望日懸禁令於天柱以示百司周禮以正歲之月懸法象魏此之類也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無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厨主六宮之飲食主后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厨主盛饌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象號令之主又為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

補志四

六

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云第一曰正皇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禍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一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主危正矯不平又曰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記天道一曰上將大將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日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實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陛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眾事也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西北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警過禁暴淫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亦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又為天庭理法平儼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客賓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者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黃帝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四帝坐四星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招距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屏所以壅蔽帝庭

補志四

九

也執法主刺舉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或曰今之尙書也郎位主衛守也郎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爲武備也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疆毅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宜符也西近文昌一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下台南一星曰武賁衡官也

確志四

三

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禮祥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席也主九卿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又爲天棟正經紀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酬酢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梗河者天矛也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爲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招搖一星在其北一曰矛楯主胡兵占與梗河畧相類也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玄戈一星在招搖北玄戈所主與招搖同或云主北夷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所以禦難也女牀三星在其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棊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忿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棊皆以備非常也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勸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主七政貫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

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爲門欲其開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九河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蔬絲帛珍寶也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暑漏律呂之事西之五星曰輦道王者嬉遊之道也漢輦道通南北官象也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角北二星曰天田亢北六星曰亢池亢舟航也池水也主送往迎來氏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房中道一星曰歲守之陰陽平房西二星南北列曰天福主乘輿之官若禮巾車公車之政主祠事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淫佚也東咸西三星南北列曰罰星王受金贖鍵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鉤鈐主關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六星臨箕曰市樓市府也

確志四

三

主市價律度其陽爲金錢其陰爲珠玉北四星曰天斛主量者也斛南北二星曰列肆主寶玉之貨市門左星內二星曰車肆主衆賈之區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斗五星在宦者南主平量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宗星二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東北二星曰帛度東北二星曰屠肆各主其事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天籥八星在南斗杓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鉄上二星旗附也斗建之間三光道也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沃且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闔閭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河鼓三里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

主鉄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右星為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微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為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桴鼓桴也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女子之星也虛北二星曰司命北二星曰司祿又北二星曰司危又北二星曰司非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司祿增年延德故在六宗之祀司危主驕佚亡下司非以法多就私匏瓜五星在離珠北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旁五星曰敗瓜主種天津九星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東近河邊七星曰車府主車之官也車府東南五星曰人星主靜眾庶柔遠邇一曰卧星主防淫其南三星內折東南四星曰杵白主給軍糧天津北四星如衡狀曰奚仲古車正也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星主水蠱王良五星在奎

補志四

三

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良梁為天橋主御風雨水道故或占津梁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僕在王良旁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主道里天子遊別宮之道也亦曰閣道所以扞難滅咎也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宮旗亦所以為旌表傳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乘之也一曰大僕主禦風雨亦遊從之義也東壁北一星曰天腹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驚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陵者墓也太陵卷舌之日曰積京主大喪也太陵中一星曰積尸天船九星在太陵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度所以濟不通亦主水旱中一星曰積

水候水災昂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天街西一星曰月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天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墳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三柱一曰三泉一曰休一曰旃五車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也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西五星曰厲石北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八穀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所行也主邊事主開閉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鳥獸草木之妖明主聞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

補志四

三

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祭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闕門主關梁河南一曰南戌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一曰北戌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戌間日月五星之常道也南河三星曰闕邱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一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為帝定疑議五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饌粥以給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供給庖樹之正也水位四星在東井東主水衡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土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軍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



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  
享宴飲食酒旗南二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權權  
者烽火之權也邊亭之警候權北四星曰內平少微四星在太微  
西士大夫之位也亦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  
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南四  
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

二十八舍

隋志東方角二星為天闕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  
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形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  
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亢四星天子之  
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氏  
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

補志四

古

將有徭役之事氏先動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  
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  
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之大道為天關黃道之  
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其北曰太陰亦曰  
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  
殿又主開閉為畜藏之所由也又北二小星曰鈎鈎房之鈎鍵天  
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鈎鈎明心三星天王正位也  
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  
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尾九星後宮之場如后之府上第一星  
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旁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室  
尾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后宮有叙多子孫箕四星  
亦后宮如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維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

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

又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受爵祿  
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杓  
天府庭也亦為天子壽命之期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  
其北二星一曰郊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  
梁次三星主南越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  
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主邑居廟堂  
祭祀祝禱事危三星主天府天庫架屋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  
喪哭泣為墳墓也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  
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主土功

補志四

五

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六將婁三星為天獄主苑  
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為興兵聚眾冑三星天之厨藏主倉廩五穀  
府也昂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昂畢  
間為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畢  
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附  
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月入畢多雨荷觶三星  
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葆旅收斂萬物參十星一曰參伐一  
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  
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  
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  
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皇帝占參應七將中  
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

又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侯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月宿井有風雨與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為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鉄質主誅斬鬼星柳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若女主驕奢一曰天相天庫一曰注又主木功國門星七星一名天都衣裳文繡又主急兵守盜賊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飲食賞賚之事翼一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轄星傳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為王者同姓右轄為異姓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

補志四

天

右四方二十八宿并輔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星衡也主陳兵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一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偽也騎官二十七星在氏南若天子武賁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車北車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為衛也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龜五星在尾南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主章祝巫官也章請號之聲也主王后之內祭祀以祈子孫廣求稍嗣詩云克禋克祀

補志四

毛

以弗無子此之象也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春糠一星在箕舌前杵西北鼈十四星在南斗南鼈為水蟲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牽牛東距馬也以壘畜水潦灌漑溝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道達泉源疏瀉瀛溢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事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危南二星曰蓋屋主治宮室之官也虛梁四星在蓋屋南在園陵寢廟非人所處故曰虛梁室南二星曰雷雷室西南二星曰土功吏主司過度壁南二星曰土公土公西南五星曰霹靂霹靂南四星曰雲雨皆在壘壁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主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位為營壘也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蕃落也師眾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北也主非常以候兵北落西北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客星入之多盜賊八魁西北三星曰鉄質一曰鉄鉞奎南七星曰外屏外屏南七星曰天潤廁也屏所以障之也天潤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故又知禍殃也婁東五星曰左更山虞也主澤數竹木之屬亦主仁智婁西五星曰右更牧師也主養牛馬之屬亦主禮義二更泰爵名也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西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囷倉廩之屬也主給

御糧也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日天膺主畜黍稷以供饗祀春秋所  
謂御廩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禽獸之  
所也主馬牛羊苑西六星日芻蕘以供牛馬之食也一日天積天  
子之藏府也苑南十三星日天園植果菜之所也畢附耳南八星  
日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日九州殊口曉方俗之  
官通重譯者也畢柄西五星日天陰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日天旗  
一日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  
以給厨西南九星日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日軍井行  
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為  
屏風天厠四星在屏東瀾也主觀天下疾病天矢一星在厠南軍  
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雞一星主變  
怪在軍市中軍市西南二星日丈人丈人東二星日子子東二星

補志四

日孫東井西南四星日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日  
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北  
七星日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  
狼弧南六星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  
其精為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日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  
分之夕沒於丁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日外厨厨南一星  
日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  
以為號也張南十四星日天廟天子之祖廟也翼南五星日東歐  
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日器府樂器之府也青邱七星在軫東  
南蠻夷之國號也青邱西四星日土司空主界域亦日司徒土司  
空北二星日軍門主營候豹尾咸旗玉海引隋丹元子步天歌云  
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鳥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  
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

曲明樓中柱有十五星三三相著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  
樓外兩星橫九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  
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頭星兩箇  
斜安黃赤精頭下二星號揚門色若頓頭直下躔氏四星似斗  
斛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氏四星似斗  
出騎官之眾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氏下騎官次騎官下  
三車騎位天福兩星立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房四星直下主明  
堂鏡房狀房上二星號鏡房二星號鏡房二星號鏡房二星號鏡房  
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尾九星如鉤蒼龍尾下頭  
五點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橫是尾東一箇名傳說傳說東畔一魚  
子龜西一室是神官所以列在後如中箕四星形狀如箕箕下  
三星名木杵箕前二黑星是箕皮北四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  
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箭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雞然名體真索形  
龍東邊更有兩狗頭上雖前農家丈人狗下眼天淵十黃狗色玄牛  
是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脚牛下九黑  
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右邊明更有四黃名天將河鼓直下如  
連珠羅壘三鳥牛東居漸臺四星似口形葦道東足連五丁葦道  
漸臺先從越國得東論近西兩周次二素雍州南雙鴈門代國在  
向西一晉仲韓魏各一晉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

補志四

軍西一郡是齊鄰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  
星燕西一郡是齊鄰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  
扶筐星虛上下各一星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呈虛危之下哭泣星  
哭泣雙星下星城天壘圓十三星敗白四星城下橫白西三箇  
離喻明危下星府上直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入下三四杆白形  
號墳墓危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錢梁下黃墓傍兩星能蓋屋身  
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上有一箇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  
十五卒三為羣軍西四十二星上有一箇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  
兩星十公吏騰蛇室上二十二星上有一箇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  
牽行雲雨次之曰四方壁上天感十圓黃鐵鎮五星羽林傍西方  
星天瀾頭尖似破鞋上十六星上有一箇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  
附路一星道傍明五箇吐花王良星上有一箇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  
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更天倉六箇星上有一箇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  
雙乙形河中侯胃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原胃下斜四星天原胃下斜四星  
積水船中黑精昂七星大陵北九箇天原胃下斜四星天原胃下斜四星  
黃天陰名陰下六鳥彗營營南十六天苑形河東各一星月一箇星  
舌中黑點天彗星彗舌傍科四丁畢恰似瓜又八星出附耳畢  
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骨傍天節耳下入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

王下四皂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  
任從橫車中五箇天潢精潢成池畢三黑星天關一星車脚邊參  
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旂連旂下十三鳥天圓參脚邊三  
星相近作參榮莠上坐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恣曲立坐  
星邊四碼大近并銀前參總有七星當相侵兩角雙足三爲心伐  
有三星足下深天廟臨廟下足餘屏星兩角并八里橫列河中  
上吟一星名銀井邊安兩河各三物尿沉南方并八里橫列河中  
靜一星名銀井邊安兩河各三物尿沉南方并八里橫列河中  
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時是銀下四星名水府  
冰位東邊四星序四積積南河裏市河下列各立兩星軍市團圓  
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雞積南河裏市河下列各立兩星軍市團圓  
狼胸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來壽無窮鬼四星冊方似木櫃中  
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權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厨六間柳  
星次天社六箇孤東尙社東一星是天紀柳八里曲頭垂似柳近  
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舖五星守星七星如鉤柳下生星上十七  
軒輶形軒輶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名天相相柳下生星上十七  
六星似軒輶在星傍張下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冊四方張垣少微  
雖向上星數在太微旁天尊一星直上黃翼二十二星大難識  
張附必若不分行中心處所更請向前看野取五箇黑星翼下頭欲  
知名字是東甄軒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  
附兩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下四箇土司空門微長沙子左轄右轄  
邱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爲太微宮黃道向上看

取是太微宮上元天廷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  
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皂衣一掃者以次即是馬三公三黑九  
卿公背傍五黑諸侯門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屏居左右常陳中正  
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即後從東一十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  
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  
南隅長垣震發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北極  
紫微宮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中央大帝之坐第二珠第  
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后宮五大門左輔右輔第  
四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少輔上  
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前  
門數陰德門裏兩黃聚上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杜勾陳六星御女  
四星五天柱大連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頭勾陳六星御女  
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內坐後門是華蓋并柱十六星打作柄  
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星  
左是內階左天厨階前八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星  
右是內階右天厨階前八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星  
昌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元戈一星圓天理  
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元戈一星圓天理  
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開陽淡星一星西偏即是元戈一星圓天理  
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開陽淡星一星西偏即是元戈一星圓天理  
是第四名權第五名衡陽搖光第七名天帝星垣下元一宮名天市  
兩扇垣牆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

四宗人宗星一變亦依次削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坐邊帝  
坐一星常光明四箇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斜帝前依  
其次斗星五星是日垣北九箇貫索星索日橫者七公成天紀  
似似七公形數者分明多兩星北三星名女牀此坐還依藏女  
傍三元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  
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次別有五行吟  
自攝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  
十八宿輔官名曰經星常宿遠近有度小大有差苟或失常  
實表災異  
隋書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南經傳說  
魚天禽天升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給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  
而台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傳路  
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  
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邱天狗天紀天櫻在七星南而沒  
七曜

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  
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  
成陰陽寒暑之節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  
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  
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  
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  
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  
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  
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  
一終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闕虛闕虛逢月則  
月食值星則星亡今秣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闕虛矣值闕虛有表

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祀貌也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主大鴻臚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吳越以南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視聽言動以心為本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大司馬位謹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主廷尉主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

凡五星有星大小不同

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奎大星

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心為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為文大室填星廟也亢為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為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

謹候可命

凡同舍為合相陵為闕

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或入黃道裏或出黃道表猶月行出有陰

陽也出入可以算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

通而率之終為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

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變皆有可知水火土三

星行遲夜半經天其初皆與日合度而後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

東方行去日稍遠朝時近中則留留經日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

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於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

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白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

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

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於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

合見遲速逆順留行之大經也皆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七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辰留逆而不居焉此天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秣度者為得其行

古秣五星並順行秦秣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

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

子信學藝博通尤精秣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

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

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

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其

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

霜降前者並不見啟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

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胃

玄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為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

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梁奉朝請祖暅天監中受詔集古天官

及圖緯舊說撰天文錄三十卷逮周氏克梁獲庾季才為太史金

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占驗益備今畧其雜星瑞星妖星客星

流星及雲氣名狀次之於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

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日合譽光耀似慧喜則合

星雜變

一曰星晝見二曰恆星不見三曰星鬪四曰星搖五曰星隕

妖星

彗星世所謂掃星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主掃  
除除舊布新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  
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  
又曰彗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彗

歲星之精流為天棊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反登一曰天棊星末銳  
長四丈天槍如槍左右銳長數丈天猾主招亂天衝狀如人蒼衣  
赤首不動國皇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反登主夷分

彗星四

彗

熒惑之精流為析旦蚩尤旗昭明司危天攬一且析旦橫出參擢  
百尺蚩尤旗狀類彗而後曲象旗昭明金之氣也又曰赤彗分為  
昭明光象如太白七芒司危星大有毛兩角天攬其狀白小數動  
填星之精流為五殘六賊獄漢大賁星流流弗星旬始擊咎一  
曰五殘一本而五枝也賊星形如彗望之可去地六丈赤而數動

察之有光獄漢青中赤表下有彗從橫大賁主暴衝炤星主滅  
邦細流動天下放主伏逃弗星在東南本有星末類弗旬始出於  
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龍又云狀如雄雞又云狀如鳥  
有喙擊咎主大兵

太白之精散為天杆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天狗星  
有毛旁有短彗下如狗形亦曰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

辰星之精散為枉矢破女拂樞滅寶繞廷驚理大奮祀一曰枉矢

類大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一曰枉矢類流星  
望之有尾目長可一匹布皎皎著天

雜妖

一曰天鋒天鋒彗象彗鋒者也二曰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  
見則不久而滅三曰蓬星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即至四五  
少即一二又曰蓬星狀如粉絮四曰長庚狀如一匹布著天五曰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大而赤六曰地維滅光星出大而赤  
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七曰女帛東北有星長三丈八曰盜星東  
南有星長三丈九曰積陵西南有星長三丈十曰端星四隅有星  
大而赤察之中黃數動十一曰昏昌有星出西北氣青赤以環之  
中赤外青十二曰萃星有星出西北狀如有環二十三曰白星有  
如星非星狀如削瓜十四曰菟昌星有赤青環之十五曰格澤狀

彗星四

彗

如炎火上黃下白從地而上下大上銳十六曰歸邪狀如星非星  
如雲非雲或曰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十七曰蒙  
星夜有赤氣如牙旗長短四面西南最多又曰刀星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  
雲以五寅日見各五星所生云

天槍星生箕宿中 天棊星生尾宿中 天荆星生心宿中 眞  
若星生房宿中 天樓星生氏宿中 天樓星生亢宿中 天垣  
星生左角宿中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日其星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星生軫宿中 晉若星生翼宿中 官張星生張宿中 天  
惑星生七宿中 天雀星生柳宿中 赤若星生鬼宿中 蚩尤

星生井宿中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樞 天翟 天沸 荆誓

皆鎮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

若星生參宿中 帶星生觜宿中 若彗星生畢宿中 竹彗星

生昴宿中 牆星生胃宿中 棖星生婁宿中 白彗星生奎宿

中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

天美星生壁宿中 天魏星生室宿中 天杜星生危宿中 天

麻星生虛宿中 天林星生女宿中 天高星生牛宿中 端下

星生斗宿中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

補志四

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則有水旱兵

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温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

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

煌煌然老子明大色白滄滄然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絮星色

青而熒熒然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温星色白而大

狀如風動搖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

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

者期遲大而無光者眾人事小而光者貴人事大而光者其人貴

且眾也乍明乍滅者賊敗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

也蛇行者姦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短者事疾也

流星異狀名占不同今畧古書及荆州占所載云

流星之尾長二三丈暉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也色赤者將

軍使也流星有光其色黃白者從天墜有音如炬燦火下地野雉

盡鳴斯天保也流星其色青赤名曰地鴈有光青赤其長二三丈

名曰天鴈軍之精華也暉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凡星

如甕者為發謀起事大如桃者為使事大如缶者色赤黑有喙者名

曰梁星

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頓星大如缶若甕

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搖頭乍上乍下此謂降右如缶若甕後皎然

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為雲流下名為大滑如缶若甕後皎白

補志四

綬纒然可十餘丈而委曲名曰天刑一曰天飾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

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

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

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營頭

有雲如壞山墜所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

星畫隕名營頭

雲氣

瑞氣

一曰慶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

曰景雲此喜氣太平之應一曰昌光

妖氣

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訕后妃顯妻不一二曰祥雲如狗赤色長尾十輝

周禮祗祿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禳謂陰陽五色之氣祿注相侵或曰抱珥背珥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如氣成形象雲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鑄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鑄也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光暗也六曰瞽謂瞽膏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珥重疊次序在於日旁也九曰躋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躋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自周已降術士間出今採其著者而言之

補志四

三

日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又曰或黑或青或黃師破又曰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若天氣清靜無諸游氣日月不明乃為失色或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若於夜則月白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若於夜則月赤將早且風亦為日月暈之候雨水而多陰或天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於夜則月綠色將寒候也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於夜則月青將雨不雨變為雲霧暈背虹蜺又曰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皆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矇矇光士卒內亂日薄赤見日中鳥必有敗亡又曰數日俱出若闕天下兵大戰日闕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為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為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

而交於日下為纓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為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為負負者得地為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為戰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為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為喜在日西軍戰勝在日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為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為叛象分為反城珥者如帶珥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學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抱在日四方為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為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

補志四

三

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珥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珥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圓而周市內赤而外青名為暈日暈軍營之像周環市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玉色有喜不得玉色有憂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為多少有無虛實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



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天子氣內赤外黃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見或如千石倉在霧中恆帶殺氣或如高樓在霧氣中或如山鎮敵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帝王之氣不可擊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凡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氣發其上則其將猛銳或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亦先發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

補志四

甲

高兩軍相當敵軍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逾明或青白如膏將勇大戰氣發漸漸如雲變作此形將有深謀

凡氣上與天連軍中有貞將或云賢將

凡軍勝氣如隄如坂前後磨地此軍士衆強盛不可擊軍上氣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好擊戰不可擊軍上氣如山隄山上若林木將士勇驍上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旌旗無風而颺揮指敵此軍必勝敵上有白氣粉沸如樓繞以赤氣者兵銳營上氣黃白色重厚潤澤者勿與戰兩敵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勝敵上氣如一匹帛者此雍軍之氣不可攻聖敵上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有白氣出似旌幟在軍上有雲如鬪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不可擊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于天亦不可

攻

凡軍營上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其氣上小下大其軍日增益士卒軍上氣如隄以覆其軍上前赤後白此勝氣若覆吾軍急往擊之大勝夫氣銳黃白團團而潤澤者敵將勇猛且士卒能強戰不可擊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凡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軍上有氣如塵埃前後高者將士精銳敵上氣如乳武豹伏者難攻軍上恆有氣者其軍難攻軍上雲如華蓋者勿往與戰雲如旌旗如蜂向人者勿與戰兩軍相當敵上有雲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軍上雲如馬頭低尾仰勿與戰軍上雲如狗形勿與戰聖四方有氣如赤烏在烏氣中如烏人在赤氣中如赤杵在烏氣中如人十五五或如旗旌在烏氣中有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

補志四

甲

不可說有雲如引素如陣前銳或一或四黑色有陰謀赤色饑青色兵有黃色急去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氣出北方求退向北其衆死散向東則不可信終能爲害向南將死敵上氣囚廢枯散如馬肝色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皆爲將敗軍上氣乍見乍不見如霧氣此衰氣可擊上天下小士卒日減

凡軍營上十日無氣發則軍必勝而有赤白氣乍出即滅外聲欲戰其實退散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昏發連夜夜照人則軍士散亂軍上氣半而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中有雲如牛形或如猪形者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氣如粉如塵者勃勃如烟或五色雜亂或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羣羊羣猪在氣

中此衰氣擊之必勝軍上有赤氣炎降於天則將死士眾亂赤光  
從天流下入軍軍亂將死彼軍上有蒼氣須臾散去擊之必勝在  
我軍上須自堅守軍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  
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則軍破軍上氣或如羣鳥亂飛或如懸衣  
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  
皆為敗懲氣乍見乍沒乍聚乍散如霧之始起為敗氣氣如繫牛  
如人卧如敗車如雙蛇如飛鳥如決堤垣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  
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皆為敗

凡降人氣如人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亦如人叉手相向白氣  
如羣鳥趣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能徘徊須臾不見者當有  
他來降氣如黑山以黃為綠者欲降服敵上氣青而高漸黑者將  
欲死散軍之氣如燔生草之烟前雖銳後必退黑氣臨營或聚或

散如鳥將宿敵人畏我心意不定終必逃背逼之大勝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不可攻城不可屠城中有黑雲如星名  
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突兵出客敗城上白氣如旌旗或青雲臨城  
有喜慶黃雲臨城有大喜慶青色從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或氣  
如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屠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太一  
城白氣從中出青氣從城北入反向還者軍不得入攻城圍邑過  
旬雷雨者為城有輔疾去之勿攻城上氣如烟火主人欲出戰其  
氣無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難攻亦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  
者內兵突出主人戰勝城上有雲分為兩彗狀攻不可得赤氣在  
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赤氣如飛鳥如敗車  
及無雲氣士卒必散城營中有赤黑氣如狸皮班及赤者並亡城  
上氣上赤而下白色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城皆可屠城營

上有雲如眾人頭赤色下多死喪流血城上氣如灰城可屠氣出  
而北城可尅其氣出復入城中人欲逃亡其氣出而覆其軍軍必  
病氣出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有白氣如蛇來指城可急攻白氣  
從城指營宜急固守攻城若雨霧日死風至兵勝日色無光為日  
死雲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濛氣圍城而入城者外勝得  
入有雲如立人五枚或如三牛邊城圍

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白雲粉沸  
如樓狀其下必有藏兵萬人皆不可輕擊伏兵之氣如幢節狀在  
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來而  
不斷急賊卒至宜防固之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  
而復興如是八九者當有千里兵來視所起備之黑雲從敵上來

之我軍上欲襲我敵人告發宜備不宜戰壬子日候四望無雲獨  
見黑雲如旌旗其下有兵起若徧四方者天下盡有兵若四望無  
雲獨見黑雲極天天下大兵起半天半起三日內有雨災解敵欲  
來者其氣上有雲下有氣零中天而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兵  
暴起暴兵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驚怖  
須臾去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有暴兵赤雲如火者  
所向兵至天有白氣狀如匹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

凡戰氣青白如膏將勇大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卧敵上氣如丹  
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  
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  
臣謀君故曰久陰不雨臣謀主霧氣若晝若夜其色亡黃更相掩

冒乍合乍散臣謀君逆者喪山中冬霧十日不解者欲崩之候視四方常有五雲五色具者其下有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雨而濡見則其城帶申而越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鳥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黑氣入營者兵相殘有赤青氣入營者兵弱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陰國上三日亡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有大水人流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眾亂所基霧者眾邪之氣陰來冒陽

凡遇四方盛氣無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

補志四

四

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戰當此日氣背之吉日中有黑氣君有小過而臣不諫又掩君惡而揚君善故日中有黑氣不明也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中夜霧晝明臣志不申霧終日終時君有憂色黃小兩白言兵喪青言疾黑有暴水赤有兵喪黃言土功或有大風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错微風小雨為陰陽氣亂之象從寅至辰已上周而復始為逆者不成積日不解晝夜昏暗天下欲分離凡霧四合有虹各見其方隨四時色吉非時色凶氣色青黃更相掩覆乍合乍散臣欲謀君為逆者不成自亡

凡霧氣四方俱起百步不見人名曰晝昏不有破國必有滅門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時雨不霽衣而有土名曰霧故曰天地霧君臣乖大旱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若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湖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圓笠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純猾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帛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恆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閭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雲類軸搏兩端兌灼雲如繩居前巨天其半半天其畧者類闕旗故鉤雲勾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關其直雲氣如三匹帛廣前兌後大軍行

補志四

四

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車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葇埽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上黃下白怒氣上下赤變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徒氣白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凡欲知我軍氣常以甲己日及庚子辰戌午未亥日及八月十八

日去軍十里許登高望之可見依別記占之百人以上皆有氣

凡占災異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而陰霧者乃

可占對敵而坐氣來甚卑下其陰覆人上掩溝蓋道者是大賊必

至敵在東日出候在南日中候在西日入候在北夜半候王相色

吉囚死色凶

凡軍上氣高勝下厚甚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我軍在西賊軍

在東氣西厚東薄西長東短西高東下西澤東枯則知我軍必勝

凡氣初出似飭上氣勃勃上升氣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蜺

暈珥之屬

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須和雜殺氣森然疾起

乃可論占軍上氣安則軍安氣不安則軍不安氣南北則軍南北

氣東西則軍亦東西氣散則軍為破敗

一補志四

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見之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

不成故風以散之陰以諫之雲以幡之雨以厭之案開元占經載占驗語多不經

感世証民莫此為甚故不獲注

按妖祥禮象保章之所掌日食斗孛魯史之所記上天垂象變

不虛生所以垂戒人主欲其恐以致福也承平日久荒札間作

不逞之徒輟耕思亂始由篝火之詐終致揭竿之亂國步因以

艱阻黔首以之塗炭雖鯨鯢詠誅頭目斯得蜂蠆辛螫手足終

困易曰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日月交食有數可推雷電并作其

理匪異史臣無識載於方策瞿曇悉達之流吏愆其緒誣民惑

世此其尤也故載史文而其他從刪云

南北史補志卷五

地理志第一

江甯汪士鐸

叙曰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上應躔次下

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稭人口一千三百五十

三修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唐堯之世置十有二

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爲兗海岱爲青海岱及淮爲徐淮海

爲揚荆及衡陽爲荆荆河爲豫華陽黑水爲梁黑水西河爲雍

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

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

以別要荒十國爲連連有帥倍連爲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

蕃屏王室周成王時人口一千三百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自

至殷無所改變周氏以徐并青周德既衰莊公十三年人口一千

以梁并離分冀州以爲幽并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

百三諸侯力政千戈日用戎馬生郊強陵弱衆暴寡魯滅於楚鄭

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弑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逮於七雄競逐二帝爭強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

百二之巖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位二十餘年

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恃狙詐以爲強蔑棄經典罷侯置

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

社稷淪胥漢高祖挺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

王侯並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於孝武務

勤遠略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叩竿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聲

教遠泊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元帝元始二年人口一千二百二

萬四千九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至於平帝郡

百七十八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二十三萬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擡胡越

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

雖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州 光武中興中元二年 戶四百二十七  
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 戶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承

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飢疫薦臻率土遺黎十纒一二乃併省郡  
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逮炎靈數

盡三國爭強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 太康中戶二千  
九千八百四口一千六百一 文軌大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

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 東晉無復胡方政交趾日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  
鼎峙吳得揚州交州益州魏氏得九州吳分交州為廣魏末平蜀

又分益為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尋而  
分涼離為秦分荆揚為江分益為益分幽為平而為州二十尋而

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泊于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與劉石竊  
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 自夷狄亂華司隸離涼青并兗豫幽

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為湘凡有揚洲湘江梁 及至宋世分揚  
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 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為離分荆湘

為郢分荆為司分廣為越分青為冀分梁為南北秦太宗初道武  
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竝皆不守自淮以北悉入於魏於是

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為北兗而青冀二州共治頓榆故宋志大較  
以大明八年為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為

定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  
居承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 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

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  
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同

徒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者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闕也  
宋孝武大明八年戶九萬五千五百一 蕭齊嗣之土宇已感志所

載者州二十三梁武帝除暴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  
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一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開拓閩越  
克復淮浦平俚洞破特柯又以舊州還闕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  
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

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於陳氏土宇彌感 高祖平陳合州四  
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

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魏定燕趙  
遂荒九服夷翦通偽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天賜元年初

限縣戶不滿百罷之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  
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恆代而北盡為邱墟嶺潼已西

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麻於是生民耗滅且將大半永安末  
年胡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

之世以為志焉州郡徬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相仍代相  
泐然自明莊寇亂紛糾改代既廣啟土逾眾王公錫社一地累封

不可備舉故總以為郡其淪陷諸州戶據承熙籍籍無者不錄焉  
後魏太和十一年云戶口倍於太康案晉太康元年戶二百四十

五萬三千八百此則五百餘萬也爾朱亂後戶三百三十七萬五  
千三百八 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

天保七年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天  
六成然則未省以前凡一百州三百三十三郡九百五十四縣也

保之末總加併省泊平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  
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 廢帝三年凡改州四

百改縣三 遂乃訓兵教戰務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  
寡擊眾戡定強鄰 案北史周紀平齊得州五十五郡一百一十二

百八十六 及於東夏削平多有省廢 宣帝時戶三百五十  
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隋高祖

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 受禪之初戶三百六十萬三年計帳進  
戶遂廢諸郡泊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

嗣位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 又平林邑更置三州  
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



吳興郡 孫寶鼎元年分吳丹陽立領縣十戶四萬九千六百九  
百七十也 三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三去京都水九百五十五  
吳之也 烏程 屬吳 東遷 帝元徽四年更名東安 順帝立昇  
復舊武康 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 長城 晉武帝太康三  
帝分餘杭為臨水縣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故郡立 餘杭 漢縣  
年更名水經故日臨水有大滌山 於潛 漢縣水經有天山白石山  
龍池西

淮南郡 秦立為九江郡 兼得廬江 豫章 漢高帝四年更名淮南  
江郡 治壽春 縣後漢徙治陰陵 縣復日淮南 徙治壽春 晉武帝  
太康元年復立 歷陽 當塗 道 諸縣 二年復立 鍾離 三國時  
淮無復民戶 吳平各還本 故復立焉 其後中原亂 淮南民多南  
渡 成帝初 乃於江南 橋立 淮南 郡 諸縣 晉末 遂割 丹陽 之  
為淮南 境 宋孝武大明六年 以淮南 郡 併 宣 城 郡 徙 治 于 湖  
八千復立 淮南 郡 屬 南 豫 州 明 帝 泰 始 十 年 還 宣 城 郡 徙 治 于 湖  
一千三百六十二口 二萬五千八百四十三年 京都水經有 陸  
宜城 應陽 南 蕪 盧 江 臨 江 六 郡 于 湖 立 本 吳 晉 農 校 尉 治 水 經 有

中當塗 晉武帝世與遂道俱立為僑縣 晉末分于湖為境 水經  
江漢 郡 名 本 屬 潯 陽 郡 梁 山 博 望 山 嶺 齊 有 始 熱 龍 濟 赤 鼻 遷  
昌 襄 陽 郡 也 晉 末 屬 潯 陽 郡 梁 山 博 望 山 嶺 齊 有 始 熱 龍 濟 赤 鼻 遷  
湖 襄 陽 郡 也 晉 末 屬 潯 陽 郡 梁 山 博 望 山 嶺 齊 有 始 熱 龍 濟 赤 鼻 遷  
定陵 漢舊名本屬襄陽郡 漢末徙治 漢末徙治 漢末徙治 漢末徙治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宣城郡 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千二百口

臨安郡 本會稽東部 郡尉前漢都尉治 郡後漢分會稽為吳 郡  
去郡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陸同 章安 漢志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漢章帝章和二年 臨海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立未詳 是 臨海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帝分始 樂安 晉康帝分 始豐 帝太康元年更名 寧海 縣 晉康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永嘉郡 晉明帝太康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新安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海鹽郡 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 縣 吳立 郡 郡治 郡中 地 光 武 郡

漢舊名文帝元嘉八年丹徒古名朱方後名谷陽秦改曰丹徒

分丹徒之西為境武進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武進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

里竹林寺新丹徒宮武進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武進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

宋孝武世分利城漢舊名晉江左橋立朱

南瑯琊郡晉亂瑯琊郡國有瑯琊郡無此地或帝咸康元年桓溫領

地立南瑯琊郡初郡國有瑯琊郡無此地或帝咸康元年桓溫領

康臨沂孝武大明五年省瑯琊郡併臨沂今領縣二戶二千七百八

百去京郡水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七去州水二百陸一臨沂有莫府山

江乘並漢縣吳省為典農都尉

晉陵郡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與農校尉晉武帝太康二

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

徙治丹徒安帝義熙九年復還晉陵本屬揚州文帝元嘉八年度

屬南徐領縣六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萬一百一十三

去州水一百七十五陸同去京郡水四百陸同齊又有海陽縣晉

陵本名延陵漢改曰毗陵後與郡延陵曲阿之延陵郡立無錫

俱改水經有毗陵北江入海

漢縣吳省晉武帝南沙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吳平後

太康元年復立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暨陽

南沙縣以爲曲阿復曰雲陽晉武帝太康二年復曰曲阿暨陽武

無錫毗陵立

義興郡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美丹陽之永世立永世

縣無廣陵海西射陽並漢縣三國時廢晉廣陵漢縣三國時廢

長樂二縣淮陰東陽長樂並漢縣三國時廢晉廣陵漢縣三國時廢

淮陽郡本淮陽縣惠帝永宣元年以淮陽縣國承初郡國又有下

齊又有甄城司吾漢縣後廢帝元徽五年五月改徐陽樂漢縣

武陽二縣

南彭城郡江左僑立晉明帝又立南彭城郡又立南沛郡文

武大明四年以二郡並併南彭城領縣十二戶一萬一千

七百五十八口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三齊又有彭城縣呂武

原傅陽並漢蕃義旗初免軍薛義旗初免軍戶為建熙縣開陽

北陵並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本名大康二

北陵並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本名大康二

南清河郡領縣四戶一千八百四清河東武城釋幕貝邱

南高平郡承初郡國又有鉅野昌邑二縣今領縣三戶一

千七百七十八口九千七百三十一齊無湖陸金鄉

湖陸前漢曰湖陸高平文帝元嘉十八年

南平昌郡領縣四戶二千一百七十八安邱新樂二漢無魏分

郡而新樂縣屬焉晉江左立樂陵東武高密江左立高密郡文帝

元嘉十八年

南濟陰郡景帝中平六年別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

四戶一千六百五十五城武宛句無單父城陽並漢

南濮陽郡本東郡晉武帝咸寧二年以封子允以東不可為國名

伍輯 4-117



更名太康 鄆城 齊 地志無 鄆城 齊 南魯郡 今領郡二戶一千二百一十一口 魯 西安 漢舊名本屬 齊郡齊郡過

徐州 後漢治東海郡縣魏晉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沒冠橋立徐 兗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郡之頓邱梁郡之穀熟應陽之 鄆領新昌郡置徐州還治鍾離今先列徐州舊郡於前以新割係 九百六十七縣今領郡三縣九彭城去京四百八十五口十七萬五千 千齊曰北徐州領鍾離馬頭濟陰新昌 彭城郡 漢高立為楚國宣 彭城郡黃龍元年又為楚國章帝還為彭城領縣 彭城 有緱呂 五戶八千六百二十七口四萬三千一百三十一 彭城 與里呂 蕃 蕃音皮漢末太傅陳 留 並漢 蕃 蕃子逸為魯相改音 薛 留 並漢

下邳郡 漢武帝立淮郡明帝改為下邳晉武帝分下邳之淮南為 縣 臨淮而下邳如故領縣三戶三千九十九口一萬六千八 十八去州水二百陸一百八十去 下邳 良城 儻 並漢 京郡水一千一百六十陸八百

東海郡 秦郡漢高更名明帝失淮北橋立青州於頓榆置鬱洲 陸八百去京郡水一千陸六百七十 襄賁 頓榆 漢 頓榆 帝太康元年復 立有郡海郡 日北東海郡 東莞郡 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并琅邪太康十 七百去京郡水二 莒 孝武大明五 諸 東莞 並漢 千陸一東安 敬縣 名音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

東安郡 漢縣孝武大明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五年改為長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瑗邪郡 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 費 卽邱 並漢

淮陽郡 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領縣四戶二千八百五十五口一 萬五千三百六十三去州水六百陸五百去京郡水七百 五十 雨城 晉安帝義熙 晉 寧 故屬濟嶽 宿預 晉安 上黨 本流寓 配來

陽平郡 本縣名魏分東郡及魏郡為陽平郡流寓來配承初郡國 又有惠邱縣三戶一千七百二十五口一萬三千三百三 十 館陶 陽平 並漢 濮陽 併省來配 濟陰郡 漢景帝立流寓徐土因割地為境領縣三 戶二千三百五口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八 縣名孝武大明五 頓邱 流寓割配 年改為長齊無 頓邱 齊有齊安 北濟陰郡 孝武建元元年昇立領縣三戶一十 成武 豐 並漢 縣名孝 復離狐 漢無此郡 立離狐 漢無此郡 鍾離郡 晉安帝分立案漢九江郡晉淮南郡有鍾離縣即此領縣 水一千二百三十 燕 朝歌 樂平 無並流寓因配三縣齊屬濟陰郡 而此郡領虞 零已吾三縣

馬頭郡 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因山形立名領縣三戶一千 五百陸六百 虞 漢舊名流 零 晉安 濟陽 流寓因配 百七十 後廢帝元徽元年立齊 頓邱 晉武帝泰始二年分淮陽置 平昌郡 後廢帝元徽元年立齊 頓邱 晉武帝泰始二年分淮陽置 萬立 嘉八年併頓邱穀孰 後漢 鄆 齊無 元嘉八年併頓邱穀孰 後漢 鄆 齊無 南兖州 中原北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時 嘉八年始割江淮間為境治廣陵承初郡國領十四南兖高平南 平昌 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陽南平昌考城凡四縣文帝元 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領燕縣白馬平昌考城凡四縣文帝元 十八年省領范滎邱歷城凡三省東燕縣屬南濮陽後又省東燕 南東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三省東燕縣屬南濮陽後又省東燕 凡四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凡三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有鍾離 凡三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馬 凡三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廣武 凡三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城 凡三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南兖州 凡三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高 凡三縣南齊郡領安西臨菑凡二縣南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郡國志而無此二縣未詳徐志有南東平郡領范滎邱歷城凡

東莞郡 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并琅邪太康十 七百去京郡水二 莒 孝武大明五 諸 東莞 並漢 千陸一東安 敬縣 名音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

東安郡 漢縣孝武大明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五年改為長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瑗邪郡 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 費 卽邱 並漢

東莞郡 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并琅邪太康十 七百去京郡水二 莒 孝武大明五 諸 東莞 並漢 千陸一東安 敬縣 名音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

東安郡 漢縣孝武大明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五年改為長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瑗邪郡 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 費 卽邱 並漢

東莞郡 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并琅邪太康十 七百去京郡水二 莒 孝武大明五 諸 東莞 並漢 千陸一東安 敬縣 名音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

東安郡 漢縣孝武大明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五年改為長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瑗邪郡 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 費 卽邱 並漢

東莞郡 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并琅邪太康十 七百去京郡水二 莒 孝武大明五 諸 東莞 並漢 千陸一東安 敬縣 名音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

東安郡 漢縣孝武大明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五年改為長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瑗邪郡 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 費 卽邱 並漢

東莞郡 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并琅邪太康十 七百去京郡水二 莒 孝武大明五 諸 東莞 並漢 千陸一東安 敬縣 名音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

東安郡 漢縣孝武大明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五年改為長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瑗邪郡 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 費 卽邱 並漢

東莞郡 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并琅邪太康十 七百去京郡水二 莒 孝武大明五 諸 東莞 並漢 千陸一東安 敬縣 名音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

東安郡 漢縣孝武大明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五年改為長 新泰 魏 漢 舊名太康地 瑗邪郡 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 費 卽邱 並漢







趙漢 晉惠帝太康元年分揚州之豫章郡陽廬臨川南康建安

江州 晉安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十郡為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

康六年移治尋陽庚悅又治豫章尋陽四郡去縣六十五戶

四百尋陽郡 本因水名縣水南注江吳立春郡尋陽郡尋陽

安豐為高陵及和縣皆屬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尋陽復屬廬江郡

千七百二十戶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戶 柴桑男國 山即官亭山石門水彭

既立治此齊無松滋安豐二縣 安豐 後漢立晉武帝

原流民寓尋陽立安豐松滋二郡 安豐 後漢立晉武帝

滋縣尋陽又有弘農縣流寓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併松滋

豫章郡 漢高帝立本屬揚州永初郡國有海昏何志無今領縣十

三去州水六百陸三千一百二十九口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京郡水一千九百陸二千一百一十五去 南昌侯國 水經有贛水濁水白社

步散原山風雨池灣岡龍 新淦侯國 並漢縣水經有贛水濁水白社

城晉武郡太康元年更名 建城侯國 有贛水濁水白社

康元年更名 建城侯國 有贛水濁水白社

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 吳平侯國 漢靈帝中平中立曰漢平吳

元平更名水經有濁水 吳平侯國 漢靈帝中平中立曰漢平吳

永修男國 漢靈帝中平中立曰漢平吳

城晉豫靈侯國 漢靈帝中平中立曰漢平吳

吳孫儻黃武中立曰陽樂晉武新吳 漢靈帝中平中立

帝太康元年更名水經有濁水 艾侯國 漢靈帝中平中立

國 漢舊縣晉武帝太康元年 南豐 東興侯國 安浦男國 並吳

廬陵郡 戶四千四百五十五口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去州水二

千陸一千六百去 石陽子國 後漢立水 西昌侯國 東昌子國

京郡水三千六百去 興平侯國 並吳 陽豐南國 吳曰陽城晉

年更 高昌男國 水經有 遂興男國 並吳 陽豐南國 吳曰陽城晉

安城郡 孫結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晉太康地志屬荆州

三千三百陸三千六百去 平都子國 後漢更名 新喻侯國 吳宜

京郡水三千七百無陸 平都子國 後漢更名 新喻侯國 吳宜

成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萍鄉侯國 吳廣興侯國 縣何云江左立非

也水經有封侯山攸水 萍鄉侯國 吳廣興侯國 縣何云江左立非

南康公國 公國有相晉武帝太康三年以廬陵南部郡尉立領縣

水三千七百四十去 贛侯國 漢晉縣水經有贛水 寧都子國 吳立曰

武帝太康 寧都侯國 漢晉縣水經有贛水 寧都子國 吳立曰

元平更名 寧都侯國 漢晉縣水經有贛水 寧都子國 吳立曰

吳立曰 寧都侯國 漢晉縣水經有贛水 寧都子國 吳立曰

陽移治故波陽縣改曰波陽縣然則波陽先已為 南野伯國 漢舊

縣矣後漢郡國無疑是吳所立而改曰揭陽也 南野伯國 漢舊

水即豫章水 虔化男國 以虔化屯立

南新蔡郡 江左立領縣四戶一千七百三十口八千八百四十八

十苞信 本郡苞信初慎 漢舊 宋 陽唐左縣 孝武大明

建安郡 本郡苞信初慎 漢舊 宋 陽唐左縣 孝武大明

武晉武 帝更名建陽男國 地志有綏成男國 有初郡國何徐並立沙村長初 郡國何徐並立 何徐不注置立

晉安郡 晉武帝太康二年分建安立領縣五戶二千八百四十二 水三千五百 侯官侯國 前漢無後漢 原豐 晉武帝太康三年省 晉安 百八十 吳立日東安 羅江男國 帝立晉安郡度屬 温麻 晉武帝太康 男國 晉武帝更名 羅江男國 帝立晉安郡度屬 温麻 四年以温麻 國無河徐並立

青州 治臨淄江左倚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直 日青州孝武孝建二年移治歷城大叻八年還治東陽明帝失准 北於鬱州立青州立齊北海西海郡舊領郡九縣四十六戶四 萬五百四十四步以北海治齊郡治而州治如故四年移鎮胸山 從復舊領齊北海二郡及東莞琅琊郡治胸山領卽北齊郡立 東莞二縣承明元年又以流戶立南東莞縣皆宋志無 齊郡立 領縣七戶七千三百四十六戶八千八百八十九齊承明元 年龍秦郡并治瓜步有齊安縣承明元年罷又八百八十九齊承明元 泰等縣無安平般陽廣濟三縣臨淄 固城巨蔑水 西安 舊縣 承元二年省華城入臨淄縣焉

平六國時其地曰安平 般陽 廣饒 昌國 並漢 益都 魏 濟南郡 漢文帝十六年分齊立晉世云濟峽郡魏平蜀徒蜀豪將 地志無濟峽郡承初郡國濟南又有祝阿於陵縣而無朝陽平陸 二縣領縣六戶五千五百六十六戶三萬八千一百七十五去州陸四 百去京郡二千 廣城 漢朝陽 漢晉曰朝陽後著 土鼓 並漢 逢陵 四百以下齊無 廣城 漢朝陽 漢晉曰朝陽後著 土鼓 並漢 逢陵 二漢晉無承初 平陵 漢舊縣至晉 郡國何徐無 平陵 漢舊縣至晉 郡國何徐無 平陵 漢舊縣至晉

樂安郡 漢高立名千乘和帝承元七年更名領縣三戶二千二百 都陸一 千乘 臨濟 前漢曰狄安帝博昌 漢舊 千八百 千乘 臨濟 前漢曰狄安帝博昌 漢舊 千八百 千乘 臨濟 前漢曰狄安帝博昌 漢舊

高密郡 漢文帝分齊爲膠西高密郡本始元年更名高密光武建武 戶二千三百四十四戶一萬三千八百二 黔陬 淳于 高密 夷安 去州陸二百去京郡陸一千六百

營陵 並漢 昌安 漢安帝延 營陵 並漢 昌安 漢安帝延 營陵 並漢 昌安 漢安帝延

平昌郡 魏文帝分城陽立後省晉惠帝又立領縣五戶二千二百 安邱 平昌 東武 琅邪 朱虛 並漢

北海郡 漢景帝十二年立領縣六戶三千九百六 依本治齊有廣饒嶽輸二縣而 膠東 本膠東國劇 卽墨 下密 平 無卽墨皆用漢名寄治郡 膠東 本膠東國劇 卽墨 下密 平

東萊郡 漢高帝立領縣七戶一萬一百三十一口七萬五 掖 掖 盧鄉 牟平 當利 黃 並漢 東萊郡 漢高帝立領縣七戶一萬一百三十一口七萬五 掖 掖 盧鄉 牟平 當利 黃 並漢

太原郡 秦立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領縣三戶二 都一千 山 淮 漢舊 太原 晉安帝義熙 祝阿 長廣郡 本縣起居注咸寧三年以齊東郡縣爲長廣郡領縣四戶 九百 不其 長廣 並漢 昌陽 元康八年挺漢縣以 冀州 江左立南冀州後省義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 千七百六十六戶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去京郡陸二千四百泰始荒沒其 後置立二州共一刺冀州縣十無八九齊建元初以北海郡屬 冀州唯領一郡郡領冀州縣十無八九齊建元初以北海郡屬 下郡厚曲曲成五縣而巳 廣川郡 二年以爲廣川國宣帝甘露

中水 武強 索盧 並江 平原郡 漢高帝立領縣八戶五千九百一 廣宗 後漢立承初郡國 年復 平原 扁 安德 平昌 志曰西平昌 般 荏平 高唐 並漢 平原 扁 安德 平昌 志曰西平昌 般 荏平 高唐

清河郡 漢立恒帝建和二年改曰甘陵魏復舊何有重合縣領縣 百一十去京郡 清河 二漢無晉太 武城 漢曰東 繹幕 貝邱 零 陸一千八十 康地志有 武城 漢曰東 繹幕 貝邱 零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郡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樂陵 晉武帝分平原立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十一口一萬六 陽信 縣 並漢 新樂 厭次 明帝更名 溼沃 前漢縣後漢無







帝上黃男國 未初屬襄陽後度 立漢晉並無此縣

武寧郡 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領樂鄉 襄陽桓沖

美居近三峽故重成江南輕成江北 長林男國 太缺下有漢平治

屬宜於巴州之後 鄧州 魏文帝黃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諸郡為鄧州鎮夏口二州之

非今地又立鄧州 荆州之武建元分荆州之西陽又以南郡之州陵監

利二縣度屬巴陵立鄧州天門後還荆州領郡六縣二十九戶二萬

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七去京都水二千一

郡領宜南陽新市新市南陽新市西平陽東新市方城左郡領城

郡領宜南陽新市新市南陽新市西平陽東新市方城左郡領城

治夏口又有安陸曲陽後領郡七戶五千七百七 汝南侯國 沙

美士晉末汝南郡民流夏口因立為汝南縣 汝南侯國 沙

武帝太康元年復立治夏口 汝南侯國 沙

汝南實土水經咸和中僑郡有塗水雞翅山沙美城沌水口吹火

山嬰武洲黃鵠磯夏口經有太白湖水小軍城沔口山口大孝昌

侯國 承初郡國何志並無徐志有惠懷子國 江左沙陽男國 漢

沙美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立沙美而沙陽徙今治文帝元嘉

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元年更名又立沙美而沙陽徙今治文帝元嘉

此縣水經有蒲圻男國 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水經

竟陵郡 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屯口魚岳山

龍陽侯國 水經太康地志何志無立齊有漢壽伯國 前漢立後漢

年更名吳曰吳壽晉武帝復舊城 沅南 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遷

侯國 有西辰陽男國 並漢縣有沅水即長溪五溪之一也 舞陽 前漢

漢無晉太康地志有齊有沅水即長溪五溪之一也 舞陽 前漢

沅水無漢地志有齊有沅水即長溪五溪之一也 舞陽 前漢

長漢縣齊有西水有西水 黠陽長 地志有齊有沅水

水武溪漢承明壘 黠陽長 地志有齊有沅水

巴陵郡 四縣立屬荆州 孝武建元年割南郡之監利州陵度江

夏屬巴陵郡 二年又度長安之安屬巴陵郡 戶五千八百七十

二百五十三百一十六去州水 巴陵男國 領度支帝太康元年立本

邱山 下雋侯國 漢縣有九江隱圻 監利侯國 按晉起居注太

郡之監利縣尋復省之 言由先有而被省 州陵侯國 漢縣晉武帝

也有雲夢縣二夏浦彭城磯隱磯白螺山 州陵侯國 漢縣晉武帝

立疑是吳所省也 孝武建元年 州陵侯國 漢縣晉武帝

明帝泰始四年 州陵侯國 漢縣晉武帝

武昌郡 晉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為武昌郡 領縣三戶二千五

陽縣有義寧縣寄治鄂 又有真武昌侯國 魏文帝黃初三年孫權改

若城大小竹積焚口 陽新侯國 吳立水經有下雋城東有岬嶺吳

縣而武昌如故水經有崇山 陽新侯國 吳立水經有下雋城東有岬嶺吳

省建左郡為縣屬西陽徐志希水左縣長齊有水經有靈山即  
有建左郡當是此後為郡齊有希水左縣長大別山巴水巴水成  
五洲希水巴口陽城左縣長本屬建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西  
陽城縣而以縣屬西陽縣

湘州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  
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  
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宋孝武帝元嘉元年又立文帝元嘉  
帝元嘉九年分長沙東北下傳諸縣立文帝元嘉元年省元嘉十  
六年立巴陵郡屬湘州後度鄧領郡十縣六十三戶四萬五千八  
十九口三十五萬七千三百長沙王國秦立宋初十縣下傳諸縣  
七十九口三十五萬七千三百長沙王國秦立宋初十縣下傳諸縣  
五千六百八十四口四萬六千二百臨湘侯國漢縣齊今領縣七戶  
百一十三齊有湘陰縣無依縣臨湘侯國漢縣齊今領縣七戶  
城臨官青陽故市北津城三石山石成劉醴陵侯國後漢立齊  
漢水瀟瀟陽侯國吳立齊有水經吳昌侯國後漢立齊有水經  
山瀟瀟陽侯國吳立齊有水經吳昌侯國後漢立齊有水經  
純水瀟瀟陽侯國吳立齊有水經吳昌侯國後漢立齊有水經  
湘水瀟瀟陽侯國吳立齊有水經吳昌侯國後漢立齊有水經  
瀟瀟陽侯國吳立齊有水經吳昌侯國後漢立齊有水經  
成瀟瀟陽侯國吳立齊有水經吳昌侯國後漢立齊有水經

編山翁湖攸子國東漢縣齊瀟瀟建寧子國吳立齊有水經  
明湖明攸子國東漢縣齊瀟瀟建寧子國吳立齊有水經  
衡陽王國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都郡立領縣七戶五千  
十去京師水三千七百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齊無湘南重安二縣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陽侯國並漢縣齊有水經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連道城連新康男國吳立齊有水經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水石魚山新康男國吳立齊有水經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名水經有承水略塘衡山男國吳立齊有水經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桂陽郡漢高立領縣六戶二千二百一十九口二萬二千一百九  
柳縣伯國水經有承水略塘衡山男國吳立齊有水經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水經有承水略塘衡山男國吳立齊有水經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雁峯柱水鍾山鍾水都臨武並漢縣齊有水經湘西吳立齊有水經湘南男國水經有  
白騎山十四縣黃皮山綠水侯公山程鄉晉寧汝城經有鳥龍  
陽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晉寧汝城經有鳥龍  
晉寧汝城經有鳥龍  
零陵王國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領縣七戶三千八百二十八口六  
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口去州一千四百百去京師水潤千八

百齊泉陵子國水經有湘水營  
同齊泉陵子國水經有湘水營  
舊縣水經有越城嶠五嶺祁陽子國吳立水經有湘水應陽男國晉惠帝  
之一也白土鄉湧水縣水經有湘水營永昌並吳立水經有湘水  
有鼻壘觀陽男國水經有湘水營永昌並吳立水經有湘水  
營陽郡江左分零陵立領縣四戶一千六百八口二萬九百二十  
營浦侯國水經有營陽營道侯國並漢縣齊有水經有營陽  
水經有營陽營道侯國並漢縣齊有水經有營陽  
湘東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郡都尉立晉世七縣孝武太  
六口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五戶去州水陸七百去縣五百九十九  
京師水三千六百齊無湘陰有攸重安二縣臨蒸伯國吳立齊有  
故縣城石鼓新寧吳立齊有攸重安二縣臨蒸伯國吳立齊有  
湘陰男國後廢帝元徽二年分益陽羅湘陰山陵子國漢縣齊有水  
疑是吳立齊有水經有湘水  
湘陵郡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郡都尉立領縣七戶一千九  
百一十六口二萬五千五百六十五去州水七百陸一千九

廣興公國吳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郡都尉立始興郡宋明帝  
宋安郡屬湘州太康元年復置南郡都尉始興郡始興郡領縣七  
戶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六口七萬六千二百二十八去州水一千  
三百九十口去京師水五千五百六十六口七萬六千二百二十八  
興又有仁化令階階等三縣曲江侯國齊桂陽陽山侯國  
此縣當是晉後立齊有貞陽侯國本名項陽宋明帝泰始  
後漢曰陰山吳始興郡無貞陽侯國三年改項陽為貞陽有含涯  
男國並漢縣齊有貞陽侯國本名項陽宋明帝泰始  
臨慶王國吳分蒼梧立為臨慶郡宋明帝改名領縣九戶三千七  
百去京師水陸五千五百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去州水陸二千八  
七十齊曰臨慶郡同臨賀侯國焉乘侯國富川封陽  
侯國並漢縣興安侯國吳立曰建興晉武謝沐長縣富新二漢無當





北巴西郡 何志不置立宋起居法文帝元嘉十二年於鄒南立  
北巴西郡 何志不置立宋起居法文帝元嘉十二年於鄒南立  
北巴西郡 何志不置立宋起居法文帝元嘉十二年於鄒南立  
北巴西郡 何志不置立宋起居法文帝元嘉十二年於鄒南立  
北巴西郡 何志不置立宋起居法文帝元嘉十二年於鄒南立

國西國 平周 益州巴西  
北陰平郡 晉太康地志故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蜀方立永初郡國  
北陰平郡 晉太康地志故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蜀方立永初郡國  
北陰平郡 晉太康地志故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蜀方立永初郡國  
北陰平郡 晉太康地志故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蜀方立永初郡國  
北陰平郡 晉太康地志故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蜀方立永初郡國

南陰平郡 永初郡國唯領陰平一縣何無今領縣二戶四百七  
南陰平郡 永初郡國唯領陰平一縣何無今領縣二戶四百七  
南陰平郡 永初郡國唯領陰平一縣何無今領縣二戶四百七  
南陰平郡 永初郡國唯領陰平一縣何無今領縣二戶四百七  
南陰平郡 永初郡國唯領陰平一縣何無今領縣二戶四百七

懷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懷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懷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懷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懷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歸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歸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歸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歸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歸安郡 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十口懷安 義存何志

益昌 興安 平周 徐志作平州此五  
益昌 興安 平周 徐志作平州此五  
益昌 興安 平周 徐志作平州此五  
益昌 興安 平周 徐志作平州此五  
益昌 興安 平周 徐志作平州此五

上洛 農陽 流民 陽亭 拒陽 西豐  
上洛 農陽 流民 陽亭 拒陽 西豐  
上洛 農陽 流民 陽亭 拒陽 西豐  
上洛 農陽 流民 陽亭 拒陽 西豐  
上洛 農陽 流民 陽亭 拒陽 西豐

南宕渠郡 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  
南宕渠郡 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  
南宕渠郡 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  
南宕渠郡 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  
南宕渠郡 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

懷漢郡 孝武建二立領縣二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懷漢郡 孝武建二立領縣二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懷漢郡 孝武建二立領縣二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懷漢郡 孝武建二立領縣二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懷漢郡 孝武建二立領縣二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略陽郡 何志故曰漢陽魏分立曰廣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國有清  
略陽郡 何志故曰漢陽魏分立曰廣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國有清  
略陽郡 何志故曰漢陽魏分立曰廣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國有清  
略陽郡 何志故曰漢陽魏分立曰廣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國有清  
略陽郡 何志故曰漢陽魏分立曰廣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國有清

安固郡 永初郡國志有安固郡又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  
安固郡 永初郡國志有安固郡又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  
安固郡 永初郡國志有安固郡又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  
安固郡 永初郡國志有安固郡又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  
安固郡 永初郡國志有安固郡又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

西京兆郡 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齊無西字藍田 永初郡  
西京兆郡 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齊無西字藍田 永初郡  
西京兆郡 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齊無西字藍田 永初郡  
西京兆郡 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齊無西字藍田 永初郡  
西京兆郡 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齊無西字藍田 永初郡

南太原郡 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高平  
南太原郡 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高平  
南太原郡 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高平  
南太原郡 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高平  
南太原郡 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高平

馮翊郡 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 蓮勺 頻陽  
馮翊郡 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 蓮勺 頻陽  
馮翊郡 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 蓮勺 頻陽  
馮翊郡 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 蓮勺 頻陽  
馮翊郡 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 蓮勺 頻陽

漢舊下辯徐志流寓割配何高陸志有魏無晉太康地萬年

隴西郡秦立文帝元嘉初關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戶歸化六年

襄武襄武臨洮河關狄道大夏並漢舊志名晉首陽

始平郡五十九戶五千四百四十一始平太康地志有晉志晉武

始平縣本是一縣何為不同槐里宋熙何無徐

金城郡漢昭帝始元六年立永初郡國無何徐領縣二金城榆

中並漢縣

安定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永初郡國志無領朝那名宋興何

天水郡漢武元鼎三年立明帝改曰漢陽雍州已有此縣永初

陽漢舊志名晉太新陽晉太康地志

西扶風郡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郡武功

北扶風郡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領縣三時又有武功

華陰始平

益州漢武帝分梁州立鎮成都魏景元四年開拓更荒稍成郡縣

故諸葛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劉璋亦謂成都宜處親子弟以

為王國故立成都王穎竟不之國三岐險阻蠻夷孔熾西通尚茂

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鎮塗出萬里晉世

以處武邑宋世亦以陰遠諸王不牧秦始中成都中橋忽生小洲

始康人郡領有街數見之曰富生近市常有貴王臨境永明二年

而始康王領有街數見之曰富生近市常有貴王臨境永明二年

百二十八戶五萬二千一百四十一都焉領郡二十九縣

三去京師水九千九百七十齊又有扶風郡領武江華陰茂陵三

縣南安郡領南安華陽白木樂安恒道五縣東宕渠獠郡領宕渠

平州漢初平縣北郡郡屬獠獠郡秦立晉武帝太康中改曰成

通左郡如平縣郡建武三年置蜀郡郡屬獠獠郡秦立晉武帝太康中改曰成

百雒有抗什加有滄郡新都並漢縣晉武帝為王國太康陽泉

蜀分綿伍城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太康六年

巴西郡志本南陽冠軍軍流民寓入蜀漢晉武帝非也文帝元嘉十

六年度何志梁益二州無此郡領縣九戶四千九百西充國

漢書地理志巴西郡有充國縣漢郡國志有西南二充國南充國

漢周巴郡初安漢舊縣漢昌元利帝永晉興注置立平州晉武帝太

平六年分

梓潼郡晉太康地志劉氏分廣漢立永初郡國又有漢德新興徐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梓潼郡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

定作長 並漢縣有蘇利長 漢縣曰蘇示

汝山郡 領縣二戶一千一百七口六千一百五去州陸一百去京

南陰平郡 領縣二戶一千一百七口六千一百五去州陸一百去京

縣竹 漢縣有

捷為 漢武帝建元六年開夜郎國立領縣五戶一千三百

南安 有城眉山 資中 犍道 治官 晉安帝義

始康郡 關隴流民晉安帝立領縣四戶一千六百

談 晉豐 並晉安帝立

晉熙郡 秦州流民晉安帝立領縣二戶七百

晉原郡 李雄分蜀郡為漢原晉穆帝更名領縣五戶一千二百

晉康 江原男國 臨印 並漢 晉樂 徒陽 前漢徙縣晉太康地志

漢嘉 前漢青衣縣屬蜀郡順帝陽嘉二年更名劉氏立為漢嘉

宋寧郡 文帝元嘉十年免吳營僑立領縣三戶一千三欣平 宜

昌 水安 並與郡

安固郡 張氏於涼州立晉哀帝時民流入蜀僑立此郡本屬南秦

臨渭 清水 下邳 何志漢縣案興固 何志

南漢中郡 晉地記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立徐志北

大明三年復立也領縣五戶一千八百四口五千二百四十六齊

固郡 南長樂 無齊 南鄭 南苞 中 南沔陽 南城 固 徐志並與

北陰平郡 徐志本屬秦州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度永初郡郡何志

四齊有扶風京 陰平 南陽 徐志本屬南陽 桓陵 徐志本屬南陽

北陵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陵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陵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陵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陵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順陽 徐志本屬南陽

武都郡 領縣五戶九百八十二口四千四百一齊并入新城郡武

都 漢舊名下辯 齊屬新城 漢陽 略陽 略陽 略陽 略陽

新城郡 何志新分廣漢立領縣二戶七百五十三口五千九百七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南新巴郡 起居注新巴民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劔南立何志





初熙安子國 文帝增城 後漢立有博羅男國 漢縣二漢皆作傳字  
西平 永初郡 龍川 水員水 懷化 晉安 綏寧男國 文帝高要子國  
漢縣文帝發有年 始昌 文帝

蒼梧郡 漢武帝元鼎六年立 永初郡 國又有高要 建德 寧新 郡  
帝太康元年改新寧曰宜新 建德 寧新 始昌 永初郡 國高要何志  
無餘 與永初郡 國同 曰宜新 建德 寧新 始昌 永初郡 國高要何志  
一戶六千五百九十三口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 州水八百去  
京師水五千五百九十三口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 州水八百去  
立 思安 永初郡 封興 蕩康 僑寧 遂成 郡 國 有 丁 留 晉 武帝

晉康郡 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 治元溪 永初郡 國治龍鄉 何  
也 永初郡 國又有封興 蕩康 思安 遼安 開平 縣 何志 無遼安 開平  
二縣 除與永初郡 國同 封興 蕩康 思安 遼安 開平 縣 何志 無遼安 開平  
嘉二十年前省今領縣同 封興 蕩康 思安 遼安 開平 縣 何志 無遼安 開平  
百一十去州水五百去京師水五千八百齊無僑寧 而有一萬七千七

城二 端溪 漢晉化 何志不注所立 都城 何志晉初分建陵立今無  
城 羅武 樂城 賓江 說城 徐志有 元溪 地志有 夫阮 永初郡  
僑寧 檢二漢地理部 安遂 永始 武定 並文 文招 二文 招 一屬 晉  
康 熙寧 徐志有

新寧郡 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 永初郡 國有平興 永城 縣 何  
二十年以前省 永城 當是 大明 二縣 當是 晉末 立 平興 當是 元嘉  
新立 當是 文帝 所立 徐志 無當是 元嘉 二十年 後省 何志 有 熙寧 縣 云  
四戶二千六百五十三口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 州水八百去  
四去州水六百五十三口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 州水八百去  
康地志並有 臨允 漢新 興 齊 博 林 甘 東 單 牒 威 平 初 郡  
國 有 何 志 龍 潭 平 鄉 城 陽 威 化 初 興 並 文 撫 納 歸 順

永平郡 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 永初郡 國有雷 鄉 盧 平 員 鄉  
熙平 通 寧 開 城 富 是 大 明 八 年 以 後 省 今 領 縣 七 疑 戶 一 千 六 百  
盧 平 通 寧 開 城 富 是 大 明 八 年 以 後 省 今 領 縣 七 疑 戶 一 千 六 百

九口一萬七千二百去州水一千二百去京都五安沂 永初郡  
千四百齊又有盧平員鄉通寧雷鄉開城毗平六縣 安沂 永初郡  
志不注 豐城 吳初 縣 何志 有 當是 元嘉 中 復 立 蘇 平 有 何 志 不  
置立 徐 嗽 安 夫 寧 何 志 不 注 置 立 武 林 文 帝

日籍不 嗽 安 夫 寧 何 志 不 注 置 立 武 林 文 帝  
鬱林郡 秦桂林郡 屬尉佗 武帝元鼎六年復更名 永初郡 國有安  
二縣 程 安 威 定 中 尉 佗 武帝 元 鼎 六 年 復 更 名 永 初 郡 國 有 安  
桂林 徐志 同 今 領 縣 十 七 戶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一 口 五 千 七 百 二 十  
七 去 州 水 一 千 六 百 九 十 三 口 一 萬 一 千 七 百 五 十 三 口 州 水 八 百 去  
百 齊 無 安 始 新 邑 建 初 而 有 始 集 縣 布 山 留 水 領 方 吳 改 曰  
歸 浦 晉 武 復 舊 邑 阿 林 漢 縣 有 潭 鬱 平 吳 立 日 陰 平 晉 武 新 邑 吳 建  
有 鬱 水 沂 南 水 阿 林 水 鬱 平 鬱 平 吳 立 日 陰 平 晉 武 新 邑 吳 建

初 賓 平 威 化 新 林 龍 平 鬱 平 安 始 吳 立 日 建  
大 康 元 年 懷 安 何 志 吳 改 未 知 先 何 名 吳 錄 地 理 無 晉 平 吳 立 日 建  
年 更 名 懷 安 何 志 吳 改 未 知 先 何 名 吳 錄 地 理 無 晉 平 吳 立 日 建  
年 更 名 懷 安 何 志 吳 改 未 知 先 何 名 吳 錄 地 理 無 晉 平 吳 立 日 建

桂 林 郡 本 縣 名 屬 鬱 林 吳 孫 皓 鳳 皇 三 年 分 鬱 林 治 武 熙 縣 不 知  
年 分 龍 岡 立 長 安 太 康 地 志 有 而 王 隱 無 何 徐 並 無 此 七 縣 今 領  
縣 七 戶 五 百 五 十 八 口 二 千 二 百 五 十 去 州 水 一 千 五 百 七 十 五 去

京 都 水 六 千 八 百 齊 無 陽 平 而 有 騰 溪 潭 平 龍 中 溜 漢 縣 有 鬱 水  
岡 臨 浦 武 豐 潭 中 安 化 七 縣 潭 中 有 潭 水 浪 水 中 溜 漢 縣 有 鬱 水  
龍 定 桂 林 之 龍 岡 疑 是 武 熙 本 名 武 安 應 是 吳 立 晉 陽 平 永 初  
何 徐 並 有 何 云 新 置 按 晉 武 帝 安 遠 晉 武 帝 太 康 元 年 更 名 程 安 威 定 並 江  
太 康 元 年 立 桂 林 之 詳 縣 疑 是 武 熙 本 名 武 安 應 是 吳 立 晉 陽 平 永 初

高 涼 郡 二 漢 有 高 涼 縣 屬 合 浦 漢 獻 帝 建 安 二 十 三 年 吳 分 涼 宋  
世 又 經 立 尋 省 永 初 郡 國 高 涼 又 有 石 門 廣 化 長 茂 宋 康 四 縣 何  
徐 並 無 宋 康 當 是 宋 初 所 立 元 嘉 二 十 年 以 前 省 其 餘 當 是 江 左  
所 立 領 縣 七 戶 一 千 四 百 二 十 九 口 八 千 一 百 思 平 莫 陽 並 晉  
地 志 平 定 注 置 立 安 寧 吳 羅 州 西 華 禽 香 何 志

新 會 郡 晉 恭 帝 元 熙 二 年 分 南 海 立 廣 州 記 云 永 初 元 年 分 新 寧  
萬 五 百 九 十 宋 元 永 初 郡 國 無 文 帝 元 嘉 九 年 割 南 海 三 十 九 縣 一  
州 三 百 五 十 宋 元 永 初 郡 國 無 文 帝 元 嘉 九 年 割 南 海 三 十 九 縣 一  
安 爲 宋 元 齊 無 宋 新 熙 永 昌 始 成 招 集 盆 允 新 夷 立 吳  
日 平 夷 晉 武 帝 封 平 封 樂 新 夷 二 縣 界 歸 化 民 立 盆 允 初 賓 義  
太 康 元 年 更 名 封 平 封 樂 新 夷 二 縣 界 歸 化 民 立 盆 允 初 賓 義



日南郡 秦郡 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吳省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郡 七百四十二戶 去州水二千四百去京郡水一萬六千六百

西卷 盧容 象林 壽今 晉武帝太康十年 朱吾 漢無勞

長 晉武帝分 北景長 漢縣 又齊志又有新昌郡 領范信嘉臨封山

州交

義昌郡 宋末立齊永元二年改沃屯元

宋平郡 齊武帝分日南立宋平縣後為

越州 合浦北界也明帝泰始七年立又訓交廣朱鼓三郡屬元徽

封山 吳春陸齊隆等郡其高與郡領宋和寧軍高與城成夫羅前

安歸 安陳通高城新建等十縣思築郡領田郡領杜同縣定川郡

領興昌縣 隆川郡領梁國縣齊郡領開城延海新邑建初等四

縣 越中郡馬門郡領鍾吳田羅馬陵郡齊隆郡

四縣 封山郡領安金縣吳春但郡齊隆郡

百梁郡 齊領百梁始

龍蘇郡 齊領龍蘇

永寧郡 齊領城等五縣

安昌郡 齊領武桑龍淵

富昌郡 齊領南立義

南流郡 並新立齊領方度一縣又有北

臨漳郡 先屬廣州齊領漳平并城容

合浦郡 漢武帝立孫權黃武七年更名珠官孫亮復舊先屬交州

而無朱官 合浦 漢縣有 徐開 晉平吳省宋 朱官長 吳 蕩昌長 武

分合 宋盧長 吳 晉始長 晉武 新安長 立

宋壽郡 齊屬交州

揚州 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樂悔西揚 丹陽尹 齊舊郡 按金陵記

二十州 八萬餘戶 東晉 魏 西 不至 石頭城 南 至 石頭 齊 之 半 梁 武帝 簡 文 帝 敬 帝

及 陳 氏 諸 帝 皆 都 馬 綠 淮 北 岸 起 石 頭 迄 東 治 南 岸 起 後 渚 建 帝

離 門 蔣 山 龍 尾 莫 府 山 元 武 州 蘭 亭 苑 方 邱 馬 牧 大 桁 兒 塘 趙 建 帝

邕 中 里 馬 龍 巷 湖 溝 石 頭 之 斗 城 通 望 山 浦 洲 阜 茨 橋 白 板 橋 南 洲

山 元 武 湖 白 下 落 星 墩 捍 國 城 石 頭 城 馬 洲 橫 嶺 青 梁 橋 球 板 橋 南 洲

北 樓 驛 騎 洲 白 楊 石 井 淮 口 橫 隴 西 洲 果 林 西 明 門 石 洲 冶 城 倉

門 水 南 梅 嶺 南 湖 白 土 岡 長 樂 寺 征 虜 亭 小 航 定 林 智 壽 光 省 建

堂 昆 明 池 顯 陽 殿 酒 庫 東 宮 臨 雲 殿 五 明 殿 鳳 莊 門 智 度 寺 宜 戲

吳 居 等 殿 南 北 掖 門 神 虎 門 總 章 殿 觀 射 府 後 宮 樂 府 西 廡 暴 室

育 王 塔 廣 陽 元 園 張 侯 橋 宣 陽 門 孤 獨 觀 苑 射 府 後 宮 樂 府 西 廡 暴 室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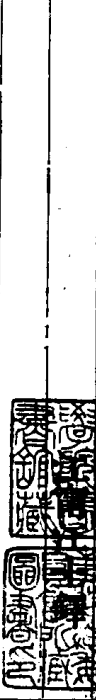
廣德郡 齊領廣德

石封 後日

新安郡 齊領新安

南北史補志卷六

地理志第一



揚州 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樂悔西揚 丹陽尹 齊舊郡 按金陵記

二十州 八萬餘戶 東晉 魏 西 不至 石頭城 南 至 石頭 齊 之 半 梁 武帝 簡 文 帝 敬 帝

及 陳 氏 諸 帝 皆 都 馬 綠 淮 北 岸 起 石 頭 迄 東 治 南 岸 起 後 渚 建 帝

離 門 蔣 山 龍 尾 莫 府 山 元 武 州 蘭 亭 苑 方 邱 馬 牧 大 桁 兒 塘 趙 建 帝

邕 中 里 馬 龍 巷 湖 溝 石 頭 之 斗 城 通 望 山 浦 洲 阜 茨 橋 白 板 橋 南 洲

山 元 武 湖 白 下 落 星 墩 捍 國 城 石 頭 城 馬 洲 橫 嶺 青 梁 橋 球 板 橋 南 洲

北 樓 驛 騎 洲 白 楊 石 井 淮 口 橫 隴 西 洲 果 林 西 明 門 石 洲 冶 城 倉

門 水 南 梅 嶺 南 湖 白 土 岡 長 樂 寺 征 虜 亭 小 航 定 林 智 壽 光 省 建

堂 昆 明 池 顯 陽 殿 酒 庫 東 宮 臨 雲 殿 五 明 殿 鳳 莊 門 智 度 寺 宜 戲

吳 居 等 殿 南 北 掖 門 神 虎 門 總 章 殿 觀 射 府 後 宮 樂 府 西 廡 暴 室

育 王 塔 廣 陽 元 園 張 侯 橋 宣 陽 門 孤 獨 觀 苑 射 府 後 宮 樂 府 西 廡 暴 室

省始新有錦遂安侯國 黠 欵 壽昌 有浦口皮新安志普通三年割吳郡之壽昌來

新寧郡 梁末分新海寧 陳永定二年日 梁安 通二年立陳省

安子國 梁黎陽 梁承聖中分海寧黠 欵

吳州 吳郡 舊郡太清三年以吳郡為吳州太寶元年復為郡統縣

項王寺 錢唐 有住義里臨平湖 嘉興侯國 海鹽 侯景以錢塘為郡屬焉

春郡也 錢唐 有住義里臨平湖 嘉興侯國 海鹽 侯景以錢塘為郡屬焉

震州 吳興郡 齊舊郡紹泰元年王僧辯 烏程 有鯉瀆 武康 後日

阮公溪 東遷侯國 遷即東安餘杭 長城 水餘魚里又有雉山

於潛 有山臨安侯國 安吉 屬陳留郡 原鄉侯國

東揚州 陳世祖紀東揚州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晉安

太平元年省據此則東揚既 會稽郡 齊舊 山陰侯國 有若耶山雲

立而揚州僅領丹陽一郡矣 會稽郡 齊舊 山陰侯國 有若耶山雲

望山都 賜 永興侯國 上虞 餘姚 有浮鶴山去諸暨 刻 嚴松

球禹穴 鄞 始寧 鄞 有阿有 句章 臨海郡 齊舊 樂安侯國 臨

海侯國 寧海 始豐 章安 郡 赤城

婺州 梁立永定三 東陽郡 齊舊郡陳 長山 公主邑有蟹浦成 太末

烏傷 永康 信安侯國 有信安嶺 永豐安 吳寧 定陽 樂

永嘉郡 齊舊郡與豐州 永寧 有桃安固 松陽侯國 橫陽 樂

南徐州 蘭陵郡 舊曰南東海郡天監元年改今名永定二年復

淮以下十 郟 武進 梁改為蘭陵有東丹徒 有朱方京口北固

二郡也 郟 武進 梁改為蘭陵有東丹徒 有朱方京口北固

晉陵郡 齊舊 晉陵 無錫 延陵 有簡文曲阿 有王破建陵高暨

陽 義興郡 齊舊 陽美 臨津 國山 有國 義鄉 綏安

南瑯邪郡 有舊 臨沂 蘭陵 江乘 有羅落橋北郊 費

江陰郡 太平三 江陰王國 有聖 祠利成 梁豐 胥浦 常熟 大同

分海 昆 山 大同初分 信義郡 天監六 信義 海陽 前京 海虞 興國 南沙

南豫州 齊立治 淮南郡 齊舊 于湖 有嶺 嶺山 梁有 繁昌 縣主 逡迨

當塗 有當塗 有石 襄垣 有蕪湖 青墩 七磯 西鄉

宣城郡 齊舊 郡治宛陵 陳改為宣城 江右 四州之一 宛陵 廣德

侯國 懷安 天嘉五年省 廣陽 隋志 日 寧國公國 宣城 涇

安吳侯國 南丹陽郡 天嘉五 丹陽 太平元

歷陽郡 齊舊 郡北 歷陽 有歷陽 成小 峴 龍亢 有梁山 濡

南譙郡 齊舊 山桑 齊郡 斬

江都郡 梁立 陳日 臨江 烏江 懷德 鄧

臨涂郡 梁立 陳省

西江州 敬帝 太平二 年以五郡為西江 潯陽郡 齊舊 郡有廬山上

甲侯國 紫桑 汝南 梁立 有溢城 白水 滂 桑 洛 洲

南太原郡 梁立 彭澤侯國 有溢城 白水 滂 桑 洛 洲

高塘郡 梁立 大建八 年分江州 晉熙 高塘 三郡 則本屬江州也 及案所分

齊昌郡 齊舊 郡通鑑 大寶元 年郡陵 王綸 以衡陽 王獻為齊州 陽

塘 齊昌 齊舊 郡有尋陽 太原 慎 新蔡侯國 縣有高球 立 頌 永

南新蔡郡 齊舊 郡有尋陽 太原 慎 新蔡侯國 縣有高球 立 頌 永

南新蔡郡 齊舊 郡有尋陽 太原 慎 新蔡侯國 縣有高球 立 頌 永

興

高州 通鑑太平元年分江州巴山臨川巴山郡立陳天嘉四年州

省 宋白曰大同二年分廬陵之興平臨川之新建巴山普通三

立西廬巴山二縣為巴山郡在撫州崇仁巴山之北巴山普通三

年移巴山郡於縣西新安大通二年立新建侯國日巴縣興平

二里獨潯水南岸以建章陳武豐郡立新安侯國日巴縣興平

豫寧郡疑郡為梁末太平間陳武撫改時立公國豫寧侯國

艾 臨川郡齊舊郡永定三年以臨南城侯國臨汝侯國陳為郡治

城金口三永城侯國宜黃侯國南豐侯國東興侯國嶺西

豐侯國定川東昌侯國

安成郡齊舊平都新喻侯國永新侯國宜陽侯國廣興

男國案陳高祖紀下永定二年安復侯國

吳州 郡陽郡齊舊郡承聖二年立吳州陳光郡陽樂平天嘉

省 葛陽廣晉侯國銀城陳分樂餘干侯國有清樂安侯國天

有嶺 上饒侯國安仁天嘉

江州此即南江州也南史陳紀江州有郡陽臨豫章郡齊舊郡天

郡六年省州有南郡陽豫章城自南康至豫章日南川周迪之南昌

有墟口松門禽奇新淦公國有城上牢泥溪象牙江建城公國

州羊部宜在南昌新淦公國有城上牢泥溪象牙江建城公國

建昌侯國望蔡公國永修侯國吳平侯國康樂侯國

豫章 頭有石宜豐侯國鍾陵侯國新吳縣晉西豫州

廬陵郡齊舊石陽侯國有虎口石西昌侯國山湖吉陽侯國巴

邱侯國高昌侯國有仁遂興侯國

南康郡齊舊有嶺石城二零都帝嚴寧都侯國有白城陂陽南

康侯國有嶺南野伯國有大庾嶺城平固侯國虔化侯國安遠

南

大同十年

折零都立 建安郡齊舊郡陳永定初曰閩中天嘉五年吳興有湖建陽建安

侯國泉嶺可連建安則邑為險要可知邵武侯國

晉安郡齊舊侯官晉安陳曰南温麻侯國

南安郡梁立南安郡縣以上南安陳郡治此龍溪蘭水綏安

蒲田南安立

荆州北盡武寧西拒峽南郡齊舊郡元帝都焉西魏以封蕭譽為

蕭譽基州荆門之東都州荆門之北平州在當陽自巴陵至此四

百一十里恒有湘浦白塔龍光殿鳳閣津陽門江津黃華去江陵

岸瓦官寺靈湖龍洲安省百福殿瑤光寺晉賢尼寺此巴門馬頭

延洲案梁荆州治江陵陳荆州治江安時江陵不為陳有也陳末

江陵 華容公國石門山枝江公國有百臨沮伯國編梁末

當陽侯國安居公安案即江安然章愛

長安郡梁立即長林也案武寧郡長林縣在長安公國歸化

受陵

南平郡齊舊郡屏陵作唐江安陳光大二年立荆州安南分

南安郡梁曰南安湘唐侯國有赤

天門郡齊舊郡有天零陽郡陳立石

宜州梁元帝宜都郡齊舊郡有夷道伯國有西陵佷山長本漢

八年李伯禽據此名夷陵子國宜昌陳曰

南義陽郡齊舊郡按齊志有平氏厥

河東郡齊舊郡陳世祖天嘉二年以前平宜都羅聞喜松滋侯

國謙永安侯國陳屬南

汶陽郡齊舊郡儻陽郡高安元和補志漢臨沮晉改高安周武成

元改名遠安據此則在梁亦名高

也安

新興郡 齊舊郡 定襄侯國 新豐伯國 廣牧子國 興安 梁安

湘州 梁立 湘州於長沙有 長沙郡 齊舊郡有白沙麻溪車輪城臨

湘東郡 齊舊郡有 茶陵 攸水侯國 本攸縣梁重安侯國 臨蒸

侯國 新城 湘東 陰山 新寧 湘潭侯國 天監中分

衡陽郡 齊舊郡有 湘西侯國 益陽 湘鄉 新康 衡山 有衡

邵陵郡 齊舊郡有 都梁子國 邵陵侯國 扶夷 本曰武強 通三

零陵郡 齊舊郡有空靈 泉陵侯國 陵一作陽 洮陽侯國 零陵 祁

鄧州 竟陵郡 齊舊郡在鄧州城 西鄧北門曰倉門 有長隄

西陽郡 公國 齊舊郡有馬橋加湖子陽 西陽 西陵伯國

齊安郡 齊舊郡 縣無考

沔陽郡 梁立 雲杜 沔陽 天監二年 分雲杜立

州城郡 梁立 州陵伯國 惠懷

梁安郡 梁立 有漢 漢陽侯國

齊興郡 齊舊郡 上蔡 有池口

巴州 梁立 岳州 巴陵郡 齊舊郡有場浦白塔南安芋口 下雋 有

監利郡 梁立 後梁 普通末立 梁寧郡 梁立

秦南郡 梁立 南陽郡 梁立 新陽 普通末立 率道 京山

沙州 梁立 沙州 天嘉四年省 上雋郡 大同五年立 沙陽 蒲圻

藥化 土州 梁立 富水郡 梁立 有

富州 梁立 富水郡 梁立 有

泉州 梁立 江夏郡 齊舊郡本屬鄧州梁分其地立土富等五州未審

泉州 梁立 江夏郡 齊舊郡本屬鄧州梁分其地立土富等五州未審

武昌郡 齊舊郡本屬鄧州梁立土富等州未知所屬有倉口漢

武昌郡 齊舊郡本屬鄧州梁立土富等州未知所屬有倉口漢

昌州 齊舊郡 國川 天嘉二年以 安昌侯國 大建五年以黃城為司

營州 梁立 永陽郡 本齊營陽郡 永陽侯國 本曰冷道 營浦 營

道侯國 寧遠 春陵

郴州 桂陽郡 齊舊郡已 郴 永興縣 南平 耒陽 陳曰晉陵 臨

武汝城 廬州 天監十年立 黔中郡 梁立 大溪 涪陵

牂牁郡 梁立 牂牁 辰陽

夜郎郡 梁立 夜郎 辰陽 岳陽郡 梁立 湘陰 湘濱侯國 羅 有羅

吳昌侯國 玉山 岳陽

武州梁立後省陳天嘉元年又武陵郡齊舊郡臨沅 沅南 漢壽

伯國 龍陽 黔陽

沅陵郡梁立陳日通沅郡立沅州大沅陵 鹽泉 大鄉 零陵

龍標

藥山郡初日喬江後藥山 重華

南陽郡梁立建昌

廣州梁陳並南海郡齊舊郡有朝亭孤番禺有五羊城陶家後博羅 新豐

山南海

龍川 懷化侯國 河源 綏寧侯國 博羅 新豐

侯國 東官郡齊舊郡增城男 寶安侯國 海安伯國 欣樂侯國 齊

昌 興寧侯

補志六

高要郡大同端溪

晉康郡齊舊郡威城 都城男國 樂城 悅城 晉化 賔江

文招子國 流南 西城

宋隆郡齊舊郡平興治郡招興 熙穆 崇德子國 崇化 建寧

南安 初寧

梁泰郡梁泰

清遠郡公國梁武立陳以為縣威正 恩治 廉平伯國 浮護

中宿侯國梁武清遠郡

齊康郡齊舊郡樂康

樂昌郡齊舊郡陳以始昌 樂山

梁化郡梁立陳嶺名三年改懷安侯國 歸善

瀛州梁立本名東揚州義安郡 綏安治郡海寧 海揚 義招

潮陽伯國 程鄉

新州 新興郡梁省新寧新興

新寧郡梁博林撫納 索盧

新會郡齊舊郡益允 新夷子國 封樂 義寧 封平 永昌

初賓 始康

海昌郡齊舊郡寧化 新建 熙潭 化招 懷穆

高州大通中割台浦立高梁郡梁高涼安寧治郡

杜陵郡梁杜陵

永寧郡梁縣無考

宋康郡齊舊郡縣無考

齊安郡齊舊郡齊安

陽春郡梁本莫陽梁陽春改今名

補志六

連江郡梁連江

南巴郡梁縣無考

海昌郡梁海昌梁封

電白郡梁

南合州大通中割合浦立高州尋分立南合州普通四年日合合

浦郡齊舊郡陳日務德屬高涼合浦 摸落有陵水羅阿 雷川

龍蘇郡齊舊郡大廉

北流郡齊舊郡北流 陸川

定川郡梁南流

羅州 石龍郡梁石龍羅州 龍化

高興郡梁茂名

越州 臨漳郡齊舊郡漳平

九

陸川郡齊舊郡後南昌 陸川

抱犇郡齊舊郡抱犇

齊康郡齊舊郡齊康 徐聞 椹

封山郡齊舊郡廉昌

興州齊舊郡新昌郡齊舊郡嶺山 武緣 嘉靈陳口封山侯國 范信治臨西

樂陽郡齊舊郡樂山

簡陽郡齊舊郡簡陽

桂州天監六年分廣州立大同六年

始安郡立王國始安伯國 荔浦男國 永豐侯國 平樂侯

國 常安

齊樂郡齊舊郡熙平

桂林郡齊舊郡武熙 安化 西靈

臨賀郡齊舊郡臨賀 馮乘 富川侯國 封陽 謝沐侯國 開

建侯國 蕩山 綏越郡公 龍平梁分臨 興安

樂梁郡梁立梁樂 游安子國

象郡梁立

詔陽郡梁立陽壽 武化侯國 長風 淮陽

馬平郡梁立龍城分潭 安城

領方郡梁立

齊樂郡齊舊郡觀靈 希平治

晉興郡齊舊郡晉興

東衡州梁世祖立衡州大建十三年分始始興郡齊舊郡曲江侯國

梁化梁武帝分湟陽侯國 始興大興嶺在平石分梁樂昌齊分

安遠郡梁聖中分正階侯國 須陽

衡州天監六年分湘廣陽山郡天監六年立陽山 含涯伯國

廣德分桂陰山 翁源承聖末蕭勃桂陽

綏建郡齊舊郡新招治威成 化蒙 四會

東寧州大同齊熙郡齊舊郡齊熙

黃水郡梁立黃水 臨泮

梁化郡大同八年立梁化後曰建陵

成州普通四年蒼梧郡齊舊郡廣信治猛陵

梁信郡普通四年梁信 封興 西江公國

靜州梁分臨靜慰郡梁分臨

梁壽郡梁分臨

南靜郡武帝分

開江郡梁立開江

武城郡梁立陳日道遠郡 猛陵 博勞 歸化 安樂

建州普通四年分

廣熙郡齊舊郡安遂 龍鄉治永熙 安南 賓化侯國

龍州梁立平原郡梁立平原 夫阮

開陽郡梁立開陽

羅陽郡梁立都城

石州梁立永平郡齊舊郡夫靈治遂成 豐城公國

永業郡梁立

梁德郡梁立梁德

梁德郡梁立



建陵郡 齊立 安基

陰石郡 齊立 陰石

南定州 普通四年分廣州後改 鬱林郡 齊舊 鬱林 鬱平 武平 阿

林 龍山 布山 懷安侯國 懷澤 石南 陳為 貴

桂平郡 梁立 皇化 武陵侯國

安州 梁立 宋壽郡 齊舊

宋廣郡 齊舊

安京郡 梁武分

崖州 梁立 珠崖郡 梁立 義倫

黃州 大同十 寧海郡 梁立 安平 安待

交州 宋平郡 齊舊 平道 國昌 臨西 宋平

交趾郡 齊舊 龍編 句漏 武寧 朱鳶

武平郡 齊舊 武定 南移侯國

德州 梁立 九德郡 齊舊 九德 咸驩 浦陽 越常 南陵

利州 梁立 金盞

明州 梁立 日南郡 齊舊 西卷 朱吾 壽洽 比景 西安 交谷

象浦

愛州 普通四年 分交州立 九真郡 齊舊 常樂 移風 胥浦 松原 軍安

都龐 高安

益州 以下 蜀郡 齊舊 成都 郫侯國 牛犍 新繁 永昌子國

懷寧郡 齊舊 萬年 西平 有蔣儵去成郡二十里 始平

宋興郡

宋寧郡 廣漢郡 齊舊 廣都 雒 有石亭

始康郡 齊舊 新都

寧蜀郡 齊舊

懷仁郡 梁立 懷仁 武陽侯國

席郡 今井研地

西遂寧郡 梁立 陰平 棉竹

南陰平郡 齊舊

東宕渠郡 齊舊 墊江 陽泉 長楊 南武都

晉熙郡 梁立 晉熙

普慈郡 梁立 多業

南宕渠郡 梁立 安漢

西宕渠郡 齊舊 宕渠 始寧 本宜漢梁改名 光漢 通泉

東遂寧郡 齊舊 晉興 小溪 本小漢梁改名 巴興

扶風郡 齊舊 武江

東益州 有石梁深枕南 南晉壽郡 齊舊 南晉壽

緡州 普通三 北部都尉 齊舊 廣陽

鐵州 齊之 汶山郡 齊舊 蠶陵 升遷 汶川 汶山

安州 本南梁州 武陵王 改立有大劔 南安郡 齊舊 華陽 南安

白水 梁安

北陰平郡 齊舊 北陰平 益昌 公主邑 晉興 南

楊 輔劔郡 梁立 安壽 武功 有治山 胡原

平州 武陵 萬安郡 梁立 屏亭

新巴郡 梁立

潼州立梁梓潼郡齊舊郡梓潼 新安

西州武立巴西郡梁立本屬潼州涪 相源天監八年立

新州武立新城郡齊舊郡伍城 鄆

始平郡齊舊郡有石鼓村 始平

黎州大同中立大同年二年 東晉壽郡梁立興安 石門

宋熙郡

華州立梁華陽郡 立 棉谷 嘉川

白水郡 益昌

建陽郡 泰興

平輿郡魏之沙景谷有魚

江州梁改武陽曰江州魏為捷為郡齊舊郡齊樂 健為本名資中

青州武立齊通郡齊舊郡南安

臨邛郡立梁蒙山

邛州武立益州刺史蕭範於蒲水江原郡齊日晉佑政 江

原

齊基郡立梁

雋州梁立尋亮普郡

沙郡

宣化郡

邛部郡

平樂郡

戎州大同十健為郡梁立契道梁武

六同郡立梁南廣南一

瀘州大同中東江陽郡齊舊郡江陽 漢安 安樂侯國有安棉

川安陽

寧州尋立建平郡齊舊郡尋

西平郡齊舊郡

南梁州天監中為北 金城郡梁立上廉後日

吉安郡梁立

南洛州 南上洛郡梁立

海陽郡立梁

魏興郡魏立

北上洛郡

直州蕭管安康郡齊立魏 寧都

晉昌郡 永樂郡天監

梁州理南郡領郡二十通鑑天監四年魏取梁州十漢中郡齊舊郡

南鄭 西鄉侯國

秦州與梁同城若南北二青州之例也領郡十四亦理南鄭城武

都郡舊郡城固 褒城侯國

北益州本大同初之東益州後為武興蕃國按楊乾運據龍安以

順政郡

南梁北巴州天監八年立 巴西郡梁立

北巴西郡齊舊郡閬中

掌天郡梁大同中立

金遷郡梁立金匱

奉國郡

白馬郡

義陽郡以上數郡 義陽普通六年立

北宕渠郡 梁 北宕渠 鹽亭 大同元

木蘭郡 梁 西充國

伏虞郡 大同元 伏虞 安固 大同元 北安

隆山郡 梁 南部 本名南充 國梁為郡 大寅

義安郡 梁 宣漢 大同元

安固郡 梁 桓陵

東巴郡 梁 後改

遂寧郡 梁 漢江 歸仁 普通六年 始寧

其章郡 梁 其章 符陽

哀戎郡 梁 立普通

巴州 梁 立非齊 歸化郡 梁 分漢 曾口 梁 廣 普通六年 分漢 昌立郡治此

大谷郡 梁 宣漢 義陽

木門郡 梁 伏強 平州 漢昌 蕪江 池川 大同六年

儀隴郡 天監元 儀隴

崇城郡 天監元

渠州 梁 北宕渠郡 梁 始安 普通三年

梓潼郡 梁 始安 天監六年

潯州 梁 境陽郡 太清元 岩渠 綏安 大同元

潯山郡 梁 潯水

綏陽郡 梁

萬州 大同二年 於宣漢立萬州 領開巴新寧三巴壽陽巴中五郡 案後魏始改新安為新寧三巴則後周始立也 壽陽巴中未詳 萬榮郡 大同中 立周 永康

新安郡 大同元 石鼓 三岡 新安

東關郡 梁 石城 下蒲

南晉郡 梁 東鄉 國 宣漢

巴渠郡

信州 普通四年 分益州 立陳 無 巴東郡 梁 魚復侯國 朐肥 南

浦侯國

信陵郡 梁 歸鄉 漢豐

建平郡 普通四年 巫 陽口 泰昌

臨江郡 大同六年 臨江 子新 浦子國

楚州 太清四年 武陵 巴郡 立 枳 江州

永寧郡 齊 齊

涪陵郡 梁 漢平 赤水

新興郡 梁 大同 漢初

東陽郡 梁 巴陽

汴州 梁 武立 汴郡 梁 立 大同中 於碭石築城

仁州 天監八年 立 赤坎 成 大同 二 淮陽郡 梁 武立 有 淮陽 地形志 臨清 天水 連城

蕪郡 梁 立

綏化郡 梁 立

呂梁郡 梁 立

睢州 大通 沛郡 梁 穀陽 竹邑 相 大通 中 立

武安郡 梁 立 武立 中 大通 五年 改 下邳 郡 梁 歸政

晉寧郡 梁 興 臨沂 興義

濟陰郡 梁 興 館陶 下邳 梁 招 高平

扶風郡

清河郡

恩撫郡

西淮郡

蘭陵郡

鉅鹿郡

臨沐郡

安遠郡

潼州

東平郡

陽平郡

清河郡

歸義郡

朱沛郡

備儀郡

安遠郡

陳州

財邱

西弘農

清河

東弘農

新陽

新興

領二縣

領七縣

領十三縣

領六縣

領四縣

以上自晉置郡至此地形志皆云梁武立未詳所隸及有無實土姑綴

睢南郡 淮陽

補志六

六

安州

九江郡

臨濠郡

西沛郡

霍州

北潁川

邊城郡

岳安郡

北沛郡

秦州

涇州

東陽郡

湘州

南譙州

北譙郡

南譙郡

高塘郡

譙州

北徐州

彭城郡

馬頭郡

濟陰郡

梁立大定遠郡大同六年移安州立天監初立

清中省定遠郡後日廣安郡定遠本日東城

梁立

普通三年

梁立治天陳留安豐郡梁立分豫州立霍州安豐有南皖口羊石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梁立

補志六

九



亭侯國 在開黎黎

梁郡 通鑑天監五年梁城注梁郡之城蒙 壽陽

北譙郡 齊書郡非通典全椒 北譙 梁立北譙於故曲陽

淮南郡

新興郡 梁安城

西豫州 本日豫州後曰西豫太寶元年曰 晉熙郡 齊書郡梁

有大雷陳懷遠 懷遠 樂城松滋 太湖 大建五年省齊 東城 大建五

陰安

樅陽郡 陳

北司州 大通元年以義陽為北司州太清元年曰豫州本魏郢州

侯國 長薄松嶼廣義陽郡齊有西望城 平陽 本日吉陽 義陽 保城

西汝南郡 梁武 郟 補志六

南司州 天監三年魏陷司州以南義陽立司州是年初失三關移

安陸郡 天監七年立南司州尋省梁末入齊陳大建十

有壺平陽 永陽

上明郡 梁以安陸立 平林

汝南郡 齊書郡按安陸之上蔡 汝南侯國 安陽

宋安左郡

安蠻左郡

華州 梁上川郡 梁淮安 有土

西義陽郡 梁立有 齊興 義鄉 昌州

淮州 大通元年立西豫州太清元年改曰淮州治白狗

淮州 堆魏收志西淮州治豫州界白狗堆梁武帝立 北廣陵郡

大清元年以北

長陵郡 梁武 長陵 苞信 安宜

淮州郡 梁武 真陽 梁興

西楚州 梁武立 西汝南郡 梁武立 義陽

什城郡 梁武立 淮陰 淮陰

城陽郡 梁武立 淮陰 平春 義興 皎城

光州 梁立治光城通鑑天監元年取魏淮南木陵成光

宋安郡 梁立元和志有仙堂六陂大同元 宋安 東隨

豐安郡 梁立東新蔡 期思

南建州 梁立治高平 義城郡 梁苞信

高平郡

新蔡南陳留郡 梁武 銅陽 新蔡

新城郡

汝南太原郡 梁武 安城 新息

南郟 梁武立 定城郡

梁安郡 梁武 梁安

汝陰 梁武 陳留 台宋 七陽 新息

慎州 梁立等省按元和志真陽因慎水而名據此則隋

立北新息

殷州 太清元年以 殷城

應州 大同二年分 平靖郡 永陽

鄒州 梁 郡 雲澤

義州 普通四年分 義成郡 苞信 蘄水 陳日 永興

始平郡 梁立有石鼓村

朔州 梁武立治 齊舊郡

南定州 梁武立治 齊舊郡

北江州 梁武立治 齊舊郡

義陽郡 梁武立治 齊舊郡

沙州 梁武立治 齊舊郡

齊安 梁武立治 齊舊郡

湘州 梁武立治 齊舊郡

北郢州 梁武立治 齊舊郡

雍州 襄陽郡 齊舊郡

白馬寺南 安武 中廬侯國 郢 樊城 有溝

馮翊郡 齊舊郡

晉康郡 齊舊郡

華山郡 齊舊郡

南陽郡 齊舊郡

新野郡 梁義師起時立 新野 山都 穰 筑陽

隨郡 齊舊郡

北隋郡 齊舊郡

京兆郡 齊舊郡

義安郡 齊舊郡

廣平郡 齊舊郡

曲梁 一作郡 關西 漢東郡 唐城 梁之下 棧成 接

武陵郡 公國 齊舊郡 旗陽 樂鄉 長林 在郢州 長壽西北

崇義郡 梁立 後日 惠儀

德廣郡 梁立 零陽

義城郡 齊舊郡 義城

興國郡 梁立 筑陽

南襄陽郡 齊舊郡 新安 武昌 建武 平武 安武

引農郡 齊舊郡

南天水郡 齊舊郡

士州 梁立 東永寧郡 梁立 龍巢 土山 石城

西水寧郡 公國 永寧侯國

真陽郡 阜陵

興州 梁立 齊興郡 齊舊郡

武當郡 梁立 廣福郡 梁立 武功

始平郡 齊舊郡 均陽 武陽

綏州 梁立 綏陽 涿鄉

岐州 梁立 新城郡 齊舊郡 有光遷國

鄠城郡 梁立 陰

堵陽郡 梁立 武陵 梁省上庸郡為安 微陽 新豐子國







阿漢後魏太和十三年復有廣阿鎮中邱漢縣晉亂魏太和十一年復有中邱城

伯陽城

冀州治漢高邑袁紹曹操為冀州治鄴魏晉治信都郡晉世郡續

十一戶四十二萬五千六百四長樂郡漢高帝立為信都郡景帝

十六戶四十二萬五千六百四長樂郡漢高帝立為信都郡景帝

千六百八十三日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五堂陽漢縣有刺史印更名

齊都入索盧晉縣神瑞二年併齊清河川太和二十五年併堂陽

信都齊省南宮漢縣有蓋水九信都漢縣有武陽城安陽城

武陽城漢高帝立世祖初改為滄水郡太和二十一年復領縣南

渤海郡漢高帝立世祖初改為滄水郡太和二十一年復領縣南

皮樂縣新海城無棣溝東光漢縣有胡蘇倚漢縣晉號脩後

張甲屯氏絳清四河合處有安陵立

橫漳枝津北脩市城脩市城

武邑郡晉武帝立領縣五戶二萬九千七百七武遂前漢縣南齊

水汾門即梁門披南營州孝昌中營州陷承熙二年立寄治英雄

城領縣五戶一十一戶一千八百一十三口九千三十六齊省昌

黎都承熙中立領縣二戶五百九十二口六百五十八齊省德城

廣德郡承熙中立領縣二戶五百九十二口六百五十八齊省德城

建德郡承熙中立領縣二戶五百九十二口六百五十八齊省德城

城承熙中立領縣二戶五百九十二口六百五十八齊省德城

方首元象中立齊省樂浪郡天平四年立領縣一阜城漢立有帶

戶四十九口二百三齊省承樂興和二年立齊省阜城漢立有帶

柔佛漢立有齊氏家祭祖廟武邑漢立有漳水交津

鹿城郡晉武帝立領縣五戶二萬九千七百七武遂前漢縣南齊

滄州七萬一千八百三十分瀛州立治城領郡三縣十二戶

浮陽郡漢復領縣四年分渤海郡立屬州景明初併武平二

八饒安漢西鄉茅焦家郡治無浮陽郡治漢縣西接漳水

高城漢立治高城郡有宛鄉與中緡流民立東西河郡

武武漢立治武武郡有宛鄉與中緡流民立東西河郡

樂陵郡晉為國後改有清河領縣四戶二萬四千樂陵郡治漢立

陽信漢治立陽信城厭次漢立後漢日富

安陵郡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重合漢立初分樂陵立太昌初罷天平初復治界即東安德

五百六 武垣 漢立後漢晉屬有 樂城 漢立治河間城有高平 中水 漢立治陵城有鄭 漢立治陵城有鄭 漢立治陵城有鄭

定州 太祖始皇二年立安州天興三年改領郡五縣二十四戶一 府建德六年立郡七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二口二十五萬五千 年立尋罷 盧奴 州郡治漢立世祖神龜中立新成宮有焉 縣 城舊曰鮮魚池漢王故宮石趙後燕宮殿齊 十二 盧奴 城舊曰鮮魚池漢王故宮石趙後燕宮殿齊 十二 盧奴 城舊曰鮮魚池漢王故宮石趙後燕宮殿齊

安喜 入上曲陽 恆山嘉山黑山堯山黃山大領水齊宋通和路出其 安喜 入上曲陽 恆山嘉山黑山堯山黃山大領水齊宋通和路出其 安喜 入上曲陽 恆山嘉山黑山堯山黃山大領水齊宋通和路出其

唐 帝改有天井澤安 唐 漢立有左人城寡婦城唐水狼山祠創馬關 帝改有天井澤安 唐 漢立有左人城寡婦城唐水狼山祠創馬關 帝改有天井澤安 唐 漢立有左人城寡婦城唐水狼山祠創馬關

常山 郡 漢高帝立曰恆山郡文帝諱恆改爲常山後漢建武中省 十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口 九門 燕趙神受陽明臺神齊省 常山 郡 漢高帝立曰恆山郡文帝諱恆改爲常山後漢建武中省 十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口 九門 燕趙神受陽明臺神齊省

定 郡 故東垣漢高帝十行唐 漢晉曰南行唐後改太和十四年立唐 定 郡 故東垣漢高帝十行唐 漢晉曰南行唐後改太和十四年立唐 定 郡 故東垣漢高帝十行唐 漢晉曰南行唐後改太和十四年立唐

鉅鹿 郡 秦立後漢建武中省廣平國屬焉領縣三戶二萬曲陽 鉅鹿 郡 秦立後漢建武中省廣平國屬焉領縣三戶二萬曲陽 鉅鹿 郡 秦立後漢建武中省廣平國屬焉領縣三戶二萬曲陽

博陵 郡 漢桓帝立領縣四戶二萬七千八百 饒陽 漢立有魯口城博 博陵 郡 漢桓帝立領縣四戶二萬七千八百 饒陽 漢立有魯口城博 博陵 郡 漢桓帝立領縣四戶二萬七千八百 饒陽 漢立有魯口城博

安平 郡 漢立治安平城有樓文 深澤 改有女媧神祠齊省 安平 郡 漢立治安平城有樓文 深澤 改有女媧神祠齊省 安平 郡 漢立治安平城有樓文 深澤 改有女媧神祠齊省

北平 郡 有蒲陰城安國城安陽赤泉洞穀梁亭陽城北平 漢立有北平城 北平 郡 有蒲陰城安國城安陽赤泉洞穀梁亭陽城北平 漢立有北平城 北平 郡 有蒲陰城安國城安陽赤泉洞穀梁亭陽城北平 漢立有北平城

望都 郡 漢立有高昌城朝陽城伊祁山有堯祠孫山委粟關中山城 望都 郡 漢立有高昌城朝陽城伊祁山有堯祠孫山委粟關中山城 望都 郡 漢立有高昌城朝陽城伊祁山有堯祠孫山委粟關中山城

幽州 郡 治薊城領郡三縣十八戶三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口 幽州 郡 治薊城領郡三縣十八戶三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口 幽州 郡 治薊城領郡三縣十八戶三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口

廣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廣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廣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安城 郡 漢立有安城郡武定 安城 郡 漢立有安城郡武定 安城 郡 漢立有安城郡武定

范陽 郡 漢高帝立後漢章帝改領縣七戶二萬 范陽 郡 漢高帝立後漢章帝改領縣七戶二萬 范陽 郡 漢高帝立後漢章帝改領縣七戶二萬

容城 郡 漢立有容城郡武定 容城 郡 漢立有容城郡武定 容城 郡 漢立有容城郡武定

漁陽 郡 秦始皇立真君七年併北平屬焉領縣六 漁陽 郡 秦始皇立真君七年併北平屬焉領縣六 漁陽 郡 秦始皇立真君七年併北平屬焉領縣六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漁陽 郡 漢立有觀石山軍都關昌平

有北平城巨梁水徐無漢立有徐無城庚水後龐城澤水  
陳宮山觀雞山徐無石門城澤水石鼓周省入無終燕州日  
廣樂夷鎮太和中有沙野鎮沽河丹廣樂郡太和中有聖水齊日北  
燕州周下洛保省涿鹿保省

廣靈郡齊曰永廣靈柔元鎮有陽原昌平桑乾平舒城初東水  
門水託臺谷水黑城川水馬龍漢水濕餘水石門關居庸關唯督  
播馬城延陵小箭大箭茄且居廣靈夷興居庸各縣城又有代石  
人當空侯雍洛且如零丁涿鹿阪泉蚩尤沮陽女祁侯齒各城又  
有代王魚池代王臺飛狐口高邑亭無綱橋山大小關山并頭山  
溫泉落馬洪靈亭高峯成思山四岫山積牛山釜山  
石亭赤城上谷瀟源蟬臺去畿阪駁繁水九十九泉

安州皇興二年立治方城天平中陷元象中寄治幽州北界領郡  
懷荒鎮密雲郡皇興二年立治密雲城領縣三戶二千齊省  
併方城屬焉有密雲城要陽漢立有桃白檀郡治有僑奚城焉  
滑鹽城屬長鞏平城要陽漢立有桃白檀郡治有僑奚城焉  
廣陽郡立領縣三戶二千八百八十九齊省廣興和

二年立真君併恆山屬據隨燕樂州郡治延和九年立  
志宜為大興縣齊省入燕樂燕樂州郡治延和九年立  
入燕樂

安樂郡延和元年立交州真君二年龍州立領縣二土垠真君九  
安市安市漢立真君九年併當平

平州晉立治肥如城漢肥如後盧龍縣也領郡二遼西郡秦立有  
領縣三戶五百三十七肥如漢立有孤竹山祠碣石武陽樂漢立  
口一千九百五十七齊省

七年併令支台資屬焉有武懸山覆海陽漢立有橫山新婦山清  
舟山林榆山太真山孤竹城西鄉海陽漢立有橫山新婦山清  
河故濱即魏武自雍奴城鮑邱城東入瀋日鹽關  
口者也又有新安平城支城索縣城碣石山

北平郡秦立領縣二戶四百三十三朝鮮肥如復立焉齊省入新昌周  
日承新昌漢立有

營州初復領郡六縣十四戶一千二百二十四日四百六十四平昌  
黎郡晉分遼東立真君八年併襄陽屬焉領龍城真君八年併柳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

龍城真君八年併柳

焉有堯祠榆頓城狼廣興真君八年併徒何永樂燕昌定荒正光  
水黃龍城白狼河廣興屬焉有雞鳴山石城大柳城末立  
有鹿頭山

建德郡真君八年立治白狼城領縣石城前漢立真君八年併遼  
山祠廣都真君八年併白狼建德擊陽武正光末立有  
齊省廣都平屬焉有金紫城齊省

遼東郡秦立後龍正光中復治都城領縣二襄平漢立晉龍正  
州大遼水故平新昌漢立晉龍正  
州治者齊省新昌光中復齊省

樂良郡前漢武帝立日樂良後改龍正光末復治連永洛正光末  
山帶方漢立晉龍正

冀陽郡真君八年併昌黎武定五年復領平剛有白狼柳城有龍城龍山  
營邱郡正光末立有榆水女黃城領縣二平泉永光末立齊省  
并外縣二十六戶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三戶四萬七千五百七十八  
七百四十齊置省立一總管府太原郡領縣十戶四萬七千五百七十八  
德六年立六府後廢立總管府

晉陽漢立真君九年罷榆次屬焉有介子推祠西南有懸養山一  
嶺一名龍山晉水所出東入汾有晉王祠梗陽城同過水出木瓜  
嶺入汾出汾永昌中霸朝方大丞相府武定初齊獻武王止立晉  
陽宮有羊腸阪羊腸倉秀容城應慶亭故唐國也即大鹵也有三  
城寺齊曰龍山有上黨切德陽堂宣德堂崇德殿南宮大併晉陽  
五龍門祁家太谷水起於子城榆次景明元年復有鹿臺山  
祠長蘆水西北合同過梗陽鄉涂中都漢立有榆次城壽陽城平  
水鄉武館齊省入中都中有梗陽鄉中都漢立有榆次城壽陽城平  
宮平遠城過山入漢立有梗陽鄉中都漢立有榆次城壽陽城平  
城平遠城過山入漢立有梗陽鄉中都漢立有榆次城壽陽城平  
九原中陽城沾漢立有梗陽鄉中都漢立有榆次城壽陽城平  
陽陽立大陵城文谷九年罷樂平郡屬焉有夾山礮水受  
邑漢立有梗陽鄉中都漢立有榆次城壽陽城平

白壁嶺樊陽水入表山徐水其亭上黨郡秦立治長子城董卓作亂  
治壺關城慕容儲治安民城後遷壺關城皇始元年遷治安民真  
君中復治壺關有白馬劉公祠上黨郡秦立治長子城董卓作亂  
七十五周曰潞州上黨郡大象元年以為代國屯留漢立晉龍正  
名天家山大王山上黨郡大象元年以為代國屯留漢立晉龍正  
氏界來入蜀漳因名交漳余五城陽水源出三觀山東流合車臺

屯留漢立晉龍正

屯留漢立晉龍正

屯留漢立晉龍正

屯留漢立晉龍正

屯留漢立晉龍正

屯留漢立晉龍正

屯留漢立晉龍正

水東南入絳水故留吁  
國齊天保廢入寄氏  
流至梁北入蜀漳羊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  
處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台平頭山水北流入蜀漳有鮑宣墓  
保廢入寄氏壺關漢名晉罷太山有赤壤川其地寒而早霜晉  
門一名天門微子城鐵鼓山五馬門令狐微寄氏二漢為猗氏晉  
君墓五龍池沾臺沽水出焉故黎國有漳水寄氏二漢為猗氏晉  
上黨谷盤秀嶺藍水出其東流南入潞漳有方山伏牛山倚氏城樂  
陽水所出有堯廟齊天保廢入寄氏

豐州本曰南垣鄉郡石勒分上黨立武鄉郡後罷去武字延  
五萬五千九陽城漢立本曰涅永安中改有涅城覆瓶山涅水襄  
百六十一垣陽城出焉東南合武鄉水有謁戾山沁水出焉襄  
垣漢立有五音山神鄉郡治晉立真若九年罷遠陽屬焉有武鄉  
有李陽墓有吉麻池即銅鞮漢立有銅鞮城石弟水東行入漳有  
石勒與李陽所爭池

樂平郡後魏獻帝立真君九年治太原孝昌二年復治漳城領縣  
三戶一萬八千二百六十七口六萬八千一百五十九

遼陽晉立真君九年併鄉孝昌二年復樂平晉立真君九年併治  
祠沾嶺入賦嶺遼陽城縣水齊天保省樂平孝昌二年復有象山  
富城關與城齊曰梁榆石艾後改有井陘關鞏澤關董卓城

襄垣郡建義元年立治襄垣城領縣四戶七千五百一十襄垣郡  
建義元年分鄉郡之襄垣五原建義元年分鄉建義元年分

立有鹿臺劉陵二漢晉曰路真君十一年改後有伏牛山黎城三  
山及祠被誅遺人立隋時改曰

晉州孝昌中立唐州建義元年改治白馬城領郡十二縣三十一  
戶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四口一十萬三千一百周曰總管府

平陽郡晉分河東立真君四年立東雍州太和八年罷改立領  
禽昌郡漢立即漢晉之北屈也神農三十四口五萬八千五百七十二

周有平陽漢立州治真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八年襄陵城有雉柝陵  
汾曲平陽一年復有晉永高梁城龍子城堯廟襄陵城有雉柝陵

亭乾壁齊天臨汾一年復有白馬城壺口山狐廚泰平立有泰平

保省入禽昌臨汾一年復有白馬城壺口山狐廚泰平立有泰平

北絳郡孝昌三年立治絳據隋志本曰絳郡領縣二戶一千七  
百四十口六千二百九十二口周曰晉州建德五年省

安復齊天保省入北絳北絳漢立二漢晉曰絳後罷

永安郡建義元年治永安城領縣二十九永安前漢曰魏順帝改  
正始二年復蜀治仇池壁有霍山祠趙楊漢立晉罷太和二十一年

東明神故楊洪洞建義元年廢

北五城郡興和二年立領縣三戶二百一十平昌興和二石城興和  
立北平昌興和二年立領縣三戶四百九十八口一千九百九十四

定陽郡興和四年立領縣三戶四百九十八口一千九百九十四

西五城郡興和四年立領縣一戶九百九十四

敷城郡天平四年立領縣一戶九百九十四

河西郡天平四年立領縣一戶九百九十四

五城郡天平中立領縣三戶四百一十北棗天平二年南棗天平二  
永安元年立

汾西郡臨汾安澤

西河郡舊汾州西河民孝昌二年為胡賊所破遂居平陽界還立  
新永安郡治白坑城隰城孝昌中孝昌中

冀氏郡建義元年割平陽郡立領縣二戶一千一十冀氏建義元年割  
有冀合陽建義元年立有合陽城

南絳郡魏義初立治會交川西魏書云建州絳郡絳縣即此屬西  
入北絳周併南絳太和八年立屬小鄉建義元年罷

義寧郡建義元年立治孤遠城領縣四戶二圍城建義元年立  
建義元年安澤建義元年立沁源建義元年立

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為鎮真君七年為州有雲水領郡三縣十  
分禽昌立

有馬陵成東有土永安郡後漢建安中立新興郡永安中改領縣  
登周徙治雁門漢立真君五年併雲中九原晉昌屬焉永安中屬  
八千五百定襄漢立真君七年併雲中九原晉昌屬焉永安中屬  
天神定襄城撫城陽曲城漢立永安中屬焉晉昌屬焉永安中屬  
角中山大洛城陽曲城漢立永安中屬焉晉昌屬焉永安中屬  
寇真君七年併三堆朔方定陽屬焉蒲子始光三年立真君七年  
有柔驢夷漢日慮鹿音龍太和十一年復改永安  
山祠驢夷漢日慮鹿音龍太和十一年復改永安  
秀容郡永興二年立真君七年併建寧郡二郡屬焉領  
二年立有秀容城原平城肆虛城石石城永興二年立有大顯州武  
定元年立治肆州神農城肆虛城石石城永興二年立有大顯州武  
廣安郡齊天保省永安郡齊天保省建寧郡三郡屬焉  
省肆虛治新會城真君七年併三會屬焉敷城始光初立郡真君  
石谷山亞角  
神車輪泉神

鴈門郡泰立光武建武十五年罷二十七年復天興中屬司州太  
郡領縣二戶六千三百二原平漢立有陰館城樓城廣武城龍  
十八口三萬四千三十四原平漢立有陰館城樓城廣武城龍  
中城早起廣武漢立有東西二平原陰館城樓城廣武城龍  
城有城廣武漢立有東西二平原陰館城樓城廣武城龍  
夏屋山

雲州舊立朔州後隋永熙中改盛樂郡永熙中立穆帝六年城盛  
又城盛樂在故城東南十里昭成帝四歸順州郡治還安永熙  
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領縣二歸順州郡治還安永熙  
雲中郡高祖講武臺廣德殿金陵野馬苑領縣二延民永興  
永熙中立

建安郡永興中立永定永熙永樂永熙  
真興郡領縣三真興中立建義永熙南恩永熙  
朔州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立為鎮後改為懷朔孝昌中  
朔州改為州後隋寄州并州界今壽陽縣領郡五縣十三  
太安郡西領縣二狄那捍殊

廣靈郡領縣二石門出焉有管涔山汾水  
神武郡領縣二周省尖山城澤源即桑乾水澤南宮殊類

太平郡後魏郡在焉本司州也僑立壽太平本日本齊郡尋廢有  
日雲太清永寧  
附化郡領縣附化息澤五原廣牧於今天鎮縣界有長川  
柔元鎮僑  
西夏州界領郡二太安郡

神武郡  
蔚州永安中改懷荒集二鎮立寄始昌郡永安中立于門永安  
蘭泉永安中立  
忠義郡永安中立葦池永安中立楊柳永安中立  
附恩郡領縣三西涼中立利石中立化政中立

恒州中興二年立日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遷都改日恒州孝  
氏城燕昌城郊天壇安昌殿太極殿東西堂朝堂象魏乾元中陽

信室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太和殿紫宮寺承賢門皇  
宮大道壇廟靜輪宮三層浮屠宮昌公祇垣舍楷田明堂樂園靈  
臺辟雍火井湯井風穴靈巖沙陵平邑城洛陽殿又穆帝六年修  
平城為南都又於其南百里置陽黃瓜堆築新平城即平城也  
中興元年始都之有天交巖在西宮有板城築京引武川水注花  
武庫大廟天興三年穿城外有鳴鴈池天華殿鹿苑京引武川水注花  
母堂全華室紫極殿元武樓涼風觀于池內作東西魚池中天興  
三年築澤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外城方二十里天安  
白登山永興五年穿魚池于北苑豐宮宣武廟蓬臺白臺東苑外  
觀九華堂太學東宮天泉池馬射臺太極殿壽安宮樂二殿臨望  
寺朱明思賢門永樂游觀殿神泉池神德六合殿報德寺思義殿  
東山觀皇信室皇信殿東臺太廟靈臺永樂宮宣文堂宣光殿北  
州廣安郡招遠縣周又有北代郡平二年立領縣四平城領山  
朔州總管府建德六年立

關州太平武周領縣二善無北破善無川沃陽  
及高祖陵靈泉宮北宮北苑虎園

善無郡立領縣二善無北破善無川沃陽

善無郡立領縣二善無北破善無川沃陽

善無郡立領縣二善無北破善無川沃陽

善無郡立領縣二善無北破善無川沃陽

梁城郡 太平二年立水經注作涼城領縣二參合 漢立晉復 雁鴻 一本作雁鴻水經注

繁峙郡 太平二年立 嶧山 漢晉曰繁峙 漢立昭成帝即位于此有繁峙

北靈邱郡 太平二年立 靈邱 漢立晉復後有高氏山冠水所出即

內附郡 太平二年立 廣昌鎮 沙泉 齊天保省入靈

桑乾郡 後魏立有桑乾河在西北有

平原郡 保安州魏征平原

建州 慕容分治上黨立建興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復永安中

高都郡 永安中立領縣二戶六千四百九

長平郡 領縣二戶五千四百一十二口二萬二千七百七

平定郡 漢立郡治有羊頭城楊谷絕水出焉有長平亭

安平郡 領縣二戶五千五百五十七

泰寧郡 孝昌中立及縣領縣四戶一千三百三十

澤高延 東永安 西河 西斐

懷州 天安二年立太和十八年罷天平初復有重山領郡二縣入

宮河內郡 漢高帝立領縣四戶九千九百一

野王 漢立郡治有太行山

刑水上 沁水 漢立治沁水有沁水濟水即少水河陽 漢立孝昌中

武德郡 太平初分河內立領縣四戶一萬一千

顯州 永安中立治瓜城有瓜

建平郡 永安中立治領縣二

真君郡 治東多城

汾州 西河東魏本名南汾州後改領郡四縣十戶六千八百二十

西河郡 漢武帝立晉亂罷太和八年復治茲氏城領縣三戶五千

介休郡 漢立郡治有羊頭城楊谷絕水出焉有長平亭

平定郡 漢立郡治有羊頭城楊谷絕水出焉有長平亭

安平郡 領縣二戶五千五百五十七

泰寧郡 孝昌中立及縣領縣四戶一千三百三十

澤高延 東永安 西河 西斐

懷州 天安二年立太和十八年罷天平初復有重山領郡二縣入

宮河內郡 漢高帝立領縣四戶九千九百一

野王 漢立郡治有太行山

吐京郡 永安中立治領縣二

五城郡 正平二年立孝昌中陷寄治西河領縣四戶二百五十七

五城 世祖名京軍太和二十一年改有大盛 平昌 世祖名邢軍  
年改有文城 石城郡 世祖為定陽太和二十一年改  
白馬谷 石城郡 世祖為定陽太和二十一年改

南汾州 領縣九縣十八戶一千九百九十八  
北吐京郡 領縣四戶八百五十一

西五城郡 領縣三戶二百四十七  
西五城 昌寧 平昌

南吐京郡 領縣一戶三十  
新陵 西定陽郡 領縣一戶四十洛陵

定陽郡 古北屈也 有風穴黃河在西有五門鯉魚湖羊 永寧  
北鄉郡 領縣二戶二百九 龍門 汾陰 據隔志宜

五城郡 領縣二戶二百一十五 五城 平昌  
中陽郡 領縣二戶四百六十八 洛陵 昌寧

龍門郡 領縣二戶五百七十八 西太平 汾陽  
青州 後漢治臨淄晉治東陽魏因之領縣七縣三十七戶七萬九

年立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公家營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天齊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黃山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大岷山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平山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定城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井城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志宜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有淮 齊郡 領縣九戶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三 周曰總管府建

樂安郡 領縣四戶五千九百一十六 口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

千乘 漢立晉罷後復屬有馬常坑 博昌 漢立有博姑城狼牙固利  
邱齊曰樂安 安德 般

渤海郡 故臨淄地宋立魏因之按當作臨濟領縣三戶五  
重合 脩 長樂 有高苑城

高陽郡 故安樂地宋立魏因之在遼瀋西時水之交領縣  
新城 鄴 安次 安平

河間郡 宋立魏因之領縣六戶五千八百一十 阜城 城平 武垣 樂

樂陵郡 故千乘地宋立魏因之領縣五戶七千五百一十五 陽信 博昌 樂

光州 領縣三縣十四戶四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掖 州 郡 治 漢 立 晉 罷

九東萊郡 領縣四戶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九 掖 州 郡 治 漢 立 晉 罷

長廣郡 晉武帝立治膠東城故膠東國有膠水領縣六戶 昌陽 立

晉惠帝復後屬有挺城聖石 長廣 漢立有馬山祠即墨城康 不其

東牟郡 孝昌四年分東郡陳留立治雅邱領縣四戶一萬七  
東牟郡 孝昌四年分東郡陳留立治雅邱領縣四戶一萬七

陽 漢立後魏與和中有淳于城 觀

膠州 漢立後魏與和中有淳于城 觀

東扶其 永安中其水沙城雲母山濶水梁鄉 膠水出焉純邱山琅邪臺素







沐陽郡 梁立僅陽郡武定七年改領縣四戶一  
臨瀆郡 武定七年立有厚 服武 武定七年立  
項邪郡 領縣三戶三百五十六口一 海安 梁立魏郡之有 胸 漢立  
臨胸郡 梁改爲招遠武定七年復有胸 山 梁立山 胸 漢立  
武陵郡 領縣二戶二百二十口 上 梁齊郡武定七年改立 洛要 梁高密縣武  
西兗州 孝昌三年立治定陶城後徙左城通鑑一百五十一卷注  
北譙郡 齊 漢立有長樂固平利鄉齊省 新安 梁和  
濟陰郡 領縣四戶二萬九千八百三十三口 定陶 漢立有定陶城故三  
東有離狐 漢立有離狐城 宛句 漢立有宛句城有南陽 乘氏 漢立有乘氏城  
南兗州 羊里亭小成湯垂亭  
六年 陳留郡 領縣五戶六千七百三十九口 小黃 宋立魏因之有曹  
立 陳留郡 領縣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九口 小黃 宋立魏因之有曹  
城 梁立有鄆縣 浚儀 梁立有浚儀城 東燕 梁立有東燕城 武平 梁立有武平城 谷陽 梁立有谷陽城

陳留郡 漢武帝立太和十八年罷孝昌中復王黃斷故渠引水東  
六百一十二口八萬大梁日梁溝在梁儀大梁領縣三戶一萬九千  
二城 梁水在東梁城東分爲蔡渠聖女舒渠於期家邊讓家倉  
城 梁水在東梁城東分爲蔡渠聖女舒渠於期家邊讓家倉  
有封邱臺北溝北濟齊省小黃 漢立有照臺后家蔡邕家小黃城  
馬頭郡 晉立魏因之正光中陷天平中復治建平城有鄆縣城  
下邑 漢立有下邑城 梁城 梁立有下邑城 梁城 梁立有下邑城  
梁州 梁立有梁州城 梁城 梁立有梁州城 梁城 梁立有梁州城  
開封郡 梁立有開封郡城 梁城 梁立有開封郡城 梁城 梁立有開封郡城  
景陽郡 梁立有景陽郡城 梁城 梁立有景陽郡城 梁城 梁立有景陽郡城  
開封郡 梁立有開封郡城 梁城 梁立有開封郡城 梁城 梁立有開封郡城  
景陽郡 梁立有景陽郡城 梁城 梁立有景陽郡城 梁城 梁立有景陽郡城  
開封郡 梁立有開封郡城 梁城 梁立有開封郡城 梁城 梁立有開封郡城  
景陽郡 梁立有景陽郡城 梁城 梁立有景陽郡城 梁城 梁立有景陽郡城

黃池水陳留留邑也裴氏鄉鄉亭考倉城大齊亭小齊城  
利望亭龍門瀆浪蕩渠水高陽城曲棘蔡邱齊省其外黃地省  
入成

洛州總大宗立太和十七年改爲司州天平初復漢張純堰洛通  
洛陽郡六縣二千一百一十一戶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九口六  
萬六千五百二十一戶一萬五千六百七十九口六

洛陽郡天平初立領縣二戶三千六百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洛陽郡漢立有茅茨堂平聖

陽州天平初立尋陷武定初復  
宜陽郡孝昌中立屬州天  
宜陽郡孝昌中立屬州天

新安郡天平初立西魏初  
金門郡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北荆州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陸渾天平初立西魏初





南朔州 梁立魏因之治齊梁郡領縣新息

新蔡郡 領縣新蔡

邊城郡 領縣邊城

義陽郡 領縣義陽

新城郡 領縣新城

黃川郡 領縣黃川

南郢州 領縣南郢

邊城郡 領縣邊城

光城郡 領縣光城

譙州 領縣譙

南譙郡 領縣南譙

汴郡 領縣汴

龍亢郡 領縣龍亢

斬城郡 領縣斬城

下蔡郡 領縣下蔡

臨渙郡 領縣臨渙

蒙郡 領縣蒙

勇山 領縣勇山

財州 領縣財

南定州 領縣南定

汝陰郡 領縣汝陰

安定郡 領縣安定

新蔡郡 領縣新蔡

北建寧郡 領縣北建寧

南建寧郡 領縣南建寧

義昌 領縣義昌

新蔡郡 領縣新蔡

陳留郡 領縣陳留

魯郡 領縣魯

南陳郡 領縣南陳

光城郡 領縣光城

清河郡 領縣清河

義州 領縣義州

沙州 領縣沙州

齊安郡 領縣齊安

北江州 領縣北江州

齊昌郡 領縣齊昌

新昌郡 領縣新昌

梁安郡 領縣梁安

光城郡 領縣光城

齊興郡 領縣齊興





臨沭郡 梁武帝立魏因之領縣二戶 臨沭 招遠 有馬

睢州 梁立潼州武定元年改立治取慮城 淮陽郡 武定六年立領

淮陽郡 武定六年立有泗水陸欄陵縣城魏陽 睢陵 武定六年立

穀陽郡 治穀陽城大和中立鎮世宗開立平陽郡 孝昌中陷武定

城連水 武定六年改有穀陽城 穀陽 武定六年立郡

睢南郡 梁立沛郡武定六年改領縣二 斛城 武定中改梁淮陽立有五丈坡 新豐

南濟陰郡 治竹邑城孝昌中陷梁為 頓邱 有竹邑城 留定陶 有諸

臨潼郡 治臨潼城孝昌中陷 晉陵 郡治武定 取慮 慈水 宜陵 武

六年 夏邱 武定六年立領縣四 疑故虹縣地有虹城白石 已吾 州

仁州 梁立魏因之治赤 臨淮郡 疑故虹縣地有虹城白石 已吾 州

義城 處曰沙水人 淮州 梁立魏因之治淮 盱眙郡 治盱眙城陳之北 盱眙 郡治有淨

考城 陽城 直濱 淮陰郡 治淮陰城 富陵 齊曰懷恩 懷恩 治 魯富陵

山陽郡 治白陽城 山陽 郡治有白馬博芝射 左鄉 齊分日鹽城

陽平郡 治陽平城領縣 太清 郡 彭沛二郡 領縣 南陽 有曲

楚州 梁立北徐州武定七年改治鍾離 彭沛二郡 領縣 南陽 有曲

中陽 洛陽 馬頭郡 有當塗故城潞水入淮又有蕩蕩渠之沙 當塗 齊曰斬

平預 沛郡 領縣 蕭 相 已吾 有當塗 南陽

安定郡 領縣 漢陽 臨涇 新豐 南陽

廣梁郡 領縣 相邑

魯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鄒 陽 魯

北譙郡 梁立北譙州治陰陵城領縣 南蔡 北譙 有荷甫 陰陵 治

濟陽郡 領縣 樂平 睢陽 頓邱 齊邱

北陽平郡 領縣 陽平 濮陽

鍾離陳留二郡 領縣 燕 鍾離 國濠水入淮 朝歌 有九山城 零 淩

儀 灌邱 穎州 孝昌四年立武泰元年陷武定七年復領郡二十縣

汝陰 汝陽 二郡 梁立雙頭郡魏因之領縣七 戶 汝陰 有胡城 寄

各城 陽邱 陳留 梁立魏因之有 樓 煩 建義中陷武 宋 梁立魏因之

陽城 鄭邱 新 鄭 息 太和九年立七陽後陷武定七 期

思 梁立魏因之 北陳留 穎川 二郡 梁為陳州武定七年改立領縣五 戶 許昌 梁立

之 圍城 雍邱 有連邱 陳留 小黃 治安

財邱 梁興 二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 戶 梁興 梁立魏因之有艾

人 淮處 財邱 梁城 梁立魏因之 汝陽 梁立魏因之

西恆農 陳南 二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戶 恆農 胡城 梁立魏

焦邱 淮 南頓 梁立魏因之有 東郡 汝南 二郡 治牛心邱領縣二 戶 一百 白馬 濟陽 梁立魏因

東郡 汝南 二郡 治牛心邱領縣二 戶 一百 白馬 濟陽 梁立魏因

清河 南陽 一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戶 一 清河 梁立魏

南 因之 東恆農 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戶 一 榮陽 陽武 梁立魏

東恆農 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戶 一 榮陽 陽武 梁立魏

七年 陸 淮陽 武

新蔡南陳留二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一戶三百 銅陽 梁立魏

滎 汝陰 梁立魏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北通 臨淮 梁立魏

汝南太原二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 平豫 安城 梁立魏 太原

新息 梁立魏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新興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興 梁立魏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汴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臨淮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揚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淮南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汝陰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北譙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陳留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北陳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邊城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新蔡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安豐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下蔡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穎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四戶一 安城 魏因之 都立 梁立魏 新

霍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十 安豐郡 治洛步城 安豐 郡治故盧子園

北潁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梁興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陳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北陳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扶風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北沛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南陳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新蔡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岳安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邊城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西邊城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西沛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淮南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樂安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南潁川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湘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梁寧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永安郡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合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合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合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合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合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合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合州 梁立魏因之領縣三 潁川 邵陵 天水









金明郡 立領縣三年 永豐 真君十年立 啟寧 廣洛 真君十年立  
代名郡 立領縣二年 呼魯 立有橫水 渠搜 太和二年立

長州 大安郡 西魏立本 大興郡 西魏立後罷立縣曰五 原城復故有黃河在西北  
靈州 西魏立本 薄骨律鎮 原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有典 臨河郡 西魏立本

幽州 皇興二年為華州太和十年改為班州一云十一年改十四 地志云延興二年為三縣疑按今靈州有三縣鎮是 西北地郡 秦昭王立 彭陽 漢縣屬安定郡 富平 漢縣屬北地郡 安武 漢縣屬安定郡

趙興郡 真君二年 陽周 漢縣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有 獨樂 漢縣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有 高聖 真君二年立 趙安 真君二年立

襄樂郡 太和十一年立 襄樂 漢縣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有 膚施 漢縣屬上郡晉 龍山 黃 襄樂 漢縣屬上郡後漢晉罷後復屬有 膚施 漢縣屬上郡晉

蔚州 洛蟠城 西魏分西魏 雲州 西魏分西魏 燕州 西魏分西魏 顯州 西魏分西魏

東秦州 西魏分西魏 隴東郡 西魏 汧陰 後曰杜陽有汧城 山龍魚川 周 涇陽 漢縣屬安定郡後廢後魏有蒲 祖厲 漢縣屬安定郡後廢後魏有蒲

後漢音罷 撫夷 漢縣屬安定郡後廢後魏有蒲 邠州 西魏分西魏 新平郡 後漢建安中 白土 漢縣屬上郡晉屬金

爰得 前漢屬安定郡後漢屬安定郡 三水 漢縣屬安定郡後廢後魏有肥水 有鹽泉 高平 漢縣屬安定郡後廢後魏有肥水

安武郡 西魏後立 安武 西魏後立 朝那 二漢音屬安定郡西魏後 原州 西魏後立 高平 西魏後立 高平 西魏後立

長城郡 西魏後立 白池 西魏後立 平涼 西魏後立 會州 西魏後立 會州 西魏後立

涼州 西魏後立 武安郡 西魏後立 武安郡 西魏後立 臨杜郡 西魏後立 臨杜郡 西魏後立

建昌郡 西魏後立 榆中 西魏後立 榆中 西魏後立 番和郡 西魏後立 番和郡 西魏後立

廣武郡 西魏後立 廣武 西魏後立 廣武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安武郡 西魏後立 安武 西魏後立 朝那 二漢音屬安定郡西魏後 原州 西魏後立 高平 西魏後立 高平 西魏後立

長城郡 西魏後立 白池 西魏後立 平涼 西魏後立 會州 西魏後立 會州 西魏後立

涼州 西魏後立 武安郡 西魏後立 武安郡 西魏後立 臨杜郡 西魏後立 臨杜郡 西魏後立

建昌郡 西魏後立 榆中 西魏後立 榆中 西魏後立 番和郡 西魏後立 番和郡 西魏後立

廣武郡 西魏後立 廣武 西魏後立 廣武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武興郡 西魏後立

西郡 西魏

酒州 酒泉郡 河水在其南有合離。周分立金山郡又臨松周

瓜州 武帝立鎮孝明帝改之瓜居於瓜州即此太敦煌郡漢武帝

南有酒泉立河水在其南五敦煌郡有晉鳴沙立平康立效穀

漢元封六年改漢澤東鄉立

壽皇郡 舊立領龍勒 漢縣有陽關玉門

常樂郡 舊立領涼興 大至 漢廣冥安 漢縣有閭泉 漢燭泉改周

晉昌郡 舊立領 會稽郡 舊立領 會稽郡 舊立領 會稽郡

玉門郡 古西戎地晉末為涼據晉立西平郡魏改立都澆河郡太平

鄯州 善鎮孝昌三年改立州郡一作唐領郡一縣五澆河郡真君

十六年有積石山領縣六西都改屬周曰樂都郡中化隆立石城廢

帝二年改屬有浩登龍支 後漢龍者縣武帝改金城廢帝龍居

廣遠後立有旱禾羌海路倉 西遷 又改以縣內龍支谷為名龍居

有鹽池有浩登水遑水 後立 枹罕郡 枹罕鎮 枹罕 河有黃

河州 有伏乞 真君六年立枹罕 枹罕郡 枹罕鎮 枹罕 河有黃

鳳林川 離水北水隴西 枹罕郡 枹罕鎮 枹罕 河有黃

金城郡 漢昭帝始元六年立後漢建武十三年併隴西 榆中 二漢

黃河在北有東西二苑川城 大夏 二漢屬隴西晉興皇興

城乞佛氏所都也有牧師苑 大夏 二漢屬隴西晉興皇興

金柳城有禹子城 北金沙 西魏曰龍支有遑水

廟大夏川 子城 北金沙 西魏曰龍支有遑水

武始郡 有蓋水龍城領縣三 勇田 立郡後改狄道 有白石山武街

城陽素 有蓋水龍城領縣三 勇田 立郡後改狄道 有白石山武街

洪和郡 有石洮水洪和北山有西傾山在西南 水池 真君四年立

五城和博城洮水 藍川 真君八年立郡後改在草川 延興四年

臨洮郡 一漢晉屬隴西真君二年改龍城 太和十年立有龍石門

太和九赤水 有述和城甘枳亭蕭洮故城西城周

渭州 領縣六 隴西郡 秦立領襄武 崔富谷 首陽 有首陽山渭首

高城嶺 南安郡 領縣二 一作桓道 川武城川落門西山黑水峽土門谷

南陶 隋志名也 南安郡 領縣二 一作桓道 川武城川落門西山黑水峽土門谷

廣安郡 舊曰廣寧西遷 彰 新興 真君八年罷中陶

交州 西遷後立北 安陽郡 領縣 安陽 烏水

廣安郡 舊曰廣寧西遷 彰 新興 真君八年罷中陶

涇州 治臨涇城領郡四縣十 周曰總管府安定郡 漢武帝元

秦北地郡立後漢徙其人以避羌寇郡寄在美陽魏晉皆 安定縣

為安定郡大和漢一年又罷石堂郡以其縣屬領縣四 安定縣

復有銅城 臨涇 漢縣有烏氏 漢縣有岐山涇 石堂 有日

趙平郡 領縣三 周平談 鶉鶉 原亭臺山 東榮 宜祿 據隋志補

平涼郡 領縣二 有木峽關 鶉鶉 原亭臺山 東榮 宜祿 據隋志補

後漢罷 平涼郡 領縣二 有木峽關 鶉鶉 原亭臺山 東榮 宜祿 據隋志補

平原郡 領縣 陰榮 屬京兆後屬 晉

秦州 古西戎地秦始封之邑晉立州領郡四縣十三治上 天水郡

秦為隴西郡漢武帝元鼎三年分立天水後隗 上封州郡志古邽

秦據其地後漢明帝改曰漢陽晉復領縣四 上封州郡志古邽

秦太祖嫌名改却為封有席水隴山隴山藉水口 上封州郡志古邽

軒轅谷董亭伯陽谷水有壻家山西漢水出焉 上封州郡志古邽

漢安夷後屬有顯現峽石門水谷亭真亭水 上封州郡志古邽

也有溫 當亭 峽朱圍山梧中聚新陽川當亭川新陽峽 上封州郡志古邽

略陽郡 晉武帝分天水立本名 略陽 郡治初郡治安戎 漢縣曰戎

五西魏復立有董城水經注之成 略陽 郡治初郡治安戎 漢縣曰戎



屬天水後漢屬漢陽晉罷後復屬  
有隴城略陽城隴城武陽山  
水陽阿漢縣晉罷太和十六年復

漢陽郡真君七年分天黃瓜  
水立領縣三黃瓜真君八年立有始昌城黃瓜水大旱  
陽廉有鄧松山西垂宮西階陵有建安川建威城歷城錯水成金

陽武縣城即西城戎邱城階陵盤歷城二軍武植成安民成平夷

清水郡西遷後立清水秦仲始所封附庸城漢屬天水後漢罷晉

成州古白馬氏國漢屬武郡郡晉永嘉後設於揚茂授等立北

長道郡真君五年立漢陽郡廢穀泉漢陽郡治真君蘭倉真君

武階郡水經注作武街有平樂城蜀北部覆津甌當後魏立

修武郡隋志作修武郡水經注太和四年和樹志作柏樹周省

下辨水經注在武街南廣業郡治地周省入廣長廣長郡治太

仇池郡真君中於仇池鎮立有仇池山其土地百頃四面壁立峭

階州秦隴西郡之臨洮縣同和郡大統十年立溢樂本臨洮大統十六

白水郡西魏立甘若潭水相山省武定周潭水後立

武州廢帝立領武都郡白馬氏國大池大澤在其西漢武帝元

孔提郡西遷後立領孔提初屬武都西

萬郡西遷後立領萬郡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

文州漢武帝開西南夷立陰平道晉末為李雄

建昌郡西遷後立領建昌郡西遷

陰平郡晉立領曲水廢帝立屬在南北江之曲故名有陰平道

鄧州秦漢以來蕃地廢帝元年逐吐鄧寧郡廢帝元年立取前鄧

封統郡同昌廢帝元年立屬有鄧

帖夷郡帖夷廢帝元年立屬

尚安郡尚安廢帝元年立屬

武州廢帝立領武都郡白馬氏國大池大澤在其西漢武帝元

孔提郡西遷後立領孔提初屬武都西

萬郡西遷後立領萬郡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

文州漢武帝開西南夷立陰平道晉末為李雄

建昌郡西遷後立領建昌郡西遷

陰平郡晉立領曲水廢帝立屬在南北江之曲故名有陰平道

鄧州秦漢以來蕃地廢帝元年逐吐鄧寧郡廢帝元年立取前鄧

封統郡同昌廢帝元年立屬有鄧

帖夷郡帖夷廢帝元年立屬

尚安郡尚安廢帝元年立屬

武州廢帝立領武都郡白馬氏國大池大澤在其西漢武帝元

孔提郡西遷後立領孔提初屬武都西

萬郡西遷後立領萬郡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赤方

文州漢武帝開西南夷立陰平道晉末為李雄

建昌郡西遷後立領建昌郡西遷

陰平郡晉立領曲水廢帝立屬在南北江之曲故名有陰平道

鄧州秦漢以來蕃地廢帝元年逐吐鄧寧郡廢帝元年立取前鄧

封統郡同昌廢帝元年立屬有鄧

帖夷郡帖夷廢帝元年立屬

尚安郡尚安廢帝元年立屬

武州廢帝立領武都郡白馬氏國大池大澤在其西漢武帝元

孔提郡西遷後立領孔提初屬武都西





出焉馬	仁波	更今名	入汝處	晉屬有	華城	新野郡	魏武城	棘陽	黃岡郡	襄邑郡	有廣	恒農郡	殷州	汝南郡	西郢州	清陰	南郭郡	南郢州	馮翊郡	江夏郡	子郡	香山郡	永安郡
鄧	山	有	漢	張	帝	野	城	有	舊	齊	唐	國	分	領	縣	本	舊	西	西	領	領	領	領
漢	漢	長	漢	帝	元	郡	漢	有	漢	立	後	恒	州	領	縣	地	日	後	後	領	領	領	領
晉	晉	安	晉	立	年	大	屬	堵	後	立	唐	農	立	縣	五	魏	東	後	後	南	南	北	南
有	有	聚	屬	領	為	象	南	水	改	郡	清	郡	領	領	縣	地	南	後	後	新	新	新	新
大	大	義	屬	縣	周	元	陽	黃	名	北	水	郡	領	領	縣	形	陽	改	改	陽	陽	陽	陽
鼓	鼓	陽	屬	四	日	年	南	渣	領	襄	翼	南	領	領	志	淮	南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山	山	有	屬	周	新	為	陽	聚	縣	城	陽	郡	領	領	作	陰	郭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精	屬	二	穰	周	信	士	百	去	泉	郡	領	領	州	比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明	明	山	屬	漢	六	日	臣	林	寧	北	招	郡	領	領	州	陽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改	改	水	屬	南	門	新	立	成	南	方	日	郡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故	故	故	屬	陽	漢	穰	杜	豫	陽	城	西	郡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南	南	南	屬	陽	南	二	杜	章	陽	有	魏	郡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屬	陽	陽	漢	杜	豫	陽	赫	北	郡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典	典	典	屬	陽	陽	南	杜	豫	陽	城	平	郡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農	農	農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有	春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治	治	治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赫	義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後	後	後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陽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以	以	以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石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山	義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國	國	國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伏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杜	豫	陽	城	興	領	領	領	領	領	郡	後	後	陽	陽	陽	陽
呂	呂	呂	屬	陽	陽	陽																	

上明郡 梁立領 平林 梁立有 洛平 大統末立 光化 齊武帝分漢隨 改新化廢 帝又改

東荆州 梁曰華州魏改西遷後曰淮州又 陽縣魏改今名西遷後置重兵以防東魏有太 胡山泚水出焉蔡水出焉山馬仁陵城以既田

淮陽郡 淮安 梁立一作 淮南 西魏分淮安立有 平氏 縣城湖 陽之樂鄉也有泚水出謝城 胎誓山即大復山淮水出焉

南郭郡 舊曰東南陽 輔州 本曰北應州西 淮陽郡 梁曰西義陽 魏後改周省

潘州 領郡三 襄城郡 周康郡 領縣 上蔡 青山 虞山

江夏郡 領縣 江夏 南廣州 太和中立荆州旋罷州立郡永安中 襄城郡 領縣 襄城

魯陽郡 領縣 冠軍 繁昌 高昌郡 領縣 高陽 南陽郡 領縣 南陽

襄城郡 領縣 扶城 襄州 孝昌中立隋志 謝蘇瞻云河南諸州郡初陷東魏大統中 於襄陽立襄州領郡七 襄城郡 齊太祖立魏因之 襄城郡 治赭城領縣六 方城 郟城

伏城 舞陰 翼陽 赭城 舞陰郡 孝昌中立 舞陰 安陽 南安郡 太和十三年立鄧州十八年改為南中府 安南 南舞

葉有方城山方城葉卷城黃城 齊曰襄州周曰南襄城郡

定南郡 東魏立疑即南定 期城郡 孝昌中立 西舞陽 東舞陽 南陽 新安 臨舞 東魏 北南陽郡 後改州治領縣三 北平 白水 陽之白水鄉昆水朝

建城郡 太和十八年立景明末罷郡立 建城 東魏立 赭陽 北方 襄州 春秋楚地秦漢南郡北境魏晉立荆州東晉僑立南雍州宋 元嘉二十六年分荆州立雍州恭帝元年改名立總管府領 總管府保定二年立 襄陽郡 襄水之陽故名有樂山隆中萬山 景升臺岷山蔡洲 漢南 安立華山郡恭帝改屬宋 鄧城郡 有鄧城故鄧國屬 安養 漢鄧縣地 河南郡 恭帝立樊城 故樊侯國 山都 漢立有固陽城陽南陽南 義成郡 晉成帝立并省梁之興 義成 宋立有穀城 山 筑陽 漢立有 筑水粉水穀邑黃 初中分房陵立

德廣郡 梁立領 上洪 宋僑立略陽屬南天水 威寧郡 梁立新野郡恭帝改屬南郡 宜城郡 宋立華山郡恭帝改立於宜城東穿渠上口云城三里漢 卽夷水也有羅川城故羅國卽鄧水又有汴水蠻城陂 田金城白起渠都縣城都國烽火臺狄城放水三澗

武建郡 領縣 惠懷 石梁 周省 鄧仁 周省 秦南郡 梁立有秦 武泉郡 宜城郡入之 武泉 周 鄧城郡 西魏立領 陰城 漢立陰縣恭帝改有 山都郡 梁曰南陽郡恭帝 山都 周省 歸義郡 領縣 義清 梁曰懷恭 左安 周 開南 周 歸仁 周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歸義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南襄陽郡 齊立南襄郡屬懷恭府恭帝改有中廬縣盧戎國 重陽





哀戎郡 其章立

伏虞郡 伏虞 梁立周 安固 梁立周 日建州

義安郡 宣漢立

其章郡 舊立又周

木門郡 梁普通六年立以山為 伏疆 梁立周 山為名

北水郡 梁普通六年立 盤道 梁普通六年立 日

并州 梁普通二年立 永昌郡 梁立南晉廢 東關 宣漢 後漢和帝分

遷州 後漢宣漢縣地恭帝三年改領縣二 東關 宣漢 後漢和帝分

石州 恭帝二年立 巴渠郡 恭帝二年立 東鄉 恭帝三年立

通州 古巴國秦蜀巴郡晉屬巴西郡宋齊為巴渠郡梁大同二年

改名領 開巴郡

新寧郡 梁新安 三同 梁立

靈巴郡

壽陽郡

巴中郡

開州 廢帝二年 東關郡 梁立後屬即通川 石城 梁立 新寧 折石城立

南

達州 萬榮郡 梁立 永康

平州 周昌 固安郡 立 西魏

萬安郡 立 西魏

江會郡 西魏立周省入固安郡 西流 舊日漢興

容州 容山郡 摯江 漢臨江縣地恭帝

臨州 漢初平六年立臨江縣屬永寧郡 臨江郡 梁大同六年立以

臨江 梁立

州 臨江 梁立

萬川郡 梁

渠州 秦巴郡地漢立北宕渠郡建安二十三年立宕渠郡晉末廢

北宕渠郡 梁普通三年立五古寶國 流江 梁立有渝

鄰山郡 梁日鄰州 鄰山 年立屬 鄰水 大同三

晉陽郡 梁宕渠 綏安 梁

流江郡 立 始安

合州 恭帝三年立以治漢 墊江郡 宋立東宕渠郡大統初石鏡

清居郡 梁大同中立新興 漢初 恭帝三

東遂寧郡 晉永和改廣漢立遂寧郡宋泰始五年刺 方義 齊改

懷化 西遷 青石 遂寧郡 西遷後改 長江 宋立巴與屬

楚州 梁大統四年武陵 巴郡 古巴國閬白二水曲折東南形如巴

分巴郡為二 墊江 以上日巴郡墊江以下日永寧郡昭烈又以固

七門郡 立 西遷 江陽 舊日江州 枳 周省入 墊江 巴縣 入 巴

涪陵郡 涪陵 舊立

信州 梁普通四年立周 巴東郡 漢初平初劉璋分巴郡立 陽口 梁

人復 漢立縣日魚復春秋時庸國魚邑 胸臆 舊日 梁山 西遷

建平郡 吳孫休分 巫山 楚巫郡秦省為縣 泰昌 晉立隸建平

長寧 北井 屬周曰北井

周曰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秭歸



安鄉郡 廢帝元年分胸認縣 魚泉 蜀漢建興八年立 南浦 廢帝元年改以其地多土泉民賴魚名

信陵郡 梁立周 歸鄉 梁立周

開江郡 廢帝三年 新浦 宋永初中立 蜀巴東 新津 永寧 梁日漢豐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惠王伐蜀滅之 封公 子 益州 蜀郡 漢郡 益州 蜀郡 漢郡

東益州 梁立南晉壽郡 宋立周曰九龍縣 隴泉 興固 青陽

廣漢郡 漢廣漢 雜郡 治什邡 縣 伍城 武周 三

西遂寧郡 周曰懷 南陰平郡 周省郡

金淵郡 晉義熙末朱齡石於東山立 金 白牟 平蜀後立

建陽郡 西魏 秦興 周曰

邛州 梁益州刺史蕭範於蒲水口立 綱為城以稅生 獠曰蒲口

臨邛郡 梁武帝二年立 蒲水 臨邛 秦縣 屬蜀郡 平李于仁於益州唐

蒲源郡 梁武帝二年立 蒲水 蒲源 秦縣 屬蜀郡 平李于仁於益州唐

蒲陽郡 梁武帝二年立 蒲水 蒲陽 秦縣 屬蜀郡 平李于仁於益州唐

蒙山郡 梁武帝二年立 蒲水 蒙山 秦縣 屬蜀郡 平李于仁於益州唐

周又分立 嚴州 又分立 越州 郡 又分立 亮善郡 又分立

眉州 漢魏為郡 武陽 縣 南地 梁太清二年 武陽 縣 南地 梁太清二年

齊通郡 齊武帝二年 析武陽 立 齊通 郡 梁去 左 宇

青神郡 漢南安縣地 李雄後 更 青神 秦南 立 周分

陵州 漢武陽 縣 東地 晉太元中 益州 刺史 毛據 立

仁和平郡 梁武帝二年 立 仁和平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仁和平 郡

龍州 秦漢魏無人之地 魏鄧艾伐 蜀 自 陰 平 至 江 油 此 晉 始 立

江油郡 梁武帝二年 立 江油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江油 郡

馬盤郡 梁武帝二年 立 馬盤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馬盤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巴西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梁武帝二年 立 巴西 郡

恭帝元年昌隆縣理於此廢帝改此名  
原梁大監十  
八年立

涪城郡舊始平改涪城

萬安郡恭帝元萬安舊縣平川晉孝武帝僑立西充國縣梁武帝陵

東益昌舊立益昌晉興二縣後省

新州漢王蕭紀立州昌城郡宋立新城郡齊廢昌城北伍城於漢

射江恭帝

鹽亭郡梁立北宕渠郡恭帝鹽亭古方安縣梁大同高渠

湧泉郡漢以近縣井故名西宕渠湧泉梁立通泉光漢

資州恭帝二陽安郡漢牛軋縣屬犍為晉永和葵閏恭帝二年

武康郡石內江安岳等縣又分立安居郡柔剛永康資陽等縣

江州梁立江陽郡宋江陽隆山舊犍為改名

戎州漢犍為郡地晉末荒廢梁六同郡立南廣符黑水

瀘州漢犍為之江陽符陽二東江陽郡晉穆帝立世合江二縣有

符縣城符江陽即中水也大小關漢安晉穆帝立有樊綿水立

訓州關安樂水江陽即中水也大小關漢安晉穆帝立有樊綿水立

恭州周又分立西寧州天和五年平越備立又分立翼州廣年郡

立翼州廣年郡又分立左封郡平康縣又分立清江郡龍求縣又分

軌又分立黎州沈黎縣外江縣本樊人居之有樊道城蜀王兵關

若水淹水注江

榮陽郡領縣五戶二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口榮陽二漢屬河南晉

陽城故倉廣武城石門城管叔家周詩紀信家榮澤漢漢大禹

引河插水馮池漢石門後魏復修之三皇山廣武城故山故倉

而水相溫北伐將通濟于河不果宋太祖西征命劉遵考仍此渠

成皇二漢晉屬河南後屬州治後魏立東中府即虎京南屬河

國也須水鴻溝水梅山管城靖城中陽城齊省入榮陽

南晉治容城有承雲山青烟谷開陽山大龜山于產墓卓茂家祠

馬嶺山消水出焉陽子臺鄧國陰阪大龜山漢水出焉陞山雞洛

山卷八漢屬河南晉屬真君八年省太和十一年復有卷城扈

成阜郡天平元年分榮陽立領縣二戶三千西成阜榮陽之成阜

立州郡治有厄井關高祖置鞏川鞏城九山祠社津鞏穴洛水入

泥水成阜城黃馬關旋門陝鞏川鞏城九山祠社津鞏穴洛水入

什谷齊省

光州梁立魏因之治光北光城郡二領縣光城關水西陽城高城故

國樂城

弋陽郡領縣二齊日南郡州後省入南北二弋陽郡治齊省入

名南弋陽齊日定遠又齊立高安新

豐安郡秦東光城三郡省舊義州

梁安郡二領縣濟陽郡治陽城

南光城郡領縣光城南樂安

宋安郡領縣二樂安治宋安周分立秦州

秦郡舊立周日尉氏堂邑周省入方山齊日瓦梁郡陳沛周日

郡也陳沛郡日梁安郡日橫山周省入石梁

鍾離郡東城齊日廣安郡日

九江郡齊日曲陽郡

濟陰郡睢陵齊日池南陳日睢陵梁

東廣州梁陳皆日南兗州周日昭義

江陽郡有江都城日海陵郡梁

陽平郡有津石鰲田

東莞郡竹塘三歸皆梁

神農郡舊日臨津樊良三湖



南北史補志卷八

地理志第四

周隋



雍州 京兆郡 開皇三年置雍州城東西八里一百一十五步

三門南面啟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明通化春明延光

化一門里一百六十二大業二年改州為郡故名焉置尹統縣二

千四百九十九萬八 大興 龍潛封號大興故至是改焉有長樂宮開

皇四年自潼關引渭水開漕渠避渭淺也 長安 帶郡有仙都福陽

有舊長 始平 故置扶風郡開 武功 有永豐渠 藍田 有蘭官

安城 皇三年郡廢 醴泉 開皇十八年改縣名醴泉有甘泉醴

太乙山有溫湯 醴泉 開皇十八年改縣名醴泉有甘泉醴

開皇十七年置有舊莫西縣十八年改縣名醴泉有甘泉醴

年改名好時大業二年廢入焉 鄠 有甘泉宮有終 藍田 有蘭官

山新豐 湯 華原 舊宜州通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 宜君 舊宜君

郡開皇初郡廢有 同官 鄭 後魏置華州開皇初 渭南 有

青水有宜君 高陵 後魏曰高陵 三原 經陽 舊置咸陽郡開皇

官 萬年 高陵 大業初改焉 富平 有荆 華陰 有興德宮有蘭官有

後周雲陽郡開皇初郡廢有 富平 有荆 華陰 有興德宮有蘭官有

涇水五龍水甘水走馬水 馮翊 西魏改曰同州統縣八戶 馮翊 魏置武鄉郡開皇初郡廢

郡有 韓城 開皇十八年置有 郃陽 朝邑 有長春宮有朝坂 澄城 魏

沙苑 韓城 開皇十八年置有 郃陽 朝邑 有長春宮有朝坂 澄城 魏

有隴山 汧陽 開皇二年開渠引南由有長蛇縣開皇末廢

山汧水 汧陽 開皇二年開渠引南由有長蛇縣開皇末廢

安定郡 舊置涇州統縣七戶七 安定 郡 鶉觚 大業初分置靈 陰盤

後魏置平涼郡開皇初郡廢 朝那 西魏置安武郡開皇初郡廢

皇初郡廢有 盧林 朝那 西魏置安武郡開皇初郡廢

初曰秋谷 華亭 隴水 初置有

北地郡 統縣六戶七萬六千九百九十 定安 舊置趙興郡開皇初郡

川 舊陽周開皇 彭原 後魏置西北地郡有洛城開皇初郡

午 中改有 塋山 彭原 後魏置西北地郡有洛城開皇初郡

山 新平 舊曰白土 西魏置州開皇四 三水

上郡 西魏州大業二年改為 郿城 郡後改為 洛交 開皇三年置

上 內部 舊置數州及內郡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九 郿城 郡後改為 洛交 開皇三年置

郡 內部 舊置數州及內郡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九 郿城 郡後改為 洛交 開皇三年置

雕陰郡 西魏綏州大業初改為上州統 上縣 西魏置安寧郡開皇

萬大業初置雕陰郡廢安寧吉萬 大斌 開皇初廢有平水 延福

二縣入後周 義良 縣亦廢入焉 大斌 開皇初廢有平水 延福

西魏延陵開 儒林 後周銀州開皇三年 真鄉 後周真鄉郡開光

開皇中改焉 儒林 後周銀州開皇三年 真鄉 後周真鄉郡開光

撫寧 西魏 綏德 西魏 延安 郡 魏平 金明 有治官 臨

豐林 後魏 魏平 金明 有治官 臨

真西魏 魏平 金明 有治官 臨

平涼郡有開山百泉後魏長城郡開皇初郡平涼後周置有會寧郡  
官有并頭山百泉廢大業初縣改為百泉平涼可監山會寧皇

朔方郡後周夏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領巖綠西魏置宏化郡開  
朔方寧朔後周長澤西魏置開州長州開皇三年郡廢又

靈武郡後周靈州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靈武郡開皇三年改臨河  
靈武郡後周靈州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靈武郡開皇三年改臨河

安開皇十年置  
宏靜開皇十一年置  
鳴沙開皇十九年置  
懷遠開皇十九年置  
靈武開皇十九年置

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原陽雲內紫河等鎮榆林開皇七年  
通谷萬壽成領縣三戶二千三百三十

五原郡開皇五年置豐州仁壽元年置總管府大九原開皇五年  
開皇五年府廢領縣三戶二千三百三十

天水郡後周秦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上邽後魏置秦郡  
領縣六戶五萬二千一百二十

隴西郡後周秦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隴西郡開皇初郡  
領縣九千二百四十七襄武郡開皇初郡

金城郡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大業初府金城郡開皇初郡  
領縣二戶六千八百一十八

枹罕郡後魏武始郡開皇  
領縣四戶一百五十七枹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

長川後魏置安陽郡開皇三年郡廢  
領縣四戶一百五十七枹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

襄武郡開皇初郡  
領縣四戶一百五十七枹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

枹罕郡開皇初郡  
領縣四戶一百五十七枹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

龍支郡後周龍州總管府開皇初郡河津後周龍州開皇初郡  
領縣二戶二千二百四十

西平郡後周龍州總管府開皇初郡河津後周龍州開皇初郡  
領縣二戶二千二百四十

武威郡後周涼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姑臧舊武威郡開皇初郡  
領縣四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張掖郡後周張掖郡開皇初郡廢十七  
領縣六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敦煌郡後魏置常樂郡開皇初郡  
領縣七戶七千七百九十九

鄯善郡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在鄯善城即古樓蘭城也并顯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且末郡置在古且末城有且肅寧伏戎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西海郡置在古西海有西王母石靈青海鹽池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河源郡置在古赤水有曼頭城積石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梁州漢川郡舊置梁州領縣八戶南鄭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白雲山龍岡山西第山百牢山街亭山嶠冢山有漢水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漢川郡舊置梁州領縣八戶南鄭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漢川郡舊置梁州領縣八戶南鄭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  
領縣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改日蒲川大業初廢入焉

西河郡後周介州領縣六戶六陽城舊置西河郡開皇初郡介休

靈石開皇十年置有介休永安平遙大業初廢入焉有鹿臺山

離石郡後周介州領縣五戶離石後周置郡併置初郡廢

雁門郡後周置郡開皇五年改為代州置總管府雁門郡開皇

平夷郡後周置郡開皇五年改為代州置總管府雁門郡開皇

唐水郡開皇十年置有長城有雲中城有無京山有土城

馬邑郡後魏置郡開皇初置總管府雁門郡開皇初置郡

業初縣改曰善陽置代郡尋曰馬邑又神武有桑雲內後周雲中

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大業元長城有陰山有紫

樓煩郡大業四年置領縣三河靜樂舊曰崑崙開皇十八年改為

有汾陽宮有官有臨泉大業四年置曰秀容舊曰肆州後周置

新州郡後周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太原郡後周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陽郡後周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帶郡後周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業初縣改曰善陽置代郡尋曰馬邑又神武有桑雲內後周雲中

十六年又改名焉復置文水舊曰文水有汾水

孟縣大業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壽陽郡開皇十年置有壽陽縣舊曰壽陽

陽邑開皇十年置有樂平舊置樂平郡開皇初郡廢

和順郡後周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襄國郡後周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武安郡後周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水周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東魏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趙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入焉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皇十六年置有靈山慶陶舊曰慶陶開皇初置郡開皇初置郡

大業初置博陵郡又北平開皇六年置望都大業初唐舊縣後齊廢安喜入焉有盧水恒陽舊日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開皇六年改為石新山即山中恒陽也七年改為恒陽有恒山有恒陽溪有恒水新樂開皇十六年隋昌後魏魏昌後齊廢焉母極義豐開皇六年澤後齊廢開安平後齊博陵郡開皇初廢河間郡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河間郡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焉入文安郡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焉舊曰成平開皇高陽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焉十八年改為博野有君清苑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焉初廢入焉博野有君清苑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焉尋廢入焉博野有君清苑舊置博陵郡開皇初廢焉平野開皇初廢魯城開皇十饒陽開皇十六年分置安齊初廢入焉

遼西郡舊置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置柳城開皇元年唯留魏建餘並廢尋又廢郡收縣為龍山十八年改為柳城郡龍城郡西遼水有帶方山禿黎山雞鳴山松山有渝水白浪水有遼水大頓產遼鎮

徐州 彭城郡 後周徐州後齊置東南道行臺總管府開皇七年

二彭城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穀陽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微山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黃山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十六年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承為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有抱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與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魯郡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防有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父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有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瑗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大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東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山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下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郡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揚州 江都郡 陳曰南兖州開皇九年改為揚州置總管府大業

江陽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或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入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都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年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初 後齊置郡開皇初廢郡置縣十戶三萬一百三



西昌大業十一年安福舊置安成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成新渝

省王康郡入更名焉安福舊置安成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成新渝

南康郡開皇九年置虔州領縣四贛舊南康郡平陳郡廢大業初

水虔化舊曰虔都開皇十八年置虔州領縣四贛舊南康郡平陳郡廢大業初

宜春郡平陳置袁州領縣三宜春舊曰宜春開皇十八年改名大業初置

豫章郡平陳置洪州總管府大業初置豫章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

豐城郡平陳置洪州總管府大業初置豫章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

南海郡平陳置廣州領縣十五戶三萬七千四百八十二戶置南

海郡平陳置廣州領縣十五戶三萬七千四百八十二戶置南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源平陳置遠郡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置寶安樂昌縣開皇十二年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陳郡廢梁又置梁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義封梁又電白梁置電

涪人 九年開皇十一年置賀川

鬱林郡 梁南定州平陳改為

桂平 梁初平郡平陳郡

陽平 梁初平郡平陳郡

山郡 梁初平郡平陳郡

合浦郡 梁初平郡平陳郡

南流 梁初平郡平陳郡

封山 梁初平郡平陳郡

海康 梁初平郡平陳郡

隋康 梁初平郡平陳郡

珠崖郡 梁初平郡平陳郡

山吉安 梁初平郡平陳郡

寧越郡 梁初平郡平陳郡

安京 梁初平郡平陳郡

南賓 梁初平郡平陳郡

交趾郡 梁初平郡平陳郡

隆安 梁初平郡平陳郡

嘉寧 梁初平郡平陳郡

九真郡 梁初平郡平陳郡

隆安 梁初平郡平陳郡

日南郡 梁初平郡平陳郡

常金 梁初平郡平陳郡

安開皇十一年改各

比景郡 大業元年平林邑

西捲 大業元年平林邑

海陰郡 大業元年平林邑

安樂 大業元年平林邑

林邑郡 大業元年平林邑

極 大業元年平林邑

荆州 大業元年平林邑

宜昌 大業元年平林邑

當陽 大業元年平林邑

日荆 大業元年平林邑

公安 大業元年平林邑

夷陵郡 大業元年平林邑

夷道 大業元年平林邑

竟陵郡 大業元年平林邑

長壽 大業元年平林邑

藍水 大業元年平林邑

漢東 大業元年平林邑

樂鄉 大業元年平林邑

章山 大業元年平林邑

沔陽郡 大業元年平林邑

監利 大業元年平林邑

漢陽 大業元年平林邑



有池  
沅陵郡 開皇九年置辰州領縣沅陵舊沅陵郡平陳辰溪舊日辰  
改名并廢故夜郡郡置靜人縣尋廢又梁南陽郡開皇  
初廢郡置壽州十八年改為馬充州大業初廢郡開皇  
武陵郡 梁沅州平陳為州領縣武陵舊武陵郡平陳廢并臨沅  
大業初復置武陵龍陽有白  
清江郡 後周開皇初置清江縣十八年改為清江郡開皇初  
後周江州開皇初置清江縣十八年改為清江郡開皇初  
巴山 後周江州開皇初置清江縣十八年改為清江郡開皇初  
年置清江縣大業初廢清江縣開皇初置清江縣十八年  
初州廢有陽翟水開夷皇初改為焉建始初郡廢五年置縣大業  
襄陽郡 江左僑置應州西魏改為襄州置總管府開皇六年立山  
十七襄陽郡帶襄陽郡開皇初廢領縣十一戶九萬九千五  
開皇初廢有穀城山關林山鳳陽上洪初郡廢有亞山牽道置漢南  
西魏改縣為漢南屬陰城西魏山義清初郡廢有祖山雲二郡開皇  
宜城郡有石梁山南屬陰城西魏山義清初郡廢有祖山雲二郡開皇  
襄水南漳十八年改縣曰南漳有荆山常平廢又後魏置皇初  
初廢大業  
春陵郡 舊廣昌郡開皇初廢仁壽元年縣改名春陵舊安昌郡開  
魏豐良縣大業初廢又置春陵郡有大洪山湖陽後周昇平郡開皇初  
初石鼓山有四望水清潭有洞魏洞川郡開皇初廢十八年  
業初廢後周有林縣大上馬改魏洞川郡開皇初廢十八年  
陽初廢後周有林縣大上馬改魏洞川郡開皇初廢十八年  
漢東郡 魏千餘戶開皇初廢入焉有庚子山西魏大業初廢雙  
郡土山後周齊郡開皇初廢入焉有庚子山西魏大業初廢雙  
唐城 後魏大業初廢又置唐城郡開皇初廢入焉有庚子山西魏  
安貴 西魏大業初廢又置唐城郡開皇初廢入焉有庚子山西魏  
化日宣化大業初廢又置唐城郡開皇初廢入焉有庚子山西魏  
其舊順義及宣化并廢入焉有浮山順義開皇初廢入焉有浮山順義

西魏洛平縣開皇十光化西魏新化  
八年改為焉有鸚鵡山後周改焉  
安陸郡 西魏安州總管府開皇十四年府  
郡有舊至陽縣入焉六萬八千四百  
日吉應陽西魏城陽郡開皇初廢有  
陽山初廢入焉有角陵日富水開皇  
開皇初廢入焉有角陵日富水開皇  
平靖縣入焉有角陵日富水開皇  
永安郡 後周齊州開皇五年改為日  
日黃岡後周齊州開皇五年改為日  
梁開皇初廢入焉有角陵日富水開皇  
廉城縣尋及州三郡相次並廢十八  
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陰山  
義陽郡 後周中州大業二年為義州  
置義陽縣有五戶四萬五千九百三  
龜山有金山鍾山後齊齊安郡開皇  
羅山 舊東隨開皇九年改淮源後齊  
九江郡 舊江州領縣二戶七溢城舊  
大業初置都縣改名焉有巢彭澤開  
江夏郡 梁分置北新土富河泉等六  
業初復置有武昌舊武昌郡平陳廢  
開皇十一年廢有武昌舊武昌郡平  
十八年改名焉有五龍山蒲圻梁上  
禮陽郡 領縣六戶八千九百六  
舊石門郡廢入焉有武昌舊武昌郡  
舊石門郡廢入焉有武昌舊武昌郡  
州大業初廢入焉有武昌舊武昌郡  
巴陵郡 梁開皇初廢入焉有武昌  
岳陽郡 梁開皇初廢入焉有武昌  
岳陽郡 梁開皇初廢入焉有武昌

澗水

長沙郡 舊湘州平陳置澗州總管府大業初府長沙郡平

衡山郡 舊衡陽郡平陳廢併衡陽郡入焉有浮梁山邵陽郡

衡山郡 平陳置衡州領縣三衡山舊湘東郡平陳廢併省臨蒸新城

涑陰 舊涑陽平陳改名 湘潭 平陳廢茶陵攸水陰山建寧武水連水

桂陽郡 平陳置彬州領縣三彬舊桂陽郡平陳廢大業初臨武有

零陵郡 平陳置五戶六千八百四十五 零陵 舊零陵郡平陳廢又

湘源 平陳廢桃陽潭陽小零陵三縣置 永陽 郡平陳

營道 平陳併冷道春陵二馮乘有馮

熙平郡 平陳置連州領縣九桂陽梁陽山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

陽山 有縣 連山 元廣德隋改日廣澤仁壽 宣樂 梁樂郡平陳

游安 熙平 舊齊樂郡 武化 置桂嶺 舊日 開建 梁置

案产芒禹跡膺膺周原畫為九州疆為五服秦郡漢縣布如奕

其典午中葉南風不競流亡厲配僑立州郡於是太原遷於齊

邦琅邪立於江左自是以後容戶益多梁與魏齊各誇析置一

荆也則有東南北之分一江也則有吳楚蜀之別秦楚有四襄

鄂皆三以及汝南襄城陳留新蔡諸郡隨處有之俱無實土昔

之一州人戶不過數千今之一縣郡邑足容數十大抵田單之

族鄙子之孳黃鳥爰止名從主人此外緣邊析置各立鎮戍朝

梁暮齊昨充今廣瓜分豆析巧隸難名南鄭襄陽義陽白狗壽

春彭城洛陽玉壁諸所爭地爭城於是為在而場江司冀雍益  
各州縣同畿赤郡備關輔殷富繁劇不異歷代租庸賦調於爾  
取之夫提封過廣則控制難以周輪廣域太狹則經費不足  
立州府數荒郡不敵一華縣則名器因之太輕一上州足置百  
邊州則防守因之太廣白阜難繪黃冊徒存諸所建置固不足  
為典要也

補志八

匡

五行志第一

宋志昔鼎雉庭穀之異鑑悟後王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逮至伏生初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佚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然則隋志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魏志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休禎也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矣若隋志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般游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則鵲巢舖帳火災門闕豈惟天道抑亦人妖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宏尙鬼而諸侯不來往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鵲集於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誰為神道是成倚伏一則以為殃疊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又按宋志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

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鮮明

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綬之體時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後廢帝常單騎遨遊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終以隕滅南史炀帝永元中謁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象潘妃王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絰杖衣悉粗布羣小來弔盤旋地坐拳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閻豎王寶孫諸人共營營云為天子解茶

隋志侯景即尊號升圓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其不免景尋敗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沈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而為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又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莫華上奏諫曰拜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祇肅之道後主怒而斬之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復尊卑之序號為狎客專以詩酒為娛不恤國政秘書監傅縡上書諫曰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人省嗜慾遠邪佞未明求衣日盱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擅權惡誠直如仇讐視時人如草芥後宮曳羅綺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轉屍蔽野神怒人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幾而國滅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益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誅死

又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為世子屬神武帝崩秘不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僂及嗣位又朝魏帝於

鄴侍宴而情有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為盜所害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為西魏所殺

又後齊後主為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主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眾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為周師所虜

又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己若者亡帝自矜已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習吳音其後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厥罰恆雨

齊志魏傳曰失威之制急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宋志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大水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電揚砂折木水平地

二丈流漂居民

齊志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陰雨晝或暫晴夜時見星月連雨積霖至十七日乃止十一年四月辛巳朔至三月戊寅止其間暫時晴從四月一日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回復陰雨至七月乃止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傳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

甚焉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日與大水同象陰甚故為雪耳建元二年閏月己丑雨雪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隋志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弊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又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霽霖

又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

又後齊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天統三年十月積陰大雨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滂人戶流亡

又後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

厥極惡時

齊志魏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氣毀故有雜說一曰水歲難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妄充民為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輕刑卑諫之服故曰時則有服極惡時則有服妖

齊志魏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氣毀故有雜說一曰水歲難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妄充民為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輕刑卑諫之服故曰時則有服極惡時則有服妖

宋志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識者

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徙廢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

求益僦車世祖甚懼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孝武  
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効之其時員  
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  
緒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褻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  
休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齊志永明中官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永明中

蕭詵開博風帽後之裙製爲破後帽永明末民間製倚勸帽

南史以生紗爲帽半其建武中帽幫覆頂東昏時以爲幫應

常而折之號曰倚勸在下而今在上不祥斷之於是人皆反幫向下南史帽者首

首方爲覆膝乎永元中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綵

錦繡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

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兔子度

補志九

五

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嘍黃口小

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凰度三橋鳳凰者嘉瑞三橋

梁王宅處也南史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於

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自蕭詵之家其流遂遠天

意若曰武穆文昭皆富誠而詵亦誅死之效焉又武帝時以

燕支爲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

效也又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

事東昏宮裏又作散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

狂惑天下散髮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齋其口而舒兩翅

名曰鳳度三橋幫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刀

敕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壁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

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

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  
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  
胸名曰假兩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名不得真  
也東昏誅其子廢爲庶人假兩之意也

隋志後齊婁后卧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文宣帝末年

衣錦綺傅粉黛數爲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爲

陰事君變爲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爲濟南王又

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

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

如鬢幘又爲白蓋此二者喪旤之服也後主果爲周武帝所

滅父子同時被害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

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

補志九

六

果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北

史齊後主時婦人皆髮別著以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

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

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

隋志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旛鼓皆以二十

四爲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爲輪

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

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貫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

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

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帝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

度皆悉改易

又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

服領巾製同樂幘軍幘婦人爲陰臣象也而服兵幘臣有兵  
旤之應矣勇竟遇害世積坐伏旤

時則有龜孽

宋志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湛清漁獵山川從時則出五  
色鮮明三百歲游於葉葉之上三千歲常游於卷耳之上知  
存亡明於吉凶禹卑宮室靈龜見立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  
至淵泉則雉出龜書然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白  
龜見吳興餘杭太守文道恩以獻二十年四月辛卯白龜見  
吳興餘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  
州刺史始興王濬獲白龜以獻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  
毛龜見宣城廣德太守張辨以獻四年六月壬寅車駕幸藉  
田白龜見于千畝尚書右僕射劉秀之以獻七年八月乙未

補志九

七

毛龜見新安王子鸞獲以獻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四  
眼龜見會稽會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八月丙寅六眼龜  
見東陽長山文如交卦太守劉總以獻六年九月己巳八眼  
龜見吳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義  
興陽羨縣獲毛龜太守王蘊以獻按皆物反常則爲妖也  
南齊志昇明三年太祖爲齊王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建元  
二年休安陵獲玄龜一頭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青毛  
神龜一頭七年六月彭城魏田中獲青毛龜一頭八年延陵  
縣前澤畔獲毫龜一枚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  
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  
一頭腹下有萬齊字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巽  
兌卦中興二年正月遼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龜一頭

魏志世祖神麤三年七月冀州獻白龜傳言王者不私人以  
官尊者任舊無偏黨之應則見高宗興安二年六月營州進  
大龜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  
一百二十里得著一株四十九枚下掘得大龜獻之詔曰龜  
著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德可賜爵五等三年六月京師  
獲大龜肅宗神龜元年二月獲龜於九龍殿靈芝池大赦改  
元孝靜武定三年十月有司奏南兗州陳留縣民賈興達於  
家庭得毛龜一果與傳言應耶抑龜孽也  
隋志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  
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所之  
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  
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  
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

補志九

八

時則有雞旤

宋志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雞漸化爲雄明帝泰始中  
吳興東遷沈法符家雞有四距  
魏志鴻範論曰京房傳曰雞小畜猶小臣也角者兵之象在  
上君之威也此小臣執事者將秉君之威以生亂不治之害  
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雌雞二頭上生冠如  
角與衆雞異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雞四足四翼語  
在律光傳八月司州上言河內民席家雞雌雞近尾上復有  
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頸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延昌四年  
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嬌家黃雌雞頭上肉角大如  
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半寸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

中郎將蘭兜家雞雄雌二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登過冠

隋志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而妨之翻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為變矣書奏不省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

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

魏志劉歆說貌之不禁是謂不肅上慢下暴則陰氣盛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也班固以為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一尺餘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書李冲奏定州中山郡毋極縣民李班虎女獻容以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姆指甲下

神志九

九

生毛九莖至十月二十日長一尺二寸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并州表送祁縣民韓僧真女令姬從母右脇而生靈太后令付掖庭正光元年五月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莊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京師民家妻產男一頭二身四手四脚三耳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襪袴當戶欲入帝以為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陽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是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

隋志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

又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

時則有青管青祥齊志貌傳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管為惡祥凡貌傷者金沱木木沱金

齊志延興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魏志莊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時辰地有青氣廣四尺東頭緣山西北引至天半止西北戍地有黑赤黃雲如山峯頭有青氣廣四尺許東南引至天半二氣相接東南氣前散西北氣後滅亦帝執崩之徵也

隋志陳禎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州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

神志九

十

北史仁壽四年七月日青無光八日乃復

惟金沱木

宋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

魏志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國有事變時咸畏異之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丈餘一墮下生白毫四一頰旁生黑毛一

隋志陳天嘉六年秋七月儀賢堂無故自壓近金沱木也時帝盛修宮室起顯德等五殿稱為壯麗百姓失業故木失其性也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又無故自沉

南史陳後主時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棧至牛渚磯盡沒水中既而漁人見棧浮於海上

隋志後齊孝昭帝將誅楊愔乘車向省入東門轆竿無故自折清河二年長廣郡廳事梁忽剝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至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於地牛沒四足

又後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也

又大業中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新構寢室其狀無故而折次二事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咎僭

南史齊隆昌元年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

補志九

七

號曰舊宮反之窮廡也果以輕狷而至於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點於外易名爲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今化爲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黜此其驗也又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爲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兆帝晏駕而鼎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謂之鬪鬪之爲言族也至於皇室族滅矣又先是人間語好云擾攘至建武時朝士勸進實爲忽遽倚勸擾攘之言於是驗矣又時人以東昏所圖處爲長圍及建康見圍亦名長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爲和欺於是梅蟲兒茹法珍等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蓋東昏爲桓和所給出戰因降也

南史天監十三年六月都下訛言有棧棧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隋志梁武陵王紀僭即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瑄曰王不克矣昔栢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玄之敗實

在仲春今日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南史陳後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亦敗徵云又始北齊末諸

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

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渡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而至於亡

隋志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許

補志九

三

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慎勿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志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彌加淫侈士開既導帝以非道身又擅權竟爲御史中丞所殺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侍中韓長鸞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帝甚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所滅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恆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北史文宣改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河清三年六月晉陽訛言有



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後主盛為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數百人間謂之無愁天子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馱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北齊宮中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皆言不從也

隋志周武帝改元為宣政梁主蕭巋離合其字為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宣帝在東宮時不修法度武帝數捷之及嗣位摸其痕而大罵曰死年晚也又改元為大象蕭巋又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而帝崩又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為廣

補志九

三

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當為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巋掠居人以叛梁國遂廢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為羸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為羸殃帝聞而不懼遽敗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楊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為楊氏之殃煬帝即位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為大苦來宋本作若未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塗炭之酷焉煬帝嘗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過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善地汝其知之時議者以為古先哲王之馭

天下也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書謗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敷四海慶流子孫而帝惡直言讎諫士其能久乎竟逢殺逆

厥罰恆賜

齊志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為口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故從其重或有師旅抗賜之節若動眾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眾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早象至故曰厥罰常賜也

宋志文帝元嘉二年夏旱四年秋京都旱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十九年二十年南兗豫州旱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虜南寇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十六七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齊志建元三年大旱永明三年大旱建武二年大旱隋志梁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鴻範五行傳曰若持亢陽之節興師動眾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

補志九

十四

下悲怨然天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

又陳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

又東魏天平四年并肆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旱人多流

散武定二年冬春旱

又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乾明元年春旱河清二年四月并

晉已西五州旱後主天統二年春旱

又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八

年天下旱百姓流亡十三年天下大旱

厥極憂時則有詩妖齊志言傳曰下既悲若君上之行又畏嚴刑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

或氣逆則惡言

南齊志老子河洛讖曰年秣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麟舉

宋水德王義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年景平一年元嘉三十年孝建三年大明八年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豫元年元徽四年昇明三年凡七十七年故曰七七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關尹云龍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識又曰肅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法治吳出南京上卽齊主姓諱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識又曰壇塲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墮塲河梁爲路也路卽道也淵塞者譬路成也卽太祖諱也消水災言除宋氏患難也識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星吳分也草屋蕭字也又蕭管之器像鳳鳥翼也識又曰蕭爲二士天下大樂二士主字也識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肅也尙書中候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

補志九

五

之于蘇偏云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蕭管也史臣曰案晉光祿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爲曹字謂魏氏也王隱晉書云卯金音于亦爲魏也候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偏言爲何推據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羣也理物爲雄優劣相次以期興將太祖小諱也征西將軍蕭思話見之曰此我家諱也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若帝王皆亂天神怒災異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吳餘悉稚小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雖不終亦稱大號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吳謂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吳也一國二主謂太祖符運潛興爲宋氏驅除寇難歌又曰二禾摻摻林茂孳金刀利刃齊

刈之刈剪也詩云實始剪商南史金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肅肅殺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殺道熟成又諱也太祖體有龍鱗斑駁成文始謂是黑歷治之甚至而文愈明伏羲亦鱗身也郭文舉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蕭字也易云聖人作之記又云草門可憐乃當悻建號不成易運沸詩云不時時也不成成也建號建元號也易運革命也識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歲河雒出聖人受命於己未至丙子爲十八周旅布六郡東南隅四國安定可久留案周滅殷後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晉百五十年宋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武進縣彭山舊壘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

補志九

六

工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於墓左右校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太祖後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父老咸志之云又宋泰始中童謠云東城出天子故明帝殺建安王休仁蘇偏云後順宋本諱作從下做此帝自東城卽位論者謂應之乃是武進縣上所居東城里也熊襄云上舊鄉有大道相傳云泰始皇所經呼爲天子路後遂爲帝鄉焉案順帝實當援立猶如晉之懷愍亦有徵符齊運既興巡幸路名或是秦舊疑不能詳又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卽殺荊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永明

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敕原其罪世祖起青溪舊宮時人反之曰舊宮者窮廡也及上崩後宮人出居之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後句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高之起言唐來勞也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禪者授也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後太孫立見廢也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為客食世祖以容非家人名改呼為別食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灸桃枝七炷七日皆差救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瘦者以灸數

補志九

七

日而差鄰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為此人便覺頤間癢明日瘦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文惠太子起東田時人反云後必有顛童果由太孫失位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襲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慝生者烏皮袴裙奔往之跛脚亦遙光老姥子孝子之象徐孝嗣也永元中童謠云野猪雖嗚嗚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推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猪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猪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臺城頓兵廣莫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

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推折景陽樓亦高臺兩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也齊末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為變起也後和帝立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不見眾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而慧景敗南史百姓歌云闕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隋志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起舞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至於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

補志九

六

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為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憶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為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景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為鞵勒南始史始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帝啟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

生於甲辰三十八尅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  
四月十四日而起火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大  
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災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  
魔鬼也酉應見卯金來尅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  
孰爲致之西爲口舌當乎允位說言乎允故知善言之口宜  
爲前戒

隋志陳初有童謠曰黃斑青驪馬發自壽陽浚來時冬氣未  
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黃班之  
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驪馬往反時節皆相應陳時江南  
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  
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渡

補志九

十九

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陳後主造齊雲觀國  
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頑明  
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詞曰玉  
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識此其不久兆也南史柳  
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謠云石頭擣兩襜擣青復擣黃侯  
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耶後主在東宮有  
婦人笑入唱曰畢國主皆亡徵也

隋志齊神武始移都於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  
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  
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卽  
達禪代作窠未成之效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  
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與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滅高者齊姓  
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  
滅之徵也天保中陸灋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尙  
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  
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卽位一年而崩此其  
效也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  
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  
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  
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  
喫饑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去却趙老七月士開被誅  
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武平末

補志九

二十

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穆后母子淫僻干預朝  
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後字舍利尋逢齊亡欲落之應  
也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未  
幾周師入鄴北史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  
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卽是上黨出聖  
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獼飛上天  
藁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殺獼爲水邊羊指帝名也又讖云  
羊飲盟津角挂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挂天大位也  
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  
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  
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  
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寫而成又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

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

北齊書文襄紀文襄將殂崔季舒忽於北宮門外諸貴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淚淒斷北齊上洛王思宗傳先是童謠曰中興寺內白晁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晁翁謂雄雞益指武城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鍾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殺之又斛律光傳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

補志九

王

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樹不扶自豎祖挺因續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令營營以饒舌斥己也盲老公謂挺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隋志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蹄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三年而崩北史始宣武孝武民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周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隋志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為四言詩曰紅顏距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咏帝泣下露襟侍御者莫不欲獻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

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弑即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居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弑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遠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為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

補志九

王

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時則有毛蟲之孽毛原本作介

宋志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蟬刺史武陵王表為祥瑞此毛蟲之孽也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州暴稻穀及原野又案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見峽陵洮陽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見安成安復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又二十二年十二月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劉元度以獻又元嘉九年正月白鹿見南譙縣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十四年白鹿見文鄉十七年五月甲午白鹿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二十年八月白鹿見譙郡斬縣太守鄧琬以獻二十二年二月白鹿見建康縣揚州

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二月辛未白鹿見南康瀨縣南康相劉  
興祖以獻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鹿見交州刺史檀和  
之以獻六月丙辰白鹿見彭城彭城縣征北將軍衡陽王義  
季獲以獻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朔白鹿見濟陰徐州刺史武  
陵王駿以聞二十九年八月癸酉白鹿見鄱陽南中郎將武  
陵王駿以獻三十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見南琅邪南琅邪太  
守王僧虔以獻十一月癸酉白鹿見武建郡雒州刺史朱脩  
之以獻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白鹿見臨川西豐縣孝  
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鹿見南平二年四月己丑白鹿  
見桂陽郴縣湘州刺史山陽王休祐以獻三年正月癸巳白  
鹿見南琅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三月辛卯白鹿  
見廣陵新市太守柳光宗以聞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見南東

補志九

三

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八年六月甲子白鹿見衡  
陽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以獻明帝泰始二年二月  
乙亥白鹿見宣城宣城太守劉韞以聞五年二月己亥白鹿  
見長沙湘州刺史劉韞以獻六年十二月乙未白鹿見梁州  
梁州刺史杜幼文以聞後廢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白鹿見  
鬱洲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劉善明以獻又宋少帝景平  
元年五月癸未白鹿見義興陽羨太守王準之獲以獻二年  
六月白鹿見南郡江陽太守王華獻之太祖太祖時入奉大  
統以爲休祥文帝元嘉五年四月乙巳白鹿見汝南武津太  
守鄭據獲以獻十二年正月白鹿見東萊黃縣青冀州刺史  
王方回以獻十九年五月山陽張休宗獲白鹿南兖州刺史  
臨川王義慶以獻二十年八月白鹿見江夏安陸內史劉思

考以獻二十五年二月己丑白鹿見淮南太守王休復以獻  
四月戊午白鹿見南琅邪太守王遠獲以獻五月辛未朔華  
林園白鹿生二子皆白園丞梅道念以聞二十六年五月丙  
戌白鹿見馬頭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以獻二十七年正月己  
丑白鹿見濟陽徐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四月癸丑華林園  
白鹿生一白子園丞梅道念以聞二十九年六月壬戌白鹿  
見晉陵暨陽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孝武帝孝建三年  
六月癸巳白鹿見廣陵南兖州以獻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  
丁丑白鹿見東萊曲城縣獲以獻二年正月壬戌白鹿見山  
陽山陽內史程天祚以獻二月辛丑白鹿見濟北濟北太守  
殷孝祖以獻六年四月戊辰白鹿見榮陽湘州刺史建安王  
休仁以獻七年正月庚寅白鹿見南陽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補志九

三

項以獻六月己巳白鹿見武陵臨沅太守劉衍以獻九月癸  
未白鹿見南陽雒州刺史劉秀之以獻明帝泰始三年五月  
癸酉白鹿見南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五  
月己卯白鹿見北海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五年正月  
癸卯白鹿見汝陰樓煩豫州刺史劉勰以獻明帝泰豫元年  
十月壬戌白鹿見義興國山太守王蘊以獻後廢帝元徽元  
年正月甲午白鹿見海陵寧海太守孫嗣之以獻文帝  
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東官隊白從陳超獲黑鹿於肥如  
縣皇太子以獻十月辛巳東官將魏榮獲青鹿於秣陵十年  
十二月營城縣民成公會之於廣陵高郵界獲白鹿鹿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白鹿見會稽諸暨縣獲以獻又  
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長廣昌陽消于適獲白兔青州刺史

蕭思話以獻八年閏六月丁亥司徒府白從伊生於淮南繁昌獲白兔以獻十三年七月甲戌濟南朝陽王道獲白兔青州刺史段宏以獻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見山陽縣山陽太守劉懷之以獻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陽師齊獲白兔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獻二十二年三月白兔見東萊當利青州刺史杜冀以獻二十四年七月丁巳白兔見兗州刺史徐夔以獻七月己酉白兔見東莞太守趙球以獻二十七年二月壬辰白兔見竟陵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六月丙午白兔見南汝陰豫州刺史南平王鐸以獻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白兔見淮南太守申坦以獻三年閏二月乙丑白兔見平原獲以獻孝武大明元年六月庚子白兔見卽墨獲以獻六年六月乙丑白兔見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八年

補志九

五

月辛未白兔見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宋明帝泰始三年二月壬寅白鼠見樂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南史元嘉二十八年八月猛獸入郭內爲災按舊史以爲符瑞故詳載其文而誤問自見

齊志京房易傳曰野獸入邑其邑大虛又曰野獸無故入邑朝廷門及官府中者邑逆且虛永明中南海王子罕爲南兗州刺史有靈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是後刺史安陸王子敬於鎮被害建武四年春富郊治圓丘宿設已畢夜虎攫傷人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寢廟 又秦始末武進舊學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咸見莫之識也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鸞共色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十一年白象九頭見武昌史臣日記云

升中子天麟鳳至而龜龍格則鳳凰巢乎阿閣麒麟在乎郊藪豈非馴之在庭擾以成畜其爲瑞也如此今觀魏晉已來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爲祥也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亢縣新昌村新昌村嘉名也瑞應圖云王者不暴白虎至建元四年三月白虎見安蠻虔化縣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昇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獅子頭虎身龍脚詩傳云騶虞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又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永明四年丹陽縣獲白兔一頭五年望蔡縣獲白鹿一頭九年臨湘獲白鹿一頭六年蒲儔縣亮野村獲白驢一頭七年荊州獲白驢一頭八年餘干縣獲白驢一頭九年義陽安昌縣獲白驢一頭十年司州清激成獲白驢一頭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驢一頭

補志九

五

隋志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臥內方晝有狸鬪於欄上墮而獲之太清中遇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鬚熊無何至鬻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南史天監六年三月有三象入建業承聖元年宣城郡猛獸暴食人又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以爲妖自賣於佛寺爲奴以禳之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南史禎明二年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於清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入江

魏志毛蟲之孽謂變常而為異也太祖登國中河南有虎七  
臥於河側三月乃去後一年蚩虺白鹿盡渡河北後一年河  
水赤如血孝靜元象元年正月有狼入城至硤石曹開獲之  
武定五年十二月北城銅爵臺上獲豹一高祖太和元年五  
月辛亥有狐魅截人髮肅宗熙平二年自春京師有狐魅截  
人髮人相驚恐按瑞應圖外鎮王公刺史二千石令長酷暴  
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太宗永興三年二月京師民趙溫  
家有白鼠以獻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一尋死割之腹中有  
三子皆白四年三月上幸西宮獲白鼠一八月御府民張安  
獲白鼠一神瑞二年五月帝獵於檻嶺山獲白鼠一平城獲  
白鼠三六月平城獲白鼠二八月豫章王夔獲白鼠一秦常  
元年十一月京師民獲白鼯一以獻二年六月中山獲白鼠  
魏志九

也六月撫冥獲白狐以獻八年六月徐州獲黑狐以獻十年  
三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王者六合一統則至者也周文王  
時東夷歸之曰王者不傾於色則至德至鳥獸亦至十一年  
十一月冀州獲九尾狐以獻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獻  
白狐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陽郡獲白狐以獻世宗景明三年  
二月河州獻白狐永明三年十月白狐見於汲郡延昌四年  
四月兗州獻白狐九月相州獻白狐閏月汾州獻白狐二肅  
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獻白狐二三年六月平陽郡獻白  
狐八月光州獻九尾狐五年五月平陽郡獻白狐孝靜天平  
四年四月西兗州獻白狐七月光州獻九尾狐元象元年四  
月光州獻九尾狐二年二月光州獻九尾狐興和三年五月  
司州獻九尾狐十二月魏郡獻白狐四年四月瀛州獻白狐  
魏志九

二三年三月京師獲白鼠一十一月京師獲白鼠一世祖始  
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獲白鼠太延元年八月鴈門獻白鼠  
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師獲白鼠世宗景明四年五月  
京師獲白鼠正始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鼠肅宗熙平元年四  
月肆州表送白鼠又魏氏世居幽朔至獻帝世有神人言應  
南遷於是傳位於子聖武帝命其南徙於山谷阻絕仍欲止  
焉復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積年乃出始居  
匈奴之故地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肆州秀容民獲麟以獻  
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者也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於南  
兗州楊郡民陳天愛以告送京師大赦改年王者自養有節  
則至者也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獻黑狐周成王時治  
致太平而黑狐見者也三年五月獲白狐王者仁智則至者

二武定元年七月幽州獲白狐二杜一牝一九月西兗州獻  
白狐太和二年十一月辛未秦州獻五色狗三年三月齊州  
獻五色狗其五色如畫太祖天興四年五月魏郡斥邱縣獲  
白鹿王者惠及下則至太宗永興四年九月建興郡獻白鹿  
神麋元年二月定州獲白麋白麋鹿又見於樂陵因以改元  
三年二月白鹿見於代郡倒刺山太延四年十二月相州獻  
白鹿真君八年五月洛州送白鹿高宗太安二年十月白鹿  
見於京師西苑高祖承明元年六月秦州獻白鹿太和元年  
正月白鹿見於秦州三月白鹿見於青州四年正月南豫州  
獻白鹿十九年七月司州獲白鹿應以獻二十年六月司州  
獻白鹿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荊州獻白鹿永平四年八月平  
州獻白鹿延昌二年五月齊州獻白鹿四年六月司州獻白



鹿肅宗熙平元年五月濟州獻白鹿二年五月司州獻白鹿  
神龜二年六月徐州獻白鹿孝靜元象元年六月齊獻武王  
獲白鹿以獻武定元年六月兗州獻白鹿太祖登國六年十  
二月上獵親獲鹿一角召問羣臣皆曰鹿當二角今一是諸  
國將并之應也高祖太和三年三月肆州獻一角鹿神龜元  
年七月徐州獻一角鹿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後軍將軍朱新  
典獻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肅宗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獻  
一角獸神龜二年九月徐州獻一角獸高宗太安三年三月  
有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古今瑞應多矣然白狼見於成  
湯之世故殷道用興太平嘉名也又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  
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太宗永興四年十  
二月章安子封懿獻白鹿王者刑罰理則至高祖太和二年

神龜九

元

十二月懷州獻白鹿三年五月白鹿見於豫州二十三年正  
月華州獻白鹿肅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獻白鹿神龜二年  
七月徐州獻白鹿孝靜武定七年七月瀛州獻白鹿又太祖  
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兔一王者敬耆老則見三年五月  
車駕東巡幸廣寧有白兔見於乘輿前獲之四年正月并州  
獻白兔太宗永興三年上獵於西山獲白兔八月京師獲白  
兔泰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縣獲白兔二年六月京師獲  
白兔三年六月頓邱郡獲白兔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獻  
黑兔神龜元年九月章武郡獻白兔四年二月渤海郡獻白  
兔眞君七年二月青州獻白兔二高宗和平三年十月雲中  
獲白兔四年閏月鄴縣獲白兔高祖延興五年四月白兔見  
於代郡承明元年八月白兔見於雲中太和元年六月雍州

周城縣獻白兔三年三月吐京鎮獻白兔八年六月徐州獻  
白兔十八年十月瀛州獻白兔二十年七月汲郡獻黑兔七  
月京師獲白兔二十三年獲黑兔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  
州獻白兔三年四月潁州郡獻白兔八月河內郡獻白兔四  
年六月河內郡獻白兔七月夏州獻黑兔正始元年三月河  
南郡獻黑兔四月魯陽郡獻白兔二年八月東郡獻白兔九  
月河內郡獻黑兔是月肆州獻白兔東郡又獻白兔三年七  
月薄骨律鎮獻白兔九月肆州獻白兔四年四月河內郡獻  
白兔永平元年四月濟州獻白兔五月河內獻黑兔十月樂  
安郡獲白兔二年二月相州獻白兔延昌三年七月豫州獻  
白兔四年三月河南獻白兔八月河南又獻白兔九月河內  
又獻白兔肅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獻白兔五月東郡獻白

神龜九

三

兔六月京師獲白兔十一月鄆善鎮獻白兔神龜元年六月  
京師獲黑兔二年八月正平郡獻白兔九月正平郡又獻白  
兔十月京師獲黑兔正光元年正月徐州獻白兔五月冀州  
獻白兔三年五月徐州獻白兔二是月冀州獻白兔孝靜天  
平二年八月光州獻白兔四年十月光州獻白兔元象元年  
五月徐州獲白兔六月齊獻武王獲白兔以獻是月濮陽郡  
獻白兔興和二年四月徐州獻白兔六月京師獲白兔四年  
正月光州獻白兔武定元年三月瀛州獻白兔又汲郡獻白  
兔六年十一月武平鎮獻白兔  
隋志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月  
豹又上銅爵臺  
又後齊武平二年有兔出廟社之中武平末并肆諸州多狼

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大體以白色為主兵之象也又似犬近犬既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腳跡又擁土為城雉之狀時人恠而察之乃狐媚所為漸流至并鄴

時則有犬猓

宋志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孝武孝建初顏竣為左衛於省內聞犬子聲在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白死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僞號於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隋志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邱並有犬與子女交洪範五

補志九

三

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諄亂之氣後主時犬為開府儀同唯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梁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既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

又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腰已後分為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

又大業元年鴈門百姓聞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頓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為主兵之應也

時則有口舌之病

隋志陳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聞而出之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

嬰兒長一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又周武帝時有強練者伴狂持一瓠至晉蕩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

時則有白背白祥

齊志言傳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者白故有白背若有白為惡祥

宋志明帝泰始二年五月甲寅緒中獲石栢長三尺二寸廣三尺五寸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獻三年十一月乙卯盱眙獲石栢盛朔將軍段榮以獻又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為丹楊尹夜西門內有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轉駛乃消此白祥也前廢帝景和元年鄧琬在尋陽種紫花皆白白背也

南齊志宋昇平二年颯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匹入雲風止下御路紀僧真啟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

補志九

三

隋志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一尺近白祥也孫盛以為勞人之異

又齊河清元年九月滄州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近白祥也又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近白祥也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象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為上延後主以為嘉瑞百寮畢賀北史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

又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又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溢陽間十餘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之所未幾變為玉劉向曰玉者至貴也賤將為貴之象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

子立千年百寮稱賀有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今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隋書場帝紀大業十三年有石自江浮入於揚子

### 維木沱金

隋志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木沱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圍陵無主石麟將爲人所徙也後竟國亡又正月送辟邪二千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輟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沱金也

又東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水冰洪範五行傳曰陰之盛而凝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

補志九

雨而冰襲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

又後齊天保二年雨水冰三日武平元年冬雨水冰明年二月又木冰六年七年頻歲春冬木冰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

又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荼

齊志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倪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皆生其上字不可識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齊者黃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益州齊后山父老相傳其名亦

不知所起昇明三年有沙門玄暢於山邱立精舍其日太祖

受禪日也又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

身上黃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

上有如此氣也太祖年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

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蘇備云青木色

日壽者宋氏末運也又建元元年世祖拜皇太子日有慶雲

在日邊三年華林園醴泉堂忽有瑞雲周圍十許丈高下

與景雲樓平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久行轉南行過長

船入華池

魏志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邱池縣大柳

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天討曹而晉氏代魏今石

文記國家祖宗諱者受命之符乃遣使圖寫其文大石有五

補志九

皆青質白章間成文字其二石記張呂之前已然之効其三

石記國家祖宗以至於今其文記昭成皇后諱繼世四六天

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記太祖道武皇帝諱應王載記

千歲凡七字次記太宗明元皇帝諱長子二百二十年凡六

字次記太平天王繼世主治凡八字次記皇太子諱昌封太

山凡五字初上封太平王天文圖錄又授太平真君之號與

石文相應太宗名諱之後有一人象攜一小兒見者皆曰上

愛皇孫提攜臥起不離左右此卽上象靈契真天授也於是

衛大將軍樂安王範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征西大將軍常

山王素征南大將軍恆農王奚斤上奏以石文之徵宣告四

海令方外僭竊知天命有歸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部尙書安

定侯鄧宗慶奏鄉郡民李飛太原民王顯前列稱詣京南山

採藥到遊越谷南嶺下見清碧石柱數百枚被詔案檢稱所見青碧柱長者一匹相接而上或方一尺二寸或方一尺方榜悉就其數既多不可具數請付作曹採用奏可時人神異之顯祖皇興三年六月尉元表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揚皆尅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肅宗孝昌二年十月揚州刺史李憲表云門下督周伏興以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度肥水行至草堂寺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六人從後與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硤石其人語興君可回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月破矣興行兩步錄興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七月二十七日堰破

北史孝昭時有尙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情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奠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屬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

厥罰恆煥

宋志應徵之恆煥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應之京房易傳曰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齊志傳曰雷

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又曰雷電所擊皆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者也

宋志順帝昇明元年十月於潛桃李奈結實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癸丑雷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廟破東鳴尾徹壁柱六年正月丙寅雷且雪七年十月丙子雷八年十二月庚辰雷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且雪十四年震初靈陵口標四破至地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甲午雷震明帝泰始二年九月辛巳雷震四年十月辛卯雷震十一月癸卯朔雷震乙巳雷震六年十一月庚午雷後廢帝元徽三年九月戊戌雷丁未雷戊午雷震十月辛未雷甲戌又雷順帝昇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震建陽門

南史元嘉二十年十月雷二十一年十月雷且電

齊志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光因雷鳴十月庚戌電光有頃雷鳴久而止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聲六年十月甲申夜陰細雨始聞雷鳴於西北上七年正月甲子夜陰雷鳴西南坤宮隆隆一聲而止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宮水門其音隆隆一聲而止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仍續十聲而止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相續丁亥止十年庚子雷電起西北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聞雷聲隱隱再聲而止西南坤宮十二月甲申陰雨有電光因聞西南及西北上雷鳴頻續三聲丙午夜聞西北上雷頻續二聲辛亥雷雨又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戊夜震電四年五月五日雲靄閣都雷震於樂遊安昌殿電火

焚蕩盡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恆山保林寺剎  
上四破電火燒塔下佛面窗戶不異也永明中震東宮南門  
無所傷毀殺食官一人十一年三月震於東齋棟崩左右密  
欲治繕竟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留之志吾過且旌天之愛  
我也

魏志鴻範論曰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  
君也雷託於雲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故無雲而雷示君獨  
處無臣民也顯祖皇興元年七月東北無雲而雷二年七月  
東北有聲如雷世宗延昌元年二月有聲起東北南引殿殿  
如雷二聲而止

又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高祖延興五年八  
月中山桃李花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

補志九

三七

成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世宗景明四年  
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  
柰樹花

隋志陳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八年又震慧日  
寺刹瓦官寺重閣門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  
靂邱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十年  
三月震武庫武庫者兵氣之所聚也而震之天戒若曰宜戢  
兵以安百姓其年六月又震太皇寺刹莊嚴寺露槃重陽閣  
東樓鴻臚府門天戒若曰國威已喪不務修德後必有恃佛  
道耽宴樂棄禮儀而亡國者

又齊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孝先南門柱又天保八年三月  
大熱人或喝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

肖者不逞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

厥極疾時則有草妖齊志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  
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日  
草妖者失  
象之象也

宋志宋順帝昇明二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所在獲以獻  
又文帝元嘉十一年朱草生蜀郡郫縣王之家益州刺史甄  
法崇以聞又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建康領檀湖二蓮一  
蒂十六年七月壬申華池雙蓮同幹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天  
淵池芙蓉異花同蒂十九年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  
刺史始興王濬以獻二十年五月廬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蒂  
太守王淵以聞二十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  
蒂園丞陳襲祖以聞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  
太守臧藝以聞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

補志九

三五

守孔山士以聞二十年揚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刺史始興  
王濬以獻二十年四月樂游苑池二蓮同幹苑丞梅道念以  
聞二十一年六月丙午華林園天淵池二蓮同幹園丞陳襲  
祖以聞二十二年七月東宮玄圃園池二蓮同幹內監殿守  
舍人官勇民以聞二十三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  
花一蒂園丞陳襲祖以聞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二  
蓮共幹池統胡永祖以聞二十三年八月己酉魚邑三周池  
二蓮同幹園丞徐道興以聞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玄  
武湖二蓮同幹孝武帝大明五年藉田芙蓉二花同蒂大司  
農蕭邃以獻明帝太始二年八月丙辰五城澳池二蓮同幹  
都水使者羅僧愍以獻太始二年八月己未豫州刺史山陽  
王休祐獻蓮二花一蒂太始五年六月甲子嘉蓮生湖孰南

臺侍御史三曾度以聞太始六年六月壬子嘉蓮生東宮玄圃池皇太子以聞

南史泰始四年正月雨草於宮

齊志永元中御刀黃文濟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又昇明二年宣城臨成縣於藉山獲紫芝一枝永明八年五月陽城獲紫芝一株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獲紫芝一莖

南史陳後主時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

魏志世宗景明三年七月魯陽獸鳥芝王者慈仁則生食之令人度世

隋志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

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

時則有羽蟲之孽羽原本作傑。齊志劉歆視傳有羽蟲之孽謂難既也。班固案易雞屬巽今以羽蟲之孽類是也。依歆說附視傳云。

宋志宋武帝永初三年臨軒拜徐羨之為司徒百僚陪位有

二野鶴集太極鳴尾鳴呼少帝景平二年春鶴巢太廟西鳴

尾驅去復還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鷗鳥數百集太極殿前

小階內 又鳳凰者仁鳥也不剝胎剖卵則至或翔或集雄

曰鳳雌曰鳳蛇頭燕頰龜背鼈腹鶴頸雞喙鴻前魚尾青首

駢翼鷺立而鴛鴦思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

履正而尾繫武小音中鐘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興

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遊必擇地飲不

妄下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書鳴曰上朔夕

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其樂也徘徊徊雍雍

啾啾唯鳳凰為能究萬物通天社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

九德備文武正下國故得鳳之象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

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終身居之然宋武帝永初元年七

月戊戌鳳凰見會稽山陰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

二集秣陵民王顛圍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羽毛鮮

明文采五色聲音諧從眾鳥如山雞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

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曰

鳳凰里孝武帝建元元年正月庚申鳳凰見丹徒憍賢亭雙

鶴為引眾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聞外如宋文帝元

嘉二十年五月赤雀集南平郡府內史臧綽以聞孝武帝孝

建元年五月己亥臨沂縣督尙斯軍人於城上獲赤雀太傅

假黃鉞江夏王義恭以獻蒼鳥者賢君修行孝慈於廣姓不

好殺生則來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蒼鳥見襄陽縣

二年四月甲申蒼鳥見襄陽雍州刺史王玄謨以獻又宋武

帝永初二年二月赤鳥六見北海都昌孝武帝大明五年六

月戊子赤鳥見蜀郡益州刺史劉思考以獻白燕者師曠時

銜丹書來至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齊郡城游

翔庭宇經九日乃去眾燕隨從無數十四年白燕集荊州府

門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十八年六月白燕產丹徒縣南徐

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二十年五月白燕集南平鄉府內

內史臧綽以聞二十一年白燕見廣陵南兗州刺史廣陵王

誕以獻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燕集司徒府西園太尉江夏

王義恭以聞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白燕見廣陵城南兗州刺

史徐湛之以聞二十六年五月戊寅白燕產衡陽三墓亭郎  
中令朱曠之獲以聞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產京口南徐  
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六月壬辰白燕見秣陵丹陽尹徐湛  
之以獻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白燕產南郡江陵民家  
荆州刺史朱修之以獻五月甲子白燕二產山陽縣舍南兗  
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六月甲戌白燕產吳郡城內太守王  
翼之以獻三年五月甲申白燕產武陵臨沅民家郢州刺史  
孔靈符以聞四年六月乙卯白燕見平昌青州刺史劉道隆  
以獻明帝太始二年六月白燕見陵零獲以獻又宋武帝永  
初二年六月丁酉白鳥見吳郡婁縣太守孟頊以獻文帝元  
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鳥見山陽太守阮寶以獻三年三月  
甲戌丹陽湖熟薛爽之獲白鳥以獻十一年六月乙巳吳郡

補志九

四

海鹽王說獲白鳥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獻十三年三月  
戊辰義興陽羨令獲白鳥太守劉禎以獻十九年五月海陵  
王文秀獲白鳥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十月白鳥產  
晉陵暨陽僑民彭城劉原秀宅樹原秀以聞二十年七月彭  
城劉原秀又獲白鳥以獻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鳥見晉陵  
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  
鳥見南郡江陵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丁巳白鳥見吳郡海鹽  
太守顧覲之以獻九月壬寅白鳥見吳興烏程太守郗暹以  
獻又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乙巳白雀見齊郡昌國四年七  
月乙酉白雀見北海劇八年五月辛丑白雀集左衛府十一  
年五月丁丑齊郡西安宗顯獲白雀青州刺史段宏以獻十  
四年五月甲午白雀集費縣員外散騎侍郎顏敬家獲以獻

白雀二見荆州府客館十五年五日辛未白雀集建康都亭  
里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六月白雀見建康定陰里彭  
城王義康以獻八月白雀見西陽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  
獻十七年五月壬寅白雀二集荆州後園刺史衡陽王義季  
以獻十八年七月吳郡鹽官于玄獲白雀太守劉禎以獻二  
十年五月乙卯秣陵衛騎之獲白雀丹陽尹徐湛之以獻二  
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見東安郡徐州刺史臧質以獻閏五  
月丙午白雀見華林園員外散騎侍郎長沙王瑾獲以獻六  
月庚申彭城蕃縣時佛護獲白雀以獻二十四年四月白雀  
產吳郡鹽官民家太守劉禎以獻六月己亥白雀五集長沙  
廟長沙宛瑾以聞二十五年五月丁丑白雀二見京都材官  
吏黃公歡軍人丁田夫各獲以獻二十七年六月乙卯白雀

補志九

四

見濟南郡薛榮以獻二十八年八月己巳崇義軍人獲白雀  
一雙太子左率王錫以獻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見會稽  
山陰太守東海王禕獲以獻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臨  
沂縣魯尙期於城上得白雀太傅假黃鉞江夏王義恭以獻  
二年六月丙子左衛軍獲白雀以獻三年閏三月辛酉黃門  
侍郎庾徽之家獲白雀以獻五月丁卯白雀見建康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見尋陽五月甲寅白雀二  
見渤海獲以獻五月甲子白雀見建康獲以獻六月丁亥白  
雀見零陵郡陽獲以獻七月辛亥白雀見南陽宛獲以獻二  
年五月丁未白雀見建康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尙以獻六月  
丁亥白雀見河東定襄縣荆州刺史朱修之以獻三年四月  
庚戌白雀見秣陵丹陽尹劉秀之以獻五月壬午大宰府崇

蘇軍人獲白雀太宰江夏王義恭以獻四年五月辛巳白雀見廣陵侍中顏師伯以獻五年四月庚戌白雀見晉陵太守沈文叔以獻五月白雀見尋陽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五月癸未白雀二見尋陽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五月癸未白雀二見濟南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十月白雀見太原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六年八月辛巳白雀見齊郡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七年四月乙未白雀集廬陵王第廬陵王敬先以獻四月乙丑白雀見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以獻五月辛未白雀見汝陰豫州刺史垣護之以獻六月白雀見實成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十月丁卯白雀見建康丹陽尹永嘉王子仁以獻十一月車駕南巡隸水師於梁山江白雀二集華蓋前廢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白雀見

禮志九

四三

會稽東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六月丙子白雀見彭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以聞明帝太始二年七月戊子白雀見虎檻洲都督征討諸軍建安王休仁以聞六年七月壬午白雀二見廬陵吉陽內史江孜以聞明帝大豫元年六月辛丑白雀見廣州刺史孫超以獻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見尋陽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以獻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青雀見華林園明帝太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見京城內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又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頌之二十四年九月白鳩又見庚戌中領軍沈演之上表頌之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白鳩見東莞莒縣太守劉玄以聞十六年二

月白雉見陳郡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十八年二月癸亥白雉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二十年六月白雉見高平方與縣徐州刺史臧質以獻二十六年三月戊寅白雉見東安沛郡各一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獲以獻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白雉雌雄各一見海陵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五年十二月白雉見秦郡南兗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以獻八年二月丁卯白雉見南郡江陵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玉以獻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白雉見渤海青州刺史王玄謨以獻三月甲午朔白雉見新蔡豫州刺史劉德願以獻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白鷓見新野鄧縣雍州刺史蕭思話以聞二十六年五月癸酉白鷓見建康崇孝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白鷓見

禮志九

四四

汝南安陽太守申令孫以獻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樂獻赤鷓鴣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嬰皇國獻赤白鷓鴣各一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獻白鷓鴣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交州刺史垣閭獻白孔雀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白鷓鴣見京兆雒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獻果何祥哉齊志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犢子其年郡大水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永明二年四月烏巢內殿東鳴尾三年大鳥集會稽上虞其年縣大水又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獲白雀一頭三年七月安城王  
嵩第獲白雀一頭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四月七日  
白雀見臨汝縣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八年天門臨  
豐縣獲白雀一頭九年七月吳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八月  
豫州獲白雀一頭十年五月齊郡獲白雀一頭建元元年五  
月白鳥見巴郡永明四年三月三足鳥巢南安中陶縣庭八  
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  
一頭又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二年彭澤縣  
獲白雉一頭七年鬱林獲白雉一頭十年青州涇液戍獲白  
雉一頭按諸白若是之多而  
以為瑞舊史之惑也

隋志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廳事有野鳥如  
戴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

補志九

聖五

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  
於庭有野鳥如山鵲赤背集於冊書之上鵲鳴於殿  
又陳後主時蔣山有眾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候  
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空  
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為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  
其背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家處朱  
門當水開獨足者叔寶獨行無眾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  
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當  
水開之義也

魏志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獻三足鳥王者慈孝天地則  
至十三年十一月滎陽獻三足鳥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  
鳥十五年閏月濟州獻三足鳥十七年五月冀州獻三足鳥

二十年六月豫州獻三足鳥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獻三足鳥  
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獻三足鳥三年二月豫州獻三足  
鳥四年六月幽州獻四足鳥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獻三足鳥  
五月幽州獻三足鳥是月相州獻三足鳥六月定州獻三足  
鳥二年五月肆州獻三足鳥三年三月豫州獻三足鳥是月  
豫州又獻三足鳥永平元年四月豫州獻三足鳥延昌三年  
二月冀州獻三足鳥肅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獻三足鳥二  
年四月東郡獻三足鳥是月豫州獻三足鳥南兗州又獻三  
足鳥神龜元年八月雍州獻三足鳥二年五月潁川郡獻三  
足鳥正光元年四月濟州獻三足鳥是月濟州又獻三足鳥  
二年閏月東郡獻三足鳥三年五月東郡獻三足鳥潁川郡  
許昌縣獻三足鳥肆州獻三足鳥六月冀州獻三足鳥四年

補志九

聖五

六月瀛州獻三足鳥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齊獻武王獲三足  
鳥以獻孝靜元象二年四月京師獲三足鳥武定三年五月  
瀛州獻三足鳥四年四月潁州獻三足鳥五月潁州又獻三  
足鳥又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師獲白梟肅宗正光二年  
八月己卯獲禿鷲具於殿內孝昌二年四月民有送死鴨雛  
一頭兩身四足四翅兩尾孝靜天平二年三月雉飛入尚  
書省殿中獲之又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鳥見於涼州王者  
宗廟肅敬則至九月白鳥見於京師三年五月白鳥見於豫  
州九月白鳥見於秦州十七年六月交州獻白鳥二十三年  
十二月司州獻白鳥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獻白鳥三年  
九月潁川郡獻白鳥四年七月潁川郡又獻白鳥永平元年  
四月潁川獻白鳥延昌二年八月平陽郡獻三足鳥三年六

月冀州獻白鳥肅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獻白鳥孝靜天平二年七月齊獻武王獲白鳥以獻元象元年五月冀州獲白鳥二年八月徐州表濟陰郡廳事前槐樹鳥巢於上鳥母死有鵲銜食舖鳥兒不失其時並皆長大賞太守帛十匹興和四年四月魏郡貴鄉縣獲白鳥雉五月京師獲白鳥是月陽夏郡獲白鳥七月北豫州獻白鳥十月瀛州獻白鳥武定元年六月東郡民獻白鳥三年五月北豫州獻白鳥是月廣宗郡獻白鳥潁州又獻白鳥六月滄州獻白鳥四年四月梁州獻白鳥八月陽夏郡獻白鳥高祖太和二年二月涼州獻赤鳥周武王時銜麥至而克殷肅宗熙平元年二月赤鳥見肆州秀容郡神龜元年四月赤鳥見并州之晉陽縣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獻蒼鳥君修行孝慈萬姓不好殺生則

補志九

聖

至正始二年五月雍州獻蒼鳥六月雍州又獻蒼鳥永平二年四月河內獻蒼鳥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獻蒼鳥前廢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內獻蒼鳥孝靜興和四年五月濟州獻蒼鳥七月瀛州又獻蒼鳥武定元年四月兗州獻蒼鳥五月濟州又獻蒼鳥二年五月京師獲蒼鳥三年六月京師獲蒼鳥十月光州獻蒼鳥高祖延興二年四月幽州獻白鵲四年九月白鵲見於中山承明元年八月定冀二州俱獻白鵲十一月定州又獻白鵲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獻白鵲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獻白鵲正光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鵲孝靜興平二年五月京師獲白鵲武定二年七月林慮獻白鵲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鵲又太祖天興五年八月上曜軍覽谷見白鵲一太宗永興三年六月京師獲白鵲四年閏月京師又

獲白鵲泰常二年六月京師獲白鵲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鵲見於并州八年四月白鵲集於京師是月代郡獻白鵲二十三年八月荊州獻白鵲閏月正平郡獻白鵲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涇州獻白鵲肅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師獲白鵲孝靜元象元年八月西中府獻白鵲興和二年三月京師獲白鵲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獻白鵲太宗泰常八年五月鴈門獻白雀王者爵祿則白雀至世祖神鷹元年九月滄水郡獻白雀十月魏郡獻白雀真君八年五月鴈門郡獻白雀高祖延興二年二月白雀見於扶風郡三年五月白雀見於代郡四年正月青州獻白雀太和三年五月白雀見於豫州十三年正月清河武城縣獻白雀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滎陽郡獻白雀十月薄骨律鎮獻白雀四年三月敦煌鎮獻白雀五月

補志九

聖

京師獲白雀六月恆農郡獻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正始二年七月薄骨律鎮獻白雀三年四月獲白雀於京師十月河州獻白雀十二月雍州獻白雀四年二月豫州獻白雀永平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獲白雀十一月秦州獻白雀四年五月滎陽獻白雀八月秦州獻白雀是月青州獻白雀是月恆州獻白雀是月洛陽獲白雀十一月荊州獻白雀肅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師再獲白雀七月宮中獲白雀二年四月華州獻白雀六年相州獻白雀是月薄骨律鎮獻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八月薄骨律鎮又獻白雀是月京師獲白雀十一月京師獲白雀神龜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六月京師獲白雀二八月薄骨律鎮獻白雀二年五月徐州獻白雀是月京師獲白雀三年七月京師又獲白雀正

光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二年六月光州獻白雀三年四月  
京師獲白雀六月滎陽郡獻白雀八月濟州獻白雀是月光  
州獻白雀九月白雀見舍人省四年六月京師獲白雀七月  
京師獲白雀出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師獲白雀孝靜天平二  
年五月北豫州獻白雀三年七月京師獲白雀四年七月充  
州獻白雀元象元年五月京師獲白雀六月京師獲白雀七  
月肆州獻白雀是月齊獻武王獲白雀二年五月京師獲白  
雀六月齊文襄王獲白雀以獻是月南兗州獲白雀七月京  
師獲白雀興和二年四月京師獲白雀閏月京師獲白雀六  
月光州獻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三年五月京師獲白雀四  
年正月京師獲白雀六月京師獲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武  
定元年六月京師獲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三年五月梁州

補志九

四元

獲白雀七月京師獲白雀十月兗州獲白雀四年六月京師  
獲白雀六年六月京師獲白雀世宗景明三年三月濟州獻  
赤雀周文王時銜書至四年五月獲赤雀於京師永平元年  
四月京師獲赤雀肅宗孝昌三年四月河南獲赤雀以獻高  
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獻白鳩殷湯時至王者養耆老遵道  
德不以新失舊則至高祖承明元年十一月冀州獻白鳩太  
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獻白鳩八月滎陽郡獻白鳩世宗景  
明三年七月涇州獻白鳩正始元年十月京師獲白鳩是月  
建興郡獻白鳩二年四月并州獻白鳩七月冀州獻白鳩二  
三年七月夏州獻白鳩永平元年六月洛州獻白鳩肅宗熙  
平二年九月汲郡獻白鳩太祖天興二年七月并州獻白雉  
周成王時越裳氏來獻四年正月上黨郡獻白雉二月并州

獻白雉五月河內郡獻白雉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尙  
書周幾獲白雉一於博陵安平以獻泰常三年正月渤海郡  
高城縣獻白雉三月渤海郡南皮縣獻白雉二十一月中山  
行唐縣獻白雉四年正月新興郡獻白雉十二月又獻白雉  
二五年三月白雉見於河內郡世祖神麇元年二月相州獻  
白雉二年二月上黨郡獻白雉高祖延興二年正月青州獻  
白雉五年正月白雉見於上谷郡太和元年二月秦州獻白  
雉三月白雉見於秦州十一月白雉見於安定郡二年十一  
月徐州獻白雉三年正月統萬鎮獻白雉四年正月南豫州  
獻白雉六年三月豫州獻白雉八年六月齊州清河郡獻白  
雉十七年正月幽州獻白雉四月瀛州獻白雉二十年三月  
兗州獻白雉世宗景明三年正月徐州獻白雉

補志九

五

隋志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天統三年九月  
萬春鳥巢仙都苑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  
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  
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北史皇建二年十月野雉栖  
於前殿之庭  
又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集洛陽宮太極殿  
又開皇初梁主蕭琛新起後宮有鴝鳥巢其帳隅大業末京  
師宮室中恆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十三年十一月鳥  
鵲巢帝帳帷驅不能止隋煬帝紀大業八年三月帝征遼東  
大頓見二大鳥十二年二月有二大鳥似鵬飛入大業殿止  
於御幄至明乃去  
時則有羊羴

宋志宋孝武帝太明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羊禍也

魏志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言陽曲縣羊生羔一

頭二身一牝一牡三耳八足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鎮送

羊羔一頭兩身八脚二年正月鄯善鎮送八脚羊延昌四年

五月薄骨律鎮上言羊羔一頭六足兩尾

隋志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

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甌也洪範

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

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恭帝義寧二年麟遊

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

時則有目病

隋志梁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

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早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

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

帽以絳繫髮自是早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

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北史齊武平五年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丈面頂各二

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

時則有赤膏赤祥

宋志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從景陽樓上層出

狀如烟回薄良久明帝太始二年三月丙午黃紫雲從景陽

樓出隨風回久乃消華林園令賊延之以聞

齊志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少日

而散晏尋被誅

隋志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於地

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

又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至

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於太極殿前初下時鍾皆鳴又嘗

夜索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階漉漉然至御榻而火起南

史永定二年四月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烟屬天後主時霧赤

魏志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夜有三白氣從地出須臾變爲

黃赤光明照地十六年九月昏時赤氣見於西北長二十丈

廣八九尺食頃乃滅世宗延昌元年三月有赤氣見於天自

卯至戌肅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西北赤氣竟天畔似火氣京

師不見涼州以聞三年九月夜西北有赤氣似火爛東西一

匹餘五年五月北有赤氣東西竟天如火爛莊帝永安三年

十一月有赤氣如霧從顯陽殿階西南角斜屬步廊高一丈

許連地如絳紗幔自未至戌不滅

隋志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

象僵尸之類也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屍百

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雨血染衣國亡君戮四年三月有物

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眾星隨者如小鈴北史作如赤漆鼓帶小鈴

武平中有血點地自斛律明月宅至於太廟

北史周靜帝時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徧天

隋書煬帝紀大業十三年日光四散如流血

雜水沙火

南史齊永元元年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



南北史補志卷十

五行志第二

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齊志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忽聞空中有簾聲謂節相應

南史陳後主時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醕之經三四年乃去又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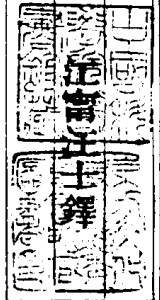
魏志大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為鴈門郡吏入句注西陲見一老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當大樂子孫承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父老化為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

補志十

厥罰恆寒

宋志庶徵之恆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燒而寒盡六日亦為害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漏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又齊志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為震陰之氣專為霰陽專而陰陰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薄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宋志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京都雨雹深陽時尤甚傷牛馬殺禽獸十八年三月雨雹二十五年正月積雪冰寒二十九  
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雞卵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二月庚寅大雪平地二尺餘明帝泰始五年四月壬辰京邑雨雹後廢帝元徽三年五月乙卯京邑雨雹又大明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



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史臣按詩云先集為霰韓詩曰霰英也花葉謂之英離騷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飄颻是也然則霰為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獨六出

齊志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雹落大如蒜子須臾乃止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須臾滅南史梁天監元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

隋志梁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大同三年六月胸山隕霜

又梁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深三尺洪範五行傳曰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臣不臣之應也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補志十

尺

又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曰雹陰陽之象也時帝數捨身為奴拘信佛法為沙門所制

又陳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又雨雹  
又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  
魏志洪範論曰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霰此言陽專而陰脅之陰專而陽薄之不能相入則轉而為霰猶臣意不合於君心也高祖延興四年四月涇州大雹傷稼承明元年四月青齊徐兗大風雹八月并州鄉郡大雹平地尺草木禾稼皆盡定州大雹殺人者方圓二尺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青二州大雨雹殺麋鹿四年五月汾州大雨雹六月汾州大

雨雹草木稼雉兔皆死七月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并相  
司竟至徐州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無遺正始二年三月齊  
濟二州大雹雨雪永平二年五月南秦廣業郡大雨雹殺鳥  
獸禾稼洪範論曰春秋之大雨雪猶庶徵之恆雨也然尤甚  
焉夫雨陰也雪又陰也大雪者陰之積積盛甚也一曰與太  
水同冬故為雪耳世祖始光二年十月大雪數尺真君八年  
五月北鎮寒雪人畜凍死高祖太和四年九月京師大風雨  
雪三尺世宗正始元年五月武川鎮大雨雪四年二月司相  
二州暴風大雨雪九月大雪肅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鎮大  
雪

又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京房易  
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

又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

又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  
霜晝下天統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  
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

又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  
寒識曰殺無罪其寒必異

厥極貧時則有鼓妖齊志謂傳曰不聽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  
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齊志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天東北有聲至戊夜

魏志世祖大延四年十月北有聲如大鼓西北行

隋志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易  
曰鼓之以雷霆震近鼓妖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  
赤氣下至地

又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

又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

又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

又開皇十四年正月且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二十年無雲  
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  
甲兵大業中滎陽石鼓頻歲鳴

時則有魚變宋志劉歆以為介  
蟲之孽謂蝗屬也

宋志宋明帝太始二年十月己巳幸華林天淵池白魚躍入  
御舟又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  
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

齊志傳曰極陰氣動故有魚鯉魚鯉者常寒罰之符也永明  
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

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為海燕取其肉食之建元  
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  
小者十餘丈一人山陰稱浦一人永興江皆賜岸側百姓取  
食之

隋志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壘中及玄武湖魚皆  
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

又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鵝鵝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  
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為國  
以魚為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

又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鬪

又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  
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眾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

但有一坡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杭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又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郭至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武庫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

時則有豕既

魏志京房傳曰凡妖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高祖延興元年九月有司奏豫州刺史臨淮公王讓表有猪生子一頭二身八足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言大豕交正始四年八月京師猪生子一頭四耳兩身八足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言陽平戌猪生子

頭面似人頂有肉髻體無毛

補志十

五

隋志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陔北雜本作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又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

時則有耳病闕

時則有黑眚黑祥

宋志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幸京口有黑氣暴起南史元嘉三十年正月有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宮上

隋志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近黑祥也

又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猪者十餘南史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魏志世祖始光二年正月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丈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雲廣數里掩東陽城上昏暗如夜世宗景明三年九月黑氣四塞

隋志齊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烏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毆辱之

維火沴水

隋志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而至荊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補志十

六

又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

又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

又大業三年武陽縣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清

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吝是謂不聖厥咎孽

齊志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謂太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又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温云雀爵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温云屐者運應木

也臣案桑字爲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卽帝位謂著履爲木行也履有兩齒有聲是爲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卽眞矣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温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南史簡文帝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殷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後果有土囊之禍

又陳後主夢黃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橋樹又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誤人事後主聞之忌二蕭故遠散其眾以嚴爲東揚州刺史璩爲吳州刺史又初武帝始卽位其夜奉朝請史普直宿省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

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

北史河清四年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置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又後主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郵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燭及且得三升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郟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

厥罰恆風 齊志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容其過在齊亂失紀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正之象專恣而執節故罰常風心五事土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日陰陽相薄氣陽多食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日風宵起而晝時以應常陰同象也

宋志宋少帝景平二年正月朔旦暴風發殿庭會翻揚數十丈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壽陽驟雨有回風雲霧廣三十許步從南來至城西回散滅當其衝者室屋樹木摧倒二十九年三月大風拔木飛瓦三十年正月大風拔木雨東殺牛馬雷電晦冥孝武帝大明七年風吹初靈陵隄口左標折鍾山通天臺新成飛倒散落山澗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朔京邑大風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京邑大風四月京邑大風五月京邑大風乙酉又大風九月京邑大風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京邑大風三年三月京邑大風六月京邑大風四年十一月京邑大風五年三月京邑大風發屋折木六月京邑大風齊志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風夜暴起雲雷合冥從戌亥上來四年十一月甲寅西時風起小駛至二更雪落風轉浪津

補志十

八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迅急十一月己丑戌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七年正月丁卯陽微陰賊之日時加子風起迅急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寅時止八年六月乙酉加子時風起迅急暴疾浪津發屋折木塵沙從西南未上來因雷雨須臾風微雨止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亥風起迅急從東方暴疾彭勃浪津至乙卯陰賊時漸微名羽動羽九月乙丑時加未雷驟雨風起迅急暴疾浪津從西北戌上來十月壬辰陽羽姦邪之日時加丑風起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迅急塵埃五日寅時漸微名羽動宮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之日時加寅風從西北上來暴疾浪津迅急揚沙折木酉時止二月甲辰陽微姦邪之日時加辰風迅急從西北



亥上來暴疾浪津至酉時止三月丁酉陽徵廉貞之日時加  
未風從北方子丑上來迅急暴疾浪津戌時止七月庚申陰  
角貪狼之日時加午風從東北丑上來迅急浪津至辛酉已  
時漸微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貞之日時加亥風從西北  
亥上來迅急浪津丑時漸微為角動角七月甲寅陽羽廉貞  
之日時加巳風從東北寅上來迅疾浪津發屋折木戊夜漸  
微為羽動徵己巳陽角寬大之日時加未風從戌上來暴疾  
戾久止為角動商及宮建昌元年三月乙酉未時風起浪津  
暴急從北方上來應本傳督亂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  
月八月輒大風三吳尤甚發屋折木殺人永元元年七月十  
二日大風京師十圍樹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

隋志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承聖三年十一月癸

補志十

九

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昏闇

又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廣百餘步吹倒靈臺  
候樓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臯門中闔十二年九  
月夜又風發屋拔樹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禎明三年六  
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

魏志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太宗永興三  
年二月京師大風十一月又大風四年正月元會而大風晦  
冥乃罷五年十一月京師大風起自西方神瑞元年四月京  
師大風二年正月京師大風世祖太延二年四月京師暴風  
宮牆倒殺數十人三年十二月京師大風揚沙折樹真君元  
年二月京師有黑風竟天廣五丈餘高宗和平二年三月京  
師大風晦冥高祖延興五年五月京師赤風太和二年七月

武川鎮大風吹失六家羊角而上不知所在雍州赤風三年  
六月相州大風從西上來發屋折樹七年四月相豫二州大  
風八年三月冀定相三州大風四月濟光幽肆雍齊六州暴  
風九年六月濟洛肆相四州及靈邱廣昌鎮暴風折木十二  
年五月京師連日大風甲辰尤甚發屋拔樹六月京師大風  
十四年七月京師大風拔樹發屋二十三年八月徐州自甲  
寅至己未大風拔樹閏月河州暴風大雨雹世宗景明元年  
二月幽州暴風殺一百六十一人三年閏月京師太風拔樹  
發屋吹折閭闔門關九月幽岐梁東秦州暴風昏霧拔樹發  
屋四年三月司州之河北河東正平平陽大風拔樹正始元  
年七月東秦州暴風拔樹發屋二年二月有黑風羊角而上  
起於柔玄鎮蓋地一頃所過拔樹甲辰至於營州東入於海

補志十

十

四年五月京師大風永平元年四月京師大風拔樹三年五  
月南秦州廣業仇池郡大風發屋拔樹延昌四年三月京師  
暴風從西北上來發屋折樹肅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暴風  
大雨自辛酉至於乙丑正光二年四月京師暴風大雨發屋  
折樹四年四月京師大風孝昌二年五月京師暴風拔樹發  
屋吹平昌門扉壞永寧九層浮屠燈折前廢帝普泰元年夏  
大風雨吹普光寺門屋於地孝靜武定七年三月潁川大風  
隋志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  
晦發屋拔樹四年六月大風拔木折樹七年三月大風起西  
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  
又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師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  
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刈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

出戶外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揚雄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  
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驟在道忽  
爲迴風所飄拜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

麻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隋志梁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  
南史天監二年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

又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洪範五行傳  
曰王失中臣下強盛以蔽君明則雲陰

南史太建四年九月壬辰晦夜明

魏志班固說夜妖者雲氣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  
而風則成螟螣之孽世宗正始元年八月乙巳晦八月甲辰  
晝晦

隋志十

十一

隋志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  
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

北史齊天統三年五月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折樹

隋志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  
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

又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大業八年楊玄感  
作亂於東都尙書樊子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  
泊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

時則有華孽華當爲夸夸蚘蟲之  
生於土而遊於土者

隋志梁大同初大蝗離門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  
之孽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蠱蟲  
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

無益食物之應也

又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爲妖艷後主惑  
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爲娛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  
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歛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  
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主  
與孔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

魏志鴻範論曰刑罰暴虐取利於下貪饕無慮以興師動衆  
取邑治城而失衆心則蠱爲害矣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  
鎮蝗秋稼略盡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好蚘害稼八月徐東徐  
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蝗害稼七年四  
月相豫二州蝗害稼八年三月冀州相三州好蚘害稼四月  
濟光幽肆齊平七州蝗六月乙巳相齊光青四州好蚘害稼

隋志十

十一

十六年十月癸巳桤罕鎮蝗害稼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齊  
徐兗光南青六州好蚘害稼四年三月壬午河州大冥二麥  
無遺五月光州好蚘害稼六月河州大蝗七月東萊郡好蚘  
害稼正始元年六月夏司二州蝗害稼四年四月青州步屬  
蟲害棗花八月涇州黃鼠蝗蟲班靈河州好蚘班靈涼州司  
州恆農郡蝗蟲並爲災永平元年六月涼州蝗害稼五年五  
月青州步屬蟲害棗花七月蝗蟲京師好蚘八月青徐光三  
州好蚘害稼三分食二肅宗熙平元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四  
州好蚘害稼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蟻與赤蟻交關  
長六十步廣四寸赤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高祖太和  
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張萬壽表建興懷澤縣民賈日成以去  
四月中養蠶有絲網成幕中有卷物似絹帶長四尺廣三寸

薄上復得黃繭二狀如履形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食人廼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隋志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萎落之象又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

尤工歌舞後主惑之拜為淑妃選綵女數千為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

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台國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

矣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

又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蝗  
又開皇十六年并州蝗

時則有牛旼

宋志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大兒喬之行欲入廣莫門牛徑將入廷尉寺左右禁捉不能禁入方得出明日被收

二十九年晉陵送牛角生右脅長八尺孝武帝大明三年廣州刺史費淹獻三角水牛

隋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象類言之又為龍蛇之孽魯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

為天下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咎魏志洪範論易曰坤為牛坤土也土氣亂則牛為怪一日牛

禍其象宗廟將滅一日轉輸煩則牛生禍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言長樂郡牛生犢一頭二面三口三目三耳

隋志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  
又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

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於河近牛禍也

又大業初恆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  
時則有心腹之病

隋志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弗摧敗彼何為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

以為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卑彼若度來臣為太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病

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肝食不暇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國遂亡範亦遠徙

又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及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

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者進白袞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

時則有黃皆黃祥

宋志太始二年六月己卯日入後有黃白赤白氣東西竟天光明潤澤久乃消太始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寧陵令上書言

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陵明堂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芳香四滿又五采雲在松下狀如車蓋太始七年

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虛館堂前有黃氣狀如寶蓋高十許丈漸有五色道士陸修靜以聞又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

有黃光洞照於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榮光太平之祥上表稱慶南史景平二年二月天有雲五色占者以為有兵

南史齊永明八年六月丙申大雷雨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  
隋志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祥也京  
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龍厥災不嗣  
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為聰明博達惡人勝己又篤信  
佛法捨身為奴絕道蔽賢之罰天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  
年簡文帝夢九土而吞之尋為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  
又陳後主時夢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薨城橋樹盡伐去之  
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魏志世祖太平真君二年七月天有黃光洞照議者僉謂榮  
光也高宗興光元年二月有雲五色所謂景雲太平之應也  
景明二年六月有雲五色見於申酉之間出帝太昌元年六  
月初出有大黃氣如抱

隋志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

又開皇二年京師雨土

雜金木水火土

齊志傳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  
陵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為澤貴將為賤也又曰  
木水火亂之

宋志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地震十二年四月京邑地震十  
五年七月地震十六年地震孝武帝大明二年四月地震大  
明六年七月地震有聲自河北來魯郡山搖地動彭城城女  
牆四百八十丈墜落屋室傾倒兗州地裂泉涌二年不己明  
帝泰始二年四月地震四年七月東北有聲如雷地震明帝  
泰豫元年閏七月東北有聲如雷地震後廢帝元徽二年四  
月地震五年五月地震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遠  
望見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年乃滅南史永

初二年七月地震

齊志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  
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  
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此秦漢時  
柱也永明二年秋始興曲江山崩壅底溪水成陂又建武二  
年二月丁巳地震永元元年七月地日夜十八震南史自此  
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九月十五日地五震

隋志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土也普通  
三年正月建寧地震六年十二月地震中大通五年正月建  
康地震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三年十月建康地震是  
歲會稽山賊起七年二月建康地震九年閏正月地震太清  
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南史普通二年八月始平郡石鼓村

地自開成井方六尺有六寸深三十二丈大同二年都下地震  
生白毛長二尺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

當出天子桓元為荊州刺史南懷篡逆乃鑿破一洲以應百  
數隨而潰散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蕃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  
統元凶之禍此洲遺沒太清末年江楊之閩浦復生一洲明  
年而梁元帝及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連竟九十九云  
又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禎明  
元年正月地震

南史陳後主時建業城無故自壞

魏志洪範論曰地陰類大臣之象陰靜而不當動動者臣下  
強盛將動而為害之應也太宗泰常四年二月司州地震屋  
室盡搖動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并州地震四年三月京師

地震十一月幽克二州地震真君元年五月河東地震高祖  
 延興四年五月鴈門崎城有聲如雷自上西引十餘聲聲止  
 地震十月京師地震太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五月統萬鎮  
 地震有聲如雷閏月秦州地震殷殷有聲二年二月克州地  
 震七月并州地震有聲三年三月平州地震有聲如雷野雉  
 皆雉十月京師地震四年五月并州地震五年二月秦州地  
 震六年五月秦州地震有聲八月秦州地震有聲如雷乙未  
 又震七年三月秦州地震有聲四月肆州地震有聲六月東  
 雍州地震有聲八年十一月并州地震十年正月并州地震  
 殷殷有聲閏月秦州地震二月京師地震丙寅又震秦州地  
 震有聲三月京師及營州地震十九年二月光州地震東萊  
 之牟平虞邱山陷五所一處有水二十年正月并州地震四  
 月營州地震二十二年三月營州地震八月兗州地震九月  
 并州地震二十三年六月京師地震世宗景明元年六月秦  
 州地震四年正月涼州地震并州地震六月秦州地震十二  
 月秦州地震正始元年四月京師地震六月京師地震二年  
 九月恆州地震三年七月涼州地震殷殷有聲城門崩八月  
 秦州地震永明元年春正月秦州地震九月青州地震殷殷  
 有聲二年正月青州地震四年五月恆定二州地震殷殷有  
 聲十月恆州地震有聲如雷延昌元年四月京師及并朔相  
 冀定瀛六州地震恆州之繁時桑乾靈邱肆州之秀容鴈門  
 地震陷裂山崩泉湧殺五千三百一十人傷者二千七百二  
 十二人牛馬雜畜死傷者三千餘十月秦州地震有聲十一  
 月定肆二州地震十二月京師地震東北有聲二年三月濟

州地震有聲閏月京師地震三月正月有司奏肆州上言齊  
 容郡數城縣自延昌二年四月地震於今不止四年正月華  
 州地震十一月地震從西北來殷殷有聲丁酉又地震從東  
 北來肅宗熙平二年十二月秦州地震有聲正光二年六月  
 秦州地震有聲東北引三年六月徐州地震孝靜武定三年  
 冬并州地震七年夏并州鄉郡地震又洪範傳曰山陽君也  
 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也太祖天錫  
 六年春三月恆山崩世祖太延四年四月華山崩世宗景明  
 元年五月齊州山荏縣太陰山崩飛泉湧出殺一百五十九  
 人四年十一月恆山崩正始元年十一月恆山崩延昌三年  
 八月兗州上言泰山崩頽石湧泉十七處  
 隋志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  
 又後齊河清二年并州地震  
 又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震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  
 北史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  
 隋志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二十年十一月天下地震  
 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九月隴西地震三年梁州就谷山  
 崩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  
 又開皇二十年立晉王廣為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  
 民舍多壞壓死百餘口  
 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齊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  
在霧亂失聽故厥咎震思心之咎亦  
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物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  
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  
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強  
盛而蔽君明則雲陰亦眾多而蔽天光也  
 南史東昏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禱左右朱光尚詐云

見神動輒諮啟並云降福始安之中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媼迎送紛紜光尙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尙曰君是天下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尙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尙曰尙見先帝大曠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尙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爲明帝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上又帝著烏帽袴褶並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鏡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又受刀敕等教著五音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宮於華光殿立軍疊以金玉爲鏡仗親自臨陣詐被刺勢以板擱將去以此厭勝

齊志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後土霧勃勃如火烟永明二

補志十

九

年十一月己亥四面土霧入人眼鼻至辛丑止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後及日入後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烟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霧竟入昏塞濃厚至六日未時小開到甲夜仍復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入人眼鼻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霧竟天濃厚勃勃如火烟氣入人眼鼻至九日辰時開除九年十月丙辰晝夜恆昏霧勃勃如火烟其氣辛酸入人眼鼻兼日色赤黃至四日甲夜開除十年正月辛酉初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烟其氣辛慘入人眼鼻  
南史天監十八年四月帝於無礙殿受佛戒又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又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

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坐爲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眾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稱頓首冬十月己酉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宮二年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三年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眾說涅槃經凡八日十一月又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眾說般若經迄于十二月五年二月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座發金字般若經題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四月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無礙會二年三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九月十月皆幸同泰寺設無礙法會二年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佛像設無

補志十

三

礙法會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食中大同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太清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爲房設素木牀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戊寅百辟詣鳳莊門奉表三請三答頓首並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袈裟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如卽位禮帝爲法事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

洪範爲妖以比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時海中浮骨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眾中自剖身以飴飢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鉤掛體以然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縣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連理樹又有五色雲浮於華林園昆明池上帝既流遁益甚境內化之遂至喪亡云

又南史陳後主禎明三年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

補志十

三

魏志班固說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脊無識故其咎霧世祖太延四年正月雨土如霧於洛陽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土霧竟天六日不開到甲夜仍復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人鼻世宗景明三年二月秦州黃霧雨土覆地八月濁氣四塞四年八月涼州雨土覆地亦如霧正平二年正月夜陰霧四塞初黑後赤三年正月土霧四塞九月黑霧四塞延昌元年二月黃霧蔽塞

北史齊武平中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祈禱無方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

勝紀

厥罰恒陰

宋志宋後廢帝元徽三年四月連陰不雨八月多陰

隋志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

厥極弱時則有射妖

隋志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台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

又齊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覺也

補志十

三

北史文宣曾幸晉陽夜宿打門嶺嶺有數株柏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驅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

時則有龍蛇之變

宋志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龍見義興陽羨八月青龍二見南郡江陵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會稽郡西南向曉忽大光明有青龍騰躍凌雲久而後滅吳興諸處並以其日同見光景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嘉見黃龍自雲而下太守臧藝以聞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龍見元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聞五月戊戌黑龍見玄武湖東北隈揚州野吏張立之以聞八月辛亥黃龍見會稽太守孟顛以聞廣陵有龍自湖水中升天百姓皆見孝武

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黃龍見石頭城外水濱中護軍湘東五戎以聞三年五月己未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禕以聞孝武大明元年五月癸亥黑龍見晉陵占石村改村爲津里

齊志元徽三年太祖在清溪宅齋前池中忽揚波起浪湧水如山有金石響須臾有青龍從池中出左右皆見之昇明二年青龍見齊郡建元四年青龍見順宋本諱作從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永明七年黃龍見曲江縣黃池中一宿二日永興二年年山上雲幃四塞頃有玄黃五色如龍長十餘丈從西北升天南史永元三年七月丙辰龍鬪於建康淮激水五里

隋志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鬪潰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

精志十

五

道傷則龍亦害鬪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眾心不安厥妖龍鬪普通五年六月龍鬪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時帝專以講經爲務不從耕戰大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鬪波浪湧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南史承聖二年三月有兩龍見湘州西江三年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玄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遶之並黑色帝惡之宮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敕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又遶居棲心省又有蛇從屋墮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

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紫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去逐之不及城濠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龍處爲窟若數百斛圍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時稍復消歇初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父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旣至無日矣

又陳太建十一年三月龍見南兗州池中南史永定三年正月大雪且太極殿前有龍跡見後主時青龍出建陽門井涌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

魏志洪範論曰龍鱗蟲也生於水雲亦水之象陰氣盛故其象至也人君下悖人倫上亂天道必有篡殺之禍世祖神麈三年三月有白龍二見於京師人家井中真君六年二月丙

精志十

五

辰有白龍見於京師人家井中肅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龍如狗南走至宣陽門躍而上穿門樓下而出莊帝永安二年晉陽龍見於井中久不去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龍跡自宣陽門西出復入城乙卯羣臣入賀帝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但當君臣上下克己爲治未足恃此爲慶隋志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北史天平二年龍見并州人家井中

又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室中天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樹得一黃龍折脚死於孔中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澗井中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鬪數日赤蛇死赤齊尙色黑周尙色鬪而死滅亡之象也瑣邪王儼壞北



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

又後周建德五年黑龍見於亳州而死

又開皇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又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為鐵馬甲士

彎弓上射之象

時則有馬

齊志傳曰易曰乾為馬逆天氣馬多死故曰有馬

齊志建昌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馬驚走鼓布從車而歸十餘

日晏誅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止女子女子窘急走

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間肉都盡禁

司以聞赦殺此馬是後頗有寇賊

隋志侯景僭尊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喋足者

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且筆之竟

不動近馬既也

又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

敗亡之表也

魏志洪範傳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為怪也肅

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恒州送馬駒肉尾長一尺驥處不

生毛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鎮官馬為蟲入耳死者十四五蟲

似蠅長五寸已下大如櫓

隋志齊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

又大業四年太原廢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

夜廢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

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

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十一年河東扶風三郡並有

馬角長數寸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廢馬無故而死旬日

死至數百匹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齊志京房易傳曰生子二臂以上民謀其

以兵三耳以上是為多難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

足三臂以上天下有兵其類甚多蓋以象占之按此所謂人

宋志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婁縣有一女忽夜乘

風雨恍惚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

求通言我天使也斌令前因曰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

爾必有凶既斌問所以來亦不自知也謂是狂人以付獄符

其家迎之數日乃得去後二十日許斌誅孝武帝大明中張

暢為會稽郡妾懷孕兒於腹中啼聲聞於外暢尋死大明末

荆州武甯縣人楊始歡妻於腹中生女兒此兒至今尚存明

帝泰豫元年正月巨人見太子西池水上跡長三尺餘後廢

帝元徽中南東莞徐坦妻懷孕兒在腹中有聲元徽中暨陽

縣女人於黃山穴中得二卵如斗大剖視有人形又元嘉四

年五月京師疾疫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師疾疫四年四

月京邑疾疫

齊志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臂以

下齊以上合

南史梁武伐郢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益

城之精也元帝承聖元年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

隋志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

鼓作長江欄鼓兵象也

又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小石樓通身潔白衣服楚麗

北史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卽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又太武帝太延元年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早疫平

又齊文宣帝時霍州發楚王家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歛焉又河清四年始將傳政於太子使內參乘子

補志十

志

尙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尙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尙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武平四年四月祈皇祠壇壝絕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

隋志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猛獸

又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大業元年雁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四年雁門宋谷村有婦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盡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六年正月朔旦有盜白衣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都市而去九

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卽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達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卽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飯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診

補志十

志

南史永初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營室景平元年正月有星孛於東壁十月又孛於氐元嘉十九年九月有客星在北斗因爲彗歷文昌五車畢天節天苑季冬乃滅二十六年十月彗見太微二十八年四月彗星見昴六月又見太微帝座齊志記七政陵犯流星雜占與諸史同是欲使諸緯別擇一無星之天而行也其偵甚矣故不載惟南史永元三年二月蚩尤旗見長星見竟天南史普通元年九月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中大通五年正月長星見南史天嘉六年六月彗星見上台北光大二年六月彗星見太建六年四月彗星見七年四月有星孛於大角魏志皇始元年六月有星彗於髦頭天興三年三月有星孛

於奎神瑞二年四月有星孛於天市五月彗出天市掃帝座  
三年九月彗星孛北斗十二月又出天津泰常七年二月有  
星孛於虛危八年正月彗出奎南太延二年五月星孛於房  
真君三年九月星孛於天牢十年五月彗星出於昴十月又  
見太微正平元年五月又見於卷舌六月逼帝座七月犯上  
相出端門興安二年二月有星孛西方太安四年十一月長  
星見奎和平元年十月又見天倉二年三月又出天津五年  
十一月又出織女正始四年七月星孛於東北正光元年九  
月彗見東方永安三年七月彗長出東北天平二年星孛於  
太微興和四年十月彗見南斗

北史天統元年六月彗出文昌東北

北史保定五年六月彗出三台經文昌上將紫宮入苑天和

三年六月星孛於東井

北史開皇八年十月有星孛於牽牛十四年十一月有星孛

於角亢隋煬帝本紀大業三年長星出東壁二月彗見奎五

月星孛於文昌四年九月彗出五車十二年九月枉矢出北

斗十三年九月彗見營室

又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

曲直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瑯邪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

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

光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姚舍亭禾草樹生李實禾草樹民

間所謂胡頹樹也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東莞莒縣松

樹連理太守劉玄以聞又有木連理生東安新泰縣九年六

補正十

元

補正十

元

月木連理生營陽冷道太守展禽以聞十二年二月丁卯南  
郡江陵庾和園甘樹連理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三月  
馬頭濟陽柞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十四年二  
月宮內益斯堂梨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南郡  
江陵光禪之園甘李二連理十五年二月太子家令劉徵園  
中林檎樹連理徵以聞十七年七月武昌崇讓鄉程僧愛家  
侯風木連理江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十月尋陽弘農祐  
幾湖芙蓉連理臨川王義慶以聞十八年十二月木連理生  
歷陽劉成之家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二十年七月盱  
眙考城縣柞樹二株連理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八  
月木連理生汝陰豫州刺史劉遵考以聞二十一年木連理  
生歷陽烏江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木連理生晉陽無  
錫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南頓  
櫟連理豫州刺史趙伯符以聞九月木連理生建康建康令  
張永以聞木連理生武昌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二十三  
年二月辛亥木連理生南陰柔縣太守以聞木連理生淮南  
當塗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二十四年二月壬午臨川王  
第梨樹連理臨川王□以聞七月壬子晉陵無錫穀櫟樹連  
理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聞七月乙卯木連理生會稽諸  
暨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會稽太守楊玄保上改連理所  
生處康亭村爲木連理村七月乙卯臨川王第梨樹連理臨  
川王□以聞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木連理生晉陽南徐州刺  
史廣陵王誕以聞二十八年正月戊子木連理生尋陽柴桑  
又生州城內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聞二十九年十月丁未

水連理生南瑣邪太守劉成以聞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水連理生南郡江陵荆州刺史朱脩之以聞三年五月水連理生北海都昌冀州刺史垣護之以聞七月癸未水連理生歷陽歷陽太守袁敷以聞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水連理生高平二月壬寅華林園雙橋樹連理九月乙丑華林園梨樹連理十月丁丑朔水連理生豫章南昌二年四月辛丑水連理生汝南豫州刺史宗慤以聞三年九月甲午水連理生丹陽秣陵材官將軍范悅時以聞四年三月丁亥水連理生華林園曜靈殿北四月壬子水連理生華林園日觀臺北六月戊戌水連理生會稽山陰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以聞五年閏九月水連理生邊城豫州刺史垣護之以聞十二月戊寅淮南松木連理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聞六年二月

補志十

三

月乙丑木連理生晉陵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以聞四月戊辰木連理生營陽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聞八月乙丑木連理生彭城城內徐州刺史王玄謨以聞七年正月己酉珊瑚連理生鬱林始安太守劉劭以聞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木連理生丹陽秣陵四年三月庚戌太子西池冬生樹連理圍丞周禽猗以獻六年四月丙午木連理生會稽永興太守蔡興宗以聞十二月壬辰木連理生豫章南昌太守劉愔之以聞七年二月戊寅木連理生吳郡錢唐太守王延之以聞昇明二年木連理生豫州界內史劉懷珍以聞南齊志宋泰豫元年京師祇桓寺皂莢樹枯死昇明末忽更生花葉建元元年朱爵衍華表柱生枝葉建元初李子生毛二年武陵沅頭都尉治有桑樹方冬生葉四年巴州城西鼓

樓脚栢柱數百年忽生花永明六年石子岡栢木長二尺四寸半化為石永明中大桁一船無故自沉船中無水陸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屋梁柱際無故出血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又昇明二年四月昌國縣徐萬年門下棠樹連理九月豫州萬歲澗廣數丈有樹連理隔澗騰枝相通越壑跨水為一幹建元二年九月有司奏上虞縣楓樹連理兩根相去九尺雙株均聳去地九尺合成一幹故障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為樹混如一木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槻木合為連理淮陰縣建業寺梨樹連理建康縣梨樹耀棖一作耀五圍連理六枝永明元年五月木連理生安成新喻縣又生南梁陳縣閏月瑤明殿外閣南槐樹連理八月鹽官縣內

補志十

三

樂村木連理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榿樹連理七月新冶縣槐栗二木合生異根連理去地數尺中央小開上復為一三年正月安城縣榆樹二株連理二月安陽縣梓樹連理九月句陽縣之穀山榿樹連理異根雙挺共杪為一十二月永寧左郡楠木連理四年二月秣陵縣高天明園中李樹連理生高三尺五寸兩枝別生復高三尺復為一幹五年正月秣陵縣華僧秀園中四樹連理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賴鄉齊平里三成邏門外路東太常蕭惠基園榿樹二株連理其高相去二尺南大北小者傾柯南附合為一樹枝葉繁茂圓密如蓋七年江寧縣李樹二株連理兩根相去一丈五尺八年巴陵郡樹連理四株三月武陵白沙戌槻木連理相去五尺俱高三尺東西二枝合而通柯十二月柴桑縣陶委天

家樹連理又永明五年三陰縣孔廣家園檉樹十二層會稽太守隨王子隆獻之種芳林園鳳光殿西九年林陵縣鬪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爲薪剖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始興郡本無檉樹調味有闕世祖在郡堂屋後忽生一株

魏志太祖天興二年四月有木連理生於代郡天門關之路左八月渤海言脩縣東光縣木連理各一十二月豫州上言木連理生於河內之沁縣四年春河內郡木連理二八月魏郡上言內黃縣木連理太宗泰常元年十月范陽郡上言木連理十一月常山郡上言木連理三年正月渤海東光縣木連理八月廣陵郡上言木連理世祖神麋四年九月榮陽郡上言木連理延和二年三月樓煩南山水連理三年

補志十

五

九月上谷郡上言木連理太延元年二月魏郡上言木連理五年二月遼西上言木連理高祖延興元年十一月秘書令楊崇奏鍾律卽李生於京師見長生連理樹承明元年九月并州上言木連理相去一丈二尺中有五枝相連太和元年三月冀州上言木連理十七年六月京師木連理十八年十月河南上言鞏縣木連理二十三年十月并州上言百節連理生縣堯山濟州上言木連理十二月瀛州上言木連理世宗景明二年正月瀛州上言平舒縣木連理三年正月潁川郡上言木連理二月平陽郡上言襄陵縣木連理四月荊州上言南陽宛縣木連理六月徐州上言東海水連理十月秦州上言南稻新興二縣木連理各一四年二月趙平郡上言鷄觚縣木連理二月齊郡上言臨淄縣木連理四月汾州上

言五城郡木連理五月青州上言莒縣木連理六月恒農盧氏縣木連理是月徐州上言梁郡下邑縣木連理九月秦州上言當亭四縣界各木連理正始元年五月司州上言滎陽京縣木連理六月京師西苑木連理七月河東郡上言聞喜縣木連理八月河南郡上言慈水濱木連理十月恒農郡上言嶠縣木連理十二月涼州上言石城縣木連理二年正月汾州上言平昌縣木連理二月司州上言潁川陽翟縣木連理三年六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是月京師木連理七月潁川陽翟縣上言木連理是月建德郡上言石城縣木連理承平元年四月司州上言潁川郡木連理二年四月司州上言恒農北陝縣木連理三年十一月夏州上言橫風山水連理延昌二年正月徐州上言建陵戍木連理三年正月司

補志十

五

州上言軹縣木連理四年三月冀州上言信都縣木連理六月京師木連理九月雍州上言鄠縣木連理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光州上言曲城縣木連理二年十一月京師木連理十二月敦煌鎮上言晉昌戍木連理神龜元年正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三月滄州上言饒安縣木連理八月燕州上言上谷縣木連理九月秦州上言隴西之武陽山水連理二年六月夏州上言山鹿縣木連理正光元年五月并州上言上黨東山谷中木連理十一月齊州上言濟南郡靈壽山水連理二年六月齊州上言魏郡逢陵縣木連理二年二月涼州上言榆中縣木連理三月青州上言平昌縣木連理八月徐州上言龍亢戍東木連理二四年二月揚州上言汝陰縣木連理八月涼州上言顯美縣木連理孝昌元年十月魏郡

元城縣木連理孝靜天平二年四月臨水郡木連理七月魏郡木連理三年五月司州上言清河縣木連理四年六月廣平郡上言木連理八月并州上言木連理元象元年二月洛州上言木連理五月林慮縣上言木連理八月上黨郡上言木連理興和元年九月有司奏西山採材司馬張神和上言司容谷木連理二年四月光州上言盧鄉縣木連理武定元年閏月西兗州上言濟陰郡木連理九月齊獻武王上言并州木連理三年九月瀛州上言河間郡木連理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六年五月晉州上言木連理八年四月青州上言齊郡木連理

隋志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如人狀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

又隋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蓋屋人以楊木為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宋志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危脆之木此

承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四年八月河間柳樹四株無故枯落既而花葉復生京房易飛侯謂之曰木再榮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齊志火南揚光輝出炎燔為明者也  
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為分讓後既通羣賢在位則為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火失其性內問骨內外疎忠臣至殺太子逐功臣以妾為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燬本朝外燬關觀雖興師眾不能救也隋志洪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為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宸極映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積聰明推邪佞之偽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夫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採代相是

非眾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革代宗則火失其性

宋志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燒太社北牆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風雷甚壯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燒二岸數千家南史永明十一年七月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齋此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

齊志永明三年正月甲夜西北有野火光上生精西北有四東北有一其長七八尺黃赤色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野火上生精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拉黃赤色四年正月丁亥夜有火精三處閏月丁巳夜有火精四處十二月辛酉

夜東南有野火精二枚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有野火火上生精一枚長三尺黃白色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

三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九枚竝長二尺黃赤色九年三月丙寅甲夜北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二枚西北又一枚竝長三尺須臾消永元二年八月宮內火燒西齋瓊儀殿及昭陽顯陽殿北至華林牆西及秘閣北屋三千餘間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秘閣與春秋宣榭火同天意若曰既無紀綱何用典文為也南史惟東閣內明帝舊殿數區及太極以南得存餘皆蕩盡二年冬京師民間相驚云當行火災南岸

人家往往於離間得布火纏者云公家以此禳之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燒三千餘家二月乾和殿西廂火燒屋三十間又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世祖夜生無火婢吹灰而火自然

隋志梁天監元年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普  
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中大通元年朱  
雀航華表災明年同泰寺災大同三年朱雀門災水沓火也  
是時崇尚佛道宗廟牲牲皆以麵代之又委萬乘之重數詣  
同泰寺捨身為奴令王公已下贖之初陽為不許後為嘿許  
方始還宮天誠若曰梁武為國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佛  
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江陵之敗闔城為賤  
隸焉捨身為奴之應也

又陳永定三年重雲殿災南史陳後主於郭內大皇佛寺起  
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眾

魏志高宗太安五年春三月肥如城內大火官私廬舍焚燒  
略盡唯有東西二寺佛圖像舍火燭不及高祖太和八年五

補志十

五

月河內沁縣澤自然稍增至百餘步五日乃滅世宗景明元  
年三月恒岳祠災肅宗正光元年五月鈞盾禁災孝昌二年  
夏幽州遵縣地然三年春瀛州城內大火燒三千餘家出帝  
永熙三年三月并州三級寺南門災孝靜天平四年秋鄴都  
閭闔門東闕火此甚於春秋宣榭火矣闕者象魏懸象之所  
天意若曰象不足懸魏不魏矣武定三年冬十月汾州西河  
郡北山原有火潛行地下熱氣蒸蒸上出

隋志東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閭闔門災四年六月又災武定  
五年八月廣宗郡火燒數千家北史天平元年二月永寧寺  
九層浮屠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  
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  
飛入東海勃海應矣又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

西廊四年昭陽宣光瑤華三殿災延燒龍舟

又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  
里野火欬起燒像碎如小塊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  
陽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裴蘊虞世基之徒阿諛順旨掩  
塞聰明宇文述以讒邪顯進忠諫者咸被誅戮天戒若曰信  
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不成

隋志洪範五行  
傳曰土者中央  
為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廣  
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內有思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  
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  
縱意大為宮室高為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泆無別妻  
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  
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南史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

魏志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

補志十

五

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夏先大霜太祖天賜五年七月冀  
州霽霜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大霽霜殺草木高宗和平六年  
四月霽霜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朔二州及枹罕吐京薄骨  
律敦煌仇池鎮並大霜禾豆盡死六年四月穎川郡霽霜七  
年三月肆州風霜殺菽九年四月雍青二州霽霜六月洛肆  
相三州及司州靈邱廣昌鎮霽霜十四年八月汾州霽霜世  
宗景明元年四月夏州霽霜殺草六月建興郡霽霜殺草八  
月雍并朔夏汾五州司州之正平平陽頻暴風霽霜二年三  
月齊州霽霜殺桑麥四年三月雍州霽霜殺桑麥青州霽霜  
殺桑麥正始元年五月武川鎮霽霜六月懷朔鎮霽霜七月  
東秦州霽霜八月河州霽霜殺錄二年四月齊州霽霜五月  
恆汾二州霽霜殺稼七月幽岐二州霽霜敦煌霽霜恒州霽

肅三年六月安州賈霜四年三月幽州頻賈霜四月敦煌頻

賈霜八月河州賈霜承平元年三月幽岐二州賈霜并州賈

霜四月敦煌賈霜二年四月武州鎮賈霜延昌四年三月河

南八州賈霜肅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十一州賈霜

隋志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是時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

苑又起宮於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餘人皆實衣玉食

逆中氣之咎也

又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饑先是建立東都制度崇

侈又宗室諸王多遠徙邊郡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草

齊志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王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與師動眾建立旗鼓仗旌

鉞以誅發賊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之命鑄化草形或器也人若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則金氣從之命鑄化草形或外騷動則金失其性蓋治鑄不化水滯固堅故曰金不從草

又曰維木

宋志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

如青石草木焦死

齊志建武四年明帝出舊宮送豫章王第二女綏安主降嬪

還上輦輦上金翅無故自折落地

南史梁承聖二年二月己卯江夏宮南門簫牡飛

隋志陳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

鏐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天戒若曰陳國小

而兵弱當以和好為固無鑄兵而黷武以害百姓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宋志謂水失其性而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為祭也齊志水北方

為之廟以收其散為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

之至則神散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

不為民害矣人君不禱祠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水暴

出川水逆溢壞邑縣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洪範五行

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

親耕以供祭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

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

宋志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京邑大水十一年五月京邑大

水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五郡大水十八年五

月江水汎溢沒居民害苗稼十九年二十年東都諸郡大水

二丁九年五月京邑大水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會稽大水

平地八尺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吳興義興大水四年八月

離州大水南徐南兗州大水後廢帝元徽元年六月壽陽大

水順帝昇明元年七月離州大水甚於關羽樊城時二年二

月於潛翼異山一夕五十二處水出流漂居民七月丙午朔

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又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濟河清

冀州刺史垣護之以聞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庚戌河濟俱

清平原太守申纂以聞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淮揚水清

梁有異於常州治中從事史張緒以聞水緩沙停河欲決也南史元嘉

十七年八月徐兗青冀四州大水大明二年九月襄陽大水

元徽三年三月都下大水

齊志建元二年吳興義興三郡大水三年夏丹陽吳二郡

大水四年大水承明五年夏吳興義興水雨傷稼六年吳興

義興二郡大水建武二年冬吳晉陵二郡水雨傷稼承元元

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應本傳荆州城內有沙池

常漏水蕭穎胄為長史水乃不漏及穎胄亡乃復竭

隋志梁天監二年六月大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春秋考異

郵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

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中



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飛侯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

南史陳禎明二年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乘

魏志洪範傳曰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陰氣積積盛彊生水雨之災也太祖天賜三年八月霖雨大震山谷水溢太宗泰

常三年八月河內大水世祖延和元年六月京師水溢壞民廬舍數百家真君八年七月平州大水高祖太和二年夏四

月南豫徐兗州大霖雨六年七月青雍二州大水八月徐東徐兗濟平豫光七州平原枋頭廣阿臨濟四鎮大水九年九

月南豫朔二州各大水殺千餘人二十二年戊午兗豫二州大霖雨二十三年六月青齊光南青徐豫兗東豫八州大水

補志十

聖

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齊南青光徐兗豫東豫司州之潁川汲郡大水平隰一丈五尺民居全者十四五正始二年青徐

州大雨霖海水溢出於青州樂陵之隰沃縣流漂一百五十二人永平三年七月州郡二十大水延昌元年夏京師及四

方大水二年五月壽春大水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三月大水二年九月冀瀛滄三州大水正光二年夏定冀瀛相四

州大水孝昌三年秋京師大水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京師大水穀水汎溢壞三百餘家孝靜元象元年定冀瀛滄四

州大水興和四年滄州大水又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湧泉出於平城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鴈門泉水穿石湧出前廢

帝普泰元年秋司徒府太倉前井並溢孝靜天平四年七月泰州井溢元象元年二月鄴城西南有枯井溢

北史元象元年夏山東大水蝦蟆鳴於樹上

隋志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兗趙魏三州大 wat 天統三年并州汾水溢讖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武平

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京房易飛侯曰小人踴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漏水出北史天統三年山東大水人饑僵

尸滿道武平六年八月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北史河清元年河濟清又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仁壽二年河南

河北諸州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智誅罰絕理則厥災水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隋煬帝紀作七年山東

河南大水云云民相賣為奴婢

補志十

聖

石之文新垣平之故智也神仙靈異之言赤伏符之改轍也鄙夫以之幸進中主以之震矜掘地及泉而名曰醴後園得露而

號以甘又日再中之別調也獵者得兔而訝其白羅者獲鳥而異其蒼更遼東豕之陋見也夫人主好諛諸臣固寵欲稱以瑞

何患無辭今槩畧之懼惑聽也龍感常羊狐瑞石紐有天命者自異於人然追尼父語怪之訓刪鄭君履武之箋飛龍之德益

光逐鹿之心載載宋徵諸鬼何以防民茲雖備錄其原文不過愛憐其故籍何者古之王天下也積功者十餘世累仁者數百

年樂推已集僉思丹穴之熏謳歌已屬猶有陽城之辟迨夫寶圖地呈元玉天錫而彌懷慙德推而弗居八季陰謀諂智飾詐

欺愚以莽操之衣鉢汗唐虞之盛典用情極險傳世益促甚或南郊方升望夷已禍建章之火不息軒轅之台誰畏而謂河洛

等瑞星雲協輝悠悠蒼天胡爲此醉是知佐命宗臣蕃國惟舊  
搆無稽之虛說惑未厭之羣情吾誰欺乎此之謂矣生陽大旱  
之沴鶴館見災久陰不雨之徵昌邑示戒恐懼修省理亦宜之  
然而賀良誣世既挾忠可之書睦孟荒唐遂假仲舒之說左道  
惑眾職此之由緣有舊史不能盡汰爾

按連理木及蒼白鳥獸  
史以爲瑞故詳載之云

南北史補志卷十一

江甯汪士鐸

禮儀志第一

敘曰昔在唐虞祭天爲天禮祭地爲地禮宗廟爲人禮書曰伯夷  
典朕三禮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公救亂宏制斯文以吉禮敬鬼  
神凶禮哀邦國賓禮親賓客軍禮誅不虔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  
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遷周削弱昭公  
娶孟子而諱姓陽侯竊女色而傷人婚姻之禮廢而淫僻之罪多  
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而爭鬪之獄繁魯侯逆五廟  
之祀齊宣短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而骨肉之恩薄諸侯下堂於  
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而侵陵之漸起秦氏尊君抑  
臣以爲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一切損棄漢祖  
平秦未遑朝制叔孫通始起朝儀而班固之志不載漢文創易月  
之紀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崇儉七廟  
共堂明皇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聖雲物得其時制厥後太尉胡  
廣造舊儀蔡邕撰獨斷應劭蔡質咸有綴輯馬彪不取而高堂生  
所傳士禮亦謂之儀西京以來恃爲裁準魏祖矯侈惑斂去襲稱  
王粲衛覲集創朝儀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之徒未之詳也時則孟  
光許慈草創西蜀丁字拾遺於吳既而晉武并二郊荀勗定晉禮  
鄭冲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共刪集爲百六十五篇摯虞傳咸亦相  
續述今摯氏決疑注是也江左荀崧刁協蔡謨又輯理乖紊宋初  
因循改革事係羣儒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  
於是詔尙書令王檢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  
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

因集前代撰治五禮齊氏因之則王儉何佟之典司禮儀梁武命羣儒裁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襲而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共詳參陳武平建業多准梁舊尙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因事取捨魏祖崎嶇戎馬太和始事禮儀後齊則左僕射楊休之度支尙書元修伯鴻臚卿王暕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平章國典以爲時用隋高祖命牛宏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今悉載之

吉禮以祀鬼神元肆類上帝大典也古者冬至祀昊天上帝燿魄實於圓丘又以夏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如周人祀靈威仰之類於南郊本二祭也晉泰始元年十一月己卯始并二至圓丘方澤之祀合於二郊爲一祭而所告亦不分焉晉恭帝元興二年五月遣

使奉策禪帝位於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綬

柴燎告類東曰皇帝臣裕敢用元牲昭告皇帝后帝晉帝以下世爲功德充帝王業推攸集越傲唐虞降鑿漢魏靡不以樹君司民天下祖元幼少帝位效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文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遷播宗祀連城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衰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廢有期至於撥亂濟民大扶衰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協歲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通羣議恭茲大禮撰以尊德託於兆民之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通羣議恭懷賦懼若厲敬萬元日升壇受神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願茲承萬國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於有未惟明靈是贊是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自後閏年正月上辛親郊祀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己亥皆祀南郊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于時犯順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告惟義宣爲逆未經同告今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平唯告廟社不告

二郊太學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禽不應不同告國子助教蘇璋生議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於祖奠於禩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反必告至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而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或當以禮記惟云歸假祖禰無告郊之辭耳夫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今輿駕本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若告不行之禮則未有前准臣等參議宜用牲告二郊廟社公卿行事册府元龜五百六十三孝武即位初軍府造次不承撰立儀注宋禮志孝建二年正月十五日南郊舊儀廟祠至尊親奉太尉亞獻南郊親奉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

則不灌而郊初灌同於廟祠送神又灌其儀不同太學博士王燮之議案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鬼神祇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元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君執圭瓊裸尸大宗伯執璋瓊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大宗伯攝亞獻今以太尉亞獻鄭注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宗廟崇敬故以上公亞獻又鄭注儀禮有司云天子諸侯祭於禩而繹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祿將以移祭禩釋明意在留神非殺禮也太常丞朱膺之議大宗伯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即宗伯也袁山松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掌贊天子無亞獻事今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預郊祭古

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

同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濼事禮記曰祭求諸

陰陽之義也人先求諸陰濼用也達於淵泉既濼然後迎牲則周

人先濼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周禮天官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禮注

者濼唯人道宗廟有濼天地大神至尊不濼而今郊祠有濼於禮

為失通關八座丞郎博士竝同膺之議三年正月辛巳祀南郊禮注

作辛大明二年正月六日南郊有司奏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

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

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用己用庚若遷日者應更告廟否博士王

變之議遇雨遷郊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

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月令曰乃

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春秋載郊有二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

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禮注曰三月辛巳郊以

以正月下辛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三月上辛

斯明之郊禮未有用辛者也晉氏或丙己庚竝有別議武帝以

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今

郊于圓丘是猶用圓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皆不得用辛

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郊却猶必用辛徐禪所據或為未直案

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注曰受命謂則告義在郊

非為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按

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圓丘之祭月令有孟春祈穀上

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二祭異時其神不

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

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既以

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郊不用辛如徐禪議也江左皆用

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行夏時故因以首歲不以

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孟春郊時未過

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已告日而以事不從禮祀重微謂宜更告

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

鄭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

左傳云啟蟄而郊鄭說誠有據矣眾家曲說或云三王各用其正

郊天及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皆為盾淺然用辛之說猶無不同

變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其義為允右丞徐爰議郊禮用辛

有礙遷日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謂情所同尋告郊冠辰於今宜

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

牲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詔謂宜依經遇雨遷

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南史是年正

郊三年九月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茂聞禮記燔柴於

大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裡埋易位終亦

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於此

武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

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鈞陳北極兩師雷電

司空風伯老人諸神也然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南東已地創

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宜移郊正

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傳郁太常丞陸澄竝同爰議乃移郊

兆於秣陵牛頭山西當宮午地世祖崩前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移

還本處郊祀之日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致齋之朝

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襪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

刻夕牲公卿京兆尹象官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榜票太祝

儀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晒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

太祝

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即施饌牲用藟栗二頭羣神用牛一頭禮用秬鬯藉用白茅元酒一器器用陶匏以瓦樽盛酒瓦罏斟酒璧用蒼玉劇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用劇車駕出百應齋及從駕填街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鬚太祝令跪執陶匏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羣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烏升壇詣疊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即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陶匏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羣臣皆再拜伏皇帝興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終獻太常光祿動也大明四年正月辛未六年正月辛卯八年正月辛巳皆祀南郊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用黃門侍郎徐爰議謂虞稱肆類殷述昭告開統肇基必享上帝高祖克僞楚晉安帝尙在江陵因於京師告義功於郊兆今秦始應符王赫出討雖司奉弗虧親謁尙闕昔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禮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正月上辛下史官考擇

補志十一

六

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上帝其餘耐食不關今祭六年正月乙亥詔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闕年一郊明堂同日自今可闕二年一郊闕歲一明堂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為顯明詔使國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閏歲昭薦詳辰酌衷寔允懋典曹郎王延秀議自初郊闕二載明堂間一載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一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年一修同日闕

周禮大司樂有方澤之祭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禮享先妣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管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眾神共在天郊也晉北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聖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石山霍山鑿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漢西京關中其地始立於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為樂游苑遂移山西北後為北湖又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三移於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為湖四移於鍾山北京道西於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遺舊處其齋夕牲進孰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儀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壇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龜二十人俱時下土填瑑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與罕出魏晉儀注雖不俱存然皆損益漢制也祠大社帝大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孰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

補志十一

七

有司行事禮云共工氏之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  
周以甲日祭之周禮云農事周棄代之故祀以為稷禮云漢魏有官  
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一覆晉曰社實無所損益太康九年改建宗廟  
而社稷壇與廟俱從乃謂曰社實無所損益太康九年改建宗廟  
也者所以重孝享之報盛致慶於上帝也殺梁國曰天子親耕  
以供養命故又為百姓立社亦謂春祈秋報之惟論社則曰王者  
上下圻內為百姓立之曰太社不自立於京師也此據祭法大夫  
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為今之里社何意也然景侯以置社  
為民間之社復以社為風雨之社未曉何意也然景侯以置社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夫羣姓之眾王通為立社故稱大社  
若置社則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邱之社是也  
民間之社不能稱太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  
羣姓而祀也前被救云尚書召諸社於新邑唯一大社不祀之  
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授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  
稷拿社稷無稷守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以社稷為重禮則  
人拿社稷無稷守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以社稷為重禮則  
稷子說者以為畧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  
禮時尚亦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師欲破鄭氏然大雅乃立  
家土毛公曰家土太社也景侯即此說高貢地土五色景侯曰  
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  
如此則太社必立京都景侯之說誤矣元帝建武元年乃依洛京  
立二社一覆其太社祀曰地德昔德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  
邦德德四海咸賴嘉祥帝社祀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  
以神德道明祀禮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  
京社稷在廟之右江左因之吳時宮東門曰雩門疑吳社在宮東  
與其廟同所宋仍

禮升中于山盛禮也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  
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時袁淑為吏部郎侍坐從容曰  
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  
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盛德  
之事何足以當之其後索廩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世祖大明  
元年十一月戊申大宰江夏王義恭表封禪詔曰天生神物昔王  
稱愧况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停此奏

春秋之義日有食之鼓用幣於社禮也漢世日月將交會太史上  
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  
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變更鼓於門聞  
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各持劍立戶前衛  
尉卿馳繞宮伺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罷昭公十七年六月  
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天子不舉樂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  
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為繩繫社視史陳辭以責之社句龍之神  
天子之上建安中將王會太史上言正旦日蝕朝士疑會否共咨  
尚書令荀文若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禘龜猶占水火錯  
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  
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  
及眾人喜而從之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晉武咸寧三  
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康帝建元元年太史止元日合朔

朝士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為劉邵議示八座蔡謨非之曰  
邵論慎龜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而云聖人垂  
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則謬災祥所以謹告人君故王者素服廢  
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敬戒之事與其疑  
而廢之寧慎而行之今天青將至而行慶會於禮乖矣於是冰從  
眾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和殷浩輔政又欲從邵議王彪之據咸寧  
建元故事且曰不得終禮而廢者謂暴卒有之非微幸推術謬錯  
而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為準

禮王者居明堂順時布令故有月令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有司  
奏讀秋令散騎侍郎荀奕曹宇駁曰尙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  
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恆議武皇帝以秋  
夏盛暑常闕不讀宜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

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駁依武皇夏闕  
讀令今正服漸備宜讀夏令奏可宋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  
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嘗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  
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尚書三公即以令著錄案上奉以入就席  
伏讀訖賜酒一卮官有其注傳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  
庭白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文帝  
元嘉六年六月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表言晉博士曹宏之議  
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細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伏尋禮記月令王  
者四時之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無白  
冠則某履某舄也且幘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豈  
容異色愚謂應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博  
士荀萬秋議幘非古服蔡邕獨斷云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  
董仲舒止兩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竝不冠之服也漢元始用眾

補志十一

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五郊各以其色從  
章服也自茲相承迄於有晉大宋受命謂宜仍舊有司奏道娛以  
土令在近幘不宜變萬秋云幘宜仍舊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謹  
案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  
闕不讀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未唯世祖  
世劉郡太宗世謝總為三公即善於其事人主及公卿並  
屬目  
稱歎  
古者天子躬耕帝藉漢文修之昭帝耕於鉤盾弄田明帝永平十  
五年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魏  
三祖皆親耕藉晉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有司行  
事詔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主者  
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  
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以後其事便廢宋元嘉

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儀注史學生山謙之  
已私鳩集因以奏聞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司空大農京尹  
令尉度官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  
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外加埽去阡陌各二十  
丈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  
宮出種種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司空大農率太祝以一太牢告祠  
先農如祠帝社儀注祭器用祭社稷器祭畢頌餘胙於奉祠者擇  
上辛後吉亥御乘桑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朱紘青介  
幘朝服青紗袞帶佩青玉侍中陪乘奉車郎乘轡蕃王以下至六  
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服車駕出眾事如郊廟儀車  
駕至藉田侍中跪奏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  
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  
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  
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卽稷禮畢魏氏雖天子耕藉其蕃鎮諸侯並  
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未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秉耒耜以奉  
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修耕藉之義然未施行宋  
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

補志十一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東郊非古也魏依周禮北郊  
晉則西郊是與藉田對方也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北郊按章詭后蠶頌則于時  
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  
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蠶禮尙闕  
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使侍中袁粲草定其儀宋孝武大明四年  
三月甲申又修此禮用晉儀皇后采桑堂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  
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堂在官外門之外東南取民妻六人為蠶母  
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

安車駕六馬女尙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  
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  
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著薄上桑日  
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  
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  
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  
設饗賜絹各有差是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蠶所設  
兆城置大殿立蠶觀其禮皆循晉氏

昔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之至也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徐羨之尙書令傅亮等奏高祖武皇  
帝宜配天郊武敬皇后宜配北郊明年孟春有事二郊詔可孝武  
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經始明堂式配上帝有司奏伏尋明堂辟  
雍制無定文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曰名異實同或曰名實皆異

歷代莫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  
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个戶隔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  
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  
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今參鄭裴二說  
竊謂可安國學南地寔丙巳足以營建其規範宜擬太廟唯十二  
間應葺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  
帝至於三載恭祀禮不容異自郊祖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  
俎稱明堂牛羊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  
俎彝盤一依廟禮權置起部尙書將作大匠尅期繕立五月乃依  
頡議起明堂於國學南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戶牖之制六  
年正月辛卯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帝以文皇帝配有  
注其先是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

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末詳宜用幾牛太學博士  
司馬興之議案鄭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  
仰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  
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  
用禮無差降愚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帝雖有五所生實一五  
德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主而饗焉主一配  
一合用二牛祠部郎袁奐議帝雖云五牲牢之用不應過郊祭廟  
祀宜用二牛及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尋舊祠部郎王延秀議  
鄭元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  
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來正月十八日辛巳祠明  
堂南郊同應告太廟不容有異

周禮師氏掌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而  
教以六藝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元嘉二十年復立國

子學二十二年四月太子講孝經通釋莫國子學采晉故事其注  
官有  
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二十七年廢元嘉十九年  
十二月丙申  
詔奉聖之允速議糴糶於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贊  
祀闕里在經冠亂糶糶糶并下管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凡父  
德表生民而墳墓荒蕪可蠲糶糶戶以掌酒掃管郡上民孔景  
等五戶近居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酒掃并種松柏六百株二  
十二年九月己卯車駕幸國子學策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二十  
七年三月戊寅罷國子學省清河人李遠表曰亡父先臣回後集  
那也歸誠本朝以元十年遷居奉表路經關里過觀孔廟庭宇  
頌願執式頌聖聖世宗宗忽焉淪廢俯瞻不覺涕流既達京  
葺表求興復聖祀修葺講堂至十四年奉  
被明詔採臣部意勅充州管郡準舊管節  
今文尙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禮也文帝元嘉  
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車駕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藉田經左光祿大夫袁湛墓遣  
使致祭五年庚午車駕行幸經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當在二  
是年三月甲戌行幸江乘遣祭故  
太保王宏光祿大夫王曇首墓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



晉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毛璩墓九年二月以故太傅長沙景王故  
文宣公穆之衛將軍華容公宏征南大將軍永穆公道濟故左將  
軍龍陽侯鎮惡配祭廟庭時王宏檀道濟尚生也四年幸丹徒  
平五月甲午渴初宣陵二年以驃騎將軍建昌忠公到彥之  
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新建文宣侯王華豫宣文侯王曇首配祭文  
帝廟庭大明二年拜初宣陵七年三月于申拜宣二廟明帝泰始  
三年四月丙戌以故丞相江夏文獻王故太尉巴東忠烈公柳元  
景故司空始興襄公沈慶之故征西將軍洮陽肅侯宗憲陪祭孝  
武廟庭

神降于莘春秋譏之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其先賢以功德  
立祠者不在此例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孝武建初更  
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  
羣神蔣侯宋代稱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  
殊禮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宗廟之禮大典也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晉魏  
故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

處土府君武敬城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  
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為七廟承初初追尊皇考處士為  
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永初元年七月戊申車駕親奉神  
主於太廟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耐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  
穆之序如魏晉制虛太祖之位廟殿亦不改構又如晉初因魏故  
事文帝元嘉元年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晉宣太  
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附此廟晉太始二年有司奏天  
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順帝  
神祇逮至周室始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宏遠跡上世順帝  
昇明元年七月癸卯車駕謁太廟二年十二月丙戌皇后見於太  
廟宋禮志明帝斷羣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  
廟月輿駕必謁初宣陵復漢儀也世祖太宗亦每歲拜初宣長宣  
陵孝武帝建元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  
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為章皇太后誕神

啟聖禮備中興昔漢代鴻風遂登配耐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  
史策近因闇見安可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應同七廟六代乃毀  
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毀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  
毀詔從義恭議大明二年二月庚寅博士孫武議章后殷祭按禮  
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  
王立七廟遠廟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王昭穆王制曰祧祧鄭云  
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祧三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  
二年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太廟傳曰合食以食序以昭穆祭統  
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殿祠是合食太祖  
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  
列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邈蒼晉宣太后殷薦  
舊事令殿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就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陰室

西陽不同祫就祭喪服小記禘與無後從祖耐食祭法王下祭禘  
鄭元云祭適禘於廟之與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與是禘有位  
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  
祭別宮與四時丞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  
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薦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禘祫  
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博士王變之議按禘  
小祫大禮無正文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於此為大夫以孝  
饗親尊愛罔極既殷薦太祖亦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  
及卑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  
雖竝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  
不祫就而祭之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  
太常丞孫緬議以為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為詳竊  
尋小廟之禮肇自魏晉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

尋小廟之禮肇自魏晉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

四塲以證別饗孫武據塲於祖謂廟有塲位皆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塲各附厥祖既豫給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薦薦推此可知祠部未膺之議闕官之祀高堂隆趙恬竝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愚意同王燮之孫細議詔章太后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闕宮遙祫魏晉從饗宜述前典宣情敬七年正月庚子博士虞和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如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如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如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如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元嫡尚得考彼別宮宣貴如秩天崇班應立新廟左丞徐爰亦謂宣貴如既加殊命禮絕五宮乃從饗爰議遷將作大匠立宣貴如廟時新安王服宣貴如齋衰葬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禫心喪三年

禮志十一

七

世疑宣貴如祔廟之禮三月戊戌緇又引春秋傳云祔而作主丞嘗禘於廟嘗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服宣貴如心喪之內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為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如爵視諸侯既不祔於先后而別考新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爰亦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云卒哭而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練練革服於元嘉苦經變除申情於皇宋况宣貴如誕育獻蕃葬加殊禮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如上厭皇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詔以爰議為允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言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廟制著為通典昭太后於至尊無

親惟制義服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昭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母以子貴孝武之祀既百年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其神主應入章后廟依晉元皇帝於愍帝安帝於永安后祭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然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蘇又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考別宮而公子主祀昭太后既非所生固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謂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事然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太后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序而言宜躋新廟於上詔可其宜六月丁丑太學博士劉緄議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而丞嘗奉薦尚使有司行事兄弟不相為後也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但其日親進章太后廟經昭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即不應進拜惟昭太后正

禮志十一

七

號已久登列廟祀祝文自宜稱皇帝諱按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時用太常丞虞愿議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有司夫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亦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尊卑亦無相見之禮本以修度今於孝武則嫂叔無通問之典尊卑亦無相見之禮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教講之道久已前備恩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太常丞韓賁謂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但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昭太后乃伯之所生無服代祭稽之前代其廟宜毀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論昭穆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於西廟竝皆備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

告禮性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大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今事雖

不全凶亦未近吉宜依舊以幣備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

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種於廟兩階間按階間本以種告幣

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毀主附於虞主種於廟之北牆最為可據昭太后神主毀種之

後上室虛置宣太后便應上升又應設脯醢以安神左僕射劉康

等七人同匪子詔從之

禮別子為祖立廟宜也孝武孝建元年七月博士徐宏言東平中

壬年釋無後係追贈又無其臣殤服五月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

無後者從祖耐食又諸侯不得耐天子士大夫不得耐諸侯耐於

祖之為士大夫者冲王宜耐祖廟之為王者應耐長沙景王廟詔

可大明六年十月太常丞庾蔚之議晉陵王子雲無嗣既葬安廟

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拜忌諸臣宜還臨哭變

服衣衾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而本

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耐食祖廟諸王

不得耐天子宜耐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

薦常使上卿主之七年十一月有司又奏晉陵孝王廟宜依廬陵

平王國祭例否博士顏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

陵孝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慶太常丞庾蔚之議總不祭者

據主為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為

族伯總麻則因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嗣未知

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一歲五祭之敬詔從爰議八年正月爰

又議故齊敬王子羽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寔存承嗣皇子

追贈則為始祖臣不殤君豈容虛闕烝嘗以俟有後謂立廟作主

三卿主祭詔令便立廟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耐廬陵考獻王廟

祭竟神主還新廟未立後前國上卿主祭先是四年爰議按禮慈

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為慈母後者為祖庶母可也注稱

緣為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已可命已庶子為之後也考尋斯義

父母妾之祭不惟子江夏宜王太子體自元宰遺時不幸聖上

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敬大蕃為國始王主人戴育明懿則一國

之正上無所厭既未獲耐享江夏自必從祭安陸宜依祖母有為

後之義列祀于廟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

兖州刺史義興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鎮入行廟大司

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荆州刺史義慶之江陵禮亦如之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殷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

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襪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

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

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之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

各引太樂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烏盥

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

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凡禘祫

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位不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

室四殤治禮引陰室以次奠爵於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

謁者奠爵於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

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元

嘉六年七月博士徐道娛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

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

謹尋清廟之道所以安神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憑依也不應有

送神之文况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弗奉迎夫不迎而送實用未

達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非王者禮也雖儀

禮太祝迎尸于門此延尸之儀非敬神之典博士江邃曰在始不

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

補志十一

元

補志十一

元

丞嘗之義博士賀道期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

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

曰事尸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

送尸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

義詔宜遵舊體道娛又議禮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

諸侯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注天子先時祭後祭侯先時祭

然後祭有田者即祭又薦祭注天子先時祭後祭侯先時祭

其月各別天子以孟月祭注天子先時祭後祭侯先時祭

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穀梁傳曰著祭嘗

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禮也周禮仲冬享蒸月

令季秋嘗稻晉春蒸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別之明文

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夫殷孟仲區別之明文

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類享於禮為煩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領軍長史周景遠言禮云天子祫

禘祫嘗祫烝是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

孔安國始以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用冬夏故永和十年至今五十

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引咸康六年七月殷祠難之晉

雖不從然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四月未得殷祭選用孟秋於禮無

違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博士周山文議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

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於七廟愚謂

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太常

月不用此爾秋冬無禁周景王時雖雞斷尾宜春月事也太常丞

司馬操駁曰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俱改何以偏在一雞道

也牛羊豕及市買一種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未久宜改用雞

禮喪則廢祭有死於宮中者則三月不舉祭元嘉七年四月掖庭

有故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琅等議參互不同領祠部謝元議

宜遵禮有司行事大明三年七月十五日嘗祠太廟章皇太后廟

時帝辭廟親戎前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天皇太子監國疑不當

攝祭博士司馬興之言皇太子有撫軍之道無專御之義案祭統

孫為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天子雖監國然入廟則

昭穆寔存謂太子無奉祀之道况皇女天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

設令得祀猶無親奉之義傳郁議春秋天子奉社稷之柔盛長子

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為祭主監國宜親祭惟皇女天札則宮中有

故三月廢祭於禮宜停尚書參議從郁議其年十一月有司奏四

時祠日已定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有司行事與抑遷日也博士

江長曰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儀苟有司充事

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曰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則攝位鄭

其祭事也此謂在致齋時祀事盡備神不可瀆齋不可久而王有

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世祖將親祠太廟庚戌車駕夕

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核也案禮記孔子嘗會

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有可廢但權所

為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牲至尚猶可廢若散齋之內

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改擇今日夫何以疑唯入致齋及日月

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啟南郊車駕已出遇

雨宜遷日更郊事見施用郊廟敬均至日猶遷况散齋邪殿中耶

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元嘉十年十一月博士徐道娛等議

禘案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是春

補志十一

三十一

補志十一

三十一

殷淡議清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遷輕哀微故事  
不合改是以鷓鼠食牛改下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  
郊月既未合宜不足為准朝議謂五月散齋之中遇雨及舉輕哀  
宜更擇吉唯入致齋及侵仲月節者有司行事五年十月八日丞  
祠二廟時有皇太子獻如喪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  
者祭必有樂也皇太子元嫡之重故主上正服大功不以尊降愚  
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釋春  
於太子如平博士司馬與之議總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釋春  
秋明義昔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  
葬之間權廢事改吉以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尙以  
未葬為廢况皇太子如及大功未耐者邪領軍長史周景遠曰禮  
總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如既未山坐應依禮廢  
祀至尊服大功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不合使公卿行事右  
丞徐爰引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齋祭不  
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  
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  
太子如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坐謂烝祠宜廢過卒  
哭耐廟一依常典事若公家無齋敬則其受臨喪及私常者  
喪服豈得輒釋凶服以執吉祭乎徐藻乃云外喪公除雖停殯可  
吉祭恐此非祖禰之所享也兄弟居便為外喪未葬公除而可  
以烝嘗未聞也

祥禫空存無綬編之變烝嘗薦祀宜不以心憂為礙博士徐宏曰  
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謂來四月未  
宜便殿十月則允大常丞朱膺之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  
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  
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  
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  
魏王肅云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鄭君云禘以  
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宜如宏所上郎中周景遠曰永初  
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即吉者御世權制宗廟大禮宜依古典此  
皇宋開代成準也宜用來年十月殿祠泰豫元年七月嘗祠而明  
帝諒閭禮官通議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制為權典魏晉以來  
卒哭而耐則就吉按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  
而行事鄭元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  
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  
不吉祭總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為神不饗也尋宮中  
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葬之中竝不  
自祠宜有司行事

告廟之禮每事必告也永初三年上不豫以疾告廟文帝元嘉三  
年五月庚午誅徐羨之等幣告太廟十二月西征謝晦告廟社晦  
平車駕旋軫又告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詔第四皇子出紹江夏  
王太子劼為後博士傅休議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  
年封北海王寔紹廣漢王後告於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  
必同漢明以來共堂各室魏晉依之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於情  
未安太常丞庾蔚之議夫禮大事告祖禘小事特告禘皇子出嗣

宜告禱廟祠部朱膺之以爲有事告廟國之常典皇子出紹以爲  
宜告晉賀循言古禮異廟故唯謁一室今同廟不宜關於諸帝宜  
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引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  
乃從爰議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  
紹南豐王朗博士王燮之議昔南豐別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  
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今歆奉詔繼體事是傳襲不應告廟臨軒  
祠部郎朱膺之議南豐嗣爵已絕恩詔特繼義同始封宜爲告廟  
臨軒殿中郎徐爰議營陽身亡封絕恩詔追始啟茅土故宜臨  
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俱爲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廟豈屬  
大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詔從爰議

右宋吉禮

齊高祖建元元年四月甲午皇帝卽位南郊柴燎告天七月議曹

補志一

王

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邊議曰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正月宜  
南郊明堂竝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  
堂無配宜廢祀其殿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  
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  
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  
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  
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  
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禘舜不得爲漢  
祖舜亦已禘禹不得爲魏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  
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竝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  
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也周官甸人職象明  
堂有五室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虞

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  
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  
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猶無配也至郊日及牲色異議紛  
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潔也  
郊已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云郊牲幣宜  
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樹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  
尚白曰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夏正得天也魏用異  
朝故性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今年十月  
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  
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詔可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建武中祠部郎何佟之奏按周  
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  
器之色知禮天用土用立禮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  
用騂牲陰祀用騂牲鄭元云騂亦騂黑也陽祀祭天南郊於宗廟  
陰祀祭地北郊於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  
祭地也用騂牲鄭云地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饋故連言之耳知

補志一

王

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元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鄭君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園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史劉澹駁以語云犂牛之子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山川若在陰祀則與犂牛矣終之若以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聖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聖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微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於明年正月辛丑祀南郊至明堂設祀之意蓋參議為允從之為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然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建元四年正月已郊三月壬戌世祖即位尚書令王儉同張緒等十人議昔諸侯雜祀諸時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祠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

補志十一

三六

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遺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祠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祀以閏歲至於嗣位之君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虔祭明堂於是明年正月辛亥祀南郊自茲以後開歲一祀三年正月辛卯祀南郊七年正月辛亥祀南郊九年正月辛巳祀南郊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啟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圖丘與郊各行不悖鄭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祭法燔柴太壇則圖丘也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則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在祈農何必俟夫啟蟄昔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乃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無煩遷日從之永明中南郊壇員兆外內起瓦屋形製壯麗建武二年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侍謝靈運謂周禮祭天於圖丘取其因高宮室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傳加修廣永明彌加高麗往年工匠遂起立瓦屋考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至敬無文以素為貴也宜不事高壯兼左丞王摛助教徐景嵩亦言禮無築室之儀棟瓦之構非千載成例博士賀瑒言周禮王旅上帝張醴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醴案以醴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唯驍騎將軍虞炎以為誠恐所施止在畢旋幸於此祀饗帝天子自行宮墜拜息殿去壇場既遠如奉禮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帷仲師云尸次祭之尸所居更衣標也此雖言宗廟然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既變為棟宇郊祀既案何不可轉製檐費墨隆議遂不行然明帝竟不南郊也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蔡邕獨斷詳之近世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合古禮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長辰而不

補志十一

三七

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共日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能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誤解鄭志故也鄭本云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而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則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在郊前一刻進獻豈奏樂反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

補志十一

天

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並舉梁武帝時為司徒西閣祭酒引鄭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同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帝堂祀五帝非謂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但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鑿翌日祀五帝於明堂

柴山祀帝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五年尚書合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中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長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

補志十一

天

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竝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可隆昌元年遂正月辛亥祀南郊二月辛卯祀明堂建元四年五月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鬱林王隆昌元年有司參議明堂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遠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帝宜推世祖以配帝雖敬施尊祖亦義章嚴父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義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承元二年終之又建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



顯頊而宗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竝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秦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高宗竝世祖而配之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爲季義經爲臣配享之坐應在世祖下竝列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頊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

補志十一

三

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竝配參議以終之爲允詔可永元元年終之又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典瑞云王摛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親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鄭君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敘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辰馬鄭云用二分盧植云用立春終之以爲日月者太陽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宜朝以二分漢世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親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蓋諸侯朝天子視方明因率朝日也漢世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然旦夕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既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而正殿卽諸侯朝會行禮之庭宜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惟夕月文不分明考魏秘書監薛循云舊事朝日春分夕月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滔于睿引禮記駁之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竝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冬之按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云日出東方月生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

補志十一

三

官者皆北向朝拜豈得以背實為疑邪佟之謂魏之所行善得子奪之衷晉初并圖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謂皇齊應天御極典教唯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拜月此即所謂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元冕三旒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服次衮冕者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從之

建武二年早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君云雩早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女巫云早暎則舞雩鄭云使女巫舞雩祭陰禮記月令云令有司為民

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乃祈穀實鄭云陽氣盛而極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穀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謂雩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鞞至祀設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句龍后稷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類也春和中秋丞啟雩制在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大牟於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

自討尋月令所祭唯應祭五精帝及句芒等五神以其五帝之佐依鄭說宜配食於庭也鄭又云雩壇在南郊壇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比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東營城外築壇所祭五帝則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且依放今築壇宜崇四尺廣輪亦以

四為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四階設五帝位各依其方如明堂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雩壇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際而南郊兼所穀之禮不容別有賽答禮記旅帝於郊所費尚省周祭靈威仰及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禮武皇邊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早祭舞雩蓋是吁嗟之義非存懽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今女巫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能速宜依晉議使童子或亦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阜衣蓋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齊建元中伏曼容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闕下答陰之義也鄭云答猶對也北闕社內北南向以答之答則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可知近代帝社南向太社及稷竝東向而齋官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謂二社位竝宜北向稷是百穀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東上諸執事西向南上稷可名為太稷不得名為社稷臘祠太社日近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應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瓊階東西向故知壇壇無繫陰陽設位不拘南北羣神小祠類皆南北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漢以來相承南向漢於周世未遑

上類基商邱餘樹猶應尙存通儒達識不以爲非昔庚蔚之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仍舊不改修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相向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靈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瓊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位也社主陰氣故北向設位案記云社所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曰不用命發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社預云責羣陰也餘祀雖亦地祇而不生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

禮志十一

語

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因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官南自當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禮見漢世舊事爾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靜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收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治禮又難修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

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也辰子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車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辰法曰吉亥又五行木生於亥太常丞何諶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陂稼成在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卿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休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靈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議殿中郎顧暲之議鄭注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耕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親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於鈎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載萬物而離陽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采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養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有歲於是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祀先農藉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路後

禮志十一

語

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親耕永明三年尙書令王儉以爲亥日藉田經記無文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

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救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  
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其年九月以國哀故  
罷永明三年正月省總明觀詔立學創立堂宇詔取公卿子弟及  
員外郎之子凡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  
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  
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  
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  
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  
五禮則重陸納車允謂宜尼廟宜依廷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  
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  
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宜以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  
裴松之議應儻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

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  
臨釋奠車駕幸聽明帝即位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建  
武四年正月又詔立學永泰元年詔增仲尼祭秩既而東昏侯即  
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表諫曰制書始  
下廢學先開將恐觀國之光有以擬議若以國諱宜廢則漢成立  
學爰泊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間非無國諱也且晉武之崩  
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而  
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元康三  
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國學大學本宜兩存非  
有太子始立也方宜更加崇尚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然學竟不  
立時太尉王儉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以代手板豫章王  
在荆州南蠻置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備林  
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

太祖為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  
府君即邱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為七廟建元元年追尊  
皇考右軍將軍承之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陵曰永安妃曰昭  
皇后陵曰泰安六月庚辰備法駕奉七廟主於太廟十月己卯享  
太廟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  
應倚立上以為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  
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君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為薄廟  
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  
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為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永明十一年文  
惠太子薨皆卒哭附於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即位  
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耐廟與世  
祖為兄弟不為世數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以下五世親盡故  
親廟有四周以後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

立七廟焉無世親廟不先契夏五毀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  
總背古區衛貢季祭湯之徒至有遷毀之議且年四百竟無成典  
魏氏之初親廟上平四葉年廟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  
文景為共世上下至征西其實六也季其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  
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  
元后為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入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  
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歲后為世室就禮而求  
亦親廟四矣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  
祭廟無不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  
則季且問宮不列婦人若依鄭君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  
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  
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永明五年四月殷祀太廟隆昌元年  
拜崇安陵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江氏為懿后別立  
陵廟成四年追尊景皇帝所生王氏為敬皇后號陵曰興安建武二年  
宗廟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  
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  
禮斯尊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即吉  
唯宴樂為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

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諫聞之內而國婚三年未終而吉  
皆致譏貶自斯而外朝聘亦嘗之喪不廢也祀公之卒不徹樂  
婚禮苑樂之事三載後舉通舉與廢皆有由然又案禮記及孔子

家語竝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  
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  
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悉於曲沃禮記會子問孔子

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  
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耐耐而後特祀於主蒸

膏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  
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二年喪畢凡此諸義著在經誥晉宋因循卒

哭公除親奉蒸嘗泰豫元年禮官立義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  
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絀而行事

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喪哀孝享  
宜申越絀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絀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

預譙周之論士祭竝非明據晉武在喪每存寧戚之懷四時蒸嘗  
蓋以哀戚未堪非改舊式江左通儒守而弗革且公卿大夫則負

展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簣篋充庭情深於  
恆哀而跡降於先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考敬所先豈

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  
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詔故太宰

諸將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鎮東  
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

何鍾之儀功至配饗東行宋世檢其遺事通列坐位具書贈官爵  
諡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之繫心

也按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容有主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  
板為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

名板相似  
事見儀注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謹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千魚五頭少牢饋  
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鮓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

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鄭注商  
也尋商旨裁截脰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頰刪約

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  
惠度議記稱尚元酒而俎鮮魚元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千魚五

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  
雙義無所法謹之議不行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麩起

餅鴨雁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菹美昭皇后  
茗柶炙魚皆所嗜也上又敕豫章王如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

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注世祖夢太祖謂  
廟索食可別為吾祠案漢氏廟編郡國奉祀已瀆重橋閣殿不可

謙建故前儒抗議謂宜遷毀光武入纂南頓君已上四世別廟春  
陵建武三年幸春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敬微明

帝至於章帝幸春陵園廟向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郡都  
魏文皇初二年洛陽未成親祠武帝於建始殿申家人禮世祖

發漢明之夢擊祀故宮孝享即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盛也  
永泰元年徐孝嗣議嗣君即位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修虔謁

左丞蕭深議祇見厥祖義著尚書朝於武宮事著晉冊豈有正位  
繼業而不虔覲祖宗格於太室者周頌曰列文成王即位諸侯助

祭也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  
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

即政朝於廟也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主東京四帝其昭成  
哀和順五帝竝皆謁廟文存漢史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

謁事此偶有關文耳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  
親奉時祭臣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雖從郊祀然謂前處可兼後  
敬則紀元之始何假配天之祭若以親奉時祭即為廟見則漢晉

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元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謁廟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返以一謁兼敬宜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右齊吉禮

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丹陽尹王儉總之儉卒以事付國子祭酒何允允遷東山齊明帝勅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佟之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武帝卽位天監十一年十一月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以為庶務權輿宜俟隆平且欲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修定但頃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可卽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

禮志十一

四

禮志十一

四

令自舉學士一人相助抄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乃以右軍記室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鎮北諮議參軍伏臘代之曼容之子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百九條詔有司遵行有沈峻者梁武時嘗掌朝儀頗有遺稿紹泰元年于文阿酌量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天監元年四月丙寅皇帝卽位南郊設柴燎告天其南郊為圓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壇四門南北郊各間歲正月上辛行事南郊用一特牛祀天皇大帝之神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幣五方上帝五官之神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坐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藁秸太史設紫壇於丙地皇帝齋於萬壽殿乘玉輅備大駕行禮禮畢變服通天冠而還北郊為方壇於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為壇再重祀日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以德后配禮以黃琮制

幣五官之神其從祀諸神與南郊皆如晉成帝時太史設埋坎於壬地二年正月辛酉祀南郊四月改作南北郊三年左丞吳操之啟稱啟蟄而郊郊應立春之後而何佟之議稱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冬至於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晉太始二年并圓丘方澤於二郊則今之郊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何允曰丘舊典不同南郊祀五帝靈威仰之屬圓丘祀天皇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先儒巨失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卽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起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啟蟄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啟蟄名為祈穀終之又云嘗者盛以六弊覆以畫幕今二郊儀注有祿有乖尚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賓亦言天子親耕黍盛秬嘗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祿也郊不應祿帝從之時有司請器席依典燒埋終之以為費帝曰薦藉輕物陶匏賤器做則埋之宜從有司四年正月辛亥祀南郊用佟之議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橫題曰皇天座地橫曰后帝座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木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稷又詔停止宮人帷宮觀禮郊之禮五年明山賓稱伏尋制旨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祀地殿以建丑祀天六月祀地夏以建子祀天七月祀地同以夏正二郊為允並請祀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饗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也詔從之六年議者謂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又有四望疑為煩重儀曹郎朱異議曰望是不卽之名豈容局於星海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今有岳鎮海瀆四望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而望祀不止岳瀆省之為非十六年有事北郊帝下其議於是八座

秦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

故七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博士陸瑋明山寶禮官司馬裴

奏言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一獻為允自是天

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

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曰風伯雨師不宜重

星也而今尚郊祖其舉何以復祭風師雨師帝曰風伯雨師即其

宿之名風師雨師乃宜重祭風師雨師帝曰風伯雨師即其舉

宜重下其兩祭非嫌 十一年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

其德則知郊祭牲俎理不應染並用素案承玉又藉用白茅禮無

所出皇天大帝座既用俎則知二郊宜用素俎於是北郊增置四

海座五帝以下神座用蒲席薦素俎帝又曰禮祭月於坎良由

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何以居坎且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

祭不關在郊今二郊本就陰陽之義星月與祭宜不為坎八座奏

言此由齊代圓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請五帝

座安於壇上外域而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去坎位矣十七年

帝以威仰魄質俱是天帝而南郊祭重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

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

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為壇何允曰南

典不同南郊祀五帝靈威仰之屬圓丘祀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

也往代合之先儒巨失天監八年正月辛巳十年正月辛丑十二

年正月辛卯十四年正月辛巳十六年正月辛未十八年正月辛

卯廿二年正月辛巳四月辛酉六月辛未八月辛酉十月辛酉十

二月辛酉三月辛酉五月辛酉七月辛酉九月辛酉十一月辛酉

正月辛酉三月辛酉五月辛酉七月辛酉九月辛酉十一月辛酉

正月辛酉三月辛酉五月辛酉七月辛酉九月辛酉十一月辛酉

正月辛酉三月辛酉五月辛酉七月辛酉九月辛酉十一月辛酉

迎氣以始先祖配牲用特牲儀同南郊陳後齊後周及隋同以其

時之日各於其郊迎以太皞等五人帝配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

其方從祀焉司馬筠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為鷹蔚羅方設

中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及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

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謂夏初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

梁社稷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

稷凡三壇門牆並隨其方色每以仲春仲秋並令郡國縣祠社稷

先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又各祠社稷於壇百姓

則二十五家為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祈

禱隨其豐約其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祝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祠

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舊太社廩犧吏宰牲司農省牲太祝吏讚

牲天監四年明山寶議以為郊廟省牲則廩犧令宰牲太祝令讚

牲祭日太尉率牲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義實為重

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宰牲後改用太常丞太祝令讚牲大同初

又加官社官稷并前為五壇

天監十年武帝以零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朱異議曰按周

宣雲漢之詩于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燔柴之說若以五帝必柴今

明堂又無其事於是停用柴從坎瘞典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頃

來遂絕宜更議復異議鄭眾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君云謂五岳

四鎮海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遙祭

皆有斯目豈容局於星海岳瀆請令天司有關水旱之義爰及四

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帝從之帝又定制龍見而雩

不為恆祀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

賢進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一寡孤獨者三省徭賦四舉

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祈社稷七日

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祈社稷七日

禮志十一

禮志十一

禮志十一

禮志十一

乃祈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  
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徧祈所有事  
者其禮立園壇於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牲用黃牝牛一祈五  
天帝及五人帝於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  
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  
南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祈百辟卿士於雩壇之左除地爲壇舞童六十四  
羽翳每列歌雲漢詩壹章而舞旱而祈澍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  
若郡國縣旱請雨則五事同時竝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鰥寡孤  
守令皆齋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如初三變仍不雨  
復齋祈其界內山林川澤常與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梁陳制  
皆給以飲氣樂先齋一日服之以取清氣天監九年有事雩壇武  
帝以爲向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爲生  
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揚州主簿顧協又云禮仲夏大雩春  
晴亦宜此地於是遂移東郊

禮志十一

禮

秋龍見而雩則雩常祭也水旱且又禱之謂宜式備斯典祠部郎  
明巖卿以爲祈報之祀已備郊禮大同五年乃築雩壇於藉田兆  
內有祈禱則齋官寄藉田省云

天監七年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  
圓下方鄭元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  
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  
則背叶九紀前北則背赤燥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  
安且明堂祭五帝是總義郊祭五帝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  
若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  
本無有室朱異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理既在  
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  
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閒此言明堂左

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  
既二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  
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  
無相干十二年太常丞虞躡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  
修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云  
度堂以筵者也鄭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於  
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門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  
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  
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階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  
爲五佐室遂於普通二年二月辛丑祀明堂自後四年中大通元  
年三年五年大同元年七年皆以辛日祀明堂惟太清元年以正  
月甲子祀明堂承聖元年三月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天平四年李

禮志十一

禮

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散騎常侍朱異問業與曰  
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鄭圓丘邪業與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異  
曰此間鄭丘異所是南郊鄭義我此用王義業與曰然洛京南郊之  
處用鄭解丘異所是南郊鄭義我此用王義業與曰然洛京南郊之  
事亦不專從若鄭此間用王義除禪應用二十五日何以王儉喪  
禮禪用二十七日也異遂不答業與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  
無九五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表唯除室耳今此上  
不出處甚明卿自不見鄭錄梁王季經素亦云上圓下方鄭言豈非  
自相矛盾乎曰然則圓方竟出何經業與曰出孝經援神契異曰  
緯候何可信也業與曰卿不信靈威仰呼  
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異不答  
古典有天子東耕儀宋有其典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  
齋不祭天監十三年武帝以爲啟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  
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卽齋宮與百  
官執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禱饗之事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闕  
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大史讚之則知耕藉應有先農神座兼有  
讚述耕旨今藉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兼於耕所設先農座陳



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又曰齊代舊事藉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閒則置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則宜升之次輅以明慎重而遠在餘處於義為乖且御史掌視尤為輕賤自合宜以待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普通二年又移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柏便殿及齋官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又有祈年殿云藉田皆以二月亥日普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具茲干畝於此徙藉田於東郊外十五里通二年四月詔曰平秋

天監八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

四獄若為封禪何其數也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泰山禪社首神農即炎帝也而夷吾分為二人妄亦甚矣夫聖主不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此豈盛德之事乎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塗說失其本文由人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視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天監三年中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內有中衣即今之單衣也按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尙書乘輿服

從歐陽說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說祭服緣領袖為中衣緣袴袂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緣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條自齊以來隨故而毀未詳所送佟之議禮祭服弊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其珠玉以付中署七年周捨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注皇畫鳳凰羽也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如衮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衣名非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灼然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腰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雉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即

是周禮但鄭云雉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宜不得同獸尋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畫飾加繭耳藻朱黼蔽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

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概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先是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儒者議之齊儀郊祀帝皆以袞冕是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袞服宋異以為禮大裘而冕良由天神高遠儀須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帝曰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莞席之安而蒲越藁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餘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為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五經博士陸倕等竝云祭天既存掃地之質而復章猶取黼蔽為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苜蓿席此猶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藁秸為下藉蒲

越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裘服今請依古制更大裘制可尋等又尋大裘之制惟鄭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元纁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又乘輿宴會服單衣黑介幘舊三日九日小會初出乘金輅服之八年帝改去還皆乘輦白服紗帽九年司馬筠等參議禮記玉藻云諸侯元冕以祭神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豫齋不宜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纁襪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周捨以為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請下其議帝從之天監五年明之制祭圖雖有二樽一日象樽周樽也二日山罍夏樽也二日著樽殷樽也徒有尊名竟無其器直酌象樽之酒以爲註禮之實難

黎棗橘栗四果薑蒲葵韭四蔬粳稻黍粱四米此外請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行自赤帝始昇以為明堂既泛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為明堂遷豆等器皆以雕飾尋嘗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組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雕組請改用純漆又舊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酹終醲禮畢大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竝無黍肉竝請停灌及授俎法又舊明堂皆用太牢按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禮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二牲止為一代之制今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帝竝從之

補志一

聖元

天監四年五月庚戌立孔子廟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分主五館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允受業分遣博士祭酒巡州五年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以為釋奠仍會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袍樂用軒縣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案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從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也部郎徐勉議鄭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并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又檢東宮元會儀注太子升崇正殿不飲由西階賁東宮典

儀列云太子元會升自西階此則相承為謬請自今東宮大事太子升崇正殿並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九年三月己丑幸國子學親臨講肆賜祭酒以下有差乙未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及從師者皆入學十二月癸未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有差中大通四年三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人生十人專通帝所釋孝經義大同七年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梁元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廩餼帝自畫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太平二年詔求魯國孔子族為奉聖侯並繕廟堂供備祀典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靈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為參點同事宣尼回路同以爲參點同事宣尼回路同

天監十二年六月新作太廟增基九尺先是天監四年尚書左丞

何佟之議禮未祭一日太宗伯省牲饗祭日之晨君親牽牲麗碑後代有冒暗之防而人主猶必親奉故有夕牲之禮比代人君不復躬牽丞相丹陽尹牽牲則宜未祭一日之暮太常省牲視饗祭日之晨使太尉牽牲出入也省牽饋食殺牲於廟門外今儀注詣廚烹牲謂宜依舊帝可其奏佟之又引鄭君云天子諸侯祭禮先裸尸乃迎牲今儀注至薦熟畢太祝方執珪瓚裸地違謬若斯又近代人君不復親裸太尉既攝位宜親執其事而越使太祝甚乖舊典愚謂祭日之晨宜使太祝先行裸獻乃後迎牲帝曰裸尸本使神有所附今無尸裸將安設佟之曰如馬鄭之意裸雖獻尸而義在求神今雖無尸求神之意恐不可闕帝曰古本因尸以求神今若無尸則宜立寄求之所裸義乃定佟之曰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裸今既存尸來食之獻則裸嚮之求實不可闕又送神更裸

經記無文宜依禮草奏未報而佟之卒後明山賓復申其理帝曰佟之既不復存宜從其議自是始使太尉代太祝行禋而又率牲太常任昉又以未明九刻呈牲加太尉裸酒三刻施饌中間五刻行儀不辦近者臨祭從事實以二更至未明三刻方辦明山賓議謂九刻已疑太早況二更非復祭旦帝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餘依儀注又有司以為三牲依制埋瘞猪羊死則不理請議其制司馬裝等議以為牲死則埋必在滌矣謂三牲在滌死悉宜埋帝從之十六年三月敕所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爲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囂竟不從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先是十四年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更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

淨饌祠部郎司馬筠又議曰大事徧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封禪南北郊明堂巡省四方臨戎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嚴解嚴戒嚴合十一條則徧告七廟講武脩宗廟明堂臨軒拜封公主欵化貢方物諸王公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從之承聖元年遣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瑩陵脩復廟社天監三年何佟之奏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大丞知由始及之也自是始祭乃及功臣

右梁吉禮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六籍以爲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爲之義焉一日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

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陳制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天地於南北二郊永定元年十月乙亥武帝受禪修南郊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十丈燎柴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座加五帝位其餘準梁之舊北郊為壇高一丈五尺廣八尺以皇妣昭后配從祀亦準梁舊三年以疾告二郊及太社及文帝天嘉元年正月辛酉祀南郊三年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而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

補志十一

五

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案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注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五王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編率同為陰祀既非燔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乃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吏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伯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眾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享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事質故不三獻臣按周禮司樽彝言三獻施於

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禮於天神梁武此義不為通也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於宗祧三獻為允制依議廢帝光大元年正月辛卯南郊以昭后配北郊及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議更增廣久不決太建三年五年七年皆以正月上辛南郊十一年尙書祠部即王元規議曰案前漢黃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即日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高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壇上方十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於地上之圓丘夏日至

補志十一

五

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記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於其質也以報覆壽持載之功爾雅亦云邱言非人所造圓方兩邱並因見有而祭本高廣之數後世隨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地吉而未必有邱或有見邱而不必廣絮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圓方二邱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述漢梁并即日三代壇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奏上詔依用後主嗣位無意典禮舊儒碩學漸以凋喪竟無改作永定二年正月戊午祀明堂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齊制安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梁法武帝時以德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已後以文帝配牲以太牢黍盛六飯餅羹蔬果備薦焉太建三年二月辛巳祀明堂五年二月辛丑亦

如之其迎氣之法皆因梁制六月治明堂十年八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

太建十二年四月乙卯大雩亦因梁制祈而澍則報以少牢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即位以文帝配青帝牲用黃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壇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其法採齊建武二年事

永定三年五月丙辰朔日有蝕之有司奏舊儀帝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袞冕之服自今永可為準

又依梁舊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梁以簠白梁以簋黍以瑚黍以璉又令太中暑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祀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鉤

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子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預祠享之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日服之以自潔其儀本之齊制

太建元年二月乙亥始耕藉田三年二月丁酉六年二月辛亥九年二月壬子十一年二月癸亥十三年二月乙亥皆耕藉田俱依梁舊

永定元年幸鍾山祭蔣帝神二年正月策吳興楚王神為帝五月立梁邵陵王廟室祭以太牢三年閏四月丙午幸鍾山祭蔣帝廟

太建十四年後主即位詔以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人間淫祀妖書諸珍怪事詳為條制並皆禁絕按徐陵集有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啟則陳亦祀古帝王也

光大元年十二月以儀同三司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為奉聖亭侯

奉孔子祀至德三年詔修復仲尼廟按徐陵有皇太子臨辟雍頌則陳亦有建學禮也

陳制立七廟一歲五祀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太牢一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五月再殷殷大禘而合祭也永定元年追尊皇考文讚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前

夫人錢氏為昭皇后世子克為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戊子遷景帝神主附於太廟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二年四月甲子祀

太廟三年以疾告太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二年十二月立始興國廟於都下用王者禮

四年徙東廟神主附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天康元年十月享太廟天嘉二年九月以故太尉侯瑱故司空周文育故

備配食武帝廟開府儀同三司杜僧明故中護軍胡穎故領軍陳

建四年以故太尉徐慶儀同三司杜稜程靈洗配食武帝廟庭故

司空章昭達配食文帝廟庭

食文帝廟庭



禮儀志第二

魏自神元皇帝三十九年遷定襄之盛樂四月祭天諸部長皆來助祭道武登國元年正月戊申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天成禮西郊祭天始此六年四月祭天皆在定襄也至太祖天興元年始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祭告天地祝曰皇帝臣班敢用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國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緒思正位居尊以副天之望珪以天時人謀不可久替謹命禮宜官擇吉日受皇帝璽綬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永綏四方 事畢詔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於西郊徽幟有加焉天賜二年時已有南郊之祀夏四月復祀天於西郊旗幟盡黑為方壇一置木主七於上東為二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其方色為名牲

補志十一

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百官及賓國諸部大人畢從至郊所帝立青門內近南壇西內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門外后帥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之東西面選帝之十族子孫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若肅拜百官內外盡拜祀訖復拜拜訖乃殺牲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七禮畢而返自是之後歲一祭太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於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凶悍帝裁以義弗從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禱於天地神祇及即位因以為常歲一親祭牲用牛無常日泰常三年為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壇墼三重通四門以太皐等及諸佐隨配信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之日牲用

牛一有司主之又六宗靈星風伯雨師司民司祿先農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脯粟栗無牲幣神廡二年帝將征蠕蠕省郊祀儀四月以小駕祭天神畢帝遂親戎大捷而還歸格於祖廟徧告羣神延興四年六月高祖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七易世則更無益神明革之定置主七立碑郊所太和十年四月帝初以法服御董祀天西郊至十八年三月始罷西郊祭天

太祖天興二年正月甲子帝初定南郊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為壇通四陛為壇墼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壇內壇內四帝各於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民在中壇內各依其方其餘從食者合一千餘神饌在外壇內用藁秸四珪束帛黝犢陶匏

補志十二

上帝神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用犢一日月等共用牛一祭畢降壇視燎牲左體於壇南已地成禮而反從陽之義其後冬至祭上帝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牲帛與二郊同太和十年十月有司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二年十月帝親築圓丘於南郊十三年正月辛亥初備大駕祀圓丘十六年以太祖配南郊遷洛以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議定圓丘已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周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禮之大者夕牲禮無可準前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裸神是一日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之禮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引周官牧人職有夕展牲之禮無殺牲事秘書令李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但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應有告廟從之甲申祀圓丘於委粟山長至也景明二年十一月壬寅

改築圓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鄭注謂祭祀以配食也

禮志十一

有虞氏以上尚德配用有德者自是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魯雖無廟配食禘祭詳聖朝以太祖道武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零祀太宗明元皇帝廟既毀上帝地祇配祭何如靈太后令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保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以世祖太武皇帝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配明堂正光三年祀圓丘五年正月辛丑祀南郊代都舊制即位用黑璽蒙七人帝於壇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中興二年孝武即

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太常乃上疏曰孟春令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君云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郊八里郊也中北皇帝西郊少昊北郊顓頊七五九六之數諸說並同宋炎帝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遠郊迎五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禮志云建武二年正月朔初九里北郊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探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至三十里郊進乘鄭君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遠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禩祠於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北自漢初專為祈田恒城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靈星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且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內神祠今故移太常恐乖其本詔曰先朝置立已久且可

禮志十二

位洛陽東郭之外帝於壇上西向拜天畢自東陽雲龍門入高歡居七人一 永熙元年十一月祀圓丘大統二年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十一月改神元為太祖道武帝為烈祖四年拜天於清暉室終帝世遂為常十一年築圓丘長安城南東魏天平二年祀圓丘武定二年祀圓丘

禮志十三

太和十三年高閭曰書稱六宗之祀禮無明文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十一家自晉以來逮於聖世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帝以尚書肆類上帝禮于六宗文相連屬上帝稱肆六宗言禮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烟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也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禮無煩別立六宗之位十七年類于上帝劉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

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祠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雞一太祖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當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神十二神十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又立王神四歲二祭常以八月十月各用羊一又置獻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歲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祠官侍祀明年春帝始躬耕藉田祭先農用羊一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秋分祭月於西郊用白羊一太和十九年帝曰圓丘牲色無準舜之命禹復言元牡今牲色宜何用秘書令李彪曰觀古用元似取天元之義臣謂宜用元至於五帝各象其方色

補五十二

五

太和十年詔起明堂辟雖十五年四月經始明堂十月明堂太廟成十二月迎春於東郊十六年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月以爲常四月迎氣南郊九月甲寅朔大享於明堂祀文明太后於元室帝親爲之詞遷洛後世宗永平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煩屬年饑遂寢延昌三年十二月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封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百八牕鄭注云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見制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君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法九土四戶達四時八牕通八風上圓下方則天地通水環宮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非毀三

代變更先聖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室以祭天堂以布政夫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宜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袁翻議周官考工所記明堂五室三代同焉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推其體制皆無九室之證至明堂九室著自大戴漢氏因之自爲一代之法考鄭君云周人每帝一室合於五行之數漢爲九室猶有槽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政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

補五十二

六

器也今之三雍異所深乖盧蔡之義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賈思伯議曰案周禮五室惟戴德記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而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案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非太廟也禮記月令之四堂太室謂之廟者以天子躔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也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邕又謂明堂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





劉芳以社稷無樹乃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曰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市而今無樹考社宜有木周禮大司徒云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一證也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二證也論語宰我對哀公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證也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所以表功也四證也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五證也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六證也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社祿無樹七證也案論語稱松栢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稷乃社細請同植松宣武從之

補志十一

九

泰常三年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以牲幣祭四瀆以牲牢準古望秩云其餘山川及海若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祀官詣州鎮遍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謁其祭用牲玉畿內諸山川皆列祀祭次有水旱則禱之泰常四年八月幸代至雁門關望祀恆岳明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華岳還登太行五月至自洛陽賚諸所過山川羣祀之後太延元年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答天意立廟於恆岳華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泅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玉幣十二月以太牢祀北岳眞君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逕恆山祀以太

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興光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岳修廟立碑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幸遼西望祀醫無閭山遂緣海西南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恆岳禮其神而返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岳皇興二年平青徐遣太常高允以玉幣祀東岳太和四年詔天下祀山川羣神能興雲雨者修祠廟薦牲璧十九年帝南征正月車駕濟淮命太常致祭又詔以太牢祀岱岳二十一年祭華岳正光三年以旱祈岳瀆及山川百神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詔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無用牲太和十九年議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雷鼓雷發入而作猶不妨陽以鼓集眾無妨古義太平眞君二年六月司徒崔浩奏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餘皆罷之和平元年四月早詔下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洒掃薦

補志十一

十

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於羣祀先廢者皆復之太和十五年詔去正月中朝廷設幕置松栢樹設五帝坐及探策之祭八月戊午詔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可減省又明堂太廟並祀祖宗白登嶂山雞鳴山廟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官長安可勅雍州以時供祭又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甕中雷則此四十神悉可罷之十六年省西郊郊天雜事二十年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神龜二年詔除淫祀焚諸雜神

太祖天興三年以太牢祀堯舜廟神瑞二年以太牢祀黃帝堯舜廟泰常中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神應元年以太牢祀黃帝堯舜延興元年求舜後得東萊人媯苟之復其家畢世先是長

安牧守常有事於周文武廟延興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月

詔東陽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發見若即埋之或恐愚民將為盜竊物有司收之太和十

六年二月丁酉詔以仲月祀堯於平陽虞舜於廣靈夏禹於安邑

周文公於洛陽宣尼於中書省文公以上令當界牧守十九年以

太牢祀漢高廟太和二十年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

三帝陵百步內不得樵蘇踐踏二十一年修堯舜禹廟並祀以太

牢又以太牢祀漢帝諸陵及周文王於鄆武王於郟太和十八年

般比千墓為甲文樹碑刊之祭以太牢十九年又祀以太牢

魏志武定六年二月議齊獻武王廟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

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

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三開兩頭各一來

室夏屋徘徊鷄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耐祭儀法

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廟宜

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

面皆架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置禮器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藉

聖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為典祠廡並廚宰東為廟

長廡並置車輅其北為養牲所詔從之先是孝明神龜初靈太后

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

太上之號請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問胡家穿

士無二王嘗稱社尊無二上之號稱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

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教下蓋取三

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后恐乖繫教之意太后

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

王擇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以理

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

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屬聲謂曰禮有下卿

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

靈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時疑其廟制博士王延業引王制

卿所及翻其有慙色默不復言

諸侯祭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及小記者立四廟鄭云高

與始祖明立廟之正以親為限不過於四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為

而五

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有太祖乃得為五禮之正文也

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鄭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為

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

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為釋高祖為始封之子矣又喪

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鄭云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公子若在

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

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禮緯云夏四廟

初時未備也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為太祖而以猶在祖位

至子孫五殿五廟至子孫六廟至子孫七廟云云至子孫則

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

廟乃備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始封不遷

但親在四世名班昭穆應為太祖而尚在禰位宜待親

盡之後出居正位乃備五廟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四時蒸嘗

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議案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

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類考廟祖考廟

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壇去壇為鬼至于禘始始合食太祖

侯大傳曰別子為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

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祀此別子也何以知之

諸侯祭五世使五世無功之祖一朝頓立而始封之廟要待六世

之後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未為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

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葉天子乃事七世六葉諸侯方祭五世  
推情準理不其謬乎且文宣公方為太祖五廟為是小記曰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殷制也侍中太傅清  
河王懌議王制諸侯五廟今相國秦公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  
高曾四世秦公始封不遷若即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而亂昭穆  
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敗滿便毀又非禮意昔司馬懿為晉  
太祖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侯  
宣文此前代之成事也惟延業虛觀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  
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前儒之事實未允禮禮夫  
作主本以依神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所以  
展事孝敬想像平存禮云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矣王肅曰重未  
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士有廟禮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  
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位而往

禮志十二

三

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歟主而已不暇待  
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今相國立廟設主依神若  
位同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  
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又古者七廟廟堂皆  
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祠堂令云廟皆四楹五架北廂設  
座東昭西穆今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  
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宜令依此詔依擇議  
永嘉之後宇內分崩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便立太學置五  
經博士千餘人天興二年三月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  
太學生員三千人四年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  
先師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  
曰眾文經明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泰常八年幸洛  
陽觀石經洛陽有漢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初無損失及魏馬融  
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頽

落存者委於榛莽神龜元年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表請遣官始  
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助教韓神固劉雙等校勘以補其殘缺始  
光二年造新字千餘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  
詔徵盧元高允令州郡各舉才學太平眞君五年詔三公卿士子  
息皆詣太學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十一年至鄉  
山使以太牢祀孔子天安元年九月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  
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高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  
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博士一人  
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助教取博聞經  
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  
修謹東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皇興二年以太牢祀孔子延興  
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皇興二年以太牢祀孔子延興  
二年祭孔廟制用酒脯禁婦女雜合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三年  
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洒掃太  
和中又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開皇子之  
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十三年立孔子廟於京

禮志十二

五

師十六年帝臨文宣堂引尚書劉翽鴻臚卿游明根行儀曹事李  
韶策授孔子諡曰文宣尼父昶等就廟行事帝齋中書省親拜孔  
廟四月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十  
九年幸魯城親祠孔子廟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選宗子一  
人爲崇聖侯邑一百戶奉孔子祀命兗州爲孔子起園栢修墳隴  
建碑銘七月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禪時用者加以厚賞是時  
劉芳李彪以經書進崔光邢密以文史達正始元年十一月營繕  
國學三年十一月帝爲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悅  
講孝經於式乾殿四年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選儒生爲  
小學博士員四十人時劉芳去曰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  
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  
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建國親人教學爲先鄭氏注內則



監高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稱禘祭圓丘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商王之祭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商夏祭稱禘亦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商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此從鄭氏者也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謂再殷祭明禘禘一名也其禘禘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顯一歲三禘愚以爲過此從王氏也帝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禘所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鄭氏分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又三年一祭於情爲簡王以禘禘爲一

禮志十二

祭爲長鄭以圓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禘禘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顯五年禘時改禘從禘並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永爲世法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七月詔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禘之廟烈祖有勳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爲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爲太祖道武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爲烈祖比功校德以爲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爲太祖與顯祖爲二禘餘者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沒於地爲昭穆之次心願畢矣其年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送京師供廟饗十一月遷七廟神主於新廟十六年正月戊午詔以此孟月植祔於太廟令太常尅日以間丙子始以孟月祭廟罷寒食

享十月以功臣配享太廟十七年五月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行家人禮十八年十月親告太廟奉迎神主遷洛也十九年三月癸亥詔三月三日己巳奉遷神主於正廟威儀鹵簿如出代廟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及宗室奉迎太和二十三年世宗卽位享太廟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祀之大者莫過禘禘淹中之經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禘之禮盡亡曲臺之記載氏所述然多載尸灌牲獻之數而行事備物之體蔑具今之取證唯有王制公羊謹案王制曰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禘禘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禘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嚮昭南嚮穆北嚮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所以異於禘者

禮志十二

功臣皆祭也給魯合也禘蓋三年喪畢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魏氏故事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禘在二十七月至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應禘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而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則一焉陛下取鄭捨王禮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祔外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茲後五年爲常又古祭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然在今則煩禘月宜減時祭錄尙書事北海王詳等言時奠請移仲月制可正始元年以旱故親享太廟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卽位三月甲子尙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禘祭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案禮三







位遷於內壇之中合用蒼牲九夕牲之且太尉告廟陳幣於神武  
廟訖埋於兩楹間焉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司徒獻五帝  
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薦眾神其後諸儒定禮  
圓丘改以冬至日云其南北郊則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南郊為  
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壇內壇去壇二十五  
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面各通一門又為大營於外壇之外  
廣輪二百七十步營壘廣一丈深八尺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祀  
於中壇之外丙地廣輪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陛  
所感帝靈威仰於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禮用四圭有邸幣各如  
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駢牲一儀燎同圓丘天保元年五月  
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二年正月辛亥祀圓丘以  
神武皇帝配八年詔丘郊禘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割割農社  
先蠶酒脯而已雲媒風雨司人祿靈星等祀果餅酒脯當盡誠敬  
皇建二年正月辛亥祀圓丘河清元年正月辛巳祀南郊天統二

禮志十一

年正月辛卯祀圓丘武平三年正月己巳祀南郊又以孟夏龍見  
而雩後土時高阿那那龍乘朝政尚書郎中源師立杏那龍云龍  
而雩見當雩那龍問龍見何處作何顏色師立曰此是龍星見須  
雩祭非真龍見也那龍云漢兒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為圓  
多事強知星宿其面皆如此壇外營相去深淺並燎壇一如南郊於其上所穀實以顯宗文宣  
帝配青帝在甲寅之地赤帝在丙巳之地黃帝在己未之地白帝  
在庚申之地黑帝在壬亥之地面皆內向藉以藁秸配帝在青帝  
之南小退藉以莞席牲以騂其儀同南郊其所禱者有九一曰雩  
二曰南郊三曰堯廟四曰孔顏廟五曰社稷六曰五岳七曰四瀆  
天保元年六月八日澆口九日西門豹祠水旱癘疫皆有事焉元天保  
月致祭岳岳孔無牲皆以酒脯棗栗之饌若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不  
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幣有燎不設金石之樂選  
伎工端絜善歌咏者使歌雲漢詩於壇南自餘同正雩南郊則使

三公祈五天帝於郊壇有燎座位如雩五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其  
儀如郊禮堯廟則遣使祈於平陽孔顏廟則遣使祈於國學如堯  
廟社稷如正祭五岳則遣使祈於岳所四瀆如祈五岳澆口如祈  
堯廟豹祠如禱祈澆口五郊迎氣為壇各於四郊又為黃壇於未  
地所祀天帝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幣牲各放其方色儀與南  
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且太尉陳幣告請其廟其從祀官位  
在南陛之東西向壇上設饌畢太宰丞設饌於其座亞獻畢太常  
少卿乃於其所獻事畢皆撤又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門外之東造  
青土牛兩頭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東郊登青幡於青牛之  
傍方澤則以黃琮束帛夏至之日禘岷嶷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  
皇后配河清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  
蒙山羽山嶧山崑岳霍岳衡鎮荆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

禮志十一

栢山陪尾山華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梁山岐山荆山嶓冢山  
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山朱圉山鳥鼠同穴  
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武功山太白山恆岳醫無閭山鎮  
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宣務山關山方山  
苟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澗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  
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沔水沔水沔水沔水沔水沔水沔水沔水沔水  
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沓水衛水恆水延水並從祀其神州  
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  
自餘並內壇之內內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儀同圓丘其北郊  
則為壇如南郊壇為瘞坎如方澤坎祀神州神於其上以武明皇  
后配禮用兩邸各用黃牲一儀瘞如南郊天保元年六月分遣  
使人致祀五岳四瀆每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書

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單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  
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  
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劔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  
持劔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社  
鄰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辭  
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板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  
鼓如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

後齊高禛為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壘每歲春分元鳥至之  
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禛之神以祈子  
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禛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  
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服袞冕乘玉輅皇后服禕  
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階並詣便坐夫

人終獻上嬪獻於禛神訖帝及后並詣擯位及送神皇帝皇后及  
羣官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

後齊明堂之禮采周官考工記為五室然與巡守登封之儀皆不  
行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  
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向書省備設云後主未年祭非其鬼  
甚至於躬自鼓儺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後周  
紀 召使西城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馮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

每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為侏子合二百四十  
人一百二十人赤幘卓袴衣鼓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  
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  
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  
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  
仗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

御坐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  
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儺戲喧呼周  
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

立太社太稷帝社三壇於國右每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  
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又藉於帝  
城東南千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稷麻子小麥色別  
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阡陌北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壘  
又為大營於外又設御耕壇於阡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  
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先祠司農進種稷之種六宮之主行事官并齋設齋省於壇所列  
宮懸又置先農坐於壇上眾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乃  
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祿舄備法駕乘木輅

耕官具朝服從殿中監進御未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并耕  
壇南陛即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劍執耒  
三推三反升壇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  
推九反耜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種跪呈司  
農詣耕所洒之糶訖司農省功奏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  
禮畢班賚而還天保二年正月癸亥親耕藉田又為蠶坊於京城北之西去皇宮  
之外方千步蠶宮方九十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別殿一區置蠶  
步高一丈五尺被以棘宮令丞佐史皆宦者為之路西置皇后蠶壇高四尺方二丈置先  
蠶壇於桑壇東南大路東橫路之南五尺外北方四丈四步面闊一  
門有綠襦襦衣黃覆以供蠶毋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  
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事先農禮訖皇后因親桑於桑壇  
備法駕服鞠衣乘重翟帥六宮升桑壇東陛即御座女尚書執筐

女主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陞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壇即御座內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祿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初授世婦灑一簿領預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遣便殿改服設勞酒班賚而還

儒臣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講經二人旦皇帝服通天冠元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顏

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阼即坐宴畢還宮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乘石山安車三師乘車在前三少從後而至學又凡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

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記之為一負雨霑服則止學生每十日給假皆以丙日

放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已下亦每月初云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詔封景聖侯孔長為恭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八月詔郡國修立齋序敦述儒風國子學生依

舊銓補又以往者文襄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七年二月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皇建元年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

典歲時考試其石經宜即施列學館外州太學亦勤加督課張憑以爲推尋焉於君位則櫻契與我並爲臣師儒然神武生於邊朔長

於戎馬文章禮樂斬焉且絕魏承熙中孝武復釋奠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又天平北徙於鄴國子置生

三十六人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每策秀孝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櫺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

刀  
文襄嗣位猶爲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天保元年文宣受禪置

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吏部尚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爲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五月甲戌遷神主於太廟文

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眾議不同至二年正月乙丑享太學十月文襄神主始附太廟春祠夏酌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

以皇后預祭河清定令四時祭廟禘祭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補志十一所天保元年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

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資寶秦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秦佛等並遣使者祭其墓皇建元年以故太師尉景秦故太師

故司徒蔡謨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妻貨文故太保劉貴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祖廟庭皇建二年正月禘於太廟河清元年正月享太廟天統元年太皇太后宣皇帝爲威宗

神武皇帝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改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二年昭都王琛配饗神武廟庭四年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武平元年復改威宗景烈皇帝爲顯祖文遂定制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官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達於庶人祭於寢牲用特肫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爲限其

性皆子孫見官之牲

右北齊古禮

後周憲章姬周其吉禮祭祀之式多依儀禮司量掌為壇之制圓

丘三成成崇一丈二尺深二丈上徑六丈十有二階每階十有九在國陽七里之郊圓壇徑

三百步內壇半之方一成下崇一丈二尺上崇五尺方四丈八尺方一階階十級級一尺南

郊為方壇於國南五里其崇一丈二尺其廣四丈其方百二十步內壇半之其祭圓丘及

南郊並正月上辛圓丘則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

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眾星並從祀皇帝乘蒼輅載元

冕備大駕而行預祭者皆蒼服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所感帝

靈威仰於其上北郊方丘則以神農配后地之祗神州則以獻侯

莫那配焉其用牲之制配昊天上帝祭皇地祇及五帝日月五星

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毛宗廟以黃社稷以黝散祭祀用

純表貉磔禳用龐通典莫那周文帝之遠祖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孝閔元年春正月天

王卽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門壬寅祀圓丘以始祖獻侯配南

北郊文考配上帝祭卯祀方丘辛亥祀南郊明帝元年十月祀圓

丘方丘方丘在國陰六里之郊丘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一階尺一級其壇八面尺上崇五尺方四丈

方一階尺一級其壇八面經百二十步內壇半之神州之壇崇一丈方四丈在北郊方丘之右其

壇如方丘十一月又祀圓丘保定元年祀圓丘方丘甲寅祀感生

帝於南郊天和元年三月祀南郊四月辛亥零二年初立郊丘壇

壇制度三年正月辛亥祀南郊建德二年正月辛丑祀南郊六年

祀方丘宣政元年七月丙午祀圓丘戊申祀方丘大象二年四月

幸仲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又設五郊壇其崇及去國如其行之

敬廣皆四丈方皆百二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

川澤邱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祭之其星辰為壇崇五尺方二丈邱

鎮為坻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為坻壇崇三尺方一丈其儀頗

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孝閔元年二月又採周禮朝日

夕月而朝日東郊保定元年亦如之三年四月大零宣政元年八

月夕月於西郊

社稷皇帝親祀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孝閔元年正月甲辰祭太

社癸亥親耕藉田二月祭太社八月祭太社明帝元年十月祭太

社明帝二年正月辛亥親耕藉田保定元年祭太社乙亥親耕藉

田天和元年親耕藉田二年親耕藉田建德三年親耕藉田禮皆

如之又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妣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

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昭化嬪

亞獻淑嬪終獻因以公桑焉

昔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法以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祭法四方各自

祭之若不成之方則闕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二月祭神

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麟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貓之神

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

官之神岳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

月五官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五人帝於壇上東郊則以神

農配蜡祭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岳鎮海瀆山林川澤

邱陵墳衍原隰則各為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

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

岳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

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

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於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東郊便殿

致齋明日乃祭祭訖又如西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訖又如北郊便殿明日乃祭祭訖還宮

明堂之制後周采漢三輔黃圖爲九室然竟不立建德三年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

保定三年四月戊午幸太學以于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靈升階正烏皇帝升立於斧辰之間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面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哲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

補志十二

三

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天和元年五月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六月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卽爲恆式二年立路門學置生七十二人三年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大象元年徙鄴城石經於洛陽二年幸路門學行釋奠禮封孔子爲鄒國公邑數準舊並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奠初周文受命重經典崇儒術於時西都板蕩先

王往聖之訓掃地殆盡於是求闕文於三古網羅放失黜魏晉制度以復姬典盧景宣學通羣藝典修五禮長孫紹遠修六樂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而慕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而執經負笈之生著錄京邑者濟濟焉踰於向時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親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韜軒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服挾先王之道至饗舍者比肩而立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矣

補志十二

三

後周思復古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置太祖之廟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親盡則遷其有德者謂之祧廟亦不毀閔帝受禪追尊皇帝爲德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廟號太祖擬已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爲五焉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爲祧廟而不毀其時祭各於其廟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邊其實菱芡芹蘗醢醢宰終獻訖皇后親撤豆降還板位然後太祖撤焉孝閔元年正月追尊皇考爲文王皇妣爲文后乙巳享太廟辛酉享太廟四月享太廟七月享太廟明帝元年十一月享太廟二年太廟成以功臣琅琊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廟庭武成元年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文皇帝保定元年享太廟三年五月享太廟十月享太廟建德元年追尊曷陽公爲孝閔皇帝二年正月享太廟四月享太廟七月享太廟三年正月享太廟五年享太廟六年享太廟宣政元年七月享太廟大

象元年享太廟二年享太廟四月享太廟案周書寇洛李弼于謹  
劉亮蘇綽盧辯皆配享太祖廟庭

右北周吉禮

隋高祖仁壽二年詔左僕射楊素右僕射蘇威吏部尚書牛宏內  
史侍郎薛道衡秘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邵等  
修五禮初開皇元年高祖即位於臨光殿設壇南郊造兼太傅上  
柱國竇熾柴燎告天又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圓丘於  
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其丘四成各高一尺一寸下成廣二  
四成廣五尺每歲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  
百一十一座眾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  
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眾星其內壇之外其牲上帝配帝用

隋志十二

壇

蒼特二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已下用羊豕各九南郊為  
壇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壇高七尺廣四丈上辛祀所  
感帝赤標怒於其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其禮四圭有邸牲用騂  
犢二凡太祀齋官皆於其晨集尚書省受誓戒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祭前一日晝漏上水五刻到祀所沐浴著明衣咸不得聞見衰  
經哭泣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皇地祇神州社稷宗廟等為大  
祀星辰五祀四望等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舊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之法  
皆隨其類而祭之北風師於西北方者就秋風之動而不從箕星之  
位北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天神是陽故北於南郊也北雨師於北  
郊者就水也北也隨制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為司中司命司  
雨師三壇同祀以立冬後亥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為風師壇  
禮以立春後午國城西南入里金化門外為雨師壇及諸星諸山川等  
廟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並以一少牢  
為小祀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  
者聽以純色代告祈之牲者不養祭祀犧牲不得捶扑其死則埋

之初帝既受周禪恐黎元未愜多說符瑞以耀之其或造作而進  
者不可勝計仁壽元年冬至祀南郊置昊天上帝及五方天帝位  
並於壇上加封禪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並用舊禮十年冬至祀  
圓丘帝不齋於次詔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  
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馳而歸為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  
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開皇三年五  
月親祀方澤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招州柱州營州咸州  
揚州九州山海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  
壇上用黃犢二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閒神州東南方  
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招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  
州東北方揚州東方各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  
陛之閒其冀州山林川澤邱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

隋志十二

壇

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二大業元年  
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俟二分於  
東西郊常依郊泰時且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譏  
其煩褻而以正月朝日東門之外前史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  
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始合於古開皇  
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開遠  
門為坎深三尺廣四丈為壇於  
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七年  
二月祀朝日於東郊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輅建大旂服大裘各於其方  
之近郊為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掃地而祭者也春  
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莫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  
慶迎赤標怒者火色標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

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福細者含容也極微有開闔之義細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細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言也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於其郊迎氣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青郊為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里高八尺赤郊為壇國兩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里高七尺黃郊為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里高七尺白郊為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里高九尺黑郊為壇國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並廣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黃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從祀其在依方色各用犢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儀同南郊其岳瀆海各依五時迎氣而遣使祭其所祭之以太牢

雩壇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孟夏之月龍星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以太祖武元帝配饗五官從配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職存饑寡孤獨振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詔黜貪殘

補志十二

孟

命有司會男女恤愾曠七日乃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岳瀆已下祈如初秋分已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徹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人家造土龍雨澍則命有司報州郡尉祈雨則理冤獄存饑寡孤獨掩骼埋胔潔齋祈於社七日乃祈界內山川能興雨者徙市禁屠如京師祈而澍亦各有報霖雨則祭京城諸門三祭不止則祈山川岳鎮海瀆社稷又不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若雨亦各祭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內山川及祈報用羊豕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秋吉戊各以一太牢

祭焉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三年八月親祀太社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七年十一月幸馮翊祭故社又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為靈星壇立秋後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

又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孟春吉亥祭先農於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袞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率其屬終千畝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稟盛稷稟以餉犧牲又周禮王后蠶於北郊而漢法皇后蠶於東郊魏遵周禮蠶於北郊吳章昭制西蠶頌則孫氏亦有其禮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為西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

補志十二

孟

其禮隋制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祭訖就桑位於壇南東面向功進金鉤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條而止世婦亦有蠶母受公桑灑訖還依位皇后乃還宮自齊周及隋大抵依舊儀然亦有時有損益矣  
禮仲春以元鳥至之日用太牢祀於高禘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乃立禘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因有其祀晉惠帝元康六年禘壇石中破為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無高禘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無改造更下西府博議而賊曹屬束哲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做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

石詔更鑄石令如舊置高禩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脩廟所得陸澄以爲孝武時郊禩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隋制亦元鳥至之日祀高禩於南郊壇牲用太牢一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缺其方之禩焉又以仲冬祭名源川澤於北郊用一太牢祭井於社宮用一少牢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禩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禩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禩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於是始革前制其司命尸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霽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司祭於廟

禮志十一

三

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季春晦讎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讎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候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讎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盾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驅牲仞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並酒埋之

皆有准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止於明堂恆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放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武元皇帝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亦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奠祀五官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牛宏爲禮部尚書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故周禮考工始言其制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室大於夏序問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說則夏屋大於周堂如依馬宮則周堂大於夏室鄭注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四尺四壁之外不踰廟大小是鄭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四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端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比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室之堂愚不及此若以知寢論之便須朝寢據燕禮升俛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行禮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如止於二室之間安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祖西海九州美物設復額席上升歌出鐃反玷揖讓豆升降亦以隘矣據此而說鄭注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大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大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立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多不載東晉以爲夏時之書劉勰云不韋鳩集得者其內雜有虞夏商周之法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日明堂者所以崇祀其祖以配上帝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丙曰太室室方一百四十四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入閣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入廟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開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尺之實也二十八布四方四象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關二十四大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同晉則待中裴願議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宋

禮志十一

三



齊以遺威率茲理後魏代都所進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台為九室  
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途無所取及遺宅確陽更加營構  
五九紛競遂至不成今簡較其必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日帝者  
承天立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夫神日以顯紀黑日元矩若日靈府  
其四無用布政視明自依其長制司農以祭天二月分在青陽等左  
右之位不云居室鄭君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  
簡皆在堂上以須為五室其必須上圖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  
曰明堂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禮記登應門堂上圓下方  
戶八廟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禮記登應門堂上圓下方  
其必須重屋者何按考工記夏官九階四階兩夾應門堂上圓下方  
室三之一股周不其考工記夏官九階四階兩夾應門堂上圓下方  
言屋制亦盡可知其考工記夏官九階四階兩夾應門堂上圓下方  
天子之廟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簷則楹達鸞  
用天子之廟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簷則楹達鸞  
天子之廟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簷則楹達鸞  
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矣春秋  
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雒曰重屋累  
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  
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其必須重屋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  
明諸侯尊卑也外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  
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  
汪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

禮志十一

元

太學同室異名也其明堂則曰明堂取其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  
正室則曰太室取其明堂則曰明堂取其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  
其同水則曰明堂取其明堂則曰明堂取其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  
以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准康成亦以  
為別代所發豈能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亦以  
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久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雒  
陽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明堂辟雍靈臺於雒  
須有辟雍今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  
通屋徑九丈八圍四十二尺柱圍相高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  
論殿垣外有圍水徑三百步依大戴禮記高祖曰時事草創未  
退制作竟寢不行字文愷為工部尚書上明堂圖表曰昔張衡渾  
象以三分為一度表秀輿地以一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  
方臣以為通釋以相表秀輿地以一寸為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  
夏度以步則應修七步注云今堂修之制博四修一若  
二室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  
並無四尺乃桑周俗備信義之義研窮其趣或夏后氏營其堂一  
大無四尺乃桑周俗備信義之義研窮其趣或夏后氏營其堂一  
面據此為准則三代堂基並方為兩序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  
館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高之數大觀  
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

禮志十一

早

外水曰辟雍赤纒戶白綬牖堂高三尺東西九尺南北七尺其宮  
方三百步周書明堂曰堂方百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雒日廟  
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高八尺博四尺作雒日廟  
路察明堂有九室重屋重廊孔氏注云重屋重廊重屋重廊  
同並不論九室重屋重廊孔氏注云重屋重廊重屋重廊  
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楹徑二百十六  
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太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尺法陰之變數  
七乾之策也圓象天太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尺法陰之變數  
去殿之階高三尺土階三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  
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  
蔽目之昭廟六尺其外都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  
觀禮壇三成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  
山通義令云不可得而辯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  
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郊外周堤壘高四丈和會榮作三  
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命宣恩澤諸侯  
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七上圓下方七上圓下方七上圓下方七  
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虔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  
室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八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太  
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梁甫者太山之支山卑下者  
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  
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  
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事成功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  
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  
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言之詳矣秦始皇既黜儒  
生而封太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  
方士之言造為玉牒而編為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  
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違其議後齊有巡狩之禮并登  
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九年平陳羣臣請封禪詔不許曰豈可  
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邪十一

神志十一

聖

月定州刺史豆盧通等表請封禪不許十四年十二月東巡狩羣  
臣又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  
儀注於是牛宏辛彥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劄定其禮奏之帝  
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  
五年正月次齊州遂幸兗州親問疾苦旅王符山次岱岳為壇如  
南郊以歲旱祈之又遣外為柴壇飾神廟展宮懸於庭為埋塹二  
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  
駕而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三月還宮望祭五岳海濱詔名  
山未祀者悉命祀之大業三年四月車駕北巡狩次赤岸澤  
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墓五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  
於并州以通馳道六月獵連谷次榆林即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  
百僚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啟民可汗及其部

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啟民及其部落各有差八月車駕  
發榆林啟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皇后  
亦幸義成公主帳癸巳入樓煩關次太原九月次濟源幸御史大  
夫張衡宅已巳至東都四年三月幸五原出塞幸長城八月親祀  
恆岳五年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舊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  
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  
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輒則輟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  
山象設埋坳有司割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醯醢加羊於輶  
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坳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  
爵遂輾轅上帝此時猶循其典也至五年西巡河右幸扶風舊宅  
大獵隴西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大獵拔延山長圍  
周五二千里遂入長寧谷度星嶺宴羣臣於金山之上又梁浩聲

神志十一

聖

伐吐谷渾克之遂徑大斗拔谷山路險魚貫而出次張掖御觀  
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衍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  
上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九月還宮六年幸江都宮七年二月上  
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頒賜有差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  
遂幸涿郡四月至涿郡之臨朔宮十一年六月幸太原避暑汾陽  
宮八月巡北塞十月至東都十二年七月幸江都宮初開皇十四  
年閏七月詔東鎮沂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並就山立祠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  
四瀆吳山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命多蔣松柏其霍山霍  
祀日遣使就焉十六年正月又詔北鎮於營州龍山立祠東鎮晉  
州霍山鎮若修造並准西鎮吳山造神廟大業中煬帝因幸晉陽  
遂祭恆岳其禮頗採高祖拜岱宗儀增置二壇命道士女官數十

人於壇中設醮十年幸東都過祀華岳築場於廟側事乃不經蓋非有司之定禮也又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之山川牲用太牢

以祀太廟日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於廟庭

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學生皆乙日試書丙日給假開皇三年詔購遺書於天下十年幸國學頒賜學生有差是時京邑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漢魏已來一時而已仁壽元年六月廢太學及天下學唯存國子一

禮志十一

禮

所取正三品以上弟子七十二人充生七月改國子為太學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士使相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奏聞大業元年詔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其國子等學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四年十月詔先師尼父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顏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申上

高祖既受命是日遣兼太保宇文善兼太尉李詢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乙丑上皇考桓王忠尊號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尊號為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於京師犧牲尚赤祭用日出是時帝崇建社廟改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丙寅修廟社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已下置四親

廟同殿異室而已一日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日皇曾祖康王廟三日皇祖獻王廟四日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太祖之廟不毀各以孟月饗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附祭之禮並准時饗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

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於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禘之月則停時饗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饗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有司詳定其禮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與博士褚亮等

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五周以文武為受命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注禮記尊

禮志十一

禮

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七周有文武姜源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毀為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儀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

禮儀志第三

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為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卽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建身沒主升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毀禮無違舊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嘗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伏惟高祖文帝開基垂統請依古典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不毀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八職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

禮志十一

望

禮志十三

又

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其圖太祖高祖各一殿准周分室而祭始祖及二祧之外從送毀之法詔可未及創制而帝無心京師乃於東都固本里北起天經宮以遊高祖衣冠四時致祭於宮三年有司奏請准前義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秘書監柳登曰今始祖及二祧已且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又下詔唯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遂復停寢

右某朝吉禮

凶禮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承初中黃門侍郎王準之議鄭君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禮共月然惟晉朝施用措紳之士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承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母為長子禮也少主制服三年通典七十禮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附樹於幃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籍四面有障置幃四角以載遺奠車各載一枚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厯至西上閣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承福省竝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廡設廬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有禫無禫無成文世或兩行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十三月

大祥十五月禮變除已畢餘一壽不應復有禫又

禮為適婦大功不降其嫡也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如薨樟木為椁號曰樟官載以龍輶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附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室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竝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宮臣服齊衰三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從服它日則否

如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薨服名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又議二御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與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人君大典皇太子如崩廟之後便可臨軒鼓吹及作樂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如雖未山塋

臨軒拜官舊不為礙樟宮在殯應縣而不作耐後與之又議按禮  
大功至則辟琴瑟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  
今準其輕重俾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又禮無天王  
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懸終窆亦  
足以甄崇家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惟皇太子昇服內不合作樂  
及鼓吹

禮有以尊降者同尊則不降秦漢元年後廢帝崇所生陳貴妃為  
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國親舉哀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本親  
昇以下當猶服不前曹即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  
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異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  
儀不應殊禮諸侯絕昇皇太后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昇以下一  
無所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疏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

禮志十三

議禮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  
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大夫猶有貴妾而况天子諸侯之  
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若  
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為允太妃於國  
親無服故宜緣情為諸王公主至於尊是昇服者反其太妃王姬  
三夫人九嬪各舉哀通典八十一庶爵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  
明若無嫡子則妾子先立子既得立則母隨  
貴非謂可與嫡同也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為通小記  
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注云祖不厭  
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申其私服也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以  
廢祭故也則已卒已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言妾子不  
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  
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加庶以尊號為天下小君與嫡  
不異故得服重廟祭傳祀王接據庶子為後其母庶之謂王堪  
以為拜為太子則全同嫡正天接據庶子為後其母庶之謂王堪  
去故雖為太子猶應與眾子同天子不為服可謂兩失按喪服傳  
言長子三年以正體乎上及將所傳重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二年  
既拜為太子則將所傳重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二年

傍周今拜庶子為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無加崇耳  
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為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  
服祖晉與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祖晉為已服無加崇是  
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眾子不同矣

禮有以厭降者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元嘉二十三年  
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所生母蔣  
美人喪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  
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履昇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  
王議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  
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昇服為允其博士庾邃之顏測殿明王淵  
之四人同雅議何憐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臺案今之諸王雖士  
禮乃施於傍親至於為帝王所厭猶依古典故永初三年九月符  
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止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  
上厭至尊豈得遂服雅野王等稱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

禮志十三

同之士禮總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  
其所重臺按聖朝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昔太元中晉恭  
帝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練緣此則前代故事本朝廣德三  
公主為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則先君餘尊之所厭元嘉十三  
年第七皇子服曹婕妤好止於麻衣此則厭乎至尊又按南譙衡陽  
太妃竝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  
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有厭而然也  
請以見事竝免所居官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  
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  
內悉皆成服豈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禮臣不殤君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  
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諡東平冲王服制未有成準太學博士陸澄

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殤名去矣安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澄重議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左丞羊希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臣子而已大明五年七月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天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懌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竝云宜同成人之服昔東平冲王服殤者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君父名正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為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旁

親宜從殤禮詔從景遠議

禮諸侯絕旁期而孝建三年三月皇后父右光祿大夫王偃卒太學博士王應之議禮天子降旁親外舅總麻本在服例但衰經不可以臨朝贊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褻冕尙有總月之制三月既竟猶宜除釋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為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藉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其理可知愚謂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喪禮即遠變除漸輕豈容終除之日更服重服按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替降之月欲反重服拜陵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應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

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反服未公除時服餘同應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今竝謂之公除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而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為功總除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竝宜反服齊衰尙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總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議時以宏議為允及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

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云禮云心喪不應再禫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請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

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通典八十一庚蔚之謂禮父所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猶服父母之父母母乎按通典崔爽之言皆係私家論斷無關朝典故不具錄又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博士邱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為何月末祥除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月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暮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

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  
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  
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已哀故有二祥之殺閏  
月亡者明年必無其月然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宜用閏所  
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若用閏  
之後月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  
既失周壽之議冬亡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  
年未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後年正朝為忌此必  
不然乃用蔚之議三月末祥  
禮庶母慈已者小功五月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皇弟訓養母鄭  
修容喪太學博士周文山案庶母慈已者鄭注云君使養之不命  
為母子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

右宋凶禮

齊時伏曼容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建元四年三月  
壬戌太祖崩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四月丙午葬於武進泰安  
陵於龍舟卒哭內外反吉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  
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日一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永明十一  
年武帝崩遺詔曰我識滅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屨鞋諸  
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袂衣各一通常所服刀長  
短二口鐵環者隨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靈上慎勿以牲為  
祭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  
朔聖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常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  
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為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人百官停  
六時入臨朔聖祖日可依舊諸主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

壽昌曜靈三處是吾所改制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  
容乃陋謂此為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象諸佛及供養具  
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柱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  
不得出家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建武二年朝  
會時世祖退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  
文祖義非祠堯而猶邊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於時亦不作  
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於時江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  
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其年正月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月  
二十四日再忌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  
泄哀之儀應定博士陶詒崔偃以為名立義生文帝正號祖宗式  
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泄哀百僚祭服陪位太  
常丞沈淡李攜議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直杖不說

補志十三

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  
宜同帝禮矣至尊龍飛事非嗣武理無深衣變但王者體國亦應  
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僚致慟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  
議虞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極痛宜屈耳文皇帝追崇  
尊極言臣則事虛聖上周忌祥禫宜無所設劉警同曇濟議祠部  
郎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其體則一主  
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在三之恩禮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  
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  
陵園以引追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  
元年  
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疆故事給虎頭畫輪車設帳簾宮懸  
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給溫明秘器效以哀冕  
之服大鴻臚監喪事葬給輜車九旒大輅黃屋左馭前後部  
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疆故事諡曰恭時百官會哀樂  
朝議疑或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蓋元冠不以弔理不容以  
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於時百寮入臨皆自宮門

變戎服著衣快入臨畢  
出外還裝戎衣詔從之

魏氏為舊君服三年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  
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司空褚淵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  
拜疑應為吏敬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  
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以淵既解職而未  
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  
陳留未入境卒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  
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次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  
允奏故太子耐太廟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  
俱臣等依擬耐廟太尉執禮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陰室  
之祭太孫親奠詔可晏等又奏案喪服經為君之父長子同齊衰

補志十三

八

暮今至尊三年正服既已暮制羣臣應降一等大功九月但功衰  
是兄弟之服不可服尊宜重其衰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  
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暮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  
不得禱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妻為君之長子  
來此禮久廢請不復追行又奏御服文惠太子葬內不奏祭諸王  
雖本服尊而奏樂婦便宜並通稱謂妻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  
不樂禮有明文宋氏葬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且乃設祭尋比世  
前典詔依議又奏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且乃設祭尋比世  
服臨然後改服於禮為乘今東宮公孫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  
易服然後改服於禮為乘今東宮公孫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  
而後入禱行奉慰之禮詔可高帝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王  
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詔天子諸侯諱皇祖諱既有從敬之  
義宜在太常時君諱至於朝堂諱本應諱皇祖諱既追所不及禮  
廟臣下應諱而不上勝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  
諱何承天執不同即為明諱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  
諱者皆改官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為北掖  
以榜之字有與承同并東官承華門亦改為宣華門云耳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祖祭遣啟諸奠九飯

之儀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設奠如將拜廟朝之禮范  
甯云將空而奠雖不稱為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  
神主在廟今遷祔葬應有虞以安神神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  
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謂應無虞儉議范  
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為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  
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空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  
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  
從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官臣疑所服右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  
世子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  
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宏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  
之重邪宜依禮為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並合給假朝晡臨  
哭臣之未從官在道者於居官之所屬臨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  
賻表不得奔赴從之既塗棺視取銘置於壙東大斂畢便應建於  
西階之東昔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議斬草日建旒  
與否應幾旒及畫龍升階又用幾製會議云旒是命報無關凶  
事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如與婦君一體義不容異大明舊事  
是率爾便行今宜考以禮典吉部伍自有斬棺凶部別有銘旌若  
復立旒復置何處製自用八從之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元宮  
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十一年延作王球石誌案  
旒無碑策不須石誌從之儉又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  
昭穆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  
者帝室既以卒哭除喪故有朔望之祭今靈筵雖未升廟而舫中  
即成行廟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  
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設祭宋懿后時舊事如此也  
從之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薨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  
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薨小祥至於正月若用月數數問者南郡  
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謹嚴案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

補志十三

九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祔祠部疑祖祭遣啟諸奠九飯



天監七年安成王慈太妃陳氏喪周捨牒使安成王秀始興王憺  
以成服日一日為位受弔帝曰喪無二主二王既在遠嗣子宜攝  
祭事周捨牒縞冠元武子姓之冠嗣子可細布衣絹領帶單衣用

右齊凶禮

於中外每臨輓入與宦官同

數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為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其喪歲  
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闕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朝  
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數數凡厥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祔縞相去一  
祔降小祥亦以則之及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  
則情無異復設閏之理固在言先說令祥在此則去縞三月依  
附準例益復為礙謂應須五月始乃祥尚書今略謂難去縞三  
從甚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舍之何以異於  
義實計年閏是年之通備所難而祥本應若屈而兩祥緣尊故  
則沒閏象年所申如使二月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則區不祥  
日是為十一月以象前祥二月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則區不祥  
謂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大祥後禫有闕別數以明杖暮之  
方於綏綏之末也祠部郎中王珪之謂喪以闕施功衰以下不  
值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為數屈道  
親著作郎王遠為邈日詎餘分非正朔舍而全制於情為允左丞  
十四日薨問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為  
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中一月應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  
若各自為祥應聖相問元素雅未審當有此疑不檢日罔極非

禮志十三

十

禮志十三

十

十五升葛凡有事及歲時節朔望並於靈所朝夕哭三年不聽樂  
捨又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  
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  
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  
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  
衣一日為位受弔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  
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  
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  
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  
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  
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  
子也何服之有鄭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  
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君  
子子者貴人子也鄭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  
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  
等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  
之惑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  
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  
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  
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  
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  
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  
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  
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

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  
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如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  
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  
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  
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  
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注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  
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  
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  
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  
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鈞等請依  
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  
制又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冠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

禮志三

三

既有如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  
奉盛禮

又大同六年皇太子啟謹案下殤之小功不得婚冠嫁三嘉之禮  
則降服之大功理不得有三嘉今行三嘉之禮竊有小疑帝曰禮  
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娶婦此  
已服正服大功而子小功云末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  
則又踰月以後矣於情差輕爲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  
殤之小功則不可在此期服降爲晉代蔡謨謝沈丁纂馮懷等遂  
云降服大功可以嫁女宋代表松之何承天又云女有大功之服  
亦得出嫁范堅荀伯子等雖復率意致難亦未能折太始六年虞  
蘇立議大功之末乃可娶婦于時博詢咸同蘇議齊永明十一年  
有大司馬長子之喪武帝子女同服大功左丞顧杲之議云大功  
之末非直皇女嬪降無疑皇子聘納亦在非核凡此諸議皆是公

背正文徐爰王文憲並云其服降爲大功皆不可以婚嫁於義乃  
允而又不釋其義昔天監十年信安公主當出適而有臨川長子  
大功之慘具論此義粗已悉詳今太子又啟大功之末及下殤之  
小功行婚冠嫁三吉之事案禮所言下殤小功本是其服故不得  
有三吉之禮若本服是葬降爲大功理更不可矣人間行者用鄭  
逆降之義夫正服小功之末通得取婦而大功之末止言冠子嫁  
子言大功之身不得取婦也若正服小功之末非止子得冠嫁亦  
得娶婦故有出沒婚禮國之大典宜有畫一今宗室及外戚不得  
復有干啟禮官不得輒爲曲議可依此爲法時賈琛亦駁曰令旨  
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  
按冠嫁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  
並以冠子爲文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故更可冠子娶婦小功自

禮志三

三

娶則知大功自冠矣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  
雖小功未可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吉禮無  
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女豈獨可  
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槩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  
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  
功不可冠子嫁女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  
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窻得惟稱下殤  
今不言降而舉下殤者以出嫁出後皆有降稱出後之身於未嫁  
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  
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  
重於彼昔寔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葬降大  
功降爲大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

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既非出適他姓又異傳重大宗惟以其年稚而生殺略故特明不娶其義若此且記云下殤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不兼於若實大小功降服皆可冠嫁上中二殤小功則不可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

天監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恒議使國長從服總麻始興王以東宮禮絕傍視朝見並依常儀昭明太子意以為疑令劉孝綽請其事孝綽議曰按張衡漢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安服限亦然尋傍視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宜聽誠停奏以至卒哭使射除勉左幸周捨家台陸辰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元正六旬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可令諸賢更共詳矣司農卿明山宣中山校尉朱異議稱恭悼宜終服月

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慕被發不至延門何佟之議以為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於停可依新宮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為得禮二年佟之又議追服三年無

補志十三

禫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月天監五年貴嬪母車喪議者疑其儀明山寶以為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以申聖情庶不乖禮祠部郎司馬裴牒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謂宜準公子為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帝從之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十四年舍人朱異議禮年未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為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時人謂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日而大殮者以便其生也三日而殮亦不生矣自頃已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三日而殮亦不生矣自頃已來不遵榮屬繼總畢灰釘已具宜悉依古三日普通元年左軍將軍豫寧大欽如或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威伯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問中書舍

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右梁凶禮

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依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鏡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衰經者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官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經而奉

補志十三

華蓋衰衣而升王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附宗廟梓官還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從從梓官者皆服其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官靈輿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衰經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紵青與平吉不異奏上從師知議時文帝即位尅日謁廟尙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壞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贊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也奠贊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真贊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

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  
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  
之禮乎且周康寶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  
正殿正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殿羣臣陪薦  
儀注如別詔可施行持又稱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  
告南郊太廟奉策奉諡梓官將登輶輶侍中版奏已稱某諡皇帝  
遣奠出於階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云大行皇  
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領步兵校尉知儀禮沈文阿等謂應邵  
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官將  
登輶輶版奏皆稱某諡皇帝登輶輶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諡哀策  
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謂依梁儀稱  
諡以傳無窮詔可之天嘉元年國哀周忌上臨於太極前殿百僚

神志十三

六

陪哭天康元年文帝崩遺詔山陵務存儉速大欽竟羣臣三日一  
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大建十四年宣帝崩遺詔凡厥終制事從  
省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明器皆用瓦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悉  
依舊準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  
奔赴

天嘉元年八月癸亥尚書儀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禪除  
儀注沈洙議謂至親甚斷加降故再替而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日  
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緘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  
禫者淡也所以漸祛其情至如父在為母出適後之子為本生則  
屈降之以替替而除服無哀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  
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元綬既是心變則無所更淡其心也且  
禫杖葬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惑故斷以再周止二十

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日為限大明中王皇  
后父喪又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如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  
古今集記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遠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  
五月而除案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日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  
君心喪之期宜除於再周無復心禫之禮詔可之有司奏建康令  
沈孝軌門生陳  
是再周其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未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選  
備禮申竟左丞江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還  
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論在事故未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還  
期無日諸弟若遂絕婚嫁此於人情或未為允沈洙議曰禮有  
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不除  
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眾子皆應不除  
王衛軍所引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  
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允之祖王華之母並存亡不測其  
子服制依時釋衰此變禮之宜也孝軌奉使未有還期宜依東關  
故事在此者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

神志十三

七

右陳凶禮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漢魏既  
葬公除高祖太和十四年九月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詔聽藩  
鎮會經內侍者奔赴九月諸王安定王休齊敬王簡威陽王禧河  
南王幹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  
王徽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  
尉元侍中司空長樂王瑒虎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  
率百僚詣闕表曰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萬  
幾事殷不可暫曠春秋蒸嘗事難廢缺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  
休等又表天下至廣萬幾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制  
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陛下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  
詔哀服之宜情所未忍十月帝親奉龍輿葬於承固陵泣訣陵隧  
既葬休又表二漢魏晉葬不踰月服不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  
時變不可以無為之法行於多事之辰願陛下遵奉終制以時即

吉求定練日備禱之禮既而帝引見太尉不及羣臣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尙書李冲宣旨言禍酷奄鍾五內荼毒不對曰遠祖重光世襲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聞陛下所御三食不滿半溢臣等願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詔曰朝夕食粥粗亦支任喪禮事重情在必行

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魏晉請除衰服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間何以言及即吉明根對曰臣等伏尋太后金册道旨諭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儲官而登極者君德未允臣義不洽故願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後之喪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情易之情雖以爲法朕誠不德在位過紀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使情禮俱損喪紀壞者深可痛恨高祖對曰漢文繼高惠之蹤猶垂三代之禮杜預古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文繼高惠之蹤猶垂三代之禮杜預古之雖叔世所行事可承理帝曰今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固屬不

廢廟費帝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前告廟至廟廟號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在言外高問對曰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禮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帝曰曾參之孝朕何敢論李彭曰江魯有帶經從徒晉侯墨衰敗冠如有不虞雖越縗無嫌之慮帝曰魯公帶經從徒晉侯墨衰敗冠如有不虞雖越縗無嫌之慮况哀麻平李處對曰臣聞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難奪故豫造金册明誓遺禮今陛下下孝深遠果不可奪東陽王不曰臣與財元應事五帝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如所陳但應明正直禮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帝遂號勸羣官亦哭而既哀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殿是日帝及從服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馮誕等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推絕敬祭卜祥古之成典今將屈禮厲眾不訪龜兆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册旨以異羣議丁亥高祖宿於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

太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既出監御令陳服筭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聖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早朝服革帶黑履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尙書王湛讚祝訖哭拜遂出有司易祥服如前侍中認奏請易祭服進縞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帽羣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尙書游明根升廟慰復位哭遂出引太子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贖使并雜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

補志十三

補志十三

九

問昔季孫將行請避喪之禮于載稱之卿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  
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中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  
彪通甲之日朝命以巾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  
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廷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問衣冠之中  
我皇處諒間已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夜也昭明乃搖  
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  
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  
言使人唯齋禱禱不可以巾幸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  
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  
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  
董狐曰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帽給  
昭明等明旦令人皆令文武盡哀十月太尉不奏太廟明堂功畢  
享祀之禮不可久曠惟移廟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尙書  
王謏庶姓不宜參豫詔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事朕亦親奉  
不得專委大姓王謏所司贊板而已是年十一月己未朔帝釋禪  
祭於太和廟帝袞冕與祭者朝服既而帝冠黑介幘素紗深衣拜  
山陵還宮庚申帝親省齊宮冠服及郊祀俎豆癸亥冬至將祭圓  
丘帝袞冕劍舄侍臣朝服辭太和廟之圓丘升祭柴燎遂祀明堂

禮志十三

三

大合既而還之太和廟乃入甲子帝袞冕辭太和廟臨太華殿朝  
羣官既而帝冠通天絳紗袞臨饗禮樂懸而不作丁卯還廟陳列  
冕服帝躬省之既而帝袞冕辭太和廟之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  
於齋車至新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王侯牧守四海蕃附各以  
其職來祭十六年九月辛未太后再周帝哭於陵左絕膳三日終  
日不絕聲用越席為次侍臣侍哭王申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  
哭侍哭如前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  
監元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二十一年帝親為  
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  
又延昌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傅  
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子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侯剛奉迎  
肅宗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質明

行即位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  
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待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  
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  
部尙書中庶子裴儻兼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  
等請肅宗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數十聲止服  
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跪受服皇帝袞冕服御太極  
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皆北面稽首稱萬歲  
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衛  
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眾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  
攬髮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聲色甚厲聞  
者稱善懷聲淚俱止日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遷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詔特為齊衰三月  
以申追仰有司奏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  
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庭局狹隘

禮志十三

三

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經奉接義成君臣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  
羣官權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  
師更不宣下詔可和平四年詔喪葬嫁娶大禮未備命有司為之  
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於令是年十一月文昭皇太后改  
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案喪服記雖云改  
葬總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則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為  
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服至尊  
也皇太后為姑不得過君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  
亦宜有總餘王公百官為君之母妻唯君而已並應不服太常博  
士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為君子  
為父妻為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年者總則君已下  
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年之言請皆依康成之服總既



云謂其志哀疾思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豈可觀躬乎  
且擇人馬射或非又登遺太如憂臣僚為立碑頌德碑欲云康王  
元妃之碑普惠言朝典作有子死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  
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配太妃在生配先夫春秋夫人姜氏  
嫌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對今烈配太妃在生配先夫春秋夫人姜氏  
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  
風之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太妃特蒙謚錫宜稱烈  
懿太妃 延昌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擇第九叔母北海王如劉  
氏薨太學博士封祖曾讀表大記云九月九日喪既葬飲酒食肉  
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琴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鄭云義  
服恩輕則義服既葬似有樂理然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  
衆言論之問尙自不及其於葬作究不得也四門博士蔣雅哲議  
三司之尊服皆有尊若尊同能敵雖疏尙宜微樂如或不問節節  
妾有哀必廢至鼓吹乃文物昭明則明貴賤請宜依舊為允兼儀  
曹郎中房景先駁推情制服據服副心何容拜廣王於神宮襲衰  
麻而奏樂即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暮何以爲斷且古有尊  
降亦不見作樂之文惟君之於臣本無服體恩誠相感致存惻隱  
然猶仲遂卒垂筮篤不入智掉在殯杜費明言豈天倫之痛既殯  
反樂乎又謂鳴鑼警衆登笳清路以辨等威無所於廢然詩云鐘  
鼓既設鼓鐘伐鼗豈非樂乎笳乃籥石之賞鐘公勳茂蒙五惠之  
賜亦不可陳嘉卒於齊終擊鐘磬於練耐祀書監國子祭酒孫惠  
蔚及封祖曾重議鼓吹軍聲本不常用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不  
過從齊肆夏和鑿佩玉之比耳宜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  
子後議

禮志十三

五

正始初高肇尙平陽公主主薨肇欲公主家令居廬常景以婦人  
無專國之理家令無純臣之義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  
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  
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仁等以公主爲君家令爲臣制服以斬  
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又準母制齊名實未允竊謂不應  
服朝廷從之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侍中  
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 傳曰先君尊之  
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線緣既葬除之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 依  
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爲封君之母尊  
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暮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

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  
君爲母三年臣則暮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  
容有過宜服小功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按喪服大功章云  
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一國之貢子猶見厭況四海  
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引斯降王之服但公之庶  
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非列士無臣從服今王有臣不得一準  
諸士案不杖莽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  
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爲  
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其臣亦同暮也明臣之暮由君服斬君服  
大功臣安得暮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暮若依爲君之  
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功暮混雜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  
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  
以暮恐非達禮之論也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未有君服細絰裁  
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  
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唯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若大夫之室  
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通旨雖近臣之  
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服而臣服重者也議者又引禮有從  
輕而重不知服問所云乃謂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大傳云從服有  
六之一也夫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  
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不得制服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  
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  
過暮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  
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莽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  
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且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

禮志十三

五



之為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即吉臣至暮年仍衰哭君第然欲降一等則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謂宜麻布以當齊衰除限則同小功重其衰麻以尊君母蹙其日月以隨君降尚書李平謂禮臣為君黨妻為夫黨俱為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憚自以尊厭奪其三年國臣厭所不及不必隨降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注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其例也詔曰禮有從無厭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憚今以厭故不得申其三年眾臣無厭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遠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又神龜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憚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侍中崔光據禮記編冠元武子姓之冠父母重喪子

補志十三

三

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朋友猶有莽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彈琴而後食之則一若不舉樂也孔子既大練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子不舉樂今太后所居嘉福去太極不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乎智悼子喪杜賁有諫今相國陵墳未乾宜去樂乃從雅議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為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裳免而不絰又無腰麻垂唯唯有綬帶時博士孫惠蔚謂童子居喪冠杖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為不異王藻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卽大帶既有佩纁之革又有錦紐之紳則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吉類凶則腰絰宜存也又曰童子無總服

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言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夫童子總服猶免深衣況君斬服反無裳乎問之先師童子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又曰聽事則不麻則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便故暫聽去之以此論之有經明矣或者童子稚齡未就外傳餒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若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唯有奄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衰旁有衽以掩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何以備詔從其議

太和十五年是高麗王死十二月詔為之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為盡一哀十九年安樂王諧薨詔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自漢以降多無此禮朕欲令諸王有持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

補志十三

三

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總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麻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盡哀於闔棺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行之者稀臣等以為若持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詔曰魏晉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不宜復哭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如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茲後可歸骸中嶺不得塋於恆代其有夫先葬在北今婦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葬在葬代若欲移父就母亦得其妻墳於代夫死於洛不得

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或異葬皆從之其  
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  
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  
王薨時祕凶問六月孝靜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綈衰三月及  
將寤中練齊文襄王請從發喪之月始帝使敦喻乃從薨月  
武之喪政請卑哀制服東魏王使羣臣議之太常博士潘崇和以  
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國子博士衛融李同軌議以爲高  
后於承照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太和十九年詔諸墓  
舊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從公去墓三十步尙書  
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  
五校十步各不聽墜

太和二十年詔非金革聽終三年喪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  
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案其違  
制冒哀求仕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  
其義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卽吉之月  
如其依鄭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

禮志十三

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執事求上何爲不可珍上言案士虞禮  
三年之喪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鄭云中猶問也自喪  
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  
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  
以歌皆謂存樂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  
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此之類豈可謂金石之樂  
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此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  
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聞傳云大祥除衰而素縞麻衣大  
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  
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  
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  
在二十八月工而駁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駁禫復焉施  
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

沒閭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爲大尤罪其焉捨王杜禫  
全非鄭義禮記云古事尚近日凶事尙遠日王杜之義起於魏末  
三驗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爲喪王肅駁鄭禮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  
得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喪王肅駁鄭禮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  
鴻又駁曰三年沒閭儒生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數月成年未  
可責以義方也且中月而禫鄭以中爲閭王杜以爲是月之中先  
聖後賢見有不同得否未可知也魯人朝祥暮歌孔子以爲踰月  
則可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  
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日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  
裳綵纓以居者此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衰經既埋之於地  
杖又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  
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宜科鞭五十

右後魏凶禮

禮志十三

天保十年文宣帝崩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  
日皇建二年孝昭崩亦同漢文三十六日公除定令親王公主太  
妃妃及三品已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王郡公主太妃儀  
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聽立凶門栢歷三品已上及五等開國通  
用方相四品已下達於庶人以魃頭雉別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  
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以下達於庶人唯旒而已  
其建旒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  
於九品至較勳品達於庶人不過七尺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  
議曰禮改葬總麻刺注曰爲君子爲父喪爲夫唯三年而已然總  
曾孫孫承重者曾祖父母母祖父母改葬既立三年之服皆應服總  
而止言三人若非遺體便是與其略耳張亮曰祖父母諸父兄  
弟弟結遠不絕曾子猶歛而鄭言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大功  
沒乘隔絕絕父始奉遺體故已不暇也蓋以生存異代後世之  
孫不復追服先世之親耳  
非並代乘隔絕不暇也

右北齊凶禮

武成二年明帝崩遺詔喪事從約斂以時服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麻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勢為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誠既服膺聖人之教安得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廷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一令如平常也天和元年八月詔諸有司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一志一行可稱獎者本部官司隨事上言當加弔勉以勵薄俗天和四年以齊武成殂故廢朝遣司會李綸等會葬於齊建德三年三月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次乃止五月葬

補志十三

三

文宣后於永固陵帝祖既至陵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葬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有聽朝麻衰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道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建德六年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總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宣政元年四月令遺父母喪者終制六月高祖崩遺詔喪事資用須使儉而有禮墓而不墳隨即吉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右北周凶禮

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宏奏曰王儉偏隅下臣私撰儀

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代遵行後

魏及齊遙相師祖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俗弊詔曰可宏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為準亦採王儉禮修舉上之詔班天下其喪紀上自王公下逮庶人著令無相差越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皇帝不視事三日皇帝本服五服內親及嬪百官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總麻親百官三品已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內諸親及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服之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官臣三品已上一舉哀又五品已上薨卒及三品已上有拜親已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哈

補志十三

三

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諸重一品懸隔六五品已上四六品已下二轎車三品已上油幃朱絲絡網施襪兩廂畫龍幃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已上油幃施襪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已下達於庶人髓甲車無幃襪旒蘇畫飾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幘深衣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鐸六袞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鐸四袞九品已上二鐸二袞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鸞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已上立碣碣首龜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已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跌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又三年及葬喪不數閏大功已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為正凶服不入公門葬喪已下不解官者在外曹襪綠紗帽若重喪被起者早絹下襪帽若入宮殿及須朝

見者冠服依百官例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葬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封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若以戎事不用此制時宏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莽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劉炫駁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

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齊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適庶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姑別娶後妻妻至是而亡炫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莽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

禮志十三

三

繼母嫁不解官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許不解官何其謬與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子思曰為後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後也妻是不為白也母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孝經與傳未見其文者長沙人王德漢末為上計詣更娶生子昌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哭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為非又晉領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問伊解曰伯生取養伊已不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十一年皇太子如元氏薨上舉哀於東宮文思殿仁壽三年五月詔曰禮以期斷蓋以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為厭降是以父在喪母還服於君者服之正也豈容君內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小祥者禮云君祭禮也君而除喪適也以此之故雖未再君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之本然君喪有練於

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乃無所生象非君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節可謂失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則冠練去經黃裏線綠經則布葛在躬粗服未改豈非經衰尚存子情已奪服不稱喪容不稱服今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由是言之父在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二月而祥中月而禫庶合聖人之意

右隋凶禮

臧儋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眾軍兼用漢魏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

禮志十三

三

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箬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已上攤刀備槊磨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搃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搃二鼓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中華雲龍門引代為小駕

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  
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  
奏拋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辨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  
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閣正直侍即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  
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  
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  
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  
在後不鳴鼓角不得喧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陛  
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  
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  
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衛級戟虎賁毛  
頭文衣鷄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直從駕百官還便坐

禮志十三

五

幔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校  
獵儀級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  
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馳號法施令春禽  
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感圍衆軍鼓譟警角至武場止大  
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曲入次北  
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護車收載還陳於獲  
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護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  
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  
曹正厨置尊酒俎肉於中達以犒饗校獵衆軍至哺正直侍中量  
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級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  
正直侍中奏外辨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

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官次直侍即稱制  
曰可正直侍中俯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  
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倡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  
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  
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  
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  
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古之獵獲一爲乾豆禮也大明七年二  
月丙辰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設醢酒公卿行事獻妃陰  
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蘇議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春  
蒐祭社夏苗享祔秋獮祀方東狩享烝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  
郊祀畢揚威武名曰獮劉乘輿入圍躬執弩射鹿麋大宰令謁者  
各一人載護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準兼太常丞庾  
蔚之議蘇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虔供乾豆先薦二  
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祀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  
上公今既無復四方之祭而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  
宰令謁者擇上殺奉薦廟社依舊太尉行事初武帝爲宋公在彭  
城九月九日出頂羽

禮志十三

五

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爲舊軍或云  
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右宋軍禮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金秋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案晉  
元會設卧騎射騎射自東華門馳  
至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

右齊軍禮

古者天子征伐則宜于社造于祖類于上帝還亦以牲徧告梁天  
監初陸鍾議軍禮遵其制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  
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鍾不能對嚴

桓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古者三年治兵入而振旅  
至於春秋蒐獮獮亦所以講事也梁陳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  
武堂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  
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  
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提一鼓為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  
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  
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蹕還宮太清二年十一月戊午  
於太極殿前三年三月以侯  
景造盟設壇告天地神祇

右梁軍禮

後主禎明二年十月幸幕府山大校獵

右陳軍禮

魏軍禮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命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立陳

補三十三

三五

圖三百六十其出征則祈天告廟捷則有飲至之禮惜史失其儀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耀兵示武令步兵陳南騎士  
陳北各擊鐘鼓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楯稍矛  
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起就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為函箱魚鱗  
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踞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  
角眾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進退相拒擊南敗北捷  
以為盛觀後以為常泰帝七年魏皇太子率百國以法駕田東苑  
臺於長川帝親登臺走馬王公諸侯皆馳射中者賜金帛錦絮  
有至四年討於建康帝親臨王公諸侯八月飲至策勳告宗  
廟班軍賜酒宴會於建康十一月廿二日可西大校獵  
二年代魏時於建康帝親臨王公諸侯八月飲至策勳告宗  
廟班軍賜酒宴會於建康十一月廿二日可西大校獵  
平清帝位時魏皇太子率百國以法駕田東苑  
三萬太延五年七月至上都屬國城講武馬射十二月西討沮渠  
牧建侯三策勳告宗廟皇興四年大閱西郊正平元年代宋討沮渠  
至策勳告宗廟皇興四年大閱西郊正平元年代宋討沮渠  
十六年詔於馬射前先行講武法太和十九年南伐行飲至禮二  
十一年講武華林園二十三年南伐行飲至策勳禮景明三年閏

武於鄴南帝親臨矢每攻戰尅捷欲天下知聞廼書帛建於竿  
射遠及一里五十步 素年既老矣毫又及之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  
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弟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  
月豈起腹心徒深雀殺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踏詎延唇刻之命  
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弊云云後果然

右後魏軍禮

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  
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  
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饗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  
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  
鎮海瀆源川等乃為坎盟誓將列牲于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

補三十三

三五

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奠於坎歃血歃徧又以  
奠坎禮畢埋牲及盟書乃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  
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樂於辰  
地為壇而禱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  
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以  
太牢實用命戰士於祖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授版不用命於  
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擇日行飲至禮文功充  
致簡紀年號月號年六號號  
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其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  
授鼓旗於廟皇帝親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  
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  
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  
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



右北齊軍禮

太祖相魏輔以蘇綽經濟之略於軍尤詳六軍百府始倣周典而稍遺兵農不分之舊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陣戰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郡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督中外諸軍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蓋至是而廣州山南北山皆勁兵矣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眾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壇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初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蒸保定中尤為留心戎備元年帝大射於正武殿十一月狩於岐陽十二月車駕至自岐陽二年帝御大武殿大射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孟秋迎太白候太白夕見於西方先見三日大司馬戒期遂建旗於陽武門外司空除壇兆有司薦毛血登歌奏昭夏在位者拜事畢出其中後十刻六軍士馬俱介冑集旗下左右武伯督十二帥嚴街侍臣文武俱介冑奉迎樂師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皇帝介冑警蹕以出如常儀而無鼓角出國門而載祭至則舍於次太白未見五刻中外皆嚴皇帝就

禮志十三

四

禮志十三

五

位六軍鼓譟行三獻之禮每獻鼓譟如初獻事訖燔燎賜胙舉鼓譟而還武成元年三月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凡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武成四年大冢宰晉公護伐齊齋於太廟庭授以斧鉞帝幸沙苑勞師天和三年十月親帥六師講武城南建德二年十一月帝親帥六軍講武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堂大備軍容三年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六月集諸軍將校教以戰陣之法四年初置營軍器監五年正月行幸河東涑川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五年十一月東伐齊獻俘太廟六年二月平齊論定平齊諸軍勲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四月平齊回京師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與旌旗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備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宣政元年三月天元帝至自東巡大陳軍伍親擐甲胄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百官迎於青門外是時驟雨儀衛失容

右北周軍禮

大射祭射侯於射所用少牢軍人每年孟秋閱戎具仲冬教戰法及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誇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量投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五里一旗分為四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使並揚旗建節分申佃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





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埋埴神坐西北內墻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坐於墻內置甲冑弓矢於坐側建梁於坐後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又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宏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踏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右隋軍禮

南北史補志卷十四

江甯汪士鐸

禮儀志第四

禮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者延之登內史由王右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後世曰臨軒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皆具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於殿前漏上二刻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陞端門內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陞車西中華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座尙書令以下應升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辨皇帝服袞冕之服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羣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使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注舊時帝設葦委桃根陳雜於官及各寺門以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陳雜魏明帝文僧禮禮故何晏讓余據雜牲供饗慶之事陳雜宜起於魏也桃卯本漢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請郡縣此禮往往猶存

禮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非元會禮也自漢叔孫通制元會儀網紀粗舉曹魏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其許都朝會則在城外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王沈正會賦曰延百辟於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而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

百華鏡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鏡  
月照星明雖夜猶晝則不在城外也晉武帝更定元會儀江左隨  
事立位大體無異案咸寧注先正一日守宮宿設王公卿校便坐  
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及牛馬帷閣於殿前夜漏未  
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  
華門入謁詣東閣下便座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車與百官及受贊  
即下至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  
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辨皇帝出鐘鼓  
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  
請朝賀治禮郎讚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讚蕃王臣某等奉白璧  
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  
皇帝坐復再拜跪置壁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

補志一四

二

位治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  
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讚太  
尉中二千石等奉壁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讚皇帝延君登禮  
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  
置壁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壁  
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贊授贊郎  
即以壁帛付謁者羔雁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  
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畫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  
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  
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  
詣尊酌壽尊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  
跪奏蕃王臣某等奏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曰觴已上百官伏

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  
陛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  
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中侍中跪  
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  
請御飯到陛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  
尚食持案並授侍中侍中跪授侍中跪授侍中跪授侍中跪授食  
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儺舞以次作鼓  
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眾伎乃召諸郡計吏前授戒於階下  
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禮成  
按白虎博於殿庭杜舉之遺式也尊蓋上畫白虎後代所  
加若能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欲言者猛如虎無所憚也漢以高  
帝十月定秦因為歲首武帝雖用夏正然此朔猶常饗會如元正  
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賀為小會其儀亞於歲旦宋永初

補志一四

三

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令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  
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同停元嘉十四年十二月又停賀雪  
禮太子行則撫軍居則監國武帝永初元年遣大使行四方舉善  
旌賢問民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  
告觀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乙亥饗父老舊勳  
於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相布之半繫囚見  
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大將軍并貴泥關頭敗  
沒餘口老疾單孤又諸戰亡家不能自存者並隨宜隱恤二十六  
年二月乙亥上東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會舊京故老  
萬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咸蒙卹賚發赦令蠲徭役二十  
八年二月幸瓜步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某曹關某事云  
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為牋如左謹闕右曹關某尚書僕射尚書左

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為宜如是事諾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右丞儀準於政事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所上處事諾明詳旨申勒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啟

尚書某曹右符某曹關太常甲乙啟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云奏者今言關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尚書某甲參議以為所論正令法令報聽如所上請為令書如左謹關門下

署如上儀司徒長史王甲啟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年月日 尚書令

宮無令稱僕射令曰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宜攝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年月日 甲子尚書令司徒承書從事到上啟某曹右上事內處報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為令書如右謹關署如

前式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年月日 子下起某曹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為某官如故事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之事一拜刺史二千石誠赦文曰制詔

云云某動靜屢聞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甲臨官稽首再拜辭曰右除某官某甲及舊云某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榮傳令信古者天子巡行之禮布在方策秦漢巡典惟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時分制方理事多皇庶

月巡南豫南充二州丁巳校獵烏江已未登烏江縣六合山癸亥行幸尉氏觀溫泉壬申還宮十月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校獵姑熟大開水陸於中江十二月幸歷陽前廢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帝景和元年九月幸湖熱其監國未詳

者則位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三恪上禪讓之禮古未聞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右宋賓禮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為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賈公卿以下執贊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與夙駕登天光於扶桑魏武都鄴

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甍殿青帷以為門設樂宴會後還洛陽

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立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羣臣集傳元朝會風云華燈若平火樹燧百枝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辰賀夜漏不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

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帛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武帝永明七年六月丁亥幸瑯邪 右齊賓禮 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闕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

中殿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辨皇帝服袞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即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鳥升坐有司御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階階脫鳥劍升殿席南奉贊珪璧禮畢下殿納鳥佩劍詣本位主客即從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坐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已下位又禮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坐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賦黃甘逮二品已上尚書駟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坐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服乘金輅鹵簿以行預會則劍履升坐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謙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而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爲上皇太子以

禮志十四

六

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坐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蘭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贊珪璧並量付所司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觀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書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即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奠玉既竟請以主客即受鄭注觀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鳥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案漢氏則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乘版輿升殿制可  
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謁建陵至修陵已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明經近縣奉迎候數

千人各資錢二千

右梁賓禮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已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樽自餘亦多依梁禮云

右陳賓禮

後魏起自漠北定都盛樂遂由雲代爰宅黃瓜至於孝文南營伊洛百六十年無歲不東西巡幸南北征伐罄竹南山莫可勝紀而即位及元會之禮史缺有間太和十年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始制五等公服八月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十二年正月初建五牛旌旗十六年正月戊午朔朝饗

禮志十四

七

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爲王公興縣而不樂十月太極殿成饗羣臣十一月依古六寢權制二室以安易殿爲內寢皇信堂爲中寢四下爲外寢十七年正月壬子朔饗百僚於太極殿乙丑賜諸蕃君長車旗衣馬錦綵繪繡多者一千少者三百各以命數爲差十八年正月丁未朔朝羣臣於鄴宮澄鸞殿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十九年正月辛未朔朝饗羣臣於懸瓠二十二年正月癸未朔饗羣臣於新野行宮二十三年正月戊寅朔朝饗羣臣於鄴大統六年正月朝羣臣西遷至此禮樂始備  
太和十五年八月議養老十六年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禮乞言畢賜步輦一乘三老給上公祿五更食九卿祿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將行太射

禮雨不克成十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二十年詔畿內七十以上  
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禮三月宴羣臣及國老度老於華林園詔  
國老黃耆以上給中散大夫郡守耄年以上給事中縣令庶老直  
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二十一年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  
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  
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景明三年以元丕爲三老

右後魏寶禮

將崇皇太后則太尉以玉帛告園丘方澤以幣告廟皇帝乃臨軒  
太保持節太尉副之設九賓命使者受璽綬册及節詣西上閣其  
日昭陽殿文物具陳臨軒訖使者就位持節及璽綬稱詔二侍中  
拜進受節及册璽綬以付小黃門黃門以詣閤皇太后服禕衣處  
昭陽殿公主及命婦陪列於殿皆拜小黃門以節綬入女侍中受

禮志十四

八

以進皇太后皇太后興受以授左右復坐反節於使者使者受節  
出册皇后如太后之禮册皇太子則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  
之太子服違遊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册讀訖皇太子跪受册於使  
者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尙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就册則使  
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東西面若幼則太師  
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以受册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  
中庶子中舍人乘輅車奉章詣朝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筮乘  
石山安車謁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賤質册  
諸王以臨軒日上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召版詣王第王乘高  
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輅車既入至席尙書讀册訖以授王又授  
章綬事畢乘輅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閤闕伏闕表謝報訖拜廟  
還第就第則鴻臚卿持節吏部尙書授册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

出乘輅車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  
讀册博士讀版王俛伏興進受册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  
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册乘輅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  
儀同尙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妃公主恭拜册軸一枚長二尺以白  
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  
皆篆字哀册贈册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  
在方取社壇方面土包以白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  
之以爲社

元正大饗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預會一品已下正三品

已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

立嫡孫弟之采以爲無嫡孫應立嫡孫弟無嫡孫弟

曾元亦不然則嫡子之爲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

年不繼與嫡也禮公儀仲子之喪禮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

合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仲子亦曾行古之道也昔者

仲子爲伯子而王發微子舍其孫而立其弟鄭注曰

弟衍殷禮也子海明諸孔子子曰不立孫注高以嫡子死立嫡

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

子有孫而無嫡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

服喪者不祭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

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

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

爲祖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直

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應別感焉小記云嫡婦爲舅姑後者

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妻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

功庶婦之服父妾子母始於嫡婦又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

嫡子如有子孫傳重去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始於嫡婦若無

在而欲廢其子者如禮何有損有益單代相治必理宗廟可得而

亦宜有因而改及特命之官下建刺史並升殿從三品已下從

九品已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官者在階下勳品已下端門外正日

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

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

廣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

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

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實其勤率由素成或損壞三日六卷之

人務如寬養心使生育以日救設有以自給則曰長吏華浮奉客

事意氣于亂奉公外內混濇細紀不設所宜糾劾正會日侍中黃

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造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

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乃及席既

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叙

其元日宮中朝會陳樂皇后禱衣乘輿出昭陽殿坐定內外命婦

拜皇后與妃主皆跪皇后坐妃主起長公主一人前跪拜賀禮畢

皇后入室乃移帷坐於西廂皇后改服褕狄以出坐定公主一人

上壽訖就坐御酒食賜爵並如外朝會其皇太子月五朝朝日未

明二刻乘小輿出為三師降至乘華門升石山安車三師輶車在

前三少在後自雲龍門入皇帝御殿前設拜席位至柏閣齋帥引

洗馬中庶子從至殿前南北面再拜天保元年皇太子監國在兩

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宮吏制前魏印疑非禮義收改爲兩

和子才議敬安前出見者有司者不可分疑於後天子至於大夫

皆乘四馬況以方面之少句可不同若太子定而西面青王公卿大

夫上復何而西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無不西面太子聽政

亦對面坐議者皆管管事太子在東宮西面爲道尊位非爲向

尊也何疑於東面世絕勞漢魏之舊太子晉居東宮不以爲

漢元帝太子絕馳道此禮同于君又晉王公世子攝命臨國

乘七疏安車駕馬三馬禮司三公近來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

第東面宴客手儀注親王受詔冠皆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王

公南面而獨約太子何所取邪魏收曰去天保初皇太子監國冬

會羣臣於西園亭坐從東面取向中宮臺殿故也二年於宮

東宮坐於東面收竊以爲疑而邢尚書定東面之議收以爲太子

面而坐於義爲背案東宮舊太子宴會多以西面爲禮此又成

語非徒言也其後竟從西面時議又疑官史之姓與太子名同子

才又謂曰案曲禮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鄭注云若先生者

經不改漢法天子尊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避案春秋

子衛石強出奔晉在衛侯衍卒之前衍卒其子惡石衍明石惡與

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太子於天子禮不異鄭言

先生不改蓋以此義衛石惡未向皮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讓皇太

子雖有儲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名然官史至微而

有所犯朝名從事亦是難安宜聽出府尚書更補他職制日可

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烏

而受朝於太極殿尙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

御酌酒厄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夏季立秋

讀令則施御坐於中楹南面立冬如立春於西廂東向各以其時

之色服儀並如春禮

後齊宴宗室禮皇帝常服別殿西廂東向七廟子孫皆公服無官

者單衣介幘集神武門宗室尊卑次於殿庭七十者二人扶拜八

十者扶而不拜升殿就位皇帝與宗室伏皇帝坐乃與拜而坐尊

者南面卑者北面皆以西爲上八十者一坐再至進絲竹之樂三

爵卑宗室避席待詔而後復位乃行無筭爵

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元

紗袍至辟廱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

補志十四

士

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酌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醢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

皇建詔議二王三恪魏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氏司馬氏爲二王通曹氏備三恪諸禮學之官皆從鄭元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

右北齊賓禮

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天和三年三月大會百寮及賓客於路寢四年正月辛卯朔以齊武成祖故廢朝六年正月己酉朔以路門未成故廢朝建德三年正月壬戌

禮志十四

十一

朔朝羣臣於路門大象元年正月己丑受朝於路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象二年正月帝受朝於道會苑梁主蕭譽來朝入畿大家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醢醢各三十五甗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儷以致館梁主東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梁主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家宰又命公一人弁擬乘車陳九儷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贊設九儷以勞賓梁主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贊於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贊受贊並於堂之中楹又明日梁主朝服訖九介乘車備儀以見於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贊勞於梁主明日梁主還贊又明日梁主見三孤如見三公明白卿一人又執贊梁主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人各

錄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帛同三公

右北周賓禮

元正大饗百官一品已下流外九品已上預會一品已下正三品已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下逮刺史並升殿從三品已下從九品已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官者在階下勲品已下端門外正旦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顯日門外人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臣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詔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預會則設坐於御坐東南南向羣臣上壽畢入解劍以升會訖先興大業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寮笑

禮志十四

十三

厥新羅鞞鞞畢大辭訶咄傳越鳥那曷波臘吐火羅俱盧建忽論鞞鞞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虎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又隋儀如後齊又有皇后受羣臣賀禮則皇后御坐而內侍受羣臣拜以入承令而出羣臣拜而罷周制正之二日皇太子南面列軒懸宮官朝賀至隋開皇初皇太子勇准故事張樂受朝宮臣及京官北面稱慶高祖謂之是後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宮臣稱慶臺官不復總集煬帝之爲太子奏降章服宮官請不稱臣詔許之

開皇四年正月梁主蕭歸朝於京師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雄等降就便幕歸服



通天冠絳紗袞端瑤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歸攝內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於梁帝顧言入告歸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歸俱入至於庭下歸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於館門外道右東向歸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歸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大業四年十月詔求周漢魏晉之後分封繼紀

周大定元年靜帝遣兼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慶奉皇帝璽紱策書禪位於隋司錄虞慶則白請設壇於東第博士何妥議以為受禪登壇以告天也故魏受漢禪設壇於繁昌為在行旅郊壇乃闕至如漢高在汜光武在鄗盡非京邑所築壇自晉宋揖讓皆在都下莫不並就南郊更無別築之義又後魏

補志十四

十四

即位登朱雀觀周帝初立受朝於路門雖自我作古皆非禮也今卽府為壇恐招後諂議者從之二月甲子椿等乘象輅備鹵簿持節率百官至門下奉策入次百官文武朝服立於門南北面高祖冠遠遊冠府寮陪列入室入白禮曹導高祖府寮從出大門東廂西向椿奉策書與奉璽紱出次節導而進高祖指之入門而左椿等入門而右百官隨入庭中椿南面讀冊書畢進授高祖高祖北面再拜辭不奉詔上柱國李穆進喻朝旨又與百官勸進高祖不納椿等又奉策書進而敦勸高祖再拜俯受策以授高祖受璽以授虞慶則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播笏三稱萬歲有司請備法駕高祖不許改服紗帽黃袍入幸臨光殿就閣內服袞冕乘小輿出自西序如元會儀禮部尚書以案承符命及祥瑞牒進東階下納言跪御前以聞內史奉宣詔大赦改元曰開皇

是日命有司奉冊祀於南郊

臨軒册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有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册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册訖授茅土焉

右隋寶禮

冠嘉禮也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一加幘冕而已按晉惠帝之為太子也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尉華廩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夙設百餘陪位豫於殿上鋪大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命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宏袞職欽若昊天六台是式率遵祖考永承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統侍中脫綵紗服加袞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晉武帝太始十一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禮冠有司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遺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曰營道侯義基可克日冠

補志十四

十四

外詳舊施行何願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十六年十二月乙亥

皇太子冠後廢帝元徽二年十一月帝加元服亦同晉儀

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

羊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眾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及成帝

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晉成帝咸康二年臨軒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術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據杜預左氏傳

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始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為邱明詳練其事蓋為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前

陛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至

尊袞冕升殿毛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旗其餘皆御物

今臨軒遣使宜立五牛旗而毛頭畢罕並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

今臨軒遣使宜立五牛旗而毛頭畢罕並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

今臨軒遣使宜立五牛旗而毛頭畢罕並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

今臨軒遣使宜立五牛旗而毛頭畢罕並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



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御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竝以鑑供水自春分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盤隨水借給長一人在樂遊苑內置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韓詩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魂秉蘭草拂不祥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論語暮春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張衡南都賦祓於

陽濱是也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澤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已也舊說後漢郭虞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又產一女二皆於東流水上自潔濯為禳祀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謂之禳祠分流行觴送成曲水魏明帝於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

燕羣臣晉海西於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宋循之春秋之例母以子貴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皇太子生母陳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王休仁議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

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詔從之孝武孝建三年八月戊子太學博士孫豁之議雲杜子檀和之母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准此體例子合如國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名義然頃代以來

所生蒙榮唯有諸王若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故也餘惟恩所特錫始或有

之詔從蔚之至大明中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與平子袁愨孫生母王氏謂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尊號得宗子男於親尊秩宜顯遂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

立嫡以長禮之常也大明二年六月博士孫武議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成準宜爲今例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搜輕屬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即諸葛雅之議春秋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詔從其議至大明四年九月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欲拜世子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

議從其請太常陸澄議立季次子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身爲國王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乃其時既無承繼追虔季以次襲封虔嗣既列廟饗丞嘗無闕無容橫取它子爲嗣案禮文公子不得禡諸侯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禮記士鞅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元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人君朱門洞啟當陽正色漢以來三公黃閣以示謙也張超與陳公爰拜黃閣將有日月是也今朝士諸三公尚書丞郎諸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闕乃納履僕世臣朝見三公並拜丞郎見入座皆持版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如君有敬也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諸蕃皆執版入閣至坐蕃不奪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宜有敬以類元嘉十三年七月御

數推之至閣宜省然後敬止在門其來久矣史中丞劉式之議法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眾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出行與何官分道之文有謂皇太子正位東儲中丞應

得制令無出行與何官分道之文有謂皇太子正位東儲中丞應

得制令無出行與何官分道之文有謂皇太子正位東儲中丞應

得制令無出行與何官分道之文有謂皇太子正位東儲中丞應

得制令無出行與何官分道之文有謂皇太子正位東儲中丞應

得制令無出行與何官分道之文有謂皇太子正位東儲中丞應

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赴救水火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行馬之內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其公事亦與中丞分道否詔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尙書令僕所應分道悉與中丞同

右宋嘉禮

承明五年十月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尙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案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

禮記十四

三

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南郡王同於儲君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地非支庶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國家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嘏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並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謁廟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同拜撰立贊冠醮酒二辭

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脩壽於穆斯靈穆王公以下各有一部高選友學禮定羣王十一年給皇輪三望車建武三年十二月成帝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各有一部高選友學禮定羣王十一年給皇輪三望後者第一級時世祖以婚祖奢費救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上遣舅姑承泰元年尙書令徐孝嗣議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醮冠者醮則唯一而已故醮辭無二若不醮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醮義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醮或醮二三之義詳許於經文今皇上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禮而猶用醮辭實爲乖衷尋婚禮實篚以

禮記十四

三

四爵加以合登既崇尙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醮用登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登合儀注先醮登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性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今以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登以鏤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節曩制謂曰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醮遵古義卽用舊文婚亦依古以登酌終醮之酒並除金銀連鏤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燭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又南齊書豫章王疑傳宋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帟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備朝服上與疑同生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嘗自陳曰臣還朝使省儀刀促刀左右十餘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又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



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臨光極堂引  
之禮有三失一朕與諸儒同謀二諸儒違朕故命有三誤今中原  
北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衛以同姓  
之國問其年幾而行冠禮古者皆循地降神或有作樂以迎神昨  
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  
彪云漢帝有冠一絲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  
冠篇四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  
馬彪志欲使天子之子而行土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為有  
賓諸儒皆以為無實朕既從之復命昔裴頠正光元年秋肅宗加  
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正光元年秋肅宗加  
元服時年十一既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

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爾朱榮  
其注  
穆后明元昭哀后皆以所鑄金人不成不得立道武慕容后以鑄

金人成得立此其徵也惟西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端端主阿  
嚴夙有成智以大統初蠕蠕屢犯邊文帝與通好結婚始不由金  
人成否扶風王字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為貴后之來營幕戶席  
文物始至乎委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故蠕蠕女也魏使向  
南我自東面乎無以辭天統九年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  
婚太子統妃解律氏魏崔暉與鴻  
隨禮劫撰定婚禮儀注以爲後式

右後魏嘉禮

天統三年帝加元服其儀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  
軒中嚴羣臣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  
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  
繫元紘脫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  
温室移御坐會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  
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皇太子冠則太尉

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  
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皇太子受  
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  
太子前疏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  
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  
祝脫三梁冠加遠遊冠太子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  
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卽  
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  
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皇帝納后之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如加元服是  
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為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璽  
綬册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册於行殿使者出與公卿已下皆拜有  
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升自  
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於兩楹間童子  
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於大門之外有司先於昭陽殿  
兩楹間供帳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幘女長御  
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  
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閭施步障降  
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幘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  
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酌二爵  
一盞奏禮畢皇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已下拜皇帝興  
入明日后展衣於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  
於昭陽殿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  
而見徧見羣廟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

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聽事其次問名納吉  
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  
太常宗正卿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  
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佗日妃還又佗日皇太  
子拜閣其聘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  
期六曰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稻米麩各一斛自皇  
子王已下至於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則減其半

元孝友素日古  
諸侯一娶九女  
一妻一妾皆命諸王置妾八人郡君備妾六人官品命第一第  
二品命第三第四品命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  
十一品命第十二品命第十三品命第十四品命第十五品命  
第十六品命第十七品命第十八品命第十九品命第二十品命  
第二十一品命第二十二品命第二十三品命第二十四品命  
第二十五品命第二十六品命第二十七品命第二十八品命  
第二十九品命第三十品命第三十一品命第三十二品命  
第三十三品命第三十四品命第三十五品命第三十六品命  
第三十七品命第三十八品命第三十九品命第四十品命

羊四口饋一頭酒黍稷稻米麩各十斛  
黍稷稻米麩各減六斛  
六品已下無饋酒黍稷稻米麩各一斛  
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  
皆同第一品新婚禮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第二品三十  
乘第四第五品二十乘第六第七品十乘八品達於庶人五乘各  
依其秩之飾

文宣時皇太子納妃長婦有司備設牢饗既醮飲  
婦東宮之妻理不同帝大英提收手日歸知我意不意安德王延宗  
納趙郡李姬收文為妃帝幸李宅宴前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  
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收曰石榴  
房中多子王新婦也子孫蕃多

正晦汎舟則皇帝乘輿鼓吹至行殿升御坐乘版輿以與王公登  
舟置酒非預汎者坐於便幕

右北齊嘉禮

建德六年令庶人以上非朝祭之服惟得衣綢絲布圓綾紗絹  
綃葛布等九種宣政九年初服常冠以阜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  
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右北周嘉禮

皇太子將冠前一日皇帝齋於大興殿皇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  
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階皇帝袞冕入拜即  
御座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纓寶盥訖進加  
緇布冠贊冠進設頰纓寶揖皇太子適東序衣元衣素裳以出贊  
冠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  
以出賓揖皇太子南面立賓進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皇太子拜  
受觶賓復立東面答拜贊冠者進撰於筵前皇太子祭奠禮畢降  
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冠者引太子  
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冠者引皇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  
訖贊冠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贊俱復位納言承詔降令有司致  
禮賓贊又拜皇帝降復阼階拜皇太子以下皆拜皇帝出更衣還  
宮皇太子從至闕因人見皇后拜而還

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遣使者納采有司備禮物會壘使者受  
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雁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  
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會於聽事乃行其次問名儀事畢  
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  
玉帛乘馬納徵司徒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又擇日告期以太  
常宗正卿為使如納采禮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册妃皇太  
子將親迎太尉為使皇帝臨軒醮而誠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  
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綸翟

右北周嘉禮

右北齊嘉禮

右北周嘉禮

右北齊嘉禮

右北周嘉禮

右北齊嘉禮

右北周嘉禮

右北齊嘉禮

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擊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幃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朝皇帝於昭陽殿奠筭於皇帝皇帝撫之又朝皇后於宣光殿奠筭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尊而出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妃遷又佗日皇太子拜閑

右隋嘉禮

按經國遠猷莫善於禮納民軌物淑身圭璧非是莫由也惟三五異代不相沿襲其所損益百世可知典午以來千戈擾攘馬上得之至於冠冕而上明堂鳴玉以朝羣臣雍容揖讓率在奕葉禮樂之道百年始興此其微歟然其郊丘壇壝之制廟祧禘祫之典哀麻變除之節鼓鐸鑄鑊之用朝饗冠昏之儀羣議臺符多因少革甄而存之亦一毛片羽也至若五德生勝濫觴鄒生雖尚白尚赤曲台斯記衷諸大道徒為費辭攻乎異端概從裁芟

南北史補志贊

江甯汪士鐸

天文志贊

妖祥祲象保章之所掌日食斗孛魯史之所記上天垂象變不虛生所以垂戒人主欲其恐以致福也承平日久荒札間作不逞之徒輟耕思亂始由篝火之詐終致揭竿之禍國步因以艱阻黔首以之塗炭雖鯨鯢訖誅頭目斯得蜂蠆辛螫手足終困易曰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日月交食有數可推雷電逆作其理匪異史臣無識載於方策瞿曇悉達之流更衍其緒誣民惑世此其尤也故載史文而其他从刪云

五行志敘

昔庭穀闕梓之異鑑悟後主仲尼作春秋具書祥書逮至伏生剋

神志贊

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伏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然則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羲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言災異有足觀者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也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君德得則和氣應休徵生矣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般游市里陳則蔣山之烏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闕隋則鵲巢補帳火災門闕豈惟天道亦曰人妖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袁宏尙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鵲集於鼎



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誰為神道是成  
倚伏一則以為殃豐一則以為休嘉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  
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虫之孽劉歆以為毛虫視之不明有羸虫之  
孽劉歆以為羽虫按月令夏虫羽秋虫毛歆說為允是以舊史從  
之

### 五行志贊祥瑞

稼穡惟寶故書紀嘉禾所謂豐年為瑞也自茲以降於文反正為  
乏於物反常為妖史臣箝之蓋有不得已者若夫鐘鼎玉石之文  
新垣平之故智也神仙災異之言亦伏符之改轍也鄙夫以之作  
進中主以之震矜掘地及泉而名曰醴後園得露而號以甘又日  
再中之別調也獵者得兔而訝其白羅者獲烏而異其蒼更遼東  
豕之陋見也夫人主好諛諧臣固寵欲稱以瑞何患無辭今概畧

補志贊

之懼感聽也龍感常羊狐瑞石紐有天命者自異於人然追尼父  
語怪之訓刪鄭公履武之箋飛龍之德蓋光逐鹿之心載載宋徵  
諸鬼何以防民茲雖備錄其原文不過愛憐夫故籍何者古之王  
天下也積功者十餘世累仁者數百年樂推已極僉恐丹穴之熏  
謳歌已屬猶有陽城之辟迨夫寶圖地呈元玉天錫而彌懷慚德  
推而弗居八季陰謀譎智飾詐欺愚以莽操之衣鉢汗唐虞之壇  
墀攘璽於東柴之典抗表于西讓之文用情極險傳世益促甚或  
南郊方升望夷已禍建章之火不息軒轅之臺誰畏而謂河洛等  
瑞星雲協輝悠悠蒼天胡為此醉是知佐命宗臣蕃國惟舊構無  
稽之虛說惑未厭之羣情吾誰欺乎此之謂矣生陽大旱之沴鶴  
館見災久陰不雨之徵昌邑示戒恐懼修省理亦宜之然而賀良  
誣世既挾忠可之書睦孟荒唐遂假仲舒之說左道惑眾職此之

由緣有舊史不能盡汰爾

### 地理志贊

芒芒禹跡膺膺周原畫為九州疆為五服秦郡漢縣布如列星典  
午中葉南風不競流亡腐配僑立州郡於是太原遷於齊邦瑯琊  
立於江左自是以後客戶益多梁與魏齊各誇析置一荆也則有  
東南北之分一江也則有吳楚蜀之別秦楚有四襄郢皆三以及  
汝南襄城陳留新蔡諸郡隨處有之俱無實土昔之一州人戶不  
過數千今之一縣郡邑足容數十大抵田單之族鄒子之孥黃鳥  
爰止名从主人此外緣也戰爭析置各立鎮戍朝梁暮齊昨堯今  
廣瓜分豆析巧隸難名南鄭襄陽義陽白狗壽春彭城洛陽玉璧  
諸所爭地於是焉在而揚江司冀雍益各州縣同畿赤郡儕關輔  
殷富劇要不異歷代租庸賦調於爾取之夫提封過廣則控制難  
以周廣輸重域太狹則經費不足立州府數荒郡不敵一華縣則  
名器因之太輕一上州足置百邊州則防守因之太廣白阜難繪  
黃冊徒存諸所建置固不足為典要也

補志贊

### 輿服志贊

五輅之設九章之施先王所以別等威明貴賤不必襲椎輪追卉  
服也章甫無資於越人貂蟬不隸於周禮尙元尙白異地異時禮  
臣議之足以有別然而代人游粵必資葛帔之輕交客入燕亦慕  
旃裘之煖趙武靈之畧中山短衣匹馬魏孝文之遷洛邑襲冕形  
纓學者弱所聞常人安故俗非所與論於法之外矣若夫鴟冠不  
齒於鄭人瓊弁見夢於河伯絳幘為哲婦之製青絲應壽陽之謠  
軍服振振固非司隸所泥也

### 禮儀志贊

事貴緣情禮不可廢有文有節以殺以隆等威之所分規模之一  
定有可議者其吉禮歟類禋之典肇自平陽璧琮之儀掌於宗伯  
靈威曜魄妄題蒼旻之名漢時秦祠聿生禱祠之說沿及方士語  
怪縉流斂財遂憐桃梗之漂競尙土偶之拜無論國殤恍忽固秦  
厲之濫觴蔣侯威嚴亦祭典之流派郊祀者史臣之邪說封禪者  
人主之侈心金人特彼國之賢老聃亦前修之哲既惶惑於求報  
自紛若於史巫勞民傷財莫此爲甚卽至頌諸儀部職隸祠官雖  
薪糶之日虔究禋瘞之徒費竭有用以供無益視至幻而爲極真  
歷代相沿同邱之貉豈不惑歟願欲刪存凶軍賓嘉四禮而汰吉  
禮語近駭俗姑存其議以俟後賢云

樂律志贊

國之大事講武而訓農政之常經安民而察吏古先哲王九年儲

稽志贊

蓄七萃知方庭有魚懸邨無雁吹迨重熙於累葉保俸大於本枝  
懼其侈泰之萌也以禮節之恐其沈鬱之疾也以樂和之不過借  
考擊之正聲謹承平之嘉樂此卽鐘鼗蠡工謝夔牙苟除靡靡  
之聲卽爲悖悖之雅六季干戈不息僭竊相仍天澤之分旣虧宮  
商之弦何指而乃風流自尙雅頌摛詞捃河間誇誕之言飾蒲坂  
允諧之奏遂謂伶倫叶律韶護充庭鳴鳥一響眞由斷竹之吹羽  
翟兩階果致有苗之格清濁聚訟上下相蒙不過崇飾麗藻盛評  
厥祖而已

刑法志贊

百行所以責君子五刑所以威小人衷諸輕重之宜必有損益之  
實粵自升降以後虞詐相仍故引公羊於赤帝之時則通復肉刑  
於當塗之世則刻濟寬濟猛其慎其難然蒲坂告士惟曰明允西

都作命亦曰簡孚貴丹膏之不渝與綱目之疎闊湯仁見於一面  
漢約止於三章用能宏資艱難靖一民志齊人樂業有位恪共自  
有司修案牘之繁而奸吏逞舞文之弊王子則下上其手盟主亦  
左右其辭於是科之罪歧中有歧三木之慘畏而勿畏以賢者  
宜責備而當官慮吏議之加以脅從宜罔治而奸民肆鴟張之惡  
陳贖山積舊事株連雖使咎繇聽之猶不能斷則文網繁多之害  
也

職官志贊

天澤既奠雲火攸分時宜所趨沿革靡定綜論大凡華而鮮實夫  
吏治以得人爲本道國以足民爲先而選曹雖設僅循資格之常  
農田有司惟事會計之末他若旣有宗伯復有奉常爰立爽鳩更  
增大理官名典午而牧事歸於阿司職在司空而河隄別爲謁者

稽志贊

鴻臚儀禮可副儀曹光祿優賢宜爲階品納言政舉則給諫侍御  
之長也春坊局立則典醫司膳之會也外如州郡之僚不廢丞倅  
之佐然惟任當繁劇道在分防用襄繁赤之勞是曰股肱之助則  
士人初仕李唐之舊例也農桑入銜趙宋之故實也不在此科彙  
宜載柞乃南北之分職俱多寡之異宜清濁混於官階闕冗儕於  
流品政務因之掣肘簿書以之等身日事浮文無益治理蠹國妨  
政繁縟相仍選舉考課所關至鉅天下不必有全才國家不容有  
廢事乃所學非所取所取非所用倅登仕途卽入利藪甚或朝爲  
散職暮玷清班春居齊梁夏蒞交廣以至以宦場如傳舍視國事  
猶秦越兌弓垂矢旣失教於箕裘西費南琛惟乞恩於臺省在上  
有求備於人之患在下無陳力就列之心彼此相蒙倅沒世處  
常或可濟變其難天下隱憂莫此爲甚用識其弊以眎來茲

食貨志贊

足民之道以食為先度支之宜以錢為重禮樂文章之具珠璣金玉之華可以粉飾承平黼藻盛列若夫生聚既庶戶口日增而可食之地不加於前不毛之鄉仍同在昔一旦遭被山于湯歲逢稽天之災年重雲之講不足以備荒于闕之實不可以餬口脫使有司貪黷墨吏昏迷以追呼為官箴以敲朴為上考以征斂正供為口實以朘削閭閻為能官於是陳勝吳廣之徒元威李密之黨揭竿而呼篝火相誑饑民乘之潢池盜弄元氣之剝豈易復歟稽古有典金貝為寶則壤有經銀鏤厥貢三幣相嬗五銖聿興權衡於粟帛之間懋遷於水陸之會貫朽由我匱乏無憂惟輪郭既整則重如其文翦鑿多方則人滋其偽况宣防之定制兵農之久分交玉則購自他方營帳或成於邊郡懷寶其罪致遠為艱然事由豫立糧由宿春舟楫之利既通飛輓之難無慮其餘贈賄有幣圭蠲有田綏蕃服則錫以錦繪隆宗潢則分以繡壤大農制用此其要歟錦繡纂組之禁明主之雅誥豐亨豫大之說奸相之邪言太平累葉有心者所宜持盈也

氏族志贊

自春秋識世卿六朝重門蔭姬任之判後先丁桓之無區別族姓之辨其來久矣然國高貴寵表海未聞繼伯樂卻陵夷晉陽未嘗廢事班生有言卜式試於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禪出於降虜率以版築飯牛之朋而有燕雀羊豕之困始同涸轍之鮒終奮垂天之翼勲伐炳於彝鼎名氏標於雲閣當代惇史豈能以庶姓少之彼夫層巖危巘小草矜其披拂洪流巨川泥沙擅其挹注固未知鬱為時棟者深澗之喬柯也滔為巨浸者濫觴之

細流也靈芝無根醴泉無原人貴自立信夫

釋老志贊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是故雌伏而儕卒伍馬磨而傭市井鴻冥而樂邱園蟬蛻而去塵滓寶其經經不受汶汶行雖偏至識者固有取焉即或箕子為奴豫讓吞炭晞髮富春之瀨寄跡靈隱之寺天壤自寬身世自狹論世之士猶或亮之若夫影纓雲臺紆組省闈任高於分陝寄隆於司牧而乃宅心丹藥栖情竺國對虎帷而生躁競聞猿鶴則思冲舉貪嗔未除爭千蹠千角之利慈仁自熹在一鱗一羽之族自以為千乘可脫屣六塵不染衣機務之廢既多迷遁之性益甚甚或取而錙銖用如泥沙逢故舊則吝錐刀庀髡徒則窮土木股萬姓之脂膏以奉之割九族之假貸以盈之千緡不惜即為勝因片偈能持皆證淨業喜舍不倦盜跖可為豈二氏之教本如是哉以視有託而逃者霄壤矣

藝文志贊

經籍之道如日月麗天粟布濟世寶可知矣然無用而有害者充棟汗牛宜焚如也碑版之作旁證史傳漢魏之文兼資倉雅以及嶧山頌德岐陽耀武樓記濟上廟建縉雲溯篆籀之專家誇斯冰之獨步賢於博奕豈曰不然若夫敦子苜漳瓦漢甄讀者不過田蚡集之徒煩天水名為吉金之作實為骨董之羹富家所藏賢者之過甚或鄭君絕學六經旁及夫河圖宋氏精專十緯備注夫洛讖夏龜商祝陰道陽方筠松所謂名言梓柱所云上經下相傳之經說婆羅門之天文縱或圖號蟠龍法稱飛馬甲經乙相傳占禽陶之汰之衷諸大雅知言之士必不河漢焉

〔清〕趙紹祖撰

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

清嘉慶十八年古墨齋刻本

嘉慶癸酉鐫

# 新舊唐書互證

古墨齋藏板

新舊唐書互證卷目

卷一

高祖本紀至太宗本紀凡四十二事

卷二

高祖本紀至元宗本紀凡六十事

卷三

肅宗本紀至文宗本紀凡五十九事

卷四

武宗本紀至昭宗本紀凡四十六事

卷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目

禮樂志至選舉志凡三十八事

卷六

百官志至藝文志凡四十一事

卷七

宰相表至宰相世系表凡七十九事

卷八

宰相世系表凡六十七事

卷九

后妃傳至太宗諸子傳凡六十八事

卷十



高宗諸子傳 至 公主傳凡五十九事

卷十一

李密傳 至 魏徵傳凡六十五事

卷十二

王珪傳 至 婁師德傳凡六十一事

卷十三

竇懷貞傳 至 蘇頲傳凡六十二事

卷十四

張說傳 至 烏承玘傳凡五十三事

卷十五

郭子儀傳 至 李洧傳凡四十五事

卷十六

劉晏傳 至 鄭綱傳凡六十三事

卷十七

杜棕傳 至 路巖傳凡六十四事

卷十八

王鐸傳 至 列女傳凡五十四事

卷十九

外戚傳 至 四夷拔悉密傳凡五十三事

卷二十

新舊唐書互證 卷目

二

四夷沙陀傳 至 逆臣傳凡五十三事

新舊唐書互證 卷目

三

涇縣通志 卷一 男國楨校

高祖本紀

新書襄公生昞襲封唐公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  
舊書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

案新書宗室世系表亦作周攷舊書下云高祖以  
天和元年生于長安七歲襲封唐公是昞未入隋  
也當以舊紀為是又新紀下云文帝相周復高祖  
姓李氏不言復昞姓隋字為周字之誤必矣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新書左才相起齊郡號博山公

錢竹汀新書攷異曰唐初羣雄割據四十八人或  
滅或降皆見於本紀惟才相後事失書亦疏也  
案左才相事新舊書並見於李子通傳亦未言其  
所終

新書周文舉據淮陽號柳葉軍

新書攷異曰案紀武德四年十一月庚戌杞州人  
周文舉殺其刺史王孝矩叛附於黑闥五年二月  
戊寅汴州總管王要漢敗徐圓朗於杞州執周文  
舉豈別有一文舉乎抑已降而復叛乎若文舉四

年始叛又不當預書於此也

案已降而復叛者紀備書其降與叛如朱粲李子  
通等是也非於隋末起事者紀皆特書其時日如  
李軌蕭銑等是也此周文舉當與左才相皆不知  
其事之所終而四年杞州人周文舉必別一文舉  
也

新書武德元年六月甲戌隋民部尚書蕭瑀為內史  
令舊書同

案前乎此者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後乎此者  
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皆隋人隋官而不書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獨蕭瑀加一隋字不知書法之意何在通鑑亦有隋字

新書九月辛未宇文化及殺秦王浩二年六月王世  
充殺越王侗

案安祿山史思明逆賊也而新紀書之曰安慶緒  
弑其父祿山史朝義弑其父思明不書殺者以慶  
緒為祿山子朝義為思明子也秦王浩越王侗雖  
不成為帝要為化及世充所奉之帝也而書殺而  
不書弑其義安居

新書十月壬午朱粲陷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吳廷珍新書糾繆曰案呂子臧傳同時死者又有

馬元規而不得載名於紀是無以旌忠節而助風教也錢竹汀曰案子臧傳稱朱榮新與子臧率兵不許及榮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元規以無謀致敗史家譏之故本紀不書吳氏讓之過矣

案此自當為新書之漏錢氏所言不足以文其過也今攷新紀所漏甚多如是年九月失載劉威之

死見忠義本傳二年失載李公逸善行之死見忠義本傳

貞觀十七年失載權萬紀章文振之死見忠義本傳

十二年十二月失載郭孝恪之死見孝恪本傳永徽元

年十二月失載謝法興之死見南蠻傳與謝萬歲同死紀獨載萬歲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龍朔二年失載來濟之死見濟本傳萬歲通天元年失

載許欽寂之死見許紹傳景龍二年十一月失載呂守

素之死見郭震傳與馮嘉賓同死紀獨載嘉賓開元二年十月失載

王海賓之死見王忠嗣傳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失載荔

非守瑜之死見逆臣安祿山傳至德元載十一月失載李

暉李系之死見逆臣史思明傳凡此皆忠義之當書死之

者竹汀先生豈能一一為之說也又况天寶九載

張虔陀書死之南詔傳南詔嘗與妻子講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巧

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上元二年嗣號王巨書死之巨本

子璋反道送州巨倉卒不知其與馬元規為何如所出即迎謁為子璋所殺

而苛責之也哉

新書十一月癸丑行軍總管趙慈景攻蒲州隋刺史

堯君素拒戰執慈景

案長廣公主傳慈景討堯君素戰死贈秦州刺史

諡曰忠似不當僅書執也今攷新紀書執之例甚

不一如武德二年十一月竇建德陷黎州執淮安

王神通總管李世勣四年四月突厥寇并州執漢

陽郡王瓌此皆後得生還者宜書執矣至如慈景

與二年四月王世充陷伊州執總管張善相四年

十月劉黑闥陷瀛州執刺史盧士叡皆死義之士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而僅書執顏果卿程千里等可以類推書法已為不倫乃至天

寶十四載十二月安祿山陷陳留郡執太守郭納

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執刺史李元平以

降賊之叛臣而亦與死義之士一例並書竟不能

測其命意之所在豈非舛哉

新書十二月辛巳鄭元璠及朱榮戰于商州敗之

新書糾繆曰案鄭元璠及榮傳皆無此一戰錢竹汀曰

是歲二月元璠以太常卿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及此戰本傳皆失書

案新紀本作二月己卯太常卿鄭元璠定樊鄧錢

氏所引乃通鑑節取創業起居注之文



新書二年九月丁丑杜伏威降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杜伏威傳並云秦王圍王世充遣使招撫伏威乃就款則是三年也未知孰是

新書十月已亥羅藝降舊書冬十月已亥封幽州總管羅藝為燕郡王賜姓李氏通鑑羅藝降在元年十月

溫公通鑑考異曰創業注藝以武德元年二月降舊書云三年新書云二年皆誤也今從實錄

案舊傳稱藝降在三年三字恐是字誤觀舊紀二

在二年而在元年也創業起居注云二月義寧二年

得其賞其封幽州總管當在高祖即位改元之後

為十二月耳

新書十二月丙申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邳

敗績舊書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總管于筠為劉武周將宋金剛掩襲並沒焉

通鑑考異曰高祖實錄云戰于下邳縣案下邳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錄誤也

新書料諺曰案孝基及劉武周劉世讓唐儉獨孤懷恩等傳并太宗紀考之孝基奉詔討呂崇茂攻

夏縣而賊將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軍大敗

之執孝基等四人然則孝基無緣在下邳與武周戰况武周自入寇止到晉絳蒲澮之境未嘗涉河

而南此云戰于下邳蓋誤也乃夏縣耳其孝基四將戰敗被執不書亦闕文也

案通鑑考異則新書因實錄而誤也舊紀所書漏唐儉劉世讓而料諺所舉亦漏于筠

新書三年二月丁酉京師西南地有聲舊書京師西南地有聲如山崩

案新舊二書五行志俱不載

新書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舊書同

新書料諺曰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荆滕四王同封今紀書元茂封越

王而傳乃是滕王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誤也當書云元懿滕王

為是

新書七月丙寅竇建德伏誅

案新紀武德元年十一月已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果執之癸亥俘薛仁果以獻二年五月庚辰涼州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六

將安修仁執李軌以降四年十月乙巳趙郡王孝恭敗蕭銑於荊州執之皆不書伏誅是年五月壬戌舊書作巳未通鑑從舊書已書秦王世民敗竇建德於虎牢執之而又書伏誅未知書法所以不一之意

新書九月甲子汪華降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

案杜伏威傳云使王雄誕擊子通於杭州擒以獻又案王雄誕傳云伏威使擊李子通還師攻華伏兵據洞口華不得入遽面縛降以秦玉世民敗薛仁杲趙郡王孝恭敗蕭銑之例推之當書云東南道行臺吳王伏威敗李子通於杭州執之敗汪華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七

於新安執之以降又以二傳攷之子通之降亦當在華前未知孰是

新書十一月庚寅李子通降丙申子通謀反伏誅

通鑑考異曰實錄是月景申會稽賊帥李子通伏誅案子通因杜伏威入朝始謀叛於時未也舊紀是月子通以其地來降新紀丙申謀反亦不寤伏威未入朝也

案杜伏威五年七月入朝事見伏威子通本傳新

紀與傳自相矛盾

新書十二月庚午陷魏州辛未陷業州

通鑑考異曰實錄作莘州新書作業州案地里志無業州必莘州也十道志開皇十六年於莘縣置莘州舊志武德五年置

案舊書地里志魏州下云隋改名武陽郡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爲魏州又割莘臨黃武陽三縣置莘州是魏州莘州皆武德四年置也今紀上云陷魏州則爲莘州無疑惟舊志於莘下又云武德五年置而溫公亦引之若果於五年置則此四年十二月不得有莘州也新志莘下亦云武德五年置莘州並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八

丙申相州人殺其刺史獨孤徹以其州叛附於黑闥通鑑考異曰實錄祿州人殺刺史獨孤徹以城應黑闥案地里志無祿州新書作相州尤誤也

黃緇庭曰攷劉黑闥傳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實錄祿字或是棣字之誤緇庭名崇蘭懷寧人案緇庭攷此甚精今案新黑闥傳五年陷相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新紀失書秦王下相州竊疑下相州後復置刺史而棣州人又殺之以叛故云復殺刺史通鑑以地里志無祿州遂刪棄此事致獨孤徹之

名不見於書亦過矣蓋殺刺史者棗州人而所殺則相州復置之刺史獨孤徹也新紀特未分明其辭耳

新書三月戊戌譚州刺史李義滿殺齊州都督王薄

案此事新舊傳皆無所見攷通鑑盛彥師王薄攻須昌徵軍糧於李義滿與薄有隙閉倉不與須昌降彥師收義滿繫齊州獄詔釋之未至義滿憂憤死獄中薄還過譚州戊戌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薄殺之彥師亦坐死通鑑所據蓋實錄也與新紀所書大異未知孰是通鑑所載彥師事與新舊傳亦互異別見徐圓朗傳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九

新書四月壬申代州總管李大恩及突厥戰死之舊書代州總管定襄郡王大恩為虜所敗戰死

案舊書武德四年正月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降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新紀刪之而突厥傳亦祇云定襄王李大恩竟令觀者不能知其為胡姓亦疏也

新書七月丙申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舊書在三年七月丙申

案新書武周傳云起兵六年而滅武周於大業十三年據汾陽宮反則似其死當在五年然武周自

三年四月亡入突厥不復見於紀傳豈能數載安寂者又三年十一月梁師都說突厥云今武周既滅師都甘從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是武周果於三年七月死矣當從舊書

新書六年二月丙寅行軍總管李世勣敗徐圓朗執之舊書七年五月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

沈炳震曰兩書圓朗傳皆云平黑闥進師晉州圓朗窮蹙夜遁為野人所殺是在六年二月矣惟兩傳皆言為野人所殺而新紀言執之亦誤

新書三月苗海潮梅知巖左難當降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

案上文言左難當據涇苗海潮據永嘉梅知巖據宣城今攷新地理志涇下武德三年以縣置南徐州宣城下武德三年析置懷安縣寧國下武德三年析宣城置永嘉下武德五年以縣置東嘉州并析置永寧安固橫陽樂成四縣若三人以六年三月始降唐何得於三年五年置州析縣然則梅知巖左難當必于三年降苗海潮必于五年降也又案地理志池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析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攷元和郡縣志永泰二年李

勉因總管左難當所奏舊名置池州是左難當于四年已爲宣州總管而梅知巖已調他郡矣新紀之誤可知

新書四月壬申封子元璿爲蜀王元慶漢王八年十一月辛丑徙封元璿爲吳王元慶陳王舊書八年改封蜀王元軌爲吳王漢王元慶爲陳王

新書糾謬曰高祖子二十二人無名元璿者案霍王元軌傳始王蜀徙封吳貞觀十年徙王霍今以紀考之六年王蜀八年徙吳者皆各元璿而徙封霍者則各元軌然則初各元璿改各元軌傳漏載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一

其改名與又舊紀六年雖不載然八年書改封蜀王元軌爲吳王其名止是元軌疑新書誤也又案元軌傳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而紀未嘗有所謂幽王者疑漏幽王鳳一名

新書六年四月丁卯南州刺史龐孝泰反陷南越州監本此處作孝恭而龍朔元年二年仍作泰

案南蠻傳烏武獠武德六年反者乃寧道明道明與高州首領馮暄談殿據南越州反攻姜州寧純以兵援之八年長真陷封山縣昌州刺史龐孝恭倚擊暄等走之則孝恭未嘗反也且紀書其反未

書其降而龍朔元年書左驍衛將軍龐孝泰爲沃沮道行軍總管二年書龐孝泰及高麗戰于蛇水死之則此疑是紀誤紀云泰傳云恭會要亦作恭當爲是

太宗本紀

新書薛舉寇涇川太宗爲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爲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城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杲率其衆求戰云云舊書九月薛舉死其子仁杲嗣立太宗又爲元帥以擊仁杲相持於折城城深溝高壘者六十餘日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二

新書糾謬曰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川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巳丑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討仁杲十一月巳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川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劉文靜敗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乃云八月疾間復屯高城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前後無有此相持六十餘日之處

案舊書相持六十餘日者舉死後太宗與仁杲相

持也文意本甚明而新書移六十餘日之語於舉死之前遂爲吳氏所料又案新書云復屯於高城城攷八總管之敗高城已爲薛舉所拔通鑑作秦王至高城仁杲使宗羅暉拒之是秦王兵至高城非屯其城也高城折城地俱相近地理志高城城在寧州定平折州保定而仁杲時居折城則作相持於折城語亦無弊也惟舉死在八月而舊紀作九月亦誤新書黑闥既降已而復反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歐其弱小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爲不可遂已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三

通鑑考異曰太宗實錄謂高祖欲空山東以太宗之言而寢高祖雖不仁亦不至有欲空山東之理史臣歸美太宗而誣高祖也甚矣今采新書案溫公之言是矣然新書此段正取實錄之意而云今采新書何也又攷黑闥洛水之敗奔於突厥復引突厥入寇山東無既降之事

新書十一月

武德九年十一月也

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郡公又案舊書道彥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

郡公是也今紀乃云縣公蓋承舊史本紀之誤

新書貞觀三年六月己卯大風拔木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不載

新書四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武德殿北院火舊書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

新書糾謬曰案天文志則云閏正月丁卯朔五行

志北院火亦脫閏字錢竹汀日以歷推之當是閏正月

案舊書天文志亦作閏正月而本紀失書日食事

但書武德殿北院火亦脫閏字下七月甲子朔日

食書於本紀矣而天文志又脫之攷舊書天文五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四

行二志本多脫畧不可勝舉此但以新書故及之新書二月甲辰李靖及突厥戰於陰山破之舊書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二月甲辰李靖又破突厥于陰山

案新舊二書李靖傳並是兩戰且其中大有節次

不應獨於本紀書後戰當從舊書據錢竹汀所推

乙亥亦當是閏正月之九日攷新紀上文三年十

二月癸未杜如晦罷閏月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

祠是新紀以閏在三年十二月也舊紀但書十二月癸丑亦不書

閏不知何以與天文志互異恐當時本是閏三年十二月癸丑在三年十二月丁卯朔自是正月非閏正月也或爲天文志之誤余不能推算但據本書言之疑錢氏所推亦未密耳

新書六年正月癸酉靜州山獠反右武衛將軍李子和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子通鑑和傳不載此一事通鑑有此事

新書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

縱囚來歸皆赦之舊書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

新書刑法志云三百九十人二當爲三命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五

至詔悉原之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今六年慮囚而京師死罪已三百九十人以

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愚謂此乃京師繫囚之

數非皆死罪也况死罪法之極者其間必有巨姦

極盡今盡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

也而史臣以死罪書之者欲歸美于太宗故夸大

其數以見仁心感人之至云爾白居易詩死囚四

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修新書者固宜辨

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而今之史臣紀實乃稱

修史之職也

案吳氏似未見歐公縱囚一論故其言如此而意

短語繁今畧節其要且吳氏但當疑太宗不應縱

囚不當疑囚非死罪若果爲輕繫何難立決而釋

之而詔以明年秋末就刑哉又謂四年天下死罪

止二十九人不應六年而死罪之多如此又安知

二十九人者非史臣歸美而少其數而此三百九

十人則爲當時所縱之實數乎

新書七年二月丁卯雨土舊書失書月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乃三月丁卯雨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六

案本紀是年正月有戊子三月有戊子則二月丁

卯不誤五行志誤也

新書十二年正月乙未叢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舊

書正月壬寅松叢二州地震

新書糾謬曰案五行志則云壬寅松叢二州地震

未知孰是

案新五行志與舊紀同也今攷舊五行志正月二

十二日松叢二州地震新舊二紀並云閏二月庚

辰朔以是推之正月二十二日正是壬寅當從舊

紀與五行志

十一月己巳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案新舊二書道彥傳不載此事亦不載其曾為交州都督通鑑有此事

新書十七年正月戊辰魏徵薨舊書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薨

新書糾謬曰案新書本紀例惟宰相書薨而他官不書今據宰相表徵以十六年九月丁巳罷為太子太師故十七年正月表內不書徵薨而本紀十

六年九月不書徵罷至十七年正月書薨此一事進退皆無所據依二者必有一誤錢竹汀曰案魏徵傳但稱拜太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子太師不云罷恐是表誤

案舊紀十六年九月丁巳特進鄭國公魏徵為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新紀不書而宰相表內

又刪去知門下省事如故語遂以為罷蓋紀與表俱誤而表之誤尤甚也新紀宰相多不書改官故紀內不書徵為太子太師

未為大失然攷十年六月紀書魏徵罷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朝章國典蓋特筆見其非罷宰相則此亦宜承而書之便不致有誤

新書十八年十一月甲午李世勣馬周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舊書庚子當從新書作甲午命太子詹事英國公

李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

副之錢竹汀曰宰相表作十一月甲子誤

新書糾謬曰案馬周傳不載此一事

案舊書馬周傳亦不載此事今攷舊紀十九年二月乙卯詔皇太子畱定州監國申國公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

張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新紀但書皇太子監國於定州而不書五人然宰相表

仍書之表又有許敬宗說互見表下似馬周未嘗為遼東道總

管恐為道宗之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總管

十八

新書二十一年三月戊子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

新書糾謬曰案宰相表高麗傳皆同而李勣本傳不載

新書二十二年正月丙午左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邱道大總管六月丙子薛萬徹及高麗戰於泊灼城敗之

新書糾謬曰案高麗及萬徹傳皆云右武衛獨紀為左武衛又此紀及高麗傳皆云泊灼城而萬徹傳作泊灼城地理志三十三卷下末載賈耽考邊

州入四夷之路內有營州西北路一節云泊灼城

又有登州東北路一節內有泊汭口似泊汭是也  
案舊書萬徹傳作泊汭高麗傳作泊灼右與左汭與灼皆字誤不足深糾亦不可勝糾

新書九月壬寅眉邛雅三州獠反茂州都督張士貴討之舊書十一月戊戌右衛將軍梁建方討平之

案通鑑作九月壬寅並遣二人新書南蠻傳亦言並遣二人二書各舉其一耳又新舊張士貴傳俱不載此事

新書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舊書年五十二

新書糾謬曰案虞世南傳太宗曰吾年十八舉義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十九

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太宗以大業十三年起兵是歲丁丑而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突厥圍煬帝雁門詔募兵應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是歲乙亥而年十六以二者推較則庚申生無疑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五十年而本紀以為五十三誤也  
錢竹汀曰案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九年八月即位年二十七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翠微宮舍風殿年五十二

案舊書太宗紀云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竹汀先生何須引會要也且會要

祇云武德九年六月七日冊為皇太子八月九日即位無年二十七之文計太宗是時年二十九矣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一

二十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高宗本紀

新書九月乙卯

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也時高宗已即位未改元

李勣為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舊書八月

通鑑從新書作九月英國

公勣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僕射始帶同

中書門下

舊書攷異曰案唐初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尚書令

與左右僕射皆二品侍中中書令皆三品論班序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當由侍中轉中書令乃遷僕射今勣以僕射同中

書門下三品是以上兼下也然自後僕射不帶同

中書門下者遂不復與聞政事則宰相惟兩省長

官任之而兩省不得與尚書省謂之南省開元中嘗改左

右僕射為左右丞相雖有相之名無相之實也

案武德時太宗嘗為尚書令故貞觀後不復置左

右僕射遂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為真宰

相其以他官為宰相者必云參預朝政參知政事

同掌機務平章事平章軍國重事參議朝章國典

之類其名不一也同中書門下三品者中書令侍

中皆三品而為真宰相故必以他官同之而後得

為宰相猶參預朝政之類大歷時升中書令侍中為二品其後遂無同三

品之名 貞觀十七年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

三品高士廉時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

品太子詹事三品開府儀同三司雖一品然為散

官皆非宰相之職故必同中書門下三品而為宰

相今僕射二品本為真宰相而乃下同三品名實

舛矣然上元二年八月庚子仁軌為尚書左僕射

至德為右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尚非一

定之例非自勣後而僕射不帶同三品即不為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宰相也唐會要云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

不是宰相然攷本紀及安石傳安石以八月為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其罷也傳但言留守

東都不言仍除僕射舊安石傳云罷為舊職官志

特進留守東都則會要之言亦未為確 舊職官志

云自天后已後其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者

但釐尚書省而已此言蓋得之新百官志序云自高宗已後為宰相

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此亦誤也

新書永徽五年六月丙寅河北大水舊書閏五月丁

丑夜大雨水漲暴溢漂溺麟遊縣居人及當番衛士

死者三千餘人 至六月丙寅河北諸州大水

案新舊二書薛仁貴傳並云高宗幸萬年宮山水

暴至仁貴登門大呼以震宮內高宗得免卽舊紀所載閏五月丁丑夜大雨事也非常災異豈容不紀不知新書何以不書但書六月河北大水亦不知輕重等差矣宜從舊書

新書六年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舊書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案新舊武后本紀俱云進爲宸妃而通鑑考異曰案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武氏然則未嘗爲宸妃也

新書龍朔元年二月乙未改元舊書三月丙申朔改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三

元通鑑作二月乙未晦改元

案此雖無可攷證然恐當從舊書

新書五月甲午晦日有食之舊書甲子晦

案是年二月乙未晦三月丙申朔以是推之五月不得爲甲午晦又新紀下文書六月辛巳若五月甲午晦則六月不得有辛巳也舊書書日多謬誤而此處作五月甲子晦獨爲是又案新天文志亦

作甲子晦

新書二年十一月辛未貶許圜師爲虔州刺史舊書辛未左相許圜師下獄三年二月前左相許圜師左

遷虔州刺史通鑑作三年三月據舊紀三年上巳書二月此處不應復書二月當爲三月

通鑑考異曰據實錄辛未免官久之貶虔州刺史

新本紀誤

新書總章元年二月戊寅如九成宮三月庚寅大赦改元舊書二月丙寅下詔大赦改元爲總章元年二月戊寅幸九成宮

案舊紀兩云二月下二月二字當爲衍文否則爲三月之譌而改元在幸九成宮前新紀在如九成宮後也通鑑作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戊寅上幸九成宮然三月有庚寅則不得有戊寅通鑑之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四

必矣

新書咸亨二年正月乙巳如東都皇太子監國三年十月己未皇太子監國十一月甲辰至自東都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舊紀新紀唐歷統紀皆連歲言皇太子監國按實錄此月無監國事惟明年十月有之今從之

案二年正月如東都令皇太子監國至三年十月則已將還豈至是時而始令監國溫公雖言據實錄殆不可從或者三年十月一事爲衍文也

新書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元劉審禮及吐蕃戰於青海敗績審禮死之舊書審禮被俘

案新舊二書審禮傳並云被執詔其子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非死於戰也舊紀爲是

新書調露元年十月突厥溫傳奉職二部寇邊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伐之舊書遣單于大都護長

史蕭嗣業將軍花大智新書突厥傳作苑大智通鑑同舊紀作花李景嘉等討之與突厥戰爲賊所敗

案新舊二書突厥傳並云戰敗新紀漏也

新書永淳元年十月丙寅黃門侍郎劉齊賢同中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門下平章事舊書作劉景先 宰相表通鑑皆作景先

案世系表齊賢更名景先舊書齊賢傳避章懷太子名改名景先則此時改名久矣宜從舊書

新書宏道元年即永淳二年也時未改元八月乙丑皇太子朝於

東都皇太孫留守京師舊書合唐昌郡王重福爲京留守劉仁軌副之

案通鑑同舊紀未知孰是又案新舊二書劉仁軌傳並云太孫重照留守疑新紀爲是

新書高宗紀贊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

案高宗誠敗唐事然當廢立之際舍高宗亦別無宜立者而歐公以此責太宗未免以成敗論且不知意欲誰屬也

武后本紀

新書高宗春秋高苦疾后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陰欲廢之而謀洩不果

案高宗之崩也年五十六歲在癸未其與上官儀謀廢武后歲在甲子舊紀高宗以貞觀二年六月生歲在戊子自戊子至甲子高宗年三十七耳不得云春秋高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新書光宅元年十月丁酉貶劉齊賢爲辰州刺史

案宰相表亦作辰州攷新舊二書齊賢傳並云貶普州刺史未知孰是 通鑑作普州

新書垂拱元年五月丙午裴居道爲納言舊書秋官尚書裴居道爲內史納言王德真配流象州冬官尚書蘇良嗣爲納言

案宰相表與舊紀同是新紀裴居道爲納言納言上大有闕文也 納言當爲內史之誤汲古本闕一行故無王德真蘇良嗣二事

新書五月封皇子成義爲恒王三年閏正月封皇子隆基爲楚王隆範衛王隆業趙王舊書並在三年正

月

案新書睿宗諸子傳云成義垂拱三年始王恒與衛趙二王同封與舊紀同

新書二年五月丙午裴居道為內史

案上文四月庚辰岑長倩為內史不應居道復為

內史宰相表作納言然下文三年四月壬戌裴居

道為納言又不應重書也此三年中新紀所書居

道官必皆有誤又攷舊紀是年不書居道官然四

月書岑長倩為內史三年四月書居道為納言

同當是居道此時與長倩並為內史也居道垂拱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七

元年已為內史不必重書

新書三年八月交趾人李嗣仙殺安南都護劉延祐

據交州桂州司馬曹元靜敗之

案新舊二書馮元常傳並云元常為廣州都督斬

其首惡而還與新紀異

通鑑同新紀考異云從實

新書四年十二月乙酉殺霍王元軌舊書元軌配流

黔州

通鑑同舊紀

案新書霍王元軌傳云徙黔州薨與舊紀同

新書永昌元年八月辛丑殺陝州刺史郭正一

新傳

通鑑考異曰舊書正一傳云流嶺南

新書天授元年五月己亥時元為殺梁郡公孝逸

通鑑考異曰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敬業改封吳

國公垂拱三年滅死除名當削爵矣新傳云流儋

州薨紀傳自相違

案舊書李孝逸傳亦云配流儋州尋卒

新書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

通鑑考異曰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旌德

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

律特詔右補闕喬知之及公叅謀幃幕及軍罷以

父年老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八

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

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後而唐歷統紀新本紀皆在

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

案溫公所攷是矣然尚有疑者陳子昂集有觀荆

玉篇其序云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

月軍幕次於張掖河丙戌是垂拱二年疑知之與

子昂從征非武攸宜討契丹時也雖別傳與旌德

碑皆唐人所作不應有誤今二者不可得見竊疑

因子昂曾參攸宜軍幕又曾與知之共事而牽合

傳會之孟榮本事詩載知之事云時載初元年三

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載初九月始改元天授與

新紀合

新書八月甲子殺流人張楚金戊辰殺流人元萬頃

通鑑考異曰舊書楚金萬頃傳皆云流嶺南

案新書楚金傳云流死嶺表萬頃傳云坐誅亦參

差不同而郭正一傳則云與元萬頃張楚金皆為

周興所誣構殺之

新書十月丁卯殺流人韋方質

通鑑考異曰舊傳云配流儋州道卒今從新紀

案新傳亦云流死儋州自相違何溫公之從之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新書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濁

府果毅薛大信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則云監門衛大將軍范雲

仙未知孰是錢竹汀曰案后妃傳作白濁府地理志晉州澤州俱有白濁府作白濁誤

新書五月乙未殺冬官尚書蘇幹

新書糾謬曰案幹傳云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

邪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未知孰是

案舊傳亦云發憤卒當是紀誤

舊書長壽三年四月夏官尚書王孝傑同鳳閣鸞臺

三品

案新紀不書而宰相表有之紀漏也

新書萬歲通天元年三月壬寅王孝傑妻師德及吐

蕃戰于素羅汗山敗績四月庚子貶婁師德為原州

都督府司馬

通鑑考異曰新紀無免孝傑日宰相表云三月壬

寅免二人同罪貶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在何

日

案新紀脫孝傑同三品又脫孝傑免幾不以孝傑

為宰相

新書九月丁巳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死之舊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為所執

案新舊二書欽明傳並云突厥默啜奄至被執而

死新舊紀乃並云吐蕃誤也

新書神功元年六月丁卯即萬歲通天二年也時未改元殺監察御

史李昭德司僕少卿來俊臣舊書內史李昭德昭德

昭德監察御史司業少卿來俊臣新俊臣傳亦作司僕少卿當從新書

昭德知孰是司業以罪伏誅無少卿誤也

案李昭德當書殺來俊臣當書伏誅新舊紀一例

書之皆不得其平又案新紀終武后世無書伏誅

者雖以聞知微之逆而但書族聞知微薛懷義之

罪而但書殺薛懷義或者歐公之意不予武氏之  
能誅耶若然則爲周官者皆不得爲官爲周死者  
皆不得爲死書法能一一見其意耶

新書長安五年正月壬午大赦中宗本紀神龍元年  
正月甲辰皇太子監國改元舊書神龍元年春正月  
大赦改元甲辰皇太子監國

通鑑考異曰案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  
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皆同新紀誤也

新書庫部員外郎朱敬則

新書糾謬曰敬則嘗爲相罷後爲成均祭酒冬官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一

侍郎鄭州刺史致仕而本傳亦不言其同誅二張  
疑此一名誤載錢竹汀曰通鑑考異已辨之此別

新書檢校司農少卿總監翟世言

新書攷異曰李愷傳末載功臣有殿中監兼知總

監汝南郡公翟無言唐人避世字作無言爲是

中宗本紀

新書嗣聖元年正月廢居於均州聖歷二年復爲皇  
太子舊書嗣聖元年二月廢帝爲廬陵王聖歷元年  
名還東都立爲皇太子

案年月皆當以舊書所書爲是觀新書武后本紀

可見

新書神龍二年六月戊寅貶敬暉爲崖州司馬桓彥  
範隴州司馬袁恕已寶州司馬崔元暉白州司馬張  
東之新州司馬七月辛未流敬暉於嘉州新傳作流  
作流崖州未知孰桓彥範于瀼州袁恕已于環州崔  
是通鑑從新傳元暉于古州張東之于隴州

案新紀宰相罷後不復書貶官改官惟殺則書之  
今五王既于神龍元年五月甲午書罷矣案五人

罷知政事前後今復書其貶官是書刺史之貶也  
出爲州刺史

又詳書其流是書司馬之流也已爲自亂其例然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二

或者以五人有大功疑爲特筆至五人中惟張東  
之崔元暉得早卒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皆見殺  
何以不書殺流人某某倘以爲非出朝廷之意則  
亦當書武三思崔湜周利用之殺之也

新書景龍元年七月辛丑即神龍三年皇太子以羽

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也時未改元

新書糾謬曰案武三思父子皆爲節愍所誅不得

云不克也當云已而衆潰死之

案節愍之事誅三思後當釋兵待罪于朝堂歐公  
云不克不知其欲克誰吳氏易爲已而衆潰不知

不潰又將作何底止也且太子不得謂無罪不必書死之鄙意欲但書七月辛丑皇太子討武三思誅之是日殺皇太子若其事則見於傳而是非自見也

睿宗本紀

新書景雲元年六月甲申

即景龍四年也時睿宗未即位未改元

乃發

喪又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以睿宗參謀政事大赦改元曰唐隆太后臨朝攝政罷睿宗參謀政事以為太尉

案紀所書似溫王重茂即位以睿宗參謀政事章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三

后臨朝而罷之也今攷蘇瓌傳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又攷上官昭容傳草遺詔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制草示劉幽求新舊傳畧同傷蘇瓌傳云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然則睿宗無參謀政事之事况詔是章后所矯祇是一時羣小商榷婉兒草之而楚客削之也何足以書宰相表亦書之尤為無理新紀殊不分明

新書先天元年六月甲子即景雲三年也幽州都督

孫佺左武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及奚戰于冷陁山敗績舊書庚申孫佺及奚戰于礪山為賊所敗儉沒於陣

案通鑑日同舊書名及地同新書又攷新舊二書

奚傳佺舊傳作儉以悌並為奚所擒送于突厥默啜害

之新紀漏而舊紀未明也

新書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甲辰大赦改元舊書畧同

案先天既為元宗即位以後所改之元則自此以後事自可入元宗本紀且改元之意出於睿宗固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四

無不踰年改元之嫌不必至二年七月以後始屬之元宗也余家藏元宗封太山銘云朕宅位十四載開元十三年東封而云十四載知并先天元年數之

新書丁未立皇太子妃王氏為皇后舊書立皇帝子妃王氏為皇后

案二紀所書皆不穩當云立皇帝妃王氏為皇后

此亦緣不以元年八月以後事屬元宗故語弊如此

元宗本紀

新書先天元年十月庚子享於太廟大赦開元元年

正月辛巳

即先天二年也時未改元

皇后親蠶

案先天事既屬之睿宗紀此二事亦當入之不宣書於此使紀年不明

新書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給事中唐紹伏誅

案唐紹書伏誅太過當書殺

新書二年七月庚子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敗績舊書減死除名爲庶人

案宰相表七月訥除名當如舊紀書之

新書四年六月大武軍子將郝靈佺殺突厥默啜舊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五

書默啜爲九姓拔曳固所殺斬其首送于京師

案新舊書突厥傳並同舊紀蓋靈佺奉使拔曳固以其首歸之而借詣闕也靈佺本無大功亦非宋璟抑之新紀書法未明

靈佺舊傳作靈儉通鑑作靈荃

新書六年十一月突厥執單于副都護張知運

案新舊二書突厥傳其事並在開元四年新紀誤也

通鑑在四年

新書七年十月作義宗廟于東都舊書六年正月章湊上疏請遷孝敬神主別立義宗廟七年十月於東都來庭縣廨置義宗廟

案新睿宗紀景雲元年十月癸卯出義宗於太廟

舊紀十月甲申詔孝敬皇帝神主先附太廟有違

古義於東都別立義宗廟

據舊書禮儀志中宗附廟從姚元之宋璟議建

義宗廟於東都

都從善里至此蓋十年矣又攷新元宗紀四年

十一月

汲古本誤作正月

丁亥遷中宗于西廟舊紀同

而孝敬未遷乎又攷新舊元宗紀並云五年正月

太廟屋壞十月祔神主于太廟豈復并義宗而祔

之何緣六年韋湊始上疏而七年始作義宗廟于

東都也知二紀所書皆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六

又案舊書禮儀志云時既別造義宗廟韋湊上疏

曰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立廟稱宗恐非

合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從之然則

韋湊之疏蓋云孝敬不得稱義宗而新舊二紀乃

誤書之第舊禮儀志載其事於開元四年此則當

從舊紀作六年正月

唐會要載此疏在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景雲元年詔別立義宗廟於東都至開元六年始

成乃額爲孝敬廟不稱義宗廟若孝敬神主則已

於景雲元年十月遷入夾室安置非至此始遷也

唐會要載姚元之宋璟疏在景雲元年十二月



新書十一年二月貶張嘉貞爲幽州刺史舊書作幽州

案宰相表作幽州通鑑同舊紀作幽州未知孰是開元十三年改幽州爲邠州梁州爲褒州以避文相類聲相近者亦杜疑似之一端也

新書十二年十一月庚辰溪州首領覃行章反伏誅舊書五溪首領覃行璋反遣鎮軍大將軍兼內侍楊思勗討平之通鑑在是年七月

案新書思勗傳亦但云執行璋通鑑云赦行璋以爲洵水府別駕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七

新書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左領軍衛將軍蓋福慎伐之舊書作蓋福順

案通鑑作葛福順胡三省注以爲去年黨王毛仲貶今復叙用恐非是當是別一人

新書二十八年三月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安戎城舊書作權判益州長史

案新舊二書吐蕃傳並云兼瓊代張宥節度或是以司馬權節度事

新書天寶元年正月辛未大赦改元舊書作丁未朔案新紀上文十二月有癸未下文本月有甲寅則

不得爲辛未朔舊書是也

新書天寶四載九月皇甫惟明及吐蕃戰于石堡城副將褚誦死之舊書作褚直廉

案新吐蕃傳又作諸葛誦通鑑同新紀胡三省音注曰誦直廉翻豈舊紀以反語而誤爲名與

新書五載七月殺括蒼郡太守韋堅播川郡太守皇甫惟明舊書正月刑部尚書韋堅貶括蒼太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貶播川太守尋決死於黔中

案舊紀云尋決死或是要其終而言之下文又云七月韋堅爲李林甫所搆配流臨封郡賜死知堅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八

之死不在正月也又案舊韋堅傳正月貶縉雲太守七月流臨封郡十月使羅希夷逐而殺之新書

同而無月通鑑作縉雲太守則堅之死亦不在七月也且韋堅已流臨封當書云殺流人韋堅亦不當書其

官通鑑書二人之死在六載正月不知何據新書十一載二月庚午突厥部落阿布思寇邊舊書

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與安祿山同討契丹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漠北

案當從舊書書叛

新書六月御史大夫兼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敗吐蕃

於雲南克故洪城 通鑑作故隰州三城

通鑑考異曰按國忠時在長安蓋劍南破吐蕃以國忠領節制故使之上表獻俘耳隰州從實錄

案舊紀不載此事新吐蕃傳云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奸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然則此偽事耳紀不當書也

新書十二載九月葛邏祿葉護執阿布思十三載五月北庭都護程千里俘阿布思以獻舊書三月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獻于樓下斬之於朱雀街舊程千里在十二載十一月獻俘在十三載三月通鑑擒布思月同新紀獻俘月同舊紀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十九

案新舊程千里傳並云斬之新紀不書伏誅何也新書十三載六月劍南節度留後李宓及雲南蠻戰於西洱河死之舊書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爲閣羅鳳所擒

案舊紀不言死新舊南詔傳皆言敗不言死

新書十四載十二月癸卯封常清高仙芝伏誅

案封常清高仙芝議退守潼關自是一時善策書伏誅未免太過且常清削官白衣隸軍而仙芝當

書官

新書十五載六月丁酉次馬嵬左龍武大將軍陳元

禮殺楊國忠

案當書云楊國忠伏誅如以爲不予陳元禮之專殺則景龍四年殺司兵參軍燕欽融不書宗楚客殺而歸其過于中宗何也又案宰相表云國忠死書法亦未允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

二十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肅宗本紀

新書十五年更名浚徙封忠王舊書同

舊書攷異曰元宗紀在開元十三年正月

新書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崔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河西行軍司馬裴冕迎太子治兵于朔方舊書會朔方留後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等遣判官李涵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奉賤迎上時河西行軍司馬裴冕新授御史大夫赴闕遇上於平涼

新書糾謬曰案裴冕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元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又杜鴻漸傳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使涵詣平涼見

太子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既至靈武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又魏少游傳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考此數傳鴻漸止為朔方判官而紀云朔方留後支度副使魏少游本為水陸轉運副使而紀云六城水陸運使裴冕已拜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天下兵馬副元帥而紀止云河西行軍司馬此位號不同也鴻漸傳云盧簡金而紀云崔簡金此姓不同也裴冕傳云五請而杜鴻漸傳云六請此勸進之數不同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案舊書鴻漸傳云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是新傳未詳而紀自不誤裴冕為御史中丞諸傳皆同而舊紀云御史大夫亦誤舊紀亦云凡六上賤舊鴻漸傳亦作盧簡金新書至德二載正月河西兵馬使孟庭倫殺其節度使周泌以武威郡反舊書武威郡九姓商胡安門物等反案通鑑作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安門物等殺節度使周泌而新紀下文二月又云孟庭倫伏誅似非筆誤也未知孰是

新書二月甲辰郭子儀及安慶緒戰于永豐倉敗之  
案新舊子儀傳並同本紀今攷僕固懷恩傳則並  
云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以渡疑得其實

新書十一月丙子張鎬率四鎮陝西節度使來瑱  
案方鎮表至德元載置東畿觀察使乾元元年始  
為陝虢華節度上元元年始改為陝西節度此時

無陝西節度也又攷新舊書來瑱傳是時為淮南  
西道節度其拜陝虢節度在乾元二年  
新書乾元元年七月党項羌寇邊九月丙子招討党  
項使王仲昇殺拓拔戎德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案新舊党項傳俱不載此事若因其寇邊而戰而  
斬之則不當書殺也

新書上元元年十一月甲午揚州長史劉展反陷潤  
州丙申陷昇州壬子李峘淮南節度使鄧景山及劉  
展戰于淮上敗績舊書宋州刺史劉展赴鎮揚州揚  
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為展所敗展進陷揚昇潤  
等州

案壬子是丙申後十六日不應展陷昇州如許之  
久而李峘鄧景山始與之戰也通鑑考異雖云從  
新紀而叙戰自在陷潤昇前但不能確指其日耳

攷展當是先入揚州而後與峘景山戰始陷潤昇  
等州也舊紀云進陷揚潤昇亦非是又攷此事朝  
廷自失處置其書展反當在戰後陷潤州前若戰  
則峘景山與展之罪均不當先書展反也

新書是歲西原蠻寇邊桂州經略使邢濟敗之  
案西原蠻傳陷道州據城五十餘日則紀當書  
新書寶應元年建卯月乙丑時止稱元年未改寶應河中軍亂  
殺李國貞及其節度使荔非元禮舊書闕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案荔非元禮傳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事則國貞  
當書官而元禮非河中節度也新紀書法未明

新書戊辰淮西節度王仲昇及史朝義將謝欽讓戰  
于申州敗績舊書闕  
案新舊書來瑒傳並云仲昇為賊所虜紀漏也  
代宗本紀  
新書乾元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子舊書同

案新肅宗紀乾元元年十月立成王俶為皇太子  
舊肅宗紀在五月蓋據下制之日而新紀據冊立  
之日也宰相表則仍在五月此云四月並誤

新書寶應元年七月乙酉殺山南東道節度使裴茂  
舊書作裴義

案新舊傳並作裴茂紀並誤也又案永王璘傳新

書裴戎以廣陵卒三千戍伊婁舊書作裴茂通鑑亦作

裴茂不知是一人否又案此上當書來瑱與裴茂戰

事監本紀亦作茂

新書廣德元年正月壬寅即寶應二年也未改元山陵使山南

東道節度使來瑱有罪伏誅

案來瑱誠有罪而裴茂實搆之裴書殺而瑱書伏

誅已為不均且瑱以去年入朝加平章事為使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五

矣而今以元振之誣罪而殺之此亦如盧杞之誣

崔寧而殺之也新紀不嘗書寧反乎永泰元年閏十月劍南西

山兵馬使崔肝反寧時各肝而其死也亦書殺建中四年十月殺尚書右僕射

崔何獨苛于來瑱而聲其前罪以責之也

新書八月僕固懷恩反

案懷恩此時為駱奉仙辛雲京所搆耳未嘗反也

當書其反于明年正月

新書十一月壬寅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度

使張休

新書攷異曰唐有兩呂太一其一見魏知古張嘉

貞傳所謂令公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其一見韋倫  
傳宦者呂太一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即此  
市舶使者

案舊書李勉傳云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

此又一呂太一也

新書二年七月己酉李光弼薨

案新紀之例惟宰相終于位者得於本紀書薨今

李光弼卒于徐州不在位而書薨豈以其為太尉

耶而光弼乾元元年八月為侍中上元元年正月

加大尉兼中書令二年三月罷太尉五月復為太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六

尉皆不書於紀則何以知其因為太尉而書之也

若以其官具書於宰相表而不必書則前裴寂長

孫无忌等之為司空太尉既書之矣又田承嗣亦

為太尉李正己為司徒李寶臣為司空皆不書薨

而同之使相似光弼亦當為使相也若以光弼之

為大勲而書之則裴度自大和四年罷即以司徒

兼侍中為山南東道節度至開成四年閏正月入

朝三月薨而亦不書於紀則例之不一亦可知矣

新書十一月癸丑袁鼂伏誅

案上文廣德元年三月丁未李光弼及袁鼂戰敗

之舊紀三月丁未袁倬破袁鼂之衆於浙東四月  
庚辰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鼂浙東郡縣  
盡平新光弼傳亦云廣德元年擒鼂今紀書鼂伏  
誅乃在二年十一月去光弼薨又五閱月矣疑誤  
新書大歷元年三月劍南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崔  
旰戰于梓州敗績

案去年閏十月書崔旰反則此下當書旰降

新書二年正月甲子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于華州

案李忠臣傳云所過大掠舊傳同則當書云大掠

華州今但云入于華州語似不了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七

新書三年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

仲卿

案此別一劉洽非元佐也

新書五年三月癸酉內侍監魚朝恩有罪自殺舊書

朝恩自縊而死

案新魚朝恩傳云周皓與左右擒縊之今攷新紀

書自殺者不數人上元元年十二月蔣王憚自殺

廣德元年六月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自殺此本無

意于殺之者也其他欲殺之而自殺者紀皆書殺

若魚朝恩則代宗誅之之意已久而其罪又不可

勝數殆不可以自殺爲文宜書伏誅

新書十四年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卒其兄  
子悅自稱留後

案新紀前無書節度使卒者自承嗣始新紀之意  
蓋同之于殺節度某逐節度某非書其卒也然而  
賢士大夫非宰相者皆不得見其卒于紀而悖逆  
之徒反得見之豈理也耶鄙意但書魏博田悅自  
稱留後足矣其事則自見於傳也

新書五月辛酉皇帝崩于紫宸內殿年五十三舊書  
失載年若干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八

案舊紀前云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則  
年五十四也

德宗本紀

新書德宗神武聖文皇帝舊書作孝文

通鑑同舊書

新書肅宗元年建丑月封奉節郡王舊書天寶元年

四月癸丑生其年十二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

新書寶應元年十月屯于陝州

案上文代宗卽位以後卽寶應元年事不應至此

始稱寶應元年

新書十一月史朝義死

案新代宗紀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舊

紀寶應元年十一月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

首來獻通鑑考異曰寶錄作十以諸傳參攷新紀

為是今德宗紀乃云十一月史朝義死與代宗紀

自相違背而反與舊紀合

新書建中二年八月荆南節度使李昌夔陳少游討

梁崇義

案陳少游上當脫淮南節度使五字

新書四年十月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宣武軍兵馬使

高翼死之舊書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陽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九

案李希烈傳云襄城陷曜奔東都又云盛兵攻襄

邑守將高翼死之今攷襄城屬汝州襄邑屬宋州

此十月癸丑所陷者襄城也襄邑之陷則在十二

月陷汴州時新舊紀皆不書而新紀于此併書高

翼之死是誤以襄城襄邑為一地也

新書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為太尉懷光反丁

卯如梁州懷光將孟庭保以兵來追左衛大將軍侯

仲莊敗之于驛店三月李懷光奪李建徽陽惠元兵

惠元死之舊書甲子加李懷光太尉仍賜鐵券懷光

怒投之于地是日懷光奪陽惠元李建徽所將兵惠

元被害丁卯車駕幸梁州

案是年正月癸酉朔則甲子是二月二十三日丁

卯是二十六日豈容二十六日駕已幸梁懷光追

襲之兵已敗而惠元建徽乃晏然與懷光合營至

三月而始為其奪兵乃或走或死之耶新書陸贄

傳云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行在

震驚遂幸梁州其所載與舊贊傳同然則奪兵必

在幸梁之前明矣當以舊紀為是

新書糾謬曰案李懷光傳云遣將孟庭寶等輕騎

趨南山庭寶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

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不言有驛

店之戰且其名乃是庭寶非庭保未知孰是

案通鑑作孟保考異曰從實錄

新書貞元元年八月丙戌李希烈殺宣慰使顏真卿

舊書正月癸丑始聞太子大師魯郡王顏真卿為希

烈所害

案舊紀不書真卿被害月日舊真卿傳云興元元

年八月三日乃使闖奴與景臻等殺真卿新傳亦

云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因發怒使闖奴等害真

卿則新書此句當移于去年八月而誤置于此又

案新舊傳皆曰闍奴而通鑑忽更其文曰中使大  
害義理不可不辨爲附記於此

新書三年三月丁未李晟爲太尉辛亥馬燧罷副元  
帥六月丙戌馬燧爲司徒舊書三月丁未李晟可太  
尉兼中書令辛亥河東馬燧來朝六月丙戌馬燧爲  
司徒兼侍中以贊吐蕃之盟失策而罷兵柄也

案興元元年八月李晟馬燧皆爲副元帥今年三  
月李晟爲太尉蓋罷其副元帥以將與吐蕃和而  
罷其兵柄也若馬燧此時方協贊和盟之策必無  
罷副元帥之事至閏五月吐蕃劫盟燧以失策爲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一

德宗所惡始以司徒罷兵柄則馬燧罷副元帥必  
在六月舊紀得其實新紀宰相表皆誤

新書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

案新天文志不書漏也

新書四年七月癸丑寧州軍亂邠寧都虞侯楊朝晟  
敗之舊書都虞侯楊朝晟斬其亂首二百餘人方定  
案新舊楊朝晟傳並云以謀誅之非有戰事也新  
紀書敗之未穩

新書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  
瀛州刺史澶戰于瀛州澶敗奔于京師

新書糾謬曰案澶傳云忤得幽州病且死澶以父  
命召濟于莫州濟嗣總軍德澶之讓以爲瀛州刺  
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  
澶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  
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  
異未知何者爲是

案舊紀不載此事而舊傳與新傳同攷通鑑紀所  
載在八年傳所載在十年若然則澶奔京師未可  
繫于此下也又案此等事紀可不書見之傳足矣  
新書九年正月癸酉復稅茶舊書癸卯初稅茶從鹽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二

鐵使張滂所奏茶之有稅自此始也 通鑑同舊紀  
案新紀建中三年九月丁亥初稅商錢茶漆竹木  
舊紀趙贊請于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竹木茶漆  
皆什一稅一以充常平之本而通鑑從舊紀作初  
稅者建中時法制初立明年十月朱泚反又明年  
正月詔竹木茶漆稅並停則其事之行與未行不  
可知也又案舊紀九年正月庚辰朔是月中不得  
有癸酉作癸卯是也

新書十年十月昭義軍節度留後王虔休及攝洛州  
刺史元誼戰于雞澤敗之舊書元誼不悅虔休爲留



後據洛州叛

案當從舊紀書洛州刺史元誼叛今新紀兩具官而以相戰為文則曲直安在

新書十二月壬戌貶陸贄為太子賓客舊書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為太子賓客

案新紀之例宰相止書罷不書其所罷之官惟出為外州刺史司馬者書貶為某官中書侍郎太子

賓客皆正三品不得為貶如豆盧欽望呂誼盧邁齊抗鄭綱韋琮等並罷為太子賓客皆不書貶而

書貶者陸贄王鐸鐸官檢校司空兼侍中盧攜鐸行營都統或當書貶三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三

人而已  
新書十一年九月橫海軍兵馬使程懷信逐其兄節度使懷直自稱留後

案懷直程日華之子也日華卒懷直自稱留後在貞元四年而新紀不書漏也

新書十七年是歲嘉王運薨

案新舊二書文宗本紀並于開成三年八月己亥書嘉王運薨又舊紀開成二年十月戊戌詔嘉王

運循王通通王諶並可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賜勳上柱國疑此紀為誤然新舊嘉王運傳又並云貞

元十七年薨與此紀同未知孰是

順宗本紀

新書大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立為皇太子舊書在建中元年正月丁卯通鑑同新紀

案新舊德宗紀皆在大歷十四年十二月然攷韓文公順宗實錄在建中元年未知孰是

憲宗本紀

新書元和元年二月劉闢陷梓州執李康舊書五月壬申貶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雷州司馬

案新舊高崇文傳皆云闢歸康以求雪崇文斬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四

通鑑從舊傳載其事於三月而舊紀乃云五月貶康自相矛盾矣或者詔于五月貶康而崇文已先斬之然崇文專殺亦當書于本紀也新舊紀並漏

新書十一月庚戌鄭餘慶罷舊書五月罷為太子賓客九月為國子祭酒十一月庚戌為河南尹

案新舊鄭餘慶傳並云罷為太子賓客帝以叱滑渙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然則當以舊紀所書五月

罷者為是而新紀云十一月罷與宰相表所書十一月罷為河南尹者並誤也

新書八年十二月振武將楊遵憲反逐其節度使李

進賢舊書振武軍亂逐其帥李進賢

新書糾謬曰案嚴綬傳末云進賢討同鶴吏廩糧

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眾

懼攻進賢奔靖邊軍與紀所書不同通鑑同傳

案舊書嚴綬傳不載此事然但如舊紀所書語自

無弊

新書十年五月丙申又敗之于時曲舊書李光顏大

破賊黨于洞曲

胡三省通鑑注曰據新書李光顏傳洞曲卽時曲

蓋澱水於此回曲因以爲名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五

案舊光顏傳云引兵臨澱水抗洞曲明年五月破

元濟之師于時曲時曲洞曲皆澱水之曲而自兩

地蓋重質據洞曲而此戰在時曲也

新書十二月甲辰武寧軍都押牙王智興及李師道

戰于平陰敗之舊書李愿擊敗李師道之眾九千

案王智興傳云節度使李愿遣智興率步騎拒賊

新紀書戰多歸功于帥而此獨書智興何也宜從

舊書

新書是歲丹王逾薨

案新穆宗紀元和十五年二月丙申時穆宗卽丹位未改元

王逾薨舊紀亦在十五年新舊丹王逾傳皆薨于

十五年此紀誤也

穆宗本紀

新書始封建安郡王進封遂王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進封于延

安郡王宥爲遂王二者必有一誤錢竹汀曰案唐會要作延安

案舊憲宗紀亦作延安郡王

新書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乃立遂王爲皇太子

案憲宗紀元和六年閏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七

年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爲皇太子當書云惠昭太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六

子薨元和七年乃立爲皇太子

新書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諸子傳元和七年審已改名

恪

敬宗本紀

新書寶歷二年四月戊戌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畧卒

其子同捷反舊書大和元年七月李同捷除充海不

受詔結幽鎮謀叛

案新舊李全畧傳並云全畧死同捷領留後事詔

久不下文宗立奉表請命有詔拜充海節度使以

烏重允代之同捷計窮不奉詔則此處當書其子同捷自稱留後而書反當從舊書在大和元年七月也

文宗本紀

新書太和元年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太當作大唐石刻皆書大和與魏明帝晉海西公後魏孝文吳楊溥稱太和者各別

新書五月丙子橫海軍節度使烏重允討李同捷舊書以烏重允爲橫海軍節度使李同捷充海沂密等州節度使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七

案五月丙子以重允代同捷也新紀誤以爲討耳

說互見前

新書二年十二月乙丑魏博行營兵馬使丁志沼反

舊書作开志紹

案通鑑考異云從新紀而今本皆同舊紀未知孰是

新書六年十一月甲子立魯王永爲皇太子舊書作

十月甲子

案新紀下文十二月乙丑若十一月有甲子則十

二月不得有乙丑也舊紀是

新書七年三月辛卯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楊志誠執春衣使邊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

新書糾謬曰案楊志誠傳云志誠果怨望囚中人魏寶義及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與紀異同未知孰是

案舊志誠傳云春衣使魏寶義焦奉鸞通鑑作官告使魏寶義春衣使焦奉鸞攷志誠本以不得僕射而怒故執官告使而并遷怒于它使耳新傳通鑑是也

新書八年七月癸亥鄆王經薨舊書覃王經薨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八

案二書諸王傳皆作鄆王經二紀並誤攷通鑑考

異云嗣覃王嗣周當是鄆王經後會昌中避武宗

諱改武宗諱炎避其偏旁舊紀或是史臣追改之

新書九年九月癸亥殺陳宏志

案新書贊曰文宗不能明宏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蓋自明其陳宏志不書伏誅而僅書殺之意然憲宗之死其事難明其時大璠自吐突承璀意在禮王之外則猶有梁守謙楊承和王守澄等宏志微者也其何敢肆行弑逆哉新書於憲宗紀直書陳宏志反而於郭后

傳微露其意似取東觀奏記光陵商臣之酷之說而不欲明言之果爾則首惡不在宏志後之修史者尚不肯明言而文宗則穆宗之子也乃欲使之正名討罪使萬世後知其父之爲大逆乎說互見宦者王守澄傳下

新書十一月壬戌李訓等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

案李訓雖死于外亦當書殺

新書開成二年八月庚戌封兄子言楊杞王舊書言揚汜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十九

案新舊二書諸王傳俱作紀王未知孰是通鑑同

新紀作杞王然攷武宗紀開成五年十二月時武宗卽位未改元封子峻爲杞王似當以紀王爲是

新書三年十月乙酉義武軍節度使張璠卒其子元益自稱留後舊書九月辛未易定節度使張璠卒十月乙酉朔易定軍亂不納新使李仲遷立張璠子元益爲留後十一月壬申以蔡州刺史韓威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使

新書攷異曰案裴度傳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

朝如傳所言則元益未嘗自稱留後紀所書失其實矣若從紀所書則元益初未束身歸朝度雖遣使於事無濟二者必有一誤

案張璠父子事徧檢新舊傳不得其始末通鑑云

張璠在鎮十五年胡三省注曰長慶三年璠代陳楚鎮義武疾甚戒其

子元益舉族歸朝及薨軍中欲立元益十月易定

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宰相議發兵討上曰緩

之則自生變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十一月丁卯張

元益出定州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爲義武節度

使通鑑考異自云從實錄與舊紀約畧相似然云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二十

璠在鎮十五年據新書文宗本紀大和三年三月

乙巳以太原兵馬使傅毅爲義武軍節度使不受

命都知兵馬使張璠自稱節度使則至開成三年

僅十年耳胡三省註恐是據十五年之文而逆數

之又據舊書陳楚傳長慶三年卒而傳會之非有

所攷正也新舊書陳楚傳並云自義武徙河陽三

城入爲龍武統軍舊傳曰龍武新傳曰羽林舊穆宗紀長慶二

年六月丁卯以易州刺史柳公濟爲義武軍節度

是陳楚去易定已久而璠所代非陳楚明矣又攷

舊文宗紀大和三年三月壬辰易定節度使柳公

濟卒則璠所代者公濟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武宗本紀

新書八月壬戌開成五年八月也未改元內樞密使劉宏逸薛季

稜以兵殺仇士良不克伏誅舊書畧同

案二人欲殺仇士良而書伏誅士良氣焰猶可以

懾異代修史者之心書法可笑如此攷通鑑不從

二紀云會昌元年三月乙未賜宏逸季稜死從實

錄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三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新書十一月戊寅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

自稱留後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通鑑同傳

新書會昌二年六月河東節度使劉沔及回鶻戰于

雲州敗績舊書八月迴紇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

師守雁門諸關

案新舊二書劉沔傳與舊紀同皆無六月一戰蓋

新紀從實錄書之通鑑考異云實錄新紀誤也

新書六年三月壬戌不豫舊書三月壬寅日當從新紀作壬戌

上不豫制改御名炎

案武宗改名最在後新紀多不書諸宗改名年月  
而此則尤宜書也

### 宣宗本紀

新書五月辛酉會昌六年五月也未改元封子溫爲鄆王漢雍王  
涇雅王滋夔王沂慶王舊書制皇長男溫鄆王二男  
涇雅王三男滋蘄王四男沂慶王

舊書攷異曰案靖懷太子漢傳云會昌六年封雍  
王大中六年薨傳不言漢爲第幾子而紀又不書  
封及薨事此可疑也又據此紀長次三四以卽位  
年封五男澤六男潤以大中元年二月封七男洽

###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二

八男泖九男汶以五年正月封其次第如此而十  
一年六月乃書第三男灌封衛王第十一男雍封  
廣王疑第三男當是第十男之譌而宣宗諸子傳  
却又以衛王灌列于夔王滋之前此又可疑也且  
列傳及新史宗室表俱云宣宗十一子自鄆王溫  
至廣王澹正合十一人之數何緣更有靖懷太子  
漢一人此尤可疑也新紀鄆王溫雍王漢雅王涇  
夔王滋慶王沂以會昌六年五月封濮王澤以大  
中二年三月封鄂王潤以五年六月封懷王洽昭  
王泖康王汶以八年九月封衛王灌以十年九月

封廣王澹以十一年八月封與舊紀年月多不合  
惟增雍王漢一人又於大中六年七月書漢之薨  
頗與舊傳相應然新舊傳及新宗室表皆云十一  
子若并漢數之乃是十二子此亦可疑也新紀作  
漢而表傳乃作漢漢與漢字形相涉必有一誤矣  
新傳失載衛王灌一人表列灌于雅王涇之後灌  
之上既有漢涇兩人而懿宗爲長子則灌行第四  
與舊紀所云三男者亦終不合且灌果年長于滋  
沂澤潤諸人何以受封轉在十年之後此皆可疑  
也兩史表傳皆作夔王滋而舊紀獨作蘄王此聲

###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三

之譌  
案新舊傳及新宗室表宣宗皆十二子而云十一  
子並誤新傳列衛王灌于第十二未嘗失載此錢氏攷異誤也漢漢不同以  
形似而譌通鑑作漢疑爲是舊傳所載諸王封年  
多與新紀相應而衛王灌廣王澹新舊傳皆作十  
一年封與舊紀相應雅王涇新舊傳皆作大中元  
年封與紀皆不相應竹汀先生此攷可謂詳矣而  
尚遺此故爲補著之

新書大中元年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爲  
潮州司馬

案德裕既以去年四月丙子書罷矣準以新紀之例則此處不應復書貶官也宰相表不書此貶當爲是

新書四年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舊書三年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繚爲留後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繚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伸爲留後

通鑑考異曰舊張允伸傳四年戎帥周繚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新傳言直方出奔卽以允伸爲留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四

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繚姓名今從舊傳

案考異之言不甚明了當是實錄載直方赴闕在去年八月張允伸知留後在今年九月實錄雖無周繚姓名不應間至一年之久而幽州無留後也故從舊傳余未見實錄姑以意言之如此博雅君子尚是正之

新書九年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紹鼎自稱留後舊書十一年二月以成德軍節度起復王紹鼎云云

通鑑同新紀

新書攷異曰藩鎮傳作大中八年

案舊傳云元逵大中十一年卒舊紀于十一年言起復王紹鼎下文三月又言起復王紹懿又言王紹孚可落起復舊傳又言紹鼎其年七月卒紀在八月卒雖小不同而似相應疑當從舊書

新書十二年六月丙申江西都將毛鶴逐其觀察使鄭憲舊書洪州賊毛合

案鶴合聲相近

懿宗本紀

新書咸通元年正月大中十四年也未改元浙東人仇甫反舊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五

書同

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甫平剡錄作裘甫今從之案新藝文志雜史類中有鄭言平剡錄一卷註云裘甫事吳氏糾謬曰未知孰是攷通鑑註引孫愐曰裘本仇氏避仇改爲裘余疑此恐亦是因聲近而誤

新書四年正月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二月秦州經畧使高駢爲安南經畧招討使舊書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畧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禦之

案新高駢傳云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  
召還京師於是容管經畧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  
兵授駢南詔傳四年正月城陷更以秦州經畧使  
高駢爲安南都護五年南詔回掠雋州以搖西南  
明年復來攻夏侯孜以張茵懦不足事悉以兵授  
高駢駢以選士五千渡江如所言則駢四年已爲  
安南都護六年始率兵渡江且夏侯孜以五年十  
一月已罷相新紀宰相表皆同何能至六年而悉  
以兵授駢也由是言之新紀新傳之皆誤可知矣  
攷舊高駢傳云蠻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  
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當以舊紀傳  
爲是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六

新書九年十月丁丑陷徐州觀察使崔彥曾死之舊  
書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

案新彥曾傳云四彥曾大彭館是非於陷徐日死  
也紀蓋終言之通鑑勛殺彥曾在十年四月其陷  
徐月日同新紀考異云從彭門紀亂

新書十年十二月壬子雲南蠻寇嘉州

案新南詔傳云嘉州陷則此當書陷

新書十一年二月甲申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王建立

及雲南蠻戰于城北死之

案新南詔傳可謂詳矣獨不見此事舊紀通鑑皆  
無之又攷南詔傳云節度使盧耽遣其副王偃約  
和又云耽復遣副譚奉祀好言申約又云耽遣節  
度副使柳榮往見杜元忠議和新百官志云節度  
使副大使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舊百官志此  
無此語當並是同節度副使也

僖宗本紀

新書僖宗諱儂始封普王名儼舊書同

新書料謬曰穆宗初名宥本紀但載諱恒又不載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七

改各年月自後文武宣懿僖昭六帝在藩與本紀  
所載之諱皆不同又不見所改年月其失皆與穆  
紀同也

案此紀首明云初封普王名儼吳氏未細考也然  
新紀於紀首書初名惟肅代僖三帝固不如舊紀  
之詳亦且例不畫一宜其來吳氏之糾耳

新書十二月咸通十四年  
也未改元雲南蠻寇黎州

案南詔傳云黎州陷則此當書陷

新書乾符二年四月浙西突陣將王郢反五月右龍  
武大將軍宋皓討之三年七月鎮海軍節度使裴瓌



及王郢戰敗之舊書二年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三年正月浙西奏誅王郢徒黨

案新紀不書郢伏誅於何年月通鑑載郢死在四年閏二月與二書不同考異云四年郢執魯寔始命皓討之新紀置此誤也然考異不言所据何書未知孰是

新書二年六月濮州賊王仙芝尚君長陷曹濮二州四年三月寃句賊黃巢陷鄆沂二州舊書畧同

案新紀王仙芝黃巢皆不書反不知何故攷通鑑載黃巢之應仙芝亦在二年六月而新舊紀書黃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大遠恐皆有誤攷舊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八

書黃巢傳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據查牙山黃巢黃揆兄弟依讓新紀四年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殺之舊紀在五年二月是黃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後新傳巢與羣從募眾數千人以應仙芝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

曹全晟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新紀宋威為招討

討在三年二月舊紀在四年三月通鑑在二年十一月是巢之起在威為招

討之前此一代大事所關而草率如此後之人何所取信哉

新書三年十二月忠武軍節度使崔安潛為諸道行

營都統官苑使李琢為諸軍行營招討草賊使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副之

通鑑考異曰實錄雖于此月載鄭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書之案明年威元裕使副猶如故實錄誤也

案通鑑載鄭畋疏云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代元裕攷世系表晟孫無琢此當從新紀作琢也又攷新紀崔安潛傳無為都統事舊傳亦無之止載使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九

張自勉授宋州賊夜解去宋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通鑑載此事然則此事必不行乃新紀之誤非實錄之誤也

新書四年十二月江州刺史劉秉仁及柳彥璋戰敗之

案新黃巢傳劉秉仁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幸迎降遂斬彥璋當書云柳彥璋伏誅

新書五年正月宋威罷招討使三月崔安潛罷都統案非宰相而書罷某官者新紀所未有且此後之為招討者多矣亦未嘗書罷况前書李琢為行營

招討使不書其罷亦未嘗書宋威復爲招討使也  
新書二月癸酉雲中守捉使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  
使段文楚舊書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

通鑑考異曰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  
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  
前皆不見其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  
之今從之

新書攷異曰案沙陀傳載此事在乾符三年與紀  
自相抵牾懿宗紀咸通十四年正月沙陀寇代北  
正克用殺文楚以後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

案舊懿宗紀於咸通十四年二月載賜盧簡方詔  
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段文楚溫公亦以爲不  
足據此恐不然且新紀與五代史皆歐公所作而  
莊宗本紀仍書此事在十三年似歐公未有定見  
也至沙陀傳書此事在乾符三年則三字爲五字  
之譌觀上文王仙芝陷荆襄是四年事可見竹汀  
先生不必以此爲難惟新書段秀實傳後附文楚  
亦云咸通末爲李克用所殺此則眞與紀抵牾耳  
新紀五年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鄂丁酉是正月  
朔日沙陀傳於陷荆襄後下接三年爲五年之譌  
也

新書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罷舊書在六年五月

通鑑考異曰新舊傳舊紀皆在六年實錄新紀表  
在五年新書自相矛盾然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  
五年必有所據今從之

案新紀表歐作新傳宋作溫公曰宋氏多書今從  
之則當從傳而所從者紀表何也又案舊書盧攜  
傳亦在五年疑當從舊紀及鄭畋傳作六年說詳  
見王鐸傳下

新書九月黃巢陷越州執觀察使崔瑛舊書六年五  
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巖新紀黃巢傳皆  
作李迢通鑑亦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一

浙東觀察使崔瑛書求保薦通鑑同舊紀  
案新黃巢傳云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瑛則此崔  
瑛者瑛之譌也下云進寇廣州貽節度使李迢書  
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瑛言于朝似瑛實爲所  
執而舊紀通鑑皆無其事未知孰是攷新舊巢傳  
並云瑛爲巢宰相而孫光憲北夢瑣言有論儒將  
成敗一條云至如越州崔瑛狼狽恐懼求免不暇  
疑新紀得其實也

新書十二月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于洪谷  
敗績廣明元年八月辛卯昭義軍亂殺其節度使李

鈞舊書五年十二月鈞中流矢而卒 通鑑同舊紀

案通鑑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乾符六年冬李鈞中流矢卒

新書廣明元年正月戊寅荆南監軍楊復光泰寧軍將段彥謩殺其守將宋浩以常滋為節度留後

新書攷異曰案彥謩所殺者荆南守將其為留後者亦荆南之留後也攷陳儒傳及通鑑未見有常滋其人者

案常滋見楊復光傳不言其所終但云彥謩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又云更引彥謩為荆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二

節度使

新書中和元年邠寧將王玫陷邠州四月戊寅王玫伏誅

案黃巢傳邠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哀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朱玫傳王玫者為偽節度則此處當書云賊將王玫而云邠寧將者誤也

新書乾符四年三月寃旬賊黃巢陷鄆沂二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五年二月王仙芝伏誅是歲天平軍節度使張勗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六年淄州刺史曹全晷克鄆州殺崔君裕廣明元年七月天

平軍節度使曹全晷為東面副都統中和二年十月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曹全晷死之部將崔用自稱留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四年濮州刺史朱宣逐天平軍節度使曹存實自稱留後舊書乾符二年七月以京兆尹張勗充天平節度使薛崇觀察等使四年黃巢攻鄆州陷之逐節度使薛崇中和二年韓簡攻鄆州節度使曹全晷為簡所殺大將朱瑄以餘眾保鄆州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三

新書料謬曰案朱宣傳云黃巢亂王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宣為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襲殺之遂稱留後宣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去僖宗嘉其守拜天平軍節度使然則以本紀言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辰凡八年歷薛崇張勗崔君裕曹全晷崔用曹存實朱宣四帥而已紀稱黃巢陷鄆州而薛崇死傳云崇以拒仙芝死紀云節度張勗卒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傳云崇死君裕即攝州事紀稱

曹全最殺崔君裕傳云存實殺君裕紀稱韓簡寇  
鄆州而曹全最死傳云存實迎戰而死紀稱朱宣  
逐存實自稱留後傳云存實戰死宣嬰城而簡不  
能拔乃拜節度使其舛謬至于如此豈可以垂之  
後世乎

新書攷異曰案舊張昺傳云乾符三年出爲華州  
刺史其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  
觀察等使四年卒于鎮紀傳書昺出鎮之年雖互  
異要之昺鎮天平必在薛崇之前明矣新紀書張  
昺于薛崇後蓋不足信而君裕實爲全最所殺則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四

紀是而傳非也攷通鑑中和元年天平節度南面  
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  
留後是全最死于賊不死于韓簡而與韓簡戰而  
死者則存實也全最死而存實代之初無崔用者  
與之爭立存實爲韓簡所殺而朱宣代守爲節度  
亦無逐存實之事也新紀此數條尤爲踈謬  
案新舊紀之誤皆因全最存實不明始末而致誤  
也通鑑考異引實錄曰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最爲  
天平節度不週歲而遇害得此據而事皆明矣今  
畧易新紀之文曰乾符四年三月黃巢陷鄆沂二

州天平軍節度使薛崇死之衙將崔君裕自知留  
後新紀誤移張昺於崇後竹汀之說最詳舊紀失書崔君裕事六年淄州刺史

曹全最陷鄆州殺崔君裕自稱留後新紀書曰克

正五代史曰君裕叛則當書克書伏誅不當書殺也然薛史謬誤不足據別見五代史互證據新書朱宣傳則君裕未有罪而全最見其兵寡而中

襲之當書陷不當書克也舊紀失書此事中和

元年十月天平節度南面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

死之其子存實自稱留後此從通鑑書之新舊二

年十月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天平軍節度使

曹存實死之新舊紀皆誤作全最此後新紀所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五

新書中和四年五月癸酉高仁厚爲劍南東川節度  
使以討楊師立

案仁厚傳云遂據梓州絕敬瑄又云發維茂州羌

軍擊仁厚斬之仁厚旣爲東川節度則傳不當云

據敬瑄擅殺節度紀又畧而不書皆非也

新書光啓三年五月癸未秦宗權陷鄭州六月陷孟

州河陽將李罕之入于孟州舊書五月壬午鄆兗汴

三鎮之師大敗蔡賊于邊孝村宗權退走孫儒聞秦

賢敗盡驅河陽之人殺之焚燒閭井而去諸葛爽舊

將李罕之自澤州收河陽

案新紀二年十一月宗權陷鄭州十二月陷孟州  
舊紀十一月蔡賊孫儒陷鄭州十二月陷河陽其  
事同也新紀三年五月復書陷則其誤必矣蓋宗  
權以來援秦賢而敗故孫儒棄河陽而罕之得入  
也當從舊紀書之又案新書宗權傳宗權忿過鄭  
焚郛舍驅民入淮西蓋自忿其敗不能守而殘之  
新紀誤以爲陷耳

新書文德元年二月魏博軍亂殺其節度使樂彥禎  
其將羅宏信自稱權知留後舊書逐其帥樂彥禎新  
云迫爲桑門等殺之舊傳云彥禎危憤而卒并不言逐未知孰是 其子相州刺史從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六

訓率衆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爲留後  
案新舊樂彥禎傳並云衆推趙文珩知留後事從  
訓兵至文珩不出衆怒殺之復推羅宏信爲留後  
新紀漏書趙文珩舊紀并文珩宏信姓名爲一人  
皆誤也

昭宗本紀  
新書母曰恭憲皇太后王氏舊書母曰惠安太后王  
氏  
案舊紀云帝於僖宗母弟也又云追諡聖母惠安  
太后曰恭獻獻與憲雖不同蓋以惠安恭憲爲一

人故舊皇后傳無恭憲也新書以惠安爲僖宗母  
恭憲爲昭宗母故爲增傳而楊復恭傳云王瓌者  
惠安太后弟也遂爲吳氏所料說見楊復恭傳下  
然惠安恭憲是一是二究未知孰是

新書文德元年三月立爲皇太弟改名敏舊書咸通  
十三年四月封壽王名傑龍紀元年十一月改御名  
案二紀書昭宗名俱有所漏

新書龍紀元年十月平盧軍節度使王敬武卒其子  
師範自稱留後陷棣州刺史張蟾死之舊書大順二  
年二月棣州刺史張蟾爲青州將王師範所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七

案王師範傳雖不言陷棣州年月然云敬武卒昭  
宗以崔安潛爲節度張蟾迎安潛師範使盧宏攻  
之宏與蟾連和部將劉鄴斬宏師範拔其城斬蟾  
而安潛不敢入則非敬武卒之月可知通鑑載此  
事在天順二年三月與舊紀畧同

新書十月錢鏐陷潤州  
新書攷異曰案文德元年已書鏐陷潤州不應更  
書當是楊行密取常州之後又取潤州而誤以爲  
鏐也通鑑是年冬孫儒將劉建鋒逐成及取潤州  
此錢鏐或孫儒之譌

案竹汀謂不應重書最是而下二說皆非也攷新紀龍紀元年十二月孫儒陷常潤二州通鑑所指卽此事也又所逐者成及及爲鏐守潤非爲行密守潤也通鑑五月錢鏐使成及守潤至十二月而爲劉建鋒所逐則中間無陷事可知但攷新書楊行密傳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又取常州殺杜稜似行密有陷潤之事然紀又當書於陷常之前不當書于陷常之後而通鑑又不得言建鋒逐成及也或者紀于行密陷常之前漏陷潤之事故復書錢鏐陷潤州乎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八

新書十二月壬申眉州刺史山行章叛附于王建

案文德元年十月時昭宗卽位未改元書陳敬瑄反十二月

丁亥書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及永平節度使王

建討陳敬瑄則此當書云眉州刺史山行章降而

乃書叛此亦書法之至舛者也緣僖昭二紀節鎮屬州彼此並書叛

而下大順元年杜有遷侯元綽朱實文武堅謝從

本李行周皆書叛並誤大順二年二月乙巳赦陳敬瑄丁未詔王建罷兵不

受命自此以下書法自當同諸鎮

新書景福元年二月錢鏐陷蘇州

新書攷異曰上年正月已書鏐陷蘇州

新書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

通鑑考異曰案行密自宣歸揚已歎張訓之功新

紀誤也今從十國紀年作元年二月

案上元年三月已書陷常州此重出耳通鑑亦未

細攷也

新書乾寧元年三月李克用寇邢州執李存孝殺之

案僖昭二紀書法大約俱稱陷某州某人死之雖

在羣寇忽書陷忽書死之其謬亦不可勝料而此

忽變文書寇書殺亦未知義例所在

新書九月李克用陷潞州昭義軍節度使康君立死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十九

之

新書攷異曰潞州久屬河東君立以忤旨見殺初

未用兵不當書陷

新書二年正月壬申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

珂自稱留後舊書三軍立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爲留

後

案新舊王重榮傳並云珂重簡子重榮之養子也

新書六月庚寅鎮海軍節度使錢鏐爲浙江東道招

討使

案董昌在逆臣傳而今年二月不書董昌反此下

又不書討董昌皆不知何故明年五月乙未書董昌伏誅而其上亦不書錢鏐克越州實未明義例所在

新書七月戊午匡國軍是年升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王行約

奔于京師庚申左右神策護軍中尉駱全瓘劉景宣

指揮使王行實李繼鵬反舊書七月庚申同州節度

使王行實棄郡入京師癸亥夜闔圭與劉景宣子繼

晟同州王行實縱火剽東市

新書攷異曰案兵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

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及子繼晟汲古閣本無子字誤縱火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東市又宦者傳亦作王行實奔京師又王行瑜傳

留弟行約宿衛參攷之行實行約均行瑜之弟其

同州節度則行實非行約也行約先留宿衛則為

神策指揮未可知疑互誤爾紀書反者有李繼鵬

而宦者傳云劉繼晟未審即一人否

案舊紀王行瑜留弟行約李茂貞留假子闔圭各

以兵二千人宿衛通鑑云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闔圭又

宣諭河中曰朕以景宣全瓘行實繼鵬為表裏之

奸謀則李繼鵬非劉繼晟可知

新書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

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晟自稱知軍府事

新書攷異曰案劉建鋒傳馬殷進攻桂管執留後

劉士政五代楚世家亦云乾寧三年圍桂管虜士

政則是士政嘗為靜江節度非周元靜部將初未

死于宣晟也攷通鑑晟襲殺周元靜士政乃晟部

將又殺晟而代之紀文顛倒錯亂當云靜江軍節

度使周元靜死之部將劉士政殺晟自知軍府事

此紀云宣晟通鑑作家晟未知孰是至士政見執

在光化三年紀載光化三年馬殷陷桂宜巖柳象

即其事也五代世家係之乾寧三年亦未然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案方鎮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畧使為靜江軍節

度使是此時尚不得稱靜江軍節度也通鑑考異

已辨及之而竹汀獨遺此

新書四年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禛韶王彭王嗣

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舊

書作通王覃王已下一十王

新書料諺曰案通王滋傳作十一王今紀中止載

九王而不載睦濟二王蓋脫誤也睦王名倚濟王失名

案舊書昭宗子裕傳亦祇言九王而紀稱一十王

疑為十一王之誤皆不知孰是又案新紀光化三年十二

月劉季述殺睦王倚懿宗諸子傳亦同是紀不取十一王之說而傳要為矛盾糾謬註云睦王各倚而不考及此亦疎也

新書天復元年二月辛未封全忠為梁王

案新紀無書封王者唐初羣雄及五王等無論矣即乾寧二年李克用封晉王是年李茂貞封岐王天復二年楊行密封吳王錢鏐封越王皆不書而獨書此豈欲以著代唐之漸乎要為自亂其綱矣

新舊唐書互證 卷四

廿二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禮樂志 舊書分為禮儀志音樂志

新書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舊書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餘同

案新志并國恤於凶禮故曰十一篇而藝文志注則仍分之惟吉禮作六十篇而云總一百三十篇其數不合當從舊書作一百三十八篇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書高宗又詔太尉長孫无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舊書韋琨下有太學博士史道元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

案新藝文志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 詔下於永徽三年 顯慶注無杜正倫李友益而有蕭楚材孔志約亦無史道元孫自覺賀紀又許敬宗稱侍中列於李

義府之前蓋顯慶三年許敬宗時為侍中而杜正倫貶橫州刺史李義府貶普州刺史正倫尋卒故



無其名而敬宗序義府之上也以此推之則凡志傳中所載官書其修撰人名有不同者皆可也當合新舊二書及藝文志叅攷之

新書開元十四年王岳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學士張說以爲不可而貞觀顯慶禮宜加折衷以上文稍節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教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舊書畧同

新書糾謬曰案蕭嵩傳開元十七年進兼中書令

張說罷令缺四年嵩得之此蓋說卒嵩代說爲學士總之而誣以爲銳也

案藝文志開元禮注無徐堅而有賈登張烜陸善經洪孝昌攷舊書徐堅傳開元十七年卒張說傳十八年卒是堅卒在說前矣藝文志注襍叙撰緝諸人而曰蕭嵩總之竟似張說請蕭嵩總之者殊不細唐會要云二十九年頒行蕭嵩罷相在二十一年不知書上於何年也

新書進熟詣配帝讀祝文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饋食祝文孝曾孫開元神

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

案所引者當爲開元禮之文然爲唐一代作禮志非修開元禮也稱名處亦當酌改

新書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諡爲獻祖并諡光皇帝爲懿祖

新書攷異曰案本紀開元十一年八月戊申追號宣皇帝曰獻祖光皇帝曰懿祖此云十年誤也又獻懿者二祖之廟號志稱諡亦誤

案舊書本紀事在開元十一年曰廟號獻祖懿祖語較明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新書其追贈皇后追尊皇太后贈皇太子往往皆立別廟其近於禮者後世當求諸禮其不合于禮而出於私意者蓋其制作與其論議皆不足取焉故不著也

案此說亦非也爲一代作志非泛論禮制之比正當據事直書使後世知其禮與非禮如其不足取而不著則可著者亦僅矣且曰其近於禮者後世當求諸禮則是志亦可以不作而又瑣瑣十餘卷何爲哉

新書太祖曰大政之舞舊書作大基又作大政

案新志後云及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  
此當是避元宗諱也而志不言

新書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  
雲河清歌亦名燕樂

案唐會要云貞觀十四年有景雲見河水清協律  
郎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  
曰讌樂冊府元龜亦載貞觀十四年則非高宗即  
位時也

天文志

新書永淳元年十月庚申朔日有食之舊書作十一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四

月庚申朔

案新舊本紀皆不書唐會要作十一月庚申朔攷  
是歲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則庚申朔是十月新  
志不誤而新舊紀皆漏也

舊書大歷四年正月十五日甲申蝕

案新紀新志皆不書十五望日而日蝕自無此理  
然舊代宗紀大歷四年正月庚午朔甲戌大風乙  
亥大雪平地盈尺甲申日有蝕之其次第不誤而  
紀志相合不知何故唐會要載日食作四年正月  
庚午朔恐是以意改之其實新紀志是年正月朔

亦無日食事特拈出以俟通此學者攷焉

新書貞元二年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舊書同

案新舊德宗紀在貞元三年二志並誤唐會要在三年八月

新書乾封二年四月丙辰有彗星于東北在五車畢

昴間舊書總章元年四月彗見五車

案新舊高宗紀皆在總章元年四月唐會要同新志誤也

新書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於西方文

明元年七月辛未夕有彗星于西方舊書文明在光

宅前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五

案光宅元年即文明元年也是年正月癸未改元

嗣聖二月己未改元文明九月甲寅改元光宅新

志語失序當從舊志

新書景龍二年二月丁酉有星孛于胃昴間八月壬

辰有星孛于紫宮舊書二年七月七日星孛胃昴之

間三年八月八日星孛于紫宮唐會要同舊志

案新中宗紀亦作二年七月而三年八月星孛紫

宮則紀不書此志七月誤作二月而下又脫三年

二字也又此志開成三年十一月乙卯有彗星于

東方在尾箕東西亘天光啟元年有彗星于積水

積薪之間景福元年五月有白彗形如髮長三尺許經數日乃從中天下如匹布至地如蛇紀皆不書此等事既詳于天文志紀不書可也然既書之矣豈得有書有不書乎舊志甚畧不足證明然唐會要亦不載此數事

新書武德元年六月丙子熒惑犯右執法舊書同

案新紀不書熒惑凌犯而書太白晝見與經天未

識命意所在然是年六月丙子紀書太白經天而

志實無之不知何以異也又志武德九年五月太

白晝見六月己未又經天大歷八年八月晝見長

慶二年九月太白晝見大和六年四月己丑太白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六

書見九年夏太白晝見開成二年六月己酉大星

晝見天復元年五月自丁酉至于己亥太白晝見

經天紀皆不書又德宗本紀貞元三年閏五月戊

寅太白晝見舊紀會要皆有之而新志不載亦不知何以

異也

新書元和八年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

案李吉甫傳云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

曰天且殺我故吳氏糾其誤書相為將云

五行志

新書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樹復生枝葉老子唐

祖也占曰枯木復生權臣執政睦孟以為有受命者

案此志前序云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

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

不合將使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故考次武

德以來畧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

云其議論可謂正矣今此為志中第一條而說已

相戾且老子為唐祖後世修史者豈必以之為斷

若以為唐受命之應則武德四年受命已數年矣

若事不係唐則誰為受命而當時亦無權臣執政

者其為乖謬可勝道哉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七

新書麟德元年十二月甲戌雨木冰

案高宗本紀是年十二月無雨木冰當是因龍朔

三年十一月甲戌雨木冰而誤也新紀例書雨木

冰而頗有舛誤遺漏如志云貞元元年十二月雨

木冰紀乃云是秋雨木冰又志自長慶至于會昌

凡八雨木冰而紀並不書

新書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于丙申時大饑至是

麥將登復大雨霖衆心恐懼

新書糾謬曰案志元和十二年八月壬申雨至于

九月戊子止十七日且書月以謹其事今自乙巳

至丙申凡五十二日若乙已在中旬後則事關五六七月豈可不書丙申所係之月哉

案舊書德宗本紀貞元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已大雨至于茲日前後凡四日當為是新志誤以癸已為乙

已耳若自乙已至于丙申連雨五十二日則時至七月下文何以言麥將登乎新志固誤而吳氏所

糾亦全不相其上下文理  
又案新紀不書雨而高宗本紀顯慶元年十一月

書云自八月霜且雨至于月即此志所云顯慶元年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者也若以其雨久而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八

書之則此志載大歷四年四月雨至于九月貞元十年春雨至閏四月可謂久矣而何以不書余謂五行志所言災異紀不書可也而惟雨至于書稼當書

新書貞觀十三年三月雲陽石燃方丈舊書在四月

案新紀亦在四月

新書咸通中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鳴山林其聲曰羅平

新書攷異日事又見董昌傳彼傳云中和時其鳴

曰羅平天冊皆互異

新書垂拱二年九月已已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

案武后本紀在十月已已故吳氏糾謬以為必有一誤紀云改新豐為慶山與此文互相備

新書永淳二年七月已已即宏道元年也時未改元河溢壞河陽橋

案新紀不書大水而書水溢然是年七月不書河溢貞元十三年七月不書淮溢永貞元年秋不書

江溢而貞元四年正月紀書金房二州地震江溢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九

志併見於地震而此不以類書皆互有闕漏又紀於永徽五年六月書河北大水攷志是年滹沱溢紀益因溢而誤書之永隆二年八月書河南河北大水蓋因賑而牽連書之非其例也

新書光化三年九月浙江溢乾寧三年四月河圯於滑州

案乾寧在光化前此二條次序顛倒

地理志

案商州新書在關內道舊書在山南西道唐會要同舊志單于大都護府新書在關內道舊書在河東道元和

郡縣志 濠州新書在河南道舊書在淮南道元和郡縣志云濠州本屬淮南實參為相越淮割地隸屬徐州蓋不學無術昧于疆理之所致也案方鎮表貞元四年寶珍未相節度舊書張建封傳亦同效貞元四年寶珍未相時相者李泌不應如此則事當在五年而孟州新郡縣志誤刊作貞觀元年遂無以證明孟州新書在河北道舊書在河南道唐會要同舊志案舊州為理所會昌四年又割澤州隸焉仍澧州朗州移治所於孟州戶口籍帳入河南府新書在江南東道舊書在江南西道案唐會要貞元元年五月金州隸山南東道山南東道舊書在山南西道案唐會要貞元元年五月金州隸山南東道成州新書在山南西道舊書在隴右道案元和志云本屬隴右道貞元五年節度使嚴震奏割屬山南道文州扶州新書在山南西道舊書在劍南道元和郡縣志同新志案郡舊志云本屬隴右道永徵中改屬閬州果州新書劍南道不知何時屬山南西道也閬州果州新書在山南西道舊書在劍南道案方鎮表載興元元年增領果州兩州信州新書在江南西道舊書在江南東道合州渝州新書在劍南道舊書在山南西道元和中郡縣志同新志案方鎮表乾元二年東川節度增領昌渝合三州割屬或在是時連州新書在嶺南道舊書在江南西道元和郡縣志同舊志致新志諸縣沿革移屬例注縣下而諸州之屬各道其不同者若此乃不為一注其割屬之時使後人莫能詳攷不亦惜乎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十

京兆府興平新書注本始平景龍二年中宗送金城公主降吐蕃至此改曰金城舊書作景龍四年案舊紀及吐蕃傳事皆在景龍四年新吐蕃傳在三年元和郡縣志在二今年攷新紀景龍四年正月己卯如始平二月癸未至自始平雖不書送金城公主必此事也則當以四年為定唐會要景龍十七日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年月甚詳凡書中一二三四字其誤不可勝糾以此事互有差舛故舉之濠州鍾離郡新書濠字初作豪元和三年改從濠案元和郡縣志云隋開皇三年改為濠州因水為名大業三年改為鍾離郡武德五年改為濠州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焉是本為濠而誤為豪也齊州濟南郡章邱新書注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因更名全節舊書同案舊書良吏中有李君球傳云貞觀中齊州都督齊王據州城舉兵作亂君球與兄子行均守縣城事平太宗聞而嘉之擢授遊擊將軍仍改其本縣為全節縣新書既刪其傳則此處不宜如舊志之畧也君球李義滿之子元和郡縣志云滿及子君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十一

球固守時義滿死已久元和郡縣志亦誤去君球傳惟載諫親征高麗一事於高麗傳

長清新書本隸濟州貞觀十七年來屬舊書畧同

案鄆州東平郡盧下新書注本濟州隋曰濟北郡

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三載郡廢以長清隸濟

州濟州當為齊州亦當云以長清隸濟南郡語方細則長清非以貞觀十

七年來屬也此仍舊志之譌元和郡縣志鄆州盧

濟州為河所隔廢而齊州長清下又云貞觀十七

太原府新書注城中有天兵軍開元十一年廢

案元和郡縣志天兵軍聖歷二年置不言其廢則

新舊唐書互證卷五

十二

是元和時其軍額尚存也此注疑誤

澤州晉城新書注天祐二年更曰丹川

新書攷異曰舊唐書哀帝紀改晉城曰高都未詳孰是

孰是

案晉城本丹川唐會要云天祐二年十一月改爲

丹川高都縣以四字爲縣名也

惠州新書本礪州天祐三年以礪慈聲一更名

案舊紀事在三年三月志於天祐所更縣名並仍

舊名而注之而礪州唐州何爲自亂其例

景州新書大和四年州又廢景福元年復置舊書同

案唐會要大和四年十二月滄州觀察使殷侗奏

廢爲景平縣從之則自大和四年庚戌至景福元年

壬六十三年景州皆名景平縣屬滄州而新舊志

景州及高弓縣下不一見景平之名何也

泌州新書本昌州武德五年以唐城山更名唐州九

年徙治比陽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泌陽表更名舊

書作唐州

案定州無極下新志注曰景福二年定州王處存

以縣及深澤表置祁州志不標祁州而仍書曰無

極舊志作祁州豈不以一時苟且之事不足以改一代

新舊唐書互證卷五

十三

之定制耶比而論之則祁州之改置猶愈於唐州

之更名也此蓋全忠惡唐字之故又嶺南道辯州天祐元年

全忠表更名勳州而志仍書辯州以此例之亦進

退無據

廣州新會新書注武德四年以南海郡之新會義寧

二縣置岡州新會郡開元二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

寧來屬舊書岡州天寶元年改爲義寧郡乾元元年

復爲岡州天寶戶五千六百五十無口數

案岡州廢於開元二十三年舊志何以有天寶郡

名及其戶數也攷元和郡縣志新會縣開元二十

三年割屬廣州義寧縣天寶初廢岡州以縣屬廣州然舊志有云乾元元年復爲岡州亦不相合未知孰是

蠻州監本作新書本淳州永貞元年更名舊書作蠻州下同

案會要作蠻州元和郡縣志作蠻州且云貞觀末永徽初置後以蠻俚背叛廢開元十五年李商隱重奏置致商隱當爲尙隱之譌開元中李尙隱會及第時不蠻與蠻未知孰是

選舉志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五

十四

新書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

案文藝張昌齡傳作王公治與此不同攷唐會要亦作公謹當爲是

新書太宗嘗謂攝吏部尙書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後敗職雖刑戮之而民已傲矣

案唐會要此貞觀元年杜如晦所上言史誤以爲太宗之言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百官志 舊書作職官志

新書百官志序自高宗已後爲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案品高者如太子太師等本非宰相其不應帶同

三品而帶者惟僕射耳然其事雖自李勣始而尚非定制也此志謂自高宗已後似早唐會要謂自景雲二年遂成故事似遲惟舊志謂天后已後者得之攷宏道元年十二月劉仁軌爲左僕射尚不帶同三品故表誤以爲罷其自此以後僕射必帶同三品至所謂同三品卽同侍中中書令品方爲眞宰相

今志謂中書令則否似不必言又案大歷二年升侍中中書令爲正二品以後已無同三品之稱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竟唐世不改耳又攷宰相表至德二載丁酉李麟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後更無同三品者蓋至大歷二年

丁凡十年則其改易已有漸矣餘俱互詳高宗本紀郭正一傳下

尙書省新書尙書令一人注龍朔二年廢尙書令舊書尙書令

一員注武德中太宗爲之自是闕而不置

案郭子儀傳進拜尙書令懇辭不聽子儀確讓且

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爲雍

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曠大典帝不獲

已許之又案德宗本紀寶應元年十一月當作廣德元年

正史朝義死河北平以功兼尙書令廣德二年二

月立爲皇太子是德宗嘗爲此官且踰年也攷顏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魯公與郭英義書云僕射意以爲尙書之與僕射

若州佐之與縣令乎若以尙書同於縣令則僕射

見尙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今旣三廳齊列足

明不同刺史此書作於廣德二年十一月是德宗

爲尙書令後其時又拜子儀爲尙書令也唐會要云建中

二年十一月除郭子儀爲尙書令建中爲廣德之誤其言十一月與魯公書合可證志不註

明廣德元年復置二年又廢自是闕文

新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舊書左右司郎中

各一員左右司員外郎各一員

案當從舊書增左右司三字

新書金部主事三人註金部主事三人

案諸部但註令史以下此註衍也

門下省新書侍中二人正二品舊書侍中二員註武德定

令侍中正三品大歷二年十一月升爲正二品

案當如舊書註明今但舉其後升之品則同中書

門下三品之語不可通也又一切官品升降皆須

註明方見一代制度

新書左補闕六人左拾遺六人注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

舊書左補闕二員左拾遺二員注垂拱元年二月勅置左右補闕各二員

左右拾遺各二員天授二年二月加置三員通前五員大歷四年補闕拾遺各置內供奉兩員七年五月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一日勅補闕拾遺宜各置兩員也

新書攷異曰案唐六典左右各二員蓋自有此官

未有置六員者此六人當爲二人之譌侍御史置

內供奉志旣書之此補闕拾遺亦有內供奉何以

不書

案唐會要云大歷七年五月十一日勅補闕拾遺

宜各加置兩員天授旣五員則通前七員也其數

皆不合不知孰是

史館新書修撰四人掌修國史注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它官兼

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滋修撰元和六年宰相裴洎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爲修撰以官



高一判館事未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八年廢史館直館二員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

新書攷異曰案舊書文宗紀稱故事史館不過三員或止兩員大和六年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四人並命論者非之據此志則史官四人本有定員不知何時裁省也

案此志註修撰四人乃宣宗大中八年所增攷異所言似未得註意也但攷舊志修撰直館俱不載員數疑其本無定員舊宣宗紀大中八年三月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四

諷右補闕盧吉新藝文志作盧告會要亦作盧告頒賜銀器錦絲有差四人皆朝官則皆為修撰又新藝文志文宗實錄下注四人之外尚有牛叢攷叢傳宣宗時為補闕則亦修撰是修撰五人也又唐會要大順時以三朝實錄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等五人修之則亦五人也會要又云大中八年七月監修國史鄭朗奏當館修撰直館共四員伏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修撰二員從之即此注所引也竊疑此亦是一時

之事未可據以為定如柳璨傳新舊書並云顏荃判史館引為直學士史館無直學士當即是直館則是鄭朗奏後亦非即廢直館而不置也然則新志稱修撰四人而不載直館不如舊志並載修撰直館而不載員數之為得實明矣

秘書省新書秘書郎三人舊書秘書郎四員新書攷異曰當作四人

案攷異以四庫故謂當作四人耳唐會要云本四員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新志皆書其後定者而不著沿革故不明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五

司天臺新書監一人正三品少監二人正四品上舊書監一人注從三品本太史局令從五品下乾元元年改為監升從三品一如殿中秘書品秩也少監二人注本曰太史丞從七品下乾元升為少監與諸司少監卿同品也新書攷異曰殿中秘書內侍諸監皆從三品少監皆從四品上則志以監為正三品少監為正四品者誤矣

案唐會要云大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正四品上與二志互有同異

內官新書貴妃惠妃麗妃華妃各一人注開元中元宗以後妃四星其一為后乃置惠妃麗妃華妃舊書妃三人一麗妃如以代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

案此祇是開元時制非自後不改也攷皇后傳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初冊淑妃武宗有贈賢妃王氏懿宗有淑妃郭氏昭宗皇后何氏初號淑妃則賢妃淑妃後未嘗不復唐初制也又宣宗元昭皇后鼂氏大中初薨初贈昭容僖宗卽位追尊皇太后則昭容等號後亦非不復置二書皆未注明

御史臺新書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新書攷異曰此唐六典之文攷尙書刑部職云凡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六

鞫大獄以尙書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又刑法志云永徽以後武氏得志當時大獄以尙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與此不同蓋三司鞫獄出於臨時遣使故六典不著爲令

大常寺新書兩京武成王廟 注朱全忠曰武明

案全忠父名誠故諱成然唐志何須入此又攷地理志諸州縣有城字者天祐二年皆更名則此事或亦在天祐二年雖爲全忠諱亦不當言朱全忠也 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九月己巳勅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當書曰天祐二年改爲武明

左右羽林軍

案舊志註龍朔二年置而新志不書雖後見兵志然自當註於此又舊志六軍統軍下註云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各置統軍一人新志雖註於龍武軍下而龍武神武皆大書統軍各一人不應羽林獨不書也

左右神策軍

案新志註云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貞元二年神策軍置大將軍將軍十四年置統軍品秩同六軍神策軍既在六軍之內何云品秩同六軍知其誤也 攷兵志此時六軍當是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七

兵志 舊書無此目

新書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

新書攷異曰此所云道者謂節度也唐初分天下爲十道不皆有屯戍之兵平盧范陽皆屬河北道河西安西北庭皆屬隴右道初無道之名志當云以節度統之而後云某節度統某某軍某某守捉乃爲得之

案舊地理志云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畧使式遏四

夷而下言某節度統某軍錢氏蓋本此以糾新志然細玩新志文意似非指道爲節度如江南河南

至德以前本無節度而志及之志云此皆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

是也蓋唐世言道非有定名不盡指十道十五

道卽如此志前言析關中爲十二道有萬年道長

安道等各其命將出征則自其所出而稱之有定

襄道天兵道等各又攷舊地理志本有河西道志云

景雲二年自黃河以西分爲河西道唐會要載開元十三年三月二

十日勅平盧軍幽州太原朔方河西隴右劍南等

七道節度使知當時本有道之名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日平盧道

新書攷異曰平盧節度統平盧盧龍二軍志不及

平盧軍誤也

橫海北平高陽經畧安塞納降唐興渤海懷柔威武

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六日范陽道

新書攷異曰案舊地理志統經畧威武清夷靜塞

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此云軍十六而

又少清夷恒陽竊意鎮安懷遠保定三軍在營平

二州界內似不當屬范陽且志所載皆天寶以前

之制而鎮安軍本燕郡守捉貞元二年改名尤不

應闡入也清夷軍垂拱中置恒陽軍開元置則此志轉遺之皆不若舊史之可據

案新地理志鎮安軍在營州下懷遠軍保定軍在

安東都護下則當屬平盧道而舊志及唐會要並

云平盧節度使統平盧盧龍二軍且威武鎮遠二

軍並在檀州而東軍北口守捉亦在檀州燕樂界

內軍屬范陽守捉屬平盧何參差不一也唐會要

范陽節度下載經畧靜塞清夷威武北平恒陽高

陽唐興橫海懷柔鎮安懷遠祇十二軍竊意當時

改革不常志皆各據一時事言之攷方鎮表開元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七年平盧節度兼領安東都護二十年幽州節度

天寶元年始改范陽節度增領安東都護二十九年幽州節度

副使領平盧節度副使然則兵志固不核而舊地

理志亦不足據惟鎮安一軍不當闡入天寶時攷

異之言爲是

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等守捉五日河東道

案新地理志蔚州下注云西有清塞軍本清塞守

捉城貞元十五年置志不數軍是也然當數守捉

宜云守捉六

朔方經畧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畧橫塞天德

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當云新泉城六守捉一日關內道

新書攷異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關內之天安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此河東之天安二軍同名又同時置其地又不相遠或地理志重出此又展轉相因耳舊地理志新泉軍隸河西節度而朔方節度管內尙有安北都護及振武軍

案新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下註云又有橫塞軍本可敦城天寶八載置十二載廢則橫塞置而卽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

廢似不足數方鎮表朔方節度初置卽領單于大都護府舊地理志亦不數也

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寇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曰河西道

新書攷異曰地理志涼沙諸州有烏城等守捉十二赤水白亭同城三守捉則開元天寶之際已改爲軍此云十四殊未合也天山伊吾二軍舊地理志隸北庭節度

案赤水地理志載在烏城前今云烏城等守捉十四知本不數赤水但其數不合天山伊吾二軍舊

志元和郡縣志會要皆屬北庭節度今攷方鎮表河西節度於景雲元年置卽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似曾管此二軍先天元年制北庭都護領伊西節度則二軍改屬北庭在此時也余謂此等處志皆宜畧而鑿鑿言之則弊端出矣必不得已著其沿革可也

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十曰北庭道新書攷異曰地理志靜塞軍大歷六年置此所舉皆天寶以前不宐及靜塞

保大軍一鷹娑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一

新書攷異曰安西都護府有九守捉此云八未詳安西都護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此舉鷹娑亦未詳

案地理志鷹娑都督隸北庭都護

鎮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夷綏和合川守捉三曰隴右道

新書攷異曰地理志無綏戎當是威戎之譌案威勝軍唐會要曰宛秀軍

威戎安夷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

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健爲等鎮三十八曰劔南道

新書攷異曰地理志無安夷軍惟資州有安定軍又漢州有威勝軍彭州有鎮靜軍遂州有靜戎軍此志皆不載又羊灌田等守捉二十四七盤等城三十六健爲等鎮四十七皆不合

案劔南道彭州茂州皆有威戎軍志祇數其一元和郡縣志所載有雲南軍雖不知何時置而地理志兵志皆不及至城鎮不合各道皆然且有不舉其一者非獨劔南一道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二

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

新書攷異曰地理志登州有平海軍亦曰東牟守捉此志分爲二非也天寶以前河南初無節度之名

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

案萬騎旣爲睿宗所改元宗何得以之平韋氏也睿宗當爲中宗之譌舊職官志龍武軍下註云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爲左右營置使以領之

昭宗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

新書攷異曰昭宗紀景福二年嗣覃王嗣周爲京西面招討使宦者傳以嗣覃王戒丕爲京西招討使其各三處互異今攷本紀乾寧四年八月韓建殺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而十一宗諸子及沙陀傳俱有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之文則嗣覃王之名當從本紀

案顧彥暉傳作嗣鄰王戒丕吳氏所糾是也以錢氏所攷已詳故附于此而不復錄至覃王當爲鄰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三

王說已見文宗本紀大和八年下

食貨志

新書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下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舊書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盧抱經曰新志約舊志及通典之文殊未明晰蓋歲輸粟二斛謂之租稻卽粟也粟二斛之外何以又加稻三斛乎丁隨鄉所出或出絹絁二丈或不

出絹純而出布加五之一則二丈四尺也輸絹純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非蠶鄉者則出布矣亦無輸銀之理又攷唐律疏義引賦役令每丁租二石調純絹二丈綿三兩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又唐六典戶部下云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純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純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關內道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綿絹餘州布麻河南道陳許汝潁調以純綿唐州麻布餘並以絹及綿可見綾絹純三者不並徵也皆無稻三斛銀十四兩之文新志妄增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四

其流毒恐有不可言者唐時惟蠻州用銀中國未以此爲市易何由徵之通典載土貢惟海南諸郡貢銀大率二十兩間有三十兩五十兩者獨始安郡百兩夫一郡二十兩一丁乃當其三分之一有是事乎歐宋諸公不應荒唐至此得毋鈔胥之妄增耶

案新志亦云隨鄉所出則綾絹純不並徵可以意會然徧檢諸書皆云綾絹純各二丈無絹二匹之文舊食貨志載開元八年勅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至有五丈爲匹者理甚不

然濶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是則絹二匹且長八丈必不爾矣又唐行兩稅始以錢折估故陸贄上疏有云以錢穀定稅折供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齊抗亦言其弊云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新書皆載志中是雖法弊之極亦未嘗輸銀有明徵矣抱經先生此說有功千古故備錄之

新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舊書旬有五曰免其調

案唐會要同舊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五

新書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

盧抱經曰通典開元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

新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

一

盧抱經曰此又誤也通典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

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項二十畝配牛一頭其稻田

給牛之數與此志同

刑法志

新書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凡斷屠日及正月

五月九月不行刑

案唐會要武德二年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鈞至德二年勅三長齋月并十齋日並宜斷屠鈞

新書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又著開元格至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明年吏部尙書宋璟又著後格舊書六年勅宋璟等制定律令格式七年三月奏上

案新藝文志與舊書同此志誤也宋璟傳開元二十五年卒

新書左臺御史周矩上疏云云武后不納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六

新書攷異曰此云后不納而酷吏傳云后寤獄乃稍息何其相刺謬也

新書以誣陷所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

案韋堅聚斂之臣何得與李邕同稱名臣此亦語之未細者也

藝文志

新書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

新書攷異曰一類之中前後重見又偽史類劉勰燉煌實錄二十卷又見雜類襍史類虞溥江表傳五

卷又見雜傳記故事類葛洪西京雜記二卷又見地理類

類雜傳記類稱陳雷風俗傳三卷又見地理類唐臨

冥報記二卷又見小說類道家類張志和元真子十二

卷神仙門又有志和元真子二卷疑卽一書也

案唐臨冥報記舊志本在雜傳中新志移入小說當矣而復見於雜傳故誤以爲不著錄

新書雜史類崔良佐三國春秋注卷亡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居共白鹿山門人謚曰貞文孝父

新書糾謬曰崔日用傳滑州靈昌人又崔元翰傳

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鄉里宗族並不同以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七

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

案前易類已有崔良佐易忘象註但云卷亡當移

此註於彼又雜史類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註字

昭嗣大中黔南觀察使新書攷異曰樂類有南卓

羯鼓錄注當在彼

新書李德裕上黨紀叛一卷注劉從諫事

案當是從諫子事

新書雜傳記類女訓門尙宮宋氏女論語十篇

案新舊二書尙宮宋氏若昭傳女論語十篇乃其

姊若莘所著而若昭注之

新書儒家類列藩正論三十卷章懷太子春秋要錄

十卷舊書春宮要錄十卷章懷太子撰

案當從舊志作春宮要錄又新志雜傳記類已有

章懷太子列藩正論三十卷舊志亦在雜傳新書攷異曰

此列於武后所撰之末章懷所撰之前蓋重出而又舛誤也

新書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注汝士子大理評事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汝士子有知溫知遠知止汝

傳作知至三人無名倞者

案唐會要長慶三年大理司直楊倞詳正勅格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六

十八

藝文志刑法類不載其書或未成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宰相表 舊書無此目

案高祖本紀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於太

極殿命蕭造兼太尉宰相表三公當始於此而表

不書漏也

武德元年八月己丑世民為西討行軍元帥戊申文

靜除名

案紀八月壬申劉文靜除名己丑世民為西討元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一

帥壬申在己丑前十七日而八月無戊申表誤

二年十月己亥黃門侍郎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

言

案紀不書若以此為宰相則紀當書若同之於唐

中葉節度使之帶平章事則表亦可不書况九年

七月辛卯楊恭仁罷紀表並書必有一誤矣

四年四月癸酉寂為左僕射六年四月癸酉寂為左

僕射

新書料諺曰紀四年不書六年則書若四年已為

左僕射中間不聞遷改罷免無緣六年復為僕射



且以四年八月丙戌朔日食却而推之則四月無  
癸酉以六年十二月壬寅朔日食却而推之則四  
月有癸酉表於四年誤書也

九年六月庚申元吉誅

案紀云秦王世民殺齊王元吉書法爲是

貞觀九年七月辛巳恭仁罷爲雍州牧

案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辛卯楊恭仁罷卽此  
事也表已書之矣此於貞觀九年又誤書之

十六年九月丁巳徵罷爲太子太師

案此條多一罷字說詳見本紀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二

十九年二月乙卯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子

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掌

機務錢竹汀曰此條似有脫文案敬宗本傳是時爲  
右庶子若移右庶子三字於許敬宗上則文順

新書糾謬曰此亦宰相之任而本紀不載何也又

士廉洎周敬宗傳皆載其輔太子監國事惟季輔

行成傳不載亦闕文也

案新紀不書舊紀書之曰申國公高士廉攝太子

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

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而無太子

左庶子許敬宗名攷舊書敬宗傳亦載  
此事舊紀漏之也劉洎馬周

本位宰相故新表不書其官非有脫文也

二十三年癸巳檢校洛州刺史李勤爲開府儀同三  
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

案高宗本紀當作二十三年六月癸巳表脫六月

二字也時高宗已於六月甲戌卽位

永徽三年三月辛巳兵部侍郎韓瑗守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

案本紀在四月

四年九月甲戌遂良爲尙書右僕射壬戌行成薨

案壬戌在甲戌前二事顛倒當如本紀所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三

上元二年八月庚子文瓘爲侍中處俊爲中書令並

同中書門下三品

案本紀無並同中書門下三品疑表誤也旣爲侍

中中書令矣何同之有

宏道元年十二月甲戌仁軌罷爲左僕射京師留守

案新舊紀傳皆非罷此表誤也且是時左僕射尙

是真宰相

光宅元年十月丁酉宏敏貶汾州刺史

案武氏本紀在九月丁丑

垂拱元年正月戊辰仁軌薨庚戌味道守內史

案庚戌在戊辰前二事顛倒當如本紀所書

十一月丙辰元嘉自殺元軌流黔州

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丙寅殺韓王元嘉十二月

乙酉殺霍王元軌此表年月日皆誤而書法亦不

畫一

二年五月丙午居道爲納言

案本紀作內史疑皆有誤說見本紀下

四年九月丁卯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饒味道夏官侍

郎王本立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丙辰光輔爲諸軍

節度長倩爲後軍大總管討越王貞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四

案丙辰在丁卯前二事顛倒當如本紀所書

載初元年

已丑

案已丑乃永昌元年表誤攷載初是天授元年正

月所改之年歲在庚寅其年九月改國號周改元

天授新書例以後元標歲首則載初本不當書於

表者也

五月丙辰待價爲安息道行軍總管

案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在垂拱三年十二

月壬辰表已書之矣此誤以戰敗之日當之且戰

敗又不當書於表也

天授元年四月丁巳履冰被殺

案本紀在五月戊子

長壽元年九月辛丑璿罷爲司賓少卿

案本紀二年九月辛丑姚璿罷表誤置於元年

萬歲登封元年

乙未

新書攷異曰案是歲一月改元證聖九月改元天

冊萬歲其明年臘月改元萬歲登封三月改元萬

歲通天新史之例年號以後改者爲定此乙未歲

當書天冊萬歲元年表書萬歲登封誤

神功元年八月庚子仁傑兼納言三思檢校內史欽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五

案自太子宮尹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九月

甲子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十月癸卯仁傑爲河北

道副元帥檢校納言

通鑑考異曰舊紀傳及新紀皆無之此月無庚子

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表誤重複

案通鑑取欽望一句其日作八月丙戌攷本紀豆

盧欽望自太子宮尹爲文昌右相乃聖歷二年八

月庚子表已書之疑此亦爲重複而通鑑取之者

或別有所據然未究言之

聖歷元年二月乙未欽望罷爲太子賓客三月甲戌

師德爲納言

案二事本紀不書通鑑取欽望一句以終前事

神龍元年正月甲辰司刑少卿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案新紀不書舊紀有之此蓋初定亂時之特命於法當書新紀誤以下庚戌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重複而刪之耳

二年六月戊寅貶暉爲崖州司馬云云七月辛未流暉於嘉州云云

案此二條似不當復書於表說見本紀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六

又案本紀是年十二月丙戌蘇瓌存撫河北表似應書而不書者漏也

開元元年八月壬寅宋王成器爲太尉申王撝爲司徒九月丙寅宋王憲罷爲開府儀同三司

案舊紀憲與撝皆避昭成皇后諡開元四年改名新傳憲本名成器避昭成皇后諡與申王成義俱改今名然則自四年以前皆當書成器成義而表殊不畫一此同年一行前後或書成器或書撝書憲尤爲不倫故論之餘不贅也

十二月壬寅元之兼紫微令

案元宗本紀云姚崇兼紫微令攷崇傳云姚崇字元之本名元崇武后時以字行開元世改今名而表或書元崇或書元之每錯出於一年之間殊不畫一當從本紀所書

二年正月己卯懷慎檢校黃門監

案紀不書恐以三年正月癸卯檢校黃門監而誤又攷盧懷慎本傳亦祇云三年轉黃門監

四年閏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罷爲開府儀同三司

案幽求元年十二月癸丑罷表已書之矣此誤

十年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七

案本紀是年四月己亥張說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閏五月壬申張說巡邊表皆應書而不書漏也

二十六年六月庚子忠王浚爲太子

案本紀六月庚子立忠王璵爲皇太子肅宗本紀又更表不應書其舊名當從本紀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憲部侍郎房瑄爲文部尚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爲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案房瑄是元宗次普安所命事在元宗本紀裴冕是肅宗即位靈武所命事在肅宗本紀雖同是七月甲子日表亦

當分別言之而總書之曰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理有礙

廣德元年七月壬子雍王适兼中書令

案代宗本紀不書以德宗本紀攷之當是兼尙書令也說詳職官志

大歷十四年三月丁未前淮西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本官同平章事

案代宗本紀十四年三月丁未汴宋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是三月丁未爲忠臣見逐之日然以本官同平章事紀竟未書其日自是紀漏舊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八

紀同書於丁未而新表從之然於是日見逐而卽到京師亦必無之事也恐是見逐在前紀但據奏到之日書之

興元元年六月丙辰忠臣誅

案德宗本紀不書然紀當書而表不當書也忠臣從逆已久豈得仍以唐宰相待之而書於表耶

貞元元年八月甲戌懷光伏誅

案懷光傳有詔爲太子太保非三公也表當書其罷爲太子太保之日不當書其伏誅之日也

元和十五年

案穆宗本紀是年六月韓宏罷而表不書漏也長慶二年六月戊寅夷簡分司東都

案夷簡於元和十三年七月已罷表書此何意

大和三年十二月己酉元穎貶邵州刺史

案元穎長慶三年已罷表亦不應復書其貶四年

案文宗本紀是年正月甲午王播薨而表不書漏也

大中十三年十二月丁酉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九

新書攷異曰凡前宰相再入例書姓如蕭瑀高士廉姚元之唐休璟諸人是也敏中自荆南節度使再入相不書姓此史文之闕舊唐書懿宗紀不載敏中入相事

案錢氏謂再入相當書姓最是至舊紀不載敏中再相自是懿紀之闕舊書敏中本傳固載之

咸通五年五月戊戌伸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案蔣仲三年正月罷相此不必書

乾符三年六月乙丑撫王絃爲太尉未幾絃薨案僖宗本紀失載絃薨當據此補之

中和元年二月己卯駢爲太尉

案本紀不書攷高駢本傳云尋檢校太尉表亦可  
不書也宰相世系表末三公三師七十一人亦不

宗室世系表舊書無此目

蔡王岡

案宗室列傳作蔡王蔚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同  
表云岡恐傳鈔者之誤傳云太祖八子蔚次在七  
表次于三在璋繪禕之上世祖皇帝別書未知孰是

濟南王哲

案宗室列傳云蔡王蔚生子安哲則哲係瓊瓊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

叔今與瓊瓊等同格非也宜高一格與安同表中  
此類不可勝攷姑就易見者言之

長平王贄

案宗室列傳云雍王繪子贄追爵河南王舊書道  
元傳父贄追封河南王表獨云長平王且時有長  
平王叔良恐是表誤

盧國公相州刺史景悞

新書糾謬曰畢王璋曾孫有蔡國公景悞三從昆  
弟無緣同名案道宗傳云子景恒封盧國公

壽州團練使文通破蔡州有功終遂州刺史隋縣令

去惑死王仙芝贈隋州刺史

案表補傳所不及未爲不可然宗室一傳所遺者  
獨此二事耶且文通爲叔良六世孫去惑卽文通  
之孫也其事自可附見叔良傳

戶部尙書國貞字南華

案舊書國貞傳本名若幽鎮於絳賜各國貞新表  
例載本名如回初名纏千里初名仁是也而獨刪  
國貞本名何耶

嗣信王義珣嗣澤王璆

案宗室列傳義珣嗣澤王未嘗嗣信王璆初嗣澤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一

王後奪爵以義珣嗣澤王璆降爲郢國公進封褒  
信王疑表誤

天水縣男朗州別駕栢宗正少卿栢相范陽縣男栢

案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汝陽王璣生椿櫛榘栢  
栢相栢榘栢榘今表乃栢栢栢栢與璣同格高于  
椿櫛等一格鄧氏書本据唐表且栢栢等俱係木  
傍其爲璣子無疑此或校刊者之誤

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一人郇王房有林甫回鄭王房  
有程石福小鄭王房有勉夷簡宗閔恒山王房有適  
之吳王房有峴惠宣太子房有知柔

新書攷異曰案表不云福相僖宗攷福本傳初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蓋唐中葉以後節鎮加宰相銜者極多謂之使相亦稱外宰相非真宰相也而世系表以福列十一人之數誤矣又攷定州刺史房有麟相肅宗此則十一人之一而計目轉不及焉甚矣其舛也

宰相世系表

舊書無此目

裴氏出自風姓顓頊裔孫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臯陶臯陶生伯益賜姓嬴氏生大廉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二

案史記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翳伯翳生大廉今表以女華爲大業子以大費伯益爲兩人史記雖不可信而表亦不知何據

左春谷曰案宗室世系表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爲堯大理生益不以大業爲顓頊之裔孫且缺去大費一代與此又異

德超思諒行儉光庭頊情均

案裴行儉傳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舊書祖定高父仁基今案表行儉乃德超之孫思諒之子而定高

乃其伯祖仁基乃其從伯不同如此余嘗得唐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闕其名當是行儉之孫稹誌也傳云稹祠部員外郎表作司勳員外郎誌云字道安傳與表皆失載高祖定字無高會祖仁基祖行儉考光庭與新舊傳同當是表誤隋書仁基父定無高字與誌同

南來吳有耀卿行本坦中眷有光庭遵慶樞贊

新書攷異曰案僖宗朝宰相坦系出中眷非出南來吳此必因南來吳裴亦有各坦者故致誤爾南來吳之裴坦官太平令未嘗任宰相也

案表坦相僖宗贊相昭宗而贊卽坦叔父稷之孫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三

坦之從姪也不知總數中何以齒莽如此

劉氏彭城劉氏瞻字幾之相懿宗

案劉瞻傳有弟助而表不書

河南劉氏羅辰五世孫環雋弟仕雋仕雋坦政會

案表政會爲仕雋之孫攷舊書政會傳云祖環雋未知孰是

劉氏宰相十二人滋文靜瞻仁軌瑒禕之洎祥道景先從一鄴晏河南劉氏宰相一人崇望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劉幽求相睿宗元宗表失載其世系

案舊書劉幽求傳但云冀州武強人不言其祖父并子孫元和姓纂亦無之鄧名世姓氏書考證云信都劉氏冀州武強人劉幽求雖有族望而亦無世系也案總計處宜云劉氏宰相十三人幽求亡其世系則糾謬攷異所云皆可以不必矣蕭氏漢有丞相鄧文終侯何二子遺則

案漢書何二子祿延延生遺及則疑表有脫文嵩格華悟衡格一恒做做戡復格一俛格

案傳華衡為嵩子恒悟為華子復為衡子俛為恒子做為悟子俛為俛弟當以華衡為一格恒悟復為一格俛做俛等為一格其傳所無者不能攷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四

知表必有大誤

竇氏懷哲武威郡都督

案公主傳太宗女蘭陵公主下嫁竇懷哲官兗州都督太穆皇后之族子則表當書駙馬都尉而不書者漏也又攷高宗本紀永隆元年七月丙申突厥寇雲州都督竇懷哲敗之三處所書其所官之地皆不同傳云太穆皇后之族子以表攷之當是太穆之姪曾孫也涼州雖隋武威郡其時祇曰涼州稱郡名亦非是陳氏出自媯姓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邊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

陳是為胡公九世孫厲公他生敬仲完奔齊以國為姓既而食邑於田又為田氏十五世孫齊王建為秦所滅三子昇桓軫桓稱王軫楚相封穎川侯因徙穎川稱陳氏生嬰秦東陽令史嬰生成安君餘

鄧名世姓氏書辨證曰唐表為四誤左傳以元女大姬配胡公是大姬為胡公夫人今以大姬妻闕父而生胡公一誤也陳他殺太子免蔡人殺他而立厲公躍今以厲公名他二誤也史記曰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見汝先世之有貴者今表云軫之子軫相楚封穎川侯三誤也史記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五

成安君餘與張耳皆自大梁起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餘嬰二人同時今表云嬰生餘四誤也陳祖范曰案戰國策軫本秦人史記軫事惠王歷四王而至始皇二十五年滅齊遷王建於共年代相去若此安有建生軫之理耶準字道基晉太尉廣陵元公生伯珍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新書攷異曰案陳書南史本紀俱云準生匡匡生達此表以匡為準孫與前史異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

興昭烈公

新書攷異曰案陳書高祖之兄名道談始贈長城縣公繼贈義興郡公改始興郡王史從其後封當云始興王

陳氏宰相三人叔達希烈夷行

案希烈雖總數中有名而表實無之

楊氏侑鄴國公侗字仁謹隋恭皇帝

案表雖祇以世系為重然書法亦不可不謹如侑之諡恭帝唐所諡也侗之諡恭帝世充所諡也今表侑但書鄴國公而侗則大書隋恭皇帝此其意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六

何耶

高氏勵字敬德

案高士廉傳新舊書皆云父勵與表同趙明誠金石錄高士廉瑩兆記跋云北史作勸今此碑與北史合

高氏宰相四人士廉璩郢智周

新書糾謬曰高馮字季輔相太宗高宗表有宰相五人而止計四人漏此一名

房氏遺愛太府卿

案當書駙馬都尉

宇文氏化及隋太僕卿

案表中其人有官而不書者多矣如宇文化及乃真不宜書官但書名可也

杜氏預字元凱四子錫躋耽尹錫曾孫恚二子楚秀秀二子果皎皎生徽徽字暉隋懷州長史豐鄉侯生吒淹

新書攷異曰案舊唐書杜如晦傳曾祖皎當是周贈開府儀同三司遂州刺史高祖微當是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溫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陀隋昌州長史新書如晦傳亦云祖果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七

有名周隋間是果為如晦之祖審矣表乃以果與皎為兄弟是不然也周書杜杲傳云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杲果字形相似陳果仁一作果仁薛仁果一作仁果此杜杲即杜果也其祖名建與唐表傳又互異又攷舊書淹傳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徽河內太守似淹與吒即陀字非親昆弟史文之乖刺如此

案趙明誠金石錄杜如晦碑跋云傳云祖名果而碑所書乃名徽又案元和姓纂義興公果隋兵部尚書兄暉隋懷州刺史生吒淹表云徽字暉與如



晦碑及元和姓纂合是徽實吒淹之父舊杜淹傳父徽河內

太守徵為而如晦之祖表不誤也當是傳誤但表自秀

二子果皎以上則必有誤惜今不得如晦碑以為

證而趙明誠言之過畧趙但取碑與傳對證未取碑與表證故不能

明也今以鄙見臆之周書杜杲傳父皎儀同三司

舊書如晦傳云曾祖皎開府儀同三司元和姓纂

果兄晁即徽當云皎生徽果果是如元和姓纂元凱

長子錫曾孫哲生楚秀秀元孫果後周尹興太守

疑有誤然此名果者當別是一人元凱次子尹下

而表牽合之又以果為秀之子其間世次不甚明無可攷證而不言其所生周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八

果祖建父皎當不誤是建為如晦之高祖舊書誤以祖徽

當之新表誤且係元凱次子尹之裔非長子錫之

後而表誤合之也舊杜淹傳云祖業父徽徽是徽

無疑則業必是皎之譌耳且傳云祖業周豫州刺史周書杜杲

傳云祖建贈豫州刺史當是以皎官贈建亦相合

元絳審權 中空一格

新書攷異曰案審權即元絳子中間不應空格又

據舊史審權與蔚皆元絳子表別列蔚於元絳之

左且比元絳超一格亦誤也  
杜氏宰相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悛

正倫鴻漸暹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杜景佺相武后

李氏義本宣州刺史元明濟州刺史

案舊書李迥秀傳祖元明父義本今表以義本元

明同一格而義本之父名充穎未知孰是

權後魏河秦二州刺史

案李靖碑作曾祖權

漢騎都尉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

後周有信州總管龍居縣公明明生榮高祖與之有

舊以避世祖名賜姓李氏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十九

案李元絃傳新舊書並云本姓丙氏賜姓李不言

其為李陵之裔未知孰是

承山南東道節度使潘

新書糾謬曰表末注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父

承李承傳幼孤其兄晁養之今表晁乃為承之弟

而藩作潘又不言相憲宗顯是脫漏

隴西李氏宰相十人武陽房有迥秀姑臧大房有義

珍蔚揆逢吉丹陽房有靖昭德又有道廣元絃晟趙

郡李氏宰相十七人南祖有游道藩固言日知敬元  
紳元素東祖有絳嶠珪西祖有懷遠吉甫德裕遼東

有泌江夏有鄒礪漢中有安期

新書攷異曰宰相李義府自言系出趙郡李訓探之族李讓夷系出隴西又武后時有李景謚表皆失載宰相表又有李忠臣李懷光二人皆叛臣故不叙其系

案陳希烈在姦臣傳其實亦叛臣也表雖無世系而總計處有名喬琳與李忠臣同在叛臣傳而表載喬氏宰相一人琳則忠臣懷光非以其叛也攷忠臣本董秦以李勣例之當叙於董氏懷光本渤海茹姓以李寶臣等例之當與柳城雞田並列于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二十

表末而表皆無之自是踈漏不能爲之說也余友左春谷曰表末云三公三師有以宰相及前宰相遷者裴寂等二十七人以軍功進者李光弼等二十人以恩澤通者武攸暨等四人皆通見宰相世系表別著田氏烏氏二族侯希逸亡其世系李輔國中官也僕固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唐之盜也皆削而不著故表有以亡其世系而不著者當以侯希逸爲例有以叛臣而不著其世系者當以僕固懷恩爲例有以盜臣而不著其世系者當以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爲例知此可以

讀歐公之表矣其論與錢氏同自不失其爲厚而表實不能一例如二人之言

新舊唐書互證

卷七

二一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王氏霸生咸咸十九世孫澤字季道

新書攷異曰案王霸之徵在後漢初而季道兄弟總角為郭林宗所知林宗卒於建寧初距光武初僅百三十四年而自霸至澤傳世二十此必無之事也

案下文霸長子殷四世孫寔三子允隗懋懋六世孫光後魏并州刺史蓋自霸至光共十二世而已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至後魏矣

昶二子渾濟渾生湛

案晉書湛為渾之弟濟則渾之子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襲此誤

溥字德潤相昭宗

案王溥本傳云史失其何所人舊書溥無傳而表叙其世系甚詳且即王翊王翊之從曾孫未知孰是

王氏宰相十三人琅邪有方慶璵搏璿太原有溥縉珪涯駿播鐸京兆有徽德真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王本立王及善皆相武

后表闕其世系華陰王氏有孝傑已見於表而計目不及何踈漏至此

魏氏憑獻陵臺合墓

案舊書魏暮傳云父馮余家藏唐魏公先廟碑云府君諱昇則舊傳新表俱誤也

暮字申之相宣宗潛字蘊華敖

新書攷異引沈炳震曰舊書魏暮傳潛于敖甥後琮為相潛歷顯官琮謂于琮敖之子於潛為中表舊書于誤作子表遂列敖於潛下以舅為子誤之甚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案舊書魏暮傳云潛子敖章琮甥後琮為相潛歷

顯官與沈炳震所引不同攷章琮相在大中元年魏暮相在大中五年琮之相在前安得云後琮為相潛歷顯官也疑今本為近人之所誤改但沈氏謂潛為于敖甥以于作子而誤然句中有甥字當作何讀而致誤亦可疑也且表於魏氏世系頗詳非盡取之舊傳存疑可耳

溫氏大雅字彥宏彥博字大臨彥將字大有

新書攷異曰案本傳大有字彥將歐陽公集古錄疑其事謂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

字大不應如此洪景伯始攷正之云顏魯公作顏勤禮碑叙顏溫二家之盛云思魯大雅俱仕東宮愍楚彥博同直內史游秦彥將皆典秘閣是彥博彥將皆以彥配名惟大雅異復攷大雅撰唐創業起居注書隋煬帝遣使夜至太原溫彥將宿于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宏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宏手據此則溫氏昆弟皆以彥爲名明矣而此書首題大雅奉勅撰又顏碑亦云大雅其故何耶蓋唐之孝敬皇帝諱宏如徐有功本名宏敏而但以字行大雅生在孝敬之前而後人追攷之故稱其字爲名如晉書不云劉淵而云劉元海不云石虎而云石季龍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三

岑氏曼倩獻

趙明誠金石錄岑子輿碑跋云君諱子輿字安道曾祖之象祖文本父曼倩案元和姓纂及新唐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而無子輿今墓誌云次弟獻則子輿乃曼倩長子而闕者何也

張氏宰相十七人光輔

案光輔雖列名十七人中而世系表中失載

馬氏余字聖卿二子嚴敷嚴字聖卿

案後漢書馬援傳嚴字威卿此恐校刊者之誤褚氏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新書攷異曰此俗生傳會之詞不足信褚師當是以官爲氏鄭公孫黑請以印爲褚師杜預曰褚師市官是也衛有褚師聲子則褚師一官宋衛鄭皆有之

案元和姓纂云宋共公子段爲褚師因氏焉

崔氏杼生子成子明子彊皆爲慶封所殺子明奔魯

案當云生子成子彊子明成彊爲慶封所殺明奔魯表語不細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四

仁師相太宗高宗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貞觀二十二年正月申書舍人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二月除名流

連州自後未有入相之事此表高宗二字衍文也

崔氏宰相二十三人鄭州有元綜鄆陵有知溫南祖

有昭緯慎由允啓神基清河大房有龜從小房有彥

昭羣鄆青州房有圓安平房有仁師混博陵大房有

元暉損鉉元式二房有琪遠祜甫植三房有日用

新書攷異曰案表博陵有沆字內融相僖宗二房

有安上字敦禮相高宗造字元宰相德宗皆失舉

其目又元暉孫渙明皇西狩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表但云門下侍郎不云相元宗亦誤也崔氏宰相實二十七人

案本紀及宰相表崔渙以至德元載七月相元宗命所八月赴靈武二載八月罷當云相元宗肅宗

于氏宰相三人頓志寧琮

新書糾謬曰于惟謙相中宗而表不載

柳氏宗元字子厚告字用益

案舊書柳宗元傳其子有周六周七而表不載周

六周七當為小名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五

渾字德載相德宗

案柳渾本傳云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然則載係本名非字德載也又攷德載乃韋處厚之字

韓氏宰相四人瑗休澁宏

新書攷異曰案韓澁傳澁為浙江東西觀察使鎮

海軍節度使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宰相表不列澁名而本紀

亦不言加澁平章事蓋方鎮加宰相不得為真宰

相也韓氏宰相但可云三人不當以澁充數

案貞元元年澁加平章事其時在鎮自是使相恐

是二年十一月入朝便居宰相之職史於此有漏文攷李晟楊於陵傳皆直稱澁為宰相柳渾傳韓澁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澁遂省中榜吏自若然則澁之為相其為紀表之闕無疑非世系表之誤也

來氏歛字君叔生稜

案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歛生褒褒生稜本之後漢書當為是

任氏宰相一人雅相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任知古相武后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六

盧氏承泰字齊卿太子詹事廣陽郡公

案盧承慶傳承泰子齊卿舊書亦同今表乃誤以子為字而書於一格之中誤之甚也

盧氏宰相八人大房有同承慶二房有翰邁三房有

懷慎杞范陽有攜光啓

案盧氏宰相無同此或盧商之譌然表載商於二

房而此云大房亦誤

上官氏楚王子蘭為上官大夫以族為氏

新書攷異曰案史記上官大夫乃靳尚非令尹子

蘭

案元和姓纂亦云王子蘭爲上官邑大夫因氏焉則其沿誤久矣

樂氏呂孫喜喜生司城子罕

新書攷異曰據左傳子罕即樂喜之字表誤以爲兩人

孫氏宰相二人茂道僮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孫元亨相武后

姜氏寶誼左武衛大將軍永安剛公恪相高宗

案新書特爲姜寶誼立傳舊書無傳而傳末但載其子

協不載恪何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七

陸氏餘慶珙璪長源

案陸餘慶傳云子璪而表爲孫又攷長源傳云祖餘慶舊書亦同是無珙一代也珙與璪皆玉傍疑

爲兄弟而表誤以珙爲璪父也又餘慶傳有兄元表而表不載元和姓纂餘慶生珙璪是珙爲璪兄無疑

趙氏宰相四人仁本憬彥昭宗儒

案趙隱字大隱相懿宗僖宗已見表內而總數處

遺之

郝氏處俊相高宗

案處俊有孫象賢新舊書並載傳後而表不載又

傳載處俊曰臣之弟處傑而表亦無之皆漏也

韋氏月將以直諫死中宗朝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之例書官位不書事狀而

韋月將以直諫死中宗朝崔泰之以職方郎中預

平二張崔諤之以商州司馬預平韋后功第二盧

鼎與起居郎蘇楷羅袞請改昭宗諡曰襄此四事

者特書於表雖寓褒貶之旨然一代忠姦當褒貶

者不獨此數人且月將事已見武三思尹思貞宋

璟傳泰之諤之見其父知溫傳蘇楷請改諡事亦

見昭宗紀如增羅袞盧鼎二人各於紀中則此文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八

可刪也崔璆相黃巢此何足齒而表亦書之崔璆子其事當附見鄭傳唐彥謙號鹿門先生不書于傳而書於

表亦失史法

案崔璆相巢事已見黃巢傳又攷李氏表中書李

敬叔後周聘陳使李徹北齊迎勞使李公緒後魏

賜號潛居公于此表皆爲特見蓋同修者不必皆

賢體例既定或竊增加非有所私即有所忌以致

紛然不一重複雜沓而秉筆者不及檢也

嗣立字延構相武后中宗

案韋嗣立傳有孫宏景爲長慶名卿而表不載

濟馮翊太守

案濟傳有子與夏令而表不載

韋氏宰相十四人平齊公房有保衡宏敏東眷有方質道遙公房有貫之處厚待價郎公房有巨源南皮公房有見素駙馬房有溫龍門公房有執誼襄陽有思謙嗣立京兆有貽範昭度

新書攷異曰據表郎公房尙有安石相武后中宗睿宗小道遙公房尙有承慶相武后襄陽當云小又宰相表有韋琮相宣宗此表失載

郭氏平王東遷奪號叔之地與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九

渾之師伐周責王滅號於是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

新書攷異曰案楚莊不與平王同時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公羊以爲失地之君楚莊伐陸渾之戎又在其後六十九年

漢有郭亭亭曾孫光祿大夫廣智

案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武氏漢有武臣爲趙王梁鄒孝侯臣生德德生最案史記武臣起在漢前又史記功臣表梁鄒孝侯武儒生子最則武臣與梁鄒孝侯非一人此表語

不可通似有脫誤

攸宜冬官尙書

新書攷異曰外戚傳終羽林大將軍與表異武氏子弟封王者惟攸歸攸止載德三人先死不及削封故表著之餘皆書所降之封於例當矣乃攸宜自建安王降息國公攸緒自安平王降巢國公攸寧自建昌王降江國公表并公爵亦不書重規已降封鄒國公矣而表仍書高平王懿宗已降封耿國公矣而表仍書河間王傳封河內崇訓已降封鎬國公矣而表仍書高陽王延義已降封魏國公矣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

表仍書嗣魏王此又義例之自相違反者也案表中武氏子弟以王書者尙有尙賓河間王審思申王再思蔡王崇烈新安王其死之前後不可知然表所書官爵與傳相反者不可勝攷

崇敏崇行

案此武攸暨子太平公主所生也攷公主傳云王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三品後又云三子封王崇簡乃太平先所降薛紹子此崇敏崇行表不書官或是太平敗後誅死削封然攷薛氏世系表薛紹子崇允書壽陽王崇簡書立節王是薛氏王者

已二人而主有四子俱得王也與傳不同

延祚光祿少卿鄧公

新書攷異曰案舊書外戚傳延祚本咸安郡王降

封咸安郡公且新舊書並云重規降封鄧國而表

屬之延祚恐誤

案延祚降咸安郡公亦見新傳誤作延祿耳表無

延祿也

武氏宰相五人攸暨攸寧元衡三思承嗣

新書糾謬曰武什方相武后而表不載

新書攷異曰什方本韋氏賜姓武表雖不書未為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一

大失但本表元有兩例李世勣本徐氏表從徐氏

不從李氏一例也元載本景氏表不別出景氏而

于元氏世系之後云大歷宰相元載本景氏故不

著又一例也此什方者既不入韋氏又不附書武

氏之後於例亦未當也

蘇氏踐言

案新舊書蘇世長本傳並云以踐言子務元襲爵

今表載踐言子有務寂務昇而無務元

瓌字廷碩

新書糾謬曰傳字昌容子頊字廷碩表誤

狄氏仁傑相武后

案狄仁傑傳云子光嗣景暉今表有光嗣光遠光

昭而無景暉 元和姓纂光昭作景昭

袁氏恕已相中宗

案袁恕已傳有曾孫德文而表不載

智宏相高宗

案宰相表智宏長壽元年相當云相武后

姚姓异大理卿闕左拾遺

案姚崇三子彝异奕舊傳以闕為彝子新傳以闕

為奕子而表以為异子三者不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二

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主鹿弟西平王運生尙書令

臨澤敬侯制生右衛將軍北地愍王精降後魏因賜

氏二子醜勝

趙明誠金石錄豆盧建碑跋曰九世祖萇在魏賜

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案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

地王精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

萇生寧而北史寧傳云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

授長樂郡守賜氏焉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

如此皆莫可攷 案表萇至建八世建懷讓曾孫懷讓尙萬春公主表失載駙馬都尉

案元和姓纂醜曾孫萇生永思寧表以萇為醜孫



其子載承恩恩與思不而不載寧知孰是

勝魯元後魏太保襄城公

新書攷異曰案魏書盧魯元昌黎徒何人曾祖副  
鳩仕慕容垂尙書令臨澤公不言慕容氏之族且  
是盧氏非豆盧氏故沈炳震極詆此表之謬今檢  
表稱運生尙書令臨澤侯制制生精二子醜勝勝  
子魯元是制乃魯元之曾祖制與副字形相似官  
與封號又同慕容出於徒河而魯元亦稱昌黎徒  
河人其爲慕容之支庶亦可無疑單稱盧者必是  
孝文遷洛時改代北複姓去豆存盧沈氏謂魯元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三

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斯不然矣晉書後燕  
載記稱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謀弑主精以義  
距之麟怒殺精是精無降魏事北史豆盧寧傳云  
燕北地王精之後高祖勝以皇始初歸魏賜姓豆  
盧氏蓋得其實

案諸書數豆盧氏世次皆不合而元和姓纂謂志  
靜生魯元者尤謬要之魯元必豆盧氏後無疑也

豆盧氏宰相一人欽望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豆盧瑑相懿宗

朱氏宰相一人敬則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朱朴相昭宗

唐氏儉字茂約

案錢竹汀金石跋尾唐儉碑云據表儉高祖令世  
不載官位碑云高祖岳北魏爲州刺史亦當以碑  
爲正而新書攷異未及引也余所得唐儉碑甚殘  
闕此叙世系處皆無之

休璟相中宗

案宰相表休璟以長安三年七月相神龍二年三  
月致仕景龍三年十二月復相景雲元年七月致  
仕當云相武后中宗睿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四

桓氏彥範相中宗

案桓彥範傳云弟元範臣範今表但有臣範而無  
元範

鄭氏睚生中書博士茂一名小白七子白麟允伯叔  
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因號七房鄭氏白麟後絕第  
三房叔夜後無聞

新書攷異曰案魏書鄭義字幼麟即幼麟父睚生六

子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  
元和姓纂睚七子白麟小白叔夜洞林歸藏連山  
幼麟號七房鄭氏魏書不及歸藏意其後早絕故

乎唐表所載七子惟允伯乃小白之子餘六人乃小白昆弟而俱以爲子誤矣白麟有孫道標爲隨郡太守叔夜子孫亦多顯者表一以爲絕一以爲無聞殆未可信

鄭氏宰相九人北祖有珣瑜覃朗餘慶從讜延昌南祖有綱榮陽有暉滄州有惜

新書糾謬曰鄭縈相昭宗而表不載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有鄭肅相武宗吳氏惟舉縈不舉肅亦攷之未審也

苗氏晉卿字元輔相肅宗代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五

案表載晉卿九子收發丕堅縈稷垂向昌攷本傳十子發丕堅縈垂向昌稷望咸無收而多望咸也傳載德宗之言曰晉卿名其子皆與帝王同觀其名不盡然蓋讒者之言而德宗信之也

渾氏潭隋左玉鈐衛大將軍

新書攷異曰案回紇傳太宗以阿貪支爲右領軍衛大將軍臯蘭州刺史阿貪支死子回貴嗣此表云渾者卽阿貪支也貪渾音相似阿貪支受官于太宗時表不書唐官而書隋官亦非也

元慶鎮國大將軍檢校禮部尙書

新書攷異曰案回紇傳回貴死子大壽嗣表以元慶爲迴貴子大壽爲元慶子多元慶一世攷路巖撰渾侖神道碑叙其先世正與表同則回紇傳誤也侖字復貴鎬之子咸通初爲義昌軍節度使路巖所撰碑載文苑英華表何以失書

案舊唐書渾瑊傳云高祖大俟利發渾阿貪支曾祖元慶祖大壽父釋之而無迴貴與新表及回紇傳又異

賈氏餗字子美相文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六

案舊書餗傳云祖渭父寧表祖胄父寧胄與渭未知孰是然其父名寧則同也柳子厚龍城錄則云賈夷河陽人與先人同室讀書著書二十卷號鳴臯子有子餗字子美亦有才胄與渭字形相似而寧與夷不同不知何以異也監本胄作書

元氏大歷宰相元載本景氏故不著

案旣爲宰相立世系表則元載不著之於元當著之於景而曰本景氏故不著此其故吾不知也白氏孟明視二子一曰西乞術二曰白乙丙案左傳三帥並出而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子殆不可信

徐氏敬業柳州司馬

案本傳云敬業之叔李思文而表不載

徐氏宰相三人商彥若世勤

案表本以為宰相之先後為次第故首裴次劉次蕭次竇世勤既不附李氏則勤相太宗高宗不當

次徐氏於此

獨孤氏出自劉氏後漢世祖生沛獻王輔輔生定定生丐丐二子廣廩廩生穆穆生進伯擊匈奴兵敗被執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為谷蠡王號獨孤部尸利生烏孫二子去卑猛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七

新書攷異曰沈炳震曰河南劉氏世系云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族貴者皆從母姓因為劉氏左賢王去卑裔孫庫仁為南部大人此又以去卑為沛獻王之後未詳何據案魏書劉聰傳晉書劉元海載記俱云以母姓為氏且匈奴左右賢王皆以子弟為之去卑既為右賢王必係近族此表云出於沛獻王者妄也據魏書劉武傳稱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則猛當是去卑子表以去卑與猛為昆弟亦非也魏書官氏志載神元皇帝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獨孤氏後改為劉氏周

書獨孤信傳其先伏雷屯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是獨孤與匈奴非一種不當牽混為一

案獨孤之先或出于匈奴之冒劉姓者不可知元姓劉氏然以諸書攷之決非出于漢沛獻王後

無疑也和想修唐表時祇取諸家譜系襍鈔之故此

表與河南劉氏相矛盾

雞田李氏本河南部落稽阿跌之族至光進賜姓李

新書攷異曰案此表述世系甚畧攷良臣碑稱大

父賀之貞觀初率部落來歸授雞田州刺史父延

豐襲雞田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良臣襲刺史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八

肅宗立馳詣行在戰有功拜開府儀同三司朔方先鋒左肋兵馬使贈太保生三子長光玘朔方都將次光進光顏又光進碑云嗣子季元河東衙前兵馬使次燧元陳許節度押衙次毅元次綬元太原尉次宗元次吉元光顏碑云嗣子昌元鄜坊丹延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次扶元左龍武軍大將軍次繼元太常主簿次誠元湖州司馬次建元河東節度右都押衙次興元衢王友次榮元右羽林統軍檢校左散騎常侍次奉元清源丞次播元河東節度押衙左門槍兵馬使次安元右軍先鋒兵

馬使檢校右驍衛將軍則李氏五世譜牒稔然可  
攷故史家不可以不博聞也

太原王氏晏宰太原節度使

案傳宰有子晏實天雄節度使而表不載攷表中

智興九子有晏寶

舊傳作晏實

新傳云宰子晏實智興

子之疑表因此而誤然亦不應遺其官也

烏氏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名氏

案此等疑為俗野之說

新舊唐書互證

卷八

十九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涇縣趙

后妃傳

新書后妃傳序婕妤美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也

世婦舊書傳序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

才人九人正五品

案新書百官志內官下注云婕妤九人正三品美

人四人正四品才人五人正五品其人數與此不

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太宗文德長孫皇后傳新書父晟字季仕隋為左驍

衛將軍舊書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

通鑑亦祇作長孫晟

新書攷異曰隋書及宰相世系表作季晟

新書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

起后輿疾以從

新書糾謬曰案帝紀并柴紹傳未嘗有急變之事

莫知何謂疑其無之

案舊書皇后從幸九成宮在貞觀八年不載此事

通鑑于十年長孫皇后崩時附載之云前年從幸

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是八年中實有此事特



觀造像記書月作匝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順陵碑君作鳳蕭元春佛像贊證作鑿惟履字無所考疑是應字又云匝是月字韻會以匝爲生誤余謂武氏所作本非典則當時雖遵而書之容有隨筆小誤故所傳諸碑字各不同亦不足深論也

春官尙書李思文

新書攷異曰此又一李思文

案竹汀先生見上云殺刺史李思文故云其實卽

一人上文言殺誤也然此處亦當云武思文

尊周文王爲文皇帝武帝武王爲康皇帝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四

新書攷異曰武后本紀追尊四十代祖平王少子

武曰睿祖康皇帝吳氏糾謬但云二說不同今斷

以傳爲誤

案此一段與紀並同惟此一句自相矛盾又案下

文云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士饒與高祖並

配傳似自承其說不以紀爲然非偶誤也

年八十一

案舊書武后紀云年八十三

上官昭容傳新書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

武后時舊書與儀同被誅

新書糾謬曰案儀廷芝死于麟德元年十二月不得謂之武后時

案當云與儀同死

睿宗昭成寶皇后傳新書曾祖抗父孝謹自有傳舊書將作大匠抗曾孫祖誕大理卿幸國公父孝謹潤

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抗有傳孝謹則無之

孝謹某州刺史

案舊書孝謹在外戚傳新書刪之

舊書不云有傳而舉其官亦誤

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傳新書趙麗妃以十四年卒妃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五

乃專寵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云云

唐會要載蘇冕駁曰此表非潘好禮所作好禮先

天元年爲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爲溫州刺史致仕

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參憲府若題年恐錯卽武

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

又未爲右丞相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

表有云今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人間皆言

案舊書不載此事今攷新舊二書潘好禮傳其先

曾爲御史開元初爲邠王府長史遷豫州刺史徙

溫州別駕卒不言復爲御史蘇氏所駁不爲無見

第二書皆不言歷官之年又所官亦不同不知蘇何所據

元宗貴妃楊氏傳新書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元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差一年

案新書承舊書而誤也然舊書貞順皇后武氏傳以二十五年十二月薨甚明此偶誤耳

新書嶺南節度使張九章

新書攷異曰案方鎮表至德元載始置嶺南節度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六

使此時似無節度之名

新書正月望夜如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闔門鞭挺護競主墜馬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

昌裔官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乃程昌允也錢竹汀曰此宋人避諱改

案杜求仁傳云為興復府左長史徐敬業傳云匡

復府吳氏亦糾之匡改為興亦避諱爾吳氏宋人可以意得而自不避諱又糾之何也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新書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

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元宗見不悅

因幸其宮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

乃爾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不如

取掖廷衣冠子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生代宗為嫡

皇孫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

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

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

還顧高力士曰一日見三天子樂哉舊書開元二十

三年元宗幸忠王邸命高力士選宮人以賜之而吳

后在籍中明年生代宗沈炳震曰代宗以開元十四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七

新書糾謬曰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為宰相二

十五年太子瑛始廢二十六年肅宗方為太子吳

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

新書攷異曰此事舊史所無新史采柳氏舊聞增

入其實無稽之談也

案舊書開元二十三年以吳后賜肅宗明年生代

宗二十八年薨新書吳后年十八薨其年似相合

然舊代宗紀開元十四年生大歷十四年崩年五

十四其年數不誤新紀亦言年五十三祇差一年則新舊二書于

此傳皆誤可知然即使舊傳不誤而舊紀誤而開

元二十三年太子瑛未廢亦祇可如舊傳云幸忠

王邸不得如新傳所云肅宗在東宮也又攷舊德

宗本紀生于天寶元年劉賓客嘉話錄亦同嘉話錄言

元宗初見德宗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與此事絕相類疑柳氏舊聞因聽之不審并二

事誤書之則代宗必于開元十四年生至天寶元

年年十七而生德宗無疑矣新傳年十八薨當是年二十八薨

代宗睿真沈皇后傳新書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

福太傅父易直太師易直子震太尉舊書贈太后父

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

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秘書少監震贈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八

太尉 沈炳震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新

書甚明

案舊書不云易直子震而云第二子震又下文云

貞元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新書云外高祖

是不以士衡為曾祖非偶誤也元和姓纂世次同

新書而云士衡隋陝令皆未知孰是

代宗崔如新書附獨孤后傳舊書別傳新書天寶中帝為廣平王

時秘書少監崔珣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為妃

妃生子偲所謂召王者舊書元宗選韓國之女嬪於

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偲

案新舊二書肅宗諸子傳並云崔妃生召王偲世

系表作邵王偲亦係于肅宗下是妃為肅宗之妃

偲乃肅宗之子而二書后妃傳乃皆以為代宗之

妃代宗之子不知何以謬至於此

順宗莊憲王皇后傳新書祖難得有功名於世

案新書既為王難得立傳當云祖難得自有傳

新書元和十年崩舊書十一年三月崩

案新書憲宗紀亦在十一年三月

憲宗懿安郭皇后傳新書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九

鄭顧侍兒有曩怨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登勤政

樓將自隕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舊書宣宗繼統即

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

新書攷異曰新史本宋敏求實錄實錄又本于裴

廷裕東觀奏記未必可盡信也

案孝明為懿安侍兒宣宗之薄有由來矣至疑郭

后弑憲宗而宣宗弑郭后事皆不可信攷異之言

不失為厚要之恩禮愈異於前朝舊史之言必不

確耳余友端木星垣曰舊書仍唐史原文諱也觀

新書孝明傳或言本爾朱氏一段而舊書云舊史



殘闕未見族姓所出可見

星垣名燧  
江寧人

宗室傳

案宗室及諸帝之子傳史漢以來皆畧以時代爲次舊書尙沿其例新書盡取而彙之於前蓋本之南北史而後來諸史遂奉爲定例矣

新書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

案宗室世系表延伯子有昭貴昭仲與傳互異

新書畢王璋仕周爲梁州刺史生二子曰韶曰孝基

舊書孝基父璋追封畢王道元祖繪追封雍王道宗

道元從父弟父韶追封東平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畢王子止有孝基及失名者

二人東平王韶自是雍王房雍王繪之子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孝基入畢王房韶入雍王

房又孝基下云嗣王道立以雍王繪男韶次子高

平公繼則韶非畢王子明矣

案舊傳本不誤新傳易之而致誤也又案世系表

璋爲周汴梁二州刺史

江夏郡王道宗傳新書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舊書頡利以十餘騎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

送頡利頡利夜走沙鉢羅懼馳追獲之

新書糾謬曰今案李靖及突厥傳擒頡利者張寶相也未知孰是

案舊書蘇尼失傳云尼失命于忠擒以獻蓋道宗命張寶相逼之而蘇尼失擒以獻也尼失時爲沙鉢羅設當從舊書始得其詳

李涵傳新書除太子少傅山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祿

卿舊書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

典

案新書於此刪去呂渭事以見于渭傳也然須云

以父諱少康徙光祿卿語意方明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一

李漢傳新書坐姪許出佐興元幕府舊書漢與同列

薛廷老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

行云云

案舊書所載漢言最切當日之弊新書但以坐姪

許三字了之又不見之廷老傳未免過簡又漢議

僕射不當受御史中丞拜事新書雖畧見于李程

傳然揆之史例恐宜從舊書載入漢傳程傳可不

書也

長平王叔良傳新書薛仁杲內史翟長孫以衆降

新書糾謬曰仁杲傳作翟長孫

案舊書薛仁果傳作長孫

新興郡王德良傳新書孫晉襲王舊書紹封新興王

案宗室俱例降為公晉何得獨襲王攷宗室世系

表云新興郡公當為是

襄武郡王琛傳新書字仲寶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惟寶

案表又云一字道恭

河間元王孝恭傳新書子崇義晦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晦上亦有崇字

淮安靖王神通傳新書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舊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二

書孝銳曾孫齊物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孝銳子璟璟子齊物則齊物

乃孝銳之孫

案舊書齊物傳亦云鹽州刺史銳孫也則新書言

孝銳子誤舊書言曾孫亦誤

新書孝友河間王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孝友止稱尚書左丞其封河

間郡公者乃孝本也

新書封德彛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

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茹土所以別親

疎也舊書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  
濫封

新書糾謬曰舊書蓋謂宗室屬疎者須有功如郇

滕賈澤乃可得封今新書乃謂非大功不王如周

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茹土則誤矣

案郇滕皆文之昭本非疎屬德彛語已不能達意

而新書乃更以晦澁之辭出之愈不可解矣

新書孝節曾孫暘舊書神通元孫孝節孫也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暘乃孝節之孫

案舊書曰孝節孫即當云神通曾孫稱元孫亦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三

新書孝節四世孫說父遇及天寶時為御史中丞舊

書父遇

案世系表亦作遇而新傳獨云遇及恐誤若以及

天寶時為句語亦未穩

新書監軍王定遠走乾陽樓自投下死舊書定遠墮

城下槎枿傷而不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

案通鑑云為枯枿所傷而死考異曰從實錄余家

藏內侍李輔光墓誌云定遠為亂兵所害當得其

實

新書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舊書博又

傳次序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太祖四子長高祖次梁王澄次蜀王湛次漢王洪與此互異

新書梁王澄早薨無嗣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澄子有士衍世證世訓三人又以蜀王第二子博又繼豈諸子薨絕而後以博又嗣之乎然澄既有三子不得云蚤薨矣博又傳亦不言出繼梁王事蓋表傳之文多不相應

案舊書博又傳云澄洪並無後世系表洪下有巴

陵郡王盤陀舊書又云洪為鄭王與世系表言為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四

漢王又異

新書宗室傳贊云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百藥稱帝王自有天命歷數之短長不緣封建若乃百藥推天命乃臆論也

新書糾謬曰案贊意蓋短百藥之言以為臆論然

十一宗諸子贊則曰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

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斯言也亦何異于

百藥之論歟

案十一宗諸子贊其前似言唐末諸子雖王而不

出問與百姓無異本不與百藥同下忽接云然則歷數自有底止云云遂與百藥之語相似其用意本不知所在非獨與此贊相戾耳

高祖諸子傳

新書張氏生元方舊書同

案此張嬖好也不舉其官當是以預建成元吉之事而廢然二書元方傳皆未明言之

隱太子建成傳新書十六年追今贈舊書十六年五月又追贈皇太子

案舊書屢有至今榮之等語說者以為沿唐史臣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五

之辭而失于不知削也新書既盡改之矣而此傳乃有追今贈之文又非舊書之所有

衛王元霸傳新書更以宗室西平王瓊子保定嗣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平原王瓊

楚王智雲傳新書貞觀二年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

龜嗣舊書同

案宗室世系表定州刺史房作嗣楚王靈夔出繼

智雲其父乃西平王普定祖乃濟南公士都高祖

子有魯王靈夔表中夔字或龜字之誤據表士都

又有子世武則傳中世字爲士字之誤至士都爲靈龜之祖而傳以爲父差一世矣

荆王元景傳新書神龍初復王爵以孫元述嗣舊書封其孫述爲嗣

案元景之孫不應名元述又世系表亦祇名述當從舊書

韓王元嘉傳新書貞觀九年更封韓遷滑州都督舊書十年改封韓王授潞州都督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乃貞觀十年

案新舊二紀皆作十年徙封又案荆王元景傳載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六

世襲刺史詔新舊書並云潞州都督韓王元嘉蓋自潞州刺史授都督未嘗遷滑州也

新書湛上黨公蚤卒

案下又云諶通音律歷杭州別駕與譔俱死兩行中自相刺謬

鄭王元懿傳新書始王滕貞觀中徙王舊書武德四年封滕王貞觀十年改封鄭王

案新舊本紀武德四年無元懿封滕王者祇有元茂封越王貞觀十年祇有滕王元懿封鄭王而越

王元茂之名不復見且高祖二十二子新舊傳世

系表皆無越王元茂今案其得封次第似元懿卽元茂而始封則越非滕也史失記其改名及徙封滕事耳互見本紀武德四年下

新書十子長子璿嗣王爲鄂州刺史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元懿九子無名璿者嗣王乃

遂州刺史璿也武后紀亦稱嗣鄭王璿

新書璿弟琳安德郡公生擇言

案宗室世系表擇言以南海公璿次子繼

霍王元軌傳新書以緒孫暉嗣王舊書仍封諸孫暉

爲嗣霍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七

案世系表無暉名

號王鳳傳新書七子次子茂融舊書第五子東筦郡公融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鳳六子而茂融第四邢文偉

傳東筦公融本紀垂拱三年亦作東筦郡公融無

茂字

案舊書云第五子而世系表在四疑表脫一人

鄧王元裕傳新書貞觀五年始王鄧十一年徙王始

王及徙皆與譙魏許密四王同封

新書糾謬曰本紀貞觀十一年止書正月丁亥徙

封元裕鄧王元名舒王至六月己巳又書徙封元  
祥江王其靈薨元曉皆不載其徙封靈薨又以貞  
觀十四年自燕王徙封魯本傳可見然亦未見改  
燕王之年錢竹汀曰案太宗本紀貞觀十年正月  
徙封靈薨燕王吳氏竟未檢及何其疎  
耶密貞王元曉似無徙封之事

魯王靈薨傳新書寶應初皇太子子封魯王更封宇  
爲嗣鄒王弟道遂封戴國公舊書寶應元年皇太子  
封魯王改宇嗣鄒王道堅弟道遂中興初封戴國公  
案二書代宗本紀寶應元年五月時代宗已卽奉  
位未改元  
節郡王迺進封魯王卽德宗也傳當云時德宗爲奉節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八

郡王進封魯王不當云皇太子新書見舊傳之語  
未穩便隨意改作皇太子子尤爲無理也又案道  
遂爲宇之叔新書脫道堅二字語不明當從舊書  
滕王元嬰傳新書長子修琦嗣神龍中更以少子修  
信子涉嗣舊書作循琦循培

案世系表作修培循與修篆隸字形相似信或培  
之訛也

太宗諸子傳

常山王承乾傳新書貞觀十七年廢爲庶人徙黔州  
十九年死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  
乾卒

案舊紀亦在十八年十二月

鬱林王恪傳舊書作吳王恪

案鬱林爲恪死後贈王新書從其後封也然世系  
表仍曰吳王房或因恪子琨追封吳王而仍其舊  
封歟

新書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故得襲爵鬱林縣男  
歷岳州別駕爵郡公舊書封仁爲鬱林縣侯授襄州  
刺史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十九

案新傳上文云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爲鬱林侯嗣  
當從舊書作侯

嗣吳王祗傳新書祗封嗣吳王舊書神龍中封爲嗣  
吳王

案上文琨傳云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中以子  
禕貴追封吳王禕傳云當襲封固讓祗則祗先襲  
張掖郡王至開元中而封嗣吳王也新傳漏而舊  
傳尤誤

濮王泰傳新書乃奏撰括地志引蕭德言顧允蔣亞  
卿謝偃等撰次舊書同

案藝文志蘇勗在撰次者之中此傳闕

庶人祐傳新書射殺萬紀舊書同

案舊書太宗本紀祐又殺典軍韋文振新舊傳並

漏此事又新傳梁猛虎舊書作猛彪或是避唐諱

新書托東托西等王舊書作拓東拓西

案通鑑同舊書

蜀王愔傳新書始王梁與郟漢申江代五王同封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愔同封有晉王治又寧王

憲傳云降王壽春與恒山巴陵彭城三王同封案

武后紀成器卽降封有楚王隆基降封臨淄郡王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二十

皆脫誤也錢竹汀曰案新書諸王列傳本有尊君

王鄴王儼傳數同封不及光王懷懿太子湊傳數同封不及壽王景王祕傳數同封不及輝王則此正是尊而別之非脫誤也惟奉天皇帝琮傳同封數忠王鄉王經傳同封數廣陵郡王此則不當並列于諸王者未免自亂其例矣

蔣王暉傳新書上元中遷箕州刺史錄事參軍張君

徹誣告暉反舊書有人誣告暉謀反

案張君徹舊書無名而新書增之蓋傲以所無也

其實此等名本可不著且新書刪舊書所載人姓

名千百矣其中多有不可刪不必刪而刪之者而

遇舊書所無則必增之不獨此張君徹也姑於此

論之餘不贅云

越王貞子冲傳新書武水令告急魏州舊書縣令郭

務悌赴魏州請援

案郭務悌與張君徹類爾而一刪之一增之於此

見新書用意之不平也又舊書此傳上文云會其

所署新蔡令傳延慶得勇士二千人云云新書并

其事刪之似為不可

紀王慎傳新書神龍中以證嗣王舊書封慎少子鐵

誠為嗣紀王後改名澄

案世系表云澄初名鐵誠余家藏唐王訓墓誌作

新舊唐書互證 卷九

二一

鐵城似當從舊書世系表作澄從王訓誌作鐵城

曹王明傳新書三子俊傑備備歷衛尉少卿同正員

薨舊書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沒于賊

案新書刪舊書此句恐非是

嗣曹王臯傳新書大小戰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舊

書凡下州四縣十七

案臯取蘄州平黃州下安州新舊書所同舊書又

云李思登以隨州降是下州四也如新書所言祇

三州安得五耶當從舊書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高宗諸子傳

許王素節傳新書開元初詔外繼嗣王者皆歸宗嗣

曹王臻為濟國公

新書攷異曰曹王明傳以傑子允為嗣後改封傑

弟備備薨復封允允薨子戢嗣中間不應更有臻

嗣王爵

案世系表臻係价之子价係傑之弟備之兄也恐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是備死無後以价之子臻繼嗣今因權與義珣事

詔外繼嗣王者皆歸宗故臻降封濟國公而復封

傑之子允為嗣曹王也傳于備薨後漏書臻嗣封

及降封二事也

孝敬皇帝宏傳新書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圍師

中書侍郎上官儀中舍人楊思儉等擿采古今文章

號搖山玉彩舊書作瑤山玉彩 監本亦作瑤山

新書糾謬曰案藝文志搖山玉彩注云太子少師

許敬宗司議郎孟利貞崇賢館學士郭瑜顧允右

史董思恭等撰其姓名惟許敬宗同外皆與傳不

同未知孰是又傳作瑤山志作搖山又裴光庭傳  
撰搖山往則藝文志作搖山往則傳皆從木志皆  
從手未知孰是

案修搖山玉彩據舊書是龍朔元年事二年圍師  
貶敬宗為太子少師麟德元年儀見殺書當表上  
于其後故姓名不同也又今汲古閣毛本傳志皆  
作搖裴光庭傳亦作搖皆從手

新書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

新書糾謬曰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

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高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纔四十八歲耳何緣有四十之女乎

案舊書不載公主之年新書武后傳云幾四十不

嫁語病較此為輕通鑑云踰三十不嫁蓋已知新

傳之失也

章懷太子賢傳新書年三十四舊書作三十二

案上元二年孝敬薨新舊書並言年二十四至文

明元年賢自殺即光宅元年也距上元二年凡九

年孝敬年三十三賢是其弟安得三十四乎當以

舊書為是

新書守義徙封桂陽舊書永安郡王

案世系表亦作永安郡王與舊書同

中宗諸子傳

懿德太子重潤傳新書中宗失位太孫府廢貶庶人  
帝復位封邵王舊書中宗遷房州其府坐廢聖歷中  
中宗爲皇太子封爲邵王

案舊書文意明白新書曰帝復位疑于復帝位矣  
新書大足中或譜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  
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滿月赦天下  
改元永淳歲在壬午大足歲在辛丑是重潤年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也

譙王重福傳新書趨東都舍駙馬裴巽家

新書糾謬曰案駙馬裴巽有二一尙中宗女宜城

公主一尙睿宗女薛國公主薛國初嫁王守一開

元十二年再嫁裴巽以是言之則宜城之裴必矣

然則此裴巽者一時果有兩人耶或薛國之巽卽

宜城之巽耶皆不可知此亦史氏所當辨析者

案此裴巽當以重福故獲罪尙薛國者自別一人

節愍太子重俊傳新書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入索

韋后安樂公主上官昭容所在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上官昭容傳並云叩肅章門索婉兒  
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則節  
愍未嘗索皇后此傳所云未免重其罪也  
殤帝新書無傳舊書有傳

新書糾謬曰重茂之立二十餘日比于諸王事亦  
稍殊以前史昌邑王北鄉侯例推之其平生事迹  
宜列于傳而卽位所行當編之于中宗睿宗之紀  
今但記殤帝二字餘皆畧而不述亦不顯其名使  
後世覽者莫知殤帝爲誰此書法之不可曉者也  
睿宗諸子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惠文太子範傳新書初王鄭改封衛舊書同

案惠莊太子傳云初王恒與衛趙二王同封範何  
得先王鄭也攷新舊書武后本紀皆無此事

元宗諸子傳

廢太子瑛傳新書瑛子五人儼伸倩佖備舊書六男

儼伸倩佖備儼

案世系表佖繼奉天皇帝琮嗣慶王外尙有六子  
儼伸倩儼備倫新傳無儼倫二人舊傳無倫也世  
系表倩作儼攷下靖恭太子琬傳其子有陳留王  
倩宜從表作儼又潁王璠子亦名伸疑誤



儀王璉傳新書子旣王鍾陵郡健廣陵舊書同

案世系表尙有嗣王徑徑以長子嗣王傳不宜遺  
義王玘傳新書與信王並失薨年

案新舊二書代宗本紀信王璿以大歷九年十月  
薨而傳云失其薨年誤也

肅宗諸子傳

越王係傳新書至德二載十二月進王趙與彭充涇  
鄆襄杞召興定同封

新書攷異曰案肅宗紀同封無鄆王又攷衛王佖  
鄆王榮兩傳則鄆王始封靈昌郡王早薨寶應元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五

年與佖同追封非至德中封也

襄王儂傳新書子宜爲伊吾郡王案樂安王

新書攷異曰案敬宗子執中亦封襄王其子案封  
樂平郡王兩襄王之子俱名案而封號相似亦可

疑也

新書宣裔孫煜

案舊書不以煜爲宣裔故不附之襄王儂傳而附  
之昭宗諸子後也攷新書世系表伊吾郡王宣下  
亦不載嗣襄王煜故錢氏疑及于兩襄王之子俱  
名案而封號相似蓋疑煜之誤而其意未申也

新書煜卽位改元建貞舊書作永貞

案永貞爲順宗建元煜不應同之王應麟玉海兩  
存恐非是

德宗諸子傳

虔王諒傳新書明年領橫海又徙徐州以程懷信張  
愔爲留後舊書十一年領橫海節度大使以程懷信  
爲留後十六年領徐州節度大使以建封子愔爲留  
後

案舊書此傳語太繁爲稍節之然如新傳則過簡  
不如舊傳之明顯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六

肅王詳傳新書禮儀判官李荅諫舊書作李岩

文敬太子諫傳新書見愛于帝命爲子舊書同

案諫爲順宗之子德宗取而子之以孫爲子而使  
其與諸父爲列史欲見其非禮當於順宗諸子傳  
中記其事竟入之德宗諸子傳亦非也

順宗諸子傳

新書順宗二十七子莊憲皇后生憲宗皇帝及緡張  
昭訓生經趙昭儀生結王昭儀生總約緡餘二十王  
七母之氏位四王早薨亡官諡舊書順宗二十子  
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皇帝王昭儀生鄭王經趙昭

儀生宋王結王昭儀生郇王綜新書作總舊書本紀亦作總王昭訓生衡王絢餘十八王不載母氏

案新書四王七官諡雖云二十七子所載與舊書同也又案舊書憲宗本紀元和元年八月甲子郇王母王昭儀宋王母趙昭儀郇王母張昭訓衡王母閻昭訓各以其王並為太妃此出當時之詔似可依據然與新舊二傳互有同異未知孰是

憲宗諸子傳

衡王愴傳新舊書並作衡

新書糾謬曰郇王愴傳與瓊沔葵茂淄衢澶七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七

同封又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三月封弟愴衡王而書為衡誤矣錢竹汀曰案文苑英華封諸王制第十五弟愴可封衡王是衡字誤也

案舊書穆紀亦作衡王而傳作衡王未知孰是

棣王愴傳新書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舊

書棣王愴大中六年封彭王愴大中三年封信王愴

大中十四年封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愴為

棣王三年十一月封弟愴為彭王咸通元年七月

封叔怗為信王紀作怗傳作愴必有誤者

案大中十四年即咸通元年也懿宗於十三年即

位至十四年十一月始改咸通元年耳然攷舊宣

懿紀信王不見封年而棣王彭王皆大中元年二

月封舊傳與新紀合而與紀自相刺謬未知孰是

又攷通鑑彭王愴于大中十三年封不知何據

榮王愴傳新書凡八王史失其薨年舊書榮王廣明

元年十月薨

新書糾謬曰案僖宗本紀廣明元年八月榮王愴

為司徒是月愴薨則是本傳謂史失之者誤也

案舊傳薨在十月亦與新紀小異宰相表薨在八

月與紀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八

宣宗諸子傳

新書宣宗十一子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兼懿宗言當云十二子世系表亦作

十一子俱誤

通王滋傳新書始王夔徙封舊書作夔王滋

新書攷異曰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八月夔王滋薨

則滋薨懿宗朝初未改封通王安得于昭宗朝領

軍為韓建所害乎建所殺之通王蓋別是一人舊

史昭宗紀不載通王名

案世系表亦祇作夔王滋不云通王與舊傳同竹

汀先生此攷甚精

新書建乃將十一王至石隄谷殺之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新書糾謬曰彭王名惕憲宗子沂王名禛昭宗子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案新書彭王惕傳云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而此傳乃云史逸其系胄自相刺謬

諸公主傳 舊書無傳

世祖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媼也下嫁隋州刺史王裕永徽初賜實戶三百堯年八十六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九

案新書王方翼傳祖裕尙同安大長公主方翼早孤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主堯還京師太宗聞

擢右千牛是主已薨太宗時不得至永徽初也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曷

新書糾謬曰案蘇曷傳乃作南康公主案舊書亦作南康公主

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新書糾謬曰案封倫傳乃各言道案世系表與舊書皆作言道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越王貞將舉兵瓌將應之云云

新書糾謬曰與中宗和思皇后越王貞傳事狀重複

案宜刪彼存此又吳氏糾事狀叢複者凡四十六條錢氏攷異增三十四條亦未之能盡苟無舛謬兩存亦可今或因事見之不復瑣錄

太宗女豫章公主下嫁唐義識

新書糾謬曰案唐儉傳及世系表皆作善識

案舊書亦作善識

臨川公主下嫁周道務道務殿中大監譙郡公範之子初道務孺祿時以功臣子養宮中範卒還第毀瘠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

如成人復內之年十四乃得出

案傳云範卒還第是範未死時道務已入宮也而云以功臣子養宮中其事未明

清河公主下嫁程懷亮知節子也終寧遠將軍

新書糾謬曰案程知節傳子處亮尚清河公主且處亮所終之官當載于知節傳後

案舊書亦作處亮趙明誠金石錄清河公主碑跋云下嫁程知節之子處亮則言懷亮者誤也

晉陽公主帝諸子惟晉王及主最少故親蓄之

案文德皇后所生高宗最少非帝之子最少也又

下文新城公主晉陽母弟也則晉陽亦非最少

高宗女義陽公主下嫁權毅高安公主始封宣城下  
嫁潁州刺史王勗

案孝敬皇帝傳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宏聞  
貽側建言下降武后怒卽以當上衛士配之此傳  
云宣城下降潁州刺史王勗則其言亦未確也或  
者因義陽之降權毅而并誤書之

太平公主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宣城新都定安金城  
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新書攷異曰案長寧安樂宣城新都定安皆中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一

女神龍時公主無封金城者惟高宗女高安公主  
始封宣城此金城或宣城之誤

案金城公主和蕃公主也雍王守禮之女神龍時  
許降吐蕃耳公主於景龍時下降攷唐會要神龍二年勅公

主設官屬太平公主比親王長寧安樂惟不置長  
史餘並同親王宣城新都定安金城非皇后生官  
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降吐蕃特置司馬新書  
自以不詳致疑然攷異頗引會要以訂正之不知  
何以遺此

主三子崇簡崇敏崇行皆拜三品

新書攷異曰案薛紹子名崇簡武攸暨子名崇敏  
崇行當加姓以別之

主內忌太子明先天二年謀廢天子使元楷慈舉羽  
林兵入武德殿殺太子太子得其姦

案此數行內或稱天子或稱太子殊襍亂不倫攷  
其事皆在元宗卽位後當稱天子

中宗女宣城公主始封義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  
妹主恚刑耳劓鼻帝怒斥爲縣主久之復故封神龍

元年與長寧新寧義安安樂新平五郡主皆進封  
新書糾謬曰中宗自神龍未返正前止稱太子今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二

傳云帝恚斥爲郡主久之復故封神龍以前曷嘗  
有帝所稱者何帝乎 又曰旣云始封義安郡主

又云與義安同進封母乃重複乎  
案此不是重複但似有兩義安也又案帝怒者武

后也久之復故封者復爲郡主也此必是中宗貶  
房州時降爲縣主中宗歸爲太子時復封郡主耳

史欲見裴巽事而牽連入之吳氏讀傳未明旣以  
縣主爲郡主遂以復故封爲復公主而因疑神龍

以前無帝此皆讀書不細之故但傳自不當稱武  
后爲帝以惑人耳目耳

睿宗女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萬鈞

案孝友傳有鄭潛曜即萬鈞之子余家藏代國公

主碑乃萬鈞自撰也云字花婉有二子長曰聰次

曰明傳皆未載意者潛曜為明之字而以字行乎

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公主

新書攷異曰本封隆昌史家避明皇諱追改

霍國公主下嫁裴虛己

案惠文太子範傳虛己坐與範遊徙嶺外又案安

祿山傳以安慶宗之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

主以下百餘人害之新書既為公主立傳則皆宜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三

於此詳之

元宗二十九女

新書糾謬曰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人

案唐會要元宗三十女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張皇后傳尚公主者乃去盈

非去奢也

常山公主下嫁薛譚

新書糾謬曰案薛稷傳恒山公主嫁薛談唐自穆

宗以後始諱恒明皇帝時未嘗避也譚談二字未

知孰是

案錢氏新書攷異於宗室世系表恒山愍王承乾

下因吳氏之言而深攷之可謂詳盡然亦未必中

當時史臣之病今攷太宗女下已有常山公主蓋

宋真宗名恒新書自避宋諱初不因唐穆宗也其

有諱有不諱者不能畫一耳

萬年公主天寶時為道士

案通鑑在開元四年

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新書糾謬曰案孝友傳乃鄭潛曜郭字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四

衛國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盧建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作豆盧達

案趙明誠金石錄有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恐會

要未足據後攷會要亦作豆盧建竹汀先生所見傳鈔者誤耳

普康公主蚤薨咸通九年追封

新書攷異曰元宗二十九女而自承穆至壽安實

三十人吳氏糾其違舛今攷唐會要載二十八女

史合寧親與興信為一人又多懷思普康壽安三

人予謂公主蚤薨者多矣獨普康以明皇女而追

封于咸通之世殊不近情攷懿宗八女自有封普

康者乃悟咸通九年追封者自是懿宗之女史家轉寫重複錯亂除去普康則與二十九人合矣案咸通卽懿宗建元普康果懿宗女則不得云追封也攷憲宗十八女中有普康公主咸通追封或是此人新書屬之元宗女誠不近情然攷唐會要元宗三十女自有普康公主錢氏所見本不知何以不同

萬春公主下嫁楊朏

新書糾謬曰外戚傳國忠四子暄咄曉晞其字皆從日貴妃傳亦同今公主傳與世系表皆從月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五

誤也

肅宗女肅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整居當是鄭巽死也其時肅宗方爲太子寧國必是郡主非公主二傳皆誤

部國公主始封延光下嫁裴徽又嫁蕭升升卒主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而蜀州別駕蕭鼎澧陽韋憚太子

詹事李昇皆私侍主家

案舊書蕭復傳韋憚作韋恪李昇作李昇通鑑從舊書作李昇也然攷新書李叔明傳又與子昇俱

兼大夫下文云子昇攷昇爲禁軍將軍以李泌言遷太子詹事未爲大夫然則叔明自有子昇官兼大夫而昇與昇兄弟非一人也舊書叔明傳亦作昇代宗女新都公主貞元十二年下嫁田華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案旣云具禮光順門又云五禮由是廢文意不屬竟未明言所以未免疎漏又案藩鎮傳田華尚永樂公主而公主傳肅代德三帝公主無封永樂尚田華者說互見藩鎮傳下

又案唐會要新都降王贊後降田華而傳不言降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六

王贊會要又云貞元四年二月七日與傳所云十二年不同

太常卿董晉奏今月十日新都長公主出嫁行五禮準舊例合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今奉勅其日早於光順門便行冊禮意新書所謂禮廢者指此攷董晉傳貞元四年爲太常卿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以會要爲是

順宗女西河公主始封武陵郡主下嫁沈翬薨咸通時

新書糾謬曰案郭子儀孫銛傳云尙西河公主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案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然則西河

公主又嫁郭氏而本傳不載乃闕文也

襄陽公主始封晉康縣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

新書糾謬曰案張茂昭傳克禮乃茂昭之子而孝

忠之孫且又云尙晉康郡主非縣主也

宣宗女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初琮尙永福公主

案當云初琮許尙永福公主

昭宗女永明公主早薨

新書攷異曰案舊本紀在天祐三年七月當云薨

天祐時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

十七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李密傳新書祖耀邢國公舊書周太保魏國公

案隋書李密傳亦云祖耀周邢國公新書世系表

亦同而祖君彥為密移檄郡縣則云周太保魏公

之孫

新書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峴

之下密兵度橫出擊斬之

案舊書畧同而無邢公峴名通鑑考異引河洛記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遣將劉善武追躡驅密於邢公山新傳恐是參用

此語余謂李密入唐封邢國公當是後人因密死

於此而以名其山河洛記不審其本末而書之而

新書遂誤襲之也

王世充傳新書為羽林將軍獨孤修德所殺舊書為

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

案通鑑為定州刺史獨孤修德所殺名從新書官

從舊書

竇建德傳新書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

立為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冬至

有五大鳥集其宮又宗城人獻元圭一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舊書十三年正月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武德元年冬至日有五大鳥降于樂壽因改元爲五鳳宗城人獻元圭孔德紹曰昔禹天錫元圭宜稱夏國建德從之

案丁丑是大業十三年當以舊書爲是且十四年是恭帝義寧二年卽武德元年也其年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十四年無五月也又建德因宗城人獻元圭而改稱夏亦宜從舊書在武德元年冬至後而新書旣云五月改夏又于冬至後稱孔德紹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二

之言云國宜稱夏不自相矛盾乎

新書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引兵討化及舊書二年化及僭號于魏縣其下畧同

案宇文化及至魏縣僭號在元年九月建德討化及在二年二月舊書言二年僭號誤也然語勢祇是引起下文其弊猶小新書乃以化及至魏縣與建德討化及並叙于元年末竟不分其辭而下文又有二年陷邢趙滄三州之語是真以誅化及爲元年事語病甚大且武德元年卽大業十四年新書上文旣云十四年直叙至冬至後矣而又以

武德元年接入化及事不幾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書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于易南兵未交士興卽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舊書畧同而上作今王使大將高士興下又有遣士興進圍幽州等語

案舊書凌敬此說乃設言以悟建德耳新書刪去首尾若實有其事又高士興圍幽州其事亦不見他傳亦漏也

新書王進據虎牢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得書猶豫顛六十日不敢西舊書經二月迫于武牢卽虎牢諱不得進通鑑考異引舊書有停畱七十餘日之語今檢舊書無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三

通鑑考異曰吳兢太宗勳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十二萬次于酸棗去敗纔四十一日

案新書本紀武德四年三月乙酉寶建德陷管州五月壬戌秦王敗建德于虎牢執之舊書本紀作五月己未壬戌前三日也今攷乙酉至己未三十日至壬戌三十八日而太宗報建德以書乃在獲其將殷秋石瓚之後則新舊傳之誤可知又攷舊書太宗本紀作相持二十餘日此最爲是薛舉傳新書旁畝地至始州掠王氏醉寢於野王取畝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大夫



案舊書列女傳有魏衡妻王氏新書刪之而附其事於此舊傳命地作企地崇義大夫作崇義夫人未知孰是

李軌傳新書詔安興貴封梁國公舊書封涼國公

案新書忠義傳李愷傳後詳錄凌烟功臣有歸國

公安興貴不知是改封否也唐會要功臣門作梁國公或忠義傳誤

劉黑闥傳新書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該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舊書作曹湛

案新書上文亦云曹湛而此處作曹該恐誤又攷

新書高祖本紀武德五年七月貝州人董該以定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四

州叛附於黑闥疑此因曹湛而誤為曹該紀又因曹該董康買而誤為董該也

新書黑闥所署總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不許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舊書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延之入城涕泣固請進至城傍德威勒兵執之

案新書本紀亦祇云黑闥將葛德威執黑闥以降不言崔元遜也又案通鑑考異引革命記與新傳畧同元遜作元遜而云元遜奔突厥似元遜本不與德威同謀實欲納黑闥者新傳叙事殊不明也

徐圓朗傳新書秦王已破黑闥圓朗懼迎劉世徹盛彥師謬說曰公迎劉世徹亡無日矣

通鑑考異曰案實錄彥師奔王薄共殺李義滿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闥乃敗彥師在圓朗所時黑闥未敗也

案舊書圓朗傳不載此事然新舊二書盛彥師傳並云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似不取奔王薄事也未知孰是

新書蕭銑傳贊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偽辨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五

新書攷異曰蕭銑不惜生降以全民命其答高祖以田橫自比蓋道其實耳高祖自慮養虎故亟除之視宋祖之待劉鋹有愧色矣以是為聖未之前聞

輔公祏傳新書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祏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

案新舊高祖本紀並云二年九月杜伏威降則當云武德二年伏威既遣使歸國其與伏威傳不合已見本紀下又案本紀伏威降上有李子通自稱皇帝沈法興自稱梁王則伏威遣公祏擊破子通

雖不能確指其時自在既降之後通鑑在三年十月後蓋約畧之辭攷舊本紀三年六月徙封楚王杜伏威為吳王賜姓李氏或者破子通在三年六月前以功而徙封今叙其事于二年前亦非也

新書六年伏威入朝舊書五年伏威將入朝

案舊紀五年七月丁亥吳王伏威來朝通鑑從舊書

新書遂僭位國稱宋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公祐傳不言年號楊文公談苑江南

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

字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然新舊

書通鑑皆不載萬斯同紀元彙攷謂公祐紀元天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明與談苑又異

案輔公祐僭位在武德六年八月七年三月即敗

亡矣安得有乾德四年之文王氏王海並攷乾德

天明于輔公祐下亦不言何據

新書公祐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

徐紹宗屯青州山舊書徐紹宗屯青林山通鑑從舊書

案新書闕稜傳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過是青林山

即當塗之青山新書本傳作青州山誤也

沈法興傳新書投吳郡賊聞人嗣安舊書作聞人遂

安通鑑從舊書

張善安傳新書武德六年反輔公祐以為西南道大  
行臺掠深州執總管王戎舊書公祐之反也善安亦  
舉兵相應

案新書高祖本紀善安反在六年三月陷深州在

四月而公祐之反則在八月然則善安之反在公

祐前新舊二傳之誤可知

梁師都傳新書殺郡丞唐世宗舊書殺郡丞唐宗

案舊書當是避唐諱攷世宗即唐休璟之祖宰相

世系表云官洛陽合而梁世都起朔方則表誤可

知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裴寂傳新書字元真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作真元

新書餉龍山令高斌廉舊書同

案創業起居注作遼山縣令高斌廉龍山縣後齊

所置隋開皇十年改曰晉陽是時無龍山也

新書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案訊無狀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雲起傳未嘗為麟州刺史亦無告

寂反事且案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

是時固未有麟州也錢竹汀曰案麟遊縣武德元

麟州鉅野縣武德四年置麟州五年州廢則是時固有

案舊書韋雲起傳云武德四年授西麟州刺史

和郡縣志麟遊下云隋于此置西麟州雖與志所言武德元年不同要之西麟州必在麟遊縣也

新書刪之遂生廷珍之疑然寂傳此下有云四年

改鑄錢賜一鎰得自鑄則事在四年前是亦可疑

也又雲起告寂案訊無狀不聞雲起獲罪又可疑

也

劉師立傳新書河西党項破丑氏舊書作破丑氏

劉義節傳新書從子思禮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

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舊書思禮少嘗學相術于

許州張憬藏相已必至刺史位至太師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八

新書攷異曰案舊書文義謂思禮自相當得太師

非憬藏許之也新史改竄失其本旨

樊興傳新書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為赤水道行軍總

管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仗舊書同

案新書太宗本紀貞觀八年夏吐谷渾寇涼州段

志元為西海道行軍總管樊興為赤水道行軍總

管以伐之十二月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道

彥為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

新舊二書道彥傳並云李靖擊吐谷渾道彥為赤水道總管乃與

段志元俱非從李靖時也蓋樊興時亦在軍中後

期致罪耳其赤水道總管自是道彥非樊興也

李安遠傳新書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石刻秦王告少林寺教有德廣郡開

國公安遠名傳作廣德郡誤

案二書官名封爵之異不可盡舉今以此傳攷之

李高遷新書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錢九隴

舊書拜陵州刺史卒贈梁州都督

新舊書皆云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

都督凌烟功臣作左監門衛大將軍

云封營國公後為襄城郡公孫武達

新書改楊國公舊書皆云

進封東萊郡公凌烟功臣張長遜

新書改楊國公舊書皆云

孟嘗新舊書皆云漢東郡公秦行師

新舊書皆云

孟嘗新舊書皆云漢東郡公秦行師

新舊書皆云

孟嘗新舊書皆云漢東郡公秦行師

新舊書皆云

孟嘗新舊書皆云漢東郡公秦行師

新舊書皆云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九

廬陵郡公苟無關於大義並畧之

新書諡曰安舊書諡曰密

案會要同新書余友端木星垣曰易名之典理無

復斥其名者當從舊書其言誠有理也

屈突通傳新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

羞舊書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

以愧相王

舊書攷異曰六朝以後丞相封公稱相公封王稱

相王是時高祖以唐王領大丞相故有相王之稱

或疑為代王之譌非也

案創業起居注屢稱高祖爲相王

張公謹傳新書大安子悱舊書大安子況

案世系表悱大素子況大安子舊書大素撰後魏書一百卷新書詔悱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則悱必大素子也當以舊書及世系表爲是

秦瓊傳新書與程鸞金計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舊書與程鸞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

案舊書程知節傳與秦叔寶馬上揖世充亦與此傳不合然新書改作策馬謝世充語少情味且牛進達吳黑闥皆自世充所同來降事亦不應刪也新書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元宏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案上文詔圖形凌煙閣者二十三人無高士廉名攷舊書長孫无忌傳貞觀十七年令圖畫无忌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而據詔書數之亦祇二十三人蓋脫士廉一人也舊書士廉傳十七年圖形凌煙閣此傳祭名臣圖形凌煙

者七人而士廉在其中第不知同在數行之中何疎忽如此又攷永徽六年其時長孫无忌尉遲敬德程知節唐儉李勣五人未卒張亮侯君集以謀反誅杜如晦房元齡李靖柴紹皆受子累若河間王孝恭屈突通殷開山長孫順德張公謹劉政會何以不在致祭之列亦可疑也

唐儉傳新書字茂系舊書字茂約

趙明誠金石錄唐儉碑跋曰字茂約新史誤也

案世系表亦作茂約此當是傳寫之誤

新書裔孫次子扶扶弟持持子彥謙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一

案新書此並系於儉弟憲後不知是憲裔或儉裔也攷舊書文苑唐次傳云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然證之世系表則皆不然表云唐宏三子瑤借諡號三祖儉憲在瑤下次乃系於諡之下則其族疎遠甚矣

段志元傳新書齊州臨淄人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神道碑作鄒平

新書諡曰壯肅舊書作忠壯

新書攷異曰舊傳唐會要及神道碑作忠壯

案世系表亦作忠壯舊書長孫无忌傳圖形凌煙

閣詔亦曰褒忠壯公志元

新書三世孫文昌

案當云元孫文昌又攷舊書文昌傳祖德皎新書世系表作懷昶未知孰是

新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即日解而去

新書糾謬曰以本紀及南蠻傳攷之自大和四年至九年並無南詔寇南安安得有文昌檄而解去之事且南安不見屬何郡疑皆無之

案新地理志眉州通義郡洪雅下注云武德元年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二

以縣置犍州五年省南安入焉貞觀元年州廢開元七年置義州并以獠戶置南安平鄉二縣八年州廢省二縣舊志青神下云漢南安縣然則青神洪雅皆有南安之地史仍其舊名也又泉州有南安縣此或非南詔之所及

劉宏基傳新書大業末從征遼度後期且誅遂與其屬椎牛犯法吏諷捕繫歲餘舊書度已後期當誅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吏捕之

案舊書之意似宏基自使潛告吏得捕繫而不得至遼也新書改作吏諷捕語意不明

許圜師傳新書進戶部尙書卒舊書封平恩縣男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封平恩縣公

案李愷傳後凌煙功臣作平恩縣公新傳漏也

程知節傳新書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舊書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徽六年五月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賀魯顯慶

二年閏正月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以伐賀魯然則程知節之討賀魯乃永徽六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三

年也又傳云左領軍大將軍而紀云左屯衛大將軍亦必有誤

案新書刪正舊書當刪去顯慶二年四字不當刪去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六字遂爲吳氏所糾溫彥博傳新書曾孫曦尚涼國長公主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涼國下嫁薛伯陽非溫曦也又荆山公主亦嫁薛伯陽無乃涼國實嫁溫曦而史誤作伯陽乎又薛稷傳伯陽尚仙源公主仙源卽涼國舊封又似非誤無乃尚荆山者爲溫曦乎二者雖不可推然必有一誤矣

趙子函石墨鑄華涼國公主碑跋云公主先嫁薛伯陽後嫁溫曦而碑諱不言伯陽

案唐會要公主降薛伯陽後降溫曦然唐人不知諱此觀張說所撰鄆國長公主碑均叙薛鄭兩家言之津津不知此何以諱也

溫造傳新書道遇左補闕李虞舊書前作李虞後作李虞仲

案新舊二書李虞仲本傳並云虞仲字見之不單名虞

新書彥博裔孫廷筠廷筠弟廷皓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四

案世系表不載廷筠廷皓舊書文苑傳亦不言其為彥博之裔也

李嗣真傳新書武后嘗問嗣貳事對日程嬰杵白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案嗣真所對全不中理何足以悟后也此殆為新史者欲為嗣真立佳傳而造作之舊傳無此語也攷舊書崔善為李嗣真皆在方技傳新書乃與溫大雅等同傳實屬不倫至裴知古舊附方技尚獻甫後而新書附之嗣真同繫于此尤非也案舊書方技傳云舊本錄崔善為以下似唐國史本在方

技當時已有定論矣

杜伏威傳新書下邳賊苗海潮以衆下之舊書畧同案新書高祖本紀苗海潮據永嘉永嘉屬温州去下邳甚遠二者殊不相合

闕稜傳新書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拍刃舊書同案新舊書本同作拍刀當是闕稜以意為之故史詳其名狀或改舊書為陌刀恐非是

李子和傳新書建元丑平舊書作正平

新書武德元年獻欸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十一年為婺州刺史舊書貞觀元年賜實封三百戶十一年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五

除婺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武德止九年疑為貞觀十一年而脫貞觀二字也

案新書剛貞觀元年二語而遂誤脫也

李勣傳新書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舊書年七十六案新書叙勣屬疾載其自言云年踰八十舊書則云年將八十似各照應所言非筆誤也今攷新舊二書並云隋大業末勣從翟讓為盜年十七而自大業九年歲次癸酉天下盜起至總章二年歲在己巳五十七年耳以十七增之祇年七十四勣之

為盜雖不知確在何年然安得八十六也余家藏李勣神道碑是高宗御書云春秋七十有六可據也當以舊書為是

敬業傳舊書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蕃將徐舍人者集漢俘呼延州謂僧延素曰予本漢五代孫也

案漢字下有闕文又案新書刪此于本傳而載于吐蕃傳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語較明白然當如舊書載入本傳蓋見徐勣子孫誅夷殆盡而祀尚未絕也

張亮傳新書亮更妻李氏李私通歌兒養為子名慎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一 十六

幾亮子顓數諫舊書亮前婦子慎微每以養慎幾致諫  
案世系表不載亮子孫未知孰是

新書陝人常德發其謀舊書作常德元帝使馬周案之亮調  
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舊書公穎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

案常德所發即程公穎公孫常之言而所案者亦此二人也新書刪去公穎及常一句竟不知亮所言囚為何人

劉蘭傳新書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

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眾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八年頡利死于京師今劉蘭傳乃謂十一年頡利尚存本國且考突厥本傳亦無此事此可驗其皆虛也

案新書有因舊書而誤者此類是也說見寶靜傳下

高儉傳新書字士廉舊書同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一 十七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宗儉  
寶威傳新書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舊書威太穆皇后從父兄也

案世系表寶畧五子興拔岳善熾岳二子魁毅太穆皇后毅之女也則威當是太穆皇后之從父二書語意俱未明

寶抗傳新書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舊書同  
案當作仁杲二書于仁杲事多誤為舉

寶靜傳新書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間其部落郁射舊書有設字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舊書同

案劉蘭傳貞觀初爲夏州都督府司馬今以此傳思之必是寶靜爲都督時而劉蘭爲司馬其誘降郁射設卽是此事舊書傳寫者失其次而新書遂誤沿之也

新書威從孫德元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威與毅爲從兄弟德元爲毅之曾孫則威之從曾孫矣

房元齡傳新書字喬舊書房喬字元齡

案新書從房元齡碑書之也然世系表云字喬松

洪容齋五筆云元齡有二碑其一字喬松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八

新書進爵邢國公舊書同

案元齡碑作邢國公余前後收得此碑兩本邢字明白可據而攷之諸書則皆不然可疑也

杜如晦傳新書諡曰成舊書同

趙明誠金石錄碑跋曰碑所書乃爲誠

新書如晦五世孫元穎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元穎乃淹之六世孫舊唐書杜審權傳如晦六代孫審權爲元穎從子與此

傳合

案舊書杜元穎傳亦云萊公如晦裔孫未知孰是

魏徵傳新書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靖珪舊書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女還京憇于漳川縣官舍餘畧同

案舊書文意是宮女自九成宮還京而憇於漳川

官舍非從幸九成宮而舍於宮下也漳川卽圍川

舊書地理志云武德三年分岐山縣置圍川縣取

漳川爲名俗訛改爲圍貞觀元年爲扶風縣

貞觀八年改名九成宮在麟遊縣也新書語不明

新書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公主傳太宗二十一女無封衡山者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十九

攷于志寧傳云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降長孫氏

是衡山停婚魏氏後許嫁長孫氏矣公主傳下嫁

長孫氏者有新興新城二公主未審何人初封衡

山也

魏暮傳新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劔南西川節度

使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暮

罷又宰相表云十一年二月暮爲檢校戶部尚書

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爲十

年者誤與



案舊紀暮罷爲西川節度亦在大中十一年新傳沿舊傳而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一

二十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王珪傳新書季父頗舊書同

沈炳震曰案隋書文學傳作類

案世系表亦作類而韋雲起傳云師太學博士王

頗新舊書並同未知孰是 通鑑作王類

新書珪孫燾旭舊書長子崇基崇基孫旭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燾旭皆珪曾孫未知孰是

案舊書酷吏王旭傳亦云曾祖珪與世系表同當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爲是

薛收傳新書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

音齊名舊書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

案舊傳德音爲收族兄當是元敬族叔然徧檢世

系表無德音名未知孰是

薛稷傳新書道衡曾孫舊書元超從子稷

新書攷異曰據世系表稷乃道衡四世孫

案新書元超子曜舊書元超從子稷下又云時從

祖兄曜是稷爲道衡曾孫新舊傳同也未知孰是

韋挺傳新書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辭連東宮

帝專責宮臣由是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巂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王珪韋挺皆建成東宮官固宜獲咎  
杜淹則秦王府官也何以同貶斥乎攷建成傳但  
責兄弟不相容而斥王珪韋挺杜淹於遠方三人  
之罪但坐構釁而非以文幹事得罪也

新書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以它事繫投  
纒死舊書畧同

案常見張亮傳但當云作書與公孫常常坐張亮  
事繫投纒死二書所云詞繁而不核

李迥秀傳新書字茂之舊書祖元明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二

案世系表迥秀字茂實而其祖名充穎元明則其  
叔也又新舊傳並云大亮族孫據表乃大亮族子  
又並云迥秀子齊損以謀逆誅表無齊損祇有子  
俊爲黃州刺史未知孰是

戴胄傳新書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  
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  
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

案舊書引爲秦府士曹參軍下有及卽位三字當  
從而增之

崔湜傳新書與弟液澄從兄洩並以文翰居要官舊

書弟液滌及從兄洩並有文翰滌開元中賜名澄

案世系表液是擢之子與湜爲從兄弟而洩是挹  
之子爲湜親弟非從兄也未知孰是

陳叔達傳新書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諍不恭  
免官

新書攷異曰宰相表武德九年十月叔達瑀坐事  
免非貞觀初

案是時太宗已卽位而未改元

楊師道傳新書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  
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三

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寘毒人者重其法舊書慕容  
寶節有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  
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

案二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裴矩傳新書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  
諭之乃聽命舊書畧同

案尉遲敬德傳云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  
又曰敬德請帝手詔詣軍內外始定當得其實

新書攷異曰矩隋書有傳此傳一千五百五十餘  
字述隋事者十之七八既與隋書重複當云仕隋

至某官事見前史乃繼以宇文化及實建德事斯  
爲得之若封倫蕭瑀輩舊史無傳者固不妨述其  
梗概也

鄭善果傳新書祖在魏爲顯家舊書祖孝穆西魏少  
司空岐州刺史

案善果家世既不見世系表則當如舊書所載新  
書刪之而曰祖在魏爲顯家詞費而不核也

章宏機傳新書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舊書良吏傳  
章機子餘慶餘慶子岳岳子景駿

案新書景駿在循吏傳亦云宏機孫是與岳子爲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四

昆弟而舊書則景駿爲岳之子機之曾孫也新書  
作宏機舊書作機或是避新書作岳子舊書作岳

未補孰是

又案新書此傳自權萬紀以下除閻立德兄弟外  
舊書多在良吏傳萬紀請鑿山冶銀宏機辭獻替  
而自謂守官固不足爲良吏然新書附之封倫裴  
矩傳後時既不相接事又不相比亦屬不倫宜各  
就其時附之

新書岳子孫臯別有傳

新書攷異曰案章臯傳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

不言爲宏機之後若依此傳則臯爲宏機元孫臯  
六世祖卽宏機祖也此傳云祖元禮隋湖州刺史  
浙當不名範兩傳必有一誤

蕭瑀傳新書貞觀初房杜初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  
無少望乘鐔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復爲  
左僕射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  
州都督入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會元齡等小過失  
瑀卽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九年復參預朝事晉王  
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間請捨家  
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五

帝曰瑀豈不得其所耶乃詔奪爵舊書畧同

新書攷異曰以宰相表攷之瑀五入相而五罷傳  
於貞觀十年罷相一事畧而不書其與陳叔達忿  
爭在武德九年太宗雖卽位未改元且係第一次  
罷相而誤以爲第二次皆自相牴牾也

案新書皆因舊傳書之以致誤也但舊傳立晉王  
爲皇太子前有十七年三字較新傳爲稍明耳

蕭俛傳新書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開成初  
弟俛爲楚州刺史舊書復以少師召俛令弟傑奉表  
京師開成二年俛弟俛授楚州刺史

案舊書傑與倣並著目錄其所歷官并始末並詳此傳後而新書刪之不見傑名世系表亦無之名鄧唐表亦無傑也表雖載倣亦不載其一官且倣爲倣之弟據表倣皆倣之從叔知表於此必有大誤並詳世系表下

新書蕭俛傳贊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

案銷兵之罪俛與段文昌任之若朱克融之事則崔植杜元穎當職其咎攷新紀長慶元年正月壬戌蕭俛罷二月已卯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於有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六

司總卽先藉朱克融等赴京師度其時未久而銷兵之議必在前矣知傳贊之不核也

蕭遘傳新書獨呼遘大尉舊書同年皆戲呼太尉

案上下文義新書不如舊書之明

蕭定傳新書瑀曾孫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歷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爲第

一

新書攷異曰案復傳但云歷歙池二州刺史改同州刺史不云常州者闕也復定並附瑀傳而前後不相應如此

案舊書蕭復傳自常州刺史遷潭州刺史新書刪之遂爲錢氏所譏又定傳當次於瑀後不應次之遘後一傳中而世次時代之失序如此

新書蕭瑀傳後總贊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

案自瑀至遘據世系表凡九葉而得相者八人非八葉宰相且嵩等七相皆瑀從子鈞之後而瑀之後未有相者梁武傾心梵教至賣兒貼婦以起禪寺有何功于百姓瑀譜李靖忌房杜已垂休休之度而寘以無功逸傳俛以銷兵釀禍若華與遘並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七

汗偽署名德相望亦過譽矣

格輔元傳新書父處仁仕隋剡丞舊書伯父德仁隋剡縣丞

案世系表輔元父處仁不載其官伯父德仁隋剡

丞當從舊書

虞世南傳新書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歷元枵乙亥不見止十二日爾自氏至虛危凡歷大火折木星紀元枵四辰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與且虛危卽元枵之次今云孛

虛危歷元枵以是觀之必有誤矣

案舊書天文志亦云八月二十三日星孛于虛危

歷于元枵凡十一日而滅蓋須女虛危元枵之次

起女五度終虛九度終危十二度星孛于虛而歷

于危之十二度故變文言元枵以明之其危之十

三度則輒訾之次星未嘗歷之也意此傳之所謂

歷氏餘百日者或誤而非天文志之誤且吳氏糾

之當數自虛危歷氏之辰當云凡歷元枵輒訾降

鶉尾壽不當數自氏歷虛危之辰余非知天文者

姑舉舊志言之如此唐會要亦祇言孛於虛危歷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八

褚亮傳新書曾祖湮父玠舊書曾祖湮梁御史中丞

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秘書監

沈炳震曰陳書褚玠傳湮作湮

案世系表曾祖漢祖象余家藏褚亮碑雖殘闕而

蒙為太子中舍人名與官甚明白且陳書褚玠傳

亦作父蒙則表之為象者必訛而湮湮漢三者互

異未知孰是

李守素傳新書通姓氏學號為肉譜舊書當時號為

行譜

姚思廉傳新書本名簡以字行舊書姚思廉字簡之

新書孫瑋瑋弟班舊書子處平處平子瑋瑋

新書攷異曰案藝文志有姚瑋漢書紹訓四十卷

班瑋字形相涉或宋初避諱瑋字闕末筆後人誤

作班耳

案舊書本作瑋又李尙隱傳亦作姚瑋新書尙隱

惟姚瑋傳作弟班恐後人誤依新書改之

令狐德柔傳新書父熙鴻臚卿舊書鴻臚少卿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隋吏部尙書武康公攷隋書

熙嘗任鴻臚卿又以本官兼吏部尙書判五曹尙

書事後終桂州總管史稱鴻臚卿者當時以京職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九

為重吏部未正授故亦不書也

案新傳書祖父官與世系表異者何可勝舉安能

一一揣其意也若論史法但當書後官為是

新書累進爵彭城縣子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彭城當是彭陽北史叙傳稱德柔為

彭陽公德柔大父整亦封彭陽公

蘇世長傳新書與世充兄子宏烈及其將豆盧行襲

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輒殺之舊書高祖與

襲有舊餘畧同

案下文所言高祖亦與世長有舊故新書誤刪襲

字其實此處文義祇是因襲有舊而招之後乃因其殺使者而誅之也

新書世長有機辨淺于學舊書機辨有學

案世長幼即上書言事又十八學士贊云超然辨悟不當如新書所云

韋雲起傳新書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舊書作紇干

案突厥傳其官名有俛斤有達干無所謂紇斤紇干者然突厥官名二十八等二書未盡舉也

于志寧傳新書與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

新書攷異曰即所謂顯慶本草也藝文志載撰述

人無志寧名

新書曾孫休烈舊書于休烈傳高祖志寧

案世系表休烈是志寧元孫

新書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舊書同

案公主傳平陽昭公主薨太常議婦人葬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公主身執金鼓參佐

命于古有耶宜用之舊書柴紹傳亦同今于休烈以儒著而其妻葬乃給鼓吹何謂耶端木星垣曰攷唐紹

傳韋庶人請命婦葬給鼓吹蓋濫觴於是時也

張行成傳新書族子易之昌宗舊書作族孫

案世系表行成兄行鈞易之昌宗行鈞之孫也當云從孫又攷新書無佞倖傳則易之昌宗事捨此亦無可附若刪併入之武后傳似亦可也

長孫无忌傳新書以无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案上文云進位司徒宰相表貞觀十六年七月無忌為司徒十七年四月已丑特進蕭瑀為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李世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並同中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一

門下三品與本紀同未嘗言无忌同三品也攷百

官志云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

三品說已見百官志下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

令則否无忌既為司徒則三公矣此沿舊書太宗

本紀之文而誤舊紀蓋言无忌元齡與瑀勳同命

為太子三師詹事而同三品之文係于李勣之下

乃是以辭害意新紀既改之矣而傳何襲之

新書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舊書特合

孫延主齊獻公之祀

案世系表延為无忌之孫元翼則延之子无忌之

曾孫也攷舊書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九月追復无忌官爵以曾孫元翼襲封趙公而新書徐齊聘傳亦言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疑此爲兩事先復齊晟而後復趙无新舊傳各舉其一耳

新書无忌族叔順德舊書長孫順德傳同

案舊書順德祖澄周秦州刺史父愷隋開府順德既不見於世系表則當書其父祖而新傳刪之非也又攷表云觀生稚澄稚爲无忌高祖而澄爲順德之祖則順德爲无忌之族祖而非族叔也且順德本元勳又是無忌叔祖傳亦不當附之无忌仍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二

當從舊書與唐儉等同傳耳

新書討建成餘黨舊書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元武門

案新書語不如舊書之明此卽建成傳所謂王左右數百人至合擊之尉遲敬德傳所謂宮府兵屯元武門戰不解者也非另有一事

褚遂良傳新書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舊書

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十月乙卯立宸妃武氏爲皇后

新書遂良曾孫瑯

案世系表無瑯名

來濟傳新書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氣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高智周傳畧同宣城石仲覽作江都石仲覽

新書攷異曰容齊四筆辨之云此事本出韓琬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貞觀中爲齊王祐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三

記室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爲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于廣陵也案容齋之言頗核但永徽六年歲在乙卯去癸卯首尾十三歲而誤爲丁巳者蓋誤以顯慶二年濟貶台州之歲當之也

李義琰傳新書子巢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

案李巢新書所增而舊書長孫无忌傳有云許敬宗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无忌交通謀反新書刪之但云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而巢傳所載亦不同未知孰是

杜正倫傳新書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羨舊書與兄正元正藏皆以秀才擢第

案世系表正藏作正臧未知孰是新傳詞甚費而事不核宜從舊書

崔知溫傳新書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四

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世系表泰之初以職方郎中預平二張諤之初以商州司馬預平章后功第二與此傳互異

案新書武后紀長安五年討二張有職方郎中崔泰之名與世系表合

高智周傳新書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其子繪往見智周以女妻之生子舊書作捷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洌洌皆擢進士洌爲尚書左丞洌永嘉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惟取賤一番爲書以遺其副

云挺卒洌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洌子鍊洌子銖又有清白名

新書糾謬曰案喬琳傳云蔣鎮者洌子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泚叛竄于鄆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求得之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僞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新書兩傳各書之後人何所取信耶又墓樹松柏史何足紀若以多爲貴又非所聞也

案舊書高智周傳本無又有清白名之語

郭正一傳新書永隆中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五

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高宗本紀在永淳元年四月非永隆又案百官志貞觀八年李靖以疾辭位詔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名蓋起于此而以平章事入銜則自待舉正一等始也

案舊書職官志中書令下注云永淳二年黃門侍郎劉齊賢知政事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後他官執政未至侍中中書令者皆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與此不同蓋郭正一等猶有承受進止之



名當以劉齊賢爲定耳齊賢執政在永淳元年十月舊志誤後於正一等數月故此傳遂據正一等言之

新書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舊書上有先是儀鳳中五字

新書糾謬曰案高宗紀在儀鳳三年九月今書于永淳之後失其次序

案新書刪去舊書先是儀鳳中五字遂爲吳氏所糾

趙宏智傳新書舉五經舊書作五孝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六

案上文云講孝經百福殿蓋舉其中五孝之文

新書宏安曾孫矜

新書攷異曰矜舊書無傳此采柳子厚所撰墓志增也墓志云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皆韻語也史改云乃其得實遂至失韻

崔敦禮傳新書字安上舊書本名元禮高祖改名焉

趙明誠金石錄敦禮碑跋曰世系表名安上字敦禮此碑所書與表合然舊書及碑皆云本名元禮高祖爲改名焉其孫兢墓志亦云名敦禮疑其以字行爾

楊纂傳新書贈幽州都督謚曰恭舊書謚曰敬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作敬宋人避諱往往改敬爲恭如楊纂柳亨疑本謚敬而後人追改也

案舊書楊纂柳亨傳皆本作敬

劉德威傳新書延景終陝州刺史舊書同

案新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巳殺陝州刺史劉延景而新舊傳皆不載此事未知孰是

邢文偉傳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宏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舊書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七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永昌元年十月丁卯邢文偉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而傳不書蓋闕文

呂才傳新書秦莊襄四十八年始皇帝生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莊襄當作昭襄

劉仁軌傳新書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舊書五年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坐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

通鑑考異曰仁軌從軍乃在百濟非征遼也

案通鑑不取征遼之說然新舊書雖不同同云征遼攷本紀是年三月伐百濟十二月伐高麗通鑑既以此事紀之十二月末而又不取征遼之說不

知何故且仁軌立功在百濟而白衣隨軍卽在百濟史亦未有明文觀下文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發新羅兵以援仁願當是自遼而往百濟也

新書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實錄或作任孝城今從其多者

案新書百濟傳亦作任孝城

新書帝乃以隆爲熊津都督舊書同

通鑑考異曰案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扶餘隆爲之明年實錄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

金法敏盟今從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八

裴行儉傳新書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

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舊書同

案高宗本紀事在調露元年又此下行儉議云敬

元失律審禮喪元皆儀鳳三年九月事則新舊傳

之誤可知

光廷傳新書諡曰克平特賜諡曰忠憲舊書光廷作

光庭諡爲克特詔賜諡曰忠獻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及光廷碑子穰墓誌孫倩碑

皆作忠獻

案裴穰墓志作光庭新世系表亦作光庭又案唐

會要諡爲克與舊傳同皆無平字

婁師德傳新書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舊書同

案武后本紀事在萬歲登封元年三月卽於是月改元萬歲通天在證聖後一年然則新舊二傳云

證聖中並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二

十九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涇縣趙縉 男國榘校

寶懷貞傳新書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景雲二年<sub>亥</sub>十月甲辰寶

懷貞罷先天元年<sub>壬</sub>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寶

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四月耳非踰年

也或曰史家謂改歲為踰年非謂過一朞也愚曰

惟新書之例不然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即位不閏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歲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即位次

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可謂踰年矣而以

為不閏歲又云甫再朞出為西川節度使元穎以

元年二月為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歲餘八月而

以為甫再朞則此雖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

以為踰年哉

宗楚客傳新書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其部闕噉

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犯邊舊書西突厥

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郭元振請徙忠節於內地

楚客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

振所奏

案二書所載不合而新傳與舊突厥傳同舊傳與新突厥傳同其叙事皆不畫一故也

郭山憚傳新書詔徧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麇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

案舊山憚傳有左金吾將軍杜元珍誦娑羅門呪

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二語新傳刪之易

為餘臣各有所陳如以其事鄙黷竟盡刪之但云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所陳皆鄙黷可也而獨去二人疑有所諱

王璵傳新書方慶六世孫舊書開元末璵抗疏置春

壇祀青帝

新書攷異曰方慶傳在卷四十一而此乃在卷三

十四前後失序

案王方慶傳卒於長安二年至開元二十九年纔

四十二年耳而璵能抗疏建議亦當及冠何以為

方慶六世孫也然攷世系表亦是方慶六世孫又

攷通鑑載璵上疏在開元二十五年溫公攷異已

疑及於此

新書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沈炳震曰案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乾元三年無七月且璵以乾元元年入相二年三月罷舊紀新表皆同七月始出爲蒲同絳等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也

新舊二書並於王璵傳載黃州刺史左震昭應縣令梁鎮二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三

案梁鎮左震皆奇士惜二書不詳其爲何地人左震吾涇縣人左難當五世孫也今黃州地有斬巫驛唐李肇國史補宋洪邁容齋五筆皆載之而亦不知爲涇縣人

阿史那忠傳新書蘇尼失子也舊書蘇尼失有傳案新書不載蘇尼失事而見於突厥傳云頡利死蘇尼失自殺以殉舊書本傳無此事但云貞觀八年卒又頡利之擒乃蘇尼失使子忠擒之所載大異未知孰是

契苾何力傳新書鐵勒哥論易勿施可汗之孫父葛

隋末爲莫賀咄特勒舊書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

新書攷異曰案回鶻傳云契苾曾哥楞自號易勿真莫賀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莫賀咄死子何力尙幼率其部來歸則何力乃哥楞弟子非其孫也論楞聲相近此傳云易勿施彼傳云易勿真未詳孰是薛延陀傳亦作易勿真

案舊書未載何力之祖余家藏何力子契苾明碑曾祖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祖繼莫賀咄特勒舊書何力傳云父葛繼爲莫賀咄特勒是何力之父葛新舊書同也明碑乃云祖繼莫賀咄特勒未知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四

其名繼與卽舊傳繼爲莫賀咄特勒之繼而未載其名與皆不可曉是何力爲哥論之孫新書本傳不誤而同鶻傳誤也明碑是婁師德所撰何力作河力特勒作特勒

新書諡曰毅舊書諡曰烈

案唐會要諡曰烈與舊書同

尚可孤傳新書徙封馮翊王食實戶一百五十下又云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二百舊書仍賜實封一百戶下云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案新書徙封馮翊王句衍也舊書較明

裴玢傳新書五世祖糾本王疏勒舊書五代祖疏勒

國王綽

案糾與綽字形相近未知孰是又案新書載裴玠祖則前尉遲勝傳舊書云本子闕王珪之長子此句不宜刪而新書刪之亦不盡一

王方翼傳新書子珣與兄璵弟縉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案舊書王方翼傳云子珣珣璵王拱傳又作珣珣縉

蘇烈傳新書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乃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五

宗誤也

王峻傳新書帝親郊追會大禮峻以冰壯請留會有  
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峻詔源乾耀張說襍  
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舊書峻既無反狀乃以  
違詔追不到左遷蘄州刺史

案既無反狀何黨與之有舊書是也

員半千傳新書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  
節渡河讓太守出之

案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此高宗時無太守之  
稱也且上云刺史下云太守亦行文之失檢者攷

舊傳刺史名郭齊宗

王求禮傳新書姚瑋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  
不識大體舊書作豆盧欽望語

柳澤傳新書會祖亨諡曰恭舊書柳亨傳諡曰敬

案唐會要諡敬與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柳澤舊書附其曾祖亨傳新書反以  
亨附澤并附從祖範爽夫史家之有附傳年代以  
後從前親屬以卑附尊斯為得之澤仕開元而範  
爽乃太宗高宗時臣先後殊乖刺矣

案攷異所說固是然如因其子孫而見其祖父則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六

韓瑗傳之附韓良陸元方傳之附餘慶可也如祖  
父自有殊功不必因其子孫則程務挺傳之附名  
振新舊書皆以名振附其子務挺傳非是當以名振標日柳澤傳之附柳亨  
不可也此傳次序固當從舊書而要非史之定例  
張錫傳新書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  
為絳州刺史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  
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  
旬日也

案是年七月己巳始改元景雲在錫貶絳州後七日糾謬之

言亦未細耳

徐有功傳新書會昌中追諡忠正舊書未載

新書攷異曰諡法無正字宋避仁宗嫌名改貞為

正唐會要所載諡正者皆貞也有功之諡亦當為

忠貞蓋修史之時或改或不改例不畫一耳

案唐會要本無諡正者會要王溥所修固無緣預

避仁宗之嫌名耳徐有功諡會要亦未載或錢氏見本有不

同也

蘇味道傳新書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繫司刑獄錫

雖下獄意氣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七

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舊書證聖元

年坐事出為集州刺史

案舊書但云坐事出為集州刺史本不誤新書張

錫傳但云釋味道不言出為集州亦不誤而此傳

以牽連而誤也新書糾謬於此事反覆千餘言又

為二人歷官表極精核今摘其要大意謂證聖元

年張錫未為相而味道之貶集州乃與豆盧欽望

俱坐李昭德事至久視元年錫始為相長安元年

錫流循州而味道未嘗貶斥是錫與味道同下獄

在長安元年錫流而味道未貶也但吳氏謂此為

吳兢劉知幾等之所附會亦是以臆言之不知舊

書本不誤未可以新書之誤而追咎前史也

狄仁傑傳新書一問即臣得減死又后召見仁傑謂

曰臣反何耶對曰不臣反死答掠矣舊書臣皆為承

新書攷異曰臣當為承

案新書唐臨傳輒紛訴不臣李峴傳妻不臣仇士

良傳令自臣反來俊臣傳枷號四著即臣王旭傳

又縋髮以石脇臣之何以屢用臣字疑苕公別有

據也更考之

新書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舊書無皆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八

新書攷異曰新史似誤以為兩人

新書聖歷三年卒舊書是年九月卒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聖歷三年五月改元久視當

書久視元年九月卒

新書族孫兼謨舊書族曾孫兼謨

案宰相世系表不載兼謨舊傳云兼謨祖郊父邁

世系表亦不載而新傳刪之非也但兼謨既非梁

公親族而新書曰剛正有祖風二書又並載文宗

之言云卿梁公之後何也

韋思謙傳新書武侯將軍田仁會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仁會傳但云左武侯中郎將不云將軍

案仁會傳為中郎將係貞觀時至高宗朝則已為右金吾將軍又為右衛將軍然則武侯字誤非將軍字誤也

新書嗣立孫宏景

案舊書韋宏景傳祖嗣立終宣州司戶父堯終洋州興道令攷嗣立曾為宰相其卒也時為陳州刺史而舊書乃云嗣立終宣州司戶此可疑也新書附宏景於嗣立傳後而宰相世系表載嗣立孫無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九

宏景其子亦無名堯者此又可疑也竊意宏景之祖又一嗣立非思謙之子嗣立也新傳以其名同而誤繫之耳

新書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宏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宏景固執舊書畧同新書糾謬曰案劉士涇傳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詔書宜下宏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為穆宗一為憲宗一云固執一云奉詔又云宏景等即不知餘人為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案舊書劉士涇傳亦云憲宗攷士涇所尚雲安公

主是順宗女而此傳下云時蕭俛輔政蕭俛於長慶元年正月罷相則憲宗為是也宏景於此事後而蕭俛尚輔政則必非穆宗時舊書宏景傳云與給事中薛存慶封還詔書此則新書之漏然新書往往裁減人名亦非可勝糾者

李日知傳新書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舊書景雲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同

新書攷異曰睿宗紀宰相表日知以景雲元年六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傳謂景龍初者誤也傳云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

章事紀表俱作同三品宰相表又云景雲二年四月日知守侍中其年十月罷為戶部尚書傳以為先天二年又以戶部為刑部其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紀表俱不載

案新書本仍舊書之文其謂景雲為景龍者或傳寫校刊之誤

杜景佺傳新書聖歷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舊書作二年

案武后本紀及宰相表皆在神功元年新舊二傳皆誤

裴炎傳新書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舊書封河東縣侯

劉禕之傳舊書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

案新書刪此句而世系表亦不載

魏元同傳新書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

元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請命元

同日明府可去矣

新書攷異曰此事仁傑傳不載

案本傳不載而互見他傳此正是史法但元同救

免下似有闕文攷通鑑高宗將擢用興或以爲非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一

清流罷之而周興未知云云自另一事

新書永淳元年封鉅野男舊書在垂拱三年

李昭德傳新書果毅鄧汪著石論數千言舊書作鄧

注著碩論

案舊書所載章疏新書多刪之而此傳丘愔鄧汪

所言乃備載其事且節取愔疏數百言亦是無識

丘愔鄧汪大約皆承嗣三思黨耳舊書載愔疏中

有陷來張挫侯王等語則其人可知也但云丘愔

上疏鄧汪著石論以訾昭德之專足矣

韋見素傳新書是歲十月丙申

至德元載也

有星犯昴見

素言於帝曰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新書攷異曰案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乙卯慶

緒弑其父祿山與所占差一日又祿山傳死於正

月朔攷至德元載十月辛巳朔日食以此推之次

歲正月當爲庚戌朔甲寅乙卯乃月之五六日未

審誰得其實天文志不載至德元載十月星犯昴

事非志有脫漏則見素傳所云傳聞不足信矣

案舊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正月庚戌朔又唐會

要至德元載十一月二十六日熒惑與太白同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二

昴而新舊天文志皆不載見素傳言十月或脫一

字也又舊書天文志載肅宗元年時去上元之其

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司天監韓穎奏是殘寇滅

亡之地明年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與此事絕

相類但史思明於上元二年三月已爲朝義所弑

舊志所載之年其誤甚明故新書刪之而取此事

然年月差互史或以傳寫失之究未知孰是也

韋虛心傳新書諡曰正

案新書攷異引唐會要韋虛心李綱崔義元王方

慶李又皆諡正今檢會要此數人皆散見貞字下



並非彙在一處不知錢氏所見本何異也正當爲  
貞則錢氏所言甚是說已見徐有功傳下  
李渤傳新書父鈞以不能養母廢于世舊書以母喪  
不時舉流於施州

案新書所刪舊書傳中父祖何可勝數此等事既  
傳聞異辭不書可也

武平一傳新書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上言去  
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

案平一所上書不知的在何年攷天文志止有景

龍三年六月太白晝見四年二月熒惑犯天街然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三

則志之所漏者多矣

賈至傳新書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詔  
貸死至諫曰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  
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  
靈昌魯炆守南陽賈賁守雍邱張廵守睢陽初無去  
榮未聞賊能下也去榮之罪祖宗所不赦詔可

新書糾謬曰至德元載賈賁死雍邱二載五月魯

炆棄南陽八月許叔冀奔彭城九月安慶緒陷上

黨執程千里十月乃得陝諸人或死或失守而賈

至爲此言深可疑也

錢竹汀曰賈至表見文苑英華

案吳氏所言似有所見而賈至實有此表疑其言  
諸人之善守不或以或死或失因其後而咎其初也  
余家貧不能得英華俟見本再攷之又此傳云詔  
可而通鑑曰竟捨之亦不同

新書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新書糾謬曰肅宗紀云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  
師潰於淦水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至貶岳州  
卽坐棄汝州也本傳漏爲汝州刺史又失其貶岳  
州刺史之因但云坐小法而已

白居易傳新書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舊書元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四

和元年授集賢校理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爲學士

案通鑑同舊書

白敏中傳新書懿宗立召拜司徒門下侍郎遷平章  
事舊書無遷字

新書攷異曰遷字衍

桓彥範傳新書彥範曰主上昔爲英王故吾留諸武  
使自誅定舊書敬暉傳載此爲張柬之語

敬暉傳新書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舊書  
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止

案五王之見大畧相同誅二張而不誅諸武真是

捨其大而取其小新書謂暉亦苦諫者未必然舊書得其實耳

新書睿宗時追復官爵諡曰肅愍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元和三年追諡張柬之爲文貞桓彥範爲忠烈敬暉爲貞烈崔元暉爲文忠袁恕己爲貞烈史載桓張袁諡與會要同惟暉諡肅愍元暉諡文獻爲異豈史所載者睿宗所賜乎

案攷異所引乃會要雜錄其實會要前復諡中已載敬暉諡肅愍崔元暉諡文獻也舊書止載暉一人諡新書則彥範傳亦云睿宗卽位諡曰忠烈崔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五

張袁三人雖不言何時諡意當統諸此也會要雜錄乃言元和三年中書門下上言五人並未有諡其所引不知何書恐未可據會要肅字下又載敬暉誤之甚者張柬之傳新書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云云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又云以古滇王國民多姚姓故置姚州都督并置州十二而所載州名實十三並與東之所稱不合舊書高宗本紀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與志傳年月又異

案舊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內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二十二麟德元年移姚州治於弄棟川東之所言龍朔中卽麟德耳當是始置於武德而移置於麟德又奏上於龍朔而詔下於麟德也至州數互異則羈縻之州本無常耳

新書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及仁傑傳以聖歷三年九月薨卽久視元年也歲在庚子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云長安中必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六

新書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史漪著作佐郎舊書又拜其子漪爲著作郎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東之子漪漪子愿案舊書東之子無愿此或表是而傳非又新書袁高傳末有元暉曾孫郢暉曾孫元膺東之四世孫憬恕己曾孫德文惟元膺載敬氏世系表而餘皆不載然則表之所漏者多矣

李嶠傳新書中宗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舊書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蕭至忠傳新書祖德言爲秘書少監舊書德言曾孫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德言乃至忠曾祖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爲曾孫本傳誤也

章巨源傳新書祖貞伯舊書祖匡伯

案世系表亦作匡伯新傳避諱改耳

新書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舊書證聖初出爲麟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天冊萬歲元年正月戊子貶章巨源鄜州刺史時無麟州則紀是而傳非

案舊本紀作鄜州新宰相表作鄜州通鑑亦作鄜州則鄜州誠是也攷證聖元年九月改元天冊萬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七

歲新書本紀例舉後元以標歲首舊書證聖初是也吳氏頗以此等糾新書之失而自誤焉何耶

趙彥昭傳新書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奏舊惡舊書同案此別一郭震卽劾章安石之郭震也非郭元振

之名

姚崇傳新書聖歷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案本紀宰相表皆在聖歷元年此傳寫刊刻之誤

新書諡文獻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張說撰崇神道碑云諡文貞其諡

文獻者乃崇之父名懿也史誤

案唐會要亦云崇諡文獻然終當以碑爲定

新書崇三子彛昇奕奕曾孫合勗

案世系表勗乃彛之曾孫奕其叔曾祖合則崇弟元素之曾孫奕其從祖

宋璟傳新書姚璿遠傳詔令出舊書楊再思恐忤旨遠宜詔令璟出

新書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舊書璟本階六品

舊書攷異曰案璟時爲御史中丞官正四品而階止六品故朝位猶在五品之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八

新書又遣使賫綵絹四百匹舊書乃遣使賫絹四百匹分賜之

案舊書王仁皎葬璟與蘇頌同奏當如著令新書畧去頌名非是當如舊書

新書十二年東巡泰山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在十三年十月

案新書因舊書而誤而舊書又傳寫之誤也

蘇瓌傳新書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舊書畧同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不載翔名

蘇頲傳新書乃詔以頲爲中書侍郎帝勞曰陸象先  
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明日加知  
制誥時李又對掌書命舊書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  
陸象先歿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又爲紫微侍郎  
與頲對掌文誥

案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是中書  
侍郎卽紫微侍郎二書錯綜言之易迷人日然觀  
舊書之意似元宗思得如陸象先者爲紫微侍郎  
非象先歿而紫微侍郎遂虛此缺也新書李又傳  
爲紫微令薦爲侍郎是李又此時  
現爲紫微侍郎舊書此句不誤 攷本紀陸象先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十九

以景雲二年十月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開元元年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是改紫微  
後象先未嘗爲侍郎而爲中書侍郎乃在景雲初  
新傳云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誤之甚也又  
蘇頲以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則爲侍  
郎在前矣攷舊書陸象先傳自罷相後出入歷官  
甚久至開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新傳雖載歷  
官而刪其官  
與卒之年故而二書於此遽言其歿尤可笑也愚  
不自知其誤  
唐史臣載元宗此言當是自陸象先後朕每思之  
舊書誤書後作歿而新書又以意改之遂至輾轉  
耳

新書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爲之詞辭帝不納其言舊  
書元宗從其言而止

案新書韋湊傳亦云諫而止唐會要亦云從蘇頲  
之言而止

新書瓌諸子頲詵顯詵子震

案世系表震是瓌七世孫今傳云瓌子詵詵子震  
則震是瓌之孫也通鑑亦謂  
震是瓌孫 新書糾謬謂瓌相睿  
宗至代宗六十餘年而震爲河南尹不當爲七世  
孫又震爲長安令時安祿山陷京師則世系表之  
誤決矣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三

二十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張說傳新書朔方軍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舊書畧同

案王峻傳新舊書並云所誅乃蹶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事在開元八年至阿布思之誅乃為程千里所

執事在天寶十三載此傳並誤

新書中書舍人陸堅舊書作徐堅

案新書下文云陸生之言舊書下文云徐子之言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似各有所據非傳寫誤也通鑑同新書

張均傳新書希烈罷而均為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均傳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

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云云舊書畧同

沈炳震曰案天寶十三載三月均貶盧溪郡司馬

八月韋見素入相則見素相時均已就貶

案沈氏所據是舊書元宗本紀祿山入朝均以漏

國忠語而兄弟俱貶新舊二傳叙事皆顛倒此事

溫公通鑑考異已言之

新書均免死流合浦均死賊中舊書同

案通鑑不取二書云張均流嶺表張均棄市舊刑法志

張均賜自盡張均配流合浦又異未知孰是

新書張說傳贊又圖封禪發明典章

案封禪之議說之識且不及源乾曜贊何以譽及是與亦異於古通人之論矣

魏知古傳新書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舊書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

案本紀及宰相表無改紫微令事舊書攷異以為

紫微令姚崇所官尋改二字衍也此新書沿舊書之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盧懷慎傳新書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執二人手

日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憮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

案懷慎卒于開元四年正元宗初政勤治之時遠

云享國久而料其後必不然矣事疑不實

李元紘傳新書曾祖榮諡曰明舊書同

案唐會要作胡諡法保民者艾曰胡彌年壽考曰

胡榮善撫循年八十餘卒作胡是也

杜暹傳新書守邊四年舊書暹在安西四年

案暹開元十二年為安西副都護十四年為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前後三年

新書太常諡曰貞肅劉同昇等以遲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總謂遲以墨衰受命安西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舊書畧同

案唐會要云竟諡曰貞肅與二傳不同

張九齡傳新書杖子諒於朝堂流瀼州死於道舊書合於朝決殺

通鑑考異曰舊牛仙客傳亦云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柳宗元周君墓碣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三

案新書元宗本紀云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與此傳互異二書紀事皆未畫一

新書九齡弟九臯其曾孫仲方舊書同

案舊書仲方傳則曰祖九臯父抗新書世系表作祖九臯父抗則此傳云曾孫者皆誤也

韓休傳新書父大智其兄大敏舊書伯父大敏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大敏則大智之弟

新書休子浩坐籍王鉷家資有隱入流循州舊書作有所容隱

案容隱為寬縱不盡之意而隱入則隱之入已浩

以宰相子能死節非隱入之人也一字改易人品懸絕不可不為正之

韓臯傳新書聞鼓琴至止息曰美哉稽康之為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為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各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魏揚州治壽春與廣陵無預臯既不攷而為此言新舊二史乃採其語入傳甚矣史家之無學也王陵刊本皆作王陵亦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四

案李善文選注云廣陵散不知所起劉潛琴議杜夔妙於廣陵散稽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然則廣陵散非稽康所作也

韓泂傳新書江淮七監錢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舊書畧同

案韓泂傳元琇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混給奏運錢率費萬致千帝責謂琇琇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史頗右琇而責泂專竊疑費萬致千混之言誠過而證以此傳則費三百之言亦不合此傳云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去

運費三百是以一千七百得一千也在江淮本監其失利已如此又可運而輸之京師耶史所言殆皆不實

張延賞傳新書先是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混亦奏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會混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而拜晟太尉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故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尙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元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官繁費廣宜并省其員收糧賞壯士帝許之元佐辭西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五

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舊書畧同  
案此傳襍叙此數事最無倫次新書當是沿舊書而誤也攷韓滉傳云帝善其言而此言帝疑邀功生事一也滉傳言因訪元佐元佐請行會滉病甚延賞減官元佐因稱疾滉等卒而此言延賞減官元佐辭西討在滉卒之後二也且延賞揣帝意罷晟兵者欲與吐蕃和也乃建言減官賞戰士遣元佐西討元佐辭更用李抱真則與和意全不相符三也李晟冊太尉當拜自在劫盟之先若在劫盟

之後則崔漢衡已爲吐蕃所虜不得攝事四也意帝初善滉言故元佐請行後見帝入延賞之言罷晟兵亦揣知帝意在和故辭不行而減官則另是一事非爲復河湟起見而史夾叙之故不明也此數事皆在平涼劫盟之前史謂元佐抱真之不行因憤延賞罷晟武臣解體或亦有此意其實時已一意講和元佐等自不必行耳余友端木星垣曰是夏吐蕃背約乃終言之此未爲大失若延賞減官之請蓋欲以衆怒之難犯掣元佐諸人之肘故元佐等不肯行此減官正欲以激和議之成若兵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六  
不出而官竟減則德宗之動於利或延賞初心所不到也其論自深兼錄之以俟論者之采擇焉  
新書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舊書時延賞病甚李泌初爲相  
案泌以貞元三年六月相七月延賞薨八月柳渾罷新傳謬甚蓋專屬延賞以吏事三語本德宗與李泌所言而泌以爲非是此一時談論所及非有實事而新史誤據而斷之也當以通鑑所載爲是許景先傳新書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左散騎常侍封真定公

新書攷異曰許世緒也彼傳云并州人而此傳云  
常州世緒官散騎常侍彼傳亦不載以史例言之  
當云曾祖緒自有傳

新書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

案當云帝親書詩命高力士賜之語意方明

裴守真傳新書曾孫行立

案世系表行立乃守真六世孫

新書耀卿巨卿別有傳舊書巨卿衛尉卿耀卿別有  
傳

新書糾謬曰耀卿守真之子而耀卿傳居五十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七

卷守真傳居五十四卷次序如此於義母乃未安

與又耀卿有傳而巨卿則無傳

案舊書不誤新書脫去衛尉卿三字耳又裴守真

舊書在孝友傳新書移入列傳故次序失檢

裴行立傳新書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行立即李錡甥也其授沁州刺史

以平錡功也今本傳但云軍勞殊不盡其事也又

李錡傳云擢行立沁州刺史案地理志沁州本昌

州武德五年更名唐州天祐三年朱全忠徙治沁

陽更名然則天祐三年方有沁州之名是此言沁

州者是而言沁州者非也

新書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

案西原蠻傳載行立妄奏斬獲二萬罔天子邕管

二道殺傷疾疫死者十八以上並未言其討平則

此傳所言涉于虛妄

崔沔傳新書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無士約而沔乃後周大將

軍說之四世孫也

案北史崔說傳本名士約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說

焉後周書作崔說餘並同說與說未知孰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八

裴胄傳新書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

案世系表胄父名京而新書不載父京則語意不

明

宗室宰相傳舊書無此目

案新書於列傳中特立蕃將宗室宰相二名橫亘

其間終非史法但以類相從彙而叙之可也況宗

室之相不盡入知柔附宗室傳李麟李宗閣而蕃

將之別傳者尤多乎

李峴傳新書吳王恪孫也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宗室傳恪子琨琨子禕禕子峴世系



表亦同則峴乃恪之曾孫

新書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摘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舊書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相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兩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為長沙太守

案通鑑同舊書明皇至祿山反時尚未悟不應十三載已懼其變也疑舊書為是

新書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鑿鞠之直夷甫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九

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暉嶺南流鑿播州舊書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上怒貶伯陽端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餘畧同新書糾謬曰峴傳云天興令而毛若虛傳以為尉峴傳云中丞刑部大理為三司而若虛傳詔中丞

崔伯陽與三司叅訊則中丞之外自有三司與峴傳云直夷甫無異辭而若虛傳云獄久不具峴傳云崔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云云而若虛傳云官屬悉貶嶺外並不同

案舊書較明新傳言御史用法不端御史下當增中丞二字又杜陽尉乃桂陽尉之訛吳氏不知故疑若虛傳官屬悉貶嶺外之不同也又攷新百官志刑部下云凡鞠大獄以尙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而御史臺下又云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

史臺大理寺禱案謂之三司則御史臺所云三司為唐初制 其說不同舊職官志御史臺下云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訊之又云凡三司理事又云若三司所案而非其長官似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屬官皆得為三司故御史大夫中丞雖身在三司之列而得云與三司叅訊也

李石傳新書弟福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

案新舊懿宗紀皆不言與蠻戰事南詔傳亦無之當是此傳誤耳新書糾謬反據此以譏南詔傳失

實過矣福貶斬王傳自以辱蠻使故非因戰也

李回傳新書新興王德良六世孫舊書父如仙

新書攷異曰案宗室傳稱長樂郡王幼良六世孫

而宗室世系表以回為長平郡王叔良六世孫

二傳俱異攷舊史回傳父名如仙據表如仙為叔

良五世孫則回出自叔良之後信矣

新書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

刑部尚書舊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徙出為成都尹劍

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諡曰文懿

案唐會要贈司徒諡文懿與舊書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一

新書宗室宰相傳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

甫竅諛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

材稱職號賢宰相

案傳中宰相七人林甫宗閔不與贊舉林甫之姦

蓋自明其所以不與之故而不舉宗閔反襍入在

傳中之李程殊未知其命意所在

劉子元傳新書各知幾以元宗諱嫌故以字行

新書攷異曰案列傳各字下例書某州縣人其無

攷者傳首亦言之如衛伯玉宋申錫高武傳云史

失其所人鄭薰傳云亡鄉里世系是也而劉知

幾元結韓全義劉栖楚韋表微李翺王璠裴坦鄭

紫孫倥蕭穎士柳井皇甫冉諸人傳皆闕之結傳

載自釋一篇述族望鄉里甚詳不書可也知幾傳

叙其撰家史云云不書亦可也若全義諸人鄉里

既無可攷當依衛伯玉諸傳之例方合史法

新書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

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

不承元王舊書畧同

案世系表雖依知幾出楚孝王後而漢為堯後不

能易也蓋知幾之譜當時諸劉亦不肯盡遵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二

韋述傳新書秘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續

七志五年而成舊書同於秘閣詳錄四部書懷素等

卒行冲代領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

案新藝文志史部目錄類有羣書四錄二百卷元

行冲所上即是書也新傳云續七志舊傳云詳錄

四部書語俱未明

蔣父傳新書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張孝忠

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

即日召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父上疏以為墨纒禮

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

母之請又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舊書十三年以故河中節度使張茂昭之弟茂宗尚義章公主茂宗方居母喪有詔起復雲麾將軍成禮又上疏云云上令中使宣諭又又拜疏辭逾激切德宗於延英特召入對云云

案新書刪去舊書延英入對一語則帝謂所言者古禮竟不知對誰言之此過簡而不明也貞元十三年茂昭正節度河東舊書不應加一故字當云以故河東節度使張孝忠之子茂宗尚主

新書糾謬曰案張孝忠傳云貞元二年河北蝗明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三

年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然則既云入朝則其母尚在今云母亡遺言丐成禮則是入朝者孝忠之後妻而茂宗之後母乎且觀此傳所叙似孝忠之妻將亡而有遺言故德宗從之而孝忠已娶後妻可乎朝廷亦以妻待之禮與史官亦以妻書之可與凡此者未免後人之惑也盧抱經曰張孝忠遣妻入朝為子親迎卒於京師遺言丐成禮情事本極明白吳氏所疑謬悠可笑

案新書叙事實未明吳氏所疑不為無因但其失在硬執此事在貞元三年故又有糾蔣又傳失序

一條謂其序此事於九年之後而不知此事實在十三年也乃盧氏又以臆見譏之謂孝忠之妻因親迎卒于京師則亦誤認此事果在三年其失與吳氏均攷新舊二書張孝忠傳並云貞元三年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未嘗言及成禮之事也舊書茂宗傳貞元三年許尚公主以公主幼待年十三年下脫茂宗母亡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云云是許尚者三年而成禮者十三年也此傳舊書明云十三年新書亦叙於九年之後溫公通鑑亦在十三年但十三年孝忠已卒而茂昭未卒舊書不應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四

言故河中節度使茂昭茂宗傳又不應言念茂昭之勲皆為孝忠之誤而新書此傳言帝念孝忠功者是也惟三年許尚公主故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而公主待年但賞賚甚厚至七年孝忠已卒十三年孝宗之妻又將亡而有遺表故帝念孝忠之功而許其即日成禮也新書刪去公主待年之事又不詳載年月致使情事不明觀者又不能取二書諸傳而對核之以致各獻所疑互相譏詆余故不嫌辭費如此以明其事也

新書其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

可

新書攷異曰李錡父名國貞此云若幽者攷舊書  
肅宗紀上元二年殿中監李若幽賜名國貞新書  
失載賜名一節此語遂難曉矣

案蔣父此對本當舉其後名不當言若幽也

柳冕傳新書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  
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替而除冕議  
見用舊書及董晉為太常卿德宗謂之曰皇太子所  
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諫官橫論之今熟計之即禮官  
請用晉魏故事斯甚折衷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五

案新書冕請依晉魏議見用而舊書載德宗之言  
如此似當時所用者非冕議也蓋冕始欲卒哭而  
除而穆質執古禮其論為正會宰相以卒哭而除  
尚嫌其不可綾服侍膳冕乃酌為三十日公除墨  
慘朝觀歸至本院依舊綾麻仍行舂服其議見用  
也德宗蓋以冕等始議為是耳舊書頗詳新書未免刪節太甚  
沈傳師傳新書出為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脩憲宗  
實錄未成監脩杜元穎因建言張說令狐暉在外官  
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  
案國史豈可在外論次攷吳兢傳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  
錄而杜元穎乃援張說在外以為例當時無建言  
正之者新史並載其事於一卷之內而亦漫無所  
是非何耶

郭知運傳新書開元二十三年英傑戰死舊書在二  
十一年

案元宗本紀事在二十一年

宇文融傳新書詔流於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為都  
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舊書配流巖州地既瘴  
毒憂志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畱未還都督耿仁忠謂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六

融云云融遠還卒於路

案新書下載融子審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  
車共載達於巖州融當是已至巖州而復詣廣府  
也舊書為是

韋堅傳新書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  
則錦銅器官端綾繡舊書若廣陵郡船即錦銅器海  
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  
綾繡云云

案舊書載三郡所產新書并入廣陵一郡中不知  
何故若欲語簡則但云以所產暴陳其上其下並

剛去之亦可矣此於史無足道然既欲記之非徒見堅之阿元宗之奢或亦以附見各郡土物所宜豈可任意如此耶其餘諸郡所載亦有不同不必枚舉

新書先是人間唱得體紇那歌舊書戲唱歌詞得紇反都董紇那也紇囊得體耶

案体本非體字俗以爲體耳舊書特音出之或當時相傳此歌如此音新書竟改作體字非是此於事愈無足道而史自不當如此

楊慎矜傳新書父隆禮舊書景雲中以名犯元宗上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七

字改名崇禮

案世系表作崇禮新傳剛去易名事吳氏糾之  
新書賜慎矜瑄死舊書瑄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決獄慎餘慎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輟哭云云又慎名請作書與姊遂縊手指天而絕舊書真卿送勅東京慎名請作書與姊云云平洌齋勅至大理慎餘合掌指天而縊云云

案新書似并而言之疑有漏誤當從舊書

王拱辰傳新書上寵任拱亞林甫然拱畏林甫謹事之

舊書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

案通鑑兩存其語蓋小人之情不可測其互相結即互相畏固也近有譏此不符者不得其情者也

李光弼傳新書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贄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貳乃殺贄贄既爲光弼所擒何緣後從思明而爲駱悅所殺與贄摯雖不同實一人

案舊書思明傳云朝義兵迴贄來迎遂殺贄或者別一人吳氏謂實一人亦未有確據惟舊書下拔懷州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則必有一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八  
誤矣

新書王師乘城擒安太清楊希文等送之京師舊書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獻於闕下

案新書於此處刪去周摯已悟舊書之失又案房瑄傳有楊希文降賊希文二傳不同或者希文爲是

新書糾謬曰案史思明傳云光弼攻之太清降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清侯仲莊傳云禽安太清或言降或言禽未知孰是

新書朝恩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

日謀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云云舊書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云云又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遂愧耻成疾云云新書傳贊亦云一為遷延而神功等皆不受約束

案二書叙事皆未明白遂使光弼蒙冤今攷廣德初並無吐蕃入寇徵兵之事至七月吐蕃陷隴右諸州自十月以前邊將告急文書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始聞之而即幸陝徵兵亦即在是時程元振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十九

載柳從疏自十月朔召諸道兵可見也不得云光弼遷延不行及帝幸陝也十月丙子如陝癸巳吐蕃遁中間僅半月耳新舊書吐蕃傳並云居城十五日遁光弼之師自不能至舊地理志徐州至京師東二千六百里詔書不能至也惟代宗還長安拜東都留守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此一事光弼不能無罪然既曰歸徐州則必出師至中途聞賊退而返可知也說互見程元振傳下且久須詔書不至其語不可解恐史不得其情以臆言之方光弼赴臨淮時昇疾而行是其疾已久當是以病還不得赴留守之命蓋至明年七月而光弼卒

矣又田神功是時為汴宋八州觀察使治汴州光弼雖為河南副元帥而神功自不近在麾下况自十二月至六月亦未有他事故而命之不行者亦不得云神功等皆不稟命愧耻成疾也即魚朝恩寶應後常鎮陝廣德元年十月駕至華州朝恩方自陝來迎而元振未幾貶矣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其語亦不實或者此後朝恩因光弼不赴東都之命遂有譖辭故其弟光進掌禁兵出為渭北邠寧節度使通鑑云光弼歸徐州上迎其母歸長安厚節度使當得實而史臣既深惜光弼又痛恨元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四

二十

魚朝恩遂不暇審其事而為此言反使光弼蒙不解之冤也不可歎乎烏承玘傳新書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承玘勸思明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案史思明傳所斬者承慶同來之安守忠李立節又後帝使烏承恩圖思明明執承恩探其篋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舊書思明傳畧同是承慶此時未斬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郭子儀傳新書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同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至天子跳幸陝云云舊書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同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云云

案舊書叙事不明而新書因之攷懷恩所結者同紇也其時並未與吐蕃相結且懷恩平史朝義在廣德元年正月吐蕃陷涇州卽在是年十月而去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年至今年同紇方助朝恩同平史朝義安得云引同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乎此舊書之謬也新書不能是正又從而甚之乃云陰召同紇吐蕃之衆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云云殊不知此皆吐蕃事同紇並不與何得便以此爲懷恩之罪乎且是時懷恩雖有叛心而尚無叛事故顏真卿於代宗幸陝時請詔懷恩勤王二書旣載其事於懷恩傳矣若如此傳所云則吐蕃之兵卽懷恩所召而真卿何以爲此言乎意者真卿之請代宗不許其時或有阻之者造爲此謗

而史臣誤書之然并同紇吐蕃於此事而言之則作史者亦未免鹵莽太甚矣又二書於馬璘傳叙述此事其誤亦同

新書封曜子鋒晤子鐸各百戶云

案新德宗紀貞元十七年七月吐蕃陷麟州刺史郭鋒死之吐蕃傳蕃將徐舍人者語俘僧延素曰知郭使君勲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亂兵舊吐蕃傳畧同則麟州刺史郭鋒卽曜之子也而傳無一語及其官與其死於王事可乎世系表載鋒之官僅曰光祿少卿愈足惑人云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李嗣業傳新書馬靈督爲節度舊書節度使馬靈督案馬靈督卽高仙芝傳夫蒙靈督也史當分明其辭

新書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舊書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柵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

案舊書文義是賊據山拋石以擊唐軍新書刪改時觀之未明遂有此誤

馬璘傳新書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

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光弼及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又案本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曰官軍大潰安得有賊遂潰之事哉

案新書亦是因舊書而誤攷新書僕固懷恩傳黃水之戰朝義統精騎十萬來援陣堅不可犯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舊書史朝義傳雍王畱陝州二十九日與朝義戰于邙山之下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水曰黃水山曰邙山卽一地也史因此兩戰俱在邙山遂誤以僕固懷恩爲李光弼耳觀二書璘傳不復言黃水之戰可見

房瑄傳新書瑄族孫式舊書瑄姪式

案世系表式是瑄之姪

李泌傳新書泌年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老孔子者有員俶者九歲升坐

新書糾謬曰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俶太元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今云開元十六年九歲是俶生於開元八年何緣四年已有

進書乎此二說者必有一誤也

案舊書不載此事今攷李泌卒于貞元五年年六十八是泌生於開元十年至十六年正七歲而員俶薦之以此推之俶以是年年九歲不誤而藝文志誤也

新書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新書攷異曰此紂語非桀語

新書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新書糾謬曰崔圓傳云大歷中卒大歷止於十四年而李泌貞元三年方爲相若崔圓於大歷十四年卒至此亦九年矣何緣乃云至崔圓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案至崔圓復爲大學士此亦泌之言也其下必有闕文而亦引泌爲讓而止當是德宗因泌之讓而



止唐會要云勅依是其事也此句中有誤字耳

崔圓傳新書肅宗立命與房瑄章見素赴行在所舊書同

案與房瑄章見素奉冊至靈武者崔渙也瑄傳云

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又舊書李麟傳云章見素

房瑄崔渙已赴鳳翔而崔圓繼至語較明白

崔光遠傳新書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舊書使其息

東見祿山

案新傳加一偽字似有曲筆

新書俄而同羅背賊以廐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五

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

遠以為賊且走令人守神威孝哲等舊書畧同

案神威既以憂死何緣光遠復使人守之且光遠

在賊中有何權力能守神威孝哲若能守之何不

斬之此史臣無識據光遠家狀所書者也

新書代蕭華為魏州節度使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方鎮表是時無魏州節度

案廣德元年始置魏博節度使治魏州蕭華傳言

授魏州刺史崔光遠代之是也

李澄傳新書隋蒲山公寬之遠胄舊書蒲山公寬之

後也父鎬

案世系表澄是寬之元孫非遠胄父鎬世系表作

鎬

盧從史傳新書貶驩州司馬賜死舊書無賜死事

案通鑑同舊書

高霞寓傳新書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閭里舊書祖

仙父棲鶴俱以孝聞

案高霞寓不見世系表則其祖父之名不當刪新

書此失不可枚舉此祇以其辭費而不覈故言之

李麟傳新書父濬贈戶部尚書諡曰誠舊書同又舊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六

書良吏傳濬諡曰成

案唐會要有贈戶部尚書真源縣子李璿諡曰成

璿與濬字形相

似當卽是一人與舊書良吏傳同當為是

崔植傳新書祐甫弟盧江合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

曰吾歿當以盧江次子主吾祀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嬰甫乃祐甫之再從弟而

甫身為各臣其家素守禮法必不取人之長子為

嗣傳之所言宜得其實而表似脫誤矣

案表亦不言植出繼祐甫

新書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穆宗紀長慶元年劉總以盧龍軍八州歸於有司三月赦幽涿檀順瀛莫營平八州死罪以下又案溫造傳云爲幽鎮宣諭使爲開示禍福總懼由是籍所部九州入朝而劉總傳云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瀛莫爲一府平薊媯檀爲一府則在檀傳爲七州在本紀則八州在溫造劉總傳爲九州以本紀參攷之則十州其舛駁至於如此未知何者爲是 本紀有順州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七

案舊書地理志幽州節度使下注云管涿幽瀛莫檀薊平營媯順十州又案順州本無地治營州柳城則名爲十州實九州也劉總傳詳而得實本紀言八州者誤而此傳言七州乃譌九爲七耳  
柳渾傳新書朱泚亂渾匿終南山羸服步至奉天云云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云云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執李元平十月姚合言反犯京師帝如奉天此傳叙事失其序矣

新書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

新書糾謬曰案貞元三年七月延賞薨渾八月始罷則其罷非延賞所擠又案延賞傳以病困不能事何暇擠柳渾乎以是言之其殆妄乎

案渾與延賞議論多不合其欲擠渾或有之史探其意而措辭不得其地遂成此誤

韋處厚傳新書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遂爲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惡地處厚上言云云舊書李逢吉構李紳禍將不測乃上疏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八

案舊書詞意明白新書空爲詞費幾成兩事  
路隋傳新書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舊書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第五倫搥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  
案舊傳所引路隋疏似言史官出於傳聞不無紕繆但當自慎勿令傳疑新傳所節過簡而不明  
新書路隋傳贊隋輔政十年舊書十五年在相位案本紀及宰相表路隋大和二年十二月相九年四月罷在位僅八年

高適傳新書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適上疏  
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  
一節度舊書今梓遂果閬八州分爲東川節度

案新書嚴武傳云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  
尹舊書同今攷方鎮表至德二載更劍南節度號  
西川節度增領果州據此則果州屬西川不在東川八州之內以梓遂

綿劍龍閬普陵瀘榮資簡十二州彙東川節度廣  
德二年劍南復領東川其間更無東西川相合之  
事是嚴武始爲成都尹正當初分之時而傳誤爲  
合也至廣德二年嚴武復爲成都尹敗吐蕃於當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九

狗城正當東西川復合之時而其時上皇已崩則  
二書嚴武傳之誤可知也惟此傳言東川領梓遂  
等八州而方鎮表言十二州適當時人所上書或  
不誤而究不能詳攷者也

元結傳新書逃亂入猗玕洞自號猗玕子

案藝文志小說類中有元結猗玕子一卷故吳氏  
糾之然吳氏謂傳皆從玉亦非也傳惟玕字從玉  
耳且實爲玕亦非玕也攷顏魯公所書元結墓碑  
及李肇國史補皆作猗玕子與傳同  
李承傳新書幼孤其兄睦養之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承在睦之前當是表誤  
新書及崇義平希烈果叛舊書果有不順之跡

案是時希烈未叛觀下文可見當如舊書之言  
新書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舊書同  
案周曾等謀殺希烈不克而死承傳措語如成功  
者亦不細

韋倫傳新書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  
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杜鴻漸傳稱南楚霸王倫禽楚元以

獻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  
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十

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舊書乾元三年襄州大將  
張瑾殺節度使史翹亂乃以倫爲襄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山南東道節度使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防  
禦將康楚元反十二月乙巳康楚元伏誅上元元  
年四月戊申山南東道將張維瑾反已未來璵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討張維瑾又杜鴻漸傳乾元  
二年襄州康楚元等反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然  
則倫所平亂正乾元二年事也至次年上元元年  
張維瑾事自命來璵討之矣今傳先叙平楚元亂

又云乾元中襄州亂如此卽不知楚元作亂在何年而乾元中襄州亂爲何事以此參攷卽見差謬案乾元三年卽上元元年也張維瑾亂事在改元先故云乾元三年舊書本甚明白新書易作乾元中又不言襄州何事亂上文楚元之亂亦未言年遂來吳氏之糾然傳明云以倫爲節度中罷是倫罷而更命來瑱也吳氏讀書不細而新書亦有以召之當如舊書

來瑱傳新書明年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鄧復十州節度使舊書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十一

新書攷異曰案方鎮表至德二載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隋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此傳有鄧復而無唐安與表互異又傳稱十州而數之止有九州則史有脫誤攷下文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隋鄧六州節度通鑑亦云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以是推之似唐州元在管內傳偶脫唐字耳案方鎮表是時別有興平節度使其所領郡卽商金均房也似山南東道本止領六州不領十州上元二年廢興平節度使置觀察使卽通鑑所云別

置觀察使然所廢者興平而非割山南東道而別置者疑表所云領九州此傳所云領十州及改領六州皆非也是二者表最爲非是而傳所云十州者當是興平節度時未除人以來瑛兼領至上元二年廢節度而置觀察仍以此州隸之非削來瑛之所領也又此傳下文云加裴莢襄鄧等七州防禦使莢自均州率衆浮漢下則莢時或爲金商均房四州觀察使不可知此實應元年也案方鎮表是年金商隸京畿莢代來瑛領六州而加均州也但傳止云莢爲瑛行軍司馬然莢果爲司馬者恐不能以兵討瑛而均自屬四州觀察又不能自均州率衆也

新書帝徐悟元振誣以他罪流溱州舊書畧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十二

案元振之罪滔天其流溱州代宗蓋不得已而心猶不忍也豈以悟來瑛之誣耶傳中似不須及此但云帝徐悟其被誣足矣崔寧傳新書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舊書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等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舊書攷異曰寧以西川節度入朝加平章事而未落節鎮此使相非真相其遷司空亦是檢校司空非守司空故新書本紀及宰相表皆不書新書王翊振武舊書同

案舊書本紀作張光晟知振武通鑑同舊紀

新書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者甚眾炎惡之即  
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  
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舊書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  
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  
春代之

案新書似言常春代希倩舊書似言代寧所紀不  
向

元載傳新書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  
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為元氏李輔國妻載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五 十三

宗女也舊書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輔國妻元  
氏載之諸宗

沈炳震曰案舊書景昇本姓元氏載始冒姓也據  
新書則父本姓景而冒元也未知孰是

案宰相世系表不載元載以其本景氏也今放舊  
書輔國妻載之諸宗若冒元姓者為其父昇則安  
得有諸宗疑景昇本元氏而名景昇載隨其母而  
冒元焉乃以其父之宗為宗也且載以隨母而冒  
元昇自有姓而何必冒元此由當時詆載者互為  
醜辭未可盡信耳又攷楊炎傳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然則景昇之非

冒元  
明甚

李栖筠傳新書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為盜依黥歛  
間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  
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  
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杲  
懼悉眾渡江掠楚泗而潰

新書糾謬曰案方清阻亂事惟栖筠傳有之及劉  
晏李芄傳畧見姓名然方清自委李光弼討平與

栖筠無所干預何為乃見於傳乎此當載之光弼  
傳也盧抱經曰此亦吳氏不細讀下文之故此乃事之緣起因許杲而載於栖筠傳也帝使光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五 十四  
弼分兵討之許杲即其所遣之人光弼並不自行  
何云當載光弼傳乎

案吳氏盧氏之說皆非也攷李芄傳云永泰初已  
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為亂則其時  
光弼已薨方清必非光弼所討平此栖筠傳誤也  
若謂李芄傳誤而許杲為光弼所遣則光弼於廣  
德二年七月薨甲辰在永泰前一年其平方清必在前矣攷  
張萬福傳大歷三年戊申召見委討許杲何緣許杲  
恃功竟遷延江淮四五年而朝廷始憂其事乎其  
為此傳之誤必矣今案平盧淄青軍號也代宗本  
紀永泰元年七月平盧淄青兵馬使李懷玉即李正己

本名逐其節度使侯希逸張萬福傳時許杲以平盧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則此許杲者或為希逸所遣因其帥見逐而遷延不敢歸或為正已所逼出奔濠州未可知也吾涇縣舊志云大歷元年袁傜討石埭寇方清此傳云依黠歙李芄傳云宣饒地皆相近登水西東峯亭賦詩刻石此於史皆無所見要之方清之平必在大歷時耳又案萬福傳杲因萬福攝濠州移戍當塗則是始渡江而南其下云賊陳福又攝舒州刺史是陳莊是時未平也大歷三年萬福召見拜和州刺史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即此傳遺留上元事以時計之十五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五

杲在濠州當塗久其在上元未久傳歸功於栢筠亦非實事則是又渡江而北合而攷之知許杲亦非討方清有功之人

李吉甫傳新書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贊其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闢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請起宣洪斬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舊書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以分蜀寇之力

新書糾謬曰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固請無赦嚴綬

傳云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非獨吉甫請無置其證一嚴綬傳云綬為河東節度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高崇文傳云西自閬中出郤劔門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關城之以距東兵崇文破賊於城下大將光顏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其將仇良輔舉鹿頭降乃趨成都又案嚴礪傳礪為山南節度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且鹿頭距成都一百五十里并州兵在行久矣今乃始云云何歟其證二嚴綬傳請自河東

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五

十六

選兵遣將助討賊今乃以為嚴礪其誤可知其證三果闢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已圍鹿頭乃請趨果闢以攻渝合吉甫又方欲起宣洪斬鄂強弩不惟時日遲緩而所指又皆舍近而之遠其證四吉甫以起并州兵為非是而欲起宣洪斬鄂然案諸傳則并州兵自初伐叛即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其證五平劉闢實杜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其證六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新書因而書之無所刊正豈

朝廷重修之意哉

案新書不可通者祇緣高崇文圍鹿頭未下一語耳至討闕謀出黃裳吉甫豈必不贊其謀此自各就其傳言之江淮兵雖不見入峽既非成功之兵史自可不究言其事且嚴礪受命與高崇文同討賊其請出并州兵自與嚴綬請助討賊各為一事不必以山南節度為嫌但嚴礪之請吉甫之議皆在初討賊時非崇文圍鹿頭之後也崇文用兵本西自闕中出則嚴礪之請已行新書誤置圍鹿頭未下一語於所請之前遂覺所言皆虛若如舊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十七

所云語雖簡而本無弊至并州兵有功三峽兵未效而史臣猶為虛譽此則吳氏謂德裕重修實錄而歸美於其父誠有之也

新書六年裴洎病免復以原官召舊書五年冬裴洎病免明年正月授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

案本紀宰相表俱同舊書

魯炆傳新書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舊書畧同

案舊書此傳下文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於河北一傳中自相矛盾新書祿山傳安慶緒敗

走鄴郡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各以眾歸之又藩鎮傳云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眾六萬是令珣實未死也新舊二傳皆誤李元素傳新書邢國公密裔孫舊書蒲山公密之孫案世系表元素是密之族裔孫耳當云蒲山公寬裔孫

盧士玫傳新書山東人舊書山東右族

案山東非當時州郡之名

張孝忠傳新書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

舊書殺獻誠等四五人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十八

新書攷異曰案藩鎮傳叙李寶臣殺骨鯁將辛忠義盧倣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不及獻誠其下叙惟岳事又載牙將常寧與獻誠語則獻誠實未死也此傳誤

康承訓傳新書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詣監軍使句糧鎧北還

新書糾謬曰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

儉貪不恤士乃議復留屯一年戍者怒然則此傳以爲七百六歲不得代彥會傳以爲八百成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而怒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案舊書懿宗紀云戍卒五百人又不同然此不過傳寫之誤當以八百人爲是惟此傳所云六歲不得代者乃大誤也攷舊彥會傳云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趾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三千人赴援分五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請代案舊書之所謂先是六年咸通之六年也舊懿宗紀載咸通五年五月制云宜令徐泗團練使召募官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五

十九

健三千人赴邕管防戍卽此事也詔下於五年而待召募則戍者以六年行至九年而請代是三年一代也新書因是六年字而誤云六歲不得代通鑑亦仍之皆未細攷之故

李洧傳新書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舊書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洧素與之約

案新書刪去二刺史名非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涇縣趙

男國楨校

劉晏傳新書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舊書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案晏賜死於建中元年七月二書本傳俱年六十六攷是年庚申追數至元宗封泰山之年是年開元十三年乙丑五十六年耳依舊書年七歲則六十二新書年八歲則六十三皆不得爲六十六也舊書但言舉神童不言封泰山之年當爲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一

劉潼傳新書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新書糾謬曰案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時卽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何嘗不敢犯邊乎又案鄭裔綽傳宣宗初劉潼由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今潼傳漏此一事蓋闕文也

案劉潼爲西川節度在咸通七年三月當如吳氏所糾至潼旣因鄭裔綽奏未爲桂管觀察則本傳自可不載



班宏傳新書高適鎮劔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又代  
適表雜合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郭英又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  
武卒拜英又劔南節度使此云英又代適誤矣

李揆傳新書祖元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監舊  
書秦府學士給事中元道元孫

案世系表元道是揆高祖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兄楷舊書作兄皆

案世系表有皆無楷是揆之弟非兄也  
趙憬傳新書會祖仁本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案仁本舊書有傳新書刪之然攷舊傳仁本亦有  
一二事可取新書未免太畧

盧邁傳新書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舊書邁  
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歲饑懇求江南上佐

由是授滁州刺史  
案新書語太簡不明當從舊書又案下文以私忌  
不聽誓事新書云遂抵罪舊書云坐罰俸亦當從

舊書語較明白  
關播傳新書李元平流珍州會赦還住剡中觀察使

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舊書皇甫政

表聞其到以發帝怒

案舊書語較穩新書所云恐人不可擅殺卽別有  
事故亦當叙明

袁滋傳新書蔡州朗山人舊書陳州汝南人  
新書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舊書子都翰林學士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滋五子均郊官皆與傳不同  
世系表郊字之乾藝文志注云字之儀昭宗翰林

學士又與表傳不同  
案世系表郊都皆滋子其官俱非翰林學士

寶易直傳新書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舊書十三年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六月遷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  
案當云十三年起爲宣歙觀察使十四年遷浙西

觀察使新書語不明而舊書漏也  
張鎰傳新書齊抗託傭舊書抗爲傭保負荷而逃

案齊抗託傭竟不知是何語當從舊書  
武元衡傳新書會祖載德祖平一有名舊書會祖德

載祖平一事在逸人傳  
案世系表作德載平一新書有傳而不云自有傳

舊書無傳而云事在逸人傳皆誤  
段秀實傳新書會祖師澹

案秀實父段行琛碑作德濟是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

新書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舊書畧同

案嗣業爲節度時在肅宗靈武卽位後余家藏段行琛碑云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疑二書皆誤以其母喪爲父喪也

新書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侯何明禮

案姚令言下當是脫判官岐靈岳五字言結令言之判官岐靈岳也

顏真卿傳新書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舊書五代祖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四

之推  
新書攷異曰案真卿爲其父惟貞廟碑叙世系最詳父惟貞祖昭甫曾祖勤禮勤禮與師古並思魯之子則真卿乃師古之從曾孫也

案碑真卿高祖思魯曾父之推舊書是也

李晟傳新書會吐蕃欲佐泚舊書吐蕃欲以兵佐誅泚

案渾瑊傳云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奔羅兵破之武亭川此當以舊書所言爲是

新書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

趨東渭橋舊書畧同

案舊書上文云晟懼爲所併乃密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則此處叙事已未明矣新書并刪去之竟似突然矯詔移軍者攷陸贄傳李晟密言其變表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還因勸帝許晟移軍云云斯爲得實

新書詔爲晟立五廟追賁高祖芝以下舊書畧同  
新書糾謬曰世系表止及曾祖嵩而不及芝亦闕文也

李愿傳新書用婚家寶緩典帳中兵下又云其家死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五

於兵三子匿而免舊書用妻弟寶緩將親兵下云妻寶氏死於亂兵三子匿而獲免

案新書語皆不及舊書之穩而明

李愬傳新書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舊書十二年十月十日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則新紀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案十一年爲十二年之譌傳寫之誤耳舊書本傳作十月十日而舊紀亦作十月己卯通鑑從平蔡錄作辛未軍出壬申夜入城通鑑考異謂是月之十五日十六日而已卯則奏到日也

李聽傳新書詔聽出援擊殺志沼舊書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

案新書文宗紀亦云志沼奔於鎮州新傳誤也

馬燧傳新書庭光感泣卽率衆降進營焦籬堡堡將降舊書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降庭光東道旣絕乃率衆出降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六

案通鑑同舊書

新書奉誠園亭觀卽其安邑里舊第云舊書同

案通鑑於德宗初卽位時云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官司謂之奉成園是時馬燧尚未立大功是馬璘之園也不知奉成奉誠是二園否或有一誤也

渾瑊傳新書父釋之廣德中與吐蕃戰歿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僕固懷恩殺朔方節度留後渾瑊釋之又釋之附回紇傳亦云僕固懷恩之走聲言歸鎮釋之將拒之信其甥張

韶言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

案渾瑊之事新書旣得其詳當見之於瑊傳之首不當附之於回紇渾瑊部傳而致瑊傳中反以仍舊書而誤也

楊朝晟傳新書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舊書畧同

新書糾謬曰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間斬昕楊朝晟傳則以爲懷賓以夜斬昕韓游瓌傳則以爲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七

案游瓌傳所謂伏甲先起者卽懷賓也此各就其人傳言之互有詳畧耳又案舊書有兩楊朝晟傳一在一百二十二卷一在一百四十四卷而後傳較詳如云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是懷賓朝晟皆封王而前傳無之新傳亦無之又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請城其地後傳在貞元十三年前傳在十年新傳繫之九年後而無年通鑑則從舊書後傳作十三年

戴休顏傳新書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扞禦有勞

案杜希全傳云引兵赴難次漠谷爲賊邀擊還保  
邠州未嘗得入奉天也及德宗幸梁以休顏守奉  
天當是李懷光至朱泚圍解後始得入奉天而因  
命之守是時瑒以兵衛駕入谷口而游瓌還邠州  
此傳云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有勞語涉  
大概

陽惠元傳新書陸贄諫帝曰晟旣慮變請與惠元東  
徙則建徽孤立

案陸贄傳本因晟已移軍慮兩軍孤立請與李晟  
并屯此傳所載不合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八

韓游瓌傳新書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  
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  
瓌使子從帝舊書李懷光反從駕山南

案德宗幸山南游瓌入邠因得殺張昕而遣楊懷  
賓以聞則舊書之言從駕山南者固誤矣然新書  
所取者邠志亦非也攷懷光奪建徽惠元兵實在  
幸梁之前帝見懷光決反故即日幸梁非以疑游  
瓌故而新書本紀書奪兵在幸梁後故有此誤且  
德宗旣以疑游瓌故而幸梁又肯以其子從耶

新書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

旣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畱甲可以  
立功游瓌悟馳入邠

案游瓌所以使子從帝而身不從者蓋入邠之策  
已前定矣陽順懷光之誘而得以入邠陰使其子  
從帝所以使帝不疑也而新書取書甚多不忍割  
愛必欲牽連書之故有帝疑游瓌之誤此云游瓌  
旣失兵不知所圖者亦牽連前事之誤也游瓌必  
後懷光不疑乃得入邠耳且帝幸梁而能令游瓌  
失兵則帝在奉天又何懼於游瓌而即日幸梁耶  
邠之畱甲卽漠谷敗還之兵退保邠州者

章臯傳新書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

九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案與章機傳互異說詳新書攷異見章機傳下今  
案新書世系表有章範後魏高平男其六世孫亦  
不載臯

新書臯遣兄平弟弁繼至奉天下文又云兄聿弟平  
舊書臯遣從兄平及弁

案新書前云兄平後又云弟平此等處雖無關史  
要亦見語不畫一

新書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  
領劍南又曰故劉闢階其厲卒以亂舊書畧同

案此當是臯使闢來京師而闢以私意請之臯不

知也關自以爲將代臯又意叔文可叔故請之以爲已地史臣以爲臯罪過矣

新書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

案天寶時嚴武未嘗帥蜀其時遙領劍南者楊國忠而爲其留後者崔圓也

新書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入稅凡三歲一復臯沒蜀人德之舊書臯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以事月進卒至蜀土虛竭時論非之監本作列州互除租

案二書所載大相違背不知誰得其實攷劉闢傳

臯卒闢主留務臯既有子行式而不樹其子又兄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

聿以蔭調南陵尉平萬年尉平子正貫單父尉皆宦於四方不聚其宗族於蜀知非有私也新書所言大約近誣

吳湊傳新書士矩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燕縱侈

一日費凡數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

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狄兼暮請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

聽乃流端州

新書糾謬曰案狄兼暮傳云士矩加給其軍擅用

上供錢數十萬兼暮劾奏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爲諸道缺望請付有司治罪貶蔡州別駕二傳載士矩所犯固已不同至於有司劾責次序各有未完

案舊書兼暮傳所載畧同亦祇云貶蔡州別駕此傳既云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尚貶蔡州別駕又

云諫官執處其罪竟用兼暮言流端州前後似相違戾總之士矩祇有此事既見狄兼暮傳此傳不增可也士矩舊書無傳新書所增

盧坦傳新書坦奏劾柳晟閻濟美違赦令進奉及諫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一

止毀李錡祖墓事

新書糾謬曰元和二年十二月李錡伏誅三年正月大赦罷諸道受代進奉錢其次序如此而坦傳

失之

新書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新書糾謬曰少誠當作元濟

案盧坦卒於元和十二年舊書云十二年九月卒亦不及見吳元濟之誅也憲宗本紀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吳元濟伏誅當云吳元

濟之叛

柳晟傳新書吳通元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凡三上書

帝意解通元得減死

案新舊二書吳通元傳並云賜死此傳云得減死未知孰是

崔戎傳新書元暉從孫也舊書伯高祖元暉

案世系表戎是元暉四世從孫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子雍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案舊書詳載雍事於懿宗紀內其罪不可勝誅而通鑑從之新書述龐勛事於康承訓傳內刪去雍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二

事不載而爲之附傳戎後蓋本之唐闕史未知孰是余友端木星垣曰舊紀所載或卽路巖傳致之辭其意不失爲厚也

徐浩傳新書黜明州別駕舊書同

案徐浩碑云朗州別駕

新書諡曰定舊書不載

案唐會要與新書同余所藏徐浩碑亦不載諡碑是其子徐現所書不應有諡而不言也

呂渭傳新書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未善也

舊書帝聞而嘉之

案二說相戾未知孰是攷唐會要作帝聞而惡之端木星垣曰德宗多忌奉天之事必諱言之

楊憑傳新書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

案柳宗元祭文云入爲王傅

崔龜從傳新書遷太常博士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舊書畧同

新書攷異曰舊禮儀志及舒元輿傳大和元年元輿奏言九宮之神於天地猶子男陛下爲天子反臣於天子之男臣竊以爲過合稱皇帝遣某官致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三

祭不宜稱臣與各召都省議皆如元輿言乃降爲中祠然則此議實起元輿其時龜從爲太常博士或在預議之列故舊書本傳亦及之然新書不應舍元輿而專歸功於龜從也

韋綬傳新書諡通醜故吏以爲言改繆醜不報罷舊書博士劉端夫請諡爲通殿中侍御史孟瑄以爲非當博士權安請諡爲繆竟不施行

案舊書劉伯芻傳云端夫駁韋綬諡議知名此傳乃端夫請諡爲通而孟瑄駁之權安易之此舊書之自相違戾也然通醜之諡不應下於繆醜何以

故吏反以爲言而欲改之此又恐新書之誤又攷唐會要繆醜贈尚書右僕射韋綬其下注云博士劉端夫謚通醜博士權安復謚爲繆醜則是其事已施行而非不報罷也未知孰是

張薦傳新書祖鷺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鷺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鷺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舊書畧同

新書糾謬曰案證聖元年乙未開元元年癸丑相去十九年而鷺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鷺旣以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四

元初以御史貶官何緣復云武后時此一節前後乖舛不可攷

姚南仲傳新書大歷十年獨孤皇后崩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云云舊書大歷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

新書糾謬曰案本紀大歷十年十月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冊爲皇后然則當薨時止貴妃耳安得遽書爲崩此不惟義例不明蓋亦未攷其位號前後而言也

案獨孤氏以大歷十年薨十三年始葬此傳所言

將葬時事當云大歷十三年將葬貞懿皇后獨孤氏二書皆下語未細

新書長安乃祖宗所宅舊書長安城是陛下皇居

案此是南仲上疏中語本爲葬后詔近城爲陵發新書云長安乃祖宗所宅於論事似未稱舊書所云是也

獨孤朗傳新書王源植貶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卽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舊書高少逸入閣失儀朗不彈奏罰俸朗稱執法不稱乞罷中丞

案二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五

段平仲傳新書隋民部尙書達六世孫舊書隋人部尙書達六代孫也

案段達與王世充爲賊何得仍大書隋官且新書剛舊書傳中人之祖父子孫何可勝數如段達者竟剛之可也

呂元膺傳新書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人業射獵而不事農號曰山棚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舊書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其前後畧同

案李師道欲使與邱兵同謀竊發者山棚也則與山棚當有成約而引官兵以擒賊者山棚也元膺募之以爲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者又山棚也二書皆不能分明其辭使人生疑總之山棚必爲地方之害守土者不可不知而預爲區畫耳

薛存誠傳新書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孔戣傳作高重謙

案舊書孔戣傳亦作重謙此新書並沿舊書而致相戾也然監軍中使之名新書所刪者多矣何不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六

剛之

孔戣傳新書子遵孺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世系表作溫孺

孔戣傳新書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戣舊書以季父巢死父難

新書糾謬曰案死難者巢父傳云從子戣戣世

系表戣戣戣實巢父兄岑父之子錢竹汀曰案韓退之孔戣墓志

云考岑父昆弟五人載戣戣戣亦可證戣非巢父子

案舊書本不誤而新書易之遂來吳氏之糾錢氏又引韓誌以證之然巢父無子當是以戣爲之嗣

故授以官不然戣之兄尙多何獨官戣而俟其讓也疑新書有所據而言之未詳

柳公綽傳新書字寬小字起之舊書字起之新書諡曰元舊書諡曰成

案唐會要諡元與新書同

柳玘傳新書莅官則絜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舊書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

案舊書所載文義較順

楊於陵傳新書辟鄂岳江西使府混居宰相領財賦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七

權震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盧建昌以文書相娛樂混卒乃入爲膳部員外郎舊書混歿貞元八年始入朝餘畧同

案韓滉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十二月始領度支諸使三年二月薨矣前後在位兩三月間耳如舊書云於陵八年始入朝則爲時甚久新書刪去八年字竟似混卒而於陵卽入朝者尤非是攷舊書德宗本紀是時爲鄂岳觀察使者盧元卿亦以貞元二年十一月入朝此傳所謂隨府罷者卽元卿也而於陵不調至於七年之久必有他故非關避



混之權勢亦可知矣蓋混入朝而元卿府罷於陵不調適當其時其家因取入誌狀以爲溢美之辭史何不攷而取之哉

馬總傳新書建二銅柱於漢故處劉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舊書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

案舊書似得當日建柱本意新書蓋謂總爲伏波之裔或曾見銅柱文中有是語然殊不成文理

新書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總還會總卒總復詔還鎮

案四總字皆當加姓以別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鄭珣瑜傳新書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觀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巽曰諡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

案李巽徐復往復相難之辭詳載於唐會要此所引殊未得其要領攷唐自高士廉諡文獻以來習用二諡已久李巽之議雖正而自可不發史亦不必載也但云諡文獻足矣

鄭網傳新書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

從史辭潞乏糧留軍山東李吉甫密奏網漏言於從史帝怒召李絳語其故絳曰網任宰相識各節云云又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網網常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舊書網與黃裳同當國柄黃裳多所關決網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爲太子賓客

新書糾謬曰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鄭網罷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承宗反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然則網是時已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十九

去相矣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出爲淮南節度使五年盧從史貶驩州賜死六年正月吉甫再入相則是時網去相已再暮矣何得謂有諧網之事又案杜黃裳以元和二年正月罷網以四年二月罷則黃裳罷後網猶居相位二暮何得謂網之默默爲以是貶也

案吳氏於此事反覆數百言又爲表以紀其年月可謂詳盡今畧節其要攷舊書云由是罷爲太子賓客其語誠誤新書已知其失而加先是以別之不過追叙其事耳非以此爲網之貶也至謂從史

與承宗連和而吉甫譖細則誠新書之大誤矣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六

二十一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杜棕傳新書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棕宅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授棕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棕劾大臣各不在者抵罪云云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一

洪容齋隨筆曰案懿宗卽位之日宰相四人令狐絢蕭鄴夏侯孜蔣仲至是惟有仲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懿宗自用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新書攷異曰案棕以咸通二年二月再入相距懿宗踐祚之始已兩年矣使帝銜怒諸大臣欲置之死地當不俟此時傳所云未可深信案懿宗卽位已見本紀此處叙事未免重複冗長其欲追罪諸大臣則或出自中人之意故久而始發亦未可竟必其無也

新書未幾冊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

荆南節度使舊書加司空繼加司徒

新書糾謬曰案紀與宰相表皆云咸通三年二月

悰守司空十月為司徒四年閏六月檢校司徒同

平章事鳳翔節度使然則本傳漏其正拜司徒也

新書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於悰

新書糾謬曰案南蠻傳云坦綽寇成都至新津而

還回寇黔中經畧使秦匡謀懼奔荆南在悰傳則

云討蠻在南蠻傳則云蠻寇黔中二者不符又觀

察經畧之名亦異錢竹汀曰案方鎮表大歷十二年置黔州經畧招討觀察使止是一官非互異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杜牧傳新書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

白駒字云云舊書畧同

案新書於舊書言之荒唐者如鄭處晦夢過鄭朗

鄭顥詩序言夢至一地諸事皆刪之可謂有識而

於牧傳仍載此亦可不必

新書乃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舊書有集二

十卷曰杜氏樊川集

案新藝文志有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傳所云恐誤

令狐綯傳新書醴湘及監軍郗厚本舊書湘與監軍

郭厚本為龐勛斷手足以狗于康承訓軍

新書攷異曰杜悛傳云戍將郭厚本

案此已見通鑑考異云舊紀實錄俱作郗厚本今

攷舊紀及舊令狐綯傳辛謙傳皆作郭厚本未知

孰是又舊紀云都監綯傳云監軍新書此傳仍舊

傳作監軍而杜悛傳作戍將皆不畫一

新書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

未至而湘覆賊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舊書畧同

案杜悛傳浙西兵覆在李湘敗沒之前同在一卷

而彼此互異此沿舊書而彼又據它書也然不檢

亦甚矣又案辛謙傳翟行約赴援壁蓮塘謙獨出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犒之而還使在李湘敗沒之後則辛謙必告之賊

不得誘之也疑當以杜悛傳為是

裴延齡傳新書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惟帝悼不

已冊贈太子太傅上柱國舊書延齡死中外相賀惟

德宗悼惜不已贈太子少保

新書攷異曰舊書語甚明新書改云人語以相安

殊難解舊書贈太子少保新書贈太子太傅未知

孰是上柱國勳視正二品然唐時勳級甚濫杜佑

曰魏置柱國當時貴寵第一國家以為勳級纔得

地三十頃耳延齡贈上柱國未為異數它傳亦未

有載勲官者此所謂不必書而書也

案唐會要諡法門繆字下有云贈太子太保裴延齡與二書又異

韋渠牟傳新書工部侍郎述從子也舊書六代祖範魏西陽太守

案世系表韋範六代孫無渠牟又案新書韋臯傳云六代祖範韋宏機傳云岳子孫臯新舊書韋述傳並云述宏機會孫述弟迨迪又並不云迨與迪有子渠牟若依二書所載似宏機述臯渠牟皆範後而世系表皆無名各傳中所云亦自參差不合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四

疑二書於此數傳世次皆失之說互見宏機臯傳下

李齊運傳新書蔣王暉孫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宗室世系表是蔣王暉曾孫

皇甫鎛傳新書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李道古傳並云以服丹嘔血死是心實好之為泌所欺非教泌為好也

王起傳新書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

案新書此等語真不知其從何處得來豈儒不當

相而前世相者皆非儒耶

王龜傳新書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舊書江淮盜起攻郡為賊所害贈工部尚書

案新書不言龜為賊所害或有所據不然不應刪也又新書前云起子龜式故傳在式之前攷世系表則式是龜之兄舊書亦云兄式但以式為播之子有異耳

劉禹錫傳新書若武元衡不為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五

羣即日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為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武元衡傳云為御史中丞順宗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說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以忤叔文禹錫之故與宗元無與此不同者一也竇羣傳云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然則羣未嘗罷官此不同者二也韓臯傳云叔文怒出為鄂岳蕪沔觀察使此當

在叔文傳中禹錫傳不當書且臯之出爲鄂岳斬  
沔觀察使又非湖南此不同者三也

案二書此一段並結之云號二王劉柳此所以書  
於禹錫傳其他當如吳氏所糾又元衡不爲宗元  
所喜容亦有之元衡固正人而柳氏之家實爲武  
氏所破其仇不遠而能強喜之耶

新書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

新書攷異曰叔文傳越州山陰人此或舉其族望  
柳宗元傳新書從曾祖爽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  
宗時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六

案柳爽自有傳當云中書令爽之從曾孫也不當  
重叙

杜黃裳傳新書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韋曲時中人  
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  
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云云舊書貞元末爲太常卿  
王叔文之竊權云云

案黃裳遷太常卿在順宗即位之後未改元言貞  
元末可也然新書於德宗言下卽云遷太常卿叙  
事不明當移上文貞元末三字於不可易下如舊  
書語本無弊

新書諡曰宣獻舊書諡曰宣

案唐會要作宣憲又與二書不同

李藩傳舊書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於時舊書  
畧同

案李承自有傳當云湖南觀察使承之子

新書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  
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  
法劾君舊書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藩與同列省建  
封出而泣語兼

案通鑑同舊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七

新書河南節度王鏐賂權倖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  
下曰鏐可兼宰相藩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不可還  
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  
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

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也  
旣稱奉密旨宜擬來則是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  
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  
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  
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疏濶

案崔氏此說載唐會要通鑑考異引之今攷晁公

武讀書志云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見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案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撰崔鉉監修此事在元和五年十月正崔鉉之所叙錄事既不實便可不載何爲自載而自駁之新書宜亦見崔氏之駁何爲仍取之耶又會要載此事云王鏐可兼宰相宜卽擬來故崔氏有得擬狀中陳論之說新書剛去宜卽擬來四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八

章貫之傳新書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州縣厚斂以獻貫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左遷太子詹事舊書畧同

案新書程昇傳云故昇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饒舊書昇傳語亦相似與此互異以意度之當是昇傳溢美而此傳爲是

韋溫傳新書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封上詔書新書糾謬曰案陳夷行傳尉遲璋初授王府率因竇洵直爭之遂下除光州長史韋溫何爲猶封還詔書又訖不見朝廷聽否此若非史筆之誤則其

事之終始是非必有所未盡而後世不得不疑案新舊二書曹確傳並云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是韋溫封還詔書未見聽也

新書溫少合所善惟蕭祐舊書作蕭祐

劉昌裔傳新書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舊書楊琳之亂昌裔說其歸順及琳授洛州刺史

案新舊本紀皆作楊子琳若楊惠琳乃韓全義之甥以夏叛者此誤以子琳爲惠琳乃新書之失子琳順命後授瀘州刺史舊書但作楊琳授洛州刺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九

史乃舊書之失新書戴叔倫傳亦誤以子琳爲惠琳吳氏糾謬所言是也但語稍煩瑣耳

王鏐傳新書劉約奏稷子叔泰生五歲值全畧亂爲郡人匿養得不死舊書郡人宋忠獻匿之獲免

案宋忠獻所爲義士也新書不應刪其名

孟元陽傳新書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澱水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韓全義傳云是時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澱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韋宏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爲涇原節度使

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爲元策者誤矣

王栖曜傳新書袁鼂亂浙東御史中丞袁儻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生擒鼂舊書同

案新書張伯儀傳云袁鼂亂光弼使伯儀討平之與此互異

高固傳新書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舊書

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

案楊朝晟傳云昕大索軍實欲潛歸之是未行也

故韓游瓌得與楊懷賓高固同誅之新書此傳云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

固在行語未明豁

郝玼傳

監本作玼

新書貞元中爲臨涇鎮將說節度使馬

璘請城臨涇云云璘不聽及段佑代節度

舊傳作佑舊紀作佑

玼又說云云佑唯許請于朝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

玼爲刺史

新書糾謬曰案馬璘傳云大歷十二年卒于軍至

貞元元年璘卒已九年矣舊書玼白其帥不從是

舊書未嘗以爲馬璘未審新書何由而指以爲璘

也

案舊書代宗及德宗本紀大歷十一年十二月馬

璘卒涇原節度歷段秀實朱泚孟皞姚合言馮河

清田希鑿李觀至貞元四年劉昌爲節度十九年

五月甲子劉昌卒甲戌以涇原節度留後段佑爲

涇州刺史是佑所代者劉昌而觀在涇原四年昌

在涇原十五年未知郝玼所說而不從者昌也或

觀也又行原州之城舊紀新地理志唐會要皆在

元和三年

李光進傳新書初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舊

書畧同

案舊書僕固懷恩傳云張惟岳等四人殺瑒新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一

白玉焦暉殺瑒與此互異

新書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易定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於王承宗下俱脫叛字

石雄傳新書王宰者智興子於雄故有隙舊書畧同

案宰自有傳附其父智興後則雄傳不應如此叙

但云王宰與雄有隙足矣

杜兼傳新書又妄繫合狐運而陷李藩欲殺之不果

舊書無妄繫合狐運語

案新舊二書合狐彰傳李素立傳皆言運爲杜亞

所陷非兼也且兼爲濠州刺史亞爲東都留守運

爲東都將而未爲濠州將其非杜兼必矣舊書本無此語新書增之殆誤以亞事爲兼事耳

裴度傳新書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舊書畧同

案李愬傳愬夜出師監軍泣曰果落祐計又余家藏唐宦者朱孝誠碑盛稱其滅蔡之功孝誠時監

李光顏忠武軍也然則度傳所云未爲得實李逢吉傳新書父顏有銅疾舊書祖顏父歸期

案世系表與舊書合

元稹傳新書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不讓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二

中人怒擊之敗面舊書作內官劉士元

案通鑑考異曰實錄作仇士良恐誤然則新書所從者實錄也

牛僧孺傳新書敬宗立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僧孺罷相出鎮武昌在寶歷元年正月今以方鎮表攷之元和元年升鄂岳

觀察使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罷武昌軍節度使中更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俱無改易至宣宗

大中元年始有復置武昌軍之文蓋方鎮表失載

敬宗初復置一事矣僧孺鎮武昌凡五年復入相而杜元穎元微之相繼爲武昌節度微之卒而崔郾爲鄂岳觀察使不稱節度是武昌節鎮之罷在大和五年也

案錢氏此攷頗精而誤著杜元穎一語蓋所據者舊本紀也舊書文宗本紀大和四年正月辛丑以尚書左丞杜元穎檢校戶部尚書充武昌軍節度鄂岳觀察今攷元穎傳以大和三年十二月

黃安申等州觀察月貶循州司馬六年十二月卒於貶所又攷元微之傳大和四年正月爲武昌軍節度是元穎未嘗

爲武昌軍節度祇是元微之直接僧孺恐舊紀所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三

謂杜元穎卽元微之之譌而錢氏未細審也

楊嗣復傳新書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

者有子必位宰相旣而嗣復生滉撫其頂舊書畧同案於陵自有傳其事已見於傳中矣此傳但當云

於陵子也生而外祖韓滉撫其頂足矣  
寶羣傳新書京兆金城人舊書扶風平陵人

案舊書舉其族望然京兆金城至德二載已改興平

楊虞卿傳新書子知退知權壇堪漢公皆擢進士第



案傳中有云虞卿兄弟汝士漢公則此處堪下當云弟汝士漢公皆擢進士第不應不稱弟又不應遺却汝士而於汝士傳中別云登進士第也新書無知進舊書無知權攷世系表亦無知進此或舊書之誤

韓愈傳新書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舊書畧同

洪容齋隨筆曰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論官市案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甚詳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四

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民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官市明甚

案公赴江陵塗中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亦非爲論關中旱饑事也中有疑柳劉漏洩之語而云二子當不爾將疑斷還否當是與宗元禹錫言王叔文之奸而二子漏其語於叔文遂爲其所中也特公不欲明指朋友之過故云二子當不爾耳又案公岳陽樓別竇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无妄又云奸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誣則其

事斷可知矣

韋表微傳新書刁志沼叛

案新舊本紀及諸傳或作刁志沼或作开志紹或作于志紹疑皆以傳寫而譌而此作刁志沼尤異高錯傳新書錯爲禮部侍郎閏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舊書錯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榜出後勅曰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擇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錯選擇雖多頗得才實

案新書語全不明豁當從舊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五

馮宿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同

案王起所撰馮宿神道碑乃冀州長樂人其五世祖早惠爲婺州長山令或家焉未可知也然碑有云葬于京兆萬年縣從先祖塋似非家于婺者

馮審傳新書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篆額舊書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

案虞世南所書孔子廟堂碑係武德九年立時未題額至武后時而睿宗始爲篆之者也舊書語雖未詳本無大弊而新書言武后所立則誤矣

舒元與傳新書婺州東陽人舊書江州人

案宰相世系表云世居廬江又與二傳互異

王璠傳新書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舊書玉有瑕下有瑕即休三字

案新書五行志亦載此事有瑕即休三字故吳氏

糾謬識其有所增損然此等事一見足矣

羅立言傳新書宣州人

案舊書不載何所人

李訓等傳贊新書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六

案李訓敗事並不關戰贊殊不得要領

李德裕傳新書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

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

召乃檄畱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

罪廢死漳王廢在大和五年降為巢縣公死在九年序事亦不穩因與戶部尚書

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通鑑

初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璠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舊書代王

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共

給仲陽者漳王養母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下

同

案二書俱未詳明而新書尤誤攷德裕前鎮浙西

在長慶二年九月至大和三年八月召為兵部侍

郎九月出為鄭滑節度使四年十月為成都尹劍

南四川節度使而漳王湊以事連宋申錫得罪降

封巢縣公在五年二月是時德裕已鎮蜀無被召

事亦無緣檄浙西之畱後使如詔旨也六年十二

月德裕自西川召為兵部尚書七年二月同平章

事八年九月李宗閔復相出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以自陳畱為兵部尚書十一月旋以李宗閔奏徙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七

浙西鎮海軍以代王璠九年正月巢縣公湊薨三

月王璠等譖德裕曾賂仲陽以通漳王圖為不軌

則德裕亦無被召事且事前後俱在大和時亦不

得云先是大和中也又攷通鑑語意亦似指德裕

前鎮浙西時胡三省注亦知其謬而不能詳攷三

注曰德裕被徵見三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攷今以新舊傳

參稽之疑德裕以八年十一月復鎮浙西而王璠

以召入為尚書左丞適有仲陽放歸之事時王璠

已去鎮德裕未至鎮故檄璠之畱後使如詔旨也

但漳王以五年得罪何以至八年始放仲陽舊書

於此未明然語本無弊若如新書與通鑑所言則德裕鎮蜀已久乃必無之事其譖亦不能入耳

陳夷行傳新書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於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舊書同

新書攷異曰案宋璟開元廿五年卒不逮天寶時珣所對未審

新書楊嗣復曰太宗用房元齡十有六年仕魏徵十有五年舊書同

案元齡前後任政二十三年中間惟以喪罷三月耳嗣復之言亦未審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八

李紳傳新書紳族子虞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書求薦舊書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皆依紳

案通鑑作虞從父耆與舊書同然觀新書文勢非緣柏與伯聲形相近而誤也攷柏耆曾官拾遺疑別有所據

李珣傳新書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舊書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

案舊書武宗本紀珣充桂管防禦觀察等使再貶端州司馬又攷通鑑作出為桂管觀察使再貶昭

州刺史皆互異

新書宣宗立內徙柳舒二州刺史

新書攷異曰案風洞題名會昌五年五月珣已稱

柳州刺史則珣之徙柳在宣宗即位以前柳亦邊州未可云內徙當是宣宗初由柳徙舒耳

崔珙傳新書會昌三年珙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舊書瑄以弟珙罷相貶官亦罷鎮歸東都五年卒

案二書互異未知孰是攷舊書瑄卒後贈僕射詔曰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當是指宋申錫獲罪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十九

傳中不載珙爭宋申錫事新傳載之而但載是詔恐誤以賢相為珙而臆為以珙貶官而罷鎮也

劉瑑傳新書乃哀彙敕令可用由武德迄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輕重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舊書畧同

新書攷異曰案刑法志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

律統類不云瑑所撰又藝文志大中刑法總要格後敕六十卷劉瑑等撰與張戣所撰大中刑律統

類各為一書疑瑑傳誤

案唐會要劉瑑等所撰在大中五年張戣所撰在大中七年同名刑法統類未知孰是

趙隱傳新書與兄隲舊書作弟隲

案世系表隲是弟

王溥傳新書失其所人

案世系表叙王溥家世最詳王翊王翊即其從曾祖何自相矛盾

盧光啓傳新書檢長流環州

新書攷異曰案昭宗紀天復三年二月朱全忠殺蘇檢宰相表亦稱檢為全忠所害傳不書檢之死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漏也

畢誠傳新書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

失官為鹽估勻生誠舊書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

構弟栩鄆王府司馬生凌汾州長史生勻為協律郎

案新書當云構從曾孫舊書當云伯曾祖構又案

新書傳中多刪舊傳世系以其見於世系表也惟

此傳歷叙不厭其複又云世失官為鹽估而世系

表載其祖父官與舊書同不知何故

馬植傳新書鳳州刺史助子也舊書扶風人父曠

案世系表亦作曠且曠既無傳不當不書植為扶

風人宜從舊書

路巖傳新書俄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填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新書糾謬曰今案南蠻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

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雅雋七

州為定邊軍建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然即

詔師望為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雋州

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七

制諱不言此二傳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載

之使後世何以取信歟錢竹汀曰案宰相表巖以

南西川節度使而方鎮表稱咸通八年四月出為劍

節度領嶺眉蜀邛雅嘉黎七州治邛州十一年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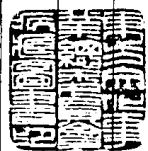
定邊軍節度使復以七州隸西川節度則巖出鎮

時定邊軍已廢矣案南詔傳咸通十四年蠻猶入擊定邊軍與方鎮

表矛盾未知孰是又傳云巖至新州詔賜死舊傳

不載而新紀亦不書殺流人路巖章保衡之賜死

舊傳亦有之而新紀亦不知何故



涇縣

男國積校

王鐸傳新書韋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  
謹事鐸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  
肆縉紳賴焉舊書宰相韋保衡以拔擢之恩事鐸尤  
謹僖宗即位保衡得罪以鐸檢校右僕射出為汴州  
刺史宣武軍節度使

案鐸以咸通十四年六月罷九月而保衡貶紀表  
皆同舊傳之言固謬然合觀韋保衡王鐸二傳則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新舊傳多不得實新保衡傳保衡舉進士王鐸第  
於籍蕭遘與同升以嘗薄於已皆見斥逐楊收傾  
路巖人益畏之舊傳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  
皆損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媒孽逐之  
今鐸傳乃言保衡謹事鐸語既不符又十四年六  
月鐸始罷逐楊收在七年時保衡尚未相路巖罷  
在十二年皆在此事數年之前叙事亦顛倒不倫  
也

新書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天下大震朝廷  
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即以鐸為侍

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舊書四年賊陷江陵  
五年以鐸充諸道行營都統

案舊紀鐸為都統亦在乾符五年新紀及宰相表  
並在六年而溫公從之然合觀盧攜鄭畋諸傳恐  
當以舊書為是新書盧攜傳云鐸為諸道都統攜  
不說黃巢求為天平節度使攜固不可欲激巢使  
戰而敗鐸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繇  
是罷而新紀及宰相表繫攜畋之罷於五年五月  
若鐸為都統在六年則攜傳所言盡是虛謬攷鄭  
畋傳畋與攜相爭而罷新舊書並在六年然則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為都統在五年攜畋之罷在六年舊書本不誤而  
通鑑於此二事並從新紀表過矣惟舊書於盧攜  
傳亦云五年罷此則自相刺謬不可貫通也說互  
見本紀乾符五年下  
王徽傳新書高濬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  
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舊書光啓中潞州軍亂殺  
其帥成麟

新書攷異曰案僖宗本紀中和元年八月昭義軍  
節度使高濬及黃巢戰於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  
濬入於潞州九月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

稱畱後孟方立傳以高潯爲高郭成麟爲成鄰其事畧同獨此傳云方立殺劉廣疑誤也以通鑑證之昭義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在乾符二年十將成麟殺高潯在中和二年前後本是兩事

案舊傳不甚詳光啓中當作中和中而其事則與

新紀合也然攷舊紀所載舊書中和元年八月昭義節度使高潯與賊將李詳戰於石橋爲賊所敗退歸河中九月澤潞牙

將劉廣擡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成將孟方立率戍卒攻劉廣殺之反與新傳同彼此互異亦可怪也

新書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一段舊書畧同

案舊書於王徽傳首述此二百餘言錢氏舊書攷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三

異譏其取碑誌繁文然舊書欲見徽之世系出自

京兆不同於琅邪太原之王耳新書既立世系表

何復述之刪之可也

張濬傳新書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

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

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舊書僖宗再幸山南

拜平章事濬初發迹依楊復恭及復恭失勢乃依田

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復恭及再幸山南復恭代令

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

通鑑考異曰據舊紀實錄新紀濬自光啓三年九

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免舊傳誤也

案舊紀濬於光啓三年正月相而溫公以爲九月

與新紀同疑今本或以傳寫誤又此數行中兩言

再幸山南一以爲拜平章事一以爲罷知政事不

應錯誤至是疑當時本亦或以傳鈔失之攷僖宗

再幸山南在光啓二年正月令孜除西川監軍而

復恭代爲中尉在二年四月張濬之相在三年九

月卽如舊紀亦在三年正月然則張楊之相惡自

是昭宗卽位後事而於此時謂依田令孜而復恭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四

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者新舊二傳皆不得其實也

周寶傳新書鏐具囊韃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

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

新書攷異曰案僖宗紀光啓三年九月秦彥殺高

駢十月錢鏐殺周寶是駢死在寶前紀傳矛盾

案上文云薛朗叛寶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

亡也寶抵於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寶

之奔在光啓三年三月駢之見囚卽在四月故此

句云然而不當繫於殺之之下遂爲錢氏所譏又

案下云文德元年拔潤州執朗剖其心祭寶殺之而又爲殺其叛人以祭之錢鏐行事可笑如此然攷五代史云寶病卒或者此傳未幾殺之爲衍文而紀又因傳而誤也

楊守亮傳新書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閩州洪進圍之俄而洪拔閩州守亮等皆挺身走

案新書昭宗紀景福元年八月李茂貞寇興元楊守亮滿存奔於閩州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陷閩州舊紀通鑑皆云茂貞惟舊紀年月差異此傳乃云洪則王建所遣之將華洪也何以一誤至此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五

王重榮傳新書贊曰以亂止亂跋扈者能之以能不能止亂殘賊者能之監本兩止字俱作救字殘賊作險賊

案下二句文義甚不易解

李罕之傳新書言後嗣名全義

案此張言也改名全義攷昭宗本紀張全義陷孟州在昭宗初卽位時新舊書皆同是其時已改名全義不待從朱全忠後也又攷五代史全義傳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事梁賜名宗爽此傳殊未詳

明

孟方立傳新書以遷爲汾州刺史

案此孟遷也攷新書昭宗本紀天復元年三月昭義軍節度使孟遷叛附於朱全忠舊紀光化三年七月制以孟遷充昭義軍節度使從李克用奏也則克用以遷爲汾州刺史後又表爲昭義節度而叛附於全忠傳旣以遷附方立後亦當終言之

朱宣傳

舊傳作瑄

新書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

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於陣舊書存實皆作全最餘畧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六

新書攷異曰案僖宗紀中和二年九月平盧軍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是歲壬寅敬武始得青州而王仙芝伏誅在乾符五年戊戌時敬武尚爲偏裨不得有遣將之事五代史朱宣傳云宣事王敬武爲軍校隸其將曹全晟與此傳畧同惟存實作全晟爲異據僖宗紀乾符六年淄州刺史曹全晟克鄆州中和三年天平軍將曹存實克鄆州則全最與存實自是兩人通鑑中和元

年十月天平節度南面招討使曹全最與賊戰死  
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則存實爲全最兄子  
此言當可信也朱宣本隸全最因留鄆州全最死  
後復事存實與王敬武無預而史家以爲敬武所  
遣誤矣

案王敬武傳張濬傳則敬武所遣之兵隨濬而西

京師平以功進檢校太尉未嘗留鄆州也此事在

年紀當書昭不據僖紀淄州刺史曹全最克鄆州當書克事在

乾符六年此則全最時爲江西招討使敗黃巢於荆門

之兵師還而中道盜有鄆州未嘗至京師也時以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七

暮代其使故全最還觀黃巢傳可見此傳前存實當從舊傳作全最

五代史作後存實當從此傳作存實舊傳仍作中

全最誤間漏却全最與賊戰死一事則二書之誤同

田頽傳新書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

間之類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

案上文不見有康儒事與其言此段殊鶻突難曉

吳任臣十國春秋云頽有良將康儒者與頽議多

不合蓋見其失而以意補之也

忠義傳

常達傳新書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

自匿舊書嘗從高祖征伐甚見親待及義兵起達在  
霍邑從宋老生來拒戰老生敗達懼自匿不出

案新書刪節舊書語意不明當從舊書

王同皎傳新書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太子中

舊書定安郡主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云定安郡主始封新寧又

新都公主傳云與長寧新寧安樂新平五郡主同

進封當云尙太子女新寧郡主其安定定安未知

孰是錢竹汀曰崔銑傳亦作定安又王訓墓誌稱

李愷傳新書源八歲家覆長慶初年八十矣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八

新書糾謬曰案元宗本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

東京留守李愷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是戊

子生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

案舊書本無年八十之語唐會要云長慶二年三

月以處士李源爲諫議大夫時源年八十餘新書

偶取之以示博洽耳

顏杲卿傳新書與眞卿同五世祖舊書曾祖勤禮

案舊書叙杲卿世系甚詳與魯公所撰顏氏家廟

碑合益與魯公皆爲勤禮曾孫同曾祖也新書誤

雷萬春傳新書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



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

案上云與潮語下疑木人亦是語病

黃碣傳新書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

新書攷異曰案僖宗紀中和四年婺州將王鎮執其刺史黃碣叛降於董昌此傳云棄州去則未嘗被執也

案通鑑同本紀

孝友傳

李知本傳新書父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闕而太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九

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李華傳云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其得名之因既已不同且知本傳既載之矣華傳何復載之乎

循吏傳

舊書作良吏傳

李素立傳新書曾祖義深父政藻為隋水部郎舊書

中作郎

新書糾謬曰今案宰相世系表政藻乃素立伯父為宜州長史政期乃素立之父為水部郎中未知孰是又隋諱忠凡郎中皆無中字此本有之亦誤

韋丹傳新書封咸陽郡公

新書攷異曰咸陽當作武陽

新書宙弟岫亦有名宙在領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

案劉知謙傳已載此事彼傳以為宙語此以為岫語互異

儒學傳

曹憲傳新書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舊書廣雅作博雅

案舊書作博雅者書成於隋時避煬帝諱新書藝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

文志亦云博雅十卷又云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

卷穎當是總其事者

孔穎達傳新書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舊書畧同

新書糾謬曰案論語此乃曾子之言太宗誤問穎達誤對史臣誤書也

案舊書作太宗問論語而穎達所對亦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又攷新書獨孤及傳亦稱孔子云以能問於不能可見唐人皆以此為孔子之言吳氏未之知也蓋惟此為孔子之言故云昔者吾友嘗

從事於斯矣其義自長

歐陽詢傳新書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迹通乃刻意臨做以求售舊書母遺通錢給云質汝父書迹之直

案舊書文意蓋言給以詢書可以質錢以鼓動通之心耳新書剛改似不得其意

張後允傳新書孫齊邱

案家藏張允碑止曰允不名後允攷世系表齊邱

是曾孫吳氏所糾是也

蓋文達傳新書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一

舊書文懿者貝州宋城人

舊書攷異曰宋城當作宗城

案新書不言文懿為何地人非是幾使人疑其與

文達同為冀州信都人矣

蕭德言傳新書陳吏部郎引子也舊書父引陳吏部

侍郎

新書糾謬曰案世系表引為陳吏部侍郎又案南

史引歷官金部庫部中書黃門吏部侍郎新傳誤

也案蕭德言傳吳氏誤作蕭至忠傳

郎餘合傳新書兄餘慶為吏清而刻於法下云又哀

貨無藝又云卒以貪殘廢

案前後語意殊不合

徐齊聃傳新書時姑為帝婕妤好堅傳齊聃姑為太宗充容仲為高宗婕妤好舊書父孝德以女為才人官至果州刺史堅傳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好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太宗賢妃徐惠召為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聃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好然則齊聃在本傳則為賢妃婕妤好之姪而堅為姪孫在賢妃傳則為弟而堅為姪也未知孰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二

案以舊書相證當以賢妃傳為是

褚無量傳新書乃選郗常亨舊書作郗恒通

案唐穆宗名恒諱恒為常肅宗名亨諱亨為通二

書似各諱其一又案宋自當諱恒其名當是郗恒

亨也

元行冲傳新書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

石間起增革百篇舊書馬佑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

修僅全十二

案藝文志有孫炎注禮記三十卷葉遵注十二卷

而馬佑書不見然詳舊書所載元行冲釋疑文意

似謂馬伯增革孫炎新書剛存四字竟似孫炎增  
革康成者亦舛矣

趙合曦傳新書定州鼓城人弟居貞吳郡采訪使居  
貞子昌別傳

案新書趙昌傳云天水人舉其族望而不言其爲  
居貞子則例不一也舊書昌傳云祖不器父居貞  
而此傳亦不言父不器皆漏

陸堅傳新書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

新書攷異曰有詔上當有親喪字

鄭欽說傳新書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三

山壙中得銘

新書攷異曰案梁書昉卒於天監七年若大同四  
年則在後三十年此小說無稽之說而史家采之  
可謂不學矣

盧僎傳新書兄備

案僎傳並無一言一事惟載其兄備一疏耳此與  
鄭欽說傳俱可不立但一見其名足矣備書當從  
舊書載之突厥傳

陳京傳新書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  
廟

新書攷異曰晉無高皇太皇之稱詳其文義司馬  
晉上當有曹魏二字

案舊書禮儀志載京此議云伏請據魏晉舊制爲  
比則構築別室東晉以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唐會  
要全

其上亦似脫一句然東晉下本無高皇太皇字新  
傳因下文有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之語  
而誤增之

文藝傳舊書作文苑傳

袁朗傳新書典籤蘇幹

新書攷異曰案蘇幹傳云父勗武德中爲秦王府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四

諮議典籤褚亮傳載秦府十八學士亦有蘇勗而  
無蘇幹然則幹乃勗之譌

謝偃傳新書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諷帝蘊古  
洹水人後坐事誅

案舊書張蘊古有傳新書刪之而附於謝偃後并  
不著於目錄亦太畧矣攷舊傳載河內人李孝德  
事是蘊古以直節死新書雖見其事於刑法志而  
此但以坐事誅三字了之語殊不穩也竊意當存  
其傳而刑法志可畧

崔信明傳新書高祖光伯舊書光伯曾孫也

案世系表是光伯曾孫又傳云遷秦川令卒而世系表云懷州刺史亦互異

張昌齡傳新書爲崑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舊書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案當云破處月平龜茲攷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崑邱道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及薛延陀餘部處月處密戰破之十月及龜茲戰敗之舊書盧明月乃處月之譌新傳不知易但以其誤而剛之盧明月隋末賊爲張須陀所破見秦叔寶傳處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五

盧字形相近傳鈔者強不知以爲知也

崔行功傳新書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舊書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

案行功傳末云兄子元暉別有傳新舊書皆同以世系表攷之元暉高祖名伯謙則當爲行功曾祖也舊書不誤而名伯讓攷北史伯謙字士遜與世系表合其弟名仲讓則舊傳作伯讓亦誤

王勳傳新書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舊書壽春王成器

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閣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寧王憲傳云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冊爲皇孫與諸王皆出閣長壽二年降王壽春復詔入閣武后本紀長壽二年臘月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恒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衛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卽此事也推攷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閣以爲出閣失其實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六

案此新書承舊書之文然觀舊書云五王初出閣似實爲出閣也攷舊書元宗本紀云天授三年出閣尋却入閣長壽二年改封臨淄郡王聖歷元年出閣以曾兩出閣故云初出閣天授無三年卽長壽元年且其文又似入閣而後降封則非獨出閣時不當云壽春五王卽入閣時亦不當云壽春五王也恐其誤不在出閣而在壽春五王之稱耳後又見唐會要載此事爲天授元年則爲出閣無疑恐舊本紀誤以元年爲三年傳又因三年而誤易爲長壽中也會要當得其實

王維傳新書縉爲蜀州刺史維表已有六短縉有五

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還京師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

新書糾謬曰案縉傳云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

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

河北維傳云以上元初卒今案祿山以天寶十四

載作亂未乙至上元元年庚子五六年間縉未嘗有入

蜀及爲常侍之事維傳所言殆皆無之錢竹汀曰

薦弟表見文苑英華六百十一卷表稱縉太原五年撫養百姓盡心爲國竭力守城

案舊書王縉傳云加憲部兼本官入拜國子祭酒

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侍屬平珍史朝義云云據錢氏言維表稱縉在太

原五年則入爲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

使此與蜀州刺史當卽在己亥庚子之間此傳言

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又言維上元初卒疾甚

縉在鳳翔作書與別是縉爲散騎常侍在維卒之

後史錯舉其文耳吳氏讀書甚少心又不細故往

往不能深攷然亦新書刪削舊書過甚而有以致

之也

吳武陵傳新書信州人

新書攷異曰案李紳傳云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

刺史武陵兄子也一稱信州人一稱澧人疑誤

新書郎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辭既警拔而武陵

音吐鴻暢坐客大驚

案上言郎讀下言武陵音吐鴻暢屬辭不細

李商隱傳新書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舊書曾祖

叔恒祖補父嗣

新書攷異引馮養吾曰義山詩云我系本王孫又

曰我家在山西山西卽隴西也蓋亦涼武昭王之

後非世勣裔也

案新傳刪舊傳所載世系而引異說爲疑辭非是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方技傳

李淳風傳新書太宗得秘讖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

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舊書從今

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

案通鑑從舊書攷太宗本紀殺李君羨在貞觀二

十二年申戌其以秘讖問淳風亦當在是年明年太

宗崩高宗卽位三十四年崩中宗嗣位光宅元年

甲申武氏擅政前後三十七年當云不踰四十年

張憬藏傳新書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

之光廷曰吾旣台司矣尙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新書攷異曰案光庭當國初無貶斥事後讀劉賓客嘉話錄云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云云又李綽尙書故實亦載此事兩書所稱河東公者張嘉貞也新史乃以裴光庭當之謬矣又攷嘉貞由中書令罷爲幽州刺史其後雖貶台州去作相之日久矣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

嚴善思傳新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尙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

新書糾謬曰案睿宗紀宰相表宋璟傳景雲元年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十九

八月重福伏誅是時璟檢校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今捨宰相不書而載檢校官是捨大而錄小又李邕傳云重福謀反邕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元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是此時未爲戶部郎中並誤

案下文云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是思復亦是薄其罪者數語相連文意亦未謬舊傳本無宋璟李邕二語不增可也

帥夜光傳新書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新書攷異曰案公主未有封九仙者

桑道茂傳新書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安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其死舊書帝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

案二書所載迥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杜佑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會中和日卒

新書糾謬曰案佑傳以太保致仕非司徒也又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德宗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而鄴侯傳以爲三月寒食卒則中和日卒亦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二十

列女傳

高愍女傳新書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挈城歸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憐其幼請免死爲婢女不肯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彥昭累功授潁州刺史卒贈陝州都督

新書攷異曰唐會要贈工部尙書高彥昭謚愍

案謚愍者彥昭女非彥昭也會要恐是彥昭下脫女字觀其注大畧同新書其文意可見也攷新舊二書紀傳諸臣之未載謚者新書攷異取唐會要謚法二卷中之所有逐卷載之甚盛意也會要一

書世不多得余初亦未之見辛未秋以事至安慶  
省從望江倪迂村名模已借觀得以攷正是書數  
十餘條又取謚法核對則攷異尚多所遺故爲之  
彙叙於此而補之亦所以成錢氏之意也

太保梁郡公蕭造諡安贈麟州都督鄜城郡公梁禮

壯禮部尚書魏郡公晉文衍恭贈左武衛大將軍

戴國公左難當剛贈幽州都督道國公周法明愨

皆見高祖本紀贈幽州都督琅邪郡公牛進達壯見太

贈右武衛大將軍新城縣侯楊胄壯贈代州都督

同安郡公鄭仁泰襄贈荊州大都督樂安縣男任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雅相敬皆見高宗本紀贈河南尹博陵縣公崔希逸成贈

太子少傅王承業襄皆見元宗本紀贈太子少傅薛景仙

忠烈本紀見贈司空李懷讓宗本紀見代太子詹事吳

仲孺兵志見贈潤州刺史尹元貞壯贈左監門將

軍成三朗舊書皆見則天皇后武氏傳贈太子太

傅李涵元贈禮部尚書河南王贊德贈荊州大都

督嗣號王邕景贈禮部尚書嗣魯王道堅忠贈太

子少保嗣吳王熾恭皆見宗紀國公段綸安紀

字形相近贈工部尚書譙國公周範敬皆見贈

未知孰是懷州刺史孝昌縣男許智仁敬贈靈州都督李子

和德梓州刺史李震定即勣子贈幽州都督潞國公

薛萬均景贈益州大都督鄴國公竇軌肅贈太常

卿汾陰男薛收獻贈太子太保薛元超懿贈尚書

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忠文昌右相扶陽郡公韋

待價元贈吏部尚書韋武恭贈天官尚書楊執柔

貞贈越州都督渭源縣侯顧琮靖贈尚書右僕射

河南縣公褚遂良忠贈太子少保潁川郡公韓仲

良貞碑諡定會要誤也贈侍中潁川縣公韓瑗貞

贈太子少師來恒忠又贈潤州刺史贈工部尚書楊昉

洛贈太子太傅劉從一敬贈太子少保裴均貞贈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幽州都督魏縣男崔神慶貞又贈太子少贈太

傅薛平成贈右衛將軍平原郡公程務挺烈贈禮

部尚書壽陵縣男柳亨敬贈太常卿濟南縣男唐

皎敬國子祭酒韓洞成贈司徒李回懿贈太子少

保張煦留贈司空張獻甫烈贈太尉冀國公裴冕

獻贈少保裴向穆贈揚州大都督鄴國公崔光遠

岐王傅宏農縣公楊温忠故華州刺史崔植

敬贈太子少傅韋光乘烈贈司空嚴礪威贈司徒

曲環武贈右僕射李巽肅贈尚書右僕射楊朝晟

毅贈司徒張建封襄贈禮部尚書盧坦貞贈故太

子少傅閻濟美良贈工部尚書劉伯芻敬贈右僕射潘炎文贈工部尚書李建元故宣州觀察使穆贊贈陝州大都督高固恭贈右僕射錢徽貞贈太子太傅敬括獻贈荊州都督懷寧縣公杜君綽襄贈荊州大都督吳興縣公沈叔安定贈魯郡都督趙郡公李瑱孝贈原州都督嘉興縣子陸敦信忠贈揚州大都督樂子昂忠御史大夫崔器貞贈太尉劉悟襄贈揚州大都督河間郡公李義府成  
以上皆錢氏所已引又所引有贈刑部尚書李兼謚曰昭今檢會要無此文恐緣贈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李澄之文而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二三

贈荊州都督平陽縣公王長諧襄贈幽州都督河清郡公房仁裕忠見高宗紀贈廣州都督建寧縣公龐孝恭壯見南蠻傳本紀贈戶部尚書史翹襄見贈吏部尚書王延昌宣杭州刺史杜濟簡皆見舊唐書宗本紀戶部尚書淮南安郡公李琇忠皆見舊唐書宗本紀戶部尚書裴次元成亦見新唐書世系表贈太子太師冀國公竇希瓚肅及舊書外戚傳贈隴州刺史會稽郡公于德方世定見世系表贈工部尚書渾瑊信見世系表及贈同州刺史蘭陵縣公蕭德昭穆見舊唐書渾瑊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八

二四

志贈秦州都督高都郡公李緯元定見房贈禮部尚書鄭杲元壽傳見鄭贈中書令楚國公上官儀文贈太常卿魏縣子盧承業簡承慶傳見盧贈幽州都督趙國公李湛昭贈右僕射張暉襄王琚傳見贈秘書監姚合懿贈洪州刺史崔戎惠贈太師崔微昭見傳贈右僕射李造貞李遜傳見故京兆尹李充成奚陟傳贈戶部尚書韋元甫昭杜佑傳贈御史大夫鄭叔則懿見兵志及裴延齡傳台州刺史崔韶貫見韋贈司空李德裕忠贈右僕射劉瑑恭贈洪州都督汾陰縣子薛愿簡贈太子賓客盧綸恭贈北平郡王阿史那鉢苾恭見突厥傳以上錢氏所未引余借得會外尚有數十人不能備攷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外戚傳

獨孤懷恩傳新書元貞皇后弟也父整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舊書元貞皇后弟之子也餘同

新書糾謬曰元正皇后高祖之母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哉錢竹汀曰案隋文獻后獨孤信之女懷恩則信少子整之子於文獻后為姪審矣高祖紀稱獨孤后為從母則元貞后亦信之女懷恩乃元貞后弟之子史脫去子字爾吳氏未攷隋書輒以懷恩為文獻后弟殊誤。元貞吳氏避宋諱改元正

案舊書不誤吳氏不譏新書元貞皇后弟句而譏文獻后以姪句可謂欲糾其謬而益之謬矣

新書元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

案劉世讓傳謂聞懷恩之逆謀而此傳云云是世讓亦與其謀也且彼傳謂唐儉使世讓逃還以告而此傳謂武周還世讓求罷兵亦不同

武承嗣傳新書士讓之孫攸寧為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穎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重規高平王舊書但云后從父兄子不分其系而無仁範河間王一句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世系表攸暨攸寧皆懷道之子與攸歸攸止攸望皆士讓之孫而傳獨以攸暨為士稜孫表以仁範為士逸子重規載德皆仁範子傳則以仁範為士逸孫以重規為惟良從子據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表惟良與懷運皆士讓子則攸宜攸緒等亦士讓孫傳不應別而言之既別叙惟良之子而攸歸等何以不言懷運之子據表攸歸攸止攸望皆懷運子而傳或稱士讓孫或稱惟良從子似非同父昆弟皆可疑也文苑英華載宋之問為武攸暨請降王位表稱臣亡兄攸寧乃知攸寧攸暨實親兄弟而攸寧又為攸暨之兄傳以攸暨為士稜孫固誤表列攸暨於攸寧之前亦非也  
案舊書本無仁範河間王一句而前云又追封伯父及兄弟皆為王則仁範為后從弟非后姪可知

本不誤新書欲詳而反誤耳況新書既立世系表則此等處尤宜從畧也

武攸暨傳新書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舊書作隨例降封樂壽郡王延和元年卒餘同

新書糾謬曰案承嗣傳中宗復位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降封一級然則攸暨之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也而傳以爲長安中誤矣又案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斬於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卽位七月改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元景雲延秀既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案當從舊書作延和元年卒又新書曰壽春舊書曰樂壽雖未知孰是攷是時宋王成器方爲壽春郡王或亦當從舊書乎

楊國忠傳新書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舊書畧同

通鑑考異曰案南詔傳七年蒙歸義死詔閣羅鳳襲雲南王不云嘗爲質子亡歸也九年以張虔陀侵之故反時鮮于仲通已爲益州長史國忠傳與

南詔傳相違新舊書皆如此恐誤

案爲質子者閣羅鳳之子鳳迦異也舊南詔傳云歸國恩賜甚厚新書雖不言然下文云異牟尋出銀盤笛工歌女稱先君歸國所賜則必無亡歸之事可知

宦者傳 舊書作宦官傳

程元振傳新書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舊書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下詔徵兵諸道卒無至者十月至便橋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案新書此傳下載柳伉上疏云自十月朔召諸道

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則是吐蕃已至便橋始下詔徵兵而九月前皆爲元振所蔽無徵兵事可知二書叙徵兵于前而後云虜扣便橋皆不得其實故李光弼等傳並緣此而誤也又此疏所云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自其上疏時追溯之爲四十日祇欲極言元振之罪亦非事實攷代宗本紀十月庚午朔吐蕃陷邠州癸巳吐蕃潰郭子儀復京師前後祇二十四日通鑑作庚寅吐蕃潰去則祇二十日吐蕃已潰光弼之軍自不能及事

故軍出而復還徐州也又新舊書皆記馬璘聞詔赴援矣亦僅至鳳翔遇吐蕃與戰而不復來京師則是吐蕃已退自不必來而何疑于光弼耶說互見光弼傳下

魚朝恩傳新書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

案新書序事顛倒相州敗在肅宗時今乃序於敗僕固瑒戰高暉後而云是時不成文理

寶文場霍仙鳴傳新書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掠士妻妾無所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五

憚詔殺之於軍其隆赫如此

案此段語意不明文似不貫

劉貞亮傳新書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舊書但作俱文珍

案昌黎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在貞元十三年稱曰故我監軍俱公恐是初冒劉姓後復本姓也

新書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關所破囚之崇文至關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嘗

案事又見高崇文傳以爲崇文斬之未知孰是

王守澄傳新書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宏志弑帝於

中和殿

案傳所書如此紀何以獨書陳宏志反

田令孜傳新書復光部將鹿景宏

案當作晏宏吳氏有糾此筆誤耳

王建等以八都衆入萬取金洋等州進逼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

監本作晏宏

新書糾謬曰案僖宗紀作牛勗未知孰是

新書攷異曰五代史韓建傳作牛叢舊本紀作牛蔚叢蔚皆僧孺之子蔚嘗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忤

中官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不云爲晏宏所逐

案蔚代還時以徐州龐勛之亂非是時也勗頂聲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六

相近自別一人非叢蔚也當爲舊書五代史之誤楊復恭傳新書楊瓌者惠安太后弟

新書糾謬曰案后妃傳瓌乃恭憲太后弟此誤也錢竹汀日二傳叙王瓌事當去其一

酷吏傳

來俊臣傳新書如意初誣告大臣狄仁傑任令暉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盧獻等下獄舊書畧同

案新書武后紀長壽元年一月庚午貶任知古爲江夏令狄仁傑彭澤合流裴仁本於嶺南二月戊

午秋官尚書袁智宏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八月司

賓卿崔神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九月癸丑流李  
游道袁智宏王璿崔神基李元素於嶺南然則此  
六族非以同時下獄新舊傳皆誤也

來子珣傳新書天授中人告子珣與邱神勣謀反  
案上文云子珣俄流死愛州下文云詔誅神勣而  
宥興嶺表舊書子珣傳長壽元年配流愛州卒周  
興傳天授二年十一月徙於嶺表邱神勣傳天授  
二年十月伏誅是興神勣得罪在子珣前一年非  
一事也

吉溫傳新書林甫欲搖東宮左驍衛參軍柳勣影附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七

發杜良娣家陰事溫按狀勣以誣誅舊書林甫專謀  
不利於東儲以左驍衛兵曹柳勣杜良娣妹婿合溫  
推之

案二書語皆不明不知新書所謂柳勣影附者影  
附何事使果影附林甫搖東宮之心則林甫吉溫  
不應誅勣且勣之罪自不容誅又不得云以誣誅  
也攷舊本紀祇云林甫誣陷柳勣等通鑑云杜有  
鄰女爲太子良娣良娣妹爲柳勣妻勣與妻族不  
協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  
則新書所謂影附者爲實而云以誣誅者乃措詞

之不善也又通鑑云林甫令吉溫鞠之乃勣首謀  
也語仍不明不知何事爲勣之首謀或者柳勣本  
無此事而林甫以意造之并殺勣以滅口乎則以  
誣誅者爲實而所云影附者又不得其實也

羅希夷傳新書希夷出爲始安太守張博濟韋陟韋  
誠奢李從一員錫皆逗留始安溫旣謫又依希夷以  
居國忠奏遣蔣沈臨按擅稽罪人貶海康員外尉俄  
遣使者殺溫等五人舊書蔣沈鞠之溫死於獄中張  
博濟羅希夷死於州門

案韋陟傳陟不與吉溫等同死中興後曾立大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八

新傳總言之而云遣使者殺五人語不明者五人  
吉溫與四人同死而陟不與或謂此如舊書所言  
五人然希夷亦死而五人數仍不合如舊書所言  
則死者三人又非別遣使也通鑑吉溫貶後事全  
未載竟無從得其詳

崔器傳新書曾祖恭禮尙館陶公主舊書同  
新書糾謬曰案公主傳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館  
陶公主下嫁崔宣慶未知孰是  
案唐會要真定作貞定餘與公主傳同  
新書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  
我舊書達奚尹訴冤於我我不之許

案事不足述然當如舊書之文新書語意未完也

藩鎮傳 舊書無此目

新書藩鎮傳序云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畧平君

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

案當云至代宗

藩鎮傳序云朱克融反傳十二世宣武傳四世而滅

案上文云魏博更四姓傳十世成德更二姓傳五

世盧龍更三姓傳五世則此皆當言更姓 朱克融

也歷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陳行泰張絳張仲武

周琳張允仲張公素李茂勳李全忠劉仁恭內除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不當但言傳世也

田承嗣傳新書詔子華尚永樂公主舊書同

案此代宗時事 上文云代宗以寇亂甫 公主傳華

尚新都公主則在貞元時自是兩事

新書大歷八年相衛薛崇死弟寧求假節牙將裴志

清逐寧寧以眾歸承嗣舊書畧同

案新書代宗紀大歷十年正月昭義軍兵馬使裴

志清逐其節度使薛寧叛附於田承嗣薛嵩傳大

歷七年卒 當從舊紀 詔其弟寧知留後事十年為

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寧奔洛州舊紀

舊傳並同然則嵩以八年卒寧代帥且三年非以

邀節見逐而歸承嗣者志清非寧也此處新舊傳

皆誤

田悅傳新書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

節度不許悅為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於邵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

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田悅反

八月平盧軍節度使李正己卒其子納自稱留後

舊紀畧同新惟岳傳求襲父位帝不許田悅為請

不聽遂與悅正己謀拒命舊書亦同然則合謀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叛在正己未死之先而會於邵者正己非納也其

即為納要亦正己使之非納不許承襲而始與悅

合謀也此處新舊傳皆因田悅敗歸軍門持刀之

言而誤不知此乃田悅假此以釋於眾非事實也

史憲誠傳新書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囂時憲誠為

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眾眾乃逼還府

擅總留務舊書畧同

案新書田布傳憲誠蓄異志會大雪師寒糧乏軍

中謗憲誠得間因以搖亂則是憲誠搖眾在布未

自殺之先而利得其處二書此傳序事皆不合

李寶臣傳新書使將驍騎十八人劫太原尹楊光翹挾以出追兵萬餘不敢逼舊書作八千人餘畧同

案新書元宗本紀范陽將何千年殺河東節度使楊光翹安祿山傳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楊光翹殺之通鑑作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劫楊光翹皆不言寶臣未知孰是舊傳八千人當是十八人之誤

新書初惟岳叛弟惟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奔京師帝拘於客省舊書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一

案二傳所言絕異而下文言惟簡之忠於王室雖有詳畧而意則同然如新書所言則惟簡始終純臣新書既爲李洎史孝章劉灘等立傳不使浼於藩鎮何獨吝於惟簡而附之此也

王庭湊傳新書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

案新傳敘事顛倒

王元逵傳新書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舊書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

案絳王悟女不應稱公主攷唐會要憲宗十九女

壽安降王元逵本深王女豈憲宗愛其孫女因而女之如德宗以順宗之子爲子與然公主傳祇云憲宗十八女不爲壽安立傳則此處當分明其辭絳王深王亦未知孰是

王鎔傳新書匡威與從事李抱貞俱死

案歐公五代史作李正抱

李載義傳新書大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舊書作五年

新書攷異曰案文宗紀在五年正月舊紀傳亦作五年此誤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二

李茂勳傳新書全忠通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舊書同

案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云幽州請就和斷遂却班師是李全忠但請和而未嘗敗蓋懷叛志特揚言敗還出其不意而反攻幽州史不知而誤書之劉仁恭傳新書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

案舊書昭宗紀乾寧四年劉仁恭大敗沙陀於安塞李克用單騎僅免五代史唐本紀及劉守光傳亦載此戰而新本紀不書又不書劉仁恭叛附於

朱全忠何也

新書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  
案舊書昭宗紀光化二年三月朱全忠遣大將張  
存敬率師援之又案五代史劉守光傳亦作李思  
安未知孰是而新本紀不書此戰漏也

李納傳新書正已死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  
案田悅傳亦載此事然攷本紀悅洹水之戰在正  
已死後臨洛之戰在正已死前而悅傳叙此會既  
在正已死後又在臨洛戰前恐皆有誤

程日華傳新書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三

睦懼有怨乃止舊書以朱滔方攻圍盧為所有而止  
案滄州不屬朱滔武俊何懼於滔之怨也舊傳似  
較得情事通鑑作時方與馬燧等相距不能攻取  
而止與二書所言又異

程懷直傳新書懷信其從昆也舊書同

案新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橫海軍兵馬使程懷  
信逐其兄節度使程懷直在本紀則懷直為兄在

傳則懷信為從兄未知孰是又新舊傳記懷直懷  
信之死舊傳謂懷信死而懷直并程權事舊傳謂  
歸滄新書謂懷直前死權為懷  
直子新傳謂絕不同亦未知孰是通鑑從新書  
權為懷信子

李同捷傳新書自重允卒後李寰傳良弼不終事更  
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代

案新書文宗紀大和元年五月橫海軍節度使烏  
重允討李同捷十一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寰討李  
同捷三年四月滄景節度使李祐克德州李同捷  
降滄景即橫海軍也中間更無傳良弼其人又案  
傳良弼傳亦不載此事

劉悟傳新書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  
案新書劉全諒傳正臣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  
還王元志說殺之與此不同舊全諒傳亦云為元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四

志所說自當以彼傳為是其實此處祇云祖正臣  
或云全諒姪也足矣

新書與監軍劉承借不叶借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  
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  
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為如此  
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即擄兵退匿承借囚  
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借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  
不恭

新書糾謬曰案賈直言傳云承借陰與刺史張汶  
謀縛悟送闕下事洩悟以兵圍承借殺小使直言

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耶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借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在悟傳則言其自是專肆在直言傳則云臣節光明又張問張汶與質責答應之詞皆不同覽者莫知所從

案通鑑作張汶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今名從杜書

突厥傳新書四年武德四年也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新書糾謬曰案孝基傳武德二年與劉武周戰敗被執謀亡歸爲賊所害此蓋誤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五

案新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執行軍總管王孝基蓋姓王名孝基非永安王孝基也此傳誤增永安二字耳

新書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又明年與黑闥君璋小入寇

案上文既言四年事則言明年者五年也又明年者六年也攷高祖本紀黑闥自五年十二月魏州之敗至六年正月被執二月伏誅未嘗復奔突厥此必誤也

新書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

新書攷異曰上文云那史那忠爲左賢王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則忠與泥孰非一人矣此乃云泥孰賜名忠何其相矛盾也

案新書於蕃將傳中既立阿史那忠傳此不必更言之但當云忠自有傳

西突厥傳新書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有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六

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舊書曷薩那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人請殺之

案射匱西突厥始畢北突厥二書不同通鑑亦作北突厥請殺之但載於始畢已死之後又與舊書不同未知孰是

新書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舊書作金河公主

案新舊書所載四夷人名多不同吳氏亦頗有糾正者然何可勝道畧之

吐蕃傳新書證聖元年孝傑以肅邊道總管戰素羅



汗山虜敗還舊書萬歲登封元年戰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

案新書武后紀素羅汗山之戰在萬歲通天元年即萬歲登封元年也在證聖元年後一年又此戰紀傳並書敗績又不得爲虜敗還也當從舊書新書君奭縱兵俘以旋時中書令張說議和云云舊書及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云云十五年正月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云云

案新舊本紀封禪在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張說罷在十四年四月王君奭破吐蕃青海在十五年正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七

月君奭本傳在十四年冬十二月新書此傳叙君奭破吐蕃於張說請和之前誤矣當從舊書

新書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即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舊書畧同

案二書信安王禕傳並載此戰在開元十五年而新本紀不書漏也石堡城爲唐與吐蕃大關係甚不宜畧

回鶻傳新書思結爲歸林州舊書阿布思爲歸林州案新書地理志歸林州以思結別部置舊書鐵勒傳亦同阿布思當卽是思結之別部也不然上文

思結部已爲廬山府矣

新書帝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舊書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出降

案公主傳肅宗七女寧國第二非幼也且傳云肅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鄭巽又嫁薛康衡乾元元年降回紇二年還朝又和政公主傳云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嫠居是先實已嫁矣唐會要云寧國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封肅國似較史傳所載爲得實

僕骨傳新書歌濫拔延開元初爲首領僕固所殺詣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八

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中以功至朔方節度使自有傳

案此傳文意不明則未知懷恩爲歌濫拔延之子與或首領僕固之子也攷新書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舊傳懷恩歌濫拔延之曾孫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懷恩雖舊傳以爲曾孫而世次與新傳同則爲孫也至新書此傳尤自相矛盾無論懷恩傳無拔延見殺之事卽貞觀二十年丙午至

開元元年癸丑凡六十八年亦無懷恩爲拔延之  
子之理也余家藏顏魯公所撰臧懷恪碑言懷恩  
父設之隨懷恪來降與二書所載皆不同魯公爲  
懷恩同時人其言當可據也

契苾傳新書何力有戰功忠節臣也

案但當云何力自有傳

拔悉密傳新書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擊殺突厥可汗  
立拔悉密大會阿史那施爲賀臘毗伽可汗不三歲  
爲葛邏祿所破奔北廷

案葛邏祿傳亦云又與回紇擊拔悉密走其可汗

新舊唐書互證

卷十九

十九

阿史那施於北廷而回紇傳云襲破拔悉密斬顏  
跌伊施可汗與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男國楨校

沙陀傳 舊書無傳

新書攷異曰新史以國昌父子之故特立此篇然  
克用有功唐室不當以沙陀目之且其後嗣遂有  
天下當從魏武晉宣齊神武周文之例入五代史  
本紀則不列於唐書可也

案克用始終一心唐室其跋扈處乃是無學術以  
制之耳不得以操懿歡泰等例之且其後嗣有夭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一

下乃得之梁非取之唐事在隔代雖五代本紀不  
妨並列而唐書自當爲克用立傳但不當僅附之  
沙陀傳耳

新書王仙芝陷荆襄朝廷發諸州兵討捕國昌遣劉  
遷統雲中突騎逐賊數有功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  
新書攷異曰案國昌以咸通十四年拒命王仙芝  
陷荆襄在乾符四年安得有遣突騎逐賊之事攷  
舊書是年賊陷江陵之鄂楊知溫求援於襄陽時  
沙陀五百在襄陽擊賊敗之蓋沙陀別有從征襄  
陽者非國昌所遣也

案錢氏所攷最是然新書之誤以國昌父子拒命在乾符五年也此處下文乾符三年段文楚云云三年乃五年之譌說已見本紀乾符五年下蓋新書或緣此沙陀擊賊之事而以爲國昌拒命後不應復有沙陀助戰故決謂克用殺文楚在乾符五年也

新書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地請分取之于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

新書攷異曰案景崇以中和三年卒子鎔繼之光啓改元鎮州帥乃王鎔非景崇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案李可舉傳云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是攻無極者鎔此傳偶誤耳但既下易州則本紀例書陷而昭宗光啓元年不載此事但書幽州盧龍軍亂何也

新書乾寧元年克用次新城鐸膝行詣軍門降克用鞭而縱之

案新書昭宗紀乾寧元年六月大同軍防禦使赫連鐸及李克用戰於雲州死之與此自相矛盾舊本紀亦祇言鐸爲克用所執不言死也

新書建又勸茂貞王岐茂貞孱褊亦不敢當

案此等語最爲以辭害意設不孱褊可以當乎非教臣子之道也

黑水靺鞨傳新書貞觀二年乃臣附以其地爲燕州舊書武德初遣間使朝貢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爲總管又徙其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賜姓李氏尋卒子謹行

案新書爲李謹行立傳此處自可畧然須從契苾何力渾瑊等例畧見之乃全無一語及焉亦非也

又案舊書地理志營州都督府有燕州武德元年置新書地理志幽州幽都下注云武德元年燕州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則此言貞觀二年者誤也當以舊書爲是又新紀武德四年六月營州人石世則執其總管晉文行叛附於靺鞨傳亦不見此事

高麗傳新書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元菟郡公舊書男生脫身來詔授云云

案泉男生傳云封元菟郡公則此言拜同善者誤也當從舊書

百濟傳新書璋從子福信嘗將兵乃與浮屠道琛據固留城反又云仁軌與新羅兵夾擊之奔入壁爭梁

墜溺者萬人舊書畧同

案新書高宗紀不書此反及戰漏也

新羅傳新書真德織錦爲頌以獻中有句云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舊書作撫運邁陶唐又收句云昭我唐家唐舊書作昭我唐家光

案二書所載小異未知孰是

高昌傳新書其王麴伯雅隋時妻以戚屬宇文氏女號華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太宗卽位賜妻宇文華鏤一具宇文求預宗籍有詔賜姓李更封常樂公主舊書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四

案二書俱未明言文泰所妻宇文爲何人唐會要云泰妻宇文卽隋時所賜華容公主也然會要又未言以宇文賜伯雅實所未詳

吐谷渾傳新書果毅都尉席君買舊書作鄯州刺史

杜鳳舉

南詔傳新書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畧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曾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南詔發朱弩佉直三千助守然朝貢猶歲至從者多杜棕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儼豐佑怒卽慢言索質子會宣宗崩使者告哀豐

佑亦死坦綽會龍立憲朝廷不弔卹遂僭稱皇帝建

元建極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諱絕朝貢乃陷播州

安南都護李鄴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去州走

通鑑考異曰實錄或作琢又作涿樊綽蠻書亦作

涿實錄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

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

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爲安南都護疑作都護者

別一李涿又曰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据新傳

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

李鄴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五

傳誤也今從實錄又曰杜棕以咸通二年七月入朝而豐佑大中十三年死則建議滅蠻儼必非棕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案新傳通鑑皆謂安南再陷今攷宣宗本紀止有

大中十二年六月南蠻寇邊一語無陷安南事懿

宗本紀亦止有卽位時是歲雲南蠻寇播州咸通

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安南二語無陷安南事至

四年正月書雲南蠻陷安南蔡襲死之然則安南

止此一陷非獨新書此傳謂李琢時陷爲誤卽溫

公據實錄謂李鄴失守安南者亦誤也且本紀亦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六

未書陷武州卽此傳但言李鄴棄州走亦未言其陷使蠻於李琢時陷安南則紀傳何絕不見復安南事又何以朝貢仍歲至而朝廷僅以名近元宗嫌諱絕其朝貢耶若於李鄴時陷安南則已在咸通時蠻何棄之而復來陷之耶又攷舊書懿宗本紀咸通四年內有云初大中末安南都護李琢貪暴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三年大徵兵赴援天下騷動其年冬蠻竟陷交州所謂其年冬者三年之冬與四年之正月正一時事也新書此傳本用其語蓋舊紀綜前後大概言之而新書修改時諦視未審遂致誤耳又案通鑑云咸通元年十月安南都護復取播州十二月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此卽溫公所謂安南失守從實錄書之者攷地理志安南都護府治宋平交趾則安南之一縣也特以其地爲漢交趾郡故通言交趾或曰交州如舊紀其年冬實陷安南而其言分言之則交趾自交趾安南自云交州是也恐實錄誤以陷交趾爲陷安南而遂以爲安南失守也今實錄不可得見姑以意言之如此以俟知者至李琢杜悰二

事則溫公攷之確矣

新書十年乃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闕嘉州

案懿宗本紀十年十二月雲南蠻寇嘉州本不誤此因雪坡二字欲極言之遂不覺誤耳通鑑考異曰案蠻以十一月至沐源非盛夏

新書故瀘州刺史楊慶復

案下文言楊慶諫曰云云通鑑考異曰新傳作瀘州刺史楊慶誤今本此處正作楊慶復但下又祇言楊慶爲違背耳又前言南詔曾將楊思僭通鑑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七

考異曰當從蠻書作楊思縉

新書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都護會袞奔邕府戍兵潰

案上文言乾符四年又云是時駢徙節鎮海則此五年後事今攷新舊僖宗紀及通鑑此數年中並無蠻陷安南事祇新紀六年有黃巢陷安南一語然叅攷諸傳亦無巢陷安南事不知何故此兩處皆言陷安南而不相應也

驃傳新書十曰野鷲

案此下似脫驃曰某某一句以上下文知之

兩爨蠻傳新書貞觀三年南謝首領謝疆來朝以其地爲莊州授疆刺史舊書爲南壽州刺史後改莊州

案地理志莊州下注云本南壽州貞觀三年以南

謝蠻首領謝疆置四年更名則當以舊傳爲是

新書元和中辰淑蠻會張伯靖叛黔中經畧使崔能

荆南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

新書攷異曰案本紀同時討伯靖者尚有東川節

度使潘孟陽傳失載

新書又有顯養東魯諸蠻永徽三年與胡叢皆叛高

宗以右驍衛將軍曹繼叔爲嶺州行軍總管戰斜山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拔十餘城

案本紀不書漏也通鑑事在永徽六年

南平獠傳新書巴州山獠王多馨反梁州都督龐玉

梟其首其後眉州獠反益州行臺郭行方大破之

案本紀不書此兩事漏也又案下文大中末戎瀘

間葛獠叛宣宗懿宗紀皆無之此等事本紀雖可

不書然以貞觀七年之東西洞獠十二年之巫州

獠例之則彼書而此亦宜書也麗玉事見麗堅傳

通鑑在武德二年郭行方事通鑑在武德九年

西原蠻傳新書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陷欽橫

潯貴等州少卿子昌沔勇前後陷十三州氣益振

乃以唐州刺史陽旻爲容管招討經畧使引師掩賊

二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皆復元和初邕州擒其別

帥黃承慶明年少卿等歸欵未幾復叛

案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二月邕管經畧使路恕敗

黃洞蠻執其首領黃承慶三年六月黃少卿降十

二年容管經畧使陽旻克欽橫潯貴四州則陽旻

事在路恕後且十年矣當是少卿降而復叛後也

今乃載之元和初前可乎

新書公素劾元宗擅以羅陽縣還黃少度元宗懼引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兵一百持印章依少度穆宗遣監察御史敬僚案之

僚與公素傳致元宗罪以母老流驩州衆以爲不直

案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五月邕州刺史李元宗叛

奔於黃洞蠻元宗果叛者豈不加兵而可以一御

史按而罪之乎且罪無過於叛公素所劾即誣而

引兵持印依少度亦無以自明矣而尚得減死而

罪止流衆且以爲不直何也竊疑紀所謂叛傳所

謂引兵依少度皆不得其實

姦臣傳 舊書無此目  
李義府傳新書侍御史王義方廷劾極陳其惡帝陰

德義府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舊書義方言其爲劉泊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義府云王御史得無愧乎義方云仲尼爲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李義府於雙闕之前寔以爲愧

案舊書王義方傳具載劾義府之疏亦刪去言詞過褻者新書刪之是也至與義府相答之言則正氣凜然卽不載之於此或移入義方傳亦可而企刪之何耶且新書許敬宗傳後載袁思古戲許彥伯語不過諧謔之辭而從劉餗隋唐嘉話章綯嘉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

話錄增之者欲傲舊書以所無也而所增若彼所省若此未爲允矣

李林甫傳新書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捷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舊書畧同

案新舊二書韓休傳並云休直方不務進趨而此傳乃言以林甫之薦已而重德之不知其事出於嵩而與之有隙不務進趨者若是乎攷休生平不應至此其薦林甫自是不知人之過而此傳未免誣之太甚也此當是其時不喜休者所爲舊書無

識而載之新書不知改而仍之其失不獨與休傳矛盾耳

崔昭緯傳新書居位凡八年

新書攷異曰案宰相表及本紀昭緯以大順二年辛亥正月相至乾寧二年乙卯八月罷居位未滿五年

叛臣傳 舊書無此目

僕固懷恩傳新書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爲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之副時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舊書畧同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一

新書糾謬曰案代宗寶應二年錢竹汀曰當作元年吳氏誤也十

月辛酉雍王适討史朝義甲戌敗史朝義於橫水十一月僕恩懷恩爲朔方河北副元帥在本紀則先破賊後爲副元帥在傳則先爲副元帥未知孰是

新書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舊書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充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

新書糾謬曰案肅宗紀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

亂殺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案雲京爲河東節度之後未嘗移鎮卒於太原况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此誤書也案是時爲充節度使者田神功也蓋神功與兼訓庭玉皆稟命於李光弼而來會師新書既沿舊書之誤以神功爲雲京而又刪去河南副元師五字使後人無從稽攷甚非是余藉吳氏之糾而後得豁然於此其用心不可沒也

新書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遵慶勸入朝懷恩許之副將范志誠諫以爲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二臣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二

功高不賞瑒已及誅舊書同案此等皆非當時實有此語史臣妄作之而修史者不知改也攷李光弼上元二年辛丑二月以邛山之敗罷太尉副元帥五月復爲太尉河南道副元帥罷不三月也寶應元年壬寅建寅月光弼克許州五月及史朝義戰於宋州敗之十二月及袁鼐戰於衢州敗之廣德元年癸卯三月李光弼及袁鼐戰敗之九月裴遵慶宣諭僕固懷恩於汾州是此數年前光弼方宣力行間未嘗與朝廷有隙而朝廷亦未嘗有薄待光弼之事也至是年十月朔代宗

幸陝十二月自陝還京師始以東京留守召光弼而光弼未赴則又非九月時范志誠之所預知也而與來瑒並言之豈非史臣妄意造作自謂綜括以至迷亂人目而反使光弼蒙不白之冤乎

李懷光傳新書朔方都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舊書同

案新書韓游瓌傳云懷光自縊死余家藏李元諒懋功昭德頌碑云懷光自絞中閣則游瓌傳爲得實

陳少游傳新書佶但諸史如江鄂州舊書佶但領胥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三

史如江鄂等州案新書語不如舊書之明

新書僕固懷恩李懷光傳贊在陳少游傳後

新書糾謬曰宦者馬存亮傳贊在楊復光傳後與

此俱失所附

李忠臣傳新書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舊書石帝廷烏承洽來戰忠臣與董竭忠退之

案董竭忠新書不應刪其名

高駢傳新書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卽上書慢言不恭下詔切責舊書畧同



案舊書載責駢之詔有云遂命上相親領師徒因落卿都統之名又云卿落一都統何足介懷又云豈有位兼將相使帶銅鹽自謂寒灰真同浪語是駢上書與帝答詔時止落都統未停使務也二書俱誤又通鑑考異以爲駢罷都統在正月解鹽鐵轉運在五月得其實矣而亦以爲事在上書答詔之前蓋亦未嘗細觀此詔也當是帝怒其上書之悖答詔後遂罷其使務耳

陳敬瑄傳新書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四

領節度使

案田令孜傳俄削官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非敬瑄以令孜得罪而被流也且敬瑄旣被流而拒詔矣乃召之爲龍武統軍乎此必誤可知

新書詔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

案昭宗本紀無以建爲招討事建拒命不罷兵乃又以招討授之乎此必傳之誤也又案當時藩鎮忽叛忽臣忽合忽攻一年蓋數反覆故本紀並書相陷相殺不以討屬之并不以伏誅罪之也惟楊

守亮書伏誅以至京師而帝自誅之故然其事正與敬瑄類而守亮不入叛臣傳且劉闢楊惠琳楊弁亦不入而入陳少游高駢未爲平允

逆臣傳 舊書無此目

新書攷異曰舊史以安祿山等殿卷末而不題逆臣之目蓋倣漢王莽晉王敦桓元梁侯景之例安祿山傳新書范陽節度使張仁愿

案方鎮表開元二年始置幽州節度天寶元年更幽州節度使爲范陽節度使張仁愿以聖歷元年爲幽州都督時無范陽節度使之名也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五

新書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守珪將殺之舊書同

案新舊二書張九齡傳並云祿山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通鑑考異引九齡集有賜守珪兩敕正言此事則九齡傳喪師之事得實不知此傳何以不言而以盜羊小事當之也

新書帝曰是有異相我欲厭之

案九齡傳帝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則祿山異相帝豈識之此事蓋從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增不足信也

新書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舊書同

案元宗本紀在天寶十載八月此誤

新書卽死年五十餘

案此傳前云祿山生望氣者言其祥張仁愿欲殺之今攷仁愿聖歷元年戊戌已在幽州至長安二年

壬寅李多祚代之且以長安二年計之祿山死於至德二載丁酉則年五十六也其天寶六載請爲貴妃

兒二書脩載其事十載貴妃洗兒二書所不載而通鑑縷縷述之則請爲養兒時祿山年四十六洗

兒時年五十也又以貴妃傳計之妃死於天寶十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六

五載年三十八則當六載時妃年二十九以二十

九歲之母養四十六歲之兒元宗卽昏憤不應至是此皆當時謗史而史臣無識取之意欲以垂鑑

然元宗內寵貴妃外任林甫國忠其可以亡國者多矣何必採野史無稽之言以醜之乎

新書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莊大戰

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

案新紀至德二載十月戊申廣平郡王俶及安慶緒戰于新店敗之癸丑安慶緒陷睢陽戰新店在

陷睢陽前五日與此傳矛盾舊紀傳皆言陷睢陽

在戰新店前通鑑陷睢陽在癸丑與新紀同日戰

新店在己未又後陷睢陽六日未知孰是

史思明傳新書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

位舊書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令歸范陽希德留百餘日皆不能拔而歸

案新紀至德元載十一月戊午史思明寇太原二載正月乙卯慶緒弑祿山二月戊子李光弼及安

慶緒之衆戰於太原敗之丁酉慶緒將蔡希德寇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七

太原卽自十一月戊午至二月丁酉僅百日耳安

得有十月之久且二載正月祿山已死則二書之序事顛倒可知若月字爲日字之誤又不得云且

十月不能拔作如此驚異語

新書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舊書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

明益振

案新紀乾元二年不書許叔冀叛不知何故新書祿山思明傳贊云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

案祿山思明與劉裕楊堅無一毫相似贊殊不得要領

李希烈傳新書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

案如此傳所云則寧陵之全皆高彥昭之功而劉昌傳全以功歸昌不叙昭彥一語何也昌傳贊引杜牧語謂昌全寧陵而各不傳如彥昭者乃真不幸也已

新書洽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案新書柏良器傳良器以救兵至揮弩手善游者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

十八

汾汴渠夜入新舊書王栖曜傳並云韓滉使栖曜以強弩三千夜入寧陸三傳不合未知孰是

朱泚傳新書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城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案新舊二書渾瑊傳不載此事上文云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奔奉天彼方倉皇之際故瑊得以數十騎入此則在高重傑已死之後奉天圍方合瑊守禦不暇安得引數十騎攻長安乎疑此與前所云本是一事而射殺日月則在此時戰奉天城下事也宋公取書

甚多因其書備載首尾而遂誤入之不剛其前數語遂至重複不可解耳攷新紀十月丁巳朱泚犯奉天乙丑將軍高重傑死之十一月癸巳李懷光及朱泚戰於魯店則此時正在重圍之際而泚亦在奉天城下不在長安也下文泚自將逼奉天亦是叙次顛倒之故耳又攷下文云城圍凡三旬有六日正丁巳至癸巳日數也

黃巢傳新書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

案僖宗本紀乾符三年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一

十九

執刺史王鐐通鑑亦同且言鐐在賊中爲巢求官而此與王鐐傳皆不言其降賊舊記亦言虜刺史王鐐而傳則言其守汝州爲賊所害其不同如此新書攻荆南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案本紀乾符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陷江陵外郭又攷新舊書李福傳並云福以沙陀五百救之賊聞福至乃走則此云城陷知溫走者非也新書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案本紀乾符四年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殺之在

陷江陵外郭前此叙於後未知孰是

新書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瑋又云詒節度使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

案新紀崔瑋作崔瑋當是紀誤舊紀李迢作李巖未知孰是

新書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謂之洗城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舊書畧同

案舊紀亦在二年二月惟新紀在中和元年四月通鑑以新紀書日之詳從之

新書程宗楚營京右

新舊唐書互證

卷二十一

二十

案本紀中和元年四月丁亥宏夫宗楚死之卽在二年二月二人之死必在巢復入京師時也此傳上文但言賊執宏夫害之而此處有程宗楚營京右之文紀傳不相應

秦宗權傳新書使秦彥寇淮肥舊書畧同

案此非和州刺史秦彥也通鑑作陳彥或爲是





〔清〕劉承幹撰

明史例案九卷

民國四年劉氏嘉業堂刻本

乙卯季冬

# 明史例案

瞿鴻禨署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 明史例案序

歲在甲寅開館修清史聘趙次珊年前輩為總裁次珊轉聘荃孫為總纂又聘吳興劉君翰怡為纂修荃孫將赴都先采黃黎洲顧亭林朱竹垞徐健菴明史辦法議論為一冊藉為觀摩一日翰怡出明史例案相質則與荃孫意見相同而收藏較富搜采較多視荃孫所鈔者過半不止甚矣其博而勤也夫史二體六家均以班孟堅紀傳表志為正格自漢至明皆因之而門類則視其時之所重如明史之闡黨土司前史所未有而不妨獨創道學前史所有而可以裁并諸家之議論有相合者有相反者各就其言而推其理自可增識見而定其是非徐健菴之例玉橫雲頗有依違王橫雲之例張文和亦顯有出入無一定之例有一定之理無非借古以鑑今遂得由今而返古是編一出諸秉筆者可以得師矣荃孫舊史官也昔嘗研究史學古人如劉知幾鄭漁仲之書時相瀏覽今人如趙雲松錢辛楣王西莊章實齋之著述亦各探其旨趣去年任史事以來袁清容求書之贖蘇滋谿危太樸論文之書無不懸之座右奉為先師雖才謝三長而循循然不失矩度不逞意氣不徇偏私此則竊自許者第明史館開留翰林盧琦等十六人鴻博翰林彭孫適等五十人隨時保大姜宸英等又若干人其文集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儻續得而有論史

明史例案序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之文再當俟之補編矣江陰繆荃孫序

明史例案序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敘

去歲清史館開館員各陳其意商例約二十餘家由此  
會議核定分別屬稿竊嘗聞諸劉子元曰史之有例猶  
國之有法固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然  
則館員之所陳其即清史之略例乎予忝為史館名譽  
纂修自媿譎陋無足裨益每思自開局修史以來必各  
有史例以為一時之定準唐修諸史令狐德棻先為定  
例敬播等又考正類例今皆不可得見史通序例篇稱  
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則未知令狐  
氏例中之語抑敬播等例中之語也嗣是新舊唐書舊  
五代史宋史遼金史當時局中言例之書已無能得其  
全體獨明史成於百餘年之前為時尚近從事搜輯輒  
得當時館臣商榷之例議哀而錄之章一山太史亦同  
寓滬上聞有明史義例之輯箸持以互校大致多同予  
之所輯為太史所未備者數事所加按語過繁太史又  
為商酌去其無關後史借鑒者十之三深感教益俾成  
完書釐為九卷名曰明史例案因念明史自順治二年  
繕修至乾隆四年刊刻進呈其間九十餘年矣先後秉  
筆屬稿者約計一百有餘人而流覽其時各家傳誌碑  
狀所稱監修明史明史總裁及與修明史尚有多人今  
所得商略義例之文合未入史館者計之亦僅止此數  
文獻散佚之故耶蓋諸監修與總裁多非專主斯職及

明史例案敘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久於其事者至稱與修大都後人以史局爲榮遂舉校勘繕寫而并稱之耳要之能言史裁者一時故不易多得昔 聖祖 高宗聖學闡深開示義例至公至平揭若日月斯實前古帝王之所無故恭錄卷首以垂爲世法抑自史遷以下重規疊矩積成二十有四史門目雖有變通而軌轍循乎一致譬諸築室別史載記之流一士大夫之第宅耳結構偶新亦足以娛觀覽至合紀志表傳世所推崇之正史廟堂宮殿之制也尊嚴深穆自有大中至正之宏規宗匠爲之猶必本其素學躊躇審慎而後成工人子弟敢以小智呈巧乎易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蓋才力所逮精詣所極通而久之有軌道焉正史之軌道殆經二千年之考驗信爲可以共由者苟軼乎此復何能成一代之史柱下鴻碩或不以予言爲繆乎乙卯春日劉承幹

明史例案敘

一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總目

卷一

世祖章皇帝諭 東華錄

聖祖仁皇帝諭 東華錄 聖訓

聖祖仁皇帝敕諭 橫雲山人明史稿

世宗憲皇帝諭 東華錄

高宗純皇帝諭 聖訓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 明鑑輯覽

卷二

徐健菴修史條議序 檐園文集

徐健菴修史條議 六十一條

明史例案總目

一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王橫雲史例議上 橫雲山人明史稿

卷三

王橫雲史例議下 同上

卷四

湯文正明史凡例議 湯文正明史稿

湯文正明史本紀條例 同上

潘次耕修明史議 遂初堂文集

施愚山修史議 施愚山文集

汪文端史裁蠡說 松泉文集

附辨說一條 同上

卷五

陳文貞答徐立齋總憲論明史書 午亭文編

陳文貞答徐立齋總憲書 同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曝書亭集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同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同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同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同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同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同上

毛西河史館劄子 西河合集

毛西河奉史館總裁劄子 同上

明史例案總目 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卷六

毛西河奉史館總裁劄子 同上

潘次耕上某總裁書 遂初堂集

汪文端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松泉文集

卷七

楊農先上明史館總裁書 孟鄰堂集

楊農先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同上

楊農先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同上

楊農先與明史館纂修吳子瑞書 同上

楊農先重與吳子瑞書 同上

夏芙蓉與楊農先書 半舫齋集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一 鮎埼亭文集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二 同上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三 同上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四 同上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五 同上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六 同上

卷八

顧亭林答湯荆峴書 亭林文集

顧亭林與公肅甥書 同上

顧亭林與潘次耕書 同上

陸清獻答徐健菴書 三魚堂集

明史例案總目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黃梨洲答萬貞一論明史麻志書 南雷文定

呂晚邨答谷宗師論麻志書 用晦文集

王崑繩與徐立齋學士論王威甯書 居業堂文集

王崑繩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同上

王崑繩與吳商志書 同上

朱竹垞明史提綱跋 曝書亭文集

朱竹垞書兩朝從信錄後 同上

尤西堂明史擬稿敘 西堂全集

汪堯峰擬明史列傳自敘 堯峰文集

汪堯峰跋擬明史侯岐曾傳後 同上

卷九

大學士剛林等奏 東華錄

湯文正陳史法以襄大典疏 皇清奏議

御史顧如華奏 東華錄

禮部覆奏 同上

葉文敏請購書籍疏 葉文敏集鈔本

葉文敏史書關係重大懇祈 天語申誠疏 同上

吏部覆奏 東華錄

徐健菴文治四事疏之一 儋園文集

徐健菴條陳明史事宜疏 同上

彭羨門明史立道學忠義二傳奏 松桂堂集

王橫雲進呈明史列傳稿疏 橫雲山人明史稿

明史例案總目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王橫雲進呈明史稿疏 同上

萬季野事略 先正事略

方望谿雜文明史無任王李少師傳 望谿文集

四庫提要明史

汲修主人論明史 曠亭雜錄

魏默深書明史稿後 古微堂集

陳碩士書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後 太乙舟文集

明史例案總目終

明史例案卷一

世祖章皇帝諭

順治二年五月 命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

泰范文程剛林祁允格等纂修明史

順治五年九月 諭內三院今纂修明史闕天啟四年

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內六部都察院

衙門在外督撫鎮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關年

分內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速開送禮部彙送

內院以備纂修

聖祖仁皇帝諭

明史例案卷一 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康熙十八年三月 諭吏部薦舉到文學人員已經親

試其取中一等彭孫通倪燦張烈汪影喬萊王頊齡李

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棻馮助錢中諧

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

沈珩施閏章米漢雯黃與堅李鎧徐鈞沈筠周慶曾尤

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壇

毛奇齡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

騫高詠龍燧邵吳遠嚴繩孫著纂修明史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 上問學士牛鈕張玉書湯斌等

爾所修明史如何牛鈕等奏曰嘉靖以前已纂修過半

萬曆朝事迹甚多天啟朝實錄有殘缺崇禎朝無實錄

今就所有邸報編纂事蹟方可分作紀傳所以萬厯以後成書較難 上曰時代既近則瞻徇易生作史昭垂永久關繫甚大務宜從公論斷爾等勉之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 上召大學士等問曰所修明史若何李蔚奏曰草本已有大略自萬厯以後三朝事繁而雜尚無頭緒方在參酌 上曰史書永垂後世關係甚重必據實秉公論斷得正始無偏諛之失可以傳信後世夫作文豈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當彼此虛心互相推究卽如朕所製之文亦常有斟酌更定之處今觀翰林院所撰祭文碑文亦俱不樂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一道流於偏私矣爾等將此諭傳示修史各官知之

明史例案卷一

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錄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過迫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偏諛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錄並存令後世有所考據從來論人甚易自處則難若不審己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可觀亦何足道朕嘗博覽羣書於古之聖君哲后未敢漫加評議也

康熙二十九年二月 諭大學士等爾等所進明史朕已詳閱遠過宋元諸史矣凡編纂史書務宜考覈精詳

不可疏漏朕於明代實錄詳悉披覽宣德以前尙覺可觀至宣德後頗多謬謬不可不察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 諭大學士等前者纂修明史諸臣所撰本紀列傳曾以數卷進呈朕詳晰披閱並命熊賜履校讐熊賜履寫籤呈奏於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雖運會不同事蹟攸殊然皆勵精著於一時謀烈垂諸奕世爲君事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銳意圖治朝夕罔懈綜理萬幾孳孳懋勉期登邳隆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閒隙議論其是非朕不惟本無此德本無此才亦實無此意也朕自反厥躬於古之聖君旣不能逮

明史例案卷一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揚洪武宣德著爲論贊朕尙可指示詞臣撰文稱美儻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爲也至開初時佐運文武諸臣各著勳績列傳之中若撰文臣事實優於武臣則論議失平難爲信史纂修史書雖史臣職也適際朕時撰成明史苟稍有未協咎歸於朕矣明代實錄及紀載事蹟諸書皆當蒐羅藏弄異日明史告成之後新史與諸書俾得並觀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論焉前曾以此旨面諭徐元文爾等當共知之 又 諭修明史諸臣朕自沖齡卽在宮中披覽經史明實錄曾閱數過見其閒立言過當紀載失實者甚多纂修明史宜加詳酌如宏治中太后思念崇王欲令人朝

此亦情理之常且所封之地初不甚遠而一時大臣及科道官員交章爭執以爲不可至云人民騷擾國勢動搖時已有旨召崇王矣竟因人言而止書言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若藩王就封必不可召見則自古帝王所云睦族之道謂何又正德實錄載午朝罷後於御道得匿名文簿二卷傳旨詰問百官皆跪於丹墀時仆而暴死者數人暈而病者尤眾夏日雖天時炎熱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間將士每披堅執銳戮力於烈日之中未聞因暑而致死豈朝堂之上病暈若斯之甚耶所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矣至於宦官爲害歷代有之明如王振劉瑾魏忠賢輩負罪尤甚崇禎之誅鋤閹黨極爲善

明史例案卷一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政但謂明之亡於太監則朕殊不以爲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置封疆社稷於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爲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國祚之顛覆盡委罪於太監耶朕於宮中太監止令供灑掃奔走之役一頓一笑從不假借所以數十年以來太監皆極貧乏有不能自給者爾諸臣想亦悉知朕非信用太監之主惟朕可爲此言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爲一偏之論今特與諸臣言之宜共知此意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 諭大學士等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見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豫政以臣陵君等事但其末季壞於宦

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似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纂明史著將此論增入修明史敕書內

聖祖仁皇帝敕諭

皇帝敕諭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食原俸加一級王鴻緒朕惟百禩之成模備於載籍而前代之信史定於興朝故事具存允闕鉅典粵若有明受祿二百七十餘年其開創守之規盛衰之勢人物之臧否制度之損益與夫天官地輿兵刑食貨諸大政莫不散在簡冊歷歷可稽顧歲月寢久聞見異辭附會既多錯迕益甚使非折衷至當何以垂示來茲朕萬幾餘暇於有明實錄諸書屢屢披覽當洪永開國之際創業垂統綱舉目張立

明史例案卷一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政建官法良意美傳諸累葉雖中更多故而恪守祖制足以自存又十六朝之內官禁甚嚴而女主不聞預政乾綱獨御而權姦不敢上侵統論一代規模漢迄唐宋皆不及也惟是晚近諸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寺之手不能接對羣臣巡省風俗以致民隱壅於上聞軍務日益弛廢迨末季朋黨滋繁一時大小臣工悉固私交而行欺罔遂使國是淆亂盜賊恣猖役重賦煩邊腹交困而明祚馴至衰危矣直道在人公論難泯史書至重傳信爲宜朕數召儒臣面加訓諭自開局纂修以來歲久未告竣事欲期速蕺宜專責成茲特命爾爲總裁官

爾其董率分纂諸臣旁采舊聞時勤討論事當核實議必持平毋膠已見而意涉偏私毋徇積習而語鄰矯激務使衰貶適中是非有準綱立而條不紊言簡而事不遺用成一代信史以副朕委任至意爾其勉之哉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謹按當時各總裁官均有敕諭今特無可考耳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 上發出熊賜履呈覽明神宗嘉

宗以下史書四本 諭大學士等朕自沖齡卽每事好

問明時之太監朕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朕知之甚

悉太監魏忠賢惡跡史書僅記其大略而已猶未詳載

也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幔聽之諸事

皆任太監辦理所以生殺之權盡歸此輩也又 諭此

明史例案卷一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書所載楊漣左光斗死於北鎮撫司獄中聞此二人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屍出之至於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王承恩因此 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並立碑碣此書載太監王之心從死明係錯誤至於本朝興兵聲討之故此書並未記載可問熊賜履王鴻緒等尋大學士等覆奏熊賜履奉旨復行詳察崇禎死難太監果係王承恩非王之心應遵照 諭旨改正至於左光斗楊漣察考諸書俱云死於北鎮撫司獄中故照彼書書之我 太祖高皇帝與師之由詳載 太祖本紀是以明史內未曾載入 上曰 太祖興師之故雖不詳載明史記其大略未始不可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明史關繫

極大必使後人心服乃佳宋史成於元其中是非失實

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餘年其流風善政

誠不可枚舉今之史官或執已見者有之或據傳聞者

亦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書何能盡善

孔子聖人也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孟子又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當今之世用人行

政規模法度之是非朕當自任無容他諉若明史之中

稍有一不當後人將歸責於朕不可輕忽也是以朕爲

明史作文一篇爾等可曉諭九卿大臣 御製文曰朕

四十餘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卽歸罪於朕未嘗一

明史例案卷一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時不自責也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自覺愧汗何暇論明史之是非乎況有明以來二百餘年流風善政豈能枚舉其中史官舞文杜撰顛倒是非者概難憑信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至今人心不服議論多歧者非前鑑耶朕實無學每讀朱子之書見相古先民學以爲已今也不然爲人而已之句罔不心悅誠服又讀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益見史官上古不免訛傳況今人乎班馬異同左國浮華古人以爲定論孔子至聖作春秋有知我罪我之歎後世萬倍不及者輕浮淺陋妄

自筆削自以爲是朕觀凡天下讀書者皆能分辨古人之是非至問以時事人品不能一字相答非曰從來不與人往來卽曰不能深知夫目前之事作官之道尙茫然不知而於千百年前無不洞悉何得昧於當世而明於論古豈非遠者明而近者闇乎所以責人重者責已輕君子不取也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關繫甚鉅條目甚繁朕日理萬幾精神有限不能逐一細覽卽敢輕定是非後有公論者必歸罪於朕躬朕不畏當時而畏後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者此也卿等皆老學素望名重一時明史之是非自有燭見卿等眾意爲是卽是也刊而行之偶有斟酌公同再議朕無一字可定亦無識見所以堅辭以示不能也

明史例案卷一

八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康熙五十二年四月 諭大學士等曰明末去今爲時尙不甚遠傳聞李自成兵到京師之人卽以城獻又聞李自成麾下之將李定國在西便門援城而上由此觀之仍是攻取可云獻乎此等載入史書甚有關繫必得其實方善張獻忠有養子三人耳鼻皆被割去朕曾見之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監管領以致敗亡爾等纂修明史其萬厯天啟崇禎年間之事應詳加參考不可忽略康熙五十六年八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徧覽明代實錄未錄實事卽如永樂修京城之處未記一字史臣

但看野史記錄錯誤甚多朕又覽史記漢書亦僅文詞之工記事亦有不實處卽如所載項羽坑秦卒二十萬夫二十萬卒豈有束手待斃之理乎

世宗憲皇帝諭

雍正元年七月 諭大學士等史書務紀其真而史才古稱難得蓋彰善癉惡傳信去疑苟非存心忠厚學識淹通未能定得失於一時垂鑒戒於久遠也有明一代之史屢經修纂尙未成書我聖祖仁皇帝大公至慎之心旌別淑慝務期允當惟恐幾微未協遂失其真鄭重周詳多歷年所冀得良史之才畀以編摩之任朕思歲月愈久考據愈難目今去明季將及百年幸簡編之

明史例案卷一

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紀載猶存故老之傳聞未遠應令文學大臣董率其事慎選儒臣以任分修再訪山林績學之士忠厚淹通者一同編輯俾得各展所長取舍歸於盡善庶成一代信史足以昭示於無窮著將滿漢大臣等職名開列具奏

高宗純皇帝諭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 上諭內閣前因明史內於蒙古人地名音譯未真特命館臣照遼金元三史例查覈改訂並就原版叩算字數刊正其開增損成文不過數字而止於原書體制無多更易茲閱所進籤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四年巡按福建御史汪澄棄市並殺前巡按

御史柴文顯同時殺兩御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不足以資論定又土木之敗由於王振挾主親征違眾輕出及敵鋒既迫猶以顧戀輜重不即退軍致英宗爲額森所乘陷身漠北乃紀中於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爲疏略雖本紀爲全史綱領體尙謹嚴而於帝王刑政征伐之大端關繫國家隆替者豈可拘泥書法闕而不備致讀者無以考鏡其失蓋緣當時紀事每多諱飾又往往徇徇不公而明史修自本朝屢淹歲月直至朕御極以後始克勒成一書其時秉筆諸臣因時代既遠傳聞異辭惟恐涉冗濫之嫌遂爾意存簡括於事蹟要領不能臚紀精細於史法尙未允協前因明紀綱目所載本末未

明史例案卷一  
十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爲賅備降旨另行改輯所有明史本紀並著英廉程景伊梁國治和坤劉瀾等將原本逐一考覈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仍以次繕進候朕親閱鑒定重刊頒行用昭傳信

高宗御批通鑑輯覽

漢高之尊義帝光武之事更始崛起時皆不得無所憑藉明祖之於韓林兒亦然方滁陽一旅初興子興旋沒勢實孤弱無依而林兒僭號之始四方響應遂爾奉其年號以爲號召之資及聞副元帥之檄乃謂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固已中情流露異日林兒迎至建康而死則瓜步沈舟之事未必盡誣也

明修元史全憑其十三朝實錄即無危素亦何慮其散佚無存至於元統以後史所未備素果足資詢考何不聞就而訪其遺事仍待遣使分求是素于文獻皆無足徵徒飾寺僧之言以文其不死不深可賤乎藉云與史爲存亡則史既成書即當舉程嬰之例捐軀明志以全臣節乃簾外履聲靦然以老臣自命其視馮道之不知廉恥相去幾何明祖以文天祥諷之且以余闕媿之其爲貪生忘義之小人示儆凜然嚴于斧鉞矣

明史例案卷一  
十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元自順帝北居沙漠子孫相繼嗣位襲其故號雖國統已失而南向出兵猶有興復之志譬之宋與金元本屬敵國雖稱臣稱姪而其北伐亦不得以寇書之也明史沿襲舊文于元兵皆以寇書實爲未當今特據金元宋相伐之例悉加改正庶乎情理平而體例允協耳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爲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責己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



時貶明亡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爲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愆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爲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勦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

明史例案卷一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昞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謹懷懷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爲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

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于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姦擊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詭辭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明史例案卷一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一

徐健菴修史條議序

某弁鄙無似猥以明史開局院長葉公屬寔舍弟中允預纂修之役時舍弟都御史為監修辭於院長弗允因日夜蒐羅羣書考究有明一代史乘之得失隨筆記錄以示同館諸公未幾中允以疾去葉公下世某破命同學士陳張二公侍讀學士孫公侍讀湯公暨門人王庶子為總裁官而舍弟罷柏府之職留領史事益以向所討論者詳為商榷得六十一條存之館中庶幾相與整齊慎覈以成一代之信史無負 皇上簡命而已自惟腐儒通籍十有五年徧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兼以兄弟蒙 恩並預筆削雖遭坎壈仍握鉛槧敢不竭其遲鈍少答涓埃惟是成珍裘者以眾腋而温構廣廈者以羣材而就所冀同事諸先生詳加商訂毋致抵牾熟探劉氏之史通冀免唐書之糾謬

修史條議 六十一條

太祖之興其官爵皆受之於宋如乙未四月授左副元帥丙申七月授平章政事己亥八月授中書左丞相辛丑正月加太尉封吳國公甲辰正月進吳王皆歷歷可考而實錄盡諱之今當悉為改正不宜仍前譌謬太祖實錄凡三修一在建文之世一在永樂之初今所

明史例案卷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傳者永樂十五年重修者也前二書不可得見大要據實直書中多過舉成祖為親隱諱故於重修時盡去之

其實太祖御製誥令文集未嘗諱也今觀此書疏漏舛

誤不可枚舉當一一據他書駁正不得執為定論承幹按

大清五朝實錄亦迭次重修今所存者係乾隆時本讀者當亦知之

太祖自受職於宋即用龍鳳年號並不遵至正之朔今

為高帝本紀當以甲子紀年而至正及龍鳳之年數明

疏於下可也

元末羣雄如韓林兒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陳

友定方國珍輩元史既不為立傳今所作諸人傳當詳

列其事蹟不得過於簡略

明史例案卷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後漢書公孫述隗囂諸傳即繼於后如諸王之後三國

志袁紹劉表諸傳新唐書竇建德王世充諸傳其例亦

然今作徐壽輝諸人傳亦當列於親王之後開國將相

之前

元之遺臣如也速王保保輩雖元史已為立傳然自遜

荒之後闕而不書因元史即成於是時也今當載其後

事以補前史之遺承幹按清史館議立遺臣傳即此

胡惟庸之獄人盡疑之然太祖刑戮大臣幾無虛月鉅

而走險遂萌異圖亦情之所有豈謂盡無非干天命以

救死也李善長陸仲亨輩謂其同逆則非責以知情不

舉彼亦無辭不然昭示姦黨錄所列獄詞數十萬言罪

實難貸事豈盡虛尚充當年之情實毋滋疑信之兩端  
胡藍之黨公侯伯坐誅者四十餘人都督坐誅者二十  
餘人前有昭示姦黨錄後有逆臣錄皆當據實直書  
宋穎兩公無罪而就誅夷千古所同慨今當直書其事  
不必為隱諱之詞至開國公常昇本以藍王之甥與王  
同時伏法逆臣錄內姓名炳然而吾學編諸書謂與魏  
國徐輝祖同禦靖難師於江上不亦謬乎舉此一端前  
人之成書豈可盡信願共細心考之

太祖雖治尚嚴酷其殺人皆顯指其罪未嘗掩護乃實  
錄則隱諱太過而野史又誣謗失真其最不可信者祝  
允明九朝野記張合臺閣名言趙可與孤樹哀談或云李默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是也今當詳加考覈以為信史既不可虛美失實又  
不可偏聽亂真願以虛心覈其實蹟庶免佞史諉史之  
譏  
明初之尚書責之至重視之實至輕如一部而官設數  
人一人而歲更數任致史不勝書今就洪武一朝考之  
大僚三品以上者共得三百餘人徧搜諸書其人得立  
傳者不過三四十人又寥寥數語本末不具豈其人  
皆無可紀述大率為太祖所殺故國史不為立傳而其  
子孫亦不敢以誌狀請人遂爾湮沒不傳今當廣搜各  
郡志書及各郡志名宦傳以補其闕略不得但采獻徵  
錄開國臣傳分省人物考諸書致有疏漏

太祖所殺大臣有罪狀可指者實錄皆直書其事如張  
昶楊憲李善長胡惟庸陳寧開濟郭桓詹徽余煥輩是  
也其非罪見殺者則諱之如程徐陶凱薛祥滕德懋陳  
敬趙瑁王惠迪麥至德徐鐸輩皆死於非命前人所作  
傳多不得其實今當據實改正承幹按本朝殺大臣  
為攝政睿親王奪爵於身後至乾隆時而復之史館前  
後二傳稿俱存前則太略後則詳而無當今當據實改  
正者年羹堯之傳稿但數其罪而盡沒其功亦宜訂正  
此外所宜詳考者吳向之參議于晦若侍郎已舉其例  
也端華肅慎之案實錄極為明白  
本紀列傳均照此書之是非自定  
公侯伯既為立傳子孫或襲爵或為勳衛而有行事可  
紀者當即附於祖父之後不必別為立傳

明史例案卷二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諸王之襲封者其事蹟當附於始封者之後略訪世家  
之體若將軍中尉有賢而當立傳如陸樺謀璋輩即附  
於周王傳內劉向傳附楚元王後漢書有例也  
諸王之生卒既具於諸王列傳又見於諸王世表似不  
必復入本紀致有重複之病承幹按以上三條清史皆  
例閱者當自知  
之不再贅述  
史之有志所以紀一代之大制度也如郡縣之沿革官  
職之廢置刑罰之輕重戶籍之登耗以及於兵衛修廢  
河漕通塞日食星變之類既詳列於志不得復入本紀  
本紀之體貴乎簡要新唐書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  
史事求其備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間務使詳略適  
宜始為盡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諸本紀其他宜入志者

歸之於志宜入表者歸之於表宜入傳者歸之於傳則事簡而文省矣前史具在尙其折衷

前人之成書其久行於世者如吾學編皇明書史槩開國功臣錄續藏書明良錄名山藏泳化類編等書但可用以參觀未可據為篤論蓋昔人之

著作多書美而不書惡今茲之筆削既有褒而更有議體自不同義當兼載毋執已成之書遂為一定之見

史材之最博者無如獻徵錄人物者兩書然皆取之墓志行狀家傳郡乘率多溢美之詞未便據以立傳毋憚

旁搜庶成信史承幹按大清國史館傳稿者獻類徵碑傳集等類亦多有褒無譏

或曰作史之體原在采摭厥家其前人之書果事覈而文贈者即仍用舊文可乎曰可也遷固雖壽皆如是也

更有文家愛奇鑿空附會易助波瀾終乖事實如晉書所載煩猥頗多願懲其失務從雅馴

有卓然名世而間有微疵者既有行事之可議何妨瑕瑜之並存若為賢者諱過亦當諱之於本傳而見之於他傳儻止有褒無貶何以取信將來

賞罰在一時褒貶在萬世故史之有作前賢比之袞鉞然使鈞稽冗瑣苛摘細微高下在心愛憎由己殊非忠厚之道則又劉知幾輩所深誠者也

諸書有同異者證之以實錄實錄有疏漏紕繆者又參考諸書集眾家以成一是一所謂博而知要也凡作名卿一傳必徧閱記載之書及同時諸公文集然後可以知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人論世承幹按此議最精最宜遵守本朝國史館所撰傳稿皆僅據有關其人之檔案而輯之故今非偏閱諸書及同時諸人文集不可又雍正朝以上之實錄先後修輯亦略有異同尤不可不考史傳之敘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古人嘗言之矣

有一事而數人分功者如順義之封內則閣部內閣李拱張居正趙貞吉中樞郭乾外則督撫督臣王崇古皆有決策之勞

者也如寧夏之征文則督撫前總督魏學曾後總督葉史梅武則總兵李如松蕭皆有戡定之績者也不得專

屬一人以掩他人之美當使彼此互見詳略得宜承幹按此

遵例今宜

建文出亡之事野史有之恐未足據其尤誕妄者史氏

奇忠志忠賢奇祕錄二書是也史貴闕疑姑著其說而盡削其從亡姓名不以稗官混入正史可耳

成祖刑戮忠臣其妻女發教坊者諸書所傳至不忍讀今亦不必盡汗簡冊付之稗史已足遺譏

明史例案卷二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野史流傳不可盡信其最挾私害正者無如尹直之瑣綴錄王瓊之雙谿雜志支大綸之永昭陵編年史此皆

小人之尤其言豈足憑據若夫伍袁萃彈園雜志吳玄之徵吾錄等類心雖無他語實悖道尙其鑿別無惑浮

言承幹按本朝野史甚少其記載掌故者以王氏之言康熙朝政紀吳氏之養吉齋叢錄為可信噶亭雜錄亦間有錯誤尙勝於魏氏之聖武記若耶潛紀等類浮言正不少也又近出之祕史等書尤多謬誤

有身居臺閣而著書乃甚紕繆者王守谿之震澤紀聞

震澤長語陸貞山之庚已編是也有名託國典而其實乃甚顛倒者陳東莞之皇明通紀黃司寇之昭代典則是也通紀一書實梁文康弟名德所作故多譽兄之辭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萬世之公論

王司馬破蠻之功豈足贖罪張中丞楷假印之罪豈得掩功項襄毅之平荆襄或譏其濫殺余襄敏之城邊塞或議其罔功是非當以並存功罪不妨互見

奪門之事當以為罪而不當以為功如以徐石為是則景帝之勒死何辜挺擊之獄當以為功而不當以為罪如以王之何士為非則姦黨之口供難滅諒有定論毋俟多言

明史例案卷二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張桂之議禮祇以獻諛何曾知禮惟富貴之是圖遂名教之不顧誠小人之魁士林之賊他若議主繼統而意非逢君如王新建潘司馬希仍不失為正人初雖藉為顯榮後不因之附麗如熊冢宰洪黃宗伯宗明猶不失為佳士若乃咆哮狂吠恣睢橫行如席張方桂黃箱霍輩難逃乎萬世之清議矣

前史之載文章者兩漢書為多三國以至隋唐則已少矣至宋元而載者絕少今列傳中除奏疏而外雖有佳文不宜多載惟儒林文苑或當開錄一二亦舊史例也諫臣之設明世最多故奏疏亦最多今列傳所載惟擇其糾正君身指陳時弊論劾大臣之最剴切者方可節

略入傳其餘條陳諸疏不得概入以滋錄冗之弊廷臣以建言而獲顯罪者其人多入列傳然亦須核其生平若止一疏可傳而無他事表見者當做漢書嚴安徐樂例止載其疏而不必泛及其餘

史以昭萬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筆先人有善而後人不為表章先人無善而他人代為諛語均不可也今日仕宦諸君先世多有顯達若私濫立傳能無穢史之譏願秉公心共成直道

明史例案卷二

八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八十七人今亦當仿其例如胡藍之傳不妨附以姦黨之姓名崔魏之傳不妨盡入逆案之姓氏庶文省而事核且免挂漏之譏承幹按明史此例最善今宜循用

明之戰功大約文武數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驥與蔣貴共事大藤峽之役韓雍與趙輔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龍與劉綎共事決機發策當歸於文衝鋒陷陣必歸於武不得重文輕武以血戰之功歸諸文墨之士必使數人之傳出於一人之手庶無牴牾且免重複承幹按本朝武功最盛而命將出師皆出廟謨軍機諸臣時與其謀外則督撫或為主帥皆當細心分別以數人之傳出於一人之手辨法尤善

萬麻中葉我 太祖龍興東土遠左封疆之事 本朝

國史記載詳確宜恭請繕閱藉以考鏡得失不致茫忽  
無據傳聞異辭

忠義之士莫多於明一盛於建文之朝再盛於崇禎之

季此固當大書特書用光史籍若乃國亡之後吳越閩

廣多有其人此雖洛邑之頑民固即商家之義士考之

前典陸秀張傑文祥謝枋並列於趙宋之書福壽宜孫

亦入於有元之史此皆前例之可據何獨今史為不然

尙搜軼事於遐陬用備一朝之巨典承幹按本朝忠

中有謂死節者希特立死節傳

于侍郎已有駁議可取閱也

莊烈愍皇帝紀後宜照宋史瀛國公紀後二王附見之

例以福唐魯桂四王附入以不混一時事蹟且見本

朝創業之隆也承幹按此議明

明之武功最為不振洪永勿論宣正以後遂漸衰微總

由武職日輕因致軍功鮮紀然而疆場之上凡有斬馘

微功盡見歷朝實錄因而廣搜猶可作傳

明之內官實執國命外而封疆之守內而兵食之司何

一不由乎內豎雖嘉靖以還此輩盡汰嘉靖以前京營

人倉場三四十人各邊各省鎮守協而司禮東廠其權

守分守共一二百人皆世宗革去振曹祥劉瑾魏賢之元

如故今所作宦官列傳不但王曹祥劉瑾魏賢之元

兇當盡列其罪狀即其他蠹政亂國之輩亦當備載於

簡編以垂萬世之炯戒承幹按清史可

錦衣衛與兩廠相連中涓之爪牙前代所未有也故采

弁州志特立錦衣列傳與宦官參觀一代之弊政瞭然  
矣

明之實錄洪永兩朝最為率略莫詳於弘治而焦芳之

筆褒貶殊多顛倒莫疏於萬厯而顧秉謙之修纂敘述

一無足采其敘事精明而詳略適中者嘉靖一朝而已

仁宣英憲勝於文皇正德隆慶劣於世廟此歷朝實錄

之大槩也家乘野史未可盡信必本之實錄而參以他

書庶幾無失願加博訪之力無據一家之言承幹按

實錄皆循乾隆時所修之成

法直書其事無優絀之可言

李選侍未移宮之前舉朝震驚諸君子目擊其事速請

移宮防變慮危忠臣至計原未居以為功何得指以為

罪乃竟以是案置諸君子於死地孰是孰非何煩置喙

儻執羣小之言謂為厭正之過人心已滅史筆豈宜

紅丸之案李可灼雖無行弑之心亦當伏妄投之罪稽

諸故事孝宗世宗之崩諸醫皆繫獄論死彼豈有弑逆

之謀國典當然不可宥也至崔文昇之罪實在可灼之

上乃竟置之不問國典謂何諸君子抗疏力爭自不可

少而乃翻以為罪奚以服人事有公評毋徇邪說

明之文學蔚然稱盛洪永則人務實學宣正之際未免

少衰成弘克追先正正嘉而後流派判然爾時稱為

極盛隆萬以還殊無足道今之文苑當溯其源流判厥

涇渭毋使魚目亂我珠璣承幹按本朝文學康雍之

開渾厚中正乾隆則稱極盛

明史例案卷二

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二

十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醇而肆矣道咸不免稍衰光宣之際則支離屬雜  
文字息矣此世教隆污之大關誠不可不深辨也

明世課吏之法視前代更為嚴密故三百年間之吏治  
實有可觀然必取論稱賢確有實績可紀者方可入循  
吏傳若無實績但以虛詞稱美及雖有實績而其人本  
末無足道者自有郡縣志載之不得槩入正史正於治  
行足傳而其人致位公卿別有他事表見自當登之列  
傳不必入於循吏

史有諫疏當傳而其人不必立傳者如楊集之諫立儲  
席臣之諫棕棚之類當廣為搜采附見他人之傳不可  
遺漏他如高原侃陳京師昏喪之弊其人既不立傳其  
事又無所附麗則當載之禮志中諸如此類各宜搜之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實錄查其人無傳可載則當因類附見以存其言不得  
忽而不錄承幹按諫疏或附他傳或附於志是諸史一  
被參之事故定之成法本朝國史稿於諸臣傳中不詳  
今宜斟酌盡善位置得宜如賈誼過秦子長孟堅最錄  
各有深意不但以無

有其人不足傳而其事必當傳者郭希顏之諫立儲陳  
啟新之陳時弊是也仍當因其事而著其人有其言不  
可存而又不可不存者陳洸之攻擊名賢曹嘉之歷詆  
大臣是也還當因其言而存其人總期斟酌盡善無漏  
無偏

明朝講學者最多成弘以後指歸各別今宜如宋史例  
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學傳如薛敬軒 曹月川 吳康

齋與陳刺夫真胡敬齋仁居周小泉 蕙章楓山 慈呂涇野  
構羅整菴 欽魏莊渠 校顧涇陽 憲高景逸 龍馮少墟 吾  
凡十餘人外如陳克菴 選張東白 顧羅一峰 倫周翠渠  
張甬川 奇楊止菴 時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且  
別有建豎亦不必入

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同其後王湛弟子又各立門戶  
要皆未合於程朱者也宜如宋史象山慈湖例入儒林  
傳白沙門人湛甘泉水若賀醫問 欽陳孝廉 烈其表表者  
莊定山 景為白沙友人學亦相似 鄒汝愚 智以謫宦後  
傳王門弟子江右為盛如鄒東廓 益歐陽南野 德安福  
四劉邦采 二魏良器 在他省則二孟化 鯉皆卓越一時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再傳至劉念臺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矣陽明念臺  
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其餘總歸儒林

陽明生於浙東而浙東學派最多流弊王龍谿輩皆  
信心自得不加防檢至泰州王心齋良隱怪尤甚並不  
必立傳附見於江西諸儒之後可也 諸子中錢緒  
山稍切近

凡載理學傳中者豈必皆勝儒林宋史程朱門人亦多  
有不如象山者特學術源流宜歸一是學程朱者為切  
實平正不至流弊耳陽明之說善學則為江西諸儒不  
善學則為龍谿心齋之徒一再傳而後若羅近谿周海

門之狂禪顏山農何心隱之邪僻固由弟子寢失師傳然使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承幹按明史不用道學立傳儒學傳固無庸再有道學傳矣而儒學派別乾嘉而後區分漢宋光宣之閒又雜采東西洋各國之浮議此尤治亂之大關不可不細心討論者阮文達所擬儒林傳稿尚須再加商榷若李蕘客論列國朝儒林而極詆治宋儒之學者豈足以取信耶

國初名儒皆元遺民如二趙游搗梁寅汪克祖葉儀胡翰蘇衡諸公操履篤實兼有文藝其為理學為儒林文苑多合而為一今當為儒林之冠而後代經學名家悉附於後

聖裔有表有傳重聖統也魏書元史立釋老傳甚屬贅疣今悉刪之土官事蹟最多故特為立傳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人論樂者如冷謙韓邦奇李文利李文察張鶚王廷相鄭世子載堉等其議論不一皆有裨於一代之制作樂志中雖以聲容歌奏為重而諸公之眾說亦宜斟酌采入

凡書官制地名例從本代勿用前史字樣以致混淆傳首書某人某縣不必著府其有縣稱同名如山陰華亭之類則冠以某省若同省同名如江西吉安有永豐廣信亦有永豐則加府以別之承幹按本朝國史傳稿原循此例

洪熙元年仁宗欲還都南京故於北京衙門皆加行在二字自正統六年定統於北始去行在逕稱某官今遇此七年以內之事凡京官銜有行在字者不得刊落

別號非古也自明士大夫出仕以後即以號行朝野稱謂遂成風俗今於本傳中必須見號者若易之以字便為失真聞於某人字某下復著別號較於行文尤便例宜特起者似不必泥古為是矣承幹按此議亦可酌用于侍郎亦有說發明此條

凡官階升轉曰晉曰陞俗字未為近古其量升者應稱遷某官其不次用者則曰超遷曰擢其資品相同者曰改曰轉一切書法總須考之前史庶為無弊承幹按此亦循用之

王橫雲史例議上 明史例案卷二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無大勝敗政令無大興革用人無大得失者槩削而不錄

一即位以前前史類不書日開有書日者事或不得不日也即位以後舉動必書不可不日然事亦有不可以日者則以是月繫之有不可以月者則以是歲繫之一命官不書封王則書侯則不書非常而有故則書前史皆然試舉一二以申明其說高帝六年冬始剖符封曹參等為通侯同日封者夏侯嬰陳平陳嬰等數人而紀不書續封者為留侯張良鄼侯蕭何絳侯周勃等而紀亦不書雍齒侯則書著異也高后初封張買等為侯孝宣時封許廣漢等為侯而紀皆不書弘為襄城侯朝



軼侯武壺關侯王舜爲安平侯許嘉平恩侯而紀則書者一著其爲外戚顯權之漸一著其爲呂氏子而侯也吳漢傳云彭寵遣漢將兵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賜號建策侯紀止書漁陽太守彭寵遣其將吳漢將突騎助擊王郎而已蓋延傳云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紀亦不書拜延官爵他若莊宗本紀書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裁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甚之也不在此例

一宰相除拜前漢不書有特詔則書罷書薨書唐則除罷俱詳載之矣明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理庶務於是六部之權始重似六卿亦宜並書然竊思六卿書矣陪京之六卿可不書乎添注之六卿可不書乎詞臣而晉尙書保傅者可不書乎六卿之拜書矣罷可不書乎抑將書六卿而殿閣之學士大學士預機務者反不書乎倘曰殿閣之預機務者當書而六卿又不可不書則一月之中除罷不一而足本紀竟成除書矣且表又何用焉按自漢以來宰相位號不同而唐世名尤不正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尙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爲尙書令臣下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尙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或曰參議得失或曰參知政事或曰平章事或曰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同中書門下三品或曰同東西臺三品名雖不一要皆宰相之職故本紀皆書之明初置中書省設左右相國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並宰相職也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設四輔官尋罷十五年倣宋制置殿閣諸學士二十八年敕嗣君毋得置丞相是時以翰林春坊官省詳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從容備顧問成祖卽位簡侍讀解縉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仁宗增置謹身殿大學士世宗改建皇極中極建極三殿自後有中極殿建極殿大學士凡翰詹坊局九卿正貳入閣者皆參預機務如宰相特不敢居其名曰入閣辦事是猶唐故事也本紀例從之或曰唐之六尙書屬於尙書令庶務皆會決焉其權輕明罷中書省歸其職於六部設尙書一人以專理之無所統承其權重顧可不書乎愚曰尙書之權優重自後漢昉矣後漢雖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尙書始爲機衡之任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舌其職出納王命敷奏萬機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卽唐之尙書令也非六尙書比然後漢尙書令之權雖尊而其時以三公爲宰相故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除拜薨罷皆書本紀而尙書令不書其書者如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錄尙書事司徒徐昉爲太尉參錄尙書事錄者總領之謂也位在三公上夫後漢尙書令之權不爲不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伍輯 4 - 558

重而紀不書則又何疑于走之說耶如以為大學士正五品尙書正二品書大學士而不書尙書疑於秩序有乖不知隋唐以侍中爲宰相而班止三品與六尙書等耳然歐陽本紀不以書侍中而不書尙書爲嫌也或曰御史大夫前漢閒亦書之矣何尙書之不可書耶愚曰明之尙書尊矣而非宰相職也漢之御史大夫副丞相事如後世平章政事參知機務之類故蕭望之爲御史大夫至將軍曰吾備位將相貢禹爲御史大夫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爲宰相至後漢廢御史大夫尋復置已又改御史大夫爲司空此皆三公之職非唐之所謂御史大夫也唐之御史大夫不預機務則不書是尙書之不理亂張本者書之何如

明史例案卷二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一攻戰所克郡邑非兩國相爭要地不書非敵都不書如漢高紀云引兵西無不下者又云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又云信等鹵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皆不詳載其郡邑也如唐高紀載林士弘等竊據僭號者數十餘人後止書某降某降而已其閒用兵勝敗人士眾寡悉略而不錄何等簡嚴或曰沛公之攻豐攻碭攻外黃唐高之下臨汾克絳郡又何以備書之耶曰此著其王業之始也不可不書餘則止書其綱前史類如此

一自將所克敵及所下城邑其攻戰之法紀不備書如

垓下之戰詳於羽紀而略於高紀劉黑闥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之戰詳於黑闥等傳而高紀止書秦王世民敗某人於某地惟昆陽之戰光武紀書之頗詳此固其中興之本且不歸之紀亦無從附見也

一紀志總載一代之大政大法非紀重而志輕也試以唐書諸志證之尊崇聖教盛典也高祖初下令置生員既卽位又詔祕書外省立小學其後又命州縣鄉皆置學太宗卽位置弘文館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遣博士爲授經四彝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人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

明史例案卷二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聖侯而紀不書享天配祖大孝也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感帝以元帝配乾封元年詔所穀復祀感帝三年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中宗還祔太廟而紀皆不書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於方丘神州地祇於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祀感帝於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高宗永徽二二以高祖配於圓丘太宗配於明堂紀止書有事於南郊而已乾封元年封泰山祀昊天上帝於山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圓丘禮又明日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紀止

書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而已至若高祖初詔議戊寅元祿高宗時詔定貞觀禮開元時撰唐禮改治新祿又詔次祿議祿術紀皆不書夫歐公豈謂此數大事可略哉志職其詳紀職其要見於志者不必其復見於紀爾

一明初郡縣之廢置職官之建革條教之頒行最爲繁冗不備書本紀存體例也如唐書地理志云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紀不書兵志云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三年更置十二軍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貞觀十年更置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紀不書食貨志云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刑志云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四年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太宗卽位詔長孫無忌房元齡復定舊令紀不書百官志云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制同正員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是志亦有不盡書者矣前漢百官公卿表載高帝卽位置一丞相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武帝建元二年省太尉官元狩五年置諫大夫建元三

年置期門太初元年置羽林紀皆不書是歐公之體例固取法於孟堅歟

一車駕之臨幸爵賞之封錫紀不備書杜伏威傳載秦王方討世充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尙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預屬籍紀不書李勣啟密錄郡縣戶口以上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紀不書劉武周傳王破卻其軍蒲州降帝幸蒲津關王自柏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圍絳州高祖本紀幸蒲津不書秦王謁行在亦不書也郭子儀傳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遂詔還東都經略北討紀止書復東京慶緒奔於河北而已又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卽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紀止書郭子儀率某節度某某以討安慶緒而已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一外國朝貢及封王頒諭紀不備書前漢匈奴傳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紀不書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書見傳紀不載其事南粵傳云文帝元年使告諸侯四裔從代來卽位意論盛德焉紀不書使陸賈賜佗書

紀亦不書後漢建武三年欽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囂遣子恂入質紀止書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而已唐契丹傳貞觀二年摩會來降明年摩會復入朝賜鼓纛由是有常貢紀不書高麗傳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赦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紀不書党項貞觀三年舉部降太宗璽詔慰撫因入朝宴賜特異以其地爲靺州卽授刺史紀不書武德元年突厥骨咄祿特敕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座紀不書吐蕃傳景龍三年遣使者貢又遣宗俄請婚帝以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雍王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帝念主幼賜錦繪數萬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悲涕歔歔赦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紀不書其事要以旣詳之於外國傳則紀原可略耳一日食星變等異本紀書例不同兩漢晉魏諸書載之於紀而詳其占驗於志唐書則載之於紀詳其占於志而不復考其驗以爲天道悠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我者自盡其修省恐懼之實而已若必推其事應則必有不合者矣因其有不合而曰天之示變亦不過氣數之常而時與事之適然將必有肆然而不復懼者矣故歐公慎之是固春秋之旨

也至五代本紀日食皆不書其說曰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宋史本紀日食星變載甚詳而於志復備書之自謂取法於新唐書五代史凡徵驗之說有涉於附會咸削而不書其說是矣然兩漢及唐書之志或詳其占或并詳其驗則志不爲虛設宋史於日食星變旣以占驗之說涉於附會而不書而於志與本紀則兩見之毋乃複乎愚謂日食星變當時人君遇之而懼有修救之事者則見之於紀餘則不書而歸之於志夫亦猶五代史之遺意歟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一紫陽綱目體例精嚴提綱大書法並春秋真千古褒善罰惡之大經也或曰本紀卽倣其綱而書之不亦善乎愚應之曰此紫陽氏之書而非史家之書也史家之書踵其文於勝國而筆削之其用意寬紫陽之書合前史所書之事而賞罰之其用意嚴不惟是也其體例亦有不同本紀是載一帝之事而分見於志傳之中者也綱目是摘紀志傳之事而彙見於一帝之下者也如漢書文帝元年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大中大夫三年以張釋之爲廷尉四年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唐書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五年修洛陽宮十三年開党項之地爲十六州六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要皆本紀之所不書而紫陽從志傳中摘之以示一帝之理

亂得失爲後世法戒其體例一而已矣非若史之有紀志表傳可以錯綜互見者也故曰此紫陽氏之書而非史家之書也

或曰綱目一書子朱子義例全法春秋尙已若司馬遷承五伯之運繼春秋而纂史昔賢謂自麟經絕筆之後而得褒貶之遺意者於遷史有取焉若然則二者異名同原予何得而歧視之乎余曰作史而不取則於春秋易以成其爲史然一書有一書之體亦各有命意之所在綱目在存統史書在尊王也何以言之文公答呂伯恭書曰溫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尙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亦不可爲法又文公語錄載問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若夫史則不然史記列項羽於紀以羽爲伯王政由己出是時漢未得天下雖紀羽可也班則本紀屬之帝而列羽於傳矣當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羽入關屠咸陽而東自立爲西楚霸王尊楚懷王孫心爲義帝史記羽紀書漢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而不以楚紀年高紀則書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柵道旁是以子嬰降爲漢受命之元而義帝

之元置之不論矣亦不獨史漢他史率多類此

或曰劉知幾之論史家之準繩也其言曰漢氏中興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鄴邑兄亡弟及麻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畜夫東觀秉筆容或諸於當時後來所修理應刊革以子論揆之則史通之說爲非歟余曰伯升光武同北面事更始伯升見殺後光武立功於外更始遣使封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光武不赴徵遂貳於更始其明年蕭王卽皇帝位是年赤眉入長安更始出走光武封爲淮陽王已降於赤眉爲所殺是固不成其爲興王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矣范史傳而不紀未爲非也韓林兒擬之更始當自有遜然其所遣將卒以亂中原今列之羣雄傳首而以郭子興繼之子興爲太祖王業所自起林兒則曾奉其號後之覽者可以識其意矣

虞山蒙叟之論龍鳳也其言曰滁陽卽世上方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聖祖何嫌於奉龍鳳哉今之史家刊落龍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爲噫蒙叟月表之說可謂未審矣夫子嬰既誅暴秦云亡諸侯尊懷王爲義帝而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沛公爲漢王此時天下無主而項王沛

公皆親事義帝者也故以義帝元年表之若明太祖本藉郭子興之遺眾渡江而取金陵未曾稽首於林兒之庭借其一旅為所命遺事與漢祖異不過因崛起草澤人心未附借宋號以收召東南爾猶陳涉之稱大楚也若以為曾奉其名號便當表林兒為君明祖為臣則九江王之殺義帝德慶侯之沈林兒千古有同罪矣明太祖其心服乎且古來彼強此弱奉名號者不可枚舉如吳大帝稱臣於魏受其策命唐高祖稱臣於突厥資其兵馬其遂謂之君乎按林兒僭號改元在至正十五年時子興已卒元兵日來攻而林兒遣人詣和陽招諸將諸將詣張天祐曰公度自能率眾禦元兵乎不然公當往天祐自揆不能遂往而太祖率將士平和陽西南民寨尋天祐自毫歸資社導道檄推子興之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太祖為左副元帥實錄以為太祖不受野史以為惡居副不受而猶奉其號也若徐壽輝之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陳友諒之國號漢改元大義張士誠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後自立為吳王明玉珍之國號大夏改元元統方國珍之據慶元皆各自為主與龍鳳絕無涉非秦楚時諸侯因楚發難而同起者比何得以龍鳳為冠比於義帝月表之例乎即以太祖論之吳元年乃至正之二十七年洪武元年乃至正之二十八年而當時修元史撰順帝本紀尚不以吳與洪武之號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參雜其間何有於龍鳳今明太祖本紀吳元年以前當以至正紀年而蒙叟撰實錄辨證書曰龍鳳戊戌克葵是直欲吳元年以前書龍鳳矣請以光武本紀證之聖公未立以莽之地皇紀年聖公既立以更始紀年更始降赤眉而蕭王是歲踐祚以光武紀年當莽授首之後蕭王未正位之前聖公以漢宗而稱帝蕭王實為其臣光武紀中以更始紀年宜也若林兒本非宗室之裔而太祖亦非真偽宋之臣其時順帝在上國步未移而林兒先亡蒙叟欲以元宋明為三嬪而作表林兒其果可承元而為一嬪耶原月表之意太史公以五年之閒號合三嬪是言漢受命之易索隱曰秦楚之際擾攘篡奪運數又促故以月紀事而名表也余竊謂史遷之意或不止此項羽有紀而義帝無紀魏豹田儋等有傳而趙王武臣趙王歇魏王咎燕王韓廣韓王成無傳立月表則義帝無紀而不為卑趙王武臣趙王歇魏王咎燕王韓廣韓王成無傳而不為貶矣若夫太祖自起兵以至受命而為帝凡十六年韓林兒十二年徐壽輝十年陳友諒及理凡五年張士誠十四年明玉珍及昇凡十七年割據不為不久何用以月人各有傳亦何待於表耶至蒙叟云滁陽即世上孤軍無倚渡江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是又不得無辨按至正十五年二月林兒始立於毫時太祖已有眾數萬是年五月復得廖承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忠俞大海等水師千艘遂取采石下太平改路曰府置  
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太祖領元帥事七月張天祐率諸  
軍攻集慶不克還九月郭天敘議再攻集慶陳堃先誘  
殺天敘天祐於是全軍盡屬太祖進克集慶分遣諸將  
略江左浙右郡縣數年之間滅漢平吳地益廣兵益強  
皆師武臣力血戰而得豈藉龍鳳二字虛聲遂成王業  
耶第是林兒僭號擾亂中原蹂躪西北元人無暇南討  
太祖得以剗暴開基及察罕大興義旅攻復汴梁林兒  
敗遁勢窺江左旋爲王士誠所刺此天之所以祚明也  
又按蒙叟實錄辨證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擊安  
豐一條下云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中書省設御座奉  
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馬曰彼牧豎耳奉之  
何爲遂不拜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  
應孟浪如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於事理爲近余  
竊以爲不然太祖之下太平也陶安李習迎謁太祖召  
與語安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掠子女玉  
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  
悅服應天順人以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問吾欲取金  
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  
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留參幕府授左司郎中太祖之  
下婺州也許瑗謁曰元祚將終四方鼎沸足下欲定天  
下非延攬英雄難以成功太祖喜置幕中參軍事太祖

明史例案卷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之下徽州也朱升以鄧愈薦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  
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留參密議太祖聘劉基宋濂葉  
琛章溢至勞基等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  
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耳太祖偉其言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語  
基先生有至計毋惜盡言築禮賢館以處基等當時英  
傑一見太祖以爲眞主已出而太祖亦相見恨晚留爲  
佐命未嘗以宋之偏帥自居諸公指陳天命未嘗以宋  
帥待太祖與爲圖恢復趙氏計也當是時江左精兵已  
二三十萬太祖下一城卽授一將得一士卽予一官威  
令之行疾如風雨蓋已帝制自爲矣豈若承平時君臣  
分定報捷敘功制書旣下方始領職又豈若藩鎮世守  
擅吏私稅猶有疆域可限者比哉文成不奉牧豎之談  
正是默契太祖蒙叟疑爲孟浪殊屬未解按劉辰國初  
事蹟云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  
在後滅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卽位後始圖中原由是  
推之太祖之奉龍鳳者特以淮右布衣手提三尺未卜  
天命所在遽以九五自尊倘有不成爲萬世笑而文移  
告誡不可無元以紀故卽奉宋號以行己之命令此正  
太祖取天下之術也而蒙叟論史以刊落龍鳳爲非太  
祖之必與當日情事不合卽以元史言之宋王二公所  
修察罕帖木兒傳指毫都爲賊兵僞主察罕乃太祖所

明史例案卷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極推重者卽位後幸汴梁親爲文以祭其傳有不本帝  
意者哉蒙叟博極羣書每好摘殘編逸簡發其議論如  
江如河人莫能測世遂多從之者其辨證中與實錄相  
刺謬處甚多茲以龍鳳月表一說爲最大故漫議之以  
質諸當代之大人君子

或曰子既論綱目與史不同例然則明史甲申以後紀  
年當何從余曰此事大非後生小子所敢定也無已則  
從宋史按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度宗本紀在四十六  
卷瀛國公焘卽德祐主二年降於元封瀛國公今列於  
紀爲四十七卷而以瀛國公標題革宋之帝號從元之  
公爵而仍附於本紀之末想元史臣必細經勘過至續

明史例案卷二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綱目所書端宗改元景炎宋史曰益王是綱目所書帝  
昴改元祥興宋史曰衛王昴卽紀四十七卷附載之二  
王也二王事蹟不見於紀而見於史臣之贊中其言曰  
德祐二年五月陳宜中等立昱於福州以爲宋主改元  
景炎其明年不書景炎書至元十四年又明年書十五  
年是殂於福州其臣號之曰端宗眾又立衛王昴爲主  
改元祥興又明年十六年書陸秀夫負昴投海中末書  
曰宋遂亡蓋史於帝焘旣降之後不復紀宋年矣今明  
史甲申以後以  
大清順治紀年明季諸王年號止一見於傳中而不以  
紀年史體當如此敢以質諸當代之大人君子

宋史瀛國公事蹟列於四十七卷體例與前紀無異及  
其降也曰德祐二年二月辛丑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詔  
諭郡縣使降大元三月丁丑入朝五月丙申朝於上都  
降封開府儀同三司瀛國公紀中下令曰詔不書名又  
曰是月陳宜中等立昱於福州後二年四月昱殂陸秀  
夫等立衛王昴後二年始平之二王皆書名按瀛國公  
乃度宗皇帝之子父崩踐阼得位甚正未降之前猶宋  
國之主也故元史臣有恕辭若明季諸喪藩奔遊擁立  
一時旋卽敗亡正與宋之益衛二王相同若附其事蹟  
於本朝史臣論贊之中例當稱名敢以質諸當代之  
大人君子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或曰史臣於贊中旣當書名矣於傳中如何余曰是不  
可以贊論也蓋贊是與朝史臣之筆傳是載勝國之事  
史以宋名則不可例以元矣按宋史張世傑傳至元十  
四年四月益王昴衛王昴立五月徙王新會之崖山又  
劉師勇傳中從二王至海上又陸秀夫傳德祐二年正  
月二王走温州又云立益王於福州又云王以驚疾殂  
又云至元十六年二月秀夫走衛王舟又云負王赴海  
死於宋臣傳中不稱名以示別也今福桂諸王在明臣  
傳中似宜遵宋史例初立書名某餘書王不書名況恭  
讀國史弘光亦稱福王敢以質諸當代之大人君子  
以興朝而修勝國史者唐修隋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



是也隋受周禪德澤未深楊廣繼之穢逆殊甚爲天下棄忠義固少然張仲瑛之死堯君素之不降唐史官特表章之元人滅宋忠義之士比肩接踵及明滅元其臣之隕身封疆不負故主者亦所在多有考之宋紀自度宗以前拒元兵而死者大書固宜卽瀛國紀中書大元兵下某地某戰死某死之某不屈釋之某被執死之贈某官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又考宋史忠義傳中二王時死節諸臣備錄其事元史官可謂不愧其職矣明修元史凡拒明兵而死者皆具載元史其克元都奉元梧州永州靖江雲南等處忠臣義士元史所未載者備見於明實錄其褒獎節烈以鼓天下後世者意甚厚也今修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甲申以後忠於所事者亦不沒其實云

按紀者載帝所行之事故前漢斥羽紀爲傳然亦有不得不紀者如三國之魏武晉室之宣景文子孫受禪而爲帝自不便紀其子孫而傳其祖父然魏志於操初稱太祖建安元年冬拜司空行車騎將軍稱公三十二年進公爵爲魏王稱王不稱名死曰崩吳志大帝自襲策位至稱帝前後皆稱名有教令曰詔死曰薨蜀志昭烈自起兵至卽帝位前後皆稱先主死曰殂其不以蜀爲正統者魏受漢禪而昭烈乃漢疏屬亦猶溫公之見至其書法胷中原有裁量晉史宣景文皆稱帝書崩於魏帝則稱天子以別之夫終身北面之人而與膺圖御極

者同尊唐史臣之學識遠出承祚下矣今撰明太祖本紀若做魏紀則未有位號之前當稱太祖進封公則稱公進爲王則稱王卽大位後稱帝第按實錄丙申秋七月朔諸將奉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錢謙益引俞本紀事錄云是時置江南行省中書省都陞上爲行省平章己亥五月陞行中書省左丞相辛丑正月爲吳國公又實錄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上爲吳王時羣臣以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上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謙益不引俞本紀事錄爲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證想當未載但於上率鎮撫徐達一條下斷之曰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爲吳國公以逮於稱吳王凡有除拜皆出龍鳳之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或之云者謙益蓋亦疑之矣太祖本紀若依實錄則稱公稱王皆羣臣所奉也若依俞本紀事錄與謙益辨證皆林兒所命也使執謙益之說則本紀中當書龍鳳某年某月宋封太祖爲吳國公某年某月宋封太祖爲吳王而林兒傳中當書某年某月封朱某爲吳國公某年某月封朱某爲吳王矣林兒事蹟已無日月可稽史官其可如此鑿空臆斷耶況謙益所載陶安爲黃州知府一條下引紀事錄云郎中陶玉毓都事王用和等俱置黃鶴樓下大浪中

凡三日沈江而死云云當有誤蓋以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於金華也如此則紀事錄亦不足盡憑矣其可據以易實錄哉且太祖之稱公稱王皆在林兒喪敗之後至正十九年察罕破汴梁福通林兒僅以身免後宮官屬二十餘萬盡沒於元林兒遁歸安豐勢大困二十三年太祖稱吳國公二月張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等於安豐實錄云先是福通等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為珍所殺三月太祖率將擊走珍野史載是役遂以林兒居滁州云明年太祖稱吳王此豈猶待林兒之命耶其為羣臣所奉也明矣愚意太祖未即位以前槩稱太祖其封公封王從實錄諸將與羣臣為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文其紀年也不用干支而書至正某年直至太祖卽帝位則書洪武元年如是為安至奉宋號紀中早已敘明未諱其實也敢以質諸當代之大人君子

新唐書本紀之例甚精密全法春秋明史紀未知如何新唐書列傳之例功高行稱則特立一傳明難其人故不專立人子務在顯親每傳必載父祖名諡官爵人情重於繼體傳末必歷譜其子孫之世今明史父祖子孫有事蹟可附見者亦用此例奏疏議論以助君上之得失補國家之利害非此則不書唐史或見於傳或見於志明史亦用此例

辭賦無關勸獎前漢史傳中載子虛上林甘泉羽獵兩

都廣成等賦往哲已議其繆明人著作固不逮漢卽其文果足千古亦無藉於史若廣加蒐采徒患冗長故置不錄

紀傳志表本屬一貫紀編年以載其綱傳列事以詳其目禮樂兵農制度紀傳難以具錄則臚沿革於志以成文用人賢否不能備書則疏除罷於表以資考義取相需無庸矛盾明史初纂時將志紀傳各人分開或一人撰一紀或一人撰一志或一人撰數傳分纂者各務博采重見疊出絕少裁斷交館以後總裁並未通閱後熊文端公為監修雖加刪訂然告竣甚速料文端閣務殷繁止能斧藻其文未暇考核其事也昔宋修唐書歐陽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修撰紀志表宋祁撰列傳劉義叟撰天文律厯五行志梅堯臣纂方鎮百官表王景彝撰禮儀兵志以數公之才學經十有七年而成前人猶謂責任不專所主各異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去取未明書法無準噫後之君子其糾明史之謬吾不知其凡幾矣承幹按纂之弊然開局修書資藉羣力成書較易是在總核全史者之得人耳

馬遷之高潔孟堅之典贖蔚宗之華茂陳壽之簡勁李延壽之雅馴歐陽五代史之爽朗後之作者迥不可及已晉書擷徐庾之芳華踵馬班之撰述譬諸壯夫施以紛澤氣骨何存昔人致譏良為不謬然諸史皆上有所

承供其筆削故聚精會神各自成家如尙書春秋左傳國語楚漢時之世本七國時之國策陸賈之楚漢春秋此史記之所取裁也史記止於漢武其後劉向王商揚雄史岑馮衍韋融劉歆等共十五家相繼撰錄迄於哀平猶名史記班彪采集舊聞作後傳六十五篇此前漢書之所取裁也漢室中興班固陳宗等撰列傳載記伏無忌黃景等作表傳志崔實朱穆曹壽撰漢記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成紀傳邕獨撰朝會車服二志至司馬彪總萃羣作起自光武終於孝獻名曰續漢書華嶠刪訂東觀記爲後漢書此後漢書之所取裁也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傅元等之魏書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嚴

明史例案卷二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等之吳書魚豢之魏略陳壽集爲國志其後孫盛之魏氏春秋王隱之蜀記張勃之吳錄等書裴松之兼采其說復補註焉此三國志之所取裁也陸機撰晉三祖紀東晉撰十志王隱撰晉書干寶撰晉紀何法盛撰晉中興書臧榮緒合東西二史爲一書此唐修晉書之所取裁也沈約之宋書裴子野之宋略江淹沈約之齊史吳均之齊春秋何之元劉璠之梁典姚察之陳書魏收之後魏書王劭李德林之北齊志李百藥之北齊書牛弘之後周紀令狐德棻岑文本之後周書顏師古孔穎達之隋書至夏燕後秦北燕西秦北涼梁諸僭國斷自道武以下編其行事皆採往帙此南北史之所取裁也五

代之亂極矣干戈日尋文學掃地其廢興存亡之迹姦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至宋仁宗時故老已無能道者所遺舊記文彩不足無能行遠歐公以斯道自任仰師春秋運以遷筆此史漢以來所僅見也明代野史雜紀小錄郡書家史不下數百種然以編年紀事者多求其帝紀列傳纂緝成集者絕少惟鄭曉之吾學編王世貞之史料何喬新之名山藏閒備其體三者之中鄭王爲勝然或尙簡而事不能達或倣古而制不符今或琢句而辭晦其意且時代止及於嘉隆事蹟未稽乎實錄考核既疏舛謬不免至神廟以後朝堂水火疆場兵戎士大夫之於史事直束諸高閣矣然則今之爲史者

明史例案卷二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遠之前賢之著述近無者舊之可徵加以才學淺陋論斷寡識欲比擬古人萬萬不能茲芟其繁蕪粗具梗概共列傳若干卷潤色之功以俟君子承幹按本朝史坊間所出談本朝軼事者均似是而非也史館原稿立傳過多今刪其十之四然猶未免於瓜分豆剖也傳多則事必重見重見則文不警策而觀者自倦矣今若合紀志參訂將列傳可削者削之可併者併之庶不致苦宋史之煩而難閱復益之以明史也承幹按本朝國史館傳稿已不免過多亟應刪削聖王德政無過蠲租故歷代本紀皆書然必特沛恩澤者方書若水旱災傷在一州一縣按例蠲減者未必全

書也何以徵之唐書食貨志凡歲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眾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此即蠲租之省文也往見史館本紀一州一縣因災蠲減者按日而書遂致一月之中數見已而自覺其繁併於其尾云是月蠲某縣某州租明代十六帝紀月月有此一條書法重複閱者病之或曰史爲萬世勸也蠲租備書用以勸爾余曰特沛恩澤者當書之於紀不待詞畢所言乃遇災蠲減之出於常例者顧其法卻已備於前史按宋元史食貨志皆立賑恤一條宋史之言曰宋之爲法一本於忠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因列

明史例案卷二  
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記其發倉賑粟或數十萬石或數百萬石賦未入者縱不取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力役悉罷流亡者淖糜食之所至舍以宮第關津不責渡錢老疾幼弱者官司收養死者官爲埋葬京師苦寒者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蝗爲害募民捕撲蝗子一升易菽粟三升或五升凡被災州郡長吏優恤內侍存問前後率以爲常而列帝所行之實績具焉元史賑恤之條一曰恩免二曰災免三曰鰥寡孤獨賑貸四曰水旱疫癘賑貸五曰京師賑糶六曰救荒入粟各目之下亦備紀列帝之實政明代恤災之優厚不能過宋然猶適於元若有特恩蠲減者則備見之於紀其一州一縣一府因水旱分數照例減

額此乃常事不備書以省本紀之煩庶乎其可也

史通之論表也曰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緘而不視是固然矣然有其人入紀入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未入傳而牽連以表之者是表所以通紀傳之窮也庸可廢乎但史漢表皆有深意史記諸侯年表斷自共和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將相年表上繫大事漢書同姓諸侯王一例異姓諸侯一例元始之間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列侯之例以王莽封之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然則表

明史例案卷二  
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未可以漫然而爲之矣  
紀者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史例也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他事巨細必書洪纖備錄昔人謂是傳體有乖紀文往見莊烈紀稿頗犯此病不知諸臣傳中更何著筆  
昔人論史以多採稗說爲非今史傳所載皆有關朝政人品瑣事閒或附錄以寓貶褒非資嘲諷  
史自馬班而下篇末皆有論斷元史則無後漢論後有贊晉史承之竊思篇中所述賢否已是昭然敘而復斷更無逸事何須煩贖昔人謂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

其有所異惟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天子操行具諸紀未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旨哉斯言今明史列傳未經作論體同元史或增或否惟識者裁量焉

明史例案卷二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二

明史例案卷三

王橫雲史例議下

按劉辰實錄小傳其略云辰慷慨負氣好辨論李文忠鎮浙東辟掌簿書後以親老辭歸建文中用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陞鎮江知府上初卽位修太祖實錄李景隆言辰涉知國初事召至數被顧問居官廉歷升行部左侍郎以年老賜敕致仕出京數日卒辰志於有爲然疏略少實云由此觀之太祖實錄卽劉辰等所修牧翁據劉辰少作以駁實錄恐劉辰亦未以爲允況記陶安等事蹟實多謬誤耶

明史例案卷三

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按本紀之體元是正統明是龍興故稱元稱順帝稱明稱太祖可順文義以立言若陳友諒之稱漢明玉珍之稱夏在友諒與玉珍傳中則著其國號曰漢曰夏而於太祖本紀中有戰伐交兵者止宜稱友諒將某某玉珍將某某不當以其國號稱也光武本紀書破公孫述將某某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王世充竇建德劉武周等陷某州或云與某某等戰敗之皆不稱其國號而以名此乃史例往見史館太祖本紀友諒將稱漢將而不書友諒名與張士誠二例似宜易

按明太祖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崩建文於辛卯卽皇帝位是日葬太祖於孝陵吾學編皇明通紀名

山藏國樞大事記紀事本末諸書皆同永樂初年實錄載成祖論將吏軍民曰皇考太祖高皇帝並建諸子藩屏國家皇考有疾初不令諸子知之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十一日寅時即斂七日即葬踰月始報訃諸王又不容其奔喪云云時建文元年七月也立齋開錄載燕王檄文亦首以此爲罪端則七日即葬無可疑矣往見史館建文本紀書三十一年冬十一月葬太祖於孝陵而不日蓋不能日也不能日則無所據矣此係是非大關鍵處恐未可草草

明代野乘之失實無有如建文遜國一事按永樂實錄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時諸王分守京城門谷王

明史例案卷三 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穗守金川門穗登城望上至即開門迎上遂按兵而入諸王文武羣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駭耶吾來爲扶翼爾爲善爾竟不亮而遽至此乎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豈肯以皇后屍誑其主而成祖亦竟不之察耶況成祖清宮中涓嬪御平日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已死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而爲遜國之說者曰帝知金川門失守長吁欲自殺翰林院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

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皇后馬氏赴火死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爲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希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者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而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帝叩頭稱萬歲曰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吾固知陛下之來也曠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大夫祝髮披牒既有應能應賢反不隨帝而所謂九人從帝至鬼門者又何人耶其意曰有徐王府賓輔史彬在內也史彬致身錄與從亡日記虞山蒙叟懼史家弗察溺於流俗遺誤後世已辨之最悉二書遂爲識者所不談至正統五年楊行祥之事弇州二史攷力證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諸記之誤并斥薛方山憲章錄楊應能之附會其言曰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

諸說可不攻而自破矣然考其出亡之道吾學編云剃髮出亡名山藏云從御溝出郊壇亡大政記云從地道出楊行祥云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世竟未有辨之者夫鬼門是何地既無所考若由地道出以至御溝直詣郊壇會於神樂觀而亡帝與諸臣非習於水而勇於泗者何能潛由地道以達御溝且宮殿之制地道通水以匯御溝或隱伏於殿閣行廡之下或顯出於金水石梁之間千年永錮五丁難開止能通水不能通人使可從此而潛出則平時脫有姦暴亦可從此而潛入矣宮禁防禦嚴密豈有是理況紫禁城無水關如何可出至南京天地壇在鍾山之陽正陽門之外距宮甚遠壇內有神樂觀觀中道官甚眾豈無一人覺而先一日方孝孺建議堅守不出遣人潛齋蠟丸四出促援兵皆為燕遊騎所獲至是日金川門既開數十萬眾齊入成祖卽命將分守大城皇城是宮門之外盡是燕兵建文帝於宮中手刃徐增壽欲殺李景隆不可得而方孝孺復曰爲人擒獻矣危在瀕刻更有何法可脫耶闔宮自焚以死殉國建文之正也後人不見正史妄相附會皆因心惡成祖誅夷諸忠烈之慘而不忍建文之遽殞故詭言劉基之祕篋程濟之幻術以神奇其說耳谷應泰紀事本末最後出見楊行祥之事已不可詭眾乃復牽合其說曰有同寺僧竊帝詩自謂建文帝

明史例案卷三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司因繫僧并及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八月至金陵九月至京命御史廷鞫之僧稱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廉其狀僧實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衣獄從者十二人成邊而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事御史密以聞夫既言繫僧并及帝詔械入京師程濟從是帝已在所械中矣廷鞫時僧實楊應祥論死從者成邊又云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事於御史若月爲一事者何耶且既廷鞫矣御史有不見之章奏者耶蓋欲舍楊行祥之事以立說則實錄無根卽以楊行祥爲建文則前人已駁故就其事以更端迎入西內與程濟往雲南焚菴散徒之說可以不大抵牾耳然其說屢遷則其事愈離矣按憲章錄太監吳誠遜國臣記作吳亮紀事本末云闕吳亮逮事建文帝帝見之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尙食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餽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帝左趾有黑子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建文帝入西內實錄載正統六年三月丁巳宥司設監太監吳亮罪錦衣衛奏內使范好管本監外廠私以閒地役人匠與太監吳亮種菜縱容人匠置飲食之具以致火延廠房內竹木白藤車

明史例案卷三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輒等料一百五十餘萬盡焚之亮等俱當鞫罪上命司禮監記亮死罪宥之此正楊行祥瘐死之時而以爲亮復命自經何耶又鄭氏載建文君金陵詩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皇城則楊維禎集中句也其題羅永菴第一章有笑看黃屋寄曇標則直犯孝康諱僞作可知又葉子奇草木子餘錄載皇太子新月詩乃指庚申君之子也餘冬序錄引爲懿文太子作以爲不及享國之讖而遜國記則歸之建文君考此詩亦載維禎集中則諸書假託堪資一噓粵稽黃帝葬橋山或言鼎成上升大舜卒鳴條或言九疑象耕淮南自剄或言仙去文人好異古昔皆然善讀書者會意焉可也若曰遜曰讓

明史例案卷三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則登極二三年閒竄周王於蠻方執齊王於京師囚代王於大同幽岷王於雲南專行削奪之謀曾無寬假之詔及至欲執戮燕王以致稱兵犯闕爲其逼迫自殞厥躬卽曰出亡亦是勢窮力盡何遜何讓之有耶但傳疑已久故於程濟諸傳直削其文而於建永兩朝本紀永昭其實千秋萬世無惑後人矧前之君子自弇州外以爲無出亡之事者多矣不自余論始也敢以質諸當代之大人君子

建文出亡之說皆以程濟爲主以程濟精於數學遇險輒以術免故自帝出亡以至入居西內咸以程濟爲始終世所傳程濟朝邑人洪武末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

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北方兵起朝廷下之獄已兵起得釋授編修參軍事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濟一夜往祭其碑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其碑并按碑上姓氏誅之濟姓名適當椎處夫精通數學可以前知上書與祭碑事或有之但云寢食在朝邑治岳池學事不廢往來數千里晷刻而達天下有是理乎況燕兵於建文四年二月十日駐徐州東北遣游騎薄城發矢辱晉之城將士不勝憤出兵五千搏戰爲燕兵擊殺四千餘人餘奔入城閉門不出三月朔燕兵自徐趨宿州四月擒平安六月三日遂渡江矣徐州有何捷而勒碑

明史例案卷三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紀功耶考永樂實錄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司馬請送法司特命宥之於是吏部言在京各王府官坐食俸祿閒暇無事致多縱肆宜改用之上曰王皆年少方資輔導其長史紀善教授伴讀之官不可闕若審理奉祠工正等官職事閒暇者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召之於是韓潘安伊魯唐岷七府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官四十員餘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俟命是長史之有程濟明矣豈一時有兩程濟耶福王初吏部議贈諡靖難諸臣亦云不知當時有兩濟否姑列附祀然則程濟之是一是二已無定評從亡真僞又何足云



遜國諸書大率附會而致身錄最後出彙諸說而緣飾之遂爲好事者所稱道崇禎中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上其書學士錢謙益據吳寬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指其必無者十固已無遺議矣福王初錄遜國諸臣禮部列彬名給事中李清復摘其四誣曰以王良之抱火赴節甚烈文皇不云乎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殉國又分一身以依主一也以楊應能度牒爲高皇帝藏而讓皇啟遂祝髮以出此稗官私記耳而今忽云從亡方疑其事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一也以蔡運之坐姦黨死牛景先之走蕭寺死梁田玉梁中節之爲僧道死宋和郭節之同賣卜客死俱雜載諸書較若列眉而忽云皆從亡將死者爲誰遁者爲誰從亡者又爲誰三也以雪菴和尚之疑爲葉希賢見於本傳今忽云郭節以衣葛爲河西傭與馮翁之初無姓名而今忽指衣葛爲趙天泰馮翁爲馮滄事愈詳而名益多四也尤可異者何洲之與宋和郭節善也相約爲筮人客死全身遠害力固首陽其爲士大夫何疑忽云太監果何所憑夫爲是書者尙廣而書中所列之姓名其廣可知也於是史彬遂不預祀牧翁致身錄考見於初學集世所共觀映碧先生已入本朝甲申後奏疏無從附錄故書其略於此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明史例案卷三

八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或曰出亡之事以金川門既開燕兵大入分守皇城建文是早無法可遁勢固然已但從亡諸臣載者歷歷豈盡虛歟余曰其不見於國史者吾亦不能辨其有無也若工部尙書嚴震直者永樂實錄云四年七月壬寅命工部尙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尙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悉具奏又九月辛卯工部尙書嚴震直卒附有小傳震直本巡視山西至澤州病卒而鄭曉遜國名臣記云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其實如此野史之講此一證也

建文諸臣殉國難之最忠烈者無過於方正學而嬰禍亦最酷按成祖實錄建文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谷王橈開門迎上遂按兵而入建文君闔宮自焚時有執方孝孺來獻者上指宮中煙燄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爲汝罪何逃孝孺叩頭祈哀上顧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越十一日丁丑執齊泰王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咸伏辜遂戮於市考成祖實錄成於宣德五年秉筆者爲三楊佞詞也不足信鄭端簡曉遜國名臣記云召孝孺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

子文皇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

明史例案卷三

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生無過勞苦顧左右授筆札又曰詔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又考朱文肅國禎遜國臣傳詔不可草下云上大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以刀抉兩口旁至耳復繫獄以俟據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既怒甚乃使朋友門生廖鏞等爲十族誅之然後詔磔於市谷應泰紀事本末於詔不可草下文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其餘野乘所記甚

明史例案卷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夥大約與宋國禎谷應泰本相同惟吾學編但標宗族坐死之眾而九族十族之說則刪而不錄竊嘗疑之端簡所著頗核何獨遺此語而李贄續藏書亦從之及遍加參訂始悟其故夫夷三族者秦法也三族者何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潭曰父族母族妻族也法至於秦而極矣若明之所謂九族者自高祖至於元孫而止載於太祖之大誥然對六親言非爲用刑設也即曰盡滅方氏族矣母族妻族并朋友而爲四噫盡矣安得所謂九族十族耶今野乘云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其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

一族並坐然後詔磔之又云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鈔沒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再調甘肅衛坐死復千餘人野史之意蓋表孝孺之忠而極斥成祖之虐如此不知其立說之過也按朱國禎遜國傳云方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國公和城海上加賦寧民毅然赴闕奏減請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逢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浙字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爲民謝文肅鐸贈琬孫方志淵詩云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夫孝復以軍籍得脫則當時非舉族滅之可知矣明初法令嚴有司豈敢隱成祖亦寧愛

明史例案卷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惜此二軍哉端簡之削去十族語蓋爲此也況廖鏞廖銘以檢孝孺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鏞銘逃去尋被獲論死林嘉猷者嘗入燕邸知高煦傾世子後以告孝孺遺內史問世子而事不成者也實錄載成祖即位之九月甲申陝西按察使僉事林嘉猷坐方黨誅其距孝孺六月十一日之死七十餘日矣三人皆非死於孝孺之前野乘所載不符而朱文肅以綸扉元老亦未之考何耶大約當時孝孺爲國謀主且負天下重望兵事既急其宗黨親戚必爲之號召忠義以拒燕軍事敗後告密四出盡罹法網故誅譴獨多無足疑者特是九族十族之說流傳二百餘載窮鄉僻壤童叟

習聞老而篤信以爲永樂初年朋友尙爲一族外親之外親罪有連坐也夫開基之英主毅然爲之以快其憤卒能傳祚久遠後之暴君何所畏而不可此言不辨流毒萬世有心斯道者所大懼也故爲著其說於篇以示後人毋盡信野史爲實可爾

或曰建文諸臣首倡削藩議者齊泰黃子澄也靖難兵起以請誅齊泰黃子澄爲名事急請泰子澄官求解兵而主持兵事者惟方孝孺故爲燕所最恨都城既下成祖所急欲剗刃者此三人耳三人者卽頰首新朝亦不免於死況抗辭不屈如孝孺數語明綱常於萬古使成祖負惡名而不能釋赤族之誅孝孺固甘之如飴也余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曰孝孺之忠烈以成祖之果於殺成之也非孝孺之心也孝孺之論伯夷曰湯武之征伐卽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又題陳節婦傳後曰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刳股舌甚感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由此觀之孝孺平日見道深篤以當乎義而止豈當白刃之下欲彰一己之忠而忍以九族十族之身命博之乎此野史增飾之過鄭曉之削其說而不錄孝孺當不以爲屈爾且齊泰之死也從兄弟敬宗等皆

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六歲給配黃子澄之死也族人皆斬如黨戍邊一子走易姓名爲田經後遇赦家湖廣三人之事同受禍亦相等方孝復之軍籍得脫秦子之六歲給配一以軍籍不涉一以年幼無預用法之意亦同也嘗考前漢書王溫舒傳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爲五也按本傳溫舒兩弟與兩婚家各自坐它罪而族非盡由溫舒自爲因其同時被族故發此歎以爲後世酷吏戒非漢法有五族也然則野史孝孺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傳所謂九族十族其說何居或曰子辨遜國之事詳矣然得無偏袒成祖乎余曰建文承太祖嚴刻之後濟以寬仁天下向慕使削藩之事不行內外晏然積以歲月民安物阜可稱令主無如猜忌諸叔翦除太急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靖難之興適資之口實矣及兵端旣啟而外無猛將內無謀臣不四載而殞身滅祀君子哀焉然平心論之成祖於建文爲犯關之逆臣於太祖爲續緒之肖子考其時周岷都被掩捕齊代並皆幽廢寧邸見削湘王焚死假令燕散甲歸命類首高牆而爲建文者能威令行於絕域建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不基乎能垂衣江左興復井田而

以周官周禮致治天下乎識者知其不能也所以韓郁之言不用明時即以爲失策而後渠先生之論不無遺恨於齊黃諸君子也

按永樂實錄云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標次秦愍王棟次晉恭王橚次上次周定王橚玉牒諸書並同又王氏二史攷云皇明世系謂太宗周王爲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懿文秦晉周王爲高皇后生而太宗爲達妃子亦非也太宗與懿文秦晉周俱嫡出史與玉牒甚明此固無可擬議者而潘禮章國史考異云余考南京太常寺志所載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

明史例案卷三

七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位碩妃生成祖文皇帝是皆享于陵殿掌于祠官三百  
年未之有改者又云開嘗質之中官故老皆言孝慈皇后無嫡子又云惠宗亦稱成祖爲高后子又云成祖果爲碩妃子則國史玉牒何以諱言之吾知成祖於此有大不得已者存焉方靖難師起既已自名嫡子傳諭中外矣及入續大統何敢復顧私恩故於奉先殿則闕之于陵殿則祀之又云余友吳氏炎爲余言周王亦非高皇后生也又云洪武七年九月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孫貴妃疑卽周王母也其言皆絕誕卽所謂太常寺志者其建文時所纂耶則何敢顯斥懿文爲李妃所生若永樂後所纂耶則又何敢顯斥成祖爲碩妃

明史例案卷三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所生況蘭殿鍾祥天潢衍緒有何避諱豈必棄其所生以謬附於高皇后爲貴耶作者誤矣又傳信錄云我朝宣宗皇帝乃建文君子也云云不可筆之於書未又云太宗崩仁宗卽位皇太子在南京未幾有太監王姓者曰今上聖壽不永殿下宜早爲宗社計遂密以小舟送之還北京數日而上崩太宗旣以宣宗爲太孫未嘗明言其爲建文之子而宣宗年幼失所恃亦不自知其身之所自出自後而英宗而憲宗而孝宗以至於今上亦不自知爲建文君之孫也弇州斥之曰壬午之後吳王諸弟悉幽死建文之子亦在幽天順中始赦出何緣獨有此舉況仁宗崩後宣宗以六月辛丑始至京師豈有不召而先至之理文皇入金陵時宣宗已四歲今云二三歲又時尙侍仁宗於北平事甚明大抵出梁億符人語不足存今考異之說乃傳信之續也  
鄭曉名臣記云洪武三十年六月學士劉三吾暴卒雷禮王世貞年表皆云是年典刑所謂暴卒者曉之史例也錢謙益列朝詩序云考學士文集嘗以三十年冬十月奉勅撰黔國公吳復碑安得死於六月建文初奉勅撰大明一統賦學士之不死於洪武明矣又云黃瑜雙槐歲鈔記載最核而世貞科試考亦因之已自訂其年表之謬又云宗正睦樺作春秋指疑序云永樂中命劉三吾修春秋大全睦樺於宗老中最爲博洽其必有所

據名山藏云三吾於建文初召還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按三吾初以茹瑄薦於洪武十八年召至京師時年七十三矣至建文初已八十七至永樂初當九十餘尙服官修春秋大全終以建適受禍何其不知耶然睦樺以爲永樂中則其年恐不能至是亦屬誤矣又謙益云學士老於文學典司文章當宿老彫謝之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手其文膚棘不中程度殊乖國初典雅之風教習修書屢忤上旨以老獲宥而上之禮遇視金華諸老殆懸絕矣史稱其備顧問與密議抗論建儲有秦晉二王之對皆附會之語也謙益論文果極當至以秦晉二王之對爲附會殊未深考按實錄洪武十八年正月

明史例案卷三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授三吾左春坊左贊善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上承顧問多稱旨上甚重之尋陞翰林院學士二十三年正月被劾罷未幾復職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戊寅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朕欲立爲太子何如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上下不及對因大哭而罷此蓋召廷臣面諭三吾因有此對非密議抗論也又考廖道南三吾本傳其敘三吾歷承顧問前後奏對之語幾於盈牘而其詳定郊廟典禮文武封贈表箋文式諸大事見於實錄者亦不一而足太祖嘗

命宋濂贊其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冰壺玉壑其文燦然有藻火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峭崖之磊落高立鼇山拜恩鴻寶步武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然邈清風其浩渺此搢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見重於太祖如此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直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斯言或者溢美然謙益謂屢忤上旨以老獲宥禮遇視金華諸老懸絕則亦未盡然也

明史例案卷三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建文四年六月庚午以前成祖入金川門而未卽位猶以建文之四年紀月日也四年六月庚午以後成祖已卽帝位不便蒙建文年號而改元又嫌忌於亡主之年故稱洪武三十五年以明年爲永樂元年祇權宜數月耳是年秋七月朔祀天地太祖畢遂頒詔天下中云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除十惡及現提姦惡不赦外其餘罪俱赦除之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者官復原職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論等語玩其詔旨是中閒四年非盡稱爲洪武也故實錄以元年二年三年四年爲文是可證也不知後人何以錯認遂以革

除年號筆之於書善乎王世貞之言曰今天下稱建文為革除年非也成祖即位猶秉踰年改元之禮不欲冒建文之號耳詔內第一款稱建文以來又慰諭臣民敕稱太祖賓天建文嗣位大封功臣敕亦同又戒諭文武羣臣敕辭建文不君蓋雖混其尊稱未嘗削其年號也顧炎武之言曰實錄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徬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缺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

明史例案卷三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革建文為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甲子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犁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於元年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避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者則皆人臣奉行之過也二者俱可謂確論而證野乘之訛矣駙馬都尉梅殷擠死筮橋下一事據實錄云永樂二年十一月己亥朔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及無賴之徒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驍韃人與女秀

才劉氏之女造為邪謀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驍韃人送遼東三年十月乙丑駙馬都尉梅殷卒殷汝南侯思祖從子頗驕侈不慎行簡上即位廷臣多言其過者特優容之殷與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曦有隙一日四鼓入朝經竹橋深曦令人摔殷墜橋下死而曦誣奏殷自赴水死上疑盜殺之命下捕盜甚急至是都督許成發其事上震怒命法司治深曦罪賜殷祭諡榮定遣官治喪葬官其二子順昌中軍都督同知景福旂手衛指揮使俱食祿不視事壬申譚深趙曦伏誅籍其家丙子封左軍都督同知許成發為永新伯子孫世襲指揮使旌其發深等之姦

明史例案卷三

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也而遜國臣記則謂殷入朝譚深趙曦令人擠殷死筮橋下曦言殷自投河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對曰此上命也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爪落二人齒斬之余初未見實錄以為成祖偽掩己失而二人為冤死也及反覆實錄成祖賜寧國書駙馬梅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今得許成來首乃小人所害訊鞫果得其情是下獄數日方定罪行誅安有觸怒立斬之事乎觀梅純備忘錄云先高祖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請追戮上曰彼食其祿

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置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云又按實錄四年五月辛卯克盱眙王會諸將議所向或曰先取鳳陽邊敵援兵徑趨和州集船渡江或曰先取淮安為根本下及真揚得此遂可渡江王曰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力屈威挫援兵四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單弱可招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東取鎮江收常州遂舉蘇松以及江浙西下太平撫池州以及安慶

明史例案卷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我於此時索取姦惡事窮勢迫誰能固匿之者必有縛獻軍門者矣觀此當時梅殷守淮安或成祖遣使招之而不從故怒而欲處之未得其端深矚窺見此隱以快宿嫌實未嘗令之死殷也不然深矚係靖難功臣何難於許成發事之時帝少為寬假甘使之駢首籍家乎至王即帝位殷擁兵淮上亦將何往野史謂帝迫公主齧血為書投殷此增飾之辭也梅純錄是可證矣鄭曉遜國臣記云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為監察御史會藩王不親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下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君曰

至親勿問朱國禎大政記云建文元年三月太祖小祥燕王來朝行皇道登陸不拜御史曾鳳韶劾奏侍郎卓敬請徙內地皆不報何喬遠名山藏云建文元年二月燕王與其世子諸子來朝行皇道登陸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上劾不報凡野乘記載皆本三書以為文二百餘年竟不知其非也按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甲寅太祖不豫猶日臨決朝事不倦如平時漸劇乃焚香祝天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為生民福即遣使持符召今上還京至淮安用事者矯詔卻還上不知也疾亟問左右曰第四子來未言不及他聞兩降喜形於色遂崩又按成

明史例案卷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祖實錄太祖不豫遣中官召上已至淮安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齎敕符令上歸國觀此燕王至淮而返未嘗赴闕何有行皇道不拜之事且太祖崩後踰月始訃告諸王止毋奔喪臨於國中是年秋七月執周王橚至京廢為庶人徙雲南冬十一月遣張昇謝貴察燕王棟陰事明年為建文元年正月廢代王桂為庶人幽於其國三月北平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受燕藩金有異謀詞連各官竄謫有差命都督僉事徐凱練兵臨清耿繼練兵山海關以備燕刑部侍郎暴昭往北平察王陰事以閏夏四月遣官訊湘王柏自焚死執齊王榑至京師廢為庶人六月廢岷王榑為庶人遷漳州燕山

護衛百戶倪諒告燕府旂校于諒等逆謀皆伏誅天子以書讓燕王密詔都指揮張信執燕王秋七月燕王兵起在兵未起之前燕王託病藩邸不出建文四年六月駐師龍潭王泣謂諸將曰比為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則知建文君時燕王並未至京明矣至於諸王方廢削之不暇何曾有朝見失禮之事致被廷臣劾奏耶諸公皆當時大老博學多聞乃著述未審拾野乘浮談遂為實事貽誤千秋是不可不正耳又表忠錄等書云靖難兵出北平朝議遣使諭解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節入詔書鼓風達之不報而還按燕王靖難兵起兩上書帝不報建文二年六月齊黃聞濟南被圍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危急遣尚寶司丞李得成講和王語得成以誅齊黃為請得成歸述其言齊黃怒而囚之三年閏三月王聞齊黃已逐復上書請誅齊黃召還將士臣亦息兵歸藩帝遣薛昂赦王罪釋甲歸國王執前說而盛庸等以兵扼燕餉道王遣指揮武勝復上書訴於帝帝以兵不可罷誅勝實錄載帝與燕通詔問者如此而已未嘗有鳳韶使北平之事也且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何異駭儒小說今曾傳中削而不錄止錄其殉節之實以示信也康熙五十九年歲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孫稼翁攜竹垞文稿見貽檢有遜志齋文鈔序其序曰嘗考公少以文見知於宋文憲公王忠文公及鄭貞孝先生故文憲

之子仲珩忠文之子孟緝仲縉貞孝之子叔度皆與公交莫逆而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俱受學於公自公既死朝廷嚴文字之禁而鄭氏所緝凡四五冊餘皆叔豐補完之公之文卒賴以傳然則諸君子或為公友或在公之門當日咸不及於難吾是以知合門人故友為十族之說亦傳之者過也此與余辯十族之說不謀而合矣文憲宋公濂子璉字仲珩忠文王公禕子紳字仲縉子稔字叔豐貞孝鄭公淵子楷字叔度弟棠字叔美柏字叔端惟孟緝王傳未著其名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實錄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震澤記聞云吳有王光菴先生賓者高士也與廣孝友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為作此事建文遺蹟因之謂賓見廣孝連呼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列朝詩集王高士序云賓字仲光長洲人同里好韓奕先生及姚榮國道衍榮國定策後徒步往訪歡若平生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沒而榮國為立傳兩公契分如此世盛傳仲光詆毀榮國方盥卻走終身不見吳兒委巷妄語流誤史家不可以不正也牧齋先生廣見博聞所引賑災記及榮國作王賓傳必曾見之其言確矣大約當時吳下文人多不滿靖難事故借筆墨以詆佐命之臣或鋪張用刑之慘以彰成祖之虐至謂割舌於殿陛挂皮於朝門讀書者當以理度之



未可盡信也○鄭端簡名臣記云公至正間削髮爲僧里中妙智菴嘗遇異人授占術好讀兵書兼爲詩學書與王賓高啟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徧遊江湖錢牧齋列朝詩集序云公居吳爲高啟北郭十友之一啟嘗序其獨菴集以爲險易並陳濃淡迭顯能兼採眾家不事拘狹成祖御製榮國神道碑文稱其帷幄之謀奠定之勳發於幾先言無不合至比之傳說與商張良佐漢又稱其潛心內典得其闢奧旁通儒術無不貫穿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永樂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謹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卽斂袂端坐而逝年八十有四凡七日

明史例案卷三

孟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礪石建塔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觀諸書所載是亦異人未可以靖難而少之也

野史云齊泰嘗使燕燕王厚餽泰受而致諸朝請爲兵費帝用是益倚重之是指建文帝也按洪武實錄三十二年閏五月初十太祖崩未嘗言召泰受顧命野史謂以兵部侍郎受顧命輔皇太孫建文帝素重泰命與黃子澄同參國政進本部尙書主持削藩議泰之受顧命與否無從辨其必無而泰在建文初未嘗使燕明矣若在太祖末年亦未聞遣泰至燕卽曰有之燕王何用厚餽且獻諸朝爲兵費太祖豈肯不責讓燕王而致之法

乎甚矣野史之陋而無考也

實錄載二年五月上至濟南李景隆眾尙十餘萬倉卒布陳未定上以精騎赴之大敗景隆斬首萬餘級獲馬萬七千餘匹景隆單騎遁餘眾悉降盡散遣之濟南城守不下上命諸將攻之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自五月己卯起至八月戊申共圍城三月其間攻守勝敗之勢史皆諱而不言按其時景隆旣遁而南則立齋開錄載高巍贈鐵司馬序可證矣序云曹國公大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并無守禦官軍人民逃散四野一空鐵相與巍並轡快快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

明史例案卷三

孟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守濟南不意燕庶人於五月十六日率眾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鐵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中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堅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挫其鋒燕庶人乘劈竹之勢目中已無江淮矣攻圍三月彼旣智窮力盡師老將疲援兵方至遁走圍解時巍同在圍城中其所序如此古穢雜錄云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出戰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遜國記因之於是其有僞降鐵板之說革朝遺忠錄云鉉於城壞處輒懸太祖御像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鉉於

像內潛修築完固太宗苦之於是又有御容之說獻徵錄載宋端儀鐵公傳云景隆敗績於白溝河北兵乘勝追襲鉉時主餉在行與參贊遂州人高魏並轡南奔以夏五月五日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同徐將軍盛統兵高僉事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檢校諸臣固守濟南是月十六日北兵臨城欲誘降之鉉令軍民堅不肯下攻圍三月時或出兵討捕互有殺傷已而以計焚其樓櫓擒獲其巨寇之尤姦者北兵知有備且虞援兵至遂夜遁捷既聞使使賚以金幣并詰封三世其父仲明母薛氏年皆八十生膺寵命當世榮之時景隆以敗軍召還命歷城侯盛庸挂印代之鉉趨朝謝恩蒙賜宴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魏肉凡所建白皆如其言陞山東布政使不數日拜兵部尚書參佐盛庸凡運籌策申軍政糧草主將多倚藉之北兵既至滄州以十月晦虜帥臣徐凱復命鉉專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邢博開北兵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萊河還戰橐城遂略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阿汶上直抵靈壁北兵擒副將陳暉平安等遂渡淮庸大軍亦連敗績自是不踰月京師平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故老相傳云鉉倖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時年三十七月十七日也男福安年十一二三發充河池千戶所軍端儀成化間進士博學好古累官廣東提學僉事其傳在鄭曉之前也國史

考異云據高魏之序則誘說軍民開門出見者燕師也使軍民穢罵彼知不下長圍四守與詐降之說絕異度文皇善用兵不應誤信輕率乃爾事蹟所載攻城在庚辰隄水在辛巳又與魏序合則長圍既築之後必無開門用板之事矣又危城中安得御容如此之多鄭氏獨削不取亦有見也余細思考異之言實爲有理今復稽之宋端儀所作鐵傳益可以正之矣當時盛庸鐵鉉等俱在圍城中無一人卸甲詣燕軍而專有百姓千人請降燕王豈肯遽信之遂輕身鼓吹而入全不令勁兵前驅之理鄭氏沿習傳聞失于詳考後人復因鄭說而增飾之失本來面目也又遜國記鐵傳中載宋參軍之計見文皇攻濟南不克舍之南去說鉉出兵襲北平鉉不能用然當時燕王因謀報平安率兵二十萬將襲德州糧故解圍還北平非舉兵而南也則此說亦未確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吾學編載文皇卽位縛子寧至指揮劉傑也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又別紀探血大書殿輒血入於輒不可滌考建文彙編引革朝遺忠錄與金聲玉振集表忠錄備遺集遜國記羣忠事略等書祇言不屈族誅史槩練傳仍吾學編文但註曰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在此時尚許從容散手而見耶且作者不知殿輒青規血亦不可入也由今觀之子寧胸中自有此等語野史代爲申其

意耳泥成祖方被孝孺痛掃豈復以此語爲子寧白耶  
總之子寧忠節自炳於日月不在此語之有無也

凡死節之士死國事者爲死忠或死於事而心蹟未辨  
其必然者史家不敢濫予也死友事者爲死義或非其  
人或非其事或可已而巳則謂之輕生君子亦不敢  
混許也遜國之時忠臣義士見正學之被戮如此之慘  
因激而徇名者甚眾然其間野史之增飾家傳之附會  
亦往往有之若著之正史則不得不核其實以示百世  
無惑不敢刻亦何敢濫也長洲劉政桐城方法野史皆  
云孝孺考試所得士而政居首燕兵起政草平燕策將  
上之以病爲家人所尼既聞殺孝孺嘔血死或曰政亦  
樂中不仕授徒終其身若列之死義則未有定說法爲  
四川都司斷事成祖卽位諸司表賀法當署名投筆出  
尋逮入京次望江遂自沈於江見於省志然考吾學編  
名山藏續藏書獻徵錄分省人物考等書皆未載其人  
至朱國禎史槩始著所云賀表不署名被逮是爲同官  
所糾乎爲朝臣所摘乎其故未詳姑闕以俟考吾學編  
載金華樓璉嘗從宋濂學洪武中厯官御史謫戍雲南  
建文初以文學舉入翰林官侍讀成祖命孝孺草詔不  
屈死改命璉與王景璉懼不敢辭歸而邑邑妻子問之  
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其  
夕自經死又革除遺事云草詔乃括蒼王景又云無錫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王達按此則樓公之草詔尙無定屬而當日之死何謂  
耶今從吾學編爲正史槩載臨海林右洪武中爲中書

舍人與孝孺友善嘗奉璽書行邊有功進春坊大學士  
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棄官歸閩孝孺死爲  
位哭於家成祖召之不至械至京猶欲官之對曰罪人  
逃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孝孺同朝矣成祖怒劓之死  
錢謙益列朝詩選小序不載林右朱彝尊明詩綜小序  
祇言謫中都教授挂冠歸台州府志不載成祖劓死之  
事則林右當入文苑矣姑闕以俟考吾學編載鄒瑾承  
豐人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右寺丞靖難後  
不屈死之或曰瑾江津人洪武中以經明行修薦起縣  
學教諭遷監察御史厯陞都御史死於建文時然各書  
俱載瑾是承豐人魏冕卽其甥史槩謂朴卽瑾子今從  
之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建文時殉國諸臣襍記逖出  
有言雅馴而近理者有逞其筆端描寫太過全不顧事  
實者蓋縉紳通儒尙知典故若鄉曲之士一有所聞卽  
載諸簡牘議論滾滾易聳人聽苟非好學深思尙論其  
世鮮不爲所惑矣如景清欲報故主之讐而行豫讓之  
計可爲忠烈成祖怒而命磔死赤族籍其鄉法亦可爲  
至酷乃野史或有載其剝皮拔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  
其皮忽斷行三步爲犯鴛狀乃命藏於庫中又或云鐵

明史例案卷三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箒刷其肉至盡又或云搜得劍時上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含血近前直噴御衣夫朝堂之上廉陛懸隔拿下之官豈在殿上安得血噴御衣且丹墀非抉齒箒肉之地長安門非梭草繫皮之所況一日之閒既磔死矣又安從而剝其皮耶又說纂癸集載陳迪之臨刑也子丹山等哭叫曰父親累我輩也迪叱使弗言文皇命割其子之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因問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義子的肉香美好喫非亂臣賊子之比遂吐唾詈罵而死凡載迪事皆本是說而文飾之惟表忠錄云迪抗詞不屈父子俱磔死而已從來天子無親臨法場視斃割之事而刑官決人之規罪犯有物以噤其口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野史之言未審矣

當建文帝在位在方孝孺等崇尙節義燕師入京城一夕郎官御史給舍總城去者四十餘人其後深山窮谷往往有匿蹟傭保冥棲高蹈之士識者知爲遺臣然其姓名爵里莫得而詳也程濟之從亡前既辨之矣若龔詡之金川一慟儲福之曲靖號哭皆軍卒也無與國事雪菴和尚之走重慶會稽之二僧玉華山東湖樂清之三樵者河西傭之依魯家補鍋匠馮翁之埋名王詔於轉藏中所得亡臣姓氏梁田玉等二十餘人或有或無俱莫可考姑留以俟逸史詳之

成祖誅戮建文死事諸臣湛宗籍家備極刑酷當日妻女之發教坊司浣衣局配象奴及習匠功臣家不一而足野史每逐一詳載蓋以著成祖之殘忍余皆刪去以其事已見於仁宗初寬宥之詔書則成祖抄籍之事自明而忠臣之家屬能盡節者載於本人之傳後其或畏死苟延歲月者總以籍其家概之無使忠烈含垢千載有餘痛也

明史例案卷三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三

湯文正明史凡例議

明太祖四代考妣止當於本紀內載明不必另作附紀  
漢高祖父太公身為太上皇光武父南頓君身為邑令  
兩漢書皆不作紀況四祖皆先沒又無事可考乎唐宋  
史亦無此例承幹按當時必有作附紀之說故議及此

睿宗當依漢書定陶其王例為安直作紀未安定陶其  
王哀帝即位追尊為其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如孝  
元漢史止稱定陶其王而已其追尊事皆敘入傳中故  
興宗當稱懿文太子睿宗當稱興獻王仍載入諸王下

明史例案卷四

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必君臨天下方稱紀則統系分明耳

漢史以後止有儒林傳獨宋史儒林傳外特立道學傳  
以其時周程張朱繼洙泗之傳不可同於諸儒故特立  
一傳以表正宗康節南軒則羽翼程朱者也象山之學  
未大彰從之者寡自難與朱子並列蔡季通仲默呂東  
萊胡文定真西山學術最正著述最有功皆不得列於  
道學而黃直卿李敬子陳安卿張元德李公晦黃商伯  
獨得以門人附朱子之後可見當時史臣特表程朱之  
統系而未嘗一一較量其學術之高下也元之許魯齋  
吳草廬金仁山許白雲未嘗不可以稱道學而元史不  
立道學傳宋王兩先生於此蓋斟酌之詳矣明之儒者

純粹正大莫如薛文清公而門人閻子與白堯佐不足

大發明其學曹月川著書立教在文清之先涇野楓山

虛齋整菴雖與文清之學相近要皆獨有心得非師弟

相傳授其時程朱之學大明於世有志聖賢者皆能尋

釋得之非如宋之濂洛龜山延平紫陽確有淵源也白

沙敬齋同出康齋之門而學術迥別可見學者貴自得

不專在師傳也正嘉之閒王文成倡良知之宗其門人

為獨盛後顧高諸先生雖亦嘗駁正無善無惡之說大

端未始與陽明為異蓋陽明之學直截透快略近象山

而與孔孟不悖實足為馳騫書冊忘卻本心者下一箴

砭其立言有過處門人有流弊不能為之諱至其見地

光明發明本心如拔本塞源諸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不然豈百餘年高賢大儒盡為所惑從祀廟庭經舉朝

會議盡雷同附和與今日修史如依宋史道學傳例則

當以薛文清曹月川呂涇野胡敬齋蔡虛齋羅整菴等

為一卷王文成鄒東廓錢緒山羅念菴等為一卷顧涇

陽高景逸馮少墟劉念臺等為一卷道學傳不備用多

人諸公以道學為重亦不必入前大傳矣大約成弘以

上文清之派為盛嘉隆之際文成之派為盛萬厯以後

高顧諸君子終焉平敘一代之學統而序中論其學術

之異同稍稍言及流弊固無妨也如不立道學傳止稱

儒林傳則辭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

儒林傳則辭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

儒林傳則辭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

儒林傳則辭以相臣王以勳封俱入大傳儒林則以曹

明史例案卷四

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月川陳白沙陳克菴胡敬齋羅念菴王龍谿羅近谿諸  
公可得一二十人與注經釋傳者先後並列焉如漢之  
董江都唐之韓昌黎宋之司馬文正公皆在大傳固不  
礙其爲大儒從祀孔廟也總之修史與專家著述不同  
專家著述可據一人之私見奉旨修史必合一代之公  
評未可用意見肆譏彈也或曰陽明功業學述實錄議  
之矣實錄亦不足信乎曰武宗實錄作於世宗初年操  
筆者多忌功爭名之輩定謚贈爵在隆慶初年從祀孔  
廟在萬曆十二年則事久論定也今不從事久論定之  
言而反從忌功爭名之說乎從來具臣濫叨卹典實繁  
有徒以陽明之功身後贈謚祭葬一切不行豈公道乎

明史例案卷四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且實錄何可盡信如以爲實錄可盡信也則方正學叩  
頭乞哀亦可信乎  
文苑必著述成家者方可入若以一二首詩佳便入文  
苑則文苑太濫矣酷吏與姦臣相去甚遠立心殺戮正  
人敗壞國家事此之謂姦臣意主於爲國而用法慘酷  
君子惡其不仁故名之爲酷吏觀漢史所載趙禹張湯  
董宣陽球或以廉平著或以彊項名特好殺人立威故  
史家置之酷吏所以嚴循吏之辨也若許顯純輩乃姦  
臣非酷吏也史家分限甚嚴未可以酷吏爲姦臣未減  
地也  
宦官傳當分別邪正未可專論時代

宸濠實鑄依漢書七國例爲安不必立叛宗傳

湯文正本紀條例

一凡太祖自將如龍灣康郎之戰自當詳敘若命將則  
大攻戰方書

一初起兵收取地方如江陰常熟諸暨無爲等州縣皆  
與敵鄰境稱要地故備書其後必大郡始書蓋攻取次  
第不可略不敢繁也

一實錄載至正十六年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太祖爲  
吳國公而牧齋先生據俞本記事錄葉子奇上孫炎書  
以爲當在二十一年正月相去六年竊以當年史臣與  
太祖同時不應舛誤至此太祖是時兼總江南行中書

明史例案卷四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省事則書中丞相之稱亦無足疑故仍以實錄爲正  
一太祖初制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爲三太府而中書  
省尤重故中書除罷皆書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督除  
罷亦書六部隸中書省尙書初無定員有一部三四尙  
書者因其後漸重故除拜亦皆書罷中書省之後尙書  
左右都御史除罷皆書侍郎以下非超擢者不書行中  
書省參政初設則書其後由尙書遷轉則書蓋記尙書  
除罷非爲行省參政也若尙書亦自罷中書後書似更  
一尙  
一殿閣大學士四輔官雖不與政事而體甚重乃太祖  
特置且無表可載故書如宋濂爲學士承旨宋訥爲祭

酒之類特書一二以著得人亦前史例

一旌表節孝不能備書有特詔旌表者書一二以見開國所尙

一車駕幸某處車駕還京師用資治通鑑例王公書薨侯伯以下書卒亦用資治通鑑例功臣人眾其薨卒不能盡書自六王諸公及歿後贈公者書歿於軍中卒於官者書餘不書

一德慶侯廖永忠卒實錄爲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卒之歲月而又曰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而通鑑博論及劉辰國初事蹟皆曰誅死穎國公卒實錄不爲立傳而寄傳於封拜條下宋國公卒後卹典全闕世不能無疑夫實錄於功臣書誅者眾矣何獨於數公諱之

明史例案卷四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宋公之死大都多影響之辭穎公俗傳謬妄不足道獨博論一書出自寧藩似可尊信然則實錄所云賻遺之厚子權之襲爵皆妄耶世遠言湮不得已證之前史前史凡明正典刑者則書誅有他故者照常例書之如漢成帝賜翟方進牛酒卽日自殺上祕之此載方進傳而成帝紀止書丞相翟方進薨此例之最可據者況諸公之傳不能明言其故何嫌於書薨書卒乎按此論廖永忠死書法  
一太祖承元之後修復典禮功最大且多出獨斷非由臣下奏請以有禮樂等志本紀不能盡載止書一二大者

一昭示奸黨錄不見於實錄折衷諸家著述定以二十三年五月牧齋云此錄次第刊布未必在此時也且既云刊布應流傳天下何以止有內閣祕本此不能無疑一初封則書追贈不書因死節死事追贈者皆書襲封不書因有功襲封者皆書大封功臣人眾不能備書書侯者幾人此前史例

一實錄諸本多錯簡有與志表互見者俟志表成再對校補刪方可定本

潘次耕修明史議

自唐而上史成於一人自唐而下史成於眾人成於一人者爲之愈難其書愈善成於眾人者就之愈易其書愈不能精劉知幾之論五不可吳縝之糾繆八條其言利弊詳矣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而未有成史今欲創爲一書前無所因視昔之本東觀以作後漢改舊書以修新唐者其難百倍然國不可以無史史不可以難而弗爲誠得邃於史學識著作之體者經理其事縱不敢遠希遷固若陳壽歐陽修之史尙可企而及也請言其概

明史例案卷四

六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曰搜采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直持論欲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此其大要也前代有起居注日麻會要諸書明代獨有實錄建文景泰兩朝之事既略熹宗以後遂缺焉鄭氏今言王氏史料朱氏史概何氏名山藏諸書皆詳於隆萬以前若璫禍之終始

金陵閩粵破亡之本末皆茫無所攷非下求書之令除  
忌諱之條悉訪民間記載與夫奏議誌狀之流上之史  
館不可也實錄既多舛錯錢氏辨證略見一班家乘簡  
里年月可憑而多虛美野史記事言人人殊影響傳會  
十居七八必也分割排纂以類相從覈其虛實參伍眾  
說歸於一是若溫公之修通鑑先作叢目長編考異諸  
書乃可下筆是故搜采欲博而考證欲精也史文備各  
體作者無兼才唐修隋書魏徵等撰紀傳長孫無忌等  
撰志表而天文律厯五行三志則李淳風獨作宋修新  
唐書本紀歐陽修主之列傳宋祁主之而劉義叟志天  
文五行王景彝志兵志禮樂梅堯臣表百官方鎮溫公

明史例案卷四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通鑑分任官屬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至隋則劉道原  
唐訖五代則范曄夫皆妙極天下之選各因其長而任  
之今亦宜博求才彥因能器使表志宜仿隋唐書以事  
類爲斷紀傳宜仿通鑑以年代爲差職有專司則人之  
心思萃於一途而易爲精密所慮者畛域既分彼此不  
相通貫昔人譏唐書傳有失而紀不知表有訛而志不  
覺而元史遂有一人立兩傳者大凡作書最重義例唐  
修諸史合狐德棻先爲定例敬播等又考正類例今爲  
史亦宜先定規模發凡起例去取筆削略見大旨何志  
當增何志當裁何傳當分何傳當合先有定式載筆者  
奉以從事及其成也互相讐勘總其事者復通爲鈎考

俾無疏漏舛複之失乃可無憾是故職事欲分而義例  
欲一也史家大端在善善惡惡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者其權至重少有曲筆便名穢史孫盛書  
桓溫枋頭之敗吳兢載張說證魏元忠之事當朝將相  
尙直書無隱況隔代乎明之亡亡於門戶不特眞小人  
不容借貸而僞君子亦不當包容若忠臣烈士抗節致  
命者宜如文天祥謝枋得之例大書特書以勸忠義無  
或如五代史不爲韓通傳見譏通人也至於議禮之得  
失奪門之功罪從亡之疑信康齋白沙陽明之學術茶  
陵江陵太倉之相業論者互有同異或激揚過當或刻  
竅失中惟虛心斟酌勿主一說而後是非可定是故秉

明史例案卷四

八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筆欲直而持論欲平也司馬遷班固李百藥姚思廉皆  
父子世於其職然後成書其餘亦竭一生之力爲之晉  
隋唐書設官開局久者二三十年少者亦數年遠金宋  
元諸史爲期太速故不稱良史明三百年事蹟繁多功  
緒勞錯其勢不可以速就若勒限太促必至鹵莽至於  
史文貴有體要以斷制爲重不以繁富爲工班固敘二  
百年之事爲書百篇論者尙嫌其繁而宋史乃至五百  
卷無尤甚矣今宜酌詳略之中明歷年與唐相準新唐  
書二百二十五卷今史約略相當過此則非體是故歲  
月欲寬而卷帙欲簡也博則無疏漏之譏精則無抵牾  
之病分則眾目之有條一則大綱之不紊直則萬世之



公道伸平則天下之人心服寬則察之而無疵簡則傳之而可久於以備一代之制作成不刊之大典斯無媿矣謹議

### 施愚山修史議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觀也左氏之後史漢竝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魏晉以還惟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差爲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於雪怨而紫米見誣抑又甚焉歐陽不爲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則有目睫之虞矯誣則有人鬼之譏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難言哉我 皇上天授直聰祖經禰傳既修 皇清玉牒實錄又纂輯四書講義皇輿考人物考諸書文治丕茂又將有事明史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後誠盛舉也且勝國諸史未有不於後王者遠不具論宋金遼三史元臣脫脫總其事而元史之成則宋廉王禕爲之今 國家膺圖秉錄三十年餘矣明史廢而不修後將何稽推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日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陳二書父子繼成蓋創始者難爲功因舊者易爲力也明史如大政紀吾學編憲章錄諸書皆起自洪永訖於萬厯啟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制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

明史例案卷四

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十萬言非固詳而遷略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按明三百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略虞挂漏此裁制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籍佚於兵燹而子孫之傳類多曲筆鑒定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子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禰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鄭黑白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論之難也五曰門戶甘陵之部分自清流蜀洛之黨成於賢哲明季門戶清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入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戶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牴牾議論騰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藥甘受世譏蓋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成大戾彼亡虞之塗或以興秦吠堯之犬本以忠桀棄則失眞著恐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曰程限班掾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三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蓋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歲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以采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嫻詞賦者乏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摺拾者罕

明史例案卷四

十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蓋難之難者也

汪文端史裁叢說

史法必先體例體例不明筆削無據攷之前史史記漢書南北史梁陳二書則世學相傳後漢書三國志宋書北齊北魏諸書則成於一手或稟承前規或包羅全局文隨法立義例自符至唐撰晉書則萃集羣賢分任纂錄於是先命敬播創為凡例此如行師之有節制營室之有規模後代官書必宜取則者也但成書具在例議不傳惟元史卷端盡陳梗概亦云略矣開局之日總裁先生首以先定凡例為言誠得修史要領且命各擬凡例呈覽示欲博采眾長務求盡善由敦學識謙陋謬參編校之役謹就蒙淺所及條舉一二以備采擇非敢云例也敬陳末議而已故行文亦不敢直作凡例體云

一史家自尙書春秋而下必以班馬為宗然高不可躋難於津逮新唐書謹嚴詳整義例可循後有作者正不必祧歐宋而祖遷固也至於時代遷流文體殊別五季六朝多崇雕績新書列傳頗尙新奇識者均無取焉質而不俚子長之家風贍而不穢孟堅之遺軌以此為的庶幾雅裁

一采擇諸書之法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雅者卓不可易矣然此就夫事之無可疑者言之也其有一事互見

明史例案卷四

十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彼此異辭者折衷去取未可臆斷竊謂宜斷諸立言之人與所處之地其人而賢者必不苟譽毀於人地切近則見聞真確此其不可信者或寡矣若其人而非賢者心術偏私好惡乖異陰挾翰墨以刺人之短長變亂黑白眩惑聰明者有之又地居疏遠但采風聞竝未覈實有如秦人之談越俗雖媿媿不已要非親歷此其可信者或寡矣大抵列朝事迹宜以實錄為主而博攷諸書以證之蓋實錄雖有曲筆必不至如野史之鑿空無稽也好事者專信野史更不參考實錄未可盡從

明史例案卷四

十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一史漢以來本紀言事竝載新唐書則但詳事實約舉大綱最為嚴簡求其義例則徐無黨所云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五者盡之此歐陽公自命為竊取春秋之義者也夫制誥策命多出代言梁陳諸書載之累牘不盡固為無識然都俞咨儆之辭概置弗錄亦有未安惟因人因事而發者各歸之志傳無取尤贅庶兩得之

一歷代書志體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屢朝因革之故俱宜備載俾讀者得所攷信後世可為鑒觀故寧詳毋略顧若宋志之條分件列漫無剪裁史才奚稱焉新唐書志詳贍整齊可以為法

一史遷年表蓋取諸麻譜譜牒之學陳范以下缺而不講劉知幾遂謂煩費無用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不

知表與紀傳相爲出入昔人謂列侯將相王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系之以傳其無積勞亦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舉措之迹有不容遽泯者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悉備者亦於表乎見之作史無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廬陵復班馬之舊其見卓矣有明宰輔列卿無咎無譽者甚多各爲列傳頗苦碌碌表立而傳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則表宜補作審矣承幹按立表足省列傳之繁此法自不可易清史宜循用也

一世家一體史記五代史而外他無傳焉顧有明魏定成英諸國或絕或續與有明相終始典禁衛督京營類

明史例案卷四 十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用勳舊大臣其關係安危視諸藩之虛名列士不得有爲者相去逕庭日以世家良不誣也傳中敘嗣爵世數有開國一傳累述而迄於明亡者名爲列傳實具世家之體矣何不竟立世家而必夷之立傳歟或疑七雄十國皆跨有土地割據方隅徐李鄧湯未聞啟宇與此殊異不知田完孔子位止陪臣鄒絳平陽身未之國史公義例本寬至於南唐閩蜀又與戰國不同世家之稱不嫌相襲今若援陳涉錢鏐之例而進張士誠陳友諒爲世家則爲多事乃若中山岐陽之冑家分典瑞之榮朝無酌金之罰爰及苗裔國以永存非世家而何如以唐書宋史無此一體爲疑則唐讓世襲見房元故英衛子

孫齒於毗諫宋食實封五等祗隆虛號祖孫父子各擬名邦均無世及之義至於有明斯爲復古又非可同日論也

一列傳分合各有深意老子韓非同傳其明徵也漢書以蒯通伍被與江充息夫躬竝列議者或以爲非作史三長所以必先學識也舊藁或有未審悉宜更定一列傳詳略初無定體然必其有關國故而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非若碑誌家狀有美必書也蕭相國之定律受遺世家不錄留侯世家亦云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錄作者而如此義何至如宋史之尤蔓哉至於類傳尤當

明史例案卷四 十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舉其重者以概生平黃霸朱邑官至丞相大司農而列之循吏苟惠愛在民固不必官終守令也如況鍾陳本深等雖列顯要亦宜收之循吏文苑則取其制作可傳者或關係一時風氣如前後七子袁宏道鍾惺之流略爲論列流派否則不必濫收未可以錢謙益曹能始之品題據爲定論也有明隱逸寥寥其人然如陳繼儒雖名在人口而迹隱心競豈所謂絕塵不返者耶亦何煩翰墨也列女節烈固不容泯沒然史傳與郡邑志乘不同二百七十餘年之間節烈何止千計登名志乘已足發潛德之幽光史傳則取其奇節炳著者垂示萬世行露柏舟三百篇中存其一二足以觀矣豈以多爲貴乎

承幹按作傳必與其人規模相稱之語最爲扼要後史繁尤皆不知此義之故也

一舊業止立儒林傳而不立道學傳見於前人之辨者詳矣但漢代儒林皆經師也其門人弟子守一家之學淵源甚明明初惟趙汸汪克寬胡居仁輩恪守葵學師承遠有端緒至大全行而經牋廢人習舉業無有所謂專門名家者閒有說經如季本郝敬之徒則又多顯悖乎宋儒而鳴其異說非伏轅馬鄭之比其篤志力行無媿醇儒者薛文清一人而已王文成之良知彈射最眾顧高講學依託門戶者亦復不少竊謂文清無他事業自以儒學爲重宜列儒林文成以功名顯願高以風節稱則歸之大傳而門人附見焉稍示區別未知當否

明史例案卷四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一舊業有姦臣傳例仿唐書亦楚人檣杌之義但所謂姦臣必其包藏禍心伎害良善毒宗社而自立門戶者方足當之焦芳所託者劉瑾而崔呈秀則魏忠賢之腹心許顯純田爾耕其爪牙也竊謂焦芳宜附劉瑾傳崔許輩宜附魏忠賢傳以著同惡相濟之實且示夫失身陶豎不得齒於鬚眉似非深文無容末減趙文華附之嚴嵩傳阮大鍼附之馬士英傳亦誅嚴首惡之義舊業以周延儒溫體仁合爲單傳不入此類有佚罰矣移置姦臣傳中近與胡嚴爲伍遠與杞檜同科質之公論未審以爲何如

一神光以後蜀洛紛諛是非最爲淆亂聞之先輩顧寧

人有言曰兩造竝存無多刪削令讀者自得其是非似亦通論但直作朝報又不合史法或者敘次之中稍存軒輊而於論贊殿別淄澠惟期商確允當以仰副聖訓忠厚之旨庶爲得之

一明代奏章多傷過激指斥乘輿則癸辛再見彈擊大吏則其鯨比肩迹其事實初不盡然但取沽名頗傷直道至於未造一倡百和宮闈戚畹胥中浮言草野廟堂譁然四起正詩人蝴蝶沸羹訛言孔將之謂亡國之言妖也此類若概從刪削無以見當時情事存之不特蕪累文體亦非所以訓後世之爲言官者竊謂宜於事之有關係者節錄數語存之有一事而數人竝諫者擇其

明史例案卷四

十六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尤切當者存之或其論一事而命意各殊俱中情理者則竝存之未知當否

一敘論評贊前史亦各不同元史則謂據事直書具文見意善惡自明不加論贊究之龍門諸贊多於傳外別出意義或標舉軼事或徵引舊聞五代史論發明書法推究事端反覆詠歎意義深長范蔚宗自比過秦謂語無泛設雖近於誇要之史法不可缺也今應加論贊與否統俟裁定

一紀傳敘事郡邑職官宜用本名不可改從古號及襲用俗稱如以南京爲建業古號也以吏部爲銓部俗稱也卽有明一代前後廢置沿革亦時不同如未立應天

府以前止可稱集慶路未改左右布政使以前止可稱  
行省參政臨文悉宜詳攷

一舊彙所據何書與他書相合與否宜一一查明根據  
今所分修擬彙所據某書參用某說亦標明來歷用浮  
簽粘之上方以便覆閱其他見互異應辨者別錄辨論  
附呈總裁先生閱定以求至當

一本紀志傳體雖不同事本一貫必通徹參詳方可免  
抵牾複出之患若判然異趣謬誤必多但一人精神有  
限即臨文不苟安保無訛總裁先生機務殷繁止可總  
挈大綱別裁是否何暇覆案事實一一用心愚見應於  
纂修諸君內選學識深遠長於考據者四五人專事討  
論凡修過史彙悉經參閱然後呈覽庶免舛錯

明史例案卷四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附辨說一條

或謂懿文太子建文嘗尊為興宗孝康皇帝宜用元史  
例與興獻帝合為一傳辨曰興宗睿宗皆尊稱之詞與  
身為帝者有異史亦從而宗之帝之名實紊矣然則與  
成祖之革除乎曰不與成祖之革除不待稱興宗而後  
著也即稱興宗又無以著成祖革除之實也紀建文而  
成祖之罪著矣罪成祖者不在於帝懿文太子也其生  
也太子其葬也以太子之禮正之曰太子得其實矣曰  
宗曰帝者臣子之辭也即無成祖之革除也者後世之  
史氏亦必不從而宗之帝之也興獻王之稱宗入廟非

禮也謂帝興宗而不與成祖之革除者是以帝興獻為  
與世宗之能孝也然則元史之傳睿宗裕宗也如之何  
曰此非所以正其名也定陶之稱帝也漢書傳曰其王  
而已蓋仿乎班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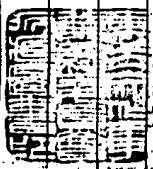
承幹按此論公  
允最得史義

明史例案卷四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四



陳文貞答立齋總憲論明史書

何真雖非羣雄起事之人特以據有嶺表又非他將歸附者比可概入之功臣傳中是以不得已列之羣雄之後今即欲改入他傳無其類者惟有康茂才似可相次然康茂才初起事蹟差小又與真不類不若仍舊卷似為得也今以二傳呈鑒定或別有見祈示之不悉

陳文貞答立齋總憲書

昨偶不克赴局承諭何真入康茂才後亦可為類即望移置並改刪論贊李思齊入明玉珍諸人後已擬得一

明史例案卷五

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葉或恐未盡又其未歸命時事已載元史竟略之則無原委書之則不免復見專望裁正也又事略中據俞本紀事錄以斷臂事為宜得實而太祖御製祭文謂其善終似不應隱覆若此故不取尊意以為何如徐壽輝別立一傳於義當爾即望命筆並奉去陳友諒傳一卷其論贊又須改易也謹復不具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彛尊來自田閒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憊憊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一其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

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

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

明史例案卷五

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

宜何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靦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彝尊不敏粗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庠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明史例案卷五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憚闕門相見有睟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盅危於臆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蹟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

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厯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七六七然地志具存著於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八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摺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爲一目或做漢唐明之遺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爲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祿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明史例案卷五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思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稟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脩不過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

編叢目草卷草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爲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爲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爲漢書李百藥續父德林之紀傳以爲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劼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爲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啟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爲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爲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

明史例案卷五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粃襍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做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明史例案卷五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彝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爲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卻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橚廢爲庶人是齊王榑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爲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



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陞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警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奔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爲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爲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姜清祕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爲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爲帝曰吾異日渡江卽入京見吾親比爲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帝闈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旣葬以天子未有不爲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

明史例案卷五

七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爲異而乃誣爲建文帝墓旣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爲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爲帝祝髮旣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啟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爲景先者持鐵棒啟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旣自焚方先生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此則三家邨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尙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爲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邨夫子不知九族尙輕三族爲最酷而造爲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縕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爲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

明史例案卷五

八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秦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勝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閭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厯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傳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姓名據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嗜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銅山東爲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昇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慙憤吞金死也况震直之卒忠誠伯茹瑄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爲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

明史例案卷五

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正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眞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承幹按論明實錄極平情然凡不公之處必係本朝德宗實錄庚子之事檔冊有已銷燬者餘則據事以書亦無不公之弊蓋本朝實錄循乾隆重修五朝實錄之例與明實錄本不同也又按論建文事與橫雲山人同

明史例案卷五

十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閱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橐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爲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實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爲粗而性理爲密朱子爲正學而楊陸爲歧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

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  
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  
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  
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爲義大  
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  
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  
今取餘子標爲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  
之盛則莫若合而爲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  
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  
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明史例案卷五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禱昧屢奏記於  
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  
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己於言者  
敢再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  
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葛麻閒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  
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  
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  
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  
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  
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胷中而  
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

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爲相范仲淹參知政  
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  
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  
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閒唯其是非  
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歷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  
一言之合則以爲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爲  
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閒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  
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  
而不勝乃樹援以爲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  
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  
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

明史例案卷五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爲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  
所共知終以爲僞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  
不可勝道者也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  
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尙書事請冊立東宮公  
私疏凡七十上疏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  
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  
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爲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  
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  
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  
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  
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問問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

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于先公劾國秦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爲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啟壬戌進士第二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卽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平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聞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例案卷五

十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眾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

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寃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觀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間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寃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諡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紛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諡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錫諡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又莆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特命禮部錫諡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與諡豈非闕典也與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間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朝暫假文皇帝章皇帝兩朝實錄亟令史館監生贍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毛西河史館劄子

劄具日者搜討崇禎朝死事諸臣因實錄闕失長編未

明史例案卷五

十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成慮其開定多漣滅不傳之人許任意搜討不拘分限  
題目遂於某月日草得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趙嘉煒  
死事一傳已經錄史生寫付收掌房奉鑒在按久矣初  
按嘉煒係做鄉紹興府山陰縣人原以國子調選于崇  
禎十六年授四川成都府郫縣主簿爾時獻賊寇成都  
次年國變實未審其赴官後作何等也順治之末其子  
麟尋父于郫縣無一民存相傳為獻賊殺盡而鄰之灌  
縣有都江堰夫向應泰者云嘉煒守堰死于賊其齒髮  
拋撇不可問矣獨其地在堰傍其子拾由土懷之東歸  
曾乞某為誌而瘞之先塋之傍當時所據者有董處士  
所撰行狀成都府知府冀應熊所撰死事記依其文書

明史例案卷五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去但怪嘉煒本簿郫而死又在灌且死事年月多不合  
及入史館見四川所解新修通志載趙嘉煒係浙江人  
由監生于崇禎十七年知郫縣事五月賊陷成都時嘉  
煒督修都江堰賊執之不屈乃投江死遂踊躍為作  
傳翻以其子所詢為不實其云知郫縣事則必簿郫後  
以寇亂故為行開所授官必有依據不妄故授簿在十  
六年而此云十七年知縣事正當遂草死事傳載其知  
郫時視堰于灌會寇至巡按劉之勑總兵官劉佳引拒  
戰不勝謀決都江水灌濠而賊襲水堰因于八月三日  
死堰間此取通志暨行狀死事記而襍采以成文者今  
相距匪歲忽有人自成都來道其子麟與作通志者有

舊妄以簿為令而其死事所在與日月俱謬因復查新  
修成都府志原載嘉煒係縣簿守堰而投河以死其狀  
記所載月日仍參錯不合且或沈于江或射于堰皆不  
可定竊念崇禎之末記注未備而四川又丁草殺殺川  
民名之後民無子遺任所捏撰無從批駁儻不細為之  
稽覈則指白作黑終成誣史因再三研勘凡為令為簿  
在郫在灌守堰決堰未可懸揣而寇薄成都在十月四  
日成都之破在十月五日若八月三日則賊在重慶未  
入成都之際向于誌銘中亦疑及之而近核諸書究竟  
未合因先為檢舉請駁原傳以存疑闕至若死事諸官  
不問高庫簿苟能死何必縣令或當予以傳略改成文  
具善長之意或但從闕疑暫懸其事以俟再考總藉裁  
酌承幹按史以傳信應如西河之極力句稽方不蹈妄  
海內外聞章一山太史言前在史館編調軍機內閣奏  
事處各檔冊細查並無袁和奏事之件因削三摺以存  
實其

明史例案卷五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毛西河奉史館總裁劄子

月日在假纂修官某劄奉史館總裁老先生  
下某以不才承乏史事曾經分題起草為紀傳大小二  
百餘篇自啟禎以前凡已經闕擬草本無不一一完繳  
在案獨是先贈公樞舍曾為亡伯兄教諭仁和時障土  
江辭未返東浙遂於康熙乙丑援遷葬之例乞假在籍  
每思事竣還館而雙足痺發跪居偃蹇恐未能隨時班

次遂勾地方官轉文到部延療里開者迄又三年日蒙

皇上巡浙躬告禹穴先遣侍衛馳問某西陵渡口踰

日回駕復面承慰問道傍犬馬搖尾戀戀即思強起殘

廢一策驚鈍而旋立旋仆扶服未決因思史事垂茲中

閱實有不愜于心思一湔滌而未能者誠恐還館無期

一旦溘死朝露賞志未達抱此終疚敢伏牀詮次遠奉

閣下竊某初開闢分傳題在弘正之閒爾時分得正德

年大學士梁儲一題私心自喜以為曾讀通紀藏書諸

野史每愛其風采駿烈不媿不激善為規諷以引君於

道明代大臣必儲稱首因列其草制齒劍沮居守斥護

衛四大事以為柱樞而次求其備不意徧查史竅按之

明史例案卷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實錄暨一切記載則知此四大事者悉屬亡是且不惟

亡是而往往反是如疏居守反曰沮居守復護衛反曰

斥護衛者爾時踟躕再四即欲不為立傳但當于帝紀

一存其名然細考其人則曾于作會典時不附逆瑾遷

邊軍時不附江彬其在政府亦每有疏諫多所補救此

原非黨濂倚宦與陸完等可以比似因仍為立傳略載

實事起草付鈔已上之總裁而不謂其說之不盡白也

一則上此文時未經參駁無容立辨一則此時以道學

一傳齟齬未定遂置諸傳于不問一則總裁去就如傳

舍然其文之得失可否竟無從考訊猶憶某在史館施

侍講閣章謂某何以草梁儲傳與舊史乖反某曰所乖

反者野史非舊史也曰有說則可曰夫豈無說而謾為

之乎曰雖然當有以說之次日朱檢討彝尊詢某於午

門班次曰梁儲為秦府請地草救一事此大事也聞君

作傳乃竟削之而不書何居曰某敢削儲事哉願儲實

無此事即此事故有之願在嘉靖三年武宗大行梁儲

去位之後而以為儲事冤乎曰有是哉不當慎耶雖然

孟辨諸迄于今相距八九年實不知是傳之取舍何等

也特念千秋信史所貴核實故曰不遺善不諱惡又曰

勸善懲惡比之賞罰況老先生以左董自視每見考析

同異剖決疑似其謹聞見而較豪末不遺餘力萬一狃

于前文因循怙改不則好言長厚下筆毋苛刻毋毀成

明史例案卷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說又不則謂此傳生色恐去此則史文減觀不如留此

為傳述之美凡此依違姑且調停之說其于史皆有害

因條列四事而妄為辨釋如左伏惟主鑒

據野史載儲草制一事在正德十二年云秦王惟焯奏

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諸河塿牧馬地謂高皇帝時原

以賜臣先王揆者江彬錢寧張銳皆受王賂為求上上

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救廷和冕稱

疾儲曰如皆引疾若國事何遂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

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非吝也藩王地廣則士馬

眾多士馬眾多則姦人相蠱誘不利于宗社今以王請

之勤朕念親親不忍拒姑以畀于王王得地後宜益謹

侯度毋多養士馬毋收聚姦人以聽其蠱誘是將不利于宗社不有高皇帝訓當此之時朕雖欲念親親不能已王其慎之上覽制大驚曰若是其可虞耶亟已之遂抑勿與其載在通紀列卿錄梁儲本傳以及名山藏李氏藏書諸書甚詳雖語詞不一而大略相等嘗怪大政記不載其事且編年年月則又各參錯不合及細考實錄則由正德十一年間前後推查以迄于徧並無秦王請地之事夫藩府請地于奪必書如晉府請屯田徽王請莊地類明明可按況此時當寧藩請復護衛之際關繫匪小豈有已經兵部科道盈庭執奏中堂草制宸斷獨止之一大事而實錄不踴躍全載之者及窮究其事

明史例案卷五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則其事在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秦王惟焯奏始祖分封之國欽蒙太祖高皇帝敕賜潼關西鳳翔東沿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已而仲玉等亦奏祖額徵糧民地被姦人捏作荒閒投獻秦府俱下戶部議移撫按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乃反稱舊賜夫潼關西鳳翔東渭河兩岸有華陰岐山等一十七州縣如王所奏近河牧馬近山牧羊則一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而可乎上曰已之此實錄文也則是野史所載儲事正竊借此事而影射以成文者其云秦王惟焯即秦王惟焯也其云始祖分封之國即先王挾也其云欽蒙太祖高皇

帝敕賜即在高皇帝時所原賜也其云潼關西鳳翔東即潼關以西鳳翔以東也其云沿河灘地牧馬即諸河頃牧馬地也其云兵部科道執奏即下戶部議移撫按查勘也其云已之即上曰亟已之也祇以嘉靖之事而移之正德以居民所爭中外大臣所勘之事而移之梁儲為不可解耳向使嘉靖一事正德又一事則嘉靖既載正德何以不載向使正德既請嘉靖又復請則撫按勘語且書閣臣敕語何以不書且據書儲事在正德十二年雖其年非實錄然自十二年至嘉靖三年其間相距不遠不過七八年已耳既有前事則互訐之詞查勘之文縱使史官失記而公府詞頭部司卷額必不盡失

明史例案卷五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豈有彼此援據絕不引及以為成案反遠述高皇分封之詔近遺大行特止之救世無是理大抵請地只一事嘉靖之請即正德之請正德未勘至嘉靖始勘蓋明季判事遲緩每有延之數年暨數十年者秦王之請在正德之末撫按之勘在嘉靖之初則記此去彼書法如是觀實錄開語即云先此則其請非嘉靖年間公然可知大抵彬寧暗持公斷不決遂遷延時日而至是始判而黨儲者欲移為儲事以為請在正德可以假借而不虞不與之判實錄直書之嘉靖年耳嘗考儲生平他無太過惟復護衛請居守二事頗干公議而當時為儲傳為通紀諸君如霍韜陳建等皆嶺南人同鄉未免左袒而

翰與楊廷和則又以議禮齟齬似欲抑廷和以揚儲故造爲草制草敕阻居守斥護衛四大事以張之其造草制事正以文復護衛之失而不知國史具在欲蓋彌彰者若其阻居守則儼然有請立儲一疏載實錄中此與勸草敕而曰爭草敕復護衛而曰斥護衛正同而好事之徒尙欲徂成說以怙倭改以爲其事生色不認割去夫煌煌信史而但取文飾曰生色真不解也

據野史載儲伏劍一事在正德十三年云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敕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順門待之儲固不草召詰之對曰敕者君所以賜臣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反草敕得

明史列傳卷五

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以臣而名其君是逆也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立曰不草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卽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敕他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劍起遂不令草敕是行也儲卽家召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劍事按實錄十三年七月八日帝將幸宣大令太監蕭敬傳旨趣草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敕是日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眾皆泣諫不納則是草敕一事其在左順之召不止內閣凡九卿科道諸官咸在固未嘗獨促儲也且眾皆泣諫則凡九卿科道諸官無一不諫儲亦止在泣諫中又未得獨伏地請齒劍也

若其云鎮國公敕則在後此宣大回時實錄載敕進威武大將軍公爵名鎮國公且賞楊廷和蔣冕毛紀等以爲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賞銀五十兩紵絲兩表裏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廷和等疏諫不納是廷和亦在諫中而曰廷和引疾則不曉總兵之敕與鎮國之敕是各一時耳至于廷和引疾實錄無考惟廷和視草錄則云七月八日召文武百官集左順門校尉十數輩至家宣喚立作數往返且云卽有疾亦當往驗終不應則是廷和引疾其語不謬但錄又云命內閣卽門上草敕厚菴免冠辭礪菴助之至晚乃出則是儲先免冠而冕卽繼之泣諫者滿朝之事草敕者閣臣之事故二臣獨免

明史列傳卷五

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冠其先以儲者則廷和在告次卽儲耳免冠非解衣泣諫非伏鑽二閣臣與眾朝臣俱在非獨促儲此時屢諫不納故次日諸司禮及近侍三四人復至閣趣草敕非不令草敕若其云帝手劍則荒唐極矣但儲旣泣諫旣與冕免冠辭草敕次日復爭之于閣則據事直書亦何不可而必捏作此烏有之事此是何故及反覆窮究則儲初亦錚錚持不可至揮戈難挽後亦姑與爲依回此雖不足爲大戾而愛之者必諱之觀視草錄又云十四年正月批馮清奏提本內亦令作獎勵威武大將軍語廷和不肯散本官張銳力強之不得儲反受其本強廷和且云每日文書房散本官送來尙收之我送本反不



收耶廷和笑云惟公非散本官故不收仍從儲手中取之還銳去及南征時又令草威武大將軍敕廷和又不肯而儲強之曰只寫敕與鎮巡也罷此閣中鑲屑實錄不載而視草錄則顯然行之于世然且其言有據世不敢以其言爲非而于是謾爲此事以飾之而不知捏造之不可也捏造則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

高岱鴻猷錄亦載儲爭草敕事憲章錄形容尤苦王氏史料俱駁之且謂廷和以回語薦劉春出閣他日遂有寫敕進者此寧非梁公耶又云大抵方霍嶺南諸公持論多左袒而不察者遂附和成眞誣史也其辨甚確但諸書所証伏劍事指十三年帝幸宣大時事而史料所駁廷和以薦春回話出閣則在十五年南征時事不足以伏其說大抵數次草敕皆屬其人祇此十三年七月八日帝幸宣大之敕既免冠辭又爭之于閣似乎斷非儲草然亦不得不屬儲者是日左順之諫既書不納則已不容不草矣次日復至閣趣草爾時廷和既引疾毛紀久在告惟儲冕二人在左順免冠泣諫至晚才出而次日冕發痰疾亦註門籍惟儲在閣司禮諸監及內侍羣閱至閣中逼草而儲獨爭之不得夫曰不得則已草之矣曰獨爭之不得則惟儲草之他無與矣故九日草敕而十三日帝即行則以草敕之人而反曰爭草敕夫誰欺之況後此草敕者皆其人耶

明史例案卷五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據野史所載阻立儲一事云禮部尙書李遜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有所主儲厲聲沮之曰姦人之謀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吾輩斧鑕矣遂寢按此事實錄不載而憲章錄名山藏諸書載之史料極辨其無有至詆爲三家子弟文飾之說其言甚確第史料云朱寧張銳或詭寧邸賂而江彬則絕無之乃黃佐所爲儲傳反獨稱江彬而不及寧銳是同一小人或有或無不必深辨第儲有必不可欺謾以罔世者查實錄十一年三月儲疏以儲嗣未定請擇宗藩之賢者置之左右豫爲根本之計略云陛下樹子未定

明史例案卷五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官坊尙虛宜早擇宗藩以充甲觀夫儲嗣者天下之根本而親賢者朝廷之屏翰也親賢可入侍則宗社有憑而覬覦以息縱曰聖躬錫祚主鬯自在然盤維屬籍在所不廢則夫裕萬年之傳而慰四海之望宜莫先此不報則是勸立儲者儲也親爲疏草創之于先而反曰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則自訛自駁豈有此理惟勸立儲反爲沮立儲之說以蔽之以爲可掩衆人之口翳天下之目而不知手疏昭昭在實錄中也然則爲此者亦苦矣據野史所載復護衛一事云世宗入嗣言官連疏劾儲黨逆濠復濠所請護衛屯田請召置獄正罪儲曰子惟致仕而已終不辨人曰是將罪公終不辨攻詆者縷縷

亦不校遂致仕歸久之乃知與護衛者非儲實廷和當制所為乃正德九年二月十九日也按實錄正德九年四月初四日復寧府原革護衛及屯田初寧府護衛天順間以寧靖王不法改為南昌左衛隸江西都司宸濠曾賄瑾矯詔復之瑾誅科道力言改正至是濠復上請費宏執不可而尚書陸完受濠賂遂准與之初五日給事高芳御史汪賜等奏護衛不可復天下諸藩革護衛非止寧府將來比例何以處之況寧府不法已見副使胡世寧疏縱本有護衛亦宜革去況可復乎下議不覆至初七日南給事徐文溥又以不覆為言旨云復護衛屯田已有成命文溥妄言瀆奏本當究治姑貫之十三日陸完覆奏反謂科道論奏亦先事深慮乞俯從羣議旨謂護衛及屯田業已斷給矣毋復奏擾六月初一日濠請鑄護衛并經歷鎮撫司及千百戶所印凡五十有八詔予之此復護衛屯田之始末也歷據實錄則當時爭之者費宏予之者陸完而不言票之者何人但票旨

安從致仕若果屬廷和則黨濠大事也不惟言官不肯舍廷和而劾儲即舉朝亦不肯也不惟舉朝不肯即冕紀與宏亦不肯也此是何事同在閣為之而使一人受劾去豈為人情不辨黨濠較之不言齒劍事相去甚遠而欲以謹厚緘重之說前後文飾則其所以文之者正其所以實之者也且二月十九日此時逆濠尚未請也濠之上請在夏四月四日科道之參奏在五日南給事之劾覆奏在七日陸完之覆奏在十三日濠之請鑄印在六月一日而謂二月十九日廷和票旨則焉有濠未上請而閣先票旨之理故廷和自記有云寧府復護衛屯田予與費鵬湖極力諫止時權幸有賂主其事者竟得請去後謀為不軌予與敬所礪菴請遣官賫敕往諭獻還護衛亦無及矣忌予者謂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故反何耶其云與費宏極力諫止吾不敢信若其與毛紀蔣冕救還護衛則實錄有之正德十四年五月廷和用蕭淮奏遂議削寧王護衛并屯田令獻還舊敕使至淮而濠已反則是廷和方削護衛而必以票復護衛之旨歸之廷和原屬疑案況其所與削護衛者但云蔣冕毛紀而並不及儲豈廷和當時亦有致疑於儲者在耶若史料辨雙溪雜記謂大璫獨請廷和入票旨以為難口固屬快論但此不必為廷和辨祇就當日情事究之請者逆濠主者大璫爭者費宏予者陸完票之者廷和

儲冕紀等而言官之劾之者惟儲則瞭然耳

右四事據聞據見未敢曲諱考辨未的尙藉駁正第其人則實有可傳者去此四事儘堪據記則又何必回護此四事矣如正德改元儲以翰林學士進少詹事遷吏部侍郎因充纂修會典副總裁官已轉左陞本部尙書而以不附瑾摘會典紕繆降右侍郎及瑾誅而後枚卜此大節也其在政府則帝每微行儲必疏諫時大起營建內官監請興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儲力請停止上惑於邊將江彬欲調邊軍入京而以京軍補邊儲固執不可至太監劉允使烏思藏貢送番供議做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三員

明史例案卷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動支長蘆兩淮鹽課七萬餘引儲疏諫反覆繼以危詞雖言不見納然意亦懇矣至宣大之幸七疏聯入南征隨侍繼以入奏其在十四年冬帝駐留都預遣魏彬傳諭將以明年正月即南京行郊祀禮蓋欲借卜郊以緩振旅也儲疏諫忱切帝凡三諭儲三疏上遂寢其事今錄其首疏略載于此疏曰南北郊儀不同即以配位論南則仁祖爲配而太祖次之北則太祖爲配而太宗次之夫仁祖配位係太祖躬自奉安太祖配位係太宗躬自奉安今欲移北而南之則將以二祖一宗并配位乎抑亦遷仁祖于北而奉太宗于南乎臣聞國君遷都然後移祀此

皆不得已之甚者今忽議移祀意涉不祥况郊禮甚嚴卽帝牛之養必三月滌今其期未有及也且大祀齋戒首戒刑喪况兵尤刑之大者今興兵討逆尙未班師而欲乘兵凶以行大禮臣未見其可也若欲妄議增損則祖宗成法列在三重是必衷集眾論諭告多方夫然後著信從而昭法則而欲以倉皇搜討則又誰敢云云則欲搜其實事以爲傳未嘗闕也某自幼失學拘牽文義今又病廢漸多福見卽有猥瑣思一宛轉通達而未經面命無由決釋祇曾抱宿習竊以爲文章重事必不宜順情隨俗聽其姑且因不識進退冒昧具劄以乞裁擇須至劄者

明史例案卷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五

毛西河奉史館總裁劄子

嘉靖興獻禮議某請假有年不知館議判在何等第思此禮頗大前既買百餘年今當裁定倘不於此時有所論說則在老先生自有主見確不可易而史官多人萬一有左右袒者重起爭執將自宋明以來貽誤至今者今復以此貽誤後世苟有識者起而正之前則已矣其以我輩為何如人因復于扶病之頃伏牀疏次以諸取舍惟老先生材擇焉據實錄武宗無子遺詔召興獻王子入繼大統是年即命議入繼典禮主之者大學士

明史例案卷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楊廷和也廷和據宋英宗故事謂英宗以濮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程頤輩議英宗稱仁宗為皇父稱濮王為皇叔父此已事也今祭告上箋亦當稱孝宗為皇父興獻王為皇叔父而進士張璠非之謂繼統與繼嗣不同英宗為仁宗預立之子養之宮中今皇上從安陸來繼武宗為君未嘗繼孝宗為子也當是時有先從祖雲南布政使毛紹元者將疏爭之其稿有云先皇帝彌留遺詔徵皇上為後而為之後者甫陟大位先皇帝之詔尚未寒也先皇帝之廟祀尚未奉主鬯而禘所親也且尚未改元先皇帝之教令猶得行于京國及四海也乃以隔世之孝宗而忽議立後以即世之先宗而反奪其

為後者而後前代則將置武廟一世何地及見瓊疏曰得之矣遂廢置不上則是璠所言在當時亦有知其為

近理者而惜其人仍不學雖主客交辨此伸彼絀而此無所據反不如彼之得據司馬程氏臆說之猶可藉口夫是以漫天是否雖易世而仍未決也夫禮無易倫之稱也惟為人君者則雖無易倫之稱而翻有易分之稱其無易倫之稱者何也商以前不可考矣周制序昭穆使工史書之謂之世次則自始祖以下高曾祖禰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一定不易一準生倫之所序而稱名之其在傳所稱文之昭武之穆太王之昭王季之穆者雖自后稷公劉至春秋之世猶可按次而稱之故武王

明史例案卷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詰康叔為司寇以武王為兄康叔為弟則曰朕其弟文王為父康叔為子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是也此世次也國語所云工史書世者書此世也其為易分之稱者何也夫君之於臣也以分也不以倫也以倫則兄長于弟世父從父皆長於從子而一為君臣則并其倫次而盡畧之故雖伯叔兄弟稱名不改而一當有事則概易而稱之為臣惟繼位亦然當高曾祖禰按世相禪則皇祖皇考準倫而稱名並不可易而苟不幸而位次稍移如平王之于桓王以祖傳孫也匡王之于定王則以兄嬪弟也又不幸而位次踰越如孝之繼懿以從父而繼從子夷之繼孝以從孫而繼從祖則當孝王祭廟時其

禰廟姪也祖廟兄也將告禰而稱王姪乎曰不可此先王也先王君也君不可稱姪也抑將告祖廟而稱王兄乎曰不可此列祖也列祖者新宗之父也新宗之父祖也祖父又何可稱兄也况儼告禰廟當盡禰禮顯祭祖廟宜備祖物推之而孫之繼祖弟之繼兄皆然于是宗祝有司其書昭穆者限之以廟次之稱夫高曾祖禰其廟一定乃以一定之廟納之以不定之人而樂以一定之名稱之假使以卑幼而繼尊長即則尊亦從卑平之為禰是也平王太子洩父死而桓王以孫繼之是禰祖也然而不得已也以無子故也若衛輒有父而繼靈公則謂之不及其父而禰其祖以尙有父也尙有父則

明史例案卷六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祖可勿禰也假使以尊長而繼卑幼即則卑亦從尊魯閔公之為祖是也魯閔以弟先立而僖兄繼之則閔弟為祖僖兄為禰若必先兄而後弟則在左傳謂之逆而在公羊別傳直謂之叛以先禰而後祖也此易分之稱名也國語所云宗祝書昭穆者則書此廟次之昭穆也今為禮議者如以倫稱則興獻父也武宗兄也孝宗者皇伯父也不可易也如以分稱則興獻父也仍不易也與獻而叔父則臣矣子不可臣父此禮所已言者也至于孝宗則雖稱伯父而有祖之分璫以為宜稱皇伯考則又臣孝宗矣璫第知子不可臣父而不識後王之不可以臣先王此說之所以不得伸也若以為父則世宗

有云父母可移易乎此于古禮實無據也且何必然也

夫世宗入繼者武宗也毋論英宗稱仁宗為父實壞典禮非先王之制與夫子春秋及古經周官並相乖反而即以繼武宗而父孝宗大不可解得無孝哀之入曾父孝元英宗之繼曾父真宗乎雖明代廟制同堂異室與三古稍異而要之東西相向其西第四室禰廟為武宗東第四室祖廟即孝宗也孝宗在祖廟而奉祠祭告以父稱之是降祖為禰也是大逆也若夫武宗則于倫為兄而于分為父夫以兄繼弟而目為父子不無太過然春秋實有之春秋以僖兄而繼閔弟如以倫言即非夏父弗忌誰不曰兄宜先而弟宜後而宗有司之據禮而

明史例案卷六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爭者有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直以弟為父以兄為子此豈真宗祝喪心不識典禮而故漫為此逆倫叛紀之說詞也哉誠以閔弟君也僖兄曾北面而事之矣是臣子也臣即子也杜預曰臣繼君猶子繼父也閔弟禰也僖兄曾奉鬯而事禰矣是考閔也考即父也何休曰閔于文猶祖以閔于僖猶考也故自父子之言出而佛之者即謂之逆夫子之譏臧孫辰是也臧孫之不知縱逆祀也從之者即謂之順夫子之書從祀先公是也定之八年易閔僖之祀而反其位稱為從祀從祀者順祀也是以公羊有云為人後者為之子夫為人後者豈一如近代無學所云易父而繼之者哉亦正以重位相

繼禮稱爲後故曰爲之子以不必其子而爲之子也今武宗在位一十六年而世宗以正德二年生于興國則已一十五年也以一十五年之臣弟而入繼一十五年之君兄其爲臣爲子亦復何言夫國君傳重傳此大事向亦惟大事乏人故徵及王國之子使之主豈今一旦新君卽位方將有事于新宗之廟而問其所秉鬯者非爲後之子而諸王之弟則支庶也支庶可奉祀乎夫稱武宗爲皇兄則臣先王也臣先王逆也稱世宗爲皇弟則支庶君也支庶君亦逆也故先仲氏曰世有不易之稱父子是也舜繼堯後虞書稱父頑母嚚禹繼舜後史記稱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其不易之稱與君臣同

明史例案卷六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古稱三綱以夫婦亦然也有必易之稱皇伯考皇兄是也太甲繼外丙仲壬而其祠丙王皆不稱叔父而稱先王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其祀昭平並不稱皇叔祖皇姪孫而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則以伯叔兄弟皆生倫之稱而非其稱也明代信王稱熹宗皇兄雖是私稱然亦明儒不識禮故有此而至若廟號則可易而仍不必易世果以爲桓王禡祖改祖稱父僖公禡弟改兄稱子哉夫土無二王人無二父大君教孝又何可以二本之說昭示天下而生父如此廟禡又如彼自古迄今仍並行而不悖者此無他父子有明稱而廟之稱禡則但以禮陰行之而未嘗顯然稱名於其間也是以承事宗廟古稱先王今但稱某

宗某皇帝而不稱某考其所承事者古稱孝孫曾孫今但稱孝子皇帝某而不稱臣此係明洪武年所著令蓋子不必對父稱而其義自備猶之孫不必對祖稱曾孫不必對曾祖稱而其禮自該故世宗入繼則武宗無子而有子亦不必繼爲子且稱爲子而爲人後者自爲之子則本諸六經考諸三禮質諸夫子之春秋并証之兩漢之近古者而直斷之曰世宗于興獻父子也于孝宗則列祖與後王也于武宗先君嗣君也豈非確然無疑者與且夫古經無所謂繼嗣也廷和不識古無繼嗣之例而誤舉後世之繼嗣者以爲之據璫亦止知繼嗣與繼統不同而并不知古人之並無繼嗣因主客反覆而仍不能解殊不知古先王立後之說非繼絕也先王所最重者惟喪與祭以爲喪與祭之不可以無所主也故凡無所主者則爲立後以主之初分嫡庶以嫡子主祭所謂成父後是也無嫡則以支庶入主之所謂庶子爲父後是也有子者亦云爲後則爲後非繼絕矣故支庶不祭非不祭也不主祭也及又無支庶則然後擇所應後者而使之主宗廟之祀所謂爲之後又曰爲人後者是也惟喪亦然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主謂喪原有無後者然雖無後亦必使立後以主其事此則立後之本意也然而有不同者惟天子諸侯及世卿大夫則爲之後而初爲大夫與士與庶則皆不與焉苟無後則聽之雖貴貴乎然其說則仍以

明史例案卷六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親親之誼行乎其間豈果謂天子諸侯勢位尊顯故絕則繼之士庶微賤一任其卒斬而不之顧哉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百世不遷故百世不可絕而士庶一祭而已一祭則雖有後者亦且一主不再主而况儼然無後者乎故自天子諸侯世大夫外惟天子之弟諸侯之弟另爲立宗者則其祀亦百世不遷亦百世必不可絕是也若大宗諸弟分立小宗則五世一遷絕卽不續何休所云小宗可絕是也是凡爲後者無非爲主祀之故故適子不爲後以適子自有祀也庶子不祭無後者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以宗子主祀庶子不主

明史例案卷六

七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祀也故春秋大夫其云爲後者則皆以主祀之說行之而不以爵位爲辭論語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左傳鄭厲公云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公羊傳季友酈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飲此則無後于魯國是曷嘗無子而求爲後哉踞邑授采皆爲親親則勢位之見混根本之計深而干預爭執之意氣可以不作故夫子矍相之射有云與爲人後者斥勿使進與者預也正指夫爲人後者必不使干進之徒可從此與之而得爲利也至于主喪則君卿大夫仍得爲後而初爲大夫與士庶則暫置而卽去之禮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士也不可爲大夫主喪使大夫子主之而大夫無子則爲

置後所爲置後者爲請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而喪畢卽輟非如君卿世大夫之得以長有後也然則爲後之爲法其嚴如此是以三代之制君卿爲後士庶不爲後而卽其爲後亦必待既死而後繼之中庸曰繼絕世並無未絕預繼如今所云者彼禮稱繼父皆出母之父非嗣父也自漢後禮亡孝成創預立之說迎定陶恭王之子養之宮中雖未嘗如宋人議禮改稱父子而事屬創見此不過趙后淫虐伏殺帝嗣于宮中懼其禍發而帝舅王氏復思陰結後帝爲久長計因創爲此說實則全非古法故議郎耿育引秦伯讓文爲言已擬非其倫而高昌侯董宏謂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華陽夫人子之

明史例案卷六

八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引以爲據則夏氏華陽同爲秦孝文夫人此如戴嬀生衛桓而莊姜以爲己子又如明莊烈皇帝生于劉太后而爲李選侍所養非其比也故人主立儲不在遲早必欲引漢哀預立故事以爲金科則早爭國本亦復何過而爭之不已卽漸流朋黨而趨于敗亡蓋天下無可恃之法而有可恃之人宋亦惟仁宗英宗兩俱令主故其說可行而假使武宗前此早令立儲則彬寧主之逆濠奸之禍敗立至是以司香太廟爲正德年一大危事而及其大漸迎立則雖彬寧尙在側而無可爲患猶之熹廟無嗣未嘗預定而信王受顧卽忠賢至橫亦且俯首聽之而無如之何則是預立不必得卽不預不必失有

如是也今武宗願命幸不如英宗預立來舉朝之爭然亦當一考古典做正而不體之例取武宗從子輩可以爲武宗後者憲宗十皇子豈乏王孫而乃議迎與國棄置武宗於何有然且曰兄終弟及夫兄終弟及謂夫孝宗之子武宗之弟繼兄而立禮所謂體而不正前所云庶子爲父後者是也蓋適子爲正體庶子則體而不正以爲皆先君一體而非其正也漢孝文之繼孝惠明莊烈之繼熹宗皆是也若諸宗入繼則正而不體謂先君既絕然後取前王諸孫之適子繼之爲後是適固爲正而非先君之所生即非其體漢孝宣之繼孝昭平帝之繼哀帝皆是也今以正而不體之王孫而以當體而不正之庶子可謂禮乎乃既已誤立又復誤據夫今所議立雖非兄終弟及之條然亦可以當諸宗入繼之例如前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世宗自有父與獻是也然武宗非無子新君是也乃不幸而當時議禮者並鮮學問而其所引以爲據則又並無一通經之人今之所執爲爭柄者不曰漢師丹則曰宋司馬夫漢宋未嘗誤立也特預立耳即漢師丹亦未嘗建預立之策也特出議以抑定陶耳然丹舉茂才實係陋學當哀帝欲爲父定陶王立廟京師本屬正禮而丹援經以止之其所援以止之者謂儀禮特重大宗爲特重天子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之祭此實誤讀古經大乖典禮而郎中令冷

明史例案卷六

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衰黃門郎段猶等亦皆無學而聽之以致濮王禮議王珪呂誨輩皆曰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即歐陽修曾鞏爲宋名儒且顯與司馬光王珪爲難而其所爲議亦曰天子承大宗之重又曰諸侯以別子爲太宗天子以禘所自出爲大宗致廷和父子亦曰皇上入繼大宗即不得復顧小宗其附之者亦皆曰以臣並君亂天下之分以小宗並大宗壞天下之統一誤再誤千載寥寥夫天子諸侯何嘗有宗正惟天子諸侯祇一祖一宗而宗與族絕故另立大小二宗以與天子諸侯相分別某向所謂皇兄皇伯考皆不得稱之于武宗與孝宗者正宗法也夫大宗者天子諸侯之弟也先王以爲天子至尊不得與同姓兄弟相爲族屬故凡立一君則必析其君之弟使之自爲長幼而不得親君故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謂諸王同姓必私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無與焉故又曰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戚者親也謂不得親君也蓋天子之弟必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諸侯之弟必爲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惟不敢祖則于是自立爲祖而繼之爲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者人君之弟之名也別者分也所以分于人君也穀梁傳曰燕者周之分子也宗者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惟百世不遷故不可絕前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此其証也至于宗子之子與宗子之弟

明史例案卷六

十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又爲分析則又立長以統之名爲小宗小宗五世而一  
遷五世可絕前所謂小宗可絕者此又其証也然則大  
宗小宗與天子諸侯何與卽曰諸侯亦有爲天子宗者  
如周公爲武王母弟立爲大宗孟子左傳皆稱魯國爲  
宗國是也若然則興獻爲孝宗弟正屬大宗謂世宗無  
宗不當降而祀大宗則可謂世宗大宗不當降而祀小  
宗則不可况王者得祭所出而大宗與庶子繼王亦皆  
祭所出故大傳與小記皆三者連類言之今欲據宗法  
而反使入繼之王竟不得祭所自出此何宗法也且丹  
旣無學兼亦無術班固有云哀帝尊定陶其意有在當  
帝少在王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內常邑邑自

明史例案卷六

十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卽位之後多欲有所匡正故尊恭王揚丁傅以奪王太  
后之權班氏史官其言必重有所本而丹乃爲莽所親  
因受莽意指遂與莽重抑定陶力裁丁傅名爲推外戚  
而究之政歸王氏適以成外戚之禍學術安在且天下  
未有子爲天子而父不稱爲皇者也議興獻不漢高不稱皇立廟皇父則太公得擁彗而邀之故孝宣稱史皇孫爲悼皇  
考光武稱南頓君爲皇考世未有過也興獻爲天子之  
父則自當稱爲皇考中庸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  
祭以大夫是子爲天子則必崇父以天子之祭崇天子  
之祭而不得稱所祭者爲皇父吾末之聞乃師丹無學  
誤引小記謂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土服

子無爵父之義而曾鞏作濮議又復遵之夫所云尸服  
者謂祭時扮尸各有所服而未嘗及夫皇尸所服者之  
所稱名也不啻失官當服士服而不害稱爲先公王季  
未王當服弁服而不害稱爲先王蓋祭以天子所以追  
王而謂子不可爵父是讀禮而全未通也但名必可言  
言必可行旣稱爲皇則必饗皇祭旣饗皇祭則必立皇  
廟蓋禮有公祭又有私祭宗廟之祭公祭也然而庶子  
爲父後則私祭其母禮云爲人後者于父母期公子爲  
後爲其母于子祭于孫否謂繼嫡而爲人後則私祭庶  
母止于其身身死則孫不繼祭恩有盡也據此是禮原  
有可私祭者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明史例案卷六

十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夫庶子入王並無  
有沮其祭所出者亦並無有謂嫡王當祭所出而立四  
親以配之庶王不當祭所出而不必立四親以配之者  
則其所云如之者豈曰亦祭所出亦祭四廟哉禮未改  
革不必比擬廟未中毀何必更建故陳祥道解之曰禮  
爲人後者雖受重于其所後而終不廢其父母之期卽  
公子爲後雖受重于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  
雖有正統之七廟其能廢所生祖考之祭哉於是自立  
父廟比之始受命之王祭所自出所以著其不忘本也  
是以禘出之禮周有姜嫄廟在七廟之外魯有文王廟  
在五廟之外而春秋稱文王爲出王稱文王廟爲出王

之廟而庶子祀所自出亦得以出王名之另立一廟然則支庶爲後其得于公祭之餘祀所出而爲之立廟審矣後光武別立四親廟張純據此禮宋陸倕亦引之爲此禮之証光武事見後今世宗以支庶入繼大統不得不崇所生既崇所生則不得不祭既祭不得不立廟則立廟京師而私祭之至穆宗以後則遣官祭之必不得已或毀之或如漢處悼皇考廟聽其廢壞而不修之此皆按之古酌之今質之典禮準之人情而無不合者乃廷和又云舜不崇瞽瞍光武上繼元帝並不追崇鉅鹿與南頓以爲確據此本司馬光所言而又大誤者三代以前無追王之典其易稱與否不可得聞若其獨稱瞽瞍者必以爲國語祭法稱郊祭郊禘並已追崇而舜獨缺然國語稱郊禘而宗舜祭法稱郊禘而宗堯俱不及瞽瞍故以爲言而不知仍未是者舜非不欲崇也古追崇郊禘皆爲世有天下者言舜繼堯而有天下而卽以己之所受者轉授之禹則在舜一身已不能崇安能舉瞽瞍而追崇之故夏后宗禹商人宗湯周人宗武王皆身首爲宗而後可因而崇父舜誰宗乎是以國語云郊禘而宗舜祭法易之曰宗堯此正以無可追崇之故而賈侍中強釋之謂舜當生時固宜宗堯舜崩之後則子孫自當宗舜夫舜之子孫雖應宗舜然不能郊堯而宗之明矣況商人禘舜尤屬無理舜與商何涉而商之孫子忽禘鳩氏是舜不追崇祭法賸

明史例案卷六

十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然未可逞臆見以亂經義也若謂光武上繼元帝而不追崇鉅鹿與南頓則大可駭者光武未嘗繼元帝也光武爲長沙定王之後以世次言則與成帝爲兄弟而哀其從子平則其從孫也不解廟次者妄謂從祖不當繼從孫而讖緯適出又復有赤九會昌之文因謂漢自高至元適入世而光武當九世之次應繼元帝其說見之漢官儀而究竟不行夫以光武當日本中興而兼開代固不當上繼元帝然亦非後平帝者雖仍祖高帝而鉅鹿南頓以上直列四親于宗廟一如明代之饗德祖懿祖熙祖仁祖于廟室而禘所自出誰曰不然而乃採張純朱浮之議與大司徒涉多方更定嗣統前代不私所生反以元成哀平立四親廟而別立所出四親廟于春陵以節侯爲高祖考廟鬱林太守爲曾祖考廟鉅鹿尉爲祖考廟南頓令爲考廟而皆加以皇字其立元成哀平爲四親者以叔祖而禰從孫以叔父而祖姪以弟而曾兄以姪而高叔父一如前之所云禰武宗而祖孝宗也其別立南頓以上四親廟者以庶子入王而祭所自出得私立四廟而私祭之一如前所云立興獻廟于京師名皇考廟生則親祭之死則遣官祭之也向使歐九善讀書璉苟識禮便當引此爲稱父稱母稱皇考與別立四廟之証乃歐陽不言而司馬言之璉不言而廷和言之東家之刃西家執以殺東家而東西兩家皆不知

明史例案卷六

十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爲誰氏之刃夫司馬進稽古錄一書名爲通鑑而不識漢史廷和之子慎自號博通錄雜物甚夥而祇一後漢書而並不一閱誣經誣史誣先王誣當今帝主誣後世至于如此在世宗初間祇求不易父稱勉錄皇號并立廟安陸以稍伸追孝之情而乃過爲裁抑漫天激裂不思所以處帝主孝饗之地以致帝主大憤反薄所繼重摧兩宮至于無禮而張璠一人稍知義分又不幸其時已死致桂萼霍韜豐坊嚴嵩之徒一起而盡反之稱睿宗入太廟配天地隄之過亟而至于大決遂一往潰敗而不可復救誰爲之然則國有大事其入官議制必不可可以不學問有如是矣因稍閱諸疏取其引據之大無理者歷辨如右以丐同館共相証焉

明史例案卷六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潘次耕上某總裁書

竊惟史莫難於志志莫難於食貨而明史食貨志視前史爲尤難自唐以前志食貨者粗舉大綱其體甚畧今議做宋元志例分門別類其體甚詳宋志有累朝舊史爲粉本元志直用經世大典今則絕無所因一切創作此其所以尤難也某不揣固陋分任此志妄以作志必先採料木石具而後可以築室練素具而後可以縫衣故將明代實錄通纂一過凡片言隻字有關於食貨者悉行節出瑣細龐雜不厭其詳蓋欲使一代物力登耗度支盈絀之故了然於胸中而後可以下筆也既以實

錄爲主又博採諸家著述名臣奏議與凡典章故實之書次第節錄以備參考必求如是而後可以無憾惟是三百年實錄浩如淵海約計一年一本每本中節出者多則四十餘紙少則廿餘紙自洪武至萬厯密行細字鈔成六十餘本惟天啟實錄外間所無時在史館時在內閣未得纂錄崇禎朝本無實錄欲從新纂長編中節出亦未得見所缺者此兩朝耳他書如西園聞見錄硯山齋集考之類亦纂過數十種尙欲徧閱史館志乘諸書恨未及也智識短淺職任紛襍身兼三館強半在署篝燈擗管常至夜分兼之家無藏書轉展借覓此有彼無綴殘補缺此借書之苦也節畧文句標識首尾條分件繫萬緒千頭此纂書之苦也雇募手力倩乞親友日不數紙月不數卷此鈔書之苦也所以荏苒經歲工甫垂成萬厯以前事蹟粗備據此芟緝便可成書但庀材須富裁制須簡聚千腋以爲裘釀百花而成蜜參伍錯綜良非易易體大而思精著書之準的竊有志焉而材薄任重鞭策不前用是濡遲至今非敢忽忽悠悠坐延歲月也

明史例案卷六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承幹按本朝國史館志稿殊屬簡畧聞館章分纂食貨志者亦聞但據光緒末年爲續修各志之期足據爲粉本也今纂各志仍須照次耕所會典節鈔而已未治考據之學者無不憚於句稽草草爲之何足爲志鈔書之難過於作文馬班良史不過善鈔書而已

汪文端答明史館某論史事書

兩辱手翰如接面談發到書俱已領悉當轉送兩師相

覆閱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躡萬一若存輕詆之見非愚則妄但就其中如韓林兒四人爲一傳張士誠四人爲一傳似崇以卷帙多寡而分非別有義例也去冬高安師面諭卽謂韓郭不應同傳退而思之太祖實曾用龍鳳年號似不必爲諱且用龍鳳年號稱宋後亦何損於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議其不當用可也以爲不足存而刪之則事之非義者當概刪卽似非所以傳信也昨因重費商量謬擬羣雄混合之說亦因王本韓郭既與徐陳同傳亦無不可與張方諸人同傳雖曰調停實仍舊貫今若以韓林兒與羣雄同列而子興獨爲一傳或與高安意允協蓋滁陽封王立廟原與林兒不同亦有義例非敢模稜也統惟年伯裁定當初開館時姪不揣愚陋私有蠶說數條中謂明代文苑人物蕪雜不倫潛溪一代宗工當爲弁冕而遵巖震川三數公附其後斯足增重藝林既知所見之隘遂棄去不敢質諸宗匠及昨修傳時謬議文臣佐命李劉竝列遂析四先生一傳復用舊說實自愚發之不敢諉過他人但愚意借以推崇文學而同事者因而薄視潛溪則迹同而意乃相悖矣楊憲奸險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長傳後然人實不倫應否別附均候裁定劉宋傳當卽擬贊稿呈削或俟閱章葉兩傳後再酌合眾偏以成一特鴻鈞陶冶耳王稿視名山藏

明史例案卷六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書諸本不啻遠勝今若無所據依信筆增損則其行文疵謬頗少讀至終篇一無可議然但畧改文法益足形其淺陋惟有考證事實或有脫漏互異及前後倒亂之處補其不逮庶爲王氏功臣非獨以依樣葫蘆不足仰塞 詔旨而苟爲立異也但稗官野史叢談無足徵信者而實錄編年繫日事蹟釐然雖是非褒貶不足爲憑而一人之出處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無疑故查實錄以改原文視臆斷較有把握亦非不知叩頭乞哀實錄原有曲筆而一一墨守瞽趨也外間推崇王本太過遂謂不可增損今卽以行文而論江陵傳自是神宗朝第一大傳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輔傳刪節成文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爲信史卽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非敢攻擊前輩因羣推王本耳食者多冀老年伯主持斯可耳承手諭之殷率爾冗布統惟鑒察 承幹按此書論橫雲史稿極平允至江陵爲神宗第一傳王稿僅據史料刪節而成實未詳當蓋當時均持江陵功不掩罪之議橫雲史稿多出萬季楚之手季楚聲江陵十二大罪見所著羣書辨疑中則其功自不能盡錄矣

明史例案卷六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六

楊農先上明史館總裁書



閣下平日言語嘔嘔未嘗以聲色加人人有謁者輒如其意以去以故頌閣下者十人而九椿性鈍拙未嘗敢借館事造貴人之門亦未敢甘言相媚閣下素所知也前月提調吳君奉閣下諭傳椿等至閣閣下盛氣南面立常熟蔣公提調吳君左右侍椿等北面立閣下噉咷跳躍言若不能了了大約以纂修不勤在館論議為椿等罪其意似又專罪椿者椿時欲陳一二因閣下怒未敢今既數月矣閣下怒自少解敬為閣下陳之椿才識

明史例案卷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淺劣癸卯秋蒙 恩濫廁明史館纂修其時同進館者二十三人各分書數卷未幾他任四出留館者數人而已丁未仲冬閣下與朱公諭椿與汪君協力成之椿辭不允歸而悚恍者數日既思明史已有成藁開館五年尙未一卷進呈因三至汪君寓商之又館中言者四五汪君皆不答又往請副總裁吳公例目吳公亦不應第晒之而已後聞吳公語人閣下專委汪君汪君事繁約子瑞吳君肩之前日所云假借楊某之辭耳烏得為據椿遂不敢復言戊申正月吳君至館與汪君同任其事因提調吳君以永樂至正德其九朝列傳屬椿立草嘉隆萬三朝屬龔參胡君十二朝本紀及后妃諸王洪

建天崇列傳皆二君自為分定椿回寓纂輯既無友朋來往又不嫻米鹽瑣計辨色而起子夜而息專心致志惟史事為務提調吳君屢出椿不意入椿之室未有一日不見椿不在書案亦未有一日椿在書案不繙閱明史者也七月中汪吳本紀未進椿之九朝列傳五十卷已清謄校畢會吳公罷副總裁任汪君聞訃將歸閣下奏請奪情起復冬春汪君未至閣下又無暇親閱提調吳君暫輟未送而椿書交館則已踰十月矣胡君所分艱歸未就椿略為討論因非已受分懼其攪越且前書未發不知鈞意云何故未敢輕繳而椿則未嘗一日有不勤也至在館議論椿誠有之然此乃汪君未歸時事

明史例案卷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非近日之事也請為閣下言其故明代國史未修所存者祇有實錄洪永兩朝語多忌諱其事略而不詳洪宣而後史官好惡常頗不得不采之於稗史稗史中傳信紀實者固有剽聞剽見私騁胸臆覽之若瑰奇可喜者之茫無根據者亦不少若遽以為憑則是非必將顛倒真偽必致混淆椿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為一偏之論又云編纂雖史官事然當朕之時有一失當則咎將歸朕又云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朕不畏當時而畏後世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大哉王言敢不凜為天戒乎椿之在館不得不相論議者

此也其間或以筆或以口二君從者十二三不從者十七八其後不復見示椿亦無由置喙矣昌黎韓子云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東坡蘇氏云妄論是非攙說利害此正是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閣下今但當問所論之是非不當問論與不論概禁之使不言也閣下受命總裁於茲八年謂宜恪遵聖訓成一代信史前不誣已往之明良後不致將來之糾繆閣下報國恩而樹令名者庶其在此若偏徇私言杜絕眾論此餒生下士所為非所望於賢宰相也至乃索垢尋瑕舞文弄筆好新喜異羅織陳人於舊本恕辭者刪之舊本深文者甚之更或架空捏影自作聰明曰

明史例案卷七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此想當然也此必須有也定賢愚於俄頃任好惡於一心恐非閣下所宜出亦恐非閣下所樂聞冒贖尊威罪責奚似椿惶恐再拜承幹按農先學士雍正元年到館其間總裁纂修諸臣更調之情形即此可見其概

楊農先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椿蒙恩召復備員史館自維年齒日增學殖荒落大懼不勝分纂之任閣下乃以協修見委辭之不克悚悚愈深竊有所懷不敢不為閣下告者閣下云明史已成是非已定館中雖有實錄及名人撰述無庸再為考覈但當據本紀為綱志傳為目撥拾成之足矣椿且驚且疑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總裁明史崑山葉

明史例案卷七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公丹徒張公以纂修官朱君竹垞等議用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法就館中羣書先立草卷於時潘君稼堂承修食貨自洪武朝至萬厯朝共鈔六十餘本密行細字每本多則四十餘紙少則二十餘紙同事諸君大率類此先人在館十有餘年椿獲見分宜江陵宜興事各五百餘頁魏忠賢事千有餘頁每一志傳成總裁必命注某事出某朝實錄第幾年某事見某人傳記第幾卷雖繁不以為嫌尚書華亭王公因之明史遂成第所擇尙或未精毀譽尙或未當雍正元年秋特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復得館中所有惟累朝實錄及名人傳記而傳記亦十不存一二名為重修閣下所委者僅於紀傳後綴以贊辭及以意更其目次或點竄字句未能將現存之書與王公史葉細加討論且或改調王葉者有之今奉旨修明鑑綱目鑑之體與史不類縱不能如往時重立草卷亦宜將現存之書參訂明史何事為真何事為偽闕者補之譌者正之若竟如閣下所云是一刪節補綴之明史何以謂鑑何以謂綱目乎椿竊料閣下意得毋慮補闕正譌之後鑑與史或將有異同乎宋嘉祐五年唐書成於歐陽宋二公後七年治平四年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歐陽公尙在也今試取二書觀之有迥異者有大同小異者亦有大異小同者未聞二公以此相嫌亦未聞後人以此優劣二公也且閣下慮鑑之不

合於古而亦知史之自相異同者乎請略舉一二為閣下言之明太祖實錄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謀反帝賜惟庸寧自盡而不直書謀反亦不書伏誅以惟庸寧謀反未真也明史本紀則云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伏誅及為惟庸寧傳僅列之於姦臣夫姦臣與叛逆不同傳之所書如此本紀所書又如彼則書惟庸寧事者從紀乎從傳乎景帝實錄景泰四年六月泰寧等三衛乞居大寧廢城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牧放明史地理志因之成祖本紀則云永樂元年三月以大寧地界兀良哈三衛傳成祖既定天下徙寧王南昌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盡割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大寧地界三衛則書大寧事者從志乎從紀傳乎宣宗實錄宣德二年十月交趾黎利偽為陳暲表請封十一月遣侍郎李琦撫諭交趾命頭目耆老具陳氏見有子孫之實以聞然後遣使册封三年琦還利奏暲已病卒帝復敕利徧訪陳氏子孫利復遣使堅言陳氏子孫已絕六年六月始命利權署安南國事並未立陳暲為安南國王也明史安南傳因之宣宗本紀則云宣德二年十一月遣李琦立陳暲為安南國王則書安南事者從紀乎從傳乎其他表紀志傳互相矛盾事之謬舛字之差脫不可枚舉承閣下命將何折中為可伏惟明示椿恐懼再拜

承幹按此可見康熙時館臣搜輯之勤雍正朝諸臣已不能及矣至紀志傳異同之

故蓋所以廣異聞歷代史書之極例恐非當時之失檢也  
楊農先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昨者上書記室未蒙鈞示閣下語人云明史數修既詳且慎今為明鑑何得尚有紛更聞之曷勝悚懼敢以明史異同之故陳之左右可乎明史之初修也在順治二年時大學士馮銓為總裁仿通鑑體僅成數帙而天啟四年實錄遂為竊去後下詔求之終不可得康熙四十年史館復開以國書譯明實錄未數十卷會修世祖章皇帝實錄遂罷十八年從給事中張鵬請命內閣學士崑山徐公為監修翰林院掌院學士崑山葉文敏公右庶子丹徒張文貞公為總裁廣徵博學鴻儒

明史例案卷七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州湯文正公等五十人入翰林與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為纂修於是湯文正公為太祖本紀徐公嘉炎為惠帝本紀朱君彝尊為成祖本紀徐公乾學為地理志潘君耒為食貨志尤君侗為藝文志汪君琬為后妃諸王開國功臣傳毛君奇齡為流賊土司外國傳其餘各有所分監修徐公發凡起例歷十二年而史彙編就凡四百一十六卷先是以明實錄疏漏脫略不得已采之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為勝然時止於正嘉事未盡稽乎實錄而鄭望甫吾學編舛謬已不可盡信其他雜紀小說郡志家狀謬尤多稿牒後典章制度衰頹無聞朝堂水火疆場兵戎識之者又人各為說以故其

書缺而不全煥而不一葉雖就而未敢以進也二十九  
年夏監修徐公歸以舊大學士仍領史局未幾薨三十  
三年召左都御史華亭王公於家與尙書澤州陳文貞  
公爲總裁而張文貞公與原任大學士孝感熊文端公  
爲監修張公以嘗爲總裁任修志書陳公任修本紀王  
公任修列傳王公延鄞縣萬君斯同吾邑錢君名世於  
家以史事委之萬君熟明朝典故其家有餘姚黃忠端  
公時略忠端之子黎洲續時略時略者嘉隆時事及諸  
臣奏疏續時略者萬泰天崇時事奏疏也萬君以二書  
爲主先修嘉靖後傳而正之以實錄參之以傳記椿時  
年二十餘嘗屢至其館中見萬君作一傳集書盈尺者

明史例案卷七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權孰爲是孰爲非孰宜從  
孰不宜從孰可取孰不可取孰概不足取商既定錢君以文  
筆出之故其辭達其事明有遠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  
廷弼袁崇煥李自成張獻忠諸傳尤善宏正前徐彙考  
校既疏乖錯尤甚萬君無書足信惟憑實錄及稗史之  
可從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時之後先未及畢而錢君  
入直南書房萬君卒王公以戶部尙書解任歸矣四十  
一年冬熊公來商於諸公猶以徐彙進呈 上覽之不  
悅命交內閣細看始萬君在時於徐公傳彙合者分之  
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錢君俱詳注其故於目  
下王公歸重加編次其分合有無視萬錢彙頗異五十

三年春進呈五十四年春復召見兩文貞已去世紀志  
表未有王公乃僅取徐公舊志河渠食貨藝文地理刪  
改之其他俱仍其舊表則去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  
止爲宰輔大臣中下爲七卿惟諸王表與之同六十一  
年冬王公閒居在京刪改徐公本紀不決旬而十六朝  
本紀悉具雍正元年六月進呈共三百零十卷卽此史  
館所貯王公奉 敕編撰本是也蓋其書紀表不如志  
志不如傳宏正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此其大較也最  
可議者王公重編時館客某刻薄無知於有明黨案及  
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終不問其事之真僞深文  
巧詆羅織爲工而名臣事蹟則妄加刪抹往往有并其

明史例案卷七

八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姓名不著蓋是非毀譽尙不足憑不特紀志表傳等自  
爲異同已也雍正元年秋奉 旨重修未遑是正椿前  
書已言之矣今欲爲明鑑宜先論明史之是非校明史  
之同異然後可取材於明史若云明史已成何得尙有  
紛更則以譌傳譌事之有無真僞何由而明人之忠佞  
賢愚何由而定豈不重有媿哉椿學識夤陋於史事何  
能爲役聞之同館者云某奚知閣下憐其貧畀之館職  
俾得所欲而已烏敢言史又有云閣下盛指不可違將  
惟命是從無撓閣下怒可也又有云史事重大某固知  
毀瓦畫墁第不稍涉筆奈素餐何若是者皆椿所恥也  
故再請之閣下閣下以爲然椿奉 召而來敢不竭椿



之才少報 國恩於萬一卽不以爲然椿亦當自奮盡其職所當爲與力所能爲不敢冒居館下竊修史之名食奉養利紙筆爲私書如昔賢所譏也伏惟閣下垂察椿惶恐再拜

承幹按此書可見明史館中數十年沿革之事與諸臣筆削之意矣

楊農先與明史館纂修吳子瑞書

蒙示明初后妃諸王傳點竄增損甚善知足下用心專而致力勤也第仍前謬誤尙宜討論目今所改有宜復舊者僕方欲再觀之館吏來索云足下待錄甚急因先附牋以聞誠孝張皇后傳正統七年十月后大漸召士奇榮溥士奇言建庶人雖亡當修實錄按正統五年二月楊榮請歸省墓七月還朝卒於杭州道中張后崩榮之卒已三年矣何得與士奇溥竝召也建庶人者建文帝少子文奎天順實錄元年十月釋建文君子孫安置鳳陽敕曰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前人卽建文帝明代君臣未有稱爲建庶人者卽成祖詔敕亦稱建文君未有庶人之號也恭讓胡皇后傳后善病帝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不能爭按胡后之疾託辭耳贊其廢者楊榮順之者蹇義其始再三沮後以疾辭位之說進者楊士奇也張輔夏原吉則始終不言而已今傳不詳其事亦不差別其人則胡后之廢後世何由而明靜慈仙師胡后初崩之謚見正統八年十二月天順七

明史例案卷七

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年閏七月實錄而天順七年之敕尤明今以爲生前賜號非矣晉恭王傳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桐昆弟飲甚歡浹旬太子行桐送至河南太子令桐入朝歸藩更以恭慎聞待長史桂彥良等有禮按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巡撫陝西十二月自陝西還未巡燕晉彥良以洪武十一年授晉王右傅十三年改左長史十八年以疾歸二十年十二月卒於家安得二十五年尙在恭王待之有禮也代簡王傳建文時以罪廢爲庶人成祖卽位復爵永樂元年正月還舊封按建文元年燕王移檄天下三年上書於帝歷數帝失皆言罪代王而不言廢爲庶人實錄敘建文時事亦止言代王得罪四年六月己巳燕王卽位七月壬辰遺書召代王亦不言復爵十月辛酉都督陳質以守大同劫制代王伏誅永樂元年二月賜桂書曰吾弟縱恣暴戾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蓋桂在建文中與燕王通謀爲陳質所制不得自由或有之其廢則未也若廢之燕王書檄決不爲帝諱矣吾學編憲章錄諸書見成祖書有拘囚困苦之說因云代王幽於大同夫代王果廢自應如周齊二王置之京師何僅幽於大同耶其爲謬妄明矣寧獻王傳權入燕軍時時爲燕王草檄燕王卽位乞改南土請蘇州杭州皆不許令自擇建寧重慶荊州東昌權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帝大怒權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

明史例案卷七

十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帝不得已  
詔卽布政司爲王邸祗瓶規制皆無所更按實錄建文  
元年十月燕王拔大寧之眾及寧王權回北平四年六  
月燕王至京遣人迎權建文帝故闖胡伯顏邀之兗州  
不得達七月庚戌復遣使詔權俟秋涼與宮眷同行則  
權固未嘗在燕王軍中也八月戊午權遣人請封杭州  
帝以畿內不許曰往嘗許弟自擇封國吾未嘗忘則權  
在成祖未卽位前已乞改封且非止乞南土亦未請封  
蘇州也帝令權自擇建寧重慶荊州東昌卽在此詔中  
自是五十五日十月壬子權至京師越五日丙辰與谷  
王穗同宴於華蓋殿翼日丁巳命所在有司營權妃張  
氏葬事又五日辛酉詔改江西布政司爲寧王府是權  
之改封乃在京時事蓋權奉七月庚戌之詔秋涼與妃  
同行妃道卒權方經理喪事何暇出飛旗治馳道又何  
暇往南昌自是至明年正月權在京師二月己未之國  
帝親製詩送之更安有預往南昌之事成祖卽位已嚴  
馭諸王岷莊王梗在國嗜酒多言出入不謹帝屢賜書  
戒之寧王若擅治馳道擅往南昌擅臥城樓要封帝豈  
不譙讓而反不得已從其請以封之乎當時諸王中谷  
王穗功最高賜賞亦最厚其改封長沙請營宮殿不許  
令擇衛府廡舍修理居之亦見於實錄是永樂初改封  
諸王衺瓶規制皆無所更不獨一寧王矣岷莊王傳建

明史例案卷七

十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文初廢爲庶人流漳州永樂初復王按梗降爲庶人流  
漳州燕王書檄中屢以爲言未卽位前實錄亦書之及  
考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癸卯遣都督袁宇鎮雲南賜梗  
書曰今遣宇赴雲南整肅兵備鎮撫一方凡事可與計  
議而行而不言梗自漳反滇亦不言復爵是梗未流并  
未廢且仍王雲南可知蓋建文中廢爲庶人者惟周齊  
二王湘王柏自焚諡爲戾而不革其王爵永樂元年正  
月辛卯以周齊代岷四王同復舊封詔告中外者蓋以  
愚天下甚建文帝之惡非實事也谷王穗傳穗守金川  
門燕師渡江穗登城望見成祖麾蓋開門迎成祖按穗  
之開門以出使燕軍燕王誘之使開耳不然燕王頓軍  
龍潭五日不進及穗癸亥出使甲子日何以遂下令乙  
丑入城乎其入城也不至東南朝陽通濟諸門而獨北  
至江濱之金川非穗出使時成約而何今傳不言出使  
而但言登城云云是以成祖之兵爲湯武之師穗之開  
門爲僉后元黃之土女矣豈不失其實乎漢王高煦傳  
成祖命高煦同仁宗謁孝陵仁宗恆失足高煦從後言  
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按水東日記成祖營天壽山命  
太子太孫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卻輦步行太子恆失  
足漢王顧趙王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太孫應聲曰更  
有後人把滑哩蓋諺語也歷代史此等語頗多今以天  
壽山爲孝陵已誤更改失腳爲蹉跌把滑爲知警欲求

明史例案卷七

十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文而不成語矣襄憲王傳英宗北狩時諸王中瞻墀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按瞻墀者誠孝張皇后少子宣德末張后以英宗幼欲召立之楊士奇楊榮沮而止詳見菽園雜記土木之變張后崩已久孝恭孫皇后時爲太后瞻墀之嫂也孫后庶子郕王年已二十有二尙未就封大臣王直胡濙于謙陳循皆賢之孫后聞土木變三日命郕王監國又十八日命卽位何嘗捨其子而欲召立其叔乎此皆僕所云尙宜討論者也漢魏後帝王以孫紹祖以旁支繼大統者其父雖追尊然仍入諸王傳中惟元睿宗裕宗另爲一傳足下倣之以傳懿文太子將以其爲天子父故尊之耶則當爲本紀列於太祖下建文帝上可也而足下不敢若猶是傳也則專傳之與諸王同傳何異懿敬常妃懿文太子元妃建文帝之生母呂妃則建文帝繼母也建文時追諡常妃爲孝康皇后尊呂妃爲皇太后舊史倣漢書王夫人丁姬衛姬例俱入后妃傳中今止附書懿文太子之後而虞王兄弟則另爲標目同於諸帝之子是足下體例未協僕所云宜復舊者也抑此諸傳中事有不可不增亦有不可不遽刪者懿文太子在時燕王覬覦儲位晉恭王與太子相睦燕王媒孽恭王涼國公藍玉太孫外親也燕王以讒構誣之此皆太宗實錄中奉旨所書雖其辭隱其旨微而其實有不能全諱

明史例案卷七

嘉興劉氏 嘉業堂刊

者宜參考稗史以酌書之宣德四年寧獻王請赦高煦天順元年襄憲王請毀壽陵皆實錄所載似亦不可不書成祖爲逆高煦實佐其謀建文帝遂崩於火舊史高煦傳末宣宗往視高煦高煦伸足勾帝仆地帝命積火炭於銅缸覆之火熾銅鎔高煦及諸子皆死蓋當在寧王請赦之後舊史存之以著宣宗酷虐且見天道好還爲後世叛逆者戒耳而足下刪之殆非大易餘慶餘殃春秋懼亂臣賊子意也僕才識短淺未能佐足下一二姑述見聞惟足下擇之謹白

重與吳子瑞書

承幹按此極見句稽之細心

明史例案卷七

嘉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昨在館與足下言唐荆川王思質事會足下有他務未竟所云今爲足下畢陳之世傳思質之死由於荆川蓋以荆川會劾思質故也今考之實錄荆川之劾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思質僅降俸二級而已明年二月把都兒卒愛等自潘家口深入御史王漸方輅劾思質并逮順天巡撫王輪以下詔調輪外任革總兵官歐陽安參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職俱逮問思質尙定俸自劾未逮問也五月辛巳輅再劾思質遂詔逮下獄而荆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三十九年冬思質死而荆川先半載卒於泰州舟中不及見其事矣是思質死及輅所爲於荆川何涉蘄鎮兩關十區軍九萬一千有逃亡者三萬三千有奇數見守邊者五萬七千有奇軍額既曠

練習又疏荆川奉命查閱安敢不奏其劾辭云積弊之極勢不得不出於此蓋深爲思質解也思質孫士騏馭倭錄云九邊練兵總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未免求全節鎮是荆川劾思質雖思質子孫不能爲思質諱亦不能咎荆川也使思質死果由荆川士騏肯以其祖練兵爲尋常套數反頌荆川爲胸中素具甲兵也哉李于鱗思質傳云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鄧懋卿言思質病悻不任事當罷遂下獄論殺僕幼聞鄞縣萬季野云思質以播家口之役恐把都兒等入寇無已時欲請歸又不敢念帝素遇己厚有劾罷之者帝未必不從以懋卿同年相契力懇之懋卿云上於邊事嚴喜怒叵測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不可劾遂止輅者思質門人年少喜事思質屬草付之首言思質失策者三繼言可罪者四以順帝之指冀息帝之怒末言宜亟罷爲民別選才望代之夫失策至三可罪至四不請行誅戮而乃言宜亟罷爲民非思質自草而何疏上帝果大怒如懋卿言是帝之殺思質雖輅所爲而實思質之自殺之也傳云輅受草懋卿蓋懋卿爲嚴氏客思質或以草示之怨其不先爲之地後又不力援故遷怒及之耳不知懋卿此時不敢援亦實不能援又何從爲思質地乎議者又云思質獻古畫於分宜荆川以閉口喝六證其爲僞分宜因切齒思質寘之極典又云荆川死弇州兄弟實遣客刺之夫閉口喝六東

坡公麟故事無預荆川荆川死在思質前弇州兄弟豈忍揣其父必死而先爲此報復哉小人之好議論詆誣先達類如此足下毋爲所惑幸甚椿頓首

夏英裳與楊農先生書

昨在史局中聆足下所論明景帝事深中事機顧有與鄙見愜者有未愜者敢質所疑以詢足下謂英宗輕身陷敵甚於懷愍景帝之立內受命於母后外承英宗之口旨較唐肅宗爲順此論是也夫英宗喪師辱國與懷愍徵欽何異倘非景帝正位力任中樞晉宋南渡之禍重見於茲日卽英宗亦終老沙漠矣後人論晉元者但惜其偏安不振不謂其能滅劉石必取天下而還之懷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愍之子孫也論宋高者但罪其忘親事仇不謂其能滅金人迎還二帝必退處於康邸也景帝稱其兄爲上皇不爲不尊奉上皇於南宮不爲不孝論者必厚恕天幸復還之懷愍徵欽深咎有功之高宗元帝此議之大不平者也而景泰紀每年書曰上皇在南宮自以爲得春秋綱目之義此大不然昭公初居鄆不書公在鄆至自乾侯始書乾侯晉地非鄆比也又其時公雖被出魯未立他君春秋亦書其實而已唐中宗之在房州也武氏已革唐號綱目取沈既濟孫樵之論奪周還唐反其實事以正虛名已非春秋之旨况景帝事更與武氏天地懸隔耶明人偏護之詞紊其事實甚賴足下之言以正

之也至易儲一節足下則云太后既先立憲宗爲太子則景帝卽位特行權耳而廢之以立其子非也于忠肅之不諫非不諫也忠肅雖號得君然止掌邦政而已當時言亦有不盡從者況易儲大事乎愚謂此論有可商者忠肅身任社稷廢立之事寧不與聞況爾時章綸鍾同先後逮治拷掠無完膚使其當諫雖冒死何敢辭言之從不從非純臣所計及也時同館諸子復爲調停之說謂忠肅必有諫疏惜不傳耳或又謂疏當在皇史宬後人恐未得見足下因詣史館反覆檢視竟無有爲悵快累日自愚論之此皆可以不必者也夫邠王之立忠肅之志也當寇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

明史例案卷七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靈國有君矣寇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是言也則忠肅教之也夫夷吾以妖夢之故傲於韓固嘗命其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改立君今英宗嬖其弄臣輕身遠出以犯大難高皇帝之靈不願有此子孫審矣故遂擁景帝而定之當日之天下蓋已爲景帝之天下而非復英宗之天下西河毛氏嘗論及此而以易儲一事攷之古禮按之人情皆無可議者夫景帝之易儲私也忠肅之不諫易儲則公也按皇明通紀明紀輯略諸書皆不傳忠肅諫正事而但載楊集上書於謙謙以示王文云云皆曲爲之說未可以爲信足下試更平心察之條析所以以定其是非焉答再

拜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彙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爲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彙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爲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於春秋諸傳以騶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尙登諸册騷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爲後人因託不敢輕去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校前志而小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即

明史例案卷七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未必僞要其書之撮改失真可知漢以七略爲本隋以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圖籍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間而必以內府所藏核之防作僞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舞詐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尙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略固無可辭然正嘉之閒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略亦自可寶矣卽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綴集成書出於秀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尙書言內

府尙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曾喬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閻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閒刻本信或有之必偽書也蕭山毛檢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

言其書尙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廣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酉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恙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材大都以述舊聞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補逸事爲尙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即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棄而不錄得毋爲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徵君俞邵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三志之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內之書歸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舛戾極多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內府

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明於下以志慎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倖漢隋是在史局諸公爲之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即以本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必略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刪正之人皆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之謬以歎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所自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兢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正爲之居喪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珣之乞休可以見當時職官給券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豈

僅書目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為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再相奮筆改稟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伎倆一卷以為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皆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竊鈔舊書以為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遽就所見以續綱目略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概可也蒙存淺達實為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台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別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帥武元衡欲寫進而不果者亦在焉以是知覈之而無偽者皆不妨於著錄也特是采摭既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愨奇嚴助之駁文然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譏彈則庶幾乎其可矣承幹按藝文應收歷代書目清史館亦有議及者鄙意深以全氏之言為然蓋明史既但收明代今尤不可不收歷代又按全氏此二書蓋深知錄略之意者明眼人讀之自知否則雖與詳言亦不曉也

明史例案卷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漢之宦者侯表唐之方鎮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

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祇屬國表則世多以為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藩故特詳其撰述似為歷代所無庸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蓋屬國之為中國重甚矣其興廢傳襲瑣屑之迹雖有列傳可攷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尤必於表觀之請以往事為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既附漠北遂以衰弱然至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值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胡熾烏丸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間舉足左右中原倚為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為六朝之累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遙者以突厥既滅也開元之末吐番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朱之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為國患鳳翔涇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為中土憂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為職方所有而卒之構兵以釀龐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執遺文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綫正於原委勞錯之中求其要領然苟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代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

明史例案卷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者滇粵亡而投緬甸閩陔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略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場其既得而復棄者朵顏之三衛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夸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卽以下無譏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任耳而棄目豈不惜夫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四

憲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黎犴狔獠獠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爲都聚蓋亦四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山越爲梗孫吳爲之盱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攷之前史多附入四裔傳中蓋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蓋取文武相維

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勒樞輔股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羯朝貢竟絕播州水西僅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魯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攜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輩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繁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羈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五

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剿黔中土司有事多主撫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強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爲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藁本亦有始末簡略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前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煩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顛末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 國朝修明史黃徵君黎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



合併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考其軼事則皆不仕新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遭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閒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萋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歧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之報國原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瀾湯氏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閒可以深悲其遇斯真善言淵明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尚有慚德也蓋不知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憂讒畏譏賺賺不敢自盡而鬱結淩楚之思有不能自己者至若一丘一壑寄託於壘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辭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蓋以宋景文之有學尙泥舊例如此夫謙立李業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以爲準也

明史例案卷七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伍儼人固各有其倫矣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真發前人未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祇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祇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臆之因念興朝應運毫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狂瀕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柏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邵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全謝山移明史館帖子六

承幹按史館議立遺臣傳深  
得謝山之意矣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尙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史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唐六臣之

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睦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哀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誦而其仗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尙有多人史藁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逃荒則太祖所欲留之而不敢強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道士以勿死葉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擴銘以待盡鐵厓書李黼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青陽集恨不得効

明史例案卷七

主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一障之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衰淮張亡後張憲變姓名傭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觀其于擴廓守節歎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賸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啟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謫劣不爲著述家所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耳

明史例案卷七

明史例案卷八

顧亭林答湯荆峴書

吳興劉承幹纂

兩函併至深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毫不知臣精銷亡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汴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成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錄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畧是也至於顧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錄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顧宋乃反是蓋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而三可反矣至於卽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爲正耳自萬厯以還是非之塗熒然般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王在清流摘鏡王僚菴野鈔同時尙論錄二書並懸

書蔣德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勸餘雜記史之類皆不

可闕而遺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

君子而已承幹按歷代實錄止存宋太宗實錄二十卷

本朝刪之即實錄不載起

### 顧亭林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美

而四方州縣以此為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然者

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此番纂

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劉昫之舊

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

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獻

明史例案卷八

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豈無意為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有當時舊鈔以俾

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關節目處畧一對勘便可知矣吾

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

根源但年老未免遺亡而手澤亦多散軼史稿之成猶

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

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

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

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

傳幾不知數馬足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

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

張華東為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

兩人者

所聞別用傳疑之例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

### 顧亭林與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為邪

說展讀來札為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並為令

兄取去令兄亡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久客北方後

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亡十七年矣

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十七年不見舊

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二又當年牛李洛

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業假年學易庶無大

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

明史例案卷八

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

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

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徵其論

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割補兩朝從信錄

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承幹

耕之兄禮樟即與莊史案之難者莊史案死者七十餘

人見於林亭集中記吳潘之事為得實而革命說起東

南每借文字之獄慘酷以激動人心本朝文字之獄

皆不肖諸臣發之朝廷無不盡從寬典官書具在諸

文集亦有言者可取按也而俗說有莊史案

死數百人之語清史館不可不再一考核也

陸清獻答徐健庵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

門故雖知已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固靡刻

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鬚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羣書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隴其向雖好竊窺先儒緒餘然自汨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閒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于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列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闕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原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大家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

明史例案卷八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是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爲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至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庵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闕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庵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闕之不少假借然充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彪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陳清瀾立傳最足爲考亭干城學統一書傾慕已久今始得見之荷教非淺其中條理尙容熟玩請正承詢及論學之書生平自慚淺陋未嘗敢著書零星偶及率不成編無以報命年來偶爲此間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兔園冊草本呈正伏惟裁教外附縣志并雜刻三種統希垂鑒使旋匆匆不盡

明史例案卷八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欲言臨楮曷勝悚惶

黃梨洲答萬貞一論明史麻志書

承寄麻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  
端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箴箴頗知其崖畧今觀麻志前  
卷麻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麻緣起其  
後則三麻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  
也然崇禎麻書大概本之回回麻當時徐文定亦言西  
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  
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麻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  
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麻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為  
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

明史例案卷八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麻學亡於麻官顧士大夫  
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為然有宋名臣多不  
識麻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  
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  
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為博洽而春秋日食二十六又為  
衛樸所欺有明眞度越之矣某故於麻議之後補此一  
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  
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  
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  
善者前代麻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  
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

無所藉於立成始為完書顧乃不然讀其麻志又須尋  
其端門之書而後能知麻是則麻志無當於麻也崇禎  
麻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麻也其  
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道表  
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  
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為力  
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  
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  
表則尤為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  
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承幹按明史  
麻志多用其  
言自是正論

明史例案卷八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呂用晦答谷宗師論麻志書

蒙發天文志已細細同陳生較訂訖謹如限繳進第中  
有不得不言者蓋天文一志歷代皆有定說大略相承  
加多加密而不大相遠凡一代麻法進退損益及曜緯  
占驗之原皆從此出不可不慎也先朝宮界限度積分  
俱集前代大成未嘗創改迨至懷宗時始有西麻一書  
然未經會通中麻確有定論頒布海宇則此書在先朝  
尚為未定之書但可資其議論以究天學異同若以為  
明天文志如是則是從洪永以至熹廟其時皆無天文  
也其時之所謂天文皆非也今所發天文志大約撮取  
遠西麻書中一二種雜以鄭端簡天文逆摺奏成書與

先朝原法踰遠夫所謂一代之史之志必使後人據書  
握策可以求此朝之成法可以求此朝成法之疏密是  
非可以求此朝政令徵驗得失之故今乃盡去舊法而  
但取末年未定西域一國之書以為一代天文如是其  
為作者荒替之責小天下後世執此以誣先朝之法其  
罪安歸乎故某前謂麻法一志必須細細推算種種胎  
合又須博徵故實章疏考訂明確方可操縱成文誠不  
敢抄撮急就以塞一時之責也今將此志中難解者一  
一粘出其計粘票八十二紙其票粘未盡者細陳左幅  
惟師臺裁正承幹按國史館從前天文志等稿簡略光  
宣間應續修亦無人深明乎此稿簡略光  
法定於聖祖精密為前古之所無嗣後諸儒迭有考  
正精益求精最後尤有天學初函未發明之說詳而未  
明史例案卷八嘉業堂刊

王崑繩與徐立齋學士論王威甯書

用者今修清史不可不詳慎以求也  
用時尚有駁正志稿數篇詳見原集

前以威甯不宜與李孜省繼曉輩同傳先生既不以其  
狂愚采納之虛公之懷至矣而源猶有請者越與陳汝  
言陳鉞戴縉實匪其儔而與之同科恐亦未能大服其  
心也越毀廉隅不惜名節附汪直李廣成功名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為之諱願功罪之際不可不辨罪大功  
不足贖議罪可也罪不得掩其大功議功可也毀廉隅  
不惜名節豈小哉顧大小何常之有管仲不能一匡九  
合則不死又相春秋自不得賞其誅平勃不能誅諸呂  
定劉氏則綱目亦不能原其心而不論其罪使越當日

無功足錄而起釁殘民以逞則與汝言鉞縉同罪越無  
辭功雖足錄而排陷正人專權植黨自恣亦無辭且夫  
紅鹽池威甯海子賀蘭諸捷雪累世之恥威伸強敵功  
在國家三百年寥寥不可多見上未嘗誤國下未嘗殃  
民中未嘗害善類則其不自惜名節亦猶不死又相之  
不足掩其一匡九合之大功而烏可與傾險不肖有罪  
無功之汝言鉞縉同類而並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  
計功自儒者持身大節先生豈不以越雖有功而辱身  
敗行特功利之徒故重黜之使儕於汝言鉞縉使天下  
知名節足重而為千百世名教之防固宜尼作春秋之  
意然春秋立法嚴以明而責人公以恕嚴以明故人不

明史例案卷八

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得倖免公以恕則售災肆赦而罪不得掩其功不得倖  
免則次知懲罪不得掩其功則人知勸今入威甯於不  
肖之科未失身者讀之足以懲已失身者讀之必將絕  
其自新之路而不足以為勸則於春秋之義毋乃得其  
一而失其一乎實錄云越以汪直有寵所建白必從欲  
借其權以成事故善事之當路者素忌其才直敗遂褫  
爵除名又云越自負其才破崖岸多機變為士論所非  
槩指其功為開釁生事而崔文敏亦云人多言越任術  
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錄然後知其塞上功甚偉然則當  
日忌者之口固不少而傳聞未可盡信其不可與汝言  
輩同日論甚明源非欲以附中官為越諱蓋附中官之

罪小捍患禦侮之功大應與楊善王驥同科不應與汝  
言鉞籍同類而作史者第據事直書使其功罪互見不  
必深文過詆既不沒其功使人知勸又不隱其罪使人  
知懲庶春秋之義合而大服其心且使天下後世無異  
同之論於戲尹旻通宦官得尙書潛附汪直逐項忠未  
嘗不與王翱李秉同傳以威甯蓋世雄畧殊勳偉烈過  
旻遠甚豈不可爲拊膺長歎而深惜乎詩曰采芣采菲  
無以下體亦取節焉可矣

王崑繩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韓林兒非名林林兒兩字一音北人土語牧豎小字猶  
漢之劉盆子也顧盆子實漢宗室林兒賊子豈真趙氏

明史例案卷八

十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後乎明太祖初起依郭子興非由韓氏子與卒勢孤乃  
用其年號受其官假其聲援猶唐高祖稱臣借兵突厥  
與項羽之於義帝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不可同日語明  
甚乃足下則以瓜步之說而加以弑君之罪夫綱曰於  
篡弑嚴矣乃光武親北面更始司隸校尉大司馬更始  
授之徇河北更始命之蕭王更始封之河北定與更始  
貳而綱目未嘗書以叛更始未亡卽帝位綱目未嘗書  
以僭且赤眉初降更始樊崇頓首稱臣受爵後更倡辭  
立盆子殺更始而綱目亦未嘗書以弑蓋元與盆子亂  
等耳不足以言君臣而光武誕膺天命正位號烏得反  
以更始爲正統而責光武以君臣之義此紫陽撻之天

明史例案卷八

十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成事之賊子牧豎爲正統與太祖正君臣之分而搜取  
莫須有之說顯然大書比太祖於劉裕蕭道成而自以  
爲實錄所不載者吾能知之而直書之是無論非天下  
後世人心之公凡有血氣稍知大義者莫不操筆而議  
其後卽足下異日見先人於地下孝廉公以足下此舉  
爲安乎抑不以爲安乎苟不以爲安而足下其將何詞  
以對也

承幹按此是與萬季野書不  
以明承於宋之說爲然者

王崑繩與吳商志書

崇禎遺錄所載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用沈自彰張法  
孔并刑選君事乃先君侍朝所目睹者云是日常朝禮  
畢駕不退羣臣異之良久詔吏部吏科官諭云原任太

常寺少卿沈自彰太僕寺少卿張法孔清名久著才堪  
任用著自彰以原官掌吏部文選司事法孔以原官掌  
兵部職方司事袖出紙花一擲下紙花者片紙即書聖  
諭云云也部科臣退駕仍不動而天顏忽怒少頃又詔  
刑部刑科錦衣衛官至諭曰吏部文選司吳某招權納  
賄贖私狼籍著即會官處決復擲下紙花一乃退蓋兩  
諭出於一時兩事行於一日皆不循常例者此先人殿  
陛目擊之事非悠悠道路之口烏可與持門戶修恩怨  
浪操鉛槧鑿空造謗誣讖忠良者同日論乎足下所稱  
選君得禍之由并蜚語讒譖孝子慈孫自應為之力辯  
與遺錄此事原不相妨蓋選君之寃與不寃不係乎此

明史例案卷八

十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諭之有無也若槩指為誣而以實錄不載為無據則實  
錄止於天啟并未有崇禎實錄近修明史始將十七年  
朝報搜出摘輯長編以備紀傳唯一二總裁家有副本  
不但淺見寡聞者未之見即一時文獻亦安能傳而錄  
之易名實錄而取之以為據邪且遺錄所載者軼事耳  
即有實錄唯其所不載者載之方為遺錄如必事事與  
之合則烏得為遺錄而遺錄又何必作乎總之是非真  
偽自不容誣天下後世誰可欺者若以一人之私獵取  
莫須有之事筆之書而傳於世不但喪心賊理為鬼神  
所必誅即其說亦何能久行而不為有識者所駁正哉  
但誤郎中為主事此傳寫之訛謹為改正至於事之確

乎不疑雖不能起先人於地下而質之而先人在時每  
述當年軼事如此類者聞之熟矣時日情狀歷歷不爽  
豈其偽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天下萬世之公也亦何  
嫌何疑之有

### 朱竹垞明史提綱跋

明史開局監修總裁諸公以建文帝本紀書法下問余  
以宮中火帝崩對同官徐勝力固爭當從遜國羣書具  
述其事遂任編纂紀成諸公終未以為然也遜國羣書  
可信者絕少十九皆作偽無稽尤可怪者從亡隨筆之  
程濟致身錄之史仲彬欺人欺天莫此甚矣歸田後得  
涪州范氏明史提綱四十三卷書成於萬厯戊申夏自

明史例案卷八

十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洪武迄隆慶其書惠宗削遜國二字之非可謂具良史  
之識者守已中萬厯甲戌進士仕至陝西布政司參議  
所著書尙有春秋傳二十五卷以證胡傳之訛史刪二  
十八卷以糾綱目之失惜乎未之見也

### 朱竹垞書兩朝從信錄後

熹宗實錄成藏皇史宬相傳順治初大學士涿州馮銓  
復入內閣見天啟四年紀事毀已尤甚遂去其籍無完  
書論世者頗以兩朝從信錄是徵斯編為秀水諸生沈  
國元所纂乃二年春會試天下士哲皇帝以首科特簡  
二輔臣為總裁官隨州何公宗彥先太傅文恪公也國  
元舍鄉先達不書書顧兼謙果足以傳信乎



尤西堂明史擬稿敘

康熙十八年 詔徵博學鴻儒纂修明史與選者五十人分爲五班自洪武至正德編次亦如之子班第五則所纂者弘正時事也凡本紀列傳總裁與諸君子酌定屬派雖有名卿鉅儒心所慕好者不敢越俎而問焉故所傳者寥寥數人而已將卒業又分嘉隆萬爲一編泰啟禎爲一編則錯綜其姓氏而屬派亦如前子纂末及半以病假歸故所述僅止於此今予歸九載而此書尙未告成蓋緣總裁屢易而前五十人者或歿或歸半爲烏有昔人所以有頭白汗青之歎也閒居偶檢篋衍閱之雖比事屬詞不及古人萬一而四五年間糜祿食耗

明史例案卷八

西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膏油竭力於茲不忍捐棄姑擇其文之稍雅馴者刪而存之原稿雖呈主者計點竄塗抹必多俟史成之日覽者得參考焉又纂修但著本傳其總論則私自增撰非敢云獨斷也知我罪我聽之而已後有外國傳藝辛未史官尤侗識承幹按此可見當日分題纂修之情後不作論以待秉齊總做據西堂此書則當日或有此例然據陳文貞答徐立齋書稱陳友諒傳一卷論贊又須改易則撰傳兼撰論贊矣

汪堯峯擬明史列傳自序

世之言史者莫不競以史遷班固范曄三史爲宗顧猶不免後儒之評議議史記者則謂項羽不當本紀也陳涉不當世家也龜策不當列傳也五帝世次不當顛錯

明史例案卷八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也六經傳記不當割裂也稱孔子者不當但言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也議班固者則謂五行志不當蕪累也古今人表不當乖名而亂體也孺子嬰不當書於王莽傳也西楚所封十八王不當載於異姓侯王表也遷雄傳不當取其自序也嚴延年傳不當以子貢冉有比也議范曄者則謂董宣之守正不當槩之酷吏也蔡琰之失節不當槩之列女也王喬左慈之妄誕不當入方術傳也廩君盤瓠之俚詭不經不當入蠻夸傳也聖公之結客報仇不當誣其懦弱也計子勲劓劓子訓不當一人兩傳也論後不當復贅以贊也然則鐫誣刺謬雖三史且不免焉甚者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信如此則遷固尙不足法乎此蓋後儒以文章相軋之病也非公言也又况才學識三者俱不逮古人而忝列著述之林如琬之區區其能免於評議已乎琬又衰老且病蹉跎一出幾喪廉恥計入史館纔六十日杜門請告者殆踰一年始得放歸故所撰止於如此然而舛錯迭見缺略時有欲無得罪於古人蓋其難矣既已錄上史館及歸而猶不能不藏弃此稿者非敢望名山其人如史遷所說也孤位苟祿遷延歲月亦聊以志媿云爾

汪堯峯擬明史侯岐曾傳後

子昔任纂修嘗作侯氏三傳上之史館未知其得入明史否也今讀岐曾子涵所撰父行實類略述陳給事亡

命事尤詳且與其父同死者有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凡五人皆傳所不載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之故而卒失子龍償死可也府君就頌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先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尙無反狀况府君乎其一老書生耳下一檄走一隸垂首就逮死生惟命何爲乎統兵五百連軻四十若將摧巖城當大敵者已而擔囊揭篋繫其妾婦廝養罄室而胥劫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劫一婦人至責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及其身亦已過矣俞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並駢首服上刑是勝兆子龍不孥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未舉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子龍依謀叛未行逃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龍一等人捕得及罪人已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燒交關謗毀之章焚詣壘投名之牘而地方本無事今欲張靖亂之功利繫囚之畜指書生爲強寇麗童孺以極刑勾連瓜蔓抄掠不已卒使士民魚亂獸散亡命湖海往往相構煽爲羣盜致屢當二十餘年南顧之憂得毋有任其責者乎予讀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蓋涵躬遭家難又不

明史例案卷八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怒之遺意因附記之以存涵之志且俾後之君子有考焉

明史例案卷八

十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八

吳興劉承幹纂

剛林等奏

順治八年閏二月大學士剛林等奏臣等纂修明史查天啟四年及七年六月實錄並崇禎一朝事蹟俱缺宜敕內外各官廣示曉諭重懸賞格凡鈔有天啟崇禎實錄或有彙集邸報者多方購求期於必得或有野史外傳集記等書皆可備資纂輯務須博訪彙送禮部庶事實有據信史可成下所司知之承幹按莊烈帝殉國外未圖

湯文正陳史法以襄大典疏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順治十二年內翰林國史院檢討臣湯斌謹

奏為遵

諭陳言謬條史法仰祈 睿鑒以襄大典事臣學識

淺陋濫竽史館欣逢 皇上廣開言路 諭諸臣殫竭

忠誠共圖補救臣敢不謬陳一得以備采擇臣竊惟史

者所以昭是非定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

衡定於萬世我 皇上御極初年 命史臣纂修明史

誠有見於國可廢史不可滅大公至正比隆堯舜矣然

臣聞當時纂修止據實錄未暇廣采臣愚竊以為立法

宜嚴取材貴備實錄所紀恐有不詳如靖難兵起建文

易號永樂命史臣重修實錄則低仰高下之間恐未可

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之議事多忌諱當時史臣不敢

直書一也二百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而懿行堪

著或名止閭巷而至性可風前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

友列女諸傳凡皆實錄所未備二也天文地理律厯河

渠禮樂兵刑藝文財賦不得其人不歷其事不能悉其

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老猶存遺書未

燼當及此時廣搜野乘如吾學編憲章錄大政紀通紀

史料從信錄世法錄以及天下郡縣志並許參考則道

法明而事辭備經緯錯綜燎若指掌矣臣伏讀順治九

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諭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

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

節可風大哉 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載臣子之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極一時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皆蒙旌錄自當照耀

史冊但明末寇氛既張蹂躪數省或啣命出疆或授職

守土以至布衣巾櫛其間豈無抗節不屈審義自裁者

而社稷成墟身名俱隕凡此皆宜責令各地方督撫確

查詳奏與范倪諸臣並列史書者也更有請者宋臣歐

陽修纂五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修於至

正三年而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洪武二年而並

列普顏不花等之義古今躉之我 皇上應天順人救

民水火雲霓之望四方倏蘇然元二年間亦有未達

天心徒抱片節經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乖

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渾一

竊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之心爲心  
煥發綸音概從寬宥有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則如天之  
度媲美前王獎勵臣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非小補  
矣承幹按湯文正之學博大平實其言皆可見諸施行  
即論史例又深明尚書春秋之微意遠出劉子元諸  
人之上洵足稱  
我朝名儒之冠

顧如華奏

康熙四年冬十月御史顧如華奏伏讀 上諭禮部廣  
搜前明天啟以後事蹟以備纂修明史查明史舊有刊  
本尙非 欽定之書且天啟以後文籍殘毀苟非廣搜  
稗史何以考訂無遺如三朝要典同時尙論錄樵史兩  
朝崇信錄頌天臚筆及世族大家之紀錄高年逸叟之  
傳聞俱宜采訪以備考訂至於開設史局尤宜擇詞臣  
博雅者兼廣徵海內宏通之士同事纂輯然後上之滿  
漢總裁以決去取纂成全書進呈 御覽成一代信史  
章下所司

禮部覆奏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朔禮部衙門議覆朝鮮國王李焯  
奏頃陪臣使還購買前明十六朝紀一書中載本國癸  
亥年廢光海君李琿立莊穆王李倅事誣以纂逆今聞  
新命纂修明史特遣陪臣福善君李柟等陳奏始末伏  
乞刪改以昭信史查本朝纂修明史是非本乎至公該  
國癸亥年廢立始末及莊穆王李倅實迹自有定論並

明史例案卷九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無旁采野史諸書以入正史應無庸議至外國使臣來  
京禁買史書今違禁購買應遣官往朝鮮國會同該王  
嚴加詳審議處伊所進禮物交來使帶回得 旨這本  
內事情免遣大臣往審著國王將私買史書人犯逐一  
嚴拏詳審確議具奏餘依議承幹按漢代不許諸王寫  
讀史記之請 本朝仍循  
例此

葉文敏請購書籍疏

臣方藹題爲史館刊修有待謹具疏以明並陳預購書  
籍事宜仰祈 敕部速議事竊 臣等自奉命總修明史  
悚息愧汗深懼以淺學寡聞編摩無術致負我 皇上  
取鑒前代垂憲後世之至意茲因監修官 徐元文未  
經到京尙未開館其開規模次第及一切應行事宜總  
候監修臣到日開館分編公同商榷更有應請 旨定  
奪者亦俟陸續具題仰候 睿斷 臣等謹此先行題明  
獨是購書一事應及史館未開刻期彙取以備入館纂  
修之用若待監修臣到後再議敦促恐時日益致遷延  
故 臣等不得不預期申請前內閣同翰林院會題疏內  
請令禮部行文各直省督撫不論官員士民有收藏故  
明書籍者不拘忌諱俱送該地方官量加獎賞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 臣等竊慮地方官職務煩多雖遵依部  
文止于奉行故事不能極力購求而藏書之家又惜  
不肯出獻稽遲日久即使名州縣間有呈送不過以尋

明史例案卷九

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常見聞之書充數塞白終無裨于實用在萬曆以前事蹟尚有實錄及從前書籍可以參攷若天崇兩朝非得確有紀載之書而徒憑區區斷簡殘編之邸抄以爲依據則挂漏差訛勢必不免矣哲匠治室必先定材良工琢玉必先利器書籍者作史之材與器也假使一無證據從何刊削成編故購書一事實爲史局第一要務查明修元史時因元統以後實錄無存曾詔儀曹遣儒士歐陽佑等分道采訪凡涉史事者悉命郡縣上之今請敕部再行確議或令直省督撫責成該管學臣或遣官專行采訪不獨專載故明事蹟有裨史事卽如各郡縣志書及明代大臣名臣名儒文集傳誌皆修史所必需

明史例案卷九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務令加意搜羅以期必得其藏書之家或詳計卷帙多寡給直若干或開注姓名送部俟纂修完日仍以原書給還或有抄本書籍官給雇值遣人就其家謄寫總之朝廷曲示旁求則人心倍加踴躍奉行既有專責則部檄不慮虛文及今預行購取待史館開日續送到館庶不致掘井于既渴之時而結網于臨淵之後矣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葉文敏史書關繫重大懇祈 天語申誠疏

臣方藹等題爲史書關繫重大懇祈 天語申誠俾臣下知所遵守以成一代之巨典事 臣等叨蒙 聖恩命爲纂修明史總裁官自維謏劣負荷曷勝但以編摩之

任史臣專責敢冒昧而控辭也伏思史之有作所以別美惡著勸懲考政治之盛衰審質文之釐革是者取之否者舍之語曰善爲國者視前王爲其時甚近取鑒莫切乎此也斯其事誠最鉅矣然其責則在作史之人一代之行事作史者得與之奪之一代之人才作史者得進之退之片言如斥則幽壤飛霜隻字見衰則枯條生肆設立心有一毫未公考據有一端未確紀次無法論議不明何以昭示後人使惡者知畏善者知慕斯其事又最難矣故明享國垂三百載其間君臣上下賢愚忠佞之不同制度典章隆殺繁簡之彙列斯真得失之林從違之鑑也但我 朝三十餘年以來勝國文獻日就湮沒又今纂修官約計六十餘員家異師人異學保無傳聞之各別意見之不齊者乎 臣等學術既陋素望又輕欲令折衷羣言會歸一是以肩最鉅最難之責此所爲中夜徬徨踰躅靡措者也竊觀歷代史書之前不曰奉敕修則曰奉敕編集唐太宗詔房喬等修晉書自製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四篇以爲準式宋仁宗詔歐陽修等修唐書明太祖詔宋濂等修元史殷勤戒諭累百餘言故其臣恪恭遵奉克厥厥事洪惟我 皇上綜千聖之精微彙百王之損益凡一舉動悉欲爲法於天下立極於後世遠非唐宋元明之主可比念明史一書所關甚大 臣等忻遇 聖明不自揣量仰祈時沛 綸

明史例案卷九

六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音一加申誠則在事諸臣人人各思職掌儼如天威咫尺臨之在上孰敢不化偏畸之私共歸大公之理臣等庶得憑藉寵臨以免隕越之罪書成之日前列天語於簡端俾萬禩而下灼見我皇上留心法戒垂憲無窮之至意豈惟諸臣之幸抑亦巨典之光也臣等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吏部覆奏

康熙十九年二月吏部遵旨議覆內閣學士兼修明史徐元文奏纂修明史宜舉遺獻請將揚州府前明科臣李清紹興府名儒黃宗羲延致來京如果老病不能就道令該有司就家錄所著書送館並監生姜宸英貢生萬言應速行文該督撫移送其候補主事汪懋麟丁憂服滿到部應以原銜食俸入館修史原任副使道曹溶布衣黃虞稷見在丁憂俟服闋後咨送到館告成日一併甄敘從之

徐健菴文治四事疏之一

一勝國之史成于昭代以監隆污以垂法戒所關至鉅世祖時有詔開局纂修而發凡起例尙未之講近者天啟崇禎二朝邸報及稗乘可備采錄者亦既漸集闕下矣恐久之卷軸磨滅文獻彫零世遠蹟湮無從考究請敕館閣儒臣發金匱之藏分科簪筆仍旁稽軼籍廣辟宿耆詳慎編纂勒成信史斯一代之盛典

光千秋之金鏡備矣

徐健菴條陳明史事宜疏

臣等奉命纂修明史仰惟筆削大典徵信千載所關甚鉅臣等用是斟量體裁博綜故實考訂同異衡別是非撰成紀傳十已六七謹先繕寫本紀七卷列傳十五卷恭呈御覽所有請旨及題明事宜臣等詳議條列於左

一列代史書僅儒臣纂輯獨晉書之成唐太宗稱制論斷凡有四篇史家相傳以爲盛事仰惟皇上以天縱之才啟斯文之運謨訓垂於雲漢制作炳乎日星稽古右文度越唐宗萬萬茲有明三百年興亡治亂之故久垂睿鑒將以輝煌典誥表裏春秋定大義之折衷總羣言之會粹非由聖斷無所知歸伏冀賜之制詞增光簡冊不勝大慶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一我太祖肇基王迹當明神宗之世自是以後太宗奄定上京世祖光宅宇內皇略所布事幾相接而明世史臣紀載或多失實將欲翦其煩仍正其矯誣非窺國史莫定是非乞許恭閱三朝實錄以便參稽

一明之末造猥多秕政黨事滋起朝議紛紜而天啟實錄既非全書崇禎邸鈔實多挂漏文獻漸已難徵野史不無遺舛竊謂兩朝是非之實難逃皇上聖

鑒之明擬將纂就列傳藁本仰請 睿裁惟 日月

臨照之無遺庶袞鉞褒誅之有賴

一有明之祚訖于愍皇至福唐桂三王一綫雖在大命已傾然一代終始不可不詳也考之宋史瀛國降號尙從紀體而益衛二王卽於本紀之後附爲列傳今以愍帝終本紀之篇三王從附傳之列削彼僭偽存其事績旣著覆亡之效愈明麻數之歸揆諸體例實爲允合

一周之頑民卽殷之義士是以元紀宋事則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謝枋得諸臣並見稱揚明纂元史則余闕福壽石抹宜孫普顏不花之屬殊多褒美明之

明史列案卷九

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臣子當大兵旣至尙敢奮臂當轍可謂不識天命然各爲其主盡忠所事斯亦曩時頑民之比也我 皇上至仁如天無不容覆謂宜略其吹堯之辜取彼匹夫之諒量加撰錄無闕表章庶使亡國之遺臣得荷 聖朝之寬厚以上五條仰祈 睿鑒施行

彭羨門明史立道學忠義二傳奏

竊惟歷代之史凡儒學諸臣皆載儒林列傳獨宋史于儒林之前復立道學列傳一篇專以大儒程頤程頤朱熹爲主其及門弟子悉爲編載蓋以道學之統自堯舜至于孔孟代相授受孔孟沒後千有餘年而得程子朱子發明六經之蘊遠契列聖之心其學至醇其功至鉅

故特立此傳以衍孔孟之眞傳明正學于天下誠非無

見也明時名儒輩出其於程朱之學或異或同各有所見然究其所自皆以孔子爲宗伏念孔子之教下學而上達致知而力行程朱循而守之道統賴以不墜若必遺下學而希上達舍力行而言致知此在諸儒領悟精微原未嘗無實得於已而使學者務求廣遠深恐不可垂教於人恭遇 皇上睿聖聰明崇儒好學道法治法之統宜備於一身作君作師之功訓行於萬國此千載一時正學昌隆之會也自今纂修明史合無照宋史例將明儒學術醇正與程朱昭合者編爲道學傳其他有功傳註及學未大醇者仍入之儒林傳中則大道不致

明史列案卷九

十一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混淆而聖謨獨高於今古矣 臣愚未敢輒便爲此奏明請 旨伏祈 宸鑒施行

竊今纂修明史應立忠義列傳一篇凡明時死節之臣例得編入考前史莫不皆然伏查明末諸臣當 王師平定江浙閩廣之時盡節不屈者所在多有其人彼既事非其主不識去就之機自取殺身何庸深惜而揆其本心實非叛逆之比忠於所事似可矜原況值我 皇上扶植綱常主持倫教凡布之 綸音編諸訓典者無一不依於忠孝務俾有功於勸懲似此明末忠義諸臣合無詳覈其事蹟載入傳中以成一代不刊之書以立萬世人臣之準又查元修宋史時有宋臣張世傑陸秀

夫等明修元史時有元臣普顏不花丁好禮等皆先以力戰不屈而死編在忠義傳中與今事例實有同符爲此題明請旨伏祈睿鑒施行

王橫雲進呈明史列傳稿疏

原任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謹奏爲

恭呈明史列傳全稟仰祈聖鑒事竊惟臣一介豎

儒毫無學識荷蒙聖恩拔擢濫列詞林恭遇我皇

上稽古右文特徵宏博之才爰輯有明之史臣以現居

館職遜預分編旋蒙特命臣湯斌臣徐乾學臣鴻緒

同充總裁官偕先總裁臣葉方藹臣張玉書互相參訂

朝夕編摩不敢懈逸祇因明代傳國既久朝野記載實

繁蒐討難周刪潤不易間成數卷未獲全書及臣回籍

多載仰荷恩召重領史局而前此纂輯諸臣已罕存

者惟大學士臣張玉書爲監修尚書臣陳廷敬爲總裁

臣以淺學參預其間方懼不克勝任難以上副主知

乃復荷特賜敕諭勉勵有加益增愧悚時公議臣玉

書任志書臣廷敬任本紀臣任列傳各專一類然後會

校臣以食俸居京比二臣得有餘暇刪繁就簡正謬訂

訛如是數年彙分卷次而大學士臣熊賜履續奉監修

之命徵臣列傳諸稟即備錄以往仍具陳缺略者尚須

撰補成篇者尚待校讐後臣賜履具摺進呈臣玉書臣

廷敬及臣皆未參閱夙夜循思惟恐臣稟尙多舛誤賜

履未及釐正有負皇上任使至意咎何可辭自蒙

恩歸田欲圖報稱稍盡臣職因重理舊編搜殘補缺舊

萃其全復經五載始得告竣共大小列傳二百五卷其

間是非邪正悉據已成之公論不敢稍任私心臆見但

年代久遠傳聞異辭臣未敢自信爲是伏惟我皇上

文武聖神聰明睿知建千古未有之豐功峻德

煥千古未有之制作文章比年內府諸書刊行天下

無不欽爲瓊寶而史紀勝國之興亡尤爲世所欲觀者

明史之成端在今日臣本乏文采第以祇承簡命前

後編纂三十餘年幸違昌期不辭蕪陋謹繕寫列傳

全稟裝成六套令臣子現任戶部四川司員外郎臣王

圓煥恭齋進呈御覽伏冀萬幾餘暇特賜省

觀并宣付史館以備參考倘百謬之中或有一是可

采則於史書不無小補而臣之寸心亦獲稍安感戴

弘仁永永無極矣至於卷帙浩繁鈔錄不能無誤雖屢

經校改恐難淨盡仰祈聖慈寬宥臣不勝惶悚待命

之至謹奏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暢春園傳

事大人汪張花楊奇等轉奏本日奉

旨交與內閣欽此內閣於十四日送本十七日奉旨

知道了這列傳著明史館察收該部知道

王橫雲進呈明史稿疏

省方盛典總裁尙書加七級臣王鴻緒謹奏爲欽奉

明史例案卷九

十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九

十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先帝敕書總裁明史今已告竣恭呈 御覽仰祈 睿鑒事欽惟我 皇上德合乾坤道隆作述承 聖祖之景命撫萬邦以凝祥 篤志紹庭彌顯文謨武烈 徽稱崇 廟喬皇寶冊瑤函及乎親詣 山陵性敦純孝繼而驚違 母範禮備哀榮自 御極以來禮賢優老察史安民比戶蠲租開科籲俊恤軍頒賚肆赦流恩至三 思慕而播諸篇章 裁答而悉成典誥勵精明作兼聽並觀大慰人心天下悅服 年將八十以正卿備員館職獲覩 新猷竊幸 聖人繼治慶忭非常伏念 昔年曾奉 先帝敕書纂修明史一事至 龍飛雍正元年四月告竣敢繕寫進 呈敬陳始末自康熙十七年 先帝召試天下宏博之士選授翰林分纂明史數載未成蒙 先帝特命 湯斌 徐乾學 鴻緒同充總裁首偕先總裁 葉方藹 張玉書互相編摩漸成數十卷及 回籍特蒙 先帝恩召重領史局時大學士 王熙 張玉書為監修尙書 陳廷敬 張英左都御史 鴻緒為總裁復荷 願賜坐名敕書專其責任 英以 內廷無暇 玉書以先為總裁任修志書 臣廷敬任修本紀 任修列傳既大學士 熊賜履續為監修賜履隨獨進史本於明事缺而不全未奉 先帝裁定而諸臣各有閣部職掌 亦續奉 命入直南書房兼應王戶二部事務然於史事不敢輒廢迨四

明史例案卷九

七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十八年春奉 旨以原官解任回籍遂發列傳史彙編加刪潤於五十三年進呈 先帝蒙 俞旨宣付史館隨於五十四年春 特召來京修 御纂詩經告竣又蒙 先帝點充省方盛典總裁今書業編成多卷俟公閱後啟 奏外惟明史止存 一人而本紀志表俱未有成彙 夙夜纂輯彙成全史以仰副 先帝之明命計自簡任總裁閱歷四十二年或筆削乎舊文或補綴其未備或就正於明季之老儒或咨訪於當代之博雅要以恪遵 敕旨務出至公不敢無據而作今合訂紀志表傳共三百零十卷謹錄呈 御覽伏惟 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以 之見識短淺文詞蕪陋自媿難以行遠異日 弘開館局重定信史 書或可備參考之萬一而已但卷帙浩繁繕寫多人雖經較閱不無謬誤伏祈 聖明涵宥又 筋力衰頹耳漸重聽恐啟奏時失儀故循例齋本與書投通政司轉送內閣合併奏明緣係進書事理貼黃難盡伏冀 全覽不勝戰兢惶悚之至謹奏 雍正元年六月十七日具本并全史八套投通政司轉送內閣內閣將本翻譯於二十日送進閣將本并全史八套交於明史館收貯

明史例案卷九

十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萬季野事略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

子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願跡弛不馴戶部閉之空室中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又見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從黃梨洲遊爲高第弟子與聞戴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巡道許鴻勳薦之力辭免明年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修明史時史局中徵士例食七品俸稱纂修官季野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支俸許之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覆審覽畢屬人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某事當參校如言取至無爽者徐公罷繼之者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鴻緒皆

明史例案卷九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延請有加禮明史稿五百卷季野手定也季野病唐以後史官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官修之史倉猝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蹟味晦而不明耳又嘗語方侍郎苞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

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予盍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吾死不恨矣蓋季野以遺民自居而卽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其至京師特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其心事類元遺山其潔身非遺山所及也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爲本而加

明史例案卷九

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增損焉季野之志於是爲不負矣其初至京師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尙書乾學居憂請纂讀禮禮通考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季野故深於經徐尙書因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是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自見而季野最聞淡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肆莫不呼曰萬先生而季野與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寬假季野屢數其罪以告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

其孫以賂乞入死事列季野斥之父友馮侍郎躋仲諸子沒入勳衛家贖而歸之以康熙壬午夏卒於王尙書京寓中年六十門人私謚曰貞文先生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劉知幾鄭樵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無關得失季野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所著補歷代史表六十卷又紀元彙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石鼓文考二卷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唐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而明史稿及讀禮通考別為書季野在京師攜書十數萬卷及卒旁無親屬編修錢名世以弟子為喪主兼取其書去時論薄之

方望溪雜文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康熙辛未余始至京師華亭王司農承修明史四明萬季野館焉每質余以所疑初定列傳目錄余詫焉曰史者宇宙公器也子於吳會開三江五湖之所環凡行身循謹名實無甚異人者多列傳而他省遠方灼灼在人耳目者反闕焉毋乃資後世以口實乎季野瞿然曰吾

非敢然也吳會之人尙文藻重聲氣士大夫之終鮮不具狀誌家傳自開史館牽引傳致旬月無虛重人多為之言他省遠方百不一二致惟見列朝實錄人不過一二事事不過一二語郡州縣志皆略舉大凡首尾不具雖知其名其行誼事蹟不可鑿空而構欲特立一傳無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連相類者以附諸大傳之後無可附則惟據實錄所載散見於諸志此所謂不可如何者也乾隆六年余將告歸任邱李法孟以其高祖少師公神道碑墓表乞為傳余已諾而未暇為及歸檢篋笥惟法孟手書尚存中言少師邊功著明史韃靼傳生平大節則同邑孫文正公贈公子恆麓序可徵余考明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世邊患與國始終而韃靼部最劇韃靼之患正嘉開最劇惟萬厯初俺答歸順苟安者二十年及奢力克有貳心而套部海部松部並起襍番數十種皆乘閒猖狂出沒塞下西寧以東甘涼洮岷歲無寧居關中人心搖搖自二十三年少師總制三邊諸部入寇者必挫傷大失所欲再出師分道襲擊復松山故地山陝恃以無恐者近十年其規為方略必有可為後世法者文正稱公功成身退以出處係天下安危則立身之本末進退之時義必可與古賢為伍又曰奉身如奉玉則又謹於小物而百行具完今見於韃靼傳者不過命某將禦某寇出某道擊某部其克敵制勝之謀猷無一見焉是乃季野

當日所僅得於實錄雖欲摭拾莫由成章而歎為不可如何者也觀文正序公予恆麓視事北司鋤豪蠹扶忠直若置身度外與少師同符是恆麓事亦宜附公得書而公乃無傳嗚呼惜哉余感公事追思季野所云故並著之以見為人子孫者於先祖之德善功烈鮮不欲發揚張大以為光耀或居下處幽而無以自通國家宜著為功令凡讜言聞於國實德施於民以及庶士庶民仁孝節義過越於尋常者子孫鄉人得實陳行跡於郡守郡守考核書二冊一下學官一升翰林典籍俾作史者得兼陳詳較而中懸衡焉庶幾輕重不失其倫公名收號次溪他日若得其碑銘及表終當為傳以詳之承幹按事

明史例案卷九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實無微是館臣無可如何之事然采覽不博則館臣別各無可道者至籌實陳行蹟於郡守厥後章實齋論徵集方志之法斷斷言之終無行者蓋後世能知周官遺意者鮮矣

四庫提要明史

國朝保和殿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書成表 進凡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其進表有曰仰惟 聖祖仁皇帝搜圖書於金石羅耆俊於山林創事編摩寬其歲月蓋康熙十八年始 詔修明史並召試彭孫遜等五十人人館纂修以記載浩繁異同歧出遞相考證未遽定也又曰我 世宗憲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載詳討論之功 臣等於時奉 敕充總裁官

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輯十五年之內幾經同事遷流三百餘卷之書以次隨時告竣蓋雍正二年 詔諸臣續成其事至是乃成書也又曰籤帙雖多抵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彙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 形韓頌來祕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為初彙蓋康熙中戶部侍郎王鴻緒撰明史彙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為詳贍故因其本而增損成帙也其間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麻志增以圖以麻生於數數生算算法之勾股面幾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利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為允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輔勅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册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昭瑞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土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則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聲際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

明史例案卷九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實無微是館臣無可如何之事然采覽不博則館臣別各無可道者至籌實陳行蹟於郡守厥後章實齋論徵集方志之法斷斷言之終無行者蓋後世能知周官遺意者鮮矣

自爲一類焉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後仍兼載唐王桂王諸臣則 頒行以後宣示 綸綍

特命改增 聖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昭萬

禩尤自有史籍以來所未嘗聞見者矣承幹恭按世派總裁馮銓等六人纂修明史順治八年奏請飭各省采進各書進呈表稱康熙十八年始詔修明史實不可解提要不加訂正往如此即如一統志康熙已有成書而不提康熙一統志但稱乾隆重修是也又按王鴻緒康熙五十二年進呈大小列傳二百五卷雍正元年進呈紀志表傳三十卷茲言三百十卷而又云帝紀未成殊屬疏謀王氏明史稿具在可復按也

汲修主人論明史

向聞王橫雲明史稟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收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數端焉惠帝遜國事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爲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爲刪削不及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濼劉安鞏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責之爲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淮沈一貫華自嚴與陳新甲同傳未免鸞鼻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相爲戕削國脈之人乃不入姦臣傳而以願秉謙龔龔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爲改正蓋首勦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爲詳然其事蹟今已見欽定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

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爲差勝也

魏默深書明史稿後

嘗聞楊椿之言曰明史成於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志而萬厯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稟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搆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是則是矣以上楊氏原文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弊仍不能革即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既見於此復見於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多數倍有是史例乎如平雲南一事止宜見於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於沐英傳

明史例案卷九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後足矣平夏平朔漠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未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島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邨蟹戶動列蕃國何與其球僅據三保大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豪無翦擇史法安存以此例之則列傳可刪去十分之三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於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即黃得功李定國二人子所見野史述其戰功事蹟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

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揆敘輩黨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稟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僉王不可修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稟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謗以權姦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為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稟出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稟於王之案列傳後附采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黃南雷詆為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序謂出夏公身後冒託其名後錄稱夏漳古撰全謝山駁其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漳古父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誣其父之理漳古十五從戎十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視匪黨如糞壤豈有堪挂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為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污衊一則曰聞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善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為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為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為王鴻緒之增竄無疑且明太祖

明史例案卷九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平張士誠惡蘇民為士誠守城不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淮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富民之田悉為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止輸一斗可謂幹蠱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建文是而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稟止載成祖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戚千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為娼皆諱不書即蘇松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為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畝租六升至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分一分為民田餘十五分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中況鍾為知府正統中周忱為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三尚存一百七十萬而歲歲逋負不能足額萬厯中始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朝康熙雍正又豁免其半改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為吳人豈有不知而曲筆深諱若非禮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身後其子孫鏤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稟遂礙頒發據善而不遂其據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

陳碩士書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後

錫鬯先生纂修明史時所上總裁七書言多中史法獨第五書言儒林道學不宜分傳則於司馬班氏所立義例及宋元明諸儒之源流派別皆有考之不詳者儒林

明史例案卷九

三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傳創於司馬氏班范仍之皆所以著明傳經家法也范氏更述其義例於序曰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立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適著之云蓋所傳之經學在是則家法在是雖其人節行無可稱然亦不能不著之於儒林故班氏之書言易則曰有施孟梁邱之學有京氏之學書傳歐陽生六世孫政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有歐陽氏學詩則曰有韋氏學傳毛詩者至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則曰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言左氏者則曰本之賈護劉歆范氏之書著楊政之習梁邱易也而不沒其剛果任情著歐陽歆之傳

明史例案卷九

三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伏生尙書也而不沒其在汝南賊罪千餘萬夫孟喜京房歐陽政章賢陳俠劉歆楊政歐陽歆之節行皆無足稱者然其所傳易書詩春秋之家法在焉著之儒林而不沒其實司馬班范之所以爲良史也若以孟喜京房諸人與周程張朱諸君子並舉而同稱雖淺學且知其不可況通儒乎道學非可以爲名有宋諸大儒亦未嘗自名爲道學使周程張朱生於漢時司馬氏必特著之曰周程張朱列傳觀於孟荀列傳可知矣今錫鬯氏乃曰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是不特沒是非之公且其所考於司馬氏班氏范氏之儒林傳亦未詳其實矣夫通天地人之爲儒稱此名者非周程張朱

莫屬也彼京劉之屬曷足云然而其傳經之家法則京劉之屬有不可沒者然則生漢宋之後而儒林道學不能不分爲立傳固史家之通例亦史家之定例也周子於諸經無論著一程子張子有論說而未備及朱子而大備焉明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之論經皆散見於語錄中而未有專書若以言傳經家法則惟程子朱子宜列儒林然而程朱之爲人又非可以京劉比也周子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無說經之書而其人制行固足以發明經意不列儒林不足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列之於道學亦非以輕周薛胡羅諸君子所以著其實也且薛文清羅整庵位通顯周子乃居下僚胡敬齋乃布衣則亦安可以無傳楊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於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於楊矣楊陸之歧塗乃歧塗於道學非歧塗於儒林今錫鬯氏乃第舉宋之楊陸而不及明之湛甘泉王陽明則其於道學家言考之尤未詳余惜錫鬯氏之博綜羣籍其所言又多中史法而獨於此失之故不能不爲之說云

明史例案卷九

三五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明史例案卷九

〔清〕易佩紳撰

通鑑觸緒十三卷

清光緒二十年刻本



通鑑觸緒敘

萬緒榮懷觸之而輒不可遏此余以道員需次貴州之時閱世日熟憂世日深與世已漸不諧而用世之心猶切所以然也同治十年辛未貴州巡撫委赴湖南總理捐務適有土寇之警湖南巡撫亦奏調兼辦營務然皆非余所欲爲也十二年癸酉悉辭之因以暇日取資治通鑑讀之緒有所觸則批之明年還貴州總纂平黔紀略又明年爲光緒元年乙亥貴州復有苗變亦兼辦營務或偶暇則就通鑑所批者引伸其緒而成編焉自周威烈王至漢獻帝得十三卷名曰通鑑觸緒明年署貴東道念日暮途遠不復

通鑑觸緒敘

爲出位之思惟專竭心力於一官之所當爲非官事之文字皆無暇及矣自是由道而臬而藩者十有二年亦不爲不遇矣然各省之權皆在督撫非司道所能立異吾壹意孤行幸而獲全亦幾危矣十二年丙戌調蘇藩似將有可爲之權然心所欲爲者皆異於當時督撫之所爲若不能如所欲爲則位愈高而心愈歉若一人之所爲與天下督撫皆異則衆人所謂迂闊之舉固多掣肘之虞卽自揣遠大之圖亦非立見之效且年過六十精力漸衰雖朝廷信而任之亦恐難自副其夙志也於是退計遂決矣歸里後欲續完此書而經子百家未卒之業甚多日不暇

給遷延至今則桑榆益迫不宜再有振觸以累其邁世無悶之懷且此書大意特因三代後聖賢之學與英雄之略不能兼全以至道德事功判爲兩途務道德者或淑身而不能淑世或守經而不能達權務事功者或但知圖王圖霸之據爲己利而不知作君作師之專爲民生竊欲後世讀吾書者聖賢可參以英雄英雄必準以聖賢而繫於養民教民者尤切焉期於君相者尤殷焉此十三卷中已發揮大半其餘亦可類推而微會之矣若能傳世卽此已足若不能傳又何必枉耗心力乎因不續而但敘其始末以存之然三國以後訖於五代已批者具在雖未引伸以編

通鑑觸緒敘

二

之而大具在亦聽其或傳或不傳可也光緒十八年壬辰秋七月易佩紳自敘

後敘

前既敘此書之作意以存之去年冬遂刻之今年春工竣  
區區不自量之心固望采納於行道之君相亦思印證於  
傳道之師儒願其中有世所謂迂闊者大半如第一卷井  
田之論或以為老生常談則一望而即唾棄矣第五卷建  
都之論舍形勢利害而專取無德易亡之說有瞠目而不  
知何謂者矣十三卷之意大半由此推之此二論不足觀  
則諸論皆可廢矣然正惟世以為迂闊也將見古帝王養  
人教人之大經大法與聖賢之言為天地立心萬物立命  
者皆泯沒於世吾既不能自昧其心以阿世即不忍自杜

通鑑觸緒

三

其口而謂世皆不足與言也且如井田雖不能復其制而  
可變通以行其意也無德易亡之說固仁義之最精亦利  
害之最切也實不迂闊也願垂覽者先覽竟焉或一二往  
復焉當亦有知其非迂闊者則由此以概其餘或備采納  
或相印證當有志同道合於千萬世者因即以此發其凡  
云光緒二十年甲午春三月又敘

通鑑觸緒卷一

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初智  
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  
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  
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  
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趙  
簡子以無郵為賢立以為後使尹鐸為晉陽請曰為繭絲  
乎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及智伯帥韓

通鑑觸緒卷一

一

魏攻趙襄子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完襄子曰  
民罷力完之又死守之其誰與我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  
曰浚民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尹  
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  
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通鑑始於魏趙韓為諸侯蓋魏趙韓皆世為晉臣乃相  
與廢其君分其國天子不能討又從而命之所以紀其  
失君臣之禮也吾則有感於智趙之得失其失也以不  
仁其得也亦由假仁雖失禮之世而仁不仁之效猶著  
焉智伯之甚不仁智果早言之此其所以為趙滅也趙

之興也由於損戶數而寬賦此仁政之一端也趙之君臣非真能行仁政者但爲保障計而假仁政卽固結民心而不可解況真行仁政者乎夫行仁政於舉世不行之日孟子所謂饑食渴飲其效尤易者也田氏有齊以私寬賦於民致之魏趙韓分晉亦以晉不恤民而各私其民致之趙之晉陽其明驗也然則有國有天下者不自務其仁政遂使奸雄得假仁政以收其人心因以取其國與天下則凡有國與天下者雖不爲民計亦當自爲計矣

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今乃知水可

道鑑觸緒

卷一

二

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乃潛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

凡爲惡者但知利在前而不知害在後也凡欲人助其惡者不知能助我之卽能斃我也凡甘心助人爲惡者不知其惡之卽可移於我也智伯愚矣韓魏幸矣

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智伯軍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之遂殺智伯滅智氏之族

兵凶器也以水火爲兵更凶兵自戕本自灌火自焚鑿之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家貧思長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五者觀人本末畢具而以之定相尤在達視其所舉也然苟所親善所與當所不爲不取皆斷以義則雖未達也而知其達之所舉必不謬矣

吳起聞魏文侯賢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

道鑑觸緒

卷一

三

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

三代上以道德成功名三代下成功名者不盡軌於道德吳起貪而好色猶不過爲將漢高帝貪財好色乃爲三代後第一開創之天子矣此道德功名之所以分途歟雖然起爲將與士卒分勞苦其對魏君也有在德不在險之言漢高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除秦苛暴是則不軌於道德者乃其生平之大概而其奮爭於功名之際則亦必堅忍其邪淫之心而襲取道德之迹是但其身心不軌於道德而其功名猶假道德也假道德之功名或偶利數人而不顧千萬人之害

或幸濟一世而不知千百世之規其視道德積於身心發爲事業千萬人被其澤千百世受其賜者固判然相懸也是則三代下所謂功名亦非三代上之功名也然而道德可假則功名亦可假矣至於並不假道德而亦曰功名吾又不知其何謂矣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

通鑑觸緒

卷一

四

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人有明於天下古今之得失而身心不可問者吳起之類是也其論天下古今得失亦曰德曰義曰仁非不明身心之理但不能以之自治耳然其言則不以人廢焉顯王七年秦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疆秦

古來爲眾所排擯者往往崛起而崛起之氣多不平其崛起者發憤故也其不平亦發憤故也聖賢豪傑之憤勵於一己奸雄之憤毒天下矣

十年秦以商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賞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爲收斂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行期年民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

通鑑觸緒

卷一

五

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性於私鬪鄉邑大治民初言令不便者有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此秦之所以疆也秦之疆以其法之行法之行以其令之信也秦非先王之法也非先王之法而但行之以信即可疆國況行先王之法而信者乎嗟夫秦以後之天下皆秦法也天子奉秦法而儒者稱說先王之禮意相與維持苟能參先王禮意以行秦法則其治過於秦矣苟既失先王禮意而行秦法又不以信則秦不若矣孔

子曰道以德齊以禮先王是也道以政齊以刑秦亦似焉政道刑齊之民雖無恥而猶免至於不免則求爲秦之民不得矣

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國治兵疆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

學於術而不學於道者往往能治軍國而不能自治其私私之不治而其所以治軍國者亦終不可恃然則申不害之學仍恃昭侯以無私行之而乃有效耳無私者行曲士之術而亦效況行先王之道乎

十九年秦廢井田開阡陌

嗚呼周顯王之十九年秦孝公十二年也是時秦用商鞅法於其一國爲之至始皇并天下則天下皆然於是先王生養天下之仁政均平天下之大法遂一廢而不復矣天下之人所賴乎有君者以人之不能自爲生養又人人不能皆得其生養故必得可以生養人者爲之君也天地之於人本有生養之具但不能無因而即可致其生養於人且不能徧致於人人故必使天下有君

通鑑觸緒

卷一

六

通鑑觸緒

卷一

七

代爲布置之以徧致於人人也生民之初各以草木鳥獸生養而不可爲常也衆生民之中有智者焉知可以常生養者爲五穀則田所由闢也有仁者焉不忍獨享其生養而必推之於衆則井田所由昉也於是衆生民遂戴此智而仁者爲君有君則有臣有民於是遂因其人之等差以定田之分數禮也有不遵其等差分數而或侵或亂則以法治之義也合智仁禮義而爲開物成務之聖人則初制井田之君是也智以運之禮義以維之而要惟遂其生養天下之仁心故謂之仁政也有一夫之不得其生養非仁政也生養而無等差分數非均平也夫井田備而未弛之時無所謂貧富也周以前不可具考矣就周制而論一夫百畝以八口爲率皆適足以生養之也且百畝上田也中田則二百畝下田三百畝斟酌於地利者均矣水旱凶荒賑恤而補助之彌縫於天時者均矣上農下農食多食少之分固各以其勤惰自取之而所以勸勤而警惰者又無不均也下士與庶人在官之祿同於一夫百畝之所獲均也由中士以上至大夫各倍之卿四倍之君十倍之皆均也天子之地非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非百里不足以守典籍推之大夫士皆非倍其數不足以贍其用也故庶人百

畝而非貧極之天子十萬萬畝而非富也卽曰貧富亦賤則貧貴則富耳貴者治人其用多賤者治於人其用少治人愈多者用愈多庶人一無所治則惟使之能生養而已夫非有上下相治者則無以保全庶人之生養也是又惟賢者而後能治人惟愚者而後待治於人貴賤之分實賢愚之分耳使天下之賢者皆貴而貴者皆富愚者皆賤而賤者皆貧則均平之極至矣使賢而貴者常能保全愚賤而生養之舍井田別無仁政矣周之中葉井田之制蓋已漸弛至於戰國不惟弛其制而并去其籍矣夫百里之諸侯有過於百里卽有不保其百

通鑑觸緒

卷一

八

里者則百畝之庶人有過於百畝卽有不保其百畝者相因而必然之勢也然未至於井之盡廢則其制猶易復孟子所以汲汲爲戰國之君言之也至於秦盡廢之雖有孟子之言而無如何矣井田既不能復雖有仁心而無仁政之可行矣使二千年之天下不復有均平之一日秦之罪莫大於是也後之論者謂欲復井田非竭數百年之力不能者是也謂後世之人衆於古田不足以均給之則大謬也嘗考漢志矣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餘萬頃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之不可墾者一萬萬二百餘萬頃其可墾者四千二百餘萬頃也元始二

年定墾田八百二十餘萬頃則未墾者尙五分之四也是時漢戶口極盛然天下之戶亦止千二百二十餘萬但以既墾之田均之每戶約得七十畝漢畝倍於周七十畝卽周之百四十餘畝固已贏而不絀矣漢以後兵革不息土曠人稀者無論也唐貞觀之盛天下戶不及三百萬開元七百餘萬極矣猶減於漢之半也明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千六百五萬有奇較多於漢矣而天下既墾之田八百五十萬頃有奇亦多於漢以周制均之仍贏而不絀也夫使後世之戶卽更有四倍於漢者固尙有四倍未墾之田在也况提封愈廣者可墾之田

通鑑觸緒

卷一

九

愈多也而何有不足者乎夫井田雖不能復而苟能均田焉亦井田之意矣卽不能均田而姑限田焉亦稍存其意矣均田限田非如復井田者溝洫徑遂有不易改之形數澤原陵有不易齊之勢也一發令焉而已其亦憚而不爲者何也憚豪彊兼井者之不從令而已夫使如王莽之篡竊而假均田以邀虛聲又行之不得其法則可憚者不僅豪彊兼井之不從令也誠如堯舜湯武之以仁心行仁政則豪彊兼井者望風承命之恐後而尙何憚之有哉夫其德卽或不如堯舜湯武而其不德亦不至如王莽則豪彊兼井者固可以法制之也卽使

制之亦不能則充豪彊兼并之所爲亦不過叛亂而已矣而天下之不容此豪彊而欲誅之者必多也必不使仁心仁政之君遂失天下也且夫天下之得失固無介乎仁君之心也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何也但恐仁政之不被乎天下而不以一身一家之得天下爲喜不以一身一家之失天下爲慮也失天下且不慮況不必失乎堯傳舜舜傳禹固有天下不與之顯然者也禹雖傳子而不與之心同也推之湯武之心亦同也不同此心者非仁君也孔子專言舜禹者以舜禹之迹不同特揭其心之同以爲萬世有天下之則耳嗟乎有

通鑑綱緒 卷一

十

天下而不知何以爲仁政者無論也知有仁政因恐其不利於己而不果於行則亦與秦孝公始皇同一自私自利之心法而已抑吾更有告於天下萬世者井田卽不復矣均田限田亦無行之者矣而常有人焉爲井田之說勿以爲迂也孔子不去告朔餼羊之意也孟子曰民無恆產因無恆心及陷乎罪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使後世之君知斯民也古之必有恆產者也無恆產而刑之雖當其罪亦罔況不當乎是雖不仁之人或亦稍勸其惻隱而少道其暴虐也而況存其說之或亦有行之一日乎如并其說而不欲其存則不仁之甚罪浮於商

鞅矣

三十三年孟子見魏惠王王曰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

嗚乎吾每讀孟子之書奮然以興而至終篇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云云又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夫堯舜湯文之道仁義之道也皆行之無不利者也然先存一利之心則必害仁義而終不利先不計利則惟恐仁義之不至不期利而自利利者利天下并利萬世者也天下萬世受其利實受仁義之利也彼利己而不利人無論矣或利一國而不利天下利一世而不利萬世皆非仁義

通鑑綱緒 卷一

十一

之利也溥其利於天下萬世謂之仁防其不利於天下萬世謂之義故井田生養天下而相同其利學校維持天下而相安於利井田學校者仁義之大端也初既不覺其利久亦相忘於利故天下皆不知有利而但知有仁義而其利乃長也萬世皆由此道萬世皆無不利也夫夏商之中葉季世仁義之道必有漸弛漸紊者故堯舜五百歲後必有湯湯五百歲後必有文而後可接續勿替也然亦必其五百歲間大端具在又賢聖之子孫疊出而修明整理之而後可延至五百歲後湯文藉其緒而一大修明整理之也由文王五百餘歲至孔子孔

子不有天下於是仁義之道不繫帝王而繫儒生而古  
今之局一大變矣夫儒生之託於語言文字何能如帝  
王之見諸施行也儒生之躬行一家被之鄉黨被之何  
能如帝王之躬行天下被之也儒生之語言文字幸達  
於帝王採納而施行之或偏而不全或偽而不實或泛  
而不切或暫而不久何能如躬行自得之帝王取懷而  
子幾微無憾也夫既專恃儒生之語言文字以爲採納  
施行之萬一而此儒生者即必躬行如孔子而後其語  
言文字可採納施行而無弊也其採納者所行既不至  
所及亦不遠則必常得如孔子之徒者相與接續其間

通鑑綱緒卷一

三

雖徒託空言不能行其仁義而亦稍警夫不仁不義不  
仁不義者警而仁義亦因以存焉則是儒生之接續不  
復能待諸五百歲後矣然則去孔子百餘歲而有孟子  
天道之窮而變變而通孟子知之也審而自任之也切  
矣夫孔子去文王五百餘歲其空言已不能行於當世  
之君又百餘歲而戰國之亂蓋夏商所未有者道在儒  
生不如道在帝王之明驗也而儒生所傳之道既有孫  
吳申商儀秦輩亂之又有楊墨亂之孫吳申商儀秦顯  
背仁義者也楊墨隱害仁義者也仁義之道益孤且危  
矣孟子挈孤危之仁義更不得行乃退而筆之於書以

謂不行於當世或行於後世顧安得常有如孔子之徒  
不絕於世以接續於千萬世也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  
爾其望彌深其心彌苦吾所以讀之而悲也夫孫吳申  
商儀秦之所爲利而已矣利己而不利人利一國而不  
利天下而究之一己亦不能享其利一國亦不能保其  
利也楊子自利而不欲利天下其不仁之心與孫吳申  
商儀秦同也墨子欲利天下之心似出於仁而不衷之  
以義既失仁之真轉使人懲仁之窮而相趨於不仁是  
亦先存一利之心故不能審擇仁義也孟子對魏惠王  
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欲去戰國之大病而

通鑑綱緒卷一

三

後可以行堯舜湯文之大道遂首載之爲七篇之大綱  
也通鑑采之列於爭戰攘奪刑名法術縱橫捭闔諸事  
之間如毒霧四塞忽見一隙之日光其不願日之速明  
而霧之盡釋是無目者矣  
慎觀王二年魏襄王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對曰定於一  
曰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千古天地萬物之大命繫於不嗜殺人之言戰國之  
君幾於皆嗜殺人矣秦亦嗜殺人者偶一天下甫十年  
而失之不足言也漢高帝百行多虧而獨以不嗜殺人  
爲天心之所眷楚義帝時諸老將獨稱沛公素寬大長



者及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暴其不嗜殺人彰彰也而遂一天下者數百年孟子之言始驗矣夫確然見有義理不可容之人當其罪而殺之固非嗜殺也卽偶迫於利害不得已之勢而殺一二人殺之雖或不當亦不得謂之嗜殺也惟樂於戰鬪驅人以必死峻其科條密其禁網使人不能脫於死指克聚斂絕人生計以至於死如此類者皆嗜殺人者也夫不嗜殺人之心仁心也孟子又嘗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以仁之全德論之後世得天下多不仁者矣卽漢高亦何得謂之仁然而未至於嗜殺人則其仁心未盡

通鑑觸緒 卷一

古

泯也夫三代後懷仁抱義之聖賢非生而卽爲天家儲嗣者孰肯干名冒分欲崛起而爲天子天旣不得懷仁抱義者崛起爲之而又不忍使嗜殺人者久延於世於是或草澤或藩鎮其中有敢於干名冒分雖非懷仁抱義而但不嗜殺人者亦遂簡於心而降之命焉天之有取於漢唐宋諸開國之君者其道窮其機微矣抑以彼一線不嗜殺人之仁心苟能擴而充之卽可以爲仁可以爲義矣又或其仁心之綿延發生其子孫有如漢文帝宋仁宗之類者亦庶幾懷仁抱義之聖賢且以其天子之力行聖賢之德使仁義之緒更易彰顯而可不斷

絕於天下後世後世卽復有嗜殺人而爲天子者其機亦易轉也嗚呼由前論之天之道幾窮由後論之天道雖窮而不終窮則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足以維繫千古矣孔子論管仲許其仁是孔子之言仁已不專舉其全德矣夫管仲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可謂之仁則如漢唐宋諸開國之君以不嗜殺人之心一天下者卽謂之仁亦何不可哉

四年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張儀說魏襄王王乃倍縱約而因儀以請於秦

自顯王三十六年蘇秦以約縱說六國至是秦死而張儀連橫之說乃行又七年儀死凡二十餘年二子之馳騁於其間者利而已矣復何必曰仁義哉然專論天下形勢則縱橫盡之矣言縱利者橫害言橫利者縱害要其利害皆實有之惟其實有故能動人後世經緯天下蓋卽以儀秦之言爲典要矣嗟乎仁義之道旣不行姑

通鑑觸緒 卷一

五

采形勢利害以保全域內之民亦所以救一時也謀國者并此而昧之又爲儀秦笑矣夫王公設險以守國行仁義者豈不兼籌形勢哉惟道有本末心有公私異耳五年秦伐蜀取之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之取蜀不惟益其富彊也而謀楚之路多矣初秦楚

之通蓋武關一路耳而韓魏交錯出軍不易也秦既得蜀於是赧王三年秦遂取楚漢中郡蓋漢中不能孤懸於秦蜀之間也此浮漢而下之一路也四年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十日而拒捍關則黔中巫郡非王有矣三十五年秦果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七年秦伐楚拔郢燒夷陵此浮江而下之一路也自此楚遂不支矣六國惟楚最疆大楚既不支則諸國易爲力矣故取蜀者秦兼并之基而以蜀謀楚尤其兼并之所由始也

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

通鑑觸緒 卷一

六

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

燕王噲之讓國慕堯之名也蓋所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者但不知其臣之不可以託國且不知其子之賢於臣其愚闇已甚不足論矣然自堯舜以後數千年間禪讓之舉出於其君之甘心自爲者惟燕噲一人是其廓然無所計較之心亦獨有千古矣昭王之才識固遠過其父然其倚任樂毅與其父倚任子之之心同一源也特倚任之賢否不同耳若惠王之疑忌則不惟愧其父並愧其祖矣吾乃因此而有感於揖讓征誅之局焉天下之必有君臣上下者以上治下實以賢治愚也

賢人在愚人之上聖人在衆賢人之上是故聖人爲天子大賢爲卿相牧伯賢者爲大夫士愚不肖皆爲庶人而一受其範焉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也堯舜聖人其子非聖人則必別求聖人以繼之大中至正之道也論堯舜之時者謂爲中天之運蓋大中正之道如日之中天其氣象固然也然一日之間日僅一中一中卽昃故堯舜之時卽一逝而不可再也其君非堯舜其臣非舜禹其君之子不能如朱均之卽聽其父之所爲其諸臣不能以同列而卽戴如舜禹者爲君所恃者如禹湯文武之子孫以賢人繼聖人之後雖非聖人而所守所

通鑑觸緒 卷一

七

行者聖人之規模也降此雖非賢人而尙未至於愚不肖之甚亦可憑藉聲靈以苟安旦夕若至於愚不肖之甚則天理喪人命絕天旣不忍人命之盡絕而亦不自忍其理之盡喪於是奪愚不肖非其所據而據之位還之於聖賢不得不變而爲征誅矣願征誅非湯武不可也湯武之征誅禹湯在天之靈所深願也卽謂禹禪湯湯禪武亦可也粗觀湯武之迹似非大中正者而實大中正之心則亦大中正之道也然而湯武之時亦幾如日之再中又一逝而不可復再矣非湯武不可以征桀紂君非桀紂臣非湯武無論矣君桀紂而臣有

湯武之德無湯武之力無論矣有君桀紂而臣無湯武之德但有湯武之力以行湯武之事者有君雖桀紂臣亦桀紂而以桀紂行湯武之事者有君未至於桀紂而臣卽自託爲湯武者夫使人人皆託爲湯武則天下尙何有安定之一日於是君臣之閑不得不峻雖有愚不肖者久於其位而聖賢之在下者惟有或匡救之或退避之或順受之至於天心之終不可忍而有所轉移則亦聽天之爲之而我無與焉矣揖讓征誅之兩窮三代後之聖賢所以常在下而愚不肖所以常在上也自秦漢以迄元明凡得天下之君不能律之以聖賢亦不得

通鑑觸緒

卷一

六

斥之爲愚不肖大抵英雄與奸雄兩輩耳其奮於敵國興於草莽者固顯然征誅而不諱其彊臣篡竊者則不敢自名爲征誅而必託於揖讓夫嚴亂臣賊子之防固當正其篡竊之罪而不得假以揖讓之名而爲救世保民之思則猶幸其託揖讓之名尙有君臣名分之存而無爭戰殺戮之慘然而胥天下之聖賢愚不肖一聽命於英雄奸雄之所爲而大中至正之道皆不可復吾不知天之轉移者更有何道矣

通鑑觸緒卷二

周

易佩紳著

赧王二年秦欲伐齊患齊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悅而許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發兵攻秦秦亦發兵擊之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

通鑑觸緒

卷二

一

戰國之詐至秦極矣戰國之愚至楚懷王極矣懷王之愚也以其貪也惟愚故貪惟貪乃益愚也詐者因人之貪而餌之惟愚而貪者餌之尤易也詐者因愚者之貪餌之以自遂其貪同一貪也許而貪者似不愚矣然天終不容人之逞詐以肆貪也許而貪者不自知其終不爲天所容則亦愚而已矣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儀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行儀曰秦彊楚弱楚不敢取臣且臣善其

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言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楚王請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許之

是時楚卽殺張儀固無益於楚也殺之而獻地則所損多矣不獻地則覺更深矣而懷王固皆未慮及也始則貪地繼以忿兵而失地繼以畏懼而割地又繼以欲洩

通鑑觸緒

卷二

二

忿而請獻地又繼以嬖幸之言而忘其忿貪也忿也畏懼也嬖幸也顛倒錯亂而不自知也愚而已矣然而愚之稟於天者固未足爲害也利欲以昏之意氣以障之禍福以迷之聲色以荒之於是愚之錮於人者其害乃甚矣夫使盡爲天稟之愚則利欲不知也意氣不生也禍福不動於心聲色不繫於念也又何至貪忿畏懼嬖幸之顛倒錯亂而見侮於人哉天下無愚人無以爲奸雄之資天下盡天稟之愚人奸雄亦無以乘其變而爲之資嗚乎因其稟於天者本愚而錮於人乃益愚亦可哀矣哉

十六年秦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懷王書願與會武關面相約結盟懷王欲不往恐秦益怒乃入秦秦卻之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懷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懷王不許秦留之十八年懷王亡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受將走魏秦追及之以歸十九年發病薨於秦秦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觀於楚人之憐懷王而諸侯由是不直秦則雖泯芴胥漸之會亦見人心天理之同矣秦以詐力并天下力能勝者則以力力不能勝者則以詐而詐之逞於楚尤甚

通鑑觸緒

卷二

三

懷王之受其詐尤甚逞力則愚而有力者亦能敵之逞詐則愚者雖有力不知所以敵之陰謀甚於顯惡也而人心天理之不容此陰謀者亦甚於顯惡也故懷王之愚至於顛沛死亡益使人憐秦之詐致人於顛沛死亡而取其國益使人憤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蓋決於人心之公憤不卜而知之也秦并天下甫十年楚人一呼而秦果以亡然則欲爲家國子孫計者何不於其逞詐肆毒之時而一深長思也

八年趙武靈王略中山地北至無窮西至河胡服騎射以教百姓九年西略胡地至榆中十六年傳國於少子何自

號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已脫關矣

趙主父之略胡以圖秦與秦之取蜀以謀楚同一規畫也其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蓋控秦之首領以擣其腹心與函谷諸侯之師相應使秦前後不知所備也其詐爲使者入秦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如出入無人之境雖非持重之道而膽智亦過人矣使其身不遽死則秦趙之得失固未可知矣

通鑑綱緒

卷二

四

二十年趙主父及少子遊沙邱長子章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起兵殺章章之敗也往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及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主父不得食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餓死沙邱宮主父初以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何乃廢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分趙而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主父之經營於外何其雄且智也惑溺於內何其愚而柔也嗟乎自道德功名分途固有得志於天下而受禍於妻子者不僅主父也齊桓公霸者也霸者猶假王道者也葵丘之命有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而桓公之

子爭立者五妾如夫人者六是禁於人者而自犯之也其久死不斂尸蟲出戶受禍之慘已先於主父矣列國之假王道者尙如此何況戰國之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蕩然漸盡者乎夫以齊桓趙武靈之才力既可騁於天下而何不可制其妻子哉蓋天下可以才力騁而妻子不可以才力制也天下無私愛牽之故可用其才力妻子有私愛牽之故才力不靈也然則妻子何以制之曰有道焉無待制也孟子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是也然則行於天下獨可以無道乎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道也不能修齊則不能治平也但治平或可

通鑑綱緒

卷二

五

粉飾而國與天下之人不敢遽違修齊不可粉飾而家之人敢違故國與天下不遽敗而身家易敗也然身家既敗又何有於國與天下也夫後世之君不修齊者多矣而未有不願治平者雖不知古之所謂治平而亦自有後世之所謂治平者至告以治平必本修齊則以爲迂矣雖不必如古之修齊而亦以爲迂矣有才力之君更以爲迂矣蓋自恃才力足以凌轢天下而何計一身一家也至一身一家不保而始計之則已晚矣故才力之君未敗其國與天下而先敗其身家者尤多也其得免於齊桓趙武靈之禍幸而已矣

二十九年宋有雀生讖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乃愈自信其霸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謂之桀宋齊潛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三十年齊潛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狐咷正議斬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宋康之所爲蓋惑於邪說而病狂喪心也齊潛既滅宋通鑑觸緒 卷二 六

而乃蹈宋康之覆轍豈不知宋轍之覆哉驕侈之氣最昏人神智也抑惟其昏而愈驕侈也自功利中於人心其器局較過當時者知自保其功利其器小易盈者則如宋康齊潛一狂病之傳染旋踵滅亡而已矣

元年齊伐燕殺燕王噲三年燕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昭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三十年燕益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於是使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囑秦以利諸侯害齊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昭王父死國破之餘奮然有復讎之志勤於撫衆銳於求賢大有爲之君也樂毅就之任以國政至二十餘年國益富實齊益驕暴而始發其謀又合謀數國而後興師此其君臣相信已深志量皆遠大而不爲見小欲速之舉不待二城之未下而已知之矣

三十一年燕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印授樂毅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悉國中之衆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齊人大亂失度潛王出走淖齒執而弑之通鑑觸緒 卷二 七

將一國之軍易將數國之軍不易將數國之軍而戰勝戰勝而還則還之部分則部分之此非有包乎數國之運量不能也

樂毅入臨淄燕封爲昌國君留徇齊城之未下者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毅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干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蒞者百有餘

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

樂毅入齊之規模氣象戰國僅一見也整修燕軍經畫齊地六月而下七十餘城猶智略之可及也竟賦斂除暴令求逸民表閭封墓諸事則真然仁義矣

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圍二邑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

莒卽墨之未下以齊襄王之立於莒田單之爲將於齊也初毅之長驅深入也劇辛止之毅曰齊王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因而乘之其民必叛則齊可圖

通鑑觸緒 卷二

八

也由此觀之毅之圖齊非恃其智力也恃齊潛之虐齊民之怨而反其道以仁義行之也至潛王旣死而齊民之怨消矣怨暴君之心旣消而悲故國之心遂起所以襄王立田單將而民爲之守也民旣守矣而欲速下之則必極攻陷之力恣殺戮之慘非行仁義之本心也幸而下之民必怨燕而不復怨齊所得之地亦終不可恃也故移壘遠城而聽民自出賑其困復其業將以廣布仁義使齊民愈久而愈信之也彼齊襄田單皆非能爲仁義者且非但不能爲仁義也襄之疑忌單之器小易盈皆非能持久者更少待之則民之信燕愈深而出者

愈眾田單雖能守而城已空二城不下則已一下則全齊無復後慮矣夫伐齊以復仇者燕之志也臨淄破潛王死不待七十餘城之下而燕之仇已復矣藉燕以行仁義者毅之志也仁義行於二城乃可行於全齊行於全齊乃可行於天下矣戰國之世孟子仁義之道不能行滕文公欲行之而力過小其以仁義見於事功者昌國君而已矣

通鑑觸緒 卷二

九

三十六年或譏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克齊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尙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之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并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相國奉而致之樂毅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

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昭王之言何其豁達而肫摯也豁達由乎氣量肫摯本乎性情皆非可以僞爲也其言非僞則其立毅爲齊王亦非僞也嗟乎即使或僞而藉以爲駕馭英雄固結忠義之作用戰國之世已無此君矣況非僞哉其言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燕王噲之所爲固誠然也但其所禮非賢可責其識之愚而不能沒其氣量之豁達也昭王之豁達正其所得於父者但不思耳其言痛父入骨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與之同共燕國此其三十年之苦心堅志也燕非毅不能

通鑑觸緒 卷二

十

破齊而報仇但能報仇雖不有齊國卽與共燕國亦可也況既有齊國而何不可與毅乎此惟其心之至誠而乃言之肫摯也嗚呼如昭王之爲君不惟戰國無之卽千古亦罕矣有昭王之爲君卽有毅之爲臣其拜書以死自誓卽不必如毅者而亦必然矣況毅之以道自守者哉使昭王緩死十年君臣同心一德以廣布仁義於天下天下非秦之所能兼并矣充其君臣之所爲雖不能如三王之隆固可以超乎五霸之上何至於秦之棄滅仁義殆盡也嗚呼天欲大變古今之局不至於秦之棄滅仁義殆盡而不可以大變則昭王之遽死毅之不

竟其業固有闕乎千古運會者而豈僅一時缺憾哉世之知毅者多矣而或未知其深夏侯元之論似知其深矣然但富於詞而未細窮其故且知毅者多而知昭王或未盡也吾故反覆明之以表曠世一遇之君臣而抒其可悲可惜於千古也

燕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聞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

通鑑觸緒 卷二

十

王不善待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昭王之不信讒毅所深知也昭王遽死而惠王遽背其父毅所不及知也嗟乎卽知之亦惟盡吾心全吾道而已以功利之見爲毅計有二焉惠王之疑以不早拔二城也則卽竭日夜之力以拔之然而非不忍攻陷之本心也燕將士之憤惋不和以代將而召毅也則卽乘將士憤惋之氣以自王於齊然而非自誓於昭王之本心也不忍攻陷者仁也自誓於昭王者義也亦終全仁義而已矣然而能全仁義而不完全身非智也有可全之地而不全更非智也趙者伐齊之時授毅相印君臣之分



與燕等也奔之而全其身智而不失乎仁義也毅始擇昭王而事之終奔趙同一智也仁義而無智以運之固不能行也智不足以擇主無由行其仁義也行仁義而智不足以保其身則人將以仁義但爲殺身之具也是故智而有失仁義者不得謂之智也爲仁義者而必至於殺身吾又願告以昌國君之智也

田單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

通鑑觸緒 卷二

三

盡剽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閒言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十倍單知士卒可用盡散飲食饗士遣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擄掠吾族冢墓將大喜許之軍益懈單乃收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五采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七十餘城皆復焉

田單使燕剽降人而掘冢墓者使盡反昌國君之所爲也反其所爲而二城之守乃堅齊師之戰乃奮則知騎劫未代之時二城之駸駸欲下單正無如何矣單之伎倆所恃者反閒耳一聞於燕惠而昌國君去再聞於騎劫而盡反昌國君之所爲燕將士既憤惋不和其有才智者固不爲騎劫用騎劫亦必不能用故騎劫遂終爲單所欺而不悟是單之伎倆惟恃昌國君之一去而已矣神師之卒村巫之詐也龍文之牛兒童之戲也燕豈無一人能識之一軍能禦之者哉其皆憤惋不和棄騎劫而去之不顧耳單之惟恃昌國君一去也幸也遂與

通鑑觸緒 卷二

三

昌國同有千古之名更幸也且昌國不忍傷齊之民單乃以反閒自戕其人而掘其墓其心術之厚薄亦相去遠矣

趙王封樂毅於觀津尊寵之以警動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得矣而亦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鳴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誘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望諸君

司馬遷樂毅傳後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云云吾初疑始字之贅繼思之而知其意蓋通及偃所爲皆與昌國反者然其始讀此書亦未嘗不感泣也則凡有人心者無不感泣矣雖然通及偃所感不過功名得喪之際固未知此書之深也此書有曰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通鑑觸緒

卷二

古

使通知此則不至勸韓信反矣使偃知此則其貪鄙險惡皆不爲矣昌國此言之足以教天下萬世與孔孟之言無異也豈止自明其心迹哉又曰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至矣哉盛德之言也其所奉教之君子必孔子之徒而惜不著其名也吾謂昌國人品在孟子之次管子之上所宜俎豆於孔子之庭者也四十五年范雎說秦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

遠交近攻秦并天下之樞軸也嗟乎仁義之道則爲近

悅遠來權詐之數則爲遠交近攻同一遠近也而邪正順逆判霄壤矣

五十五年秦伐趙趙師大敗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敵而擊之斌曰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於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斌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鷲雀處屋子母相哺啣啣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鷲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鷲

通鑑觸緒

卷二

古

雀乎斌字子順孔子七世孫也

甚矣魏人之愚也忽視鄰國而不救畏秦而不敢救猶可言也至以鄰國之敗爲己福則尤可怪也燕雀處屋之喻即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魏以鄰災爲利是即自利其災也其不智也實不仁也惟其以鄰災爲利而不仁故自利其災而不智也子順爲魏人言之而不悟所謂不仁者不可與言而已嗟乎古今之人不同於燕雀者鮮也豈獨戰國之君臣哉

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爲相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

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  
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  
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造謗言子順相魏九月  
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  
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  
而以病致仕

子順之出處進退見道明而守道篤孔氏之家學也孔  
氏之學傳於戰國者曾子子夏之徒爲多子夏之徒數  
傳而失其宗惟曾子傳子思以至孟子最得其真子順  
蓋得子思之家傳故其旨與孟子同也戰國之末秦將

通鑑觸緒卷二

六

棄絕仁義之時得此以衍其緒孔氏之家傳既爲一振  
而當世儒生亦尙親見有懷仁蹈義者爲之式故孔氏  
廟堂禮器千載如新而秦漢以後抱殘守缺之儒生不  
絕於世非偶然也則子順當俎豆於孟子之次也

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  
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曰賢  
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曾無異政而卽自退意者  
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  
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  
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

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今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  
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  
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行將何之之言何其悲涼也義所不入之言何其決斷  
也死病無良醫之言何其沈痛也伊呂夏商之譬可爲  
衰世亂國之懷仁蹈義者一伸其屈矣世所以衰國所  
以亂以不用仁義也而懷仁蹈義者其如衰世亂國何  
哉伊呂有商周可入則舍夏商以入之其行無所之義  
無可入者則良醫亦將與病者同死而已雖然六國不  
用仁義而至滅亡無論矣秦雖混一天下而懷仁蹈義  
者皆不入亦不十餘年而卽滅亡不可爲炯鑒哉  
五十七年魏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  
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吾已拔趙必先移兵擊  
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  
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共尊秦爲帝以  
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  
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臣也  
氣節之士亦吾道之干城也壯哉魯連之言乎足以振  
六國之聾而奪暴秦之魄

通鑑觸緒卷二

七

魏公子無忌數請魏王勅晉鄙令救趙王不聽公子乃用侯生計竊魏王兵符奪晉鄙軍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師於邯鄲下

信陵之破秦師以其下令軍中之順人心也戰國之不信義極矣而每戰之勝敗亦視人心之得失順則得逆則失於衆逆之中有一稍順者而即得焉其稍順者稍假仁義者也於極不仁極不義之中有一稍假仁義者而即有效焉以此益知仁義之可爲而人心之終古不易也四公子之徒皆不軌於正而要皆有收拾人心之

通鑑觸緒 卷二

文

意則皆有假仁義之意而信陵尤錚錚矣

荀卿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荀卿曰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

王者不得已而用兵儒者亦不得已而言兵也孟子言兵以仁者無敵一語爲宗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皆此意也荀卿之言亦近之

陳鼯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荀卿以仁義言兵非不知仁義者何獨不知性耶其言仁義多與孟子同者何反詆孟子耶謂仁義非性則此所謂愛人者惡人害循理者惡人亂皆僞耶謂仁義爲

通鑑觸緒 卷二

文

性則仁義不善耶其言之自相刺謬已於此見矣而此言可與孟子相發明亦不可沒焉

易佩紳著

秦

始皇十九年燕太子丹怨秦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丹卑辭厚禮請見荆軻謂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地

通鑑觸緒卷三

卷三

一

圖獻秦王臣乃有以報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曰計將安出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胷則將軍之仇報矣樊於期遂自刎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奉圖進於王因把王袖以匕首搵之王驚起袖絕遂拔劍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引匕首摘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秦遂體解荆軻以徇

燕丹之所為愚而已矣愚而欲行詐詐亦成爲愚而已矣其父子君臣既不能修德修政以自彊又不能早救

三晉以自固至此時而欲報秦怨固已晚矣而又出於愚詐之所爲其何能濟也曹沫之劫齊桓公反魯侵地也當沫退就臣位之時桓公固即欲悔盟而殺沫矣因管仲諫而桓公欲假信義以圖霸遂使沫幸而獲濟然要盟無質即使桓公悔而殺之天下亦不得非之也惟桓公管仲欲藉此益顯其信故樂得沫之所爲以成之也使桓公能殺沫以懲亂而亦遂反侵地以恤鄰則兩盡其道矣是固管仲之所未見及矣至於秦則并不假乎信義者也商於六百里之地自許於楚而誑之矣再誑以武關之盟而懷王死於秦矣燕豈未之聞耶豈自

通鑑觸緒卷三

卷三

二

許於人者可誑而人劫之者可信耶蘭相如之劫秦王也游戲之末節秦所不必爭者也豈土地之故而能之耶其完璧以歸趙璧亦無用之物也豈有用如土地者而能聽其歸耶是時即使荆軻之技更精而秦王之袖不絕秦王亦惟許其反侵地而已必不至於不許而受其刺也侵地之契約一得秦王之袖一釋而荆軻之體仍解燕之國仍亡矣燕丹之愚何其甚而荆軻之愚亦何其甚耶甚哉自春秋以至戰國愚詐之習錮人深也因習於詐而益錮於愚也毛遂之劫楚以救趙也恃其爲楚非爲趙之數言足以動楚耳使無可以動楚之數

言則與蘭相如之所爲皆匹夫之無賴者耳  
二十五年大興兵攻遼東虜燕王喜

司馬光謂燕丹挑怨速禍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云云夫謂丹爲賢誠謬矣然使丹不挑怨召公其遂能祀耶六國韓先亡趙魏楚燕齊次之皆以距秦遠近爲先後不以有數無幾也夫以遠近爲先後則遠交近攻之策所馴而致也交於遠乃可肆其攻於近近之攻者既下遠者亦受攻矣近與遠固皆不能自彊而燕雀處屋之愚則先自遠者始也

通鑑觸緒

卷三

三

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丞相綰請立諸子廷尉斯議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天下之得失繫乎道有道則封建可也郡縣亦可也無道則封建郡縣皆不足論矣道之所繫者井田學校也封建郡縣之天下皆可以井田學校也井田廢則無養人之道矣學校廢則無教人之道矣漢以後學校雖不如今而尚存其意惟井田既不能復而均田限田亦訖無行者是因廢其制而并不存其意矣既不能養人則

教人者亦具文而已矣一切政刑皆孟子所謂罔民者矣是秦之罪不在廢封建而在廢井田學校而其害萬世生民之罪則尤在廢井田也萬世之君欲不與秦同罪尙其由均田限田而漸圖之以存井田之意哉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是時義不入秦之儒生固必不爲始皇議封禪然此議者之意亦似藉以諷始皇也惡傷土石草木諷以仁也席用菹藉諷以儉德自貶損也然始皇之不仁不儉而妄自尊大無可救藥矣宜其以爲難施用也

通鑑觸緒

卷三

四

燕齊迂怪之士言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

凡荒遠之地爲中國之人罕到者皆迂怪之說所由起如東渤海西崑崙之類是也其地無人則已有之則亦如中國之所謂人苟不如中國之所謂人則禽獸也或飲食男女亦如中國而但無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則未經中國聖人之教亦與禽獸同也中國之人有至其地者或憫其無知則當以中國之道

使其知之而導其行之卽限於言語而不能使其知彼亦安於禽獸而不能導其行則惟有大息以歸而已何至傳爲怪說哉卽傳其怪亦怪其如禽獸而已何至傳其爲仙爲不死之人哉夫中國之人或有老而未死自稱數百歲者非其家有數百歲相傳之子孫固無從徵信之然中國自古相傳數百歲之人亦終死矣豈偶經異域見有老而未死者卽信爲永不死哉彼卽不死亦不過彼地之不死者耳而何能禍福死生於中國之人哉其傳此者或厭常喜怪之人未至其地而懸擬妄作也或至其地見有似人非人者無可名狀遂爲之附會

通鑑觸緒 卷三

五

而謂爲仙人爲不死之人也抑無論何所見而特爲夸誕之說以欺人也使但厭常喜怪者欺之而厭常喜怪者信之則亦但有怪說而不必有怪事卽或有怪事而不至有怪教也自有畏死求生畏禍求福之人而怪之入人者深矣自有長生不死之說而怪事之行於帝王者無不至矣自有長生不死之神爲求生免死求福免禍之禱祠而怪教垂於千古矣天地山川社稷五祀宗廟之祭自天子至庶人報本追遠者也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者亦皆中國之人或修聖人之道或衛聖人之道死則祀之以崇德報功也至

有東渤海西崑崙之似人非人者混雜其間朝野上下隆其祠廟備其儀物殫財力竭精誠趨踰拜禱恐後或反於中國之報本追遠崇德報功者視爲具文而漫不經意焉鬼神之顛倒錯亂人事之邪淫悖謬因之則秦皇作之俑而漢武加之厲也不能化異域之如禽獸者使盡從中國之道反以中國之人而乞靈於異域反欲絀中國聖人之道以崇異域之教稍有知識者一心思之卽明也而奈何夢夢千古也則禍福死生之回惑於心雖有可明之機而不敢明也則必先明禍福死生之理釋禍福死生之心而後可以盡人事存人理而不失

通鑑觸緒 卷三

六

中國聖人之道也夫富貴已極生可樂而死可惜莫如帝王也故秦皇漢武之求長生無所不至也抑以彼一切殺生成福惟所欲爲而惟彼之生死不能自爲故不得已而求之東渤海西崑崙者以爲之也漢明帝梁武帝之輩所爲亦然也自一時之帝王垂其教千古之帝王崇其教而欲使千古之臣民不惑其教而獨守中國聖人之道難矣然則欲并秦皇漢武漢明帝輩之所爲者一洗而空之是所望於以聖人而爲天子者三十四年李斯上書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如此

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

嗚呼荀況性惡之言殆自據其性言之耶觀於其徒李斯益有徵矣孟子言性善固自據其性亦推諸人井乍見嗔蹴不受衆人皆然之性且惟皇降衷若有恆性成湯已言繼善成性孔子已言非孟子之創言也孔子言性近習遠惟上智下愚不移以理之雜乎氣者言之所以教中人也蓋上智不恆有下愚亦不恆有惟中人習

通鑑觸緒 卷三

七

善則可幾上智習不善則流爲下愚故教之使循理以勝其氣也孟子時下愚之不善固無論矣中人亦皆習於不善矣知其習不善猶有可挽回改革之一日至習久而以爲性之固然將無復挽回改革之日矣孟子深悲之故不論適然之氣而專揭本然之理使人思其本然而悔其適然當世聽之固可挽回改革於一時當世卽不聽而筆之於書亦可挽回改革於千萬世則凡千萬世之中人雖不盡幾上智而亦不同歸下愚皆孟子之賜也夫人有篤信乎理者卽可勝其氣使人人皆信其性善人人皆可爲善矣雖有一二下愚之不善者範

於衆善之中而不足爲害矣而荀況何爲者耶卽以理雜於氣言之不言上智不言中人而獨言下愚何耶且并以下愚之適然而概中人以上之本然何耶則況固性惡者也因其惡而播惡於天下萬世也其謂禮義生於聖人之僞則況所言之禮義皆僞也則其心不知有禮義而但爲口耳之學可知也其不爲孫吳申商儀秦之言而願言禮義何也蓋言當時之所罕言以示異也其所言本襲子思孟子之緒餘而願從而誣毀之又創一言以反之以爲并異於子思孟子也但欲反其一言以爲異而不顧爲害於天下萬世誠性惡者也以惡教

通鑑觸緒 卷三

八

惡而李斯乃眞肖其師矣商鞅之惡猶未至於燒詩書斯之所爲至燒詩書其惡甚矣夫雖有惡人苟稍親近於禮義之君子其惡必少殺焉卽欲爲惡而亦不敢公然決裂焉史稱斯之辭況也學已成矣豈其已成之學而盡棄之歟則況口耳之所學者一事而心術之所傳者又一事彰彰可知也斯之辭況入秦也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士之情也是其學於況者求富貴之學而已求富貴之學一心術之惡佐以語言文字之僞而已其用於秦也心術之惡正與相投使不用於秦而或更有願聞禮義之國則語言文字之僞固在焉蓋欲



無往不得富貴而已苟可以得富貴者無不爲而已雖然胡亥之矯殺扶蘇也斯初不敢從繼迫於趙高之言而從之胡亥之昏暴以致亂也斯初亦欲諫繼懼於胡亥之責問而阿順之其初之不從與欲諫者固性之不盡惡也繼不保其初念者則苟況性惡之教有以錮之深也宋蘇軾之責況也謂其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猶未知況之惡者夫況非自許太過而實自見太卑也蘇氏蓋猶黷於況之語言文字而未窮其底蘊吾正以語言文字之真僞必嚴其辨而峻其防也凡空文浮詞之無關汗隆治亂者固無足辨其有言周孔之言而存詬

通鑑觸緒

卷三

九

躡之心稱周孔之徒而助桀紂之虐如苟況輩者正宜辨其似而防其微也抑孔子時三代之典則猶存人心之陷溺未甚孔子就三代之典則著爲文章學者守其文章而不遽聞性道可也孟子以後典則益遠陷溺日深羣言日亂非先明性命之故不能堅爲善之心而正趨向之路如苟況者其性之本然固不惡也因不求其本而但逐口耳之末遂冥然悍然安於惡而播惡於天下萬世也吾以告天下萬世之有志爲學者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王其危哉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

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

幸哉孔氏有人也子順之後而又有子魚也夫一時之無用于萬世之大用也凡亂世之講明道學蒐羅文獻者皆藏大用於無用之世也

三十七年始皇崩於沙邱秘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會暑車臭乃令從官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

始皇之死於沙邱也以求不死之方於海上病歸在道也其秘不發喪以李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又趙高

通鑑觸緒

卷三

十

與斯謀殺扶蘇立胡亥也使非求不死則不至死於外矣非死於外則不至扶蘇死胡亥立矣非扶蘇死胡亥立則秦不速亡矣夫始皇不恤天下之死而自求不死惡之甚愚之甚也天卽就其求不死之愚以報其不恤天下人死之惡是故天之報施善惡非別有所爲也皆人之善惡所自爲者其公私邪正之念各有屈伸倚伏之理一乘於盈虛消長之氣卽著爲得喪成虧之事也人心善惡之真僞人不能窺者多矣卽天之報施人不能測者亦多矣而史策所載最著之善惡其報施或反身而應或子孫而應或數十年數百年而應有心人苟

一一按之皆未有或爽者夫惠逆殃祥之理自唐虞以來之聖人屢言之但非如浮屠氏之所言浮屠言者怪也非常也其言報施既非實有之事言善惡亦非至當之理徒使愚者惑之而不知所以爲善惡人之黠而悍者愈以報施爲不足信而肆其惡而吾黨之高明者又遂以報施爲不屑言夫吾黨不以有利而後爲善不以有害而後不爲惡不言報施宜也而欲以挽救天下之惡人非此不足以稍動其心則願吾黨常以惠逆殃祥之理正報施之說而無爲浮屠氏之所淆也

二世元年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

通鑑觸緒 卷三

士

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沙邱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奈何高曰誅滅大臣及宗室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秦燒詩書以愚天下而先卽自愚以愚其子以詐力屠滅天下而終自屠滅其骨肉使必待項羽入關而後屠滅焉揆之天道似猶以爲晚也故始皇初死之年其一切骨肉卽假胡亥趙高之手而屠滅已盡天之報惡人卽以其惡自報抑何速哉

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古者首出庶物之聖人其德超乎天下而天下戴之爲天子至順也至常也後世不尙德而尙力力不足則以詐濟之人事之詐不足則詐爲天命神奇以濟之陳勝魚書狐鳴之醜習雖漢之高光不能不效高則斬蛇是也光武則符讖是也嗟乎得天下之始基若此其何能明於君天下之道而行之一出於正乎史記載高祖奇怪更有曰高祖之母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生高

通鑑觸緒 卷三

士

祖云云是直以高帝非人所生而爲鱗蟲之所生矣則高祖不宜以太公爲父矣無怪乎項羽烹之而可分其羹矣然是說也姑無論其必無卽使有之則高帝之母淫邪而遇妖崇也凡羞惡之心未泯者其淫邪妖崇之事皆諱莫如深高帝之母乃不恥而自言耶既不自言而又誰言耶若太公果見之或不忍棄其妻則亦相諱而已矣尙以告人耶使高帝託爲此說以煽衆如斬蛇之類也則高帝無父之罪不待分羹之言固史臣之所當諱也使高帝亦并無此說而但以流俗傳聞紀於簡策則史臣之大罪也商頌之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毛氏傳謂春分元鳥降高辛氏率簡狄祈於郊禱而生契故商爲天所命自此元鳥降之時也乃鄭氏箋則謂元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大雅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毛傳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也敏疾也歆饗也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禱履高辛之迹將事敏疾而神饗之也乃鄭箋則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歆歆然有人道感已而遂有身夫毛傳顯而易明也鄭箋邪妄之說也邪妄之說皆起於史記也史記載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卵吞之生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踐之生稷皆漢初附會之說也漢之祖既爲鱗蟲生矣於是

通鑑綱緒

卷三

三

附會商周之祖一爲禽鳥生一感於怪異而生初以詩頌之一二文字近似者附會而載之於史繼則以史之附會者誣詩頌也嗚呼人爲萬物之靈帝王又人之首出奈何必以爲禽獸怪異之所生而一切邪妄之說辱及古之聖帝明王也如謂伏羲氏爲蛇身人首神農氏爲人身牛首皆此類也爲之說者謂帝王必有奇怪乃可息人人欲帝人人欲王之心夫人人欲帝欲王之心誠邪妄之心也然而五帝三王之時之人無此心也有天下者但法五帝三王之道修之於身而行之於政自無人人之欲帝欲王矣不此之務而乃欲以邪妄之說

息邪妄之心是猶以膏沃火適助其燄而已而安能息哉然則邪妄者又何其愚蔽也戰國之愚蔽尙未至此之甚而漢乃甚之則戰國時詩書猶在至秦燒詩書而漢初君臣益懵然無所見張良陳平輩徒以戰國詐力之餘習日教其君詐力又不足則惟濟以邪妄而已奈之何哉奈之何哉漢興未幾而詩書出矣然邪妄之說已入人心而成風俗於是反以邪妄之說附會詩書矣至於中葉詩書漸明如毛氏之傳誠可據矣鄭氏所箋者毛傳也乃背其傳而反以邪妄附會之說侮嫚詩書何也則當時一切邪妄之說已積爲讖緯之書也讖緯

通鑑綱緒

卷三

四

之書發源戰國導流漢初而浸淫東京也自光武篤信讖緯以讖決事凡曲學阿世之儒遂以讖解經至於鄭氏亦不免則燕卵神迹固以爲史記可據而亦以爲讖緯之不可背也此因一時之人心風俗而壞及學術又因一時學術而亂萬世之風俗人心也宋朱子傳此二詩亦沿襲鄭氏且曲爲之辨是又吾之不解於朱子者也

二年盜賊益多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皆以成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爲貴有天下者

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爲  
天了親處窮苦以徇百姓尙何於法且先帝起諸侯兼天  
下作宮室以彰得意今朕卽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  
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  
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去疾劫自殺獨斯就獄二  
世以屬趙高治之

古來昏暴之主皆不能自禁其欲而已未有謂欲爲當  
縱者但以舜禹爲難及而已未有以舜禹爲非者有之  
則二世是也是固秦欲愚天下而先自愚之明驗然亦  
李斯與趙高教導之使益愚也斯旣教導之使益愚矣

通鑑觸緒 卷三

五

至於兵起國危而始諫之無論其爲去疾劫之牽率否  
也而心已晚矣

李斯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秦用法令致富彊并天下皆商鞅爲之李斯所爲但倍  
鞅之毒促秦之亡而已夫廢先王之道致人以富彊并  
天下不免於身死族滅況倍其毒而促其亡可免乎秦  
固當亡也秦之亡得罪於天也鞅與斯使秦得罪於天  
則亦得罪於秦矣使斯以不從沙邱之謀而死以早諫  
胡亥而死猶或有憐其忠於秦者天奪其魄使并不有  
忠於秦之名乃益當其罪耳嗟乎凡同惡相濟之君臣

可以鑒矣

楚懷王孫心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願與沛  
公西入關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賊嘗攻襄城無  
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  
告諭秦父兄秦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  
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楚王乃不許項  
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劉項成敗判於是矣非以入關先後也實以仁暴也使  
項羽而有成則以暴易暴天不忍再有一秦也諸老將  
於戰國之餘皆知取仁而棄暴固天理之自在人心而

通鑑觸緒 卷三

六

亦閱歷之久知天下同苦秦暴非仁不足以反之也劉  
氏有天下雖不能復先王養人教人之大道而固可以  
滅夫暴秦殺人之大惡也諸老將旣知取仁而棄暴則  
其中豈無一如沛公之仁者乎然雖有仁心而非豁達  
大度好謀能聽知人善任無能爲也抑沛公亦不過稍  
有仁心而已其於聖賢爲仁之學帝王仁天下之道固  
不知也當時草澤中豈更無知聖賢爲仁之學帝王仁  
天下之道者乎然此類者旣守於孔子君臣上下之間  
亦懷於黃老福首禍先之戒孰肯冒不韙蹈不測而爲  
沛公之所爲也則天之所求以代秦者惟有沛公而已

夫對堯舜湯武而論則漢高不得謂仁對秦項而論則不得不以漢高爲仁天於堯舜湯武之後求爲民除暴之仁人僅能較愈乎秦項之不仁也天道窮而天心苦矣

三年春二月沛公問計酈生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卽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酈生之計始於下陳留其命終於下齊蓋善說者死於

通鑑觸緒

卷三

七

說矣然陳留之下實沛公入秦之首功也

秋八月沛公破武關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遣閻樂將吏卒十餘人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古今之規模自秦變之天下之權天子之命繫於一宦者亦自秦始有之嗟乎自秦孝公至於始皇諸君在地而下而尙有知也亦知其子孫之哀請於宦者求爲黔首

而不得乎

子嬰遣將將兵距曉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尙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昭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曉關者武關之西也武關之險旣入而曉關何不可入也秦人之苦其上亟矣是時又正有弑逆之變上下無制矣卽但以力攻之亦易下矣以仁義之聲動之前徒制戈更何必矣張良旣以計說秦將而從之將者秦所

通鑑觸緒

卷三

八

富貴者也其不忍叛秦之義自深於士卒也但有士卒欲叛而將不從者未有將旣叛而士卒不從者陳留下宛城降皆已然之事也張良之言何其謬乎何必爲反覆變詐之舉而始快於心乎則戰國權謀傾險良習之最深也習之深而遂必逞之爲快也夫沛公入關當時之天下後世之天下皆所深幸也乃甫入而卽爲反覆變詐之舉則使沛公之不行仁義者良其罪之首矣

易佩紳著

漢

高帝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善哉沛公之言也人已降殺之不祥此天理之公人心之平沛公所以開四百餘年之業及漢亡而亦無慘禍也諸將之言誅秦王也惡秦之甚也夫秦之惡孝公基之始皇甚之二世踵之至於子嬰則其始猶能以正諫

通鑑觸緒 卷四

一

二世其繼猶能以智誅趙高其為王僅四十六日無惡可指其降沛公也自知其家不為天下所容能使咸陽免於攻屠亦足以稍謝其祖宗之惡此固沛公之所不當殺而亦賈誼過秦之所不當并責者也至項羽屠咸陽并子嬰而殺之則固羽之不仁而亦秦之惡必不能全其後雖無辜者亦不免蓋與扶蘇及諸公子同也天使沛公不殺子嬰以顯沛公之仁藉項羽之不仁以盡絕暴秦之後亦似有樞軸於其間矣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疆弱之處

漢之定天下賴此也漢以後之專用秦法亦由此也使蕭何或如諸將之所為則并此而亦失之矣然此固一掾吏之能事耳何亦適用其掾吏時之所長耳故秦以後得志之人才皆吏才耳或謂秦燒詩書但燒天下之所藏其博士官之所職者固在也何但收丞相府圖籍而不收博士官詩書以致并燬於項羽之火然則何本不知詩書為何物固亦無足責矣

通鑑觸緒 卷四

二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諫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甚哉財色之溺人也沛公甫入關即偷安於奢麗樊噲諫不聽張良繼諫始聽也使非二人言則項羽一至沛公立敗矣夫噲屠狗者也何所見之卓而沛公不及也蓋身親者昧旁觀者明使沛公旁觀亦能以此諫人也亦惟其忽視噲所以不聽良為其所重者而遂聽也且夫一利一害之顯呈不待智者始見但無如有所溺何

耳沛公終不溺所以終能聽也天節取一能聽言之人  
以爲君卽節取羣策羣力以助之而何擇乎品類哉  
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  
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  
有所侵暴無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民大喜  
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此饑易爲食渴易爲飲之明驗也然所謂除秦法者僅  
除其太苛者耳自漢以後固仍皆秦法也

項羽夜擊院秦降卒二十萬人新安城南

通鑑綱緒

卷四

三

白起阮趙卒四十萬古今之大惡無以復加者也凡有  
慟隱之心皆不忍聞者也而項羽乃效之使羽有天下  
則又一秦也昭昭矣

或說沛公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  
大怒攻破函谷關進至戲期旦日擊沛公軍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  
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  
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  
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素善張良乃夜馳  
之沛公軍告良良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要項伯見沛公

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  
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備他盜之出入與非  
常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  
日不可不來自來謝於是項伯復夜去具以沛公言報羽  
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人有大功而擊之不  
義也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曰日從百餘騎見羽謝  
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羽默然不應增出召項莊謂曰若入爲壽請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莊入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卽帶劍擁盾入瞋目視羽頭髮上  
指目眦盡盡裂羽曰客何爲者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也羽  
曰壯士賜之卮酒噲立飲之羽曰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  
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  
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  
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  
沛公脫身獨騎噲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間行至  
霸上留張良使以白璧謝羽玉斗與亞父沛公已去良入

通鑑綱緒

卷四

四

謝曰沛公不勝枵杓不能辭謹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將軍  
玉斗一雙奉亞父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  
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羽受璧置之坐上增受玉斗置之  
地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  
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項羽范增皆惡人也羽惡在氣增惡在心在氣者有以  
理之是非婉達之而氣平矣更以理之是非正告之而  
氣折矣在心者則惟欲惡之必行倘不行則怙惡以終  
而已沛公之言婉達者也項伯樊噲之言正告者也羽  
之不殺沛公也宜矣由此推之羽前此之屠襄城阬降

通鑑觸緒卷四

五

卒後此之屠咸陽弑義帝使有能婉達正告者皆可不  
爲也以增此時必欲殺沛公之心推之凡羽前後之惡  
增不惟不婉達正告而實助成可知也姑無論羽殺沛  
公必不能服諸侯得天下卽幸得之增之濟惡視秦商  
鞅李斯加甚矣其身死族滅豈止疽發背乎且增言亦  
太無據矣其謂沛公志不在小固也其謂令人望沛公  
天子氣也如以爲不足信則已如信之則天子氣者天  
爲之也而人可殺之耶秦始皇既得天下欲厭東南之  
天子氣項羽未得天下而增使之殺有天子氣者何其  
愚妄更甚耶而蘇軾乃謂增亦人傑豈不謬哉且夫以

理之是非曲直平惡人之氣而折之亦必在我之理誠  
是誠直而後可恃焉而其要尤在不與之爭利而已沛  
公之言於項伯也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  
封府庫而待將軍噲之對羽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  
毛不敢有所近以待將軍是不惟不與之爭利且本其  
所應得之利而讓之也羽尙何氣之不可平何氣之不  
可折哉增一切無理之言尙何能入哉樊噲張良之有  
造於漢也惟諫沛公無留居咸陽而有其利爲最要也  
噲之折羽也實因毫毛不近之理直氣壯乃能以亡秦  
之續動羽也使非實有是理則雖有髮指眦裂之狀適

通鑑觸緒卷四

六

足以速其死耳吾又以告天下萬世之處惡人者惟遇  
惡人如范增則不可以常理論也  
項羽陽尊楚王爲義帝徙於江南都郴分天下王諸將自  
立爲西楚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疑沛公  
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  
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  
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王怒欲攻  
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  
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  
敗不死何爲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者湯



武是也臣願大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氣不盈不足以大敗志不困不足以大亨項羽之自處於盈而子漢王以困也自盈適以自禍困人適以福人矣漢王初不自見而蕭何獨見之何之智量過人遠矣養民致賢之言又何其知本而得要歟以一掾吏而能爲此言言之而卽頗行之雖當時之民未必盡養當時之所致不得謂賢而固已定劉氏四百餘年之業矣抑秦之禁天下詩書也使當時有智量如何者不能學詩書而但能學法令其所見有合於詩書者蓋資性所具

通鑑觸緒 卷四

七

閱歷所得抑或一二老生之所傳而究何能如服習詩書之益臻明備也漢初之臣如張良者猶不過戰國遊俠權謀之習惟何智量最正而不得詩書以充之惜哉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嗟乎高帝之初起也天資尙樸天真未漓猶可誘而進之於仁義者也而惜乎不得仁賢之臣也當時天下豈盡無仁賢之人哉其皆薄其貪財好色畏其狎侮嫚罵而不屑就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就其所有之臣如高帝

所自謂三傑者以秦之臣較之蕭何法律祖商鞅而心術較正耳張良陰謀似張儀而風義較篤耳韓信則白起蒙恬之徒耳當其初起也惟何與曹參樊噲灌嬰周勃輩從之亦皆樸而未漓者故其所行猶率其寬大長者之素而未習於機詐傾險之爲何之勸其王漢中養民致賢也正可由此充其寬大長者之用敷仁布義遠近嚮風使項羽自爲失道之寡助漢王自爲得道之多助固無須乎機詐傾險之爲亦無取乎爭戰攻奪之力也自擊嶢關而張良教以反覆已爲機詐傾險之始矣至入漢中而良說以燒棧道示項羽無東意於是機詐

通鑑觸緒 卷四

八

傾險習爲常矣至韓信拜大將對以任天下武勇無所不誅而爭戰攻奪無虛日矣蕭何之所謂養民致賢者養民固未也賢固不能致也致一信而已矣未幾又致一陳平平之風義遠不如張良惟機詐傾險加甚而已於是高帝惡習日深天性日薄惟有自私自利之心無復寬大長者之意以至父可分其杯羹子可推於車下大倫滅骨肉棄更何能以所愛及所不愛哉則良信平諸臣教之以至於是也亦惟高帝好謀能聽故教之善則善教之惡則惡也嗟乎天求一寬大長者以除秦惡而諸臣復以秦惡教之奈之何哉亦惟節取其彼善於

此者以去一時之太甚使存一綫天理以俟綿延發生於後世而已自漢以後之人才無不豔稱三傑吾請以孟子斷戰國之罪者斷三傑之罪焉信濟高帝之惡而卽身受其惡所謂善戰服上刑者固已伏其罪也良之權謀在連諸侯之例者也可稍減也何之法令在辟草萊任土地之例者也又稍減也至陳平以下則高帝亦不以爲傑者無足道矣夫不明三代以上之理不能定三代以下之功罪孟子之書具在也持之以定功罪卽可準之以判從違矣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人擊楚義帝殺之江中春二月漢王

通鑑綱緒

卷四

九

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項羽之惡不待弑義帝而見也惟弑義帝則其惡可指名耳漢王苟能充寬大長者之量以行仁義不必羽弑

義帝而羽自莫能與爭惟弑義帝則伐之益有名耳然是名也漢王不知諸臣亦不知惟三老董公知之漢誠陋矣夫仁義不生於心故并其名而不知也董公不惟知其名而仁義實生於心矣其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何其粹然孔孟之言哉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又何其確然切於事情哉使漢而能行仁義也何須乎韓彭諸人之勇力也羽弑義帝漢有以順伐逆之名卽不弑義帝亦有以仁伐暴之名安往而不得天下也以此得天下何不可幾於三代之隆也是時既有董公則固非無人也亦既爲

通鑑綱緒

卷四

十

三老矣何不用之乎得毋以其仁義之言爲迂但取其兵出無名之言借一名以爲機詐權謀之用乎無仁義之實而但借一名一切之所爲不似也天下聞之不信也故雖有此名而亦不能響應乎天下仍以詐以力相持數年漢且岌岌乎殆矣其幸而獲濟者則楚之暴逆已甚漢固視楚較仁焉名較順焉天下亦更無行仁義而起者故終屬漢也然而漢之自命固但以爲其詐力得之也且以爲其詐足以勝楚之力也董公所言之仁義固渺不相涉卽其所謂名者始雖借之繼亦忘之故漢之論功行賞無有論及董公者尙望其能用之乎則

始終不知仁義并其名亦不知而已漢誠陋矣

夏四月項羽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羽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市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

通鑑觸緒

卷四

七

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皆亡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夏侯嬰爲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嬰卒保獲脫二子太公呂后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與歸項羽常置軍中爲質諸侯皆背漢復與楚

漢王初伐楚得諸侯兵五十六萬彭越又以三萬人歸之則擊楚殺義帝之名未嘗不足以動天下矣乃入彭城而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何也姑無論其貪財好色之習偶忍於咸陽不能忍於彭城也而亦殊非素服發喪者之所爲也考其實不似其名而諸侯之心爽然

失矣項羽以三萬兵至而六十萬兵皆破而走於是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其爲諸侯棄之而走明矣空名之不足以固結人心也審矣且夫彭城之入也乘項羽之北擊齊也羽之舍齊以歸救必然之勢也沛在彭城北羽之歸路所經至危地也漢王置酒高會之日何不早移沛之家室於善地乎羽之自平原歸也路千餘里彭城距沛百餘里非移之不及者得貨寶美人置酒高會而忘其妻子已非情矣乃并忘其父乎至於軍敗之後始欲過而收之何其晚乎是早無其父於心矣何待分羹之言而始見乎二子既遇而載之矣非不可兼全者而

通鑑觸緒

卷四

七

必預棄之何心乎然則其以詐力爭天下也爭富貴耳爭富貴以快其一身之嗜欲耳當溺情於妻子之時視妻子固已重於父矣及身與妻子恐難兩存之時則又但重其身矣凡自私自利之人充其所爲皆可不顧其父母妻子者也吾不意寬大長者之所爲何一至於此也則一切求富貴之臣教之以日甚一日也故漢王未入彭城以前猶不過不行仁義而已其大悖於仁義則自彭城始矣

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而漢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漢王既恃於仁義則不能不專恃詐力矣詐則取於張良陳平也力則取於韓黥彭三人也然是時關東本非其所有則欲捐之於此三人及幸以三人之力有之遂族此三人是其恃力也仍恃詐而已則凡効力於機詐險惡之人者亦可以鑒矣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初秦之亡也豪傑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相距榮陽民不得耕種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通鑑觸緒

卷四

三

觀於此可知五穀之當貴而金玉之當賤矣王者之政即由貴五穀賤金玉者推之而已

三年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王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張良來謁王具以告良良曰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命乎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間釋箕子囚封比干墓陛下能乎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陛下能乎不可三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陛下能乎不可四也休馬華山陛下能乎不

可五也放牛桃林陛下能乎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陛下游者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六國之後不當立也秦無道之極固當亡六國亦皆無道之當亡者夏桀商紂皆以無道亡而湯武立夏商之後何也五帝三王皆有大功德於民而萬世不可忘者也秦之祖飛廉助紂爲惡者也田齊三晉之祖皆篡賊

通鑑觸緒

卷四

西

也燕之召公楚之鬻熊雖皆賢人而其功德皆不及周公者魯爲周公之後既不立又何有於燕楚也使漢以仁義得天下則求五帝三王之後而封之固無取乎六國也使不以仁義則雖立五帝三王之後亦具文耳何論六國也漢王固不知此酈生張良亦非知此者皆計利害而已良之爲漢計者固得然要皆自私自利而已酈生之計自私自利之未深者也良之計自私自利之尤精者也然良且以自私自利之心推之於湯武矣曰湯武封桀紂之後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是直以古帝王皆同一權謀之術而已

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重兵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爲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生已說下齊欲止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甯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遂渡河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

通鑑觸緒

卷四

五

王以酈生爲賣已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使使之楚求救允矣哉孟子所謂善戰服上刑而連諸侯次之也連諸侯者講和息爭雖不能清禍亂之源而稍可免殺戮之慘準以三王之仁義則有罪而較善戰者則不惟無罪且有功也使漢得天下盡如酈生之說而無取韓彭諸人之力不亦善乎信乃屠滅酈生已下之齊并酈生而害之則其罪不止善戰矣上刑之服尙可逭乎然信之罪浮於善戰者蒯徹教之也徹獨保首領以沒豈爲天之不足齒數而置不論乎抑天假其口以終陷信於誅夷使善戰者不逃上刑因信罪而遂寬徹罪乎然徹之

言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發使下齊未有詔止將軍是徹之得援以爲說者仍漢之罪也漢使酈生說齊而不止信者爲兩端之計也有戰之生其畏而說益可動有說之懈其備而戰益能勝也且漢終不欲諸侯據其地故齊雖服而仍樂得信以除之也張良教之也不立六國後之意也擊嶢關之故智也則漢之罪又良之罪也四年楚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乃爲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卽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

通鑑觸緒

卷四

六

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嗚呼當是之時天柱絕地維滅矣項羽固已弑君劉季亦可弑父矣使劉季早有其父於心固已移於善地不至爲項羽得旣爲羽得則惟有罷兵講和以請其父而已不至羽留軍中以爲質也卽羽必以爲質則惟有盡讓其所有之地求爲庶人以安全其父而已必不至與羽相持使置俎上而告以將烹也旣聞置俎上將烹矣尙有何神魂附於身軀何面目立於人世則惟有自投羽軍以全其父而一身之死生且無論矣嗚呼劉季旣皆不然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卽使覲顏而尙有言則亦

曰吾翁卽若翁若必不忍烹而翁可耳而何至有幸分  
枯羹之言哉雖無其心而但有其言無父之罪已通於  
天矣况安知羽不卽烹之以羹相遺哉婉言解之尙恐  
不免况危言激之哉羽之怒而必烹也十之九項伯救  
而羽能從之也十之一耳以十之一而幸免於十之九  
可恃乎王陵之母羽既烹之矣而豈待創爲乎使羽竟  
烹之則劉季自戡之矣而尙何辯乎嗚呼天下所賴有  
君者以能保全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也更以其躬親  
於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而爲天下式也劉季先不  
自保其父子夫婦矣而何能保全天下之父子夫婦乎

通鑑觸緒 卷四

七

劉季於父子兄弟夫婦間皆不可問矣而尙可爲天下  
式乎天豈但取其除秦苛法一節而其餘遂置不論乎  
兄弟夫婦或不論而父子亦不論乎後世論此有二焉  
喜功名者或以項伯爲天下不顧家之言爲信然也將  
但知有定天下之功而不知有壞人紀之罪則無以存  
萬世之人理也執義理者或以劉季之罪無一綫之可  
寬將疑天之求民主者但取其一時之功而可容其萬  
世之惡則無以解天意也吾因反覆推求於義理之極  
至而得一綫之可寬知天意與人理互爲權衡而終不  
相悖焉自二年四月太公陷楚至四年九月羽歸太公

其間劉季未戰勝項羽也韓信戰勝於河北彭越戰勝  
於梁皆非與羽戰也劉季偶勝於成皋亦非與羽戰其  
遇羽也則皆受困而不敢戰也其臨廣武而數羽十罪  
蓋使羽自知其曲已爲天下所不容故不敢復殺太公  
益爲天下指名也其不敢戰也固力不逮或亦但欲以  
理之曲直折羽之氣而不欲以力戰激羽之氣也其使  
信越諸人力戰各地蓋亦使羽知天下助漢者已多漢  
終不可下則留太公以爲講和地也項伯曰天下事未  
可知雖殺之無益祇益禍是也三年四月漢已請和矣  
范增阻之也漢之間增亦保全太公之大計也增去而

通鑑觸緒 卷四

七

後項伯救太公之言得行也是時項羽已自知其少助  
矣未幾韓信又進兵擊楚羽益患之矣漢遂遣人說羽  
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於是四年九月歸太公  
矣是劉季之可稍贖其罪者也是天柱將絕而未盡絕  
地維將滅而未盡滅也然而危矣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  
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  
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  
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立爲齊王徵

其兵擊楚

韓信之善戰服上刑且無論也其當死之道固莫甚於擊齊矣取死之道實始於王齊矣漢君臣相謀以必致信於死者亦定於此時矣

項王使武涉說韓信曰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漢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親信我倍之不祥幸爲謝項王武涉去蒯徹以相人

通鑑觸緒

卷四

九

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吾將念之後數日徹復說曰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

是時韓信果不忍倍漢則徑絕蒯徹耳或卽殺之耳何爲始則念之繼則猶豫哉其念之而猶豫也蓋欲倍漢則恐力不能支欲不倍則恐終奪我齊而殺之也以忠

義之士處此則不必漢終不奪我齊而始不倍卽知漢終殺我而亦不倍也以明決之人處此則徹言可聽卽聽之不可聽卽早絕之漢終可事卽竭誠事之終不可事則功成之日辭其土地爵位而退避之皆無所謂猶豫也其猶豫者一利害之私耳卽使有不忍倍漢之一念亦祇感於漢之以利予我耳嗟乎功名富貴之士本止知有利害也因利害而生忠義其忠義亦不可恃也同一利害之私惟明決者多利猶豫者多害耳明決而利者高帝之類是也猶豫而害者信之類是也

通鑑觸緒

卷四

十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歸太公吕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貽患也王從之

漢乘楚患以請太公可稍贖其無父之罪矣楚遂歸之亦可感矣中分天下之約已定楚既東歸則漢西歸宜矣漢不孝之罪旣免而信義益著於天下楚能保其民而相安焉甚善也或不保其民而復尋干戈漢再率天下擊之未晚也張良陳平何汲汲於棄信義之甚也漢

王欲西歸漢王之天性猶在也良平必錮之使盡良平者漢王之罪人也或曰漢之伐楚以楚弑義帝伸大義於天下也何可已也曰父子之親不後於君臣之義也孟子謂舜棄天下猶敝蹤竊負而逃終身樂而忘天下夫爲君者可因父而棄天下爲臣者何能因天下而棄父也且義帝已死高帝非能求義帝之後而以天下推戴之者其君臣之義假之也更無足論者也曰項羽挾太公以定約同於要盟之可背者何有於信義也曰凡所謂要盟之可背者要之時專迫於利害背之時亦迫於利害或亦衷於義理耳高帝之與項羽約也太公之死生所繫也既約之後非有利害與義理之不得已者也其或如曹沫之劫齊桓惟齊桓一身之死生所繫既脫於死而誅沫焉亦可以警將來之效尤而欲劫人者太公之陷於楚也項羽定約而歸之是以仇陷者以義歸矣既歸而復背之將來更有寇仇而得人父母者無更有歸人父母者矣是又當自準其天性而爲天下後世遇父母之變者深長思矣

通鑑觸緒卷四

三

通鑑觸緒卷五

漢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信越皆

通鑑觸緒卷五

一

引兵來

君臣之分不定則已既定則惟性情相結利害俱忘而後可全其終始矣臣以利要君君以利誘臣臣以市僮事君君以劫盜待臣如此而尙有能全者哉韓信取死之道自王齊始也此又加甚矣彭越則自此始矣十二月項羽至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潰圍南走漢軍追之至東城羽自刎而死嗟乎自戰國以來二百餘年殺伐之運至項羽死而始一結束也羽之力拔山氣蓋世蓋戰國善戰之餘氣餘力一鍾於其身也羽不死殺伐不息天無可假手之人



而假手高帝使高帝能充其寬大長者之量以行仁義自能使羽之氣力無所逞惟高帝之量既不能充而張良陳平又專教之詐以益鋼其性於是羽之氣力乃益得逞者數年仍必藉韓彭諸人之氣力以同制項羽一人之氣力也然而非有高帝本然之性以早膺天眷於前雖以韓彭諸人而亦無如何也天先使項羽助高帝以除秦繼使韓彭諸人助高帝以除項皆非無意也然而以善戰助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雖用之而終以上刑加之天之深惡善戰者更可知矣天既假手高帝以除秦又假手以盡除諸善戰者高帝誠爲天之功臣矣故

通鑑觸緒 卷五

二

雖百行之虧有不暇計後起之惡有不遽懲亦以其本無詩書以厲其明又爲良平諸人之鋼其性遂姑原而置之也然而高帝之除項羽及韓彭諸人固良平助之也羽及韓彭諸人之善戰天不容之而良平之詐天容之何也良平亦無詩書以厲其明而爲黃石陰符諸邪說以鋼其性者也亦未嘗不可原而置之也且其詐之所用可使諸善戰者束手聽命是繩以仁義則有罪而不能制善戰者而除之亦有功也吾又以勸天下後世如良平之徒者苟能反而進於仁義固善其或陷於黃石陰符諸邪說而不能自拔則但以其術制惡人而保全

善人亦可道其罪也

楚地悉平獨魯不下漢王引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

幸哉周公所開孔子所家之國至天下泯莽之餘而聲靈不墜也君臣之分一定雖於暴主而猶爲之守也漢王禮葬項羽親爲發喪項氏枝屬皆不誅固漢王之本心猶存而亦豈非魯之禮義有以感之歟吾既幸周公孔子有靈而愈惜漢王無仁賢之臣以教之也然則漢

通鑑觸緒 卷五

三

王非不仁也爭心勝則仁心沒爭心遂則仁心見矣使有人焉常導其仁心以融其爭心孰謂漢王不可爲湯武哉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漢雖不能變秦復古而廓清天下之功不可沒矣其罷兵歸家令民復業吏以文法訓告勿笞辱尤得先教後刑之意則高帝寬大長者之本量在當時洵爲首出者

宜天之節取而眷佑之也

高帝置酒洛陽宮曰微侯諸將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

通鑑觸緒

卷五

四

就漢初而論固宜以三人爲傑也然所謂傑者不論善惡但論知覺運動之才也惟大才能用小才惟渾然若無才者能合大小才並用則高帝之所以能用此三人也其渾然若無才者氣之能包乎才也項羽蓋世之氣暴氣也高帝包乎一世之氣近於仁之氣也高帝不自知其所以勝羽者爲仁勝暴而但知有三人之才但知其能用三人之才則亦遊於天地大氣之中而不知其所以見用於天地者矣

婁敬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封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及成王卽位周公乃營洛

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及其衰也天下莫朝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按秦之故地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固其中小不過數百

通鑑觸緒

卷五

五

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

以形勢利害言之婁敬張良之策皆操天下勝算夫人而知之矣惟周公營洛邑所謂有德無德者當秦燒詩書百家之餘不知婁敬何從得此言也史記載敬之言通鑑采之未盡也其旣曰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又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

奢以虐民也嗚呼是言也胞與萬世之量舜禹有天下不與之意文武周公固同此意成王卽未必有此意也昔武王欲築宮五行山周公曰不可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貢職者回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是武王猶驟未見及者而周公乃見之也且無論其胞與萬世有天下而不與其能使後世不恃阻險驕奢以虐民卽專爲子孫計亦深遠矣且無論其子孫不至驕奢虐民以亡天下卽亡天下而必無屠戮之凶族滅之慘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但使亡天下而無屠戮之凶族滅之慘蓋非先世有盛德不能

通鑑觸緒卷五

六

矣周有天下八百七十四年其亡也同於無病而終秦有天下十四年其亡也屠滅淨盡可以鑑矣然而婁敬之爲漢計者固判然兩途矣直欲漢之無德不易亡而已直以三代前獨爲大公無私之天下三代後必爲自私自利之天下矣直以阻險可恃其後世卽可驕奢虐民而高枕無慮矣然而漢之亡固非亡於關外之諸侯也關以內之臣亡之禁關以內之臣亡之非婁敬張良之策所能制也其亡也亦四百年以後而無屠戮之凶族滅之慘則高帝除秦苛法不屠咸陽之德所致若專恃婁敬張良之策固不能如是也夫使專恃婁敬張良

之策則又必據關以與天下相爭攻戰頻年而漢始屠滅以亡如秦之故轍矣讀史者平心而察之要其成敗遠近而細考之凡權謀之臣果有益於人之家國否耶然則王公設險以守國何也曰此所謂險不惟關中有之洛陽與天下皆有之畫封疆備侵盜之常法中才之主可蒙業而安親上死長之民可相聚而保者也若無德易亡之說固非著之於法仁至義盡之精意非深知仁義者亦不能窺吾故不知婁敬之何從得此言也夫戰國之吳起猶能爲在德不在險之言自漢以後之人才將並以吳起之言爲迂闊矣

通鑑觸緒卷五

七

六年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用陳平言十二月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械繫信以歸至洛陽赦信封爲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上嘗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問曰如我能將幾何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韓信既知高帝畏惡其能死期已至而猶自矜其將兵之多多益善不惟不智也其專欲驅天下於戰鬥使天下無不肝腦塗地而後快於心不仁之至也因快於心

遂不能忍於口惟不仁故不智也其善戰之能嗜殺之心何能相安於無事之天下而不反乎天假手高帝盡除善戰嗜殺之人項羽以後信其首也且夫信之能帝畏惡之而能制之帝善將將而天授非人力信亦畏惡之而無如何也其不遽用蒯徹之言正爲是也是時上書告反者固未可信若帝衰老則信之反必矣帝死則更可必矣天不欲使一切善戰嗜殺之人再成戰國之大亂而特假手高帝以除之可以見天地之生理矣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通鑑觸緒 卷五 八

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勿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七年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

賀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衛官夾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引諸侯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無敢譴諱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爲之及通制禮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官名少所變改其書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

魯兩生禮樂積德而後興之言通於孔子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之言也仁德之秩然者爲禮暢然者爲樂仁德積而禮樂自生也於是以秩然暢然者自宮寢宗廟朝廷以布於天下禮樂之興實仁德之四達不悖也死未葬傷未起不仁者爲之也天理何能秩然人心何能暢然宜其不足與言禮樂也然而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儒者之事即天子之事矣使高帝此時充其寬大長者之本心悔其權謀爭鬪之惡習進而求先王之仁政即因而求先王之禮樂則萬事之秩然者即禮萬民之暢然者即樂矣而何不可興哉興之效固必百年而始信典之源即此一日而已定兩生豈未知此也蓋知高帝不足以語此叔孫通亦不足以語此也高帝所欲爲

非先王之仁政通所欲爲非先王之禮樂也兩生不能舍所學爲通所爲其不行宜也積德後興之言聊發乎不仁不可爲禮樂之旨亦冀以稍警當世之君臣耳然而叔孫通固自有所謂禮樂矣使當時並無通所爲則漢廷之醉酒妄呼拔劍擊柱將無已時矣且治術有淺深邪正禮樂亦有淺深邪正也以執兵執法爲禮而人之畏其威刑者卽不能不秩然矣以巴曲渝舞爲樂而人之樂其蕩佚者亦未嘗不暢然矣宜通之自以爲知時變也萬事不必秩然而但此朝會之束於威刑者亦一事之秩然萬民不必暢然而但此君臣之享其富貴

通鑑觸緒 卷五

十

而安於蕩佚者亦有數十百人之暢然漢以後之禮樂皆然也嗟乎蕭何傳秦法叔孫通傳秦禮遂使漢以後之天下皆不出秦之範圍古今之界自此分矣唐虞三代一綫猶存恃有守道之儒生而已矣  
匈奴單于冒頓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逐之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徒見羸瘠老弱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不可擊也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出圍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二千戶號爲建信侯

高帝所長惟聽言耳至擊匈奴始不聽婁敬言以至陷危地幾不免得毋天下已定暮氣將至遂並其平日所長亦不能自保耶但所聽者十輩之言所不聽者一人之言及得免而歸猶能自悔而賞未聽之言究異悛諫違卜之輩耳然匈奴輕視中國自此始矣至武帝乃援

通鑑觸緒 卷五

十一

雪恥之說窮兵黷武耗敝中國蓋貽謀之不臧矣  
十二年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高帝能爲此舉殆亦天授耶其亦自五年冬感於魯之爲項羽死守知非孔子之教不能如是至是過之遂有此舉耶得此一舉萬世賴之矣夫魯爲故君死守者孔子之教之一端也高帝所感者此一端也此一端者君臣之義之一端也凡人之各自爲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使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各相安而相善則天下無事也然非有君臣統攝之不能制其相安之恆產而範其相善之恆性也使非欲制恆產而範恆性則同是人

也天下羣然獨奉一人爲君何也項羽固不成爲君者矣而魯爲之守則孔子之教入之已深君雖不成爲君而爲一日之臣民卽盡一日之分也然而未可概諸天下也天下之責望於君而必稱其情不能盡如魯之但顧其分也高帝君人之度固優於羽矣而所以制恆產範恆性者亦非所知也惟知欲天下世世皆不肯劉氏而已其赦季布斬丁公以教天下之忠皆同此心而已其自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固難問則何有於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矣則但欲天下知君臣之義而已其自於楚義帝亦但假君臣之名而無其實則亦不以臣道

通鑑觸緒

卷五

五

盡諸己而但責望於天下臣民而已其君道固不能自盡但欲天下盡臣民之道而已嗟乎凡英雄奸雄得志於天下但欲明君臣之一端以自保其萬世之業者皆如是也使非欲明此一端則將以孔子所傳之道可盡廢而何復祠之也然因其一端之私心而卽可以存萬世之大道矣使有聖賢之君臣出乎其間因孔子之祠而益求孔子之道實盡君臣之道卽各盡父子兄弟夫婦之道而天下萬世不淪於禽獸矣夫使天下無孔子之道而淪於禽獸則雖英雄奸雄之詐力亦無所施卽一切異端邪說之徒亦無以自存也是孔子之道合智

愚賢不肖而皆受其庇者也然則背孔子之道者亦知其受孔子之庇否乎如高帝者固知之矣

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雖封爲趙王常留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常留守益疏十年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皆爭之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乃以周昌相趙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呂后乘閒爲上涕泣而言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十二月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大臣固爭者多乃止

通鑑觸緒

卷五

五

高帝之不爲趙主父也幸而已矣亦幸而年六十二卽崩也使不卽崩則氣日衰智日昏戚姬之寵日溺日深廢立之心忽止忽動其變亂所極不止如戚姬母子之不能保而已趙主父之欲兩王其子也猶止害其子而及其身高帝新定之天下而有廢立之變且恐朝廷渙然諸侯騷然而失其天下矣十年之欲廢立既未遂十二年愈欲廢立亦未遂距崩祇四閱月也倘再延歲月能晏然已乎夫其欲廢立之心有二焉一溺於戚姬之寵也一以太子仁弱而趙王類已也溺於寵者庸人之通病患其子之仁弱者英雄奸雄貪天下之私心昧於

大道而習於詐力之錮病也通病已難治錮病更難治矣吾故謂高帝不死廢立必不止也天之使其遠死固不欲甫定之天下復邁大亂亦使文帝得早爲君而安全天下也夫廓清天下者高帝之功也安全天下者文帝之德也非有安全者廓清不可恃也然則戰國之天下非秦一之亦非卽高帝一之實文帝共一之矣

上疾甚吕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高帝不治疾固其曠達之本性也然醫爲吕后所迎蓋

通鑑觸緒 卷五

古

亦有疑於吕后矣其疑吕后也則戚姬爲之矣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吕氏一日上宴駕欲以兵誅趙王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卽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吕后弟吕嬰之夫帝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甯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以節召噲載檻車傳詣長安平行聞帝崩畏吕嬰之於太后乃先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使傳教惠帝是後吕嬰乃不得行噲至則赦復爵邑

樊噲之有造於高帝不少也奈何因愛妾愛子之故疑

謗無徵之言以爲黨吕氏而遽殺之也殺韓彭諸人之心猶有可原而殺噲之心不可原也陳平不諫而乃爲之謀以殺之是時平蓋黨戚氏也既爲之謀而受詔殺之矣又持兩端而爲將來自全之計及聞帝崩而又先爲親附吕后之計世有如此變詐反覆之臣而可以託孤寄命者哉高帝謂平智有餘而難獨任蓋亦有見於是也平之智天資之薄而習俗之詐也非義理是非之智也高帝之用其智以濟其自私自利之惡也及其自私自利之既遂而欲子孫長保之亦知此輩之不可恃也至高帝崩而陳平果遂黨吕氏矣使吕氏有能圖大事之人則平又再爲一姓之臣矣南北軍幸而獲濟天爲之而已而謂平勃諸人可恃也謬矣

通鑑觸緒 卷五

古

太后令丞巷囚戚夫人遣使召趙王王來未到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醢飲之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乃召帝觀之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古今之論利害者拘於成敗成則以爲優敗則以爲劣也古今之論善惡者又泥於顯晦顯則知之晦則不知也且惡未顯而遘禍者不惟不計其惡而且憐之惡已顯而得志者不惟共誅其惡且以爲天之報施未當而疑之是皆未細考其始終而得其平也漢初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其大較矣吾謂韓彭諸人之善戰嗜殺天假手高帝以除之者天意則然而高帝不然也天之意除害天下者也公也高帝之意非以其害天下而除之但恐其奪劉氏之天下而除之也私也使高帝專欲以德化天下而韓彭諸人逞其力以亂之則殺之誠與天意

通鑑觸緒

卷五

七

同也帝本用諸人之力以得天下既不能善全之而必殺之且必族滅之則終有負於諸人矣其自私自利之惡皆由此推矣天以四百餘年之祚酬其廓清天下之功卽以室家骨肉之慘薄懲其自私自利之罪矣夫其自私自利者身與家耳至身家不能兼顧之時則但自私其身而父母妻子皆可棄矣至身家皆享其利之時則又但私所愛而欲廢所不愛矣充其一私而無不至也是高帝之惡顯與晦皆不能掩者也帝之惡自王漢中以後有之而戚姬亦自爲漢王得之自得戚姬而可棄其嫡妻嫡子遂並可棄其父是戚姬之惡有未顯於

前者固不必論矣其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則惡之已顯者矣使趙王而果立也則戚姬之殺呂后惠帝以及樊噲諸人也必矣是又其惡之未成而遂未顯者矣呂后初從帝於貧賤患難其惡未有聞也其殺韓信之惡尚可原自殺彭越而其惡始顯也及帝崩而益顯也嗚呼吾有以斷諸惡之始終而得其平矣夫高帝呂后之惡皆非生而卽有者帝之惡固良平諸人教之后之惡又帝教之也后習見夫鴻溝之約可以負項羽彭城之脫可以負丁公矣則凡有功於漢者何不可負也故助之以殺韓彭也習知夫爲人子爲人夫爲人父者自私其

通鑑觸緒

卷五

七

身可棄其父與妻子矣私其所愛可廢其所不愛矣則爲人妻者何不可殺其夫之所愛而自私其所親也夫高帝教呂后之惡以殺其功臣卽以殺其愛妾愛子助其惡者卽報其惡者也呂后殺其夫之愛妾愛子而因以夭折其所生之子私於諸呂而因以盡滅諸呂快其惡者亦報其惡者也戚姬以微賤之分而欲同於高帝呂后之惡惡之未成因以不保其所生之子而罹慘禍於其身人或憐之而不知亦適所以報之矣然而呂后已成之惡戚姬未成之惡皆高帝之惡爲之也四皓之教呂后說高帝以自將擊黥布也曰上雖苦爲妻子自



彊是高帝一生之所以自彊者爲妻子耳而孰知其亦並不能爲之也哉

惠帝二年齊王來朝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醢酒置前賜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史說王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惠帝前此欲保全趙王是時保全齊王誠哉其仁也其仁而弱則受制於母而無如何也其謂太后此非人所爲及自迎趙王取齊王卮皆非眞弱者高帝之病其弱

通鑑觸緒

卷五

六

而兼病其仁何其習詐力之深而昧義理之甚也使高帝早無廢立之說以激呂后之惡惠帝不至傷其母之所爲而天則其安天下也未必劣於文帝矣以父母之惡而天其仁賢之子高帝呂后可鑒也而惠帝可悲矣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壹

天下惟開創之初定法則易而守文之世變法則難蓋

已靜之民氣不可再擾習慣之祖制不能再更也漢之法秦法也蕭何但知有秦法而定之矣曹參之智其能過於何而別有所謂法乎何之定法已去秦之苛者矣參既更無所去而豈更有所增乎夫開創之初非有聖賢之君相不能定唐虞三代之法也守文之世雖有聖賢之君相亦不能變秦法而爲唐虞三代之法也況以惠帝之爲君參之爲相乎其不變宜也且夫戰國之終暴秦之餘能息其戰除其暴而清靜甯壹守而勿失焉民之願卽法之善也則高帝與何之功固不可沒而惠帝與參之德亦殊可尙矣且參所取者文辭木訥重厚

通鑑觸緒

卷五

九

長者也所斥者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也所掩匿覆蓋者人之小過也是其黜薄崇忠好生惡殺近於仁者之所爲矣其寬大簡易之氣象又漢自景帝以後天下之民所夢想而不可得者矣

三年春匈奴冒頓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諷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並遣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中國於夷狄以德服之上也以禮閑之亦上也我無失德無失禮而彼無釁可乘矣至不得已而以力制之亦但使不侵犯中國而已無庸入其境而橫行也高后聞褻嫚之辭而大怒婦人之常情也樊噲之言武人之常情也季布之言則正大而深遠矣以搖動天下斥噲之妄謾何其正也謂夷狄之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何其大也新定之天下得此言以不搖動何其深遠也后

通鑑觸緒 卷五

干

始而大怒繼聞布言而善之后非不可與言者是時后母子固皆能培養天下之元氣者冒頓初以褻嫚之言遺漢欲挑釁而逞志中國也因漢之報書謙遜遂有未聞中國禮義幸陛下赦之之言甚哉禮義之足以服人也夫以冒頓之凶逆疆暴至於手弑其父則夷狄極惡之人亦不過如冒頓而止矣漢未能以德孚之而但偶以禮動之其感愧變化遂至於此然則中國苟能自修其德禮而無失何憂於夷狄乎

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省法令妨民者除挾書律

此皆惠帝仁義之政也惠帝不劣於文帝之明驗也孝弟力田明倫重本之大端唐虞三代之道不外是也漢業之隆始乎此矣漢初法令草創有妨民而未盡省者至此始省猶可言也挾書之律秦錮天下之最甚者何以至是始除耶秦律挾書者族律之極悖而暴者豈蕭何復定爲漢律耶得母高帝猶有秦始之餘意蕭何亦有李斯之遺意耶則惠帝賢於高帝矣參亦賢於何矣高后元年冬太后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通鑑觸緒 卷五

主

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耶今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十一月以陵爲太傅實奪之權陵遂病免歸

王陵以兵屬漢而其母死於項羽陵之罪有當別論者高帝二年還定三秦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陵亦沛人則亦自迎其母可知也而不意遽爲項羽之取置軍中也陵使人於項羽羽尊陵母欲以招陵陵將何以全其母固未可知也而陵母乃私送使者語陵以善事漢

王母持二心遂伏劍死於是陵始無可如何矣使陵母尚在而陵甘心事漢以死其母則其罪無可贖也母既先自死而勉以事漢則惟有佐漢以誅羽稍雪其恨而已陵能終不二心以事漢則不負其母之教而可慰其母之靈者矣觀其對呂后讓平勃之言言不聽而遂謝病以歸則真不二心而可贖其罪者矣然則平勃之二心不可解免矣呂后之有罪於漢千古皆知者也實數其罪而按之究以何者爲重也曰殺韓信彭越也則高帝之意而后但助之也曰殺戚姬趙王也則帝不善其始而后因不善其終也曰辟陽之得幸也則曖昧疑似

通鑑綱緒卷五

三

之迹君子所不道也皆非其罪之重者求其罪之重則惟有詐名孝惠子與王諸呂一關乎宗祀之本一關乎法制之大也史稱惠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惠帝子夫既曰後宮美人子矣則但非惠后所生耳又何所據而以爲非惠帝子乎則亦曖昧之難斷者也其彰彰可斷者則王諸呂而已矣此其罪則平勃之二心爲之也勃又平之誘脅而牽連者也夫呂后之王諸呂非不可諫止者是時蕭何曹參樊噲張良皆相繼歿矣在朝之重臣惟陵平勃而已陵之勸勃之典兵后所憚者也平之權詐側媚后所信者也以其所憚者力持之

而所信者幹旋之未有不濟者也前乎此者呂嬃之讒平后不聽矣樊噲季布之異議后不從噲而從布矣後乎此者朱虛侯耕田之歌后默然矣以行酒而斬諸呂后容之矣是后之非不可以正諫而平之諫尤易入有明徵也陵之面折廷爭后亦但不說而已雖陰奪相權而陽必尊爲太傅矣使平勃皆如陵言則證於言之僉同而聽之亦不至奪陵相權也即使不盡如陵言則曰今太后稱制王諸呂固無不可但恐太后萬歲後天下有不容諸呂者臣等不敢負太后恐天下人負太后也如是則呂后不惟息其王諸呂之心卽一切邪心如詐

通鑑綱緒卷五

三

名孝惠子者亦可以稍改矣於是潛察諸子果惠帝之子否也果惠帝子則詳其所出以破羣疑果非也則乘間言於呂后曰少帝恐不能承太后之德恆山淮陽諸王皆幼弱無可立者代王齊王皆太后子幸擇而立之國有長君則太后萬歲後可以無憂可以對高皇帝在天之靈卽諸呂以列侯就國亦世世與漢同休戚也於是呂后又未必不聽矣卽皆不聽而平勃之心盡矣乃不出此而反阿諛以逢其惡則其二心不可問矣使呂氏有能爲大惡之人則二人者爲呂氏之臣不待再計也幸而呂氏無人乃託爲委蛇以定劉氏之後也夫使

終爲呂氏之臣則無以對高帝固不待言也既阿諛以逢呂后之惡終乃盡誅呂氏亦何以對呂后也卽呂氏盡當誅而二人何以自問其阿諛之初心也然而反覆變詐惟平一人最甚也其初黨戚氏繼黨呂氏終害呂氏皆無可辯白者也吾故謂勃爲平之誘脅而牽連者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漢書高后詔曰前日孝惠皇帝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蓋秦法之苛者至是除之始盡也呂后除之而仍歸美於惠帝惠帝固仁也呂后亦豈極不

通鑑觸緒 卷五

五

仁哉母極不仁而子豈能遂其仁哉況竇母之行其仁而歸美於子哉呂后之所不仁在戚姬趙王輩而已至其弭匈奴之釁除暴秦之法則天下被其仁焉善惡固不相掩矣

四年夏四月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於永巷語羣臣曰今皇帝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立恆山王義爲帝

呂后廢少帝而語羣臣以議代正羣臣可乘間以請立

長君之時也而奈何惟相與頓首奉詔一聽太后之所爲而無一語匡正於其間也史載太后語羣臣之言不止如通鑑所載也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相通而天下治有此數語始曰今皇帝失惑昏亂云云

此數語也幾於治天下之大道而得其精意也是時羣臣苟能因其言而導之不惟可以擇立長君卽告以代之戚姬則殺之於齊王之坐惠帝上則怒之而旋亦釋之而於薄姬母子固始終無間也卽此益知呂后非必

通鑑觸緒 卷五

五

不容其庶妾庶子也惟先構亂先無禮者自開其釁耳吾故謂呂后非不可以爲善而羣臣必陷之於惡者陳平其罪之首也且夫平之取信於后也自高帝崩而平哭之殊悲始也后以其悲高帝而遂信之平固結以術而后則信以誠也其信之也以其不負高帝也則呂后豈遂欲自負帝而必易劉氏爲呂氏乎孝惠諸子之果詐與否也亦曖昧之傳疑而已矣

八年秋七月太后崩諸呂欲爲亂朱虛侯知其謀乃令人告其兄齊王八月齊王舉兵陳諸呂之罪呂產等乃遣灌嬰將兵擊之嬰留屯滎陽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

氏變共誅之是時呂祿呂產各將兵居南北軍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酈商子寄與呂祿善周勃乃與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寄給說呂祿曰高帝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今太后崩而足下不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九月呂祿以爲酈寄不欺已遂以兵屬周勃勃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周勃尙恐不勝諸呂未敢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

通鑑觸緒

卷五

五

入宮衛帝朱虛侯入宮擊產殺之遂遣人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告齊王令罷兵

觀於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周勃旣入北軍尙恐不勝諸呂未敢言誅之其間豈有一眞不二心之臣專爲劉氏者哉使無齊王舉兵於外無朱虛侯奮力於內則平勃諸人不知觀望至何日矣使呂產呂祿有一人能制諸臣之命則諸臣勸進恐後矣使軍中不皆左袒抑或皆右袒則不知太尉軍麾之何向矣嗟乎詐力相濟榮利相市之君臣可恃乎哉

諸大臣相謀視諸王最賢者立之使人召代王王報太后

計之猶豫未定遣太后弟薄昭往見周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至高陵休止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還報王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周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私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王至長安舍代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位

通鑑觸緒

卷五

五

文帝固非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然其先之以薄昭繼之以宋昌止於高陵舍於代邸初上璽符不受再三讓而後卽位抑何詳慎而從容也其視貪位邀利惟恐或失者過之遠矣宋昌爲人亦未必一於公而無私者然因周勃請間示以王者無私抑何其正大而嚴毅也勃之邪情鄙態固爽然若失卽前此張良陳平躡足附耳之狀亦可知其陋漢之氣象蓋自此一變矣

易佩紳著

漢

文帝元年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

文帝之德固未可語乎堯舜，然亦知堯舜之德者也。禪讓之事固堯舜以後所不能得，文帝之言以存於世，亦知君天下者非賢聖有德之人不可也。古道之日遠也，求如文帝之言亦寥寥矣。

一

夏四月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

煌煌乎不貴異物，不寶遠物之鴻謨也。周武王旅葵之貢，猶待召公訓之，而文帝準之於身，而揆之於事者，何其言之明切也。迨至武帝糜爛人民以求馬於大宛，則顯背祖考之訓而甘為不肖矣。

秋八月，使陸賈使南越，賜趙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奉北藩於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

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無一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

二

越趙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去帝制，黃屋左纛。

文帝賜趙佗書，極真極樸，無一虛夸之語，而愈顯帝王之量也。其多殺士卒，寡人妻，孤人子，獨人父母，朕不忍為云云，何其仁也。雖不仁之人，讀此其能不動於心乎？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三代後之仁讓，鮮有及文帝者。二代後之治，亦鮮有及文帝者。其仁讓之效，卽趙佗之去帝制為藩臣，已可觀也。自此至武帝之世，佗之子孫無一叛漢者矣。其臣呂嘉一叛而武帝卽滅之，使非武帝

挑釁嘉亦何至於叛乎仁讓之坐收其效與權謀爭戰之幸而獲濟果孰得孰失乎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卽其薦賈誼可知也誼學雖未醇而在當時固傑出也一歲超遷之速文帝之愛誼不可謂不至矣誼所請固漢所當爲者然帝卽位甫一年大變初定未可遽擾也誼年甫二十餘所言不盡可行

通鑑觸緒 卷六

三

也帝卽欲有爲或得學更醇於誼者輔之固善或俟誼年益長學益醇帝旣無所疑於天下誼亦無所疑於朝廷爲之亦未晚也則是時帝謙讓未遑宜也自是以後誼言之醇者漸用之未醇者姑置之未幾而誼卽死矣誼之年不永也學終未醇也非帝不用也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細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

是天下之大賊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財產何得不蹶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衛擊罷夫羸老易子敲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僭擬者并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二年春正月詔開藉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通鑑觸緒 卷六

四

天下非不當富彊也而所以富彊有道焉彊由於富富藏於民也藏於民者務本重農也使天下之民皆歸農而著於本則天下無末技游食之民卽無亂民矣民旣無亂何須乎兵卽防境外之變而兼備境內之不虞則民之富卽兵之彊也不知此道者雖有聚斂之術治兵之略以爲可以富彊也適啟天下之亂速天下之亡而已

六年冬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

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倍此者乎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計前事大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通鑑觸緒

卷六

五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楚趙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

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擘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姦邪不可得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敗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而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怙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

通鑑觸緒

卷六

六

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古之王者太子生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夫三代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



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通鑑觸緒

卷六

七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禍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計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

身于孫誅絕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馬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通鑑觸緒

卷六

八

路馬蹶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髮刑笞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係縲之司寇小吏詈罵而撻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

者不謂罷輒曰下官不職故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以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故

通鑑綱緒

卷六

九

曰可爲長太息者也

賈誼之疏全載漢書通鑑所載節之茲所錄又節之然其要言精義略具矣吾嘗讀其全文而分其條目其痛哭之一言封建也流涕之二皆言匈奴也長太息之六則民俗亡等冒上一也俗吏不知大體二也經制不定三也教太子四也禮教法令之取舍五也禮遇大臣六也顏師古因其原文但申明長太息者三以爲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而遺其三非也其未盡申明者語氣已自爲界畫矣夫按當世之務而推治亂之理誼之才既富而心尤盛然有純雜互見得失參半者焉亦有遽難施

行者焉其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開國之初卽能如是則善矣至文帝之世則非潛移默化而漸以圖之卽不勝其變景帝國之急則變成矣其請試屬國主匈奴以行三表五餌之計班固已謂其術之疏矣文帝蓋欲以德禮服匈奴而惜乎德未至也武帝欲逞志匈奴而天下遂罹其禍未嘗非誼言階之厲也民俗之亡等冒上則高帝除秦苛法矯其偏而聽民所爲以至於是也文帝方行恭儉以身先之而不欲遽責之民也大臣皆俗吏而不知大體信然皆高帝以來之舊臣不能遽易也經制之未悉定亦猶是也諭教太子而選左右則

通鑑綱緒

卷六

十

文帝誠有愧矣景帝天資之薄誼蓋已窺之矣文帝乃以一學申韓之鼂錯爲太子家令幾同於趙高之傅胡亥矣幸而文帝之德足以庇之景帝鼂錯亦未至如胡亥趙高之惡而已誼之言此與禮教法令之取舍及大臣之禮遇皆其言之醕者矣周勃下獄以後大臣皆自殺不受刑文帝采誼言而行之者已多矣然而誼於先王井田學校之大道皆未言及也因言教太子而及於學未言天下之學校也舍井田學校而言禮教則不如文帝之躬行仁讓爲得要也夫誼之權謀既文帝所不願爲其言禮教亦不如帝躬行之得要言之醕者帝又

采而行之惟以鼂錯爲太子家令愧於誼言則亦錯之  
言有近於誼者而惑之也蓋誼之所學管子也錯之所  
學申韓也以管子與申韓較管誠過之律以先王之道  
則管與申韓之相去其閒亦不能以寸當時尙有學術  
高出賈鼂之上而文帝未用者乎則文帝可爲仁聖之  
君而不遇大賢之臣可惜也抑史記儒林傳謂文帝好  
刑名之言以吾觀於帝黃老則近之似非好刑名言者  
得毋錯之言遂啟其好耶然則文帝初旣蔽於黃老終  
乃墮於申韓尤可惜也

匈奴數爲邊患鼂錯上言兵事帝嘉之錯又上言曰臣聞

通鑑觸緒

卷六

十一

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  
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  
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越之人其  
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秦人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行  
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  
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  
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

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  
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  
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  
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  
然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  
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  
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  
罪拜爵復其家子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  
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

通鑑觸緒

卷六

十二

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  
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德奉明法存恤所徙  
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  
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  
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  
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  
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

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

通鑑觸緒

卷六

七

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以文帝之德而不能遠服匈奴使不爲邊患則天資之不充以學而德不至習尙之不純於道而德日衰也於是防邊之策不能不講矣錯之初言兵事也曰擇良將曰得地形曰卒服習曰器用利曰以蠻夷攻蠻夷凡言兵者皆知之吾不具錄也其徙民實邊之策則善矣其言秦攻胡粵起於貪戾秦之發民但以威劫則知兵之必不得已而後用用之必順民心矣文帝用兵衛邊地以救民死也不得已者也錯爲之籌其順民心者省遠戍之勞而節轉輸之費誠得要矣徙民之法既善又使

以安樂而不思故鄉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其慮之周而措之密尤在於下吏之稱厚德而奉明法也使奉法之吏常稱此意則永無邊患矣且是法也井田之遺制也古者農卽爲兵天下之農皆兵也秦漢之時田雖不井固猶以民爲兵別無養兵之費也但民不皆農農所耕者非自有之田有田者又不自爲農以耕則所徵發爲兵者非盡有田之農也天下之貧富不均而甘苦勞逸亦遂不均也文帝徙民實邊而使所徙之民皆有田而以農爲兵也其偶行於邊者卽古之行於天下者也知行於邊之善卽可知行於天下之善矣是井田不但爲

通鑑觸緒

卷六

七

養民計卽爲用兵計亦莫善焉惜錯不能推此意以告文帝也然而防邊之策則固以錯爲善矣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饑不得食寒不得

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

通鑑觸緒 卷六

五

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有者半價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妻子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並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共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

通鑑觸緒 卷六

六

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

吾初讀鼂錯之言自聖王在上民不凍餓至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云云何其悉農民之苦商賈之弊而言之鑿鑿也以爲其厚農民抑商賈使天下不凍餓必有良法也及募天下入粟以拜爵除罪則自相刺謬矣夫古聖王使天下不凍餓者井田之制也所謂畜積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爲之君者又以什一之稅用之有餘者備賑恤也其稅之所入卽五穀而無後世

所謂折色者當其時五穀自貴金玉自賤商賈但通其有無而自無所操其奇贏也天下有警計賦出兵甘苦勞逸既均則敵愾禦侮自奮也錯柰何不知此也卽不知此則但以天下所有之正供輸邊亦常法也柰何舍正供而別爲拜爵除罪之所入也夫募民徙邊以拜爵除罪因其勞而酬之念其苦而寬之猶可言也入粟而拜爵除罪是不以善惡邪正定功罪而但以貧富矣入邊以救一時之急猶可言也入郡縣而勿收農民租以爲取富民之有餘補貧民之不足則其術較暮四朝三而更悖矣夫井田旣廢旣不均田又不限田則天下之

通鑑觸緒

卷六

七

田大率富人兼井之田矣其應輸租於國者貧民固無幾也貧民者大率耕富人之田輸租於富人也更有不得田以耕而爲游民爲乞人以至爲倡優盜賊者又不知凡幾也朝廷所免者富人之租而已貧民之蒙其惠者鮮矣旣不能奪富人所有以均之反并富人之正供而免之則厚於富人者太甚矣免富人之正供而納其賄賂則取舍傾矣爵以賄加罪以賂縱則刑賞亂矣富人藉入粟爲詞而私取於貧民者更刻矣恃入粟之可以拜爵除罪而欺凌貧民者更無所不至矣嗚呼自井田廢而民有貧富千古貧民之冤苦已不知何所底

止也自入粟而可以拜爵除罪貧民之冤苦加甚者更不知何所終極也秦之無道也其納粟拜爵之令猶止始皇三年因天下蝗疫一行之漢文之賢也乃踵行不已且拜爵而加以除罪焉夫暴君所爲後世知其非而戒之賢君所爲後世以爲宜而效之則漢文之貽害後世不較秦更甚乎鼂錯建此策宜其身誅族滅也吾初以錯防邊諸策未嘗不善天何報之慘也今深觀於此乃知一時之小善不足以償千古之大罪也不然卽務農貴粟之言亦何嘗不善而責之不以其道徒襲近似之美言以文其鄙陋之惡術使清明仁厚如文帝者亦

通鑑觸緒

卷六

六

聽從之則錯之心尤可誅矣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自此終文帝之世農民除租稅者十二年初觀之但以爲文帝躬行儉德所致誠曠古絕無者及推其故乃富人入粟所致則曠古絕無之盛事由於暴秦所開之弊政吁可惜也夫後世無文帝之儉德而但踵其弊政且加甚者雖入富民之粟仍不能除租稅也則文帝除租稅雖由弊政致之亦由儉德致之固已遠過後世之君

矣然何不核名實持大體以合先王之道而乃以滋萬世之弊耶夫孟子謂什一之稅重則桀輕則貉者爲三代封建時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言也漢封建與郡縣並行則天子之地不止千里及封建盡廢爲郡縣則天下之稅皆入天子提封益廣所入益多則輕於什一而不至爲貉也如景帝之三十稅一可也惟漢以前無養兵之費則漢以後有養兵之費者二十稅一可也後世之君有儉德如文帝者有養兵之費可省者更輕於三十稅一亦可也固無盡除之理也偶於災歉之地量除之無盡除天下十餘年之理也其以富人入粟而除天下

通鑑觸緒

卷六

五

舍田以外更何物乎兼并不僅商人矣未兼并之田更有幾乎農民所自有之田無幾則能易錢之粟又有幾乎文帝可行仁政之君而爲錯所愚乃以弊政爲仁政故錯可誅也夫錯之爲此謀也厚於富人害於貧民而實以爲利於漢何也使當漢之時欲復井田或均田限田則恐豪彊兼并者不服而漢以亂也厚於富人者厚於豪彊兼并者也豪彊兼并者以其不足惜之餘貲拜爵除罪而又免正供則感於漢者甚至雖有貧民之欲逞者無能爲也此其心術之隱微但欲漢利而不顧民害矣且以貧民之害矯飾其言以爲貧民之利天下後

通鑑觸緒

卷六

五

之心術足以錮千古惻隱之心而不覺矣且夫井田之制也民有恆產而官有世祿也後世既無世祿則其在官之祿宜稍有贏餘以爲去官後恆產之資亦至當之理也如此則可以保其居官之廉責其稱職之效也後世之祿何如也其廉者不但不能爲去官之計並不能贍在官之用其貪者不但有恆產之資且又一豪彊兼并之族也蓋不能保人之廉遂不能責人之貪也然而煌煌令典未嘗不勸廉儆貪矣亦間有以貪獲罪者而萬千人之一矣夫不能保其廉而亦非不責其貪貪者多而獲罪者少何也則上下官之相庇以貪也民苦官

通鑑綱緒 卷六

三

之貪而能達於天子者無幾也或達天子矣庸闇之君聽議法者出入之仁賢之君則赫然怒之亦未嘗不惻然憐之曰此固祿之不能保其廉者夫既知不能保其廉則何不增其祿曰增官祿必加民賦加賦之名不利於天下也代人之天下者必輕於前代之賦而後可自固其天下守祖宗之天下者又何能重於祖宗之賦方且鬻官以贍國用之不足何能既鬻官而復益官祿也則聽官之自爲貪廉耳其廉之得聞於天子者固天子所嘉其貪者但不聞於天子可耳聞於天子而未激民變者寬假之可耳或恐激民變則聊懲一二官以謝民

耳於是民雖激爲大變亦但歸怨於官而未有歸怨於天子者且官之取於民有名非加賦而甚加賦如耗羨之倍正供折納之浮本色及一切格外科斂而官以爲自然之利者往往可聞於天子而不可取信於民也天子可聞者以官祿之薄而隱聽其調劑也民不信者究非正供本色之所應有也故貪吏則肆然以爲橫取之階而廉吏則惕然以爲操守之玷也則何不以官之不能不取者一定爲正供本色之賦明示於民曰此若干充國用者若干充官用者於是官於正供本色加定外而再有所取殺之可也而其不出於是者則亦避加賦

通鑑綱緒 卷六

三

之名而聽民之歸怨於官而已皆鼂錯所傳之心術而已是三代以後罔民之政民罔而官亦罔矣孟子時諸侯養士皆優而大夫之富且倍於古之諸侯故其所罔惟民漢以後官祿日薄則罔官而益以罔民夫井田不復而亦不均田限田則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世祿不復而居官之祿亦不厚則廉者恆貧貪者恆富矣漢之入粟拜爵或猶但榮其身而不以之臨民也後且入粟而服官臨民矣漢之入粟天子以除罪或猶小罪也後則官受賕而縱大罪矣一切弊政之愈出愈奇蓋不可勝數矣必至貧盡怨富民盡怨官而積怨以逞於是富



人之受禍者慘官之受禍者慘而天下亦終以不利則罔民罔官而終以自罔也是固人事之必然亦天道之必然也必有大變而後富不終富貧不終貧循環報復稍得其平也古聖人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無庸天有慘變而循環報復也自裁成輔相之道廢而天乃必有慘變焉則三代以後之天亦三代以後之君罔之也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禱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通鑑觸緒卷六 三

十四年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成湯告天曰萬方有罪在于一人武王告天地山川曰尙克相予以濟兆民古帝王之祭告同此言也同此心也無其心而徒有其言神不饗也況并其言亦悖之哉文帝不徒有其言矣然有古帝王之心而不能盡合古帝王之道何也則無聖賢之臣進以古帝王之學也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之蓋天

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而天地之理萬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甯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通鑑觸緒卷六 三

無既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踰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

文帝遺詔後世論禮之儒遂以短喪之咎歸之然詔所短者吏民爲天子之喪非子爲父之喪也其詔詞得失不相掩也試分段讀之第一段死者天地之理奚可甚哀云云在生者之於死者則不可爲此言在將死者之

爲此言則達觀也可爲求長生者解惑也厚葬破業乃秦之大惡戒之誠是也重服傷生則當有辨禮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喪禮有節原可以不傷生也秦漢之際得毋有以服傷生者故文帝戒之抑帝自居喪曾有所傷因以戒人乎是不可知矣第二段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云云是帝之謙德仁心不欲百姓重服傷生也上文概言之此專爲百姓也第三段朕獲保宗廟常懼過行云云是其二十餘年兢兢業業之心始終畢見周成王顧命尙無此親切曾子啟手足氣象略同也吾愈惜其可以爲古帝王之學而無臣以

通鑑觸緒 卷六

五

佐之也第四段明言令天下吏民也禮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方之與致其情異矣帝不欲無其情而彊同之也疏遠之吏億兆之民更無所爲方喪矣而禁其嫁娶祠祀飲食何爲乎後世士大夫居親喪且飲酒食肉而乃使吏民致之於天子乎既可飲酒食肉獨何不可嫁娶祠祀乎一切既可矣而徒久服何爲乎其令天下吏民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一切所以稱情也吾知當時天下吏民感文帝之德其出臨之日必真有哀哭者必真有不飲酒食肉者或更有三日後仍不忍飲酒食肉嫁娶祠祀者視彼空文禁之而空文應之上

下之間皆有眞僞厚薄之懸判也第五段給喪事服臨者蓋指親貴與執事之臣也徒跣者子爲親始死則然區不必然也斬衰直經九寸帶七寸餘齊衰以下遞降有至二寸者此謂毋過三寸准服之輕者皆謂臣也第六段布車及兵器皆虛文也宮殿中當哭者不哭而發民以哭何爲也故皆無取也第七段殿中當臨者則嗣子與諸子及一切親貴也臨有時哀有節固恐其傷生亦欲其稱情也第八段既葬三十六日以次變服以漸卽吉亦概言有服者未明指嗣子及諸子也合諸段觀之是帝之謙德仁心專以體恤臣民而其屏棄空文又

通鑑觸緒 卷六

五

正平日簡易切實之本謨也卽使體恤臣民者兼亦體恤其子而爲子者固自有道矣夫丁甯慰藉惟恐臣子之毀傷此仁君慈父之盛德也深痛永慕實有積歲累月不容己之情此仁人孝子之至性也君父自篤其慈仁臣子自全其忠孝不相謀而適相成焉使景帝有人心者自行三年之喪而文帝之令但使臣民遵之可也乃公然自等於臣民之列而已此豈尙有人心哉短喪之罪乃不歸之景帝而歸之文帝哉文帝之詔非其身之失乃其生子不肖不能濟其美而反遺千古之憾爲不幸也景帝之不肖不止一端而此其大者也且古者

天子七月而葬下至士亦踰月固欲會葬者之畢至亦藉備物備禮以久依戀於倚廬諒闇之間愈尊貴而愈得伸其情也使景帝葬其父如古者七月之制則文帝之詔既葬始變服其未葬以前猶然斬衰也固文帝所未禁矣乃文帝以六月己亥崩卽以是月乙巳葬相距七日耳不惟不得天子之禮并不逮士之禮是景帝固有速死其父之心矣雖然世運日降人心日薄雖教以厚而猶不免薄況教以薄而能厚乎文帝不爲萬世性情之防綱常之慮而徒煦煦然恐臣民之重服傷生或亦恐其子之重服傷生是婦人之仁禽犢之愛也禮曰

通鑑觸緒

卷六

毛

將由夫邪淫之人歟則彼朝死而夕忘之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君父以禽犢愛其臣子臣子遂甘以鳥獸自待自待者之薄也亦由於愛而不教者啟之也則文帝固不無可議矣

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

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甯家給人足唐虞三代以後恭儉之君文帝其首矣夫唐虞三代之道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稍踰其則卽有弊焉諸子百家踰其則者多矣而其精者古之遺意亦往往而存漢之習於黃老也張良陳平輩襲其弊文帝得其精得其精者故有古帝王恭儉之遺但不能復其大經大法耳嗟乎唐虞三代既邈不可追則不得已而思其次安得不徘徊瞻望於文帝也

通鑑觸緒

卷六

天

漢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吳王愠曰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問之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

通鑑觸緒卷七

一

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歲時存問茂才賞賜閭里他郡國吏來捕亡人者禁弗與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卽位錯說上曰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以賣爵事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

此七國之變所由起也變起於吳吳之變起於景帝爲

太子時之殺吳太子也然則文帝固有罪矣景帝悍薄之資自爲太子已然何不早諭教也其提殺吳太子也使文帝不知則疏也知而不問則大謬也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以天子之父殺人而可執豈天子之子殺其同曾祖之兄弟而可不問耶使文帝聞吳太子之死卽問其何以死如得其死之情則令皇太子待罪而以吳太子之爭道不恭皇太子之引局提殺令大臣宗室議之議者必曰吳太子不恭宜有罪皇太子激於一時之怒引博局誤殺非有心擅殺其過可原於是文帝

通鑑觸緒卷七

二

仍不自以爲可原則請於太后而議廢之太后固必不許之羣臣必皆阻之吳王及諸侯亦必皆上書阻之於是從太后之命羣臣諸侯之言而姑原之姑按問當時在太子左右不救護吳太子者而薄懲之則景帝庶幾有所改悔吳王及諸侯自無不感服也而何有吳之變何有諸侯之變也文帝三年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劾其不敬帝免冠謝太后以教兒子不謹太后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彼時太子年猶少由左右論導者之過也其所犯儀節之微祇罰金四兩之律也帝猶必謝之必待

太后赦之茲所犯殺人者死之律也況所殺爲同曾祖之兄弟而奈何不問也豈無人劾之遂諱之歟豈輕罪則謝之以昭法令之公重罪則縱之以徇溺愛之私歟是以禽犢愛其子而遂不愛人之子矣帝素有仁心者何至於是也帝初卽位有司請豫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專於子也茲乃不惟專於子而且縱其子以殺兄之子然則前所言者僞耶使非僞也則賈誼鼂錯日相繼以利害得失之言離閒宗族而錮其天性也蓋文帝初卽位之言僞者半而天性之仁讓亦半自賈誼之

通鑑觸緒 卷七

三

言入而天性乃幾於錮甚矣不知大道而但計功利之臣稍有學術適錮其君之天性也幸文帝之未盡錮者猶能賜吳王几杖聽其不朝也吾想吳太子之初死鼂錯必設計爲景帝諱而文帝未盡知也吳王遣喪回長安蓋欲文帝知之及帝知之不忍罪其子而亦內愧於心故因吳使者言遂賜吳王几杖亦隱以謝之也鼂錯數言吳過可削而帝不忍亦其內愧之心爲之也使帝不遽崩必終有以善全吳王也及帝崩而景帝與錯乃同惡相濟矣七國之命乃絕於錯矣使錯不死則賈誼之所謂胡亥趙高者岌岌乎不免矣吾益追咎文帝矣

景帝前三年春正月削吳會稽豫章郡吳王遂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上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爲大將軍屯滎陽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誨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謂盎多受

通鑑觸緒 卷七

四

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嬰入言上乃召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問盎計安出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趨趨避東廂盎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削奪之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中尉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劉通使吳

同惡相濟之君臣君臣共邀其利則濟惡以逞於人君臣各慮其害則臣卽以惡施於君若卽以惡加於臣而惟求自免其害景帝鼂錯是也錯謀削諸侯似羹賈誼之餘論而實非也誼所謂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者其所見猶正大而錯不然也誼以弭釁爲計惟憂諸侯反錯以挑釁爲事惟恐諸侯不反也誼言雖不盡醞而未至於惡錯則惡也然旣惡矣求諸侯反而得反矣則挺身以平其反或不濟則以身殉亦惡人中之

通鑑綱目

卷七

五

英傑者奈何欲君自將而身居守也奈何旣削吳地復欲以地賂吳也是心惡而才庸其惡亦祇能坐言不能起行也始以惡施於諸侯而陷諸侯於反繼則以惡施於君而陷君於危也始議削吳者邀功於君繼請賂吳者獻媚於吳也儻景帝敗而吳王勝則又將以此解說於吳而冀吳王之納以爲臣也言行之無據如此反覆叵測如此卽無袁盎言而景帝非極愚者能終容之耶然景帝非執義理而殺之但迫利害而殺之其心之惡才之庸與錯同也始用錯計削吳繼亦用錯賂吳之計使袁盎劉通解說於吳始終皆用其計而顧殺之且

族之何也則反覆叵測亦與錯同也自古以惡事君而君不以惡加之者鮮也且夫錯以惡事君而反覆叵測固不得謂忠不聽父教而陷父母妻子兄弟以赤其族不孝之罪更不待言孟子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錯之不止於殺其軀尤可鑒哉

校尉鄧公上書言軍事上曰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夫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長息曰

通鑑綱目

卷七

六

公言善吾亦恨之

鄧公亦鼂錯之流其言不足取也謂吳楚之反不因錯死而罷固也謂錯爲忠臣則謬也忠臣者未有使人君廢親親之誼而必激爲仇敵者也卽親親之誼終不能篤則以賈誼衆建少力之策從容行之可也修武備以待其變可也分順逆以定子奪釋羣疑以散其黨可也而奈何必速其反且速之使諸侯皆反也及速其反矣奈何又畏蕙遷就顛倒錯亂也如此而尚謂之忠耶且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耶夫使天下之士皆如錯則戮之不可勝戮惟有盡拊其口而天下始安耳則鄧

公之口卽當拊者景帝始信錯而用之繼因袁盎言而族之繼又因鄧公言而悔之亦適形其庸惡無據而已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不肯見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盜得閒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灑阨陜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吳

通鑑綱目卷七

七

攻梁急梁數求救亞夫不許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吳兵走亞夫軍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項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陜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餓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自殺吳王渡淮保東越東越給吳王出勞軍縱殺吳王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漢聞齊初有謀將移兵伐齊齊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肉袒詣漢軍請罪曰鼂錯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卽等以爲不義發兵誅錯今聞錯已誅卽

等謹已罷兵歸將軍弓高侯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未有詔虎符擅發兵以此觀之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讀之曰王其自圖王遂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趙王自殺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蓋亦知其子之不能以德服人而必至用兵也則其卽位時不欲豫建太子之言無復一語之可問於心矣然則文帝固非純於仁者其布於外似仁而運於中則智也惟智也故能知其子能知其臣也知亞夫之能濟事則知鼂錯之必生事也使但有錯之生事而無亞夫之

通鑑綱目卷七

八

濟事則景帝肉袒繫頸於吳王之馬前矣

六年秋八月皇后薄氏廢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夏四月立皇后王氏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中二年春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自殺

廢立之事高帝初欲爲之制於義而未爲而景帝遂爲之矣所立后王氏者初爲金氏婦旣生女矣景帝爲太子時奪之而生武帝者也以太子而奪臣民之婦以失節之婦爲天下母文帝之失教甚矣景帝之無狀甚矣以景帝爲父以王氏爲母武帝其安得賢哉臨江王之

自殺也蓋景帝挑七國之釁以斃其伯叔兄弟天遂亦使之自斃其子矣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與亞夫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中三年九月亞夫免六年八月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

通鑑綱目卷七

九

亞夫顧謂尚席取箸上曰此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一與錢庸怨而上變告子事連亞夫召詣廷尉吏侵之急亞夫因不食五日歐血死

亞夫有功景帝與其父有功文帝同而其心較純其守尤正也亞夫死於獄固景帝忌功臣之心與高帝同蓋亦竇太后王皇后隱不相容而中傷之也周勃以阿順呂后而獲全亞夫以不容於兩后而殺身亞夫之賢於其父固彰彰也或亦勃之隱慝不能庇其賢子乎

班固贊曰周秦之敝周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景帝之失德吾大概言之矣班氏謂其遵文帝之業者蓋省刑重農兩事耳而遂與文帝並稱何其幸乎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通鑑綱目卷七

十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



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監頑如此之甚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

通鑑觸緒 卷七

十一

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實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旤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通鑑觸緒 卷七

十二

繼舜舜繼堯二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請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爲江都相

通鑑觸緒

卷七

七

漢書董仲舒傳帝策問者三仲舒對者三通鑑不載策問而合三對爲一又刪其大半茲於通鑑所載之要義皆已錄之其原文中精奧之語則通鑑有未盡錄者第一對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又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

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又本傳江都王問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

通鑑觸緒

卷七

七

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徒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又食貨志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仟伯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凡此皆董子之正學精言明先王之大道而存萬世之天理者也其所著春秋繁露有曰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尤見本原之深至也正誼明道之大儒豈計功謀利之賈生可與並論哉惜乎董子

不生文帝之世也賈生之德不及文帝文帝猶采其言而用之董子之德過於文帝其言之純粹文帝必更信之雖黃老之習不能盡變而申韓之毒可以盡除也雖貢士限田諸法未必盡用而納粟拜爵諸事可以不行也雖然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百爲多謬惟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行夏時數事頗有萬世之功則亦非董子之言而安得此也武帝一生逞力肆欲無所不爲使非早聞董子之言其決裂更何所止也武帝初卽位詔舉賢良方正問古今治道使董子之學亦頗用於時而因以傳於世則武帝雅嚮儒術之一節特爲天之所授

通鑑觸緒

卷七

五

者亦非偶然也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史稱衛綰忠實無他腸自初宦至相終無可言茲所言者亦何可沒也夫武帝之國政固非一於儒術矣亂之者不止申韓蘇張矣張湯趙禹固申韓也義縱王溫舒之流申韓所不爲也嚴助主父偃之流固蘇張也公孫宏亦蘇張而託於儒者也至邊功起而衛霍之流學孫吳而惟恐不及矣至神仙之事起則惟秦有之而戰國且無可比擬者矣夫武帝名用儒而實用申韓蘇張孫

吳及一切妄誕之無可比擬者則不如文帝之外慕堯舜而中法黃老所保全一時之民命較多也雖然儒之名也告朔之餼羊也君子愛之矣

趙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申公之對固萬世之鑑而於武帝尤切也使武帝果能力行則董子之言已足固不在多也且多則汎濫而無

通鑑觸緒

卷七

六

所適從矣然而武帝之所好者文詞也則但欲汎濫以美觀非必有所適從也空言也虛文也何當於治體哉明堂巡狩之事豈郡縣之天下所必有哉改歷服色之事固當議也人而不仁亦如禮樂何哉

六年上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

使武帝果能外施仁義也則內雖多欲亦何害焉施於外者眞仁義則內之所欲者必正矣卽有不正之欲亦制之以仁義矣武帝之所欲云云者仁義之名而非仁

義之實也明堂巡狩者封建之天下所藉以宣布仁義而非即以明堂巡狩爲仁義也正朔服色者仁義之度數等差所藉以定使無仁義之實則度數等差亦具文也太學養士郡國貢士亦必所養所貢之眞賢才而後爲仁義也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亦必不蹈百家之弊不違六經之道而後爲仁義也至郊祀封禪雜以神仙方術之說出於妄誕淫侈之心則顯悖仁義矣是固皆武帝所欲云云者而何得謂之施仁義也其非此時之所欲云云而爲後來之變本加厲者則窮兵黷武矣橫征暴斂矣嚴刑酷法矣所施之不仁不義不可勝數矣使

通鑑綱緒 卷七

七

前之所欲云云者皆能審擇乎仁義而施之則後此之不仁不義皆無由逞也董子所謂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者蓋亦知武帝之多欲難行仁義故以彊勉望之也由仁義之名彊勉以進於仁義之實制其欲之邪彊勉以歸於欲之正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如武帝之類者彊勉之則萬世不必皆堯舜之君萬世皆可效唐虞之治也奈何汲黯不明乎此也如其所言則多欲者遂但施其多欲而不當施仁義乎唐虞以後之君生而堯舜者幾人乎必生而堯舜者乃可施仁義天下其何有被仁義之一日乎故

如武帝者但問其所施之果仁義否耳果仁義也則無欲固善寡欲固善多欲而能制之固善卽不能制之而能施一日之仁義天下亦受一日之賜也乃汲黯不謂武帝之所施非仁義而直謂其不足以施仁義則黯固不知仁義爲何事也嗟乎武帝之受教於其父者固非仁義也初卽位雅嚮儒術有求仁義之漸而竇太后沮之至是招文學儒者有行仁義之機而黯沮之沮於太后者屈於勢而猶有待沮於黯者將以黯之言內愧於心而不復自振也黯之言不能使其寡欲而眞施仁義徒使其棄仁義而益逞其多欲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

通鑑綱緒 卷七

六

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黯之言恭耶賊耶則一節自守之人雖有小善而謬於大道也  
元光二年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以爲擊之便韓安國以爲勿擊使上從恢議夏六月以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將十萬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尉史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

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下  
恢廷尉恢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

既與匈奴和親而乃誘擊之兵連禍結自此始矣始禍  
者王恢也恢卽先受其誅見天道矣

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  
與計偕公孫宏對策擢爲第一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  
徵公孫宏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  
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轅固當景帝時直言於竇太后而幾死矣及年九十餘  
復一出而直言如故其學之正可知也然而曲學阿世

通鑑觸緒

卷七

五

則宰相封侯矣不曲學阿世則窮老罷歸而已矣武帝  
之嚮儒興學也如董子轅固之正學皆不獲用而獨用  
一曲學之公孫宏蓋名實相悖矣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  
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  
相宏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  
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  
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石職  
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武帝之多欲也而欲勸學興禮則固欲之正者也雖所

勸所興不能皆正而較不勸不興者善矣文學之士雖  
不皆道德之士然非由文學不能明道德也世固有天  
資近道德而不待文學者然千萬人中無一偶有之其  
道德亦不醜不備也世固有文學而悖道德者使無文  
學則悖更甚也夫持論者自宜於文學之人責備加嚴  
耳以爲未嘗文學而昧道德猶可原旣文學而悖道德  
不可原耳文學之趨於末而忘其本習於僞而乖其實  
流於邪而失其正非文學之罪也主持文學者之罪也  
矯激者以文學之或悖道德遂必舍文學而求道德則  
因噎廢食奚可哉

通鑑觸緒

卷七

三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

班固張湯傳贊曰湯之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  
宜有後蓋以湯子孫顯貴至漢末猶盛推原而爲此言  
也按湯傳奏事卽譴湯推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  
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此臣弗用愚抵此卽奏事上善  
之曰臣非知如此乃監掾史所爲其欲薦人之善解人  
之過如此夫其所推者固未必賢揚者固未必善特其  
意願厚耳又按湯傳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  
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往往釋湯所言是湯之酷  
烈多用之於豪彊而所保全者多下戶羸弱也豪彊者

蔽其辜下戶羸弱者固已實受其福矣有後之報或在  
此歟又傳稱湯內行修夫內行修則所以式於家而裕  
於後者必有可觀矣後之所以久昌歟以上并載史記  
漢書而通鑑皆未采所采皆其酷與詐耳蓋通鑑載歷  
代事固不詳一人之本末抑或溫公惡湯故遺其美而  
專載其惡吾表而出之以見天道可信人事可據不可  
執一節以觀人持一例以疑天道也

通鑑觸緒 卷七

三

通鑑觸緒卷八

漢

武帝元鼎四年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  
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妻  
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公孫卿言黃帝登天而並與羣臣後宮者以爲武帝或  
尙係戀妻子及親幸之臣故以此暢投其欲耳帝自言  
去妻子如脫屣則其心更非卿所能料矣吾故謂功名

通鑑觸緒 卷八

一

富貴之人但欲自快其一身雖骨肉不計也其欲登天  
者以爲天上可長久富貴尙少此羣臣後宮乎高帝之  
推墮子女於車下也獨快一身於人間武帝之去妻子  
如脫屣也獨快一身於天上其心同也高帝則見爲殘  
忍武帝則見爲愚妄耳

元封元月上祭黃帝冢橋山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  
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上天羣臣思慕其衣冠上歎曰吾  
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

黃帝有冢之疑可因疑而生悟也乃聞公孫卿之對而  
又信之不疑何其愚一至於此也武帝初卽位年十六

卽雅嚮儒術至是年四十有八矣而愚乃益甚蓋其嚮儒術者好文詞也學之足以破愚固非文詞之學所能破也況司馬相如枚舉諸人之文詞適足益其愚乎然則儒術不在文詞矣好文詞者尤宜知所擇矣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

是時武帝之愚蓋不可以理論矣故東方朔以滑稽動之而已夏侯湛謂東方朔戲萬乘若僚友吾直謂其戲之若嬰兒耳

通鑑觸緒 卷八

二

元封二年夏六月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武帝之愚極矣而以之詔天下則天下愚人信之者亦必多矣以愚傳愚而張道陵之教乃行於後世矣惑亂人心誣罔天地實武帝階之厲矣公孫卿不足責也當時在廷之號爲儒臣禮官者皆有罪矣

太初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正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漢興以來因之至是始改用夏正誠善矣然矯誣邪妄之公孫卿廁於其間亦居然議禮之儒臣也則漢之儒邪正雜糅漢之學明昧參半其大較然矣

征和元年上半年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驚於外未有不荒於內者也忍於臣民未有能保其骨肉者也殘暴逞於人而鬼神未有不奪其魄者也疑忌生於心而姦邪妖怪未有不乘而應之者也巫蠱之起人事天道之相感者昭昭矣

通鑑觸緒 卷八

三

丞相公孫賀夫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征和二年春正月下獄獄父子死獄中家族夏閏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

此殺皇后太子之漸也公孫賀之族后姻黨也諸邑陽

石兩公主后所生也長平侯伉后弟衛青之子也初以衛后之寵廢陳后遂寵及衛氏姻黨至衛后寵衰而姻黨先誅矣次及兩公主矣后與太子其能保乎武帝之於妻子羣臣皆以嗜欲爲愛憎也投其嗜欲則愛之嗜欲有變遷則旋愛而旋殺之使衛青霍去病不早死皆爲戮矣武帝之果於戮羣臣不可勝論也至戮及妻子故一爲舉其概耳嗚呼神仙禱祠卽巫蠱祝詛也武帝求長生於神仙卽託命巫蠱也自爲巫蠱遂疑人爲巫蠱而適亦教人爲巫蠱也故陳后初以巫蠱廢衛后及子女姻黨終以巫蠱死也

通鑑觸緒卷八

四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李姬李夫人皆生子皇后太子寵衰衰常有不自安之意

高帝以太子仁弱而謂趙王類己武帝以太子仁恕而嫌其不類已同一心也是其心顯然自居於不仁而欲子孫皆不仁也貽謀之機微矣哉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

手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

夢見木人固幻卽建章宮之帶劍男子亦幻也所謂疑忌生於心而邪怪應之者亦卽其心之邪怪也凡惑於邪怪之人當其氣魄尙彊則以邪怪害天下及天奪其魄遂害骨肉而及其身武帝之害但及骨肉而未及身幸矣

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寡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崇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民轉相誣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

通鑑觸緒卷八

五

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



江充之於戾太子亦如景帝時郅都之於臨江王也兩世之君臣同惡相濟遂濟其惡於骨肉也然而晉之申生秦之扶蘇自得其子道之正而全其天性之純也臨江王之死亦可以無憾也自世有愚忠愚孝之說而遂以愚孝議申生扶蘇此開臣子悖逆之漸不可爲訓也石德之教太子者悖逆也太子之初欲歸謝者正也德但當爲太子設計以速達甘泉耳或得達而死或不達而死皆聽之耳必欲爲不死之計則陷於惡矣嗟乎有江充爲其父謀卽有石德爲其子謀凡君臣父子之間人欲深而天性薄者皆必至於是也

通鑑觸緒 卷八

六

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使舍人持節夜入未央宮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劉屈氂聞變挺身逃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藉藉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

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囚徒命石德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校尉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太子引兵數萬衆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庚寅太子兵敗出亡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反法族吏士劫略者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通鑑觸緒 卷八

七

旣斬而太子歸謝於上無復阻之者矣卽歸謝而不免於死亦可甘心矣卽畏死而逃亦可矣乃發兵數萬與丞相合戰五日何爲乎江充旣斬矣所向欲甘心者誰乎若戰而勝也將何以處其父乎將使其父爲楚成王乎抑爲趙主父乎吾不能爲之解矣

壺關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以迫蹴太子太子不忍忿怒之心起而殺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陛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臣竊痛之惟陛下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尙未敢顯言赦之也太

子亡至湖藏匿泉鳩里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經  
皇孫二人皆遇害

三老之書謂武帝不當用江充以迫蹙太子是也謂太  
子當赦則非也帝之失在前而太子之惡在後也帝聞  
太子變而使使召之初無殺太子之心也太子既殺江  
充而猶發兵不已則真反也命丞相討之宜也若復赦  
之則私心更不可問也巫蠱坐死者數萬人闕下戰死  
者數萬人皆無辜之臣民也無辜之臣民而不恤之稱  
兵犯闕大逆顯然之太子而獨赦之耶夫武帝窮兵黷  
武嚴刑峻法所糜爛之臣民固不知凡幾則何必總總

通鑑觸緒

卷八

八

然爲之惜其一子也且武帝初召太子固不欲殺之聞  
三老言即欲赦之是其於臣民則不愛而於其子則終  
愛也其令丞相討之者因太子發兵而恐其不利於己  
也其未敢顯言赦之者恐赦歸而終不利於己也使非  
恐其不利於己則雖其播惡於天下而亦非所慮也而  
何俟他人之言始動其愛子之心也

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  
保傅師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

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  
從其所好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光之論誠是矣然武帝  
亦安知何者爲方正敦良而擇之乎初年得一董子而  
不能用申公轅固皆窮老而死矣其餘貌似正人者或  
有之而果知正道者誰乎從太子所好固不可而武帝  
所好又其可從乎且石德爲太子少傅矣蓋亦以萬石  
君家子孫皆孝謹可輔太子未嘗非擇之也當時方正  
敦良之名固未有過萬石君家者石德又其家之最著  
者乃首教太子悖逆即孝謹最著之子孫蓋愿懦之人  
安常處順相保其富貴而兼博聲名則亦樂得共勉爲

通鑑觸緒

卷八

九

孝謹耳而安能保其臨生死利害而不變哉臨生死利  
害而不變非真有至性真知大道者不能也  
征和三年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  
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六月劉屈氂腰斬東市妻子梟首  
華陽街

初武帝使屈氂捕太子恐太子之不利於己也及免於  
不利而愛子之私心又不能無憾則移其憾於捕太子  
者故借端以族屈氂也蓋殘忍之人有偏愛之妻子則  
忍於不愛之妻子忍於妻子者猶先有回惑而後有追  
悔忍於臣民則始終無所顧惜也

上頗知太子無他意會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壺關三老之言劉屈氂因之而族也田千秋蓋見屈氂之族益知上意指遂訟太子寃也千秋之言較三老之言猶略而皆未當也太子之罪不在弄兵殺人在既殺

通鑑綱緒卷八

十

人而猶發兵也上既聞三老言而感寤矣何又待千秋言而始大感寤也既有三老言之矣何獨謂千秋之言爲人所難言也蓋又欲戮數人滅數族以洩其憾遂更藉一人之言以發端耳快其所忍以紓其所不忍耳太子本有辜而猶憐其無辜一切無辜之臣民何未聞一動其憐也思子之宮歸來望思之臺天下不議其獨私於子而反爲之悲焉天下之人皆較武帝爲厚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巡幸東萊欲浮海求神仙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三月幸泰山修封見羣臣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

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向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夏六月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益西乎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

通鑑綱緒卷八

十一

封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

善哉武帝晚年之悔千古皆知其美吾亦無異議也獨推其所悔之由與千古共證焉易曰納約自牖記曰其次致曲皆就一端之明以幾於全體之善也孟子曰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窮而反本也惜乎武帝之太晚也蓋是時年六十有九越二年卽崩矣然亦惟其晚而始能如是矣夫所謂一端之明者父子之天性未盡泯也垂老之情最念其後也思子之宮歸來望思之臺蓋有自願身後茫茫誰恃者或卽因而思天下之臣民無辜而死有慘於吾子更甚者或卽少悟天道之好還恐骨

肉之報有不止是者於是遂有所爲狂悖天下愁苦之  
悔也所謂窮而反本者求長生之不遂也以垂死之日  
甘冒不測之險冀一慰畢生所欲蓋亦無聊之極思矣  
及大風晦冥海水沸湧尙留十餘日始返然後知妄心  
斷無可遂之期而本心漸出矣本心出而益覺其妄心  
矣於是有嚮時愚惑爲方士所欺之悔也田千秋之納  
約固不爲無功武帝致曲於困心衡慮之餘亦稍減畢  
生之罪且自謂狂悖自謂愚惑千古之君罕有自責如  
是者則其才力能爲惡而卽能不怙惡亦何可及也使  
帝此境早得於二十年之前則悔其不當爲卽力行其

通鑑觸緒卷八

三

當爲者天下後世之利賴正未可量吾爲世運惜也使  
帝是年以前卽崩則無有悔之一日惟憤憤以終吾又  
爲萬世之如武帝者懼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又  
曰迷復凶有災眚以其國君凶武帝迷五十餘年而始  
悔悔之二年而卽崩雖悔而不得復也災眚不知凡幾  
矣幸終有一悔未至於身敗國亡之凶耳萬世之君尙  
其以不遠之復无悔之吉爲正哉

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  
怒斬其使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  
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鈎弋夫人之子弗

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  
母少猶與久之察羣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鈎弋夫人  
賜死頃之帝問左右曰外人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  
子何去其母帝曰是非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  
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也二年春二  
月上病篤乙丑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以霍光爲大  
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  
詔輔政丁卯帝崩

通鑑觸緒卷八

三

辯慧勇力之子以動作無法度而皆不立誠是也數歲  
之子壯大多知亦不過勇力辯慧之資而何以卽知其  
異於二子也蓋異其十四月而生耳諸子之不立戾太  
子之死皆由是耳然欲立其子以年穉母少遂殺其母  
又何忍也古之修身齊家貽謀裕後者有此法耶則其  
前後之情益可知矣初生弗陵以爲己不遽死則待弗  
陵長而廢太子以立之太子旣死而已亦將死則念諸  
子無可立而弗陵又太少故轉思太子也思太子者非  
盡天性之愛也思其年不穉母已老可無後慮耳愛憎  
固私也利害之私尤甚焉是其時雖有悔心而私心如  
故忍心如故也綜計武帝一生私心忍心愚妄之心純

乎秦始矣所異者始皇阮儒生焚詩書武帝嚮儒術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也然所行者無一六經之實而荒誕狂悖則並百家之所未有且封禪禱祠諸事反假六經之文飾妖妄之說直以方士之流皆在儒生之列則其罷黜而表章之者不過浮慕董子之策美其名而從之而其心於六經百家之得失固仍茫然也至其躬行與所附託則六經之罪人而百家之所共棄矣雖然名實之際而得失之數亦互爲乘除焉其失者妖妄之說以愚傳愚積而爲張道陵之教誣罔天地惑亂人心不知所終極也其得者上雖以罷黜表章爲名下亦必有

通鑑觸緒

卷八

西

人焉因名而修其實修其實者既不惑於百家之言復何有於妖妄之說雖天下皆惑妖妄而得一二不惑者以曉其惑天地卽賴此一二之存以不遽至於混沌則罷黜表章雖有名而亦何可沒其功也是武帝之罪百而功一也同於始皇者百異於始皇者一遂不至如始皇之轉瞬滅亡也抑始皇至死不悟武帝有將死之一悔也始皇之臣以李斯趙高相終始武帝始亦浮慕董子終又得金日磾霍光以保其身而託其子也是蓋亦儒術之見淺見深終能膺其明者也

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

雜識視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軫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坐誣罔不道腰斬

弟之於兄與子之於父不同也軫之拒父春秋之經何嘗是之孔子不爲衛君以正名答子路則不以拒父爲

通鑑觸緒

卷八

五

是也明矣其以爲是者特公穀之傳而先儒已駁之矣昭帝於戾太子自不得以輒於蒯瞶爲例雋不疑謂衛太子得罪先帝云云是也其引衛軫事則未當也按公羊傳盛於漢武之時不疑治春秋蓋亦治公羊傳耳漢之治經者大抵守一先生之說得此而遺彼者也雖然如霍光輩並此而亦不知之矣宜不疑之見重也

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言合光意

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王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六月丙寅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

廣陵失道廷臣知之昌邑在國狂縱豈獨不知之耶霍光疏矣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

通鑑觸緒

卷八

六

伊尹使太甲徂桐宮居憂密邇先王非廢之也霍光之事固可權宜延年之援述伊尹則謬妄矣

霍光張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敞夫人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君侯不疾應先事誅矣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楊敞驚懼不知所言而婦人代與客語齷齪如是可爲丞相耶霍光不求賢自輔欲專攬大權之心見矣  
癸巳霍光與羣臣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

太后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名之一字亦足以制人邪心消人惡念願但爲名而已若其他利害有甚於名者則又不可知矣

太后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當廢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

通鑑觸緒

卷八

七

送至昌邑邸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

霍光之初立君也既知廣陵失道矣何獨不博采昌邑之生平乎昌邑立方二十餘日其悖亂之狀果皆不誣也光亦曾諫諍否乎昌邑所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果能不愧於心乎既冒昧立之復輕廢之伊尹固如是乎太甲以次當立非伊尹所能擇也屢訓之不聽乃營桐宮使密邇先王既終允德遂奉歸於毫非廢之也霍光之事何能以此例之手光一鹵莽敢爲之夫耳既遭時際會遂亦藉此攬權以增大其富貴

耳漢運方隆故其事獲濟其事既濟則亦賴其功而不  
必論其過且其心亦不至於假託廢立陰蓄異圖也而  
若例以古聖賢之道則相去遠矣

初衛太子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  
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皇曾孫  
亦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哀皇曾孫無辜擇厚女徒  
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  
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  
門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  
穰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通鑑觸緒

卷八

大

後有詔掖庭養視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哀曾孫奉養  
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暴室齋夫許廣漢有女賀以  
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  
東海洩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狗以是具知  
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及昌邑王廢  
霍光與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曰遺詔所養武帝  
曾孫在掖庭外家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  
詳大義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  
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立焉秋七月光與丞相敞  
等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

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庚  
申曾孫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卽皇帝位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戾太子之惡石德陷之也德既族而太子亦死子女妻  
妾皆遇害已蔽其罪矣太子初不欲反之心可原也其  
仁恕之本性固宜有後也皇曾孫之有天下且爲漢賢  
君蓋天道也商之高宗祖甲舊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  
皆爲賢君皇曾孫生長患難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其爲賢君亦以是歟廢興之際非偶然矣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

通鑑觸緒

卷八

九

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惜乎大義之言而出嚴延年之口也延年者昌邑之妻  
父雖大義而涉私憤也然朝廷亦肅然敬憚之蓋大義  
之足以服人矣

公卿議立皇后皆擬霍光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  
指白立許倖仔爲皇后十一月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  
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宣帝之求微時故劍也厚矣哉霍光以后父刑人不宜  
君國蓋以其女不得入爲后而憾之也豈真能持大義  
哉許后之弑霍氏之滅皆基於此矣

通鑑觸緒卷九

易佩紳著

漢

宣帝本始三年春正月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女醫瀉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顯謂衍曰婦人免乳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為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並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崩後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

通鑑觸緒

卷九

一

獄顯恐急即以狀語光因口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人宮

臣視君如父也則君后如母妻弑君后而聽之則弑母亦可聽之乎光之心不可問矣

本始四年春立霍光女為皇后地節二年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光薨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六六反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

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因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魏相請損霍氏之權則即後來張敞徐福之言而相早言之已為曲突徙薪之計矣上書有副封不必為霍氏而亦宜去也不得謂相憾霍氏而特為此議也

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樞機周密

通鑑觸緒

卷九

二

品式具備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三代以後之天下經制壞而養民無恆產異端眾而教民無定法不可言均平矣不均不平而亦能相安則惟



在吏治耳能以井田學校之精意行於時政之中上也  
能就時政而平之亦善也宣帝所以拳拳於政平訟理  
而其要尤在太守之不數變易也漢之太守卽古之諸  
侯諸侯以世相繼不能擇賢太守能擇賢久任則良於  
諸侯矣若不久而數變易則雖賢者亦無能爲治而徒  
滋其擾乃不如一姓之諸侯習而相安矣此宣帝之吏  
治最足爲後世法也然則霍光之才識豈能及宣帝哉  
乃光死而帝始親政光亦可謂不知量矣

地節三年春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  
餘口治有異等效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

通鑑觸緒 卷九

三

卒官或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王成雖或有僞而宣帝求治之心切矣然一切鋪張之  
具傳聞之詞可僞而戶口之數非可僞也漢計口出賦  
果僞也口誰任之賦誰供之虛懸於官官必有稽核者  
溢取於民民必有告許者又豈待日久始有言哉史稱  
或言固無徵之言抑安知非媚忌誣謗之言

夏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以丙吉爲太傅疏廣爲少傅封  
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又封霍光孫雲爲冠陽侯  
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  
卽后有子反爲王耶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

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文帝卽位三月立太子時太子年九歲羣臣請立之汲  
汲也宣帝卽位七年太子年八歲羣臣未有早請之者  
蓋觀望霍氏矣是時立之不至於霍后有子而議立不  
定亦徵時故劍之意矣太子外祖父始封侯而霍氏又  
增一侯帝之贖徇霍氏亦極矣霍顯既毒許后又謀毒  
太子光既縱其惡於前復不戒於後豈但義不能斷德  
不能化耶蓋與之同惡矣

五月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疏廣爲太子太傅  
廣兄子受爲少傅許廣漢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

通鑑觸緒 卷九

四

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  
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監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上善其言  
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疏廣之言何其正大而深遠也非徒一世之言乃萬世  
之言也使漢以其言垂爲令典世世守之外戚之禍無  
由生矣一切偏私之陋習皆可以稍改矣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與監奴馮  
子都亂而禹山亦並治第宅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  
病私出使蒼頭奴上朝謁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無

期度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徒光女婿未央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出次婿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項之復徙光長女婿爲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又收范明友度遠將軍印綬及光中女婿趙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霍光既縱其妻之凶悖矣而淫亂又何足論耶縱其凶悖淫亂之婦以遲於身後而子孫姻黨皆握兵柄據要

通鑑綱目

卷九

五

地其尙能謹飭耶宣帝及是裁抑之使霍氏能順受而斂戢則光之不能自爲謀者帝爲保全矣而顧不能也則滿盈之必遭傾覆凶悖之必受誅戮也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其後禁罔寢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蔽

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節詞以示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路溫舒幼牧羊取澤中蒲習書由獄小吏署決曹史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後爲臨淮太守治有異績子孫皆至牧守大官班固贊曰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爲世家

通鑑綱目

卷九

六

宜哉蓋卽指此書也吾三復之洵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爲略記本末知其由寒微而成世族仁厚之所致也冬十二月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朕甚傷之今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廷平之詔感於路溫舒之言也齋居決事清明肅穆之氣象慎重人命之德意可爲後世法矣然而鄭昌刪定律令之言尤得要也溫舒謂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故郡國承用者駁姦吏因緣爲市其意亦在刪定也定固爲要刪尤爲要矣

地節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山曰今丞相用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窺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

通鑑觸緒 卷九

七

上書者益黠不關尚書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耶顯恐急卽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霍光與諸儒爲讎卽由霍山言之自非誣矣光平日之嫉才妬能輕賢慢士大概可知矣

霍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

見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仲尼作春秋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

通鑑觸緒 卷九

八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蓋菟鼯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元菟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腰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免官八月皇后霍氏廢處昭

臺宮後十二歲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宣帝善做計而不召者無庸召也做蓋不知霍氏有毒殺許后之事也使非有是事則不待做計而帝早能安霍氏也惟其有是事則正待霍氏反謀著而並行誅戮也嗟乎霍光縱其妻而不忍發舉宣帝亦自哀其妻而必行誅戮人情固不相遠耳而況重以君臣之分哉

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做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

楊做阿順霍光得宰相封侯惲告霍氏反謀封侯父子

通鑑觸緒

卷九

九

皆因霍氏取富貴惟向背不同耳做固無足道惲之底蘊亦可見矣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於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

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徐福之書與魏相張做前後封事皆萬世保全功臣之定則而宣帝於霍氏則有別也曲突徙薪焦頭爛額誠千古之善喻千古之忘曲突徙薪重焦頭爛額者固同

通鑑觸緒

卷九

十

一轍而帝又有別也帝深憾霍氏者毒殺許后之事而反謀其後焉者也霍氏亦自知其事必爲帝所不容而特決於反也霍光死帝始聞許后之事實既往不能明正其罪且聞之而猶未察必專就一事窮察之亦徒滋不靖故先示裁抑而觀其變則張做徐福之計魏相早言帝非不知而特別有作用也使霍氏能順受之則前事亦可疑似置之矣不順受而且反謀則大罪既彰而隱微之罪不待察矣且告反謀者既衆則告毒殺許后者亦必詳帝蓋隱察此事矣若但出霍顯之謀而光終未知則但誅顯及謀反者而於其子孫可留一人爲

後也光既知而縱之一事不可問則事事皆難信遂不留其後矣以族滅蔽其罪終以圖畫顯其功亦自有權衡矣霍氏之反也帝能制之使不得逞固未嘗非曲突徙薪之計但淺者不能窺耳且夫劉氏自有之天下霍光就劉氏子孫擁立之非漢所必失之天下而光存之人臣自盡之分非不世出之功也輔相君德治平天下之大道光固懵然無知況有隱微之大罪乎則宣帝權衡功罪自得其平似無庸議其少恩也

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治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

通鑑觸緒

卷九

十一

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爲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鉤鉏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

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龔遂仁心爲質通達治體其言深切而簡要其事卓絕而平易然其爲所欲爲非無拘文法便宜從事不能也三代以上之文法範人於道德而歸於中正守文法者非賢良亦修謹也三代以下之文法束人於利害而錮其聰明習文法者非庸鄙卽奸僞也故豪傑之士往往必破文法而後有建樹善乎宣帝之卽能許之也

通鑑觸緒

卷九

十二

元康二年前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  
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  
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  
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恐季孫  
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相好觀漢故  
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  
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史按事郡國及休  
告從家還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  
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通鑑編緒 卷九

三

魏相諫用兵之書幾於道矣宣帝勵精爲治則恐據近  
效以自足相乃實指風俗之悖亂以警惕之宣帝喜聞  
祥瑞則四方必有諱言災變者而相特奏言之亦幾於  
格君心之非矣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  
有私謝耶絕弗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君  
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  
而果遷

張安世謹慎周密固其素行亦懲於霍氏而愈自斂也  
然杜干謁抑奔競既自斂而亦可以勵人矣

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  
許丞老病聲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  
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  
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  
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  
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通鑑編緒 卷九

西

力行教化而後誅罰誠得要矣數易長吏之弊言之切  
至與宣帝不數易太守之意可相發明也然至於老而  
病聾則固當易果賢者則必力辭去官而不待易也

元康四年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  
廉平嚮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賞一人而衆人勸薄賞亦足爲榮況黃金百斤之厚乎  
賞於身後較身前尤可感以此見宣帝之善勸吏而亦  
善用財也未幾大司農朱邑卒以其循吏閔惜之所賞  
亦然此吏之所以能廉能循而當時吏治所以獨隆也  
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百三十六人皆賜黃  
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

宣帝拳拳於高帝之功臣如此其厚也則霍氏實有難  
容之罪而非帝之少恩益可見矣

神爵元年義渠安國至羌中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騎於是諸降羌怨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安國爲虜所繫失亡甚衆引還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者矣上問曰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上乃發兵詣金城夏六月充國至金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百騎來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無擊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

通鑑觸緒

卷九

五

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並滅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兵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不如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

下其書充國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故臣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爭其畜食欲至冬將軍士寒

通鑑觸緒

卷九

六

手足皸瘃甯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數歲而勝敵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开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諭罕开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爲寇罕开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开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

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陘充國徐行追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罕羌聞知喜曰漢果不擊我矣後罕竟不煩兵而下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

通鑑觸緒 卷九

七

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使客諫充國曰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身不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奏曰臣所將吏士所用糧穀芟稿調度甚廣難久不懈徭役不息恐生他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繕鄉

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通鑑觸緒 卷九

六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相畔之間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鞏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外不令虜得乘間九也無驚動河南大开使生他變十也治隍陘中道橋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人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



也留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明年夏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渭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脫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宣帝未多用兵也偶用而得一趙充國卽師貞丈人之吉矣師之爲義行險而順充國行師順而不險矣細考其屯田之奏若不僅爲期年計者乃未期年卽振旅蓋

通鑑觸緒 卷九

九

老成之謀甯遠勿速也其不期而速則精意所赴有神其效者非張皇迫促所能致也充國又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年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者忠哉言乎後世不得已而用兵於邊陲皆當以充國爲法也夫宣帝時吏治兵事皆三代以後之最善則帝與魏相趙充國實同德之君臣矣神爵三年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官祿當厚吾已言之矣漢郡縣秩太守二千石縣令千石至六百石縣長五百石至三百石同爲令長而秩相

懸者以縣戶多少爲定也夫使令長於祿秩外不復取民其因民事而有費又皆出於祿則戶多出多戶少出少宜其以戶定秩矣若民事之費不出於祿而祿秩外復取民則戶多人多戶少入少秩多而貪者數愈盈秩少而廉者數愈絀以戶定秩不得其平矣然考其月之所給又有異焉二千石者月百二十斛千石者月九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三百石者四十斛二百石者三十斛百石者十六斛名多者實較減名少者實較增亦似有折衷矣百石以下之吏喬夫游徼之類也喬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其祿秩益薄其侵漁百姓尤

通鑑觸緒 卷九

十

易宣帝特拳拳於此而益之俸焉蓋體察細微者至矣百石以下之吏皆使能保其廉平則二百石以上裒多益寡循名核實使各贍其用而保其廉平者可知矣始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黃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嚮之又

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毀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齋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

通鑑觸緒 卷九

三

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歛然傳相救厲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趙廣漢守潁川爲鉅筭使吏民相告訐又爲鉤距以得事情皆市僧之伎倆耳觀於韓延壽承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益知廣漢之操術淺而貽害深也幸有延壽之禮讓以教於後潁川不致終爲鬼蜮豺狼之國也充延壽所爲使居宰相之位禮樂可興矣移病閉閣之事似未免過情然壹意爲之遂有效使天下後世知骨肉之必不可相爭知教化之可行知反躬自責之足

以感人亦賴有此力挽流俗之曠舉也

五鳳元年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嚮善請求和親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匈奴雖亂未必能滅雖能滅而窮兵費財所失多矣抑

通鑑觸緒 卷九

三

既滅之後何以處之將別選種類使居其地乎則仍一匈奴矣抑編爲郡縣而中國自置吏乎則其地非中國之人所能居即使居之而煩費滋多耗擾益甚終亦仍爲匈奴而已矣故爲中國計惟有內修吏治外修武備常使中國之力綽然有餘外夷不敢犯邊而已望之以春秋鄰國例外夷固未爲切當然仁義之說自不可廢外夷雖不足與言仁義中國固當自盡其仁義也

蕭望之聞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

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按東郡者得其試騎士奢僭踰制又取官銅物候月食鑄刀劍效尙方事及取官錢私假徭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

賢智之過驚高遠而忽細微細微之忽卽足以殺身矣延壽好古教化一切禮容文物必求備則官錢所由放散也禮容文物太盛駭人觀聽則指爲奢僭踰制所由來也望之不爲天下愛才而必羅致其罪固忌克之福衷延壽必與之相訐則其平日以禮讓教民者亦未反而實盡諸己也論者謂宣帝時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

通鑑觸緒

卷九

三

人心夫廣漢之兇暴險賊其死宜也寬饒狂直而涉怨望憚色厲內荏怨望尤甚皆有自取之道所獨可惜者延壽耳然則如延壽者尙其戒賢知之過而自盡其禮讓之實庶不愧於道哉

五鳳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先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

宣帝吏治之效至於匈奴稱臣來朝蓋攘外之道在安內而已顧其由來亦有漸焉自高帝平城一辱遂長匈

奴之謫惠帝高后相與忍之不復生覺文帝仁心儉德休養生息留有餘不盡之財賦貽親上死長之人民景帝繼而守之而武帝遂藉以爲開邊之用財賦幾耗人民幾困矣而匈奴亦因之耗困焉使武帝晚年仍無悔心繼武帝者或復如其所爲則文帝之澤恐不復能保財賦竭於外人民亂於內而漢先亡矣匈奴雖耗困其能服於漢乎幸也文帝之澤天必佑之武帝所嚮儒術當時雖但驚其名而後世乃漸收其實霍光輔昭帝雖不學無術而頗畏有學術者之議采而用之稍復文景之業及至宣帝其視文帝之仁心儉德微有同異而本

通鑑觸緒

卷九

四

儒術以圖吏治休養生息之道尤并也於是漢耗困者已復而匈奴之耗困未復且甚以亂漢又不復爲窮兵之謀但爲招來之計於是匈奴且幸漢之卵翼以固其存而救其亂始有稱臣來朝之一日也殫五六君之經營積百餘年之心力豈易易哉然嚮使開國以來皆如文帝宣帝之爲君則不必武帝之窮兵不待匈奴之亂而匈奴早服矣其免於剝四海之脂膏塗萬里之肝腦者安可數計哉就三代以後而言得失知文帝宣帝之有可法者卽知高帝武帝之所當戒矣

易佩紳著

漢

元帝初元元年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上納其言詔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

司馬光曰孝元踐位之初虛心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

通鑑觸緒卷十

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愚謂光之責禹固有見然人君之德當由恭儉充之不能舍恭儉言之使元帝並不恭儉也漢祚更難久矣二年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選白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史高充位而已由此有隙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顯巧慧能深得人主微指與史高為表裏望之等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

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由是大與高恭顯忤

中人無外黨一語悞盡千古信閹宦之君其初起於私智之君疑忌其臣而藉以防弊也其大害中於愚闇之君毫無把握而惟命是聽也倚任外戚亦類是也宦官以無外黨信之外戚以親黨信之皆私而已矣凡人行政之起於私心者雖獲小利而未有不成大害者也況宦官外戚哉外戚之禍著於哀平宦官之禍烈於桓靈而元帝皆開其漸矣宦官之漸武帝與宣帝基之外戚之漸宣帝基之矣

通鑑觸緒卷十

二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宏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敞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誦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

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召望之望之門下生朱雲勸望之自裁望之遂飲鴆自殺上聞之驚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大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祠祭望之冢

司馬光曰孝元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蒞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光之責元帝誠是也雖然帝仁厚之資親嚮師傅有素矣望之

通鑑觸緒 卷十

三

爲師傅不能早裁其偏而導之於正其可責固有甚於初徵之貢禹者其輔政也既無精白純一之誠以感人主之心亦無強幹深固之力以制羣小之命又無光明俊偉之氣以懾服邪黨而敢其陰謀甫一年而羣疑眾誑幾陷於罪其亦可以度德量力奉身而退矣乃劉更生既使外親上變望之子又上書訟前事徒授羣小以指摘之隙何爲乎然則望之卽不死而居相位元帝所成就亦仍不過恭儉而已無甚可惜者且推其按殺韓延壽之心或更陷元帝以失德之事亦未可知耳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

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

通鑑觸緒 卷十

四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治亂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是以羣小窺見聞隙合羣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杜閉羣枉

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

更生蓋懲於前使外親上變之失而此書乃毅然自陳也毅然自陳者雖極切直羣小亦不過怨之而已不至授以指摘之隙也君子觀此益可知所以自處矣

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

通鑑綱緒卷十

五

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仁愛溫良戒於無斷已切指元帝之短而進之矣特其言渾涵須聽者自悟耳蓋匡衡之學深於詩故溫柔有餘而伉直不足雖有嘉言正論而究與張禹孔光諸人同被阿諛保位之譏其亦未自審其有餘不足而先自戒之歟

班彪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

焉然寬宏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元帝優柔之失亦祇信任石顯耳顯所讒害至死亦祇蕭望之張猛賈捐之京房耳四人惟望之猛無罪然皆自殺非帝刑之捐之傾巧房妖妄皆有可死之罪比諸宣帝於趙蓋韓楊亦不爲獨過石顯之惡固未及天下且薦達儒生以投帝所好至帝之寬宏恭儉嚮用儒術則正天下元氣所賴以存他日雖有王莽之變而天下謳吟思漢固文帝宣帝之澤長亦豈非元帝有以絲延其閒歟孔子曰觀過知仁吾於元帝取節焉

通鑑綱緒卷十

六

成帝建始元年春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譚商立根逢時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爲陰勝侵陽之氣也高帝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陽平侯王鳳懼上書辭職上優詔不許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元帝世三人其一丞相其二外戚成帝世十八人其六丞相三公其十二外戚更由前者之外戚無功而侯者高一人文二人景三人武五人宣八人文之二乃齊王淮南王之舅非己私也若薄昭則亦有功者宜多至八以許史舊恩也由此以觀元帝之

二爲最守漢法成帝多至十二爲最亂漢法矣高后時之外戚王侯固不在此例然成帝實受制於母則元后亦高后類矣漢書后妃皆列外戚傳惟高后特爲一紀於前元后特爲一傳於後女禍之始終亦可鑒矣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

通鑑觸緒 卷十

七

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誦申生蒙無罪之誅今聖上富於春秋方嚮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杜欽之言洞達人情深明禮意後來趙氏姊弟之禍乃如逆料不得以欽爲王氏之黨而廢其言也

陽朔二年劉向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爲身奈宗廟

通鑑觸緒 卷十

八

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衰睦內外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言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是時京兆尹王章方以言王鳳事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而劉向繼起言之獨不罹禍何也豈成帝秘之而王鳳不知歟抑其言正大非如王章之牽涉隱私而授人指摘歟然其欲黜遠外戚接近宗室則向固宗室之賢者

幾涉於自售之私矣惟其言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太后之福則雖太后聞之亦宜動聽也此言可以教千萬世之婦人而破其愚也

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成帝失德多類武帝而妃匹之際尤爲最肖焉衛子夫以誣者而得於平陽主家趙飛燕以歌舞者而得於陽

通鑑綱緒卷十

九

阿主家同也陳后許后皆以祝詛廢也惟陳后非由衛氏譖之許后由趙氏譖之武帝寵衛氏能制衛氏之命成帝寵趙氏遂自以其命授之同一淫邪也其亦有才不才之分歟其餘遊幸奢侈鬼神方術肖之而未至其極蓋亦才力有限遂未大逞歟班婕妤之言何其明達也使早有以此言進武帝者其惑亦可稍解也以武帝之雄略乃愧此婦人之見而成帝其不足論者矣永始元年前上欲立趙婕妤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數往來通語乃許之夏四月先封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其女弟爲昭儀光

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太后初以趙氏微不可爲后繼因淳于長言遂許之其溺於王氏私親且如此況王氏子姓乎甚矣政君之私王氏以禍劉氏也劉向既於王氏專政極言之又於趙氏擅寵特爲書傳以誠之可謂竭忠盡慮矣按向少時爲淮南方書所誤幾陷妖妄在元帝初亦頗近疏脫至

通鑑綱緒卷十

十

是學與年進實有繫劉氏安危者觀其新序說苑諸書雖博而未精而於治亂興廢之故奢儉貞淫之效再三致意焉皆所以爲成帝法戒也向年七十二而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使成帝能用向言則王氏何由乘漢敵也惜哉

元延元年張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孱弱又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爲所怨則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



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王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近禹

張禹爲子孫計而阿庇王氏其不忠之罪固無可追也雖然亦諸好言災異者有以授其隙也夫災異之來君臣上下益交修其道而已苟瑣瑣焉專取一人一事而附會之則災異究因誰起徒使彼此互推諉互傾陷而通鑑觸緒

卷十

十一

已漢世災祥之說附於經義而實雜於讖緯風氣所趨雖賢者不免溺其術而小人遂反得託正言以攻之豈非兩失哉夫災祥非無徵也大率關乎君德而君德有顯有微不能鑿鑿以求其盡合常舉大概以警時君之昏愚亦有因此而生忌憚者成帝因張禹之言而遂可一概不信則禹實罪人矣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壯哉朱雲謂漢廷之臣皆鄙夫如陰靈四塞忽聞雷霆

之聲也賢哉辛慶忌廷臣皆鄙而惟此一武夫不鄙也且夫朱雲之識高於王嘉矣嘉但知與董賢爲難而反首推一諂事賢之孔光雲獨且不論王氏而先論一阿庇王氏之張禹蓋張孔皆當時所稱儒宗居師傅宰相之位爲時君親信者乃亦黨於權倖則君之縱權倖也益甚其罪浮於權倖矣

通鑑觸緒

卷十

十一

元延四年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勸帝以爲嗣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冬十一月以王莽爲大司馬二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太子卽位是爲哀帝

成帝在位二十六年王氏專政自鳳至莽五人矣成帝非至愚極懦者何以甘此哉蓋自元帝末年有廢立之

意王鳳與皇后太子皆憂之及得不廢則成帝惟以其母家爲可恃而相依爲命矣及卽位而聲色逸豫日溺日深益樂得委其政於可恃之人而自適其欲矣及久之而後宮無子則其身後之安危又非所慮也雖或知王氏將不利於漢有如劉向諸人所言而未嘗不以爲我既無子則王氏雖得天下於我何損也且父欲廢之母與舅憂之母與舅厚於父矣則母家得之何異父之後得之也夫高帝有天下惟自私爲劉氏之天下而已劉氏之君惟各私其自出之子孫而已自出之子孫又視其所出之母爲所私之厚薄而已成帝無可私之子

通鑑觸緒卷十

三

孫則惟私其身而已若身以外而必求其所私也始則私王氏繼且私趙氏而劉氏或其後焉者矣迨至哀帝遂私董賢而欲以天下禪之較成帝之私更奇矣凡人充一心之私而何所不至也私之所至可盡絕於天地民物即可自絕於祖父也然則祖父但私於子孫而不知有公於天地民物之大道者亦可深念矣

左將軍師丹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

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此董子限田之議武帝未行哀帝初卽位大臣欲行者吏民名田但毋過三十頃爲限寬矣限寬而亦不能行則貴戚近習不便耳夫以武帝之雄略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行哀帝昏謬貴近縱肆之時何能行也良法待人而後行非其人則或滯礙且滋弊反因噎廢食矣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竄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

通鑑觸緒卷十

四

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里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嘔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導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室

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陞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

通鑑綱緒

卷十

五

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平當之奏一語而括治水之要義也賈讓就其義引伸之揭戰國以來隄防日增之害籌徙民決亭之上策雖大禹復生不能易其言也夫上策之所難者城郭敗壞其費在官無庸計也田廬在民者既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亦無害也惟冢墓則民不欲徙而又不忍淪陷者必爲眾議所不協矣況漢以後葬書禍福之說入於人心安得吳季子楊王孫之言家喻戶曉也季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皆明於死生之理也王孫矯世俗之惑而必欲保葬固不可爲訓然變亂之日則有求如王孫所爲而不得者矣世有千百年而尙識其先代之冢墓者幾人乎卽河隄大決而所殘之冢墓無數矣生人之命旣不能保冢墓卽未殘而誰復顧之乎況終無不殘者乎是亦可以得變通之道矣惟人情於旣決而殘之則無怨未殘而徙之反以爲不便也然則賈讓上策之難行亦幾如井田之不可復矣必也大決大殘之後不復從而增修凡水所必至之地永禁民之築室營葬焉庶幾漸廢漸徙以漸復川流之故地也雖然吾益思井

通鑑綱緒

卷十

六

田之制矣王者定三等之田以均授於民而山林藪澤之地不與焉民皆有恆產皆有安宅何由自蹈於水所必至之地乎尙何待禁乎凡築室營葬於水所必至之地者皆迫於無恆產之不得已也吾故備存其說以俟後之有大力救民者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帝崩帝觀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卽位屢誅大臣欲疆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哀帝之悖謬與成帝大同小異也而屢殺無罪則其惡更甚矣使成帝之先無文帝宣帝之澤而王莽又或真

通鑑綱緒卷十

七

雄傑者則漢祚竟移矣惟文宣之澤人心不能忘卽天心不能厭而莽又非其人所以復啟光武也抑成哀時勢之所極亦必經一大變而後可再興也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尙書具其事

王莽之詐在哀帝以前可欺人也至平帝以後雖少無知識者皆可識其詐矣惟權勢已固人無如何一切無

廉恥之徒卽附其詐以取富貴耳而莽固猶自以爲得計至死而其詐不倦蓋一生馴習於詐遂如性之自然無復本性矣孔子曰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然則莽之詐也愚而已矣

元始五年冬十二月王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丙午帝崩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王舜等卽其

通鑑綱緒卷十

六

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元孫在襁抱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武功長上言丹石之符朕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始初元年冬十一月莽將卽眞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

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璽太后甯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世文母太皇太后莽下詔從之王政君不淫不妒不悍惟一私於外家之心遂足以亡天下也且其私之者亦私於其子耳恐人奪其子之天

通鑑觸緒

卷十

元

下因以外家爲可恃而輔之以爲王氏與劉氏世世常共富貴耳初亦不意其子之無後而王氏遂奪劉氏之天下也至於權勢旣移雖欲不復私之而不能矣人有愛犬之足以守夜貓之足以捕鼠日縱其踞臥几榻者貓犬相習旣久據而不去縱之者不復能驅之且仍與相處而已其罪豈獨在貓犬哉雖然婦人之私外家者多矣特其子不如成帝之太劣耳亦政君之命也夫王莽天鳳五年揚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爲郎與莽並列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元以綜天地人之道又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號曰法言

古今之論揚雄者紛如聚訟矣重其文學者始於桓譚盛於司馬光也與荀卿並論而謂其未精未詳者韓愈也謂其以艱深文淺易者蘇軾也然皆未論其出處也程子始謂其去就不足觀矣朱子通鑑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則斥之更嚴矣於是有辯其未爲莽大夫者如劇秦美新或以爲劉歆甄豐輩假託以取媚又或以爲劉棻作甚或以爲谷永作夫谷永卒於成帝時安知有新而美之凡此類者人皆知其不足據也惟焦竑以漢書傳贊雄年七十有一天鳳五年卒與至京師見成帝

通鑑觸緒

卷十

三

時年四十餘相牴牾則或以爲有據而存疑焉吾乃合成帝紀揚雄傳證之矣建始元年罷甘泉汾陰諸祠越十八年爲永始三年始議復四年以後凡五祠而祠之年繼以冬行幸長楊大校獵者惟元延二年成帝卽位以來之二十二年也雄正月從上甘泉奏甘泉賦三月祭后土上河東賦十二月奏羽獵賦三賦皆作於是年也雄生於宣帝甘露元年戊辰四十餘至京師待詔歲餘奏羽獵賦賦奏於元延二年十二月則其至京師也或元延元年己酉或永始四年戊申皆四十餘矣至莽天鳳五年戊寅正七十一矣傳贊固未牴牾也惟雄之

待詔也由王音之薦音卒於永始二年丙午雄年方三十九似與四十餘有牴牾焉然或雄未至京音先見其文而召之薦之傳贊未縷析之耳竝惟以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之謂合四十餘爲已近百年是有意出脫而全未細考矣然又有前人未論及者則太元以方州部家爲首也八十一首取九九之數與太初歷相應漢與莽同用之歷也方州部家之名何取乎漢以前無以方州部連稱者漢地理志亦無之也惟莽天鳳元年置州牧部監三年制吏祿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北之名同之是方州部郡者莽制也雄但易郡爲家耳

通鑑觸緒

卷十

三

太元之作雖未必在天鳳改元以後然或先與莽諸臣議定而卽作書以迎合之雖未必迎合而要不得謂其未仕於莽也然則諸爲雄辯者何厚於雄哉吾亦豈薄於雄而附會程朱哉要以雄之文學出處兩不相掩也雄之自命亦但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耳出處蓋非所計也抑或明於見理而闕於知人初不知莽之詐而以爲可與行古之道也他且勿論卽如井田之制莽初年行之終以所行未善而止之而雄之法言已尙論井田矣劇秦美新已美其經井田矣夫使莽果有盛德大力先服天下之心而後定井田之制豈非千載一時乎莽

之代漢可比虞夏之受禪雄何不可比虞夏之臣乎又何必愛雄者曲爲之諱乎而無如莽非其人雄遂如薄命之妾婦徒失節再醮而終不得所天也然漢臣而事莽者固多矣桓譚亦莽大夫也其先事漢其後又事更始事光武也朱子於諸人未特書斥之而獨斥雄推春秋責備賢者之義朱子殆以雄爲賢耶抑因推重太過者狃於末而忘其本特指斥以曉世耶然則文學之士欲成名於後世者尤宜敦其操精其識庶無遺憾哉王莽地皇三年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廩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廩饑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

通鑑觸緒

卷十

三

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以莽早年觀之不應昏迷至是也蓋作僞心勞日拙莽一生勞於作僞晚年則心益耗而不止於拙矣欺人者之終以自欺也豈必待天之奪其魄哉  
初長沙定王生春陵節侯節侯少子爲鬱林太守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

曰角性勤稼穡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嘗與鄧晨俱過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新市平陵兵起南陽騷動李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計議於是續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

通鑑觸緒

卷十

三

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自稱柱天都部招說新市平陵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

劉續有意學高祖而不成光武迹象不類高祖而復高祖之業觀人固不在迹象耶抑時會各有相宜之人不可一格論耶抑有意者爲造物之忌而無意者乃天命之歸耶且何知非僕之言亦殊不謹厚者非常之人固非人所能測耶然而圖讖之說遂成東京之陋習矣高

帝滅秦而沿秦法光武破莽而效莽之符命何其昧於鑿戒也大道難復而邪術易從豈非世運之憂哉

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大敗秀單馬走與女弟伯姬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二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眾還保晉陽

光武一騎耳既與女弟共復趣姊上馬視高帝在車上推墮子女之心厚薄懸判矣劉續一起事而骨肉宗族死者數十人子弟云伯升殺我誠然哉不爲福首不爲禍先之說有以哉

通鑑觸緒

卷十

三

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解去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卽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其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眾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

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況至布衣相聚  
草野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  
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並合必成大功此天所  
以祐吾屬也諸將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  
卽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  
壯

王常知大義有定識兩漢絕續之交厥功爲冠矣

通鑑觸緒 卷十

五

通鑑觸緒卷十一

漢

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  
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  
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  
帥樂放縱憚縯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  
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  
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  
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  
通鑑觸緒 卷十一

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  
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將若赤  
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  
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卽拔劍  
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春二月  
元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縯之心雖有憾於衆人之不立己而其言自正也蓋此  
時卽立縯縯亦必不稱帝也其後更始卒敗於赤眉固  
不出縯所見矣

三月王鳳與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鄗皆下之王莽遣司空



王邑與司徒王尋發兵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輜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

通鑑觸緒 卷十一

二

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去以怖宛下邑又不聽劉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計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

通鑑觸緒 卷十一

三

漢之復莽之滅繫於昆陽一戰也昆陽之戰光武一人之力也高帝得天下不能自戰亦不必自戰光武若非能自戰卽未必得矣光武是時年二十九其頗知文學也以曾之長安受尚書也其能戰也從何學之則似天授矣然帝王之興不在能戰以順取逆以仁除暴固無須戰卽須戰而亦有羣策羣力爲之也德與量之不在能戰無論矣論才與氣其才專用於臨敵對壘之間則才有所限而不能運天下其氣率逞於陷陣摧鋒之際則氣有所輕而不能舉天下項羽之能自戰所以不如高帝之不自戰也然則光武之能戰似由天授者何爲

通鑑觸緒 卷十一

四

乎吾俯仰時會而知其故矣凡開創之君德量才氣必有過人者德或不足而量必包乎天下才或不備而氣必懾乎天下乃可以一天下之紛紜使天下棄故君而從新主也守成之君則必德量勝才氣乃可以絲無疆之祚也光武之中興旣與開創異亦與守成異且爲漢之疏屬又與親屬之中興異也故開創之時善戰者不能得天下守成之時好戰者足以亡天下中興之時其爲親屬也但稍有德量才氣卽不必自戰而可以復天下其爲疏屬也無德量才氣而專能戰固不可以復天下有德量才氣而又能自戰則必復天下蓋中興者皆

先世之德不忘於人心者也有一親屬之稍稱先德則人心歸之矣親屬旣無可稱疏屬則愈遠愈眾而不知所適從矣疏屬之中忽有一人崛起焉其德量才氣不遽能取信於人而獨能挺身奮發於行陣之間則其才氣因此而見德量亦有因此而見者而人心嚮之矣光武之圖畫成敗見大敵勇固才氣之共見者也諸將怒而光武笑亦德量之略見者也然則漢兵之勝非必光武之能戰矣莽兵之敗非必王尋王邑之不能戰矣在漢軍者見光武之德量才氣而衆心愈奮在莽軍者雖數十萬人其心非甘從莽者亦大率思漢者見漢軍一

通鑑觸緒 卷十一

五

奮遂共棄尋邑而去之不顧矣然則又何必大雷風雨虎豹股戰而後有此大捷乎伏尸百餘里水爲不流亦猶周書之血流漂杵耳爲周書者且不免鋪張之陋而何況漢史臣乎但侈陳武功之盛而祖宗之德澤眞主之精神人心之向背反因之以掩吾故顯而揭之知勝敗得失之原仍關乎順逆仁暴之理也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續曰事欲不善續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續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續舅樊宏謂續曰建得毋有范增之意乎續不應李軼初與續

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  
續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  
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  
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續固  
爭李軼未餉因勸更始并執續即日殺之秀聞之自父城  
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  
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  
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君臣之謀續既知其常如是矣或自爲一軍避而  
去之或深自韜晦以釋羣疑皆可也乃固爭劉稷之誅

通鑑綱緒 卷十一

六

以自速其死何也續固非甘心爲更始臣者亦非必疏  
脫而無所防慮者殆將固結劉稷諸人俟更始之變而  
圖之耶果爾則義旣不正謀亦不深也光武馳詣宛謝  
不交私語不伐功一切柔晦之狀固所以自全然使但  
謝罪引過以示臣節之無疑亦卽爲兄服喪以遂天倫  
之當盡安見更始遂不容乎旣不服喪而又飲食言笑  
如常則純乎功利智巧而非天性人理之正矣  
王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  
飲酒啗鮓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  
嗟乎凡爲惡人者有所私利而爲之者也耳目口鼻之

奉四體之安妻子之歡娛也莽則自奉薄矣身勞矣妻  
子傷殘矣果何爲哉祇一欲自尊大之心以至是耳是  
固惡人中之獨闢一境者矣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鄧  
子匡起兵應漢西拔湖莽愈憂懼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  
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  
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  
夕會哭爲設餐粥甚悲哀者除以爲郎郎至五千餘人

莽之怪妄冠絕古今亦當時諸經生附會經義以贊成  
之至於死期已迫而猶不變且益甚也以怪妄召怪妄

通鑑綱緒 卷十一

七

遂有哭甚悲哀之五千餘人其爲郎也固朝生暮死之  
蜉蝣耳乃猶竭力共勉爲怪妄以求旦暮之榮利人之  
求榮利也亦何所不至哉

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  
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尙六十餘萬斤他財物  
稱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門意

莽之底蘊一離離陋儒耳凡治經但取糟粕學古但襲  
皮毛者皆陋儒也其識見鄙瑣而性情纖嗇故其臨財  
必貪且吝漢儒往往如是而莽其一也特諸儒不盡有  
可貪吝之財耳如蕭望之買賣私附益匡衡盜平陵田

張禹殖貨財請求肥牛亭地皆一臨財卽苟得矣莽初  
年尚以詐掩其貪吝至此則詐窮而底蘊盡露矣

衆兵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  
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入己酉城中少年趨謹並和燒作室  
門斧敬法闕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  
避火火輒隨之莽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  
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莽自前  
殿之漸臺軍人共圍之斬莽首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  
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懸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  
舌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立行以要名譽及居位

通鑑綱目

卷十一

八

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  
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才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  
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  
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  
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  
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  
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  
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  
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

之驅除云爾

王莽之託周公敗露已久矣至死而猶仿虞舜比孔子  
其欺人欺天而終以自欺竟若不自知爲欺蓋一生習  
於欺而欺遂成爲性者千古一人而已班固謂書傳所  
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此謂漢以前  
也漢以後篡竊之徒其凶逆有甚於莽者矣其禍敗或  
未及身或及身而亦未如莽之甚天何獨甚於莽乎則  
以其欺人欺天陰行凶逆之罪甚於顯爲凶逆也彼顯  
爲凶逆者人人皆知其凶逆雖未受斧鉞之誅而已受  
誅於人人之耳目也莽乃以凶逆而託爲聖賢則將以

通鑑綱目

卷十一

九

古之聖賢皆欺人欺天之凶逆矣聖賢者爲天地立心  
爲萬物立命以真理繫真氣也若盜名而人可欺盜國  
而天亦可欺一人得欺詐之利人人效欺詐之習則無  
復真理真氣而天地之心萬物之命皆絕矣天不容絕  
之卽不容欺之是莽之禍敗獨甚者天懲一欺人欺天  
之首惡以儆其餘也懷懷乎其炯鑒哉

更始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秀至河  
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  
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  
杖策追秀及於鄴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

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可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訪於禹皆當其才

光武度河之氣象與高帝入關略同鄧禹延攬英雄務通鑑綱緒卷十一

十

悅民心之言與蕭何養民致賢之言略同皆可爲鑒矣劉秀自兄縉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叩頭覽警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幸哉光武有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涕泣之一節其功利智巧之營於外者雖頗法高帝而天性人理之存於中者究厚於高帝也此東漢之內行所以較西漢爲篤也蓋視乎主德矣

更始二年春二月劉秀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

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

北方地氣常寒而二月天氣常溫前既霜雪後復風雨正地寒天溫交互錯雜之氣候也冰忽合忽解光武會逢其適耳不足怪也

五月劉秀拔邯鄲王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

通鑑綱緒卷十一

十一

曰令反側子自安

光武收吏民交關文書燒之且會諸將軍燒之使人知其燒非僞也智矣哉夫吏民之反側以王郎詐稱成帝子而信之以郎之兵力足以相庇而附之皆常情無足怪者泯其迹而寬之則信人者轉而信我附人者轉而附我矣凡疑忌之主必求人陰私而誅戮之或連及黨類而殘害之不惟無益且適滋衆怨羣疑而速其亂亡是非徒不仁也實不智也光武之智近於仁矣

更始遣使立劉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問因

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被河  
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  
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  
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  
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  
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  
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  
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  
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  
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

通鑑觸緒 卷十一

主

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更始非光武所推戴者也光武之陰有大志若伯升在  
則不知何如伯升死則其自爲之志益定其始終一念  
固無所謂貳者然顯然之名分則貳矣其貳也不待其  
臣勸之也其臣勸之則鄧禹已先於耿弇惟弇進說後  
始不就徵而有貳之迹耳蓋以鄧耿諸人之言既前後  
相同則天下人心之歸亦必終有相同者故遂敢徑行  
其意其慮深其機密也雖然吾爲光武惜矣夫更始本  
不足爲君者當新市平林謀立更始之時光武勸其兄  
與所親信之宗族豪傑自爲一軍而別圖可也伯升既

死則不必詣宛謝直騰書訟兄寃而明正更始以不可  
君天下之美獨率父城之軍棄更始而去之可也及更  
始諸將貴戚縱橫虜掠元元叩心更思莽朝誠有如弇  
言者則卽明斥更始不能安天下之罪指陳其不能復  
劉氏之理還其官爵而自建一號可也霍光異姓之臣  
可廢昌邑光武爲宗社計何不可黜更始也卽使所爲  
不成亦不失爲光明正大之道也且是時不就徵固已  
棄更始矣未幾卽帝位黜更始爲淮陽王矣奈何棄  
於終而不棄於始黜於後而不黜於前耶是時既不就  
徵而猶靦然受蕭王之封耶則貽千古以貳於更始之

通鑑觸緒 卷十一

主

玷無可解矣是德既不足力亦不足仍必依違反覆墮  
陰邪之術而陷背逆之途也三代後之人材往往以陰  
邪爲深密以背逆爲權略亟宜明辨而力挽之矣  
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等所在寇掠秋蕭王擊銅馬於  
鄆銅馬食盡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  
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  
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  
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  
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王莽苛政驅天下爲賊名爲賊而非甘心爲賊者能降則更非賊矣光武之受降仁矣哉亦智矣哉既示不疑以安其心復分配以散其勢識定而慮周受降之大法也光武受降至數十萬衆終得其力而無害益可知由苛政驅爲賊者宜安之不宜殺之矣殺降者尤無人心矣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

通鑑觸緒

卷十一

古

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大守行大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復引兵而北恂調糗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此光武規畫之大端也鄧寇馮三人者其才與諸臣相頡頏而德器尤粹高帝之臣皆不能及也史稱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寇恂素好學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蓋亦武帝以來儒術漸明之效也

光武帝建武元年夏四月朱鮪攻平陰寇恂馳擊大破之

馮異亦度河擊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

通鑑觸緒

卷十一

圭

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鄗南

光武之貌爲謙退者觀人心耳人心既同則可爲卽爲耳何必符命耶豈眞信之耶抑自視德力有不足而假世俗所信者取信於人耶抑防人之有如己所爲者而使知無符命之不可爲耶皆陋矣夫學術漸明又有符命以亂之在愚詐無恥之王莽不足責也光武親見莽禍而踵其謬何耶學術之不得盡明亦運會使然耶可

慨也已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所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敵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

通鑑觸緒

卷十一

七

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光武卽位首褒忠厚循良之吏而擢諸三公之首爲吏治民生計甚深遠也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通達

古今之言也夫唐虞三代禮卽律也秦漢以後律不盡禮矣善用律者本禮以用之自有並行不悖者生今之世行今之法而求不悖於古之道其善體茂之言夫

二年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冬十一月遣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受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鬥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

通鑑觸緒

卷十一

七

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光武之敕馮異庶幾乎王者之言仁義之師可以垂法矣

五年隗囂問馬援以東方事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隗囂之初輕於就更始而其後難於就光武何也蓋更



始既無成而其身又幾爲更始所誅乃自懲其就更始之輕而深懼夫受制於人之不可測故躊躇無定也以爲光武不如高帝耶則又恐如更始之無成也光武而且勝高帝耶則高帝之大度已誅黥布彭越諸人矣光武而加以好吏事安知其不終以黥彭相待也人有積疑之心雖善言者不能解之而適以甚之此所以聞馬援之言而不懌也嗟乎其疑也其利害死生之慮太深也遂終以死其身而害其家矣則何如釋利害死生之慮而專明於邪正順逆之辨之爲得也哉

六年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

通鑑綱緒

卷十一

七

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寬舒之氣與倦怠之氣不同也狃近效而忽遠圖倦怠也內蓄兵民之力使之有餘外化反側之心求其悔禍寬舒也光武於此得張弛之道矣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

生者寡而食者衆天下之大患也况冗員多而流品雜

不能治民適以害民乎光武省減吏員知本計矣

竇融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文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

通鑑綱緒

卷十一

九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蠶不納

竇融之書首言順逆繼言利害猶人所能言也終言兵起之禍生民之苦則非仁人不能言矣其言沈痛入骨聞之而不動心者非人也聞其言而尙忍以一人之私殘天下之命雖得天下其何以問心也使隗囂而有人心也則聞其言而卽歸漢雖歸漢而不免於死亦以一人之命全億萬人之命可無憾於心而奈何終不納也尙欲自比西伯妄哉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

光武於用兵之際每罷兵爲民其經國之略馭衆之方

蓋周詳而整暇矣

八年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帝不從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遂共進軍數道上隴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帝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潁川盜賊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通鑑綱緒卷十一

辛

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

光武固善用兵者而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何其難也兵真危事哉然惟知其危也用之於不得已臨之以懼行之以慎成之以謀乃克有濟也輕言兵者戒之哉

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乏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

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帝從之

班彪之言洞悉蠻夷寇亂之原而亦可見漢之處降夷頗有道也古聖人臨御九州海以外不問也海以內與中土懸絕之地亦不問也其東至海西至流沙北至陰山南至交趾則其德之所能覆而聲教之所能被者也禹貢所謂蠻夷皆在要服荒服之內自都會屢遷則所謂要荒者無定自世運日降則雖要荒之內亦有德不能覆聲教不能被者何況其更遠也於是聽蠻夷各爲君長各爲風俗而但自靖其中土之疆域焉亦度德量力之爲也至不度德量力而必求幅員之廣功業之盛

通鑑綱緒卷十一

壬

於是有蠻夷列於版圖者有蠻夷與中土之民雜處者而疆域遂自此多事矣蠻夷久安於其俗一旦欲其變而從我國已難矣官吏既不體其情服其心而導以易從之善中土相處之民又欺其愚牟其利而予以難堪之害彪所謂小吏黠人數見侵奪窮乏無聊故致反叛者誠千古一轍也彼非反叛也特欲報復小吏黠人之侵奪耳官吏不善爲理故惟有自報復之耳蠻夷本不諳中土之法度其情可原中土吏民本習禮義者而乃先啟釁尤可責故漢之治其怨結問所疾苦猶爲近道也昔者舜聞有苗弗率命禹征之苗逆命禹班師舜

敷文德而格之兩階之干羽舞於蒲阪之都也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之間距蒲阪甚遠也七旬之日一聞干羽之舞遂因之而格乎蓋有故矣舜之命禹徂征也但知昏迷侮慢之罪在有苗也禹與益親至其地必知邊方之幽隱有未盡達岳牧之表率有未盡善政教之鼓舞有未盡神者益以負罪引慝至誠感神爲喻謂宜引咎於已而推之以誠也干羽者禮樂之具文德之象兩階之所常舞非因欲格苗而始然也朝廷自修其文德之常荒服益行其文德之實文德之實固不止如漢之治怨結問疾苦而亦無所不該也干羽自舞於蒲阪

通鑑綱緒卷十一

三

之都而幽隱盡達表率盡善鼓舞盡神必有實行於洞庭彭蠡之間者乃所謂敷文德也夫執迂闊之見則謂干羽一舞而遂可格苗逞殘暴之心則謂草薶禽獮而後可制蠻夷之命二者皆非也然迂闊者不過無當於事實而已殘暴者則肆一時之毒而貽萬世不可解之禍矣何也蠻夷之怨結不得平疾苦不得蘇偶欲一報復之而重罹誅戮則疾苦不待言而怨結加甚其欲報復之心亦加甚矣初但怨吏民而欲報復終必怨朝廷而真反叛矣中土之兵力盛而蠻夷之種類衰可暫制其命也盛衰相乘而禍無已時矣嗚呼安得仁賢明達

之吏數十百人布於天下漢夷雜處之地平其怨結蘇其疾苦然後齊以法度馴以禮義相繼百餘年勿雜一貪猾愚妄之吏於其間庶足以息萬世無窮之禍歟

通鑑綱緒卷十一

三

漢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

通鑑觸緒卷十二

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治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純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菑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

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光武善全功臣厚於高帝人所共知然建武功臣亦遠勝漢初功臣也其忠純之節固非韓彭諸人可與並論其內行純備閨門養重之一切風範亦豈諸人所及乎且韓彭諸人皆嗜殺人而建武諸臣不然也惟吳漢平蜀滅公孫氏族延岑放兵焚掠蓋因兩戰之敗積忿而然光武遂怒而譴之矣然則臣之善惡仍視君德耳君臣之以氣類相合也氣類善則始終皆善偶有不善而勸厲裁成之亦終無不善矣漢初君臣詐力相合者也建武君臣性情相合者也豈建武之世獨有性情哉戰

通鑑觸緒卷十二

國之積習至漢初未轉漢之學術至中葉漸明也學術漸明而性情乃漸正矣

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鄧曄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曄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子右胡公輔爲中山王郭后爲中山太后太子彊意不自安鄧曄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

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十九年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

光武廢郭后立陰后不得以武帝成帝之廢立例之也嘗考其始終矣陰后歸光武爲更始元年六月郭后歸二年春也光武納陰后甫三月卽北行郭后者眞定王楊之甥光武欲結好於楊而納之也是糟糠之妻陰也非郭也建武元年冬迎陰氏於洛陽與郭氏並爲貴人二年夏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爲后陰以郭有子而通鑑觸緒 卷十二 三

讓之乃立郭后夫光武納陰后甫三月而未挈之以行非陰之不能早有子也行未久而卽納郭后倘陰后如郭后則早懷怨懟矣尙肯以后讓人哉業旣相安十六年陰之誠於讓而無他故可知矣陰之德優於郭可知矣廢立時陰年三十有七非少艾於郭也陰之立非以色盛郭之廢非以色衰可知矣然則以尋常溺情重色論光武之廢立者固未察其實也抑光武自宛北行以更始嫌疑不敢挈家室故得郭后而遂專寵焉其欲立陰后固以其德優於郭亦以其爲微時故劍也其因陰之讓遂立郭后固以郭有子亦郭之寵方盛也郭后

久習於寵而忽衰其怨懟必有難堪者於是陰之德以相形而益覺可重而微時故劍之求遂如其初願也是固事實之可徵者然旣相安十六年何獨不忍於一旦耶則其意更有在也在后者淺而在太子者深也明帝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固已奇之矣及爲東海公年十二有河南多近臣南陽多近親之對而益奇愛之矣雖奇愛之而太子無過不能遽易也至是明帝年十四矣其才必愈有可愛者愛其子愈愛其母陰之愛益篤郭之寵益衰而怨懟益甚矣遂乘其怨懟之隙先易后以徐及太子也蓋使無欲易太子之心則郭之寵不衰卽不至怨懟而廢使郭后寵衰而能不怨懟則亦無隙可廢陰后之賢明帝之才郭后不如陰后之賢太子彊不如明帝之才數者相值而乃成廢立故非武帝成帝之事所可例也郭后旣廢逾二年太子始易固光武之有待亦卽憚之言有以動其心而不能遽發也憚旣使光武不能遽發而又說太子使自辭位其全人父子之恩義於嫌疑之際者意良厚而道亦正矣光武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蓋自明其有不得已而未可爲後世訓者其於旣廢之母子恩禮兼盡尤爲能善其後者然而後世遂以此議光武之大節矣固不知陰后早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四

當立且不知其因欲易子而先易后但以爲因易后而遂易子也吾既推而明之而更有深念矣唐虞以前官天下者固無所謂太子也夏以後家天下而世及無定也周始有太子之稱而太王立王季文王立武王非必長子也自有豫建太子之說而一君甫卽位卽立一太子亦未免過急矣官天下者固求天下之賢家天下而或世或及亦一家之賢卽專於子亦其子之賢或終身但一子無論也長而賢之子亦無論也若非但一子或一子方幼而君之年未暮是亦不可以稍待乎必汲汲焉不論其子之賢不賢不論其君與子之年而輒立一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五

子以爲必不可移之基其以之息一家之爭或近之而以爲繫天下之本計則徒美其說而實無當於理也繫天下之本計惟擇賢而已后之立亦惟擇賢而其擇尤易也有子而賢者固善賢而無子者妾之子卽后之子也但論其當立否耳當立則雖讓亦不聽不當立則無待其讓然則光武之貽後世以口實固其拘於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之說亦其泥於早建太子之說未深籌之於始也夫世主偏私之見經生一家之言皆不足以準天下之大道而通萬世之經權也光武之易太子果爲天下擇賢耶抑但以其才足以振劉氏之業耶其心術

之微未可臆斷而要不必以徑徑經生之言責之也十九年九月上幸南陽進幸南頓縣舍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王者天下一家而何獨異乎所生長之地也沛邑世世之復示天下以私矣聖人知天命靡常而憂勤惕厲常戒滿盈千秋萬歲出於臣下之頌禱猶可而自言之則陋光武幸南頓之言獨深遠矣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六

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制  
官員宜減官俸宜增光武前既減員茲復增奉兩得其道矣官奉減千石以上而增六百石以下蓋本宣帝加厚小吏之意而折衷之也

二十七年夏臧官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

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  
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與且北地尚疆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  
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  
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臧宮馬武其諸將之最下者乎喜邀功生事也聖人之  
道剛柔得中疆弱相濟無所偏注黃老專爲柔弱以制  
剛疆固陰謀所由託然以之息爭保民則善光武得黃  
老之精意頗類文帝而要皆不悖於道所全多矣

以博士桓榮爲太子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七

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稽古之力但爲車馬印綬哉因車馬印綬而始稽古哉  
章句之儒但知有利祿而不知大道於桓榮所言而概  
見之矣嗟乎自秦燒經籍而天下不知有學自經籍復  
出於漢而天下但以爲邀利祿之具朝廷美其名而求  
之學士假其名而應之名曰治經也不知經所言者何  
事其言此事者何心其必有此心而行此事者何故但  
誦其言斷其章句述其一先生之說以爲可以博利祿  
也父兄勉其子弟師長勉其生徒皆勉以博利祿也夫  
朝廷之所用固不在六經矣自漢以後所用者申商之

法耳恭儉之君所參用者黃老之術耳多事之日所求  
之而惟恐不得者孫吳之戰陣桑宏羊孔僅之聚斂耳  
治六經者亦非以備朝廷之用也其有心計者既以治  
經博官而仍習於申韓黃老孫吳桑孔以致用耳或附  
會於方技圖讖議禮勸進以貢諛導欲耳甚且弑父與  
君亦從之其並無心計者則一無用之腐生而已備員  
馬口位焉其國事民事仍聽命於習申韓黃老孫吳桑  
孔者而已或但異其衣冠飾其容止以爲儒者之道在  
是而已徒以供世俗之迂笑而指爲詬病卽有一二眞  
儒者出而亦爲其所累遂使後世之豪傑往往不屑爲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八

儒而小人之畏忌眞儒者亦藉此以排擠之則似儒非  
儒之如桓榮輩者階之厲也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  
儒毋爲小人儒以子夏之篤信謹守而猶恐其爲小人  
儒旣別之爲小人而亦曰儒聖人知後世有似儒非儒  
者而防其漸也至矣哉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  
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  
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中  
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

文乃詔梁松等按察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光武三十年之詔固其謙虛之常度而亦何其決斷也逾二年因讀讖文遂改常度其斷之以不行者竟行之以武略文德兼備之君惑於符讖而遂多鄙陋之舉惜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夫始皇武帝之心誠侈矣光武素不侈者而亦同於侈心之所爲則邪說誤之也抑光武封禪之明年卽崩矣蓋亦衰氣至而遂流於侈歟然使有格致誠正之學則邪說不得入而衰氣亦不得乘光武非不向學而當時無講明正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九

學以啟悟其本原者尤可惜矣

明帝永平八年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明帝固號爲崇尚儒學者而乃求道於夷狄以首亂中國之道則桓榮所傳之學粗解章句而仍昧於大道可知矣程子謂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故其害尤甚朱子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眞吾竊謂中國之理日失其眞夷狄之近理者遂得入而亂之如佛氏所謂慈悲者近於中國之所謂仁報應者近於中國之所謂惠逆吉凶也仁者人與天地萬物相生之理不相生則亦不能獨生人人同得此理以生卽同具此理於心也惠逆吉凶者人與天地萬物相感之氣有感則有應人人同在氣化之中卽同此氣類之感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十

應也自中國以詐力相傾以偏私相勝以浮文末節相沿習而仁之眞失矣自愚昧者不知天道殘暴者不顧天道高明者又以報施爲不足言而惠逆吉凶之眞失矣然而惻隱之良鑒戒之機自在人心也君國之政師儒之教不能動其惻隱示其鑒戒而佛之慈悲動之矣佛之報應示之矣則無怪乎人之去此而就彼也顧中國之所謂仁者有禮以順其相生之序有義以去其相生之害仁之施乃不素而用乃不窮而佛之慈悲一以不殺爲貴則或素而或窮中國之所謂惠逆吉凶者氣化自然無假造作氣類自致不待權衡而佛以爲精神



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死後報應則託於鬼神之幻迹而轉淆乎天人之常理也蓋中國先失其真而彼乃亂其真矣然則中國但不失其真彼亂真者自漸悟而漸息矣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凡欲去一切邪慝者胥宜此道也獨何患於佛哉

九年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廣陵王荆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耶儵等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十一

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善之

樊儵之言謬也子弟反形已著受命討之專誅可也若但受命治獄則何得專誅也以江充之惡猶未敢專誅戾太子而儵之言何至於此也蓋明帝內忌兄弟外爲寬假儵亦揣合其意欲以美言相飾而不覺其謬耳明帝豈真厚於弟而不私於子者哉儵豈真能專誅其君之子者哉且治獄者但論其罪之當誅否耳行法者但問治獄之果當否耳又何分於子弟耶必斷斷焉從而分之則既僞矣

十四年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

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袁安此舉發於仁斷於義也凡事自任其罪而不以累人則無所牽掣矣豈獨太守之於丞掾哉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十二

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尙書閭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明帝於一代之法度時政之利弊頗明矣而不明大道也故雖勉爲孝友而不勝忌克之私雖勤求治理而不免苛迫之失雖崇尚儒學而竟爲佛入中國之罪首嗟乎光武不知符讖之非而謂明帝能知佛入中國之非乎天地之運晦明邪正迭起相乘大道方興卽有顯悖乎道而相梗者大道將明卽有近似乎道而相淆者異端之愈出愈奇將求止於佛而不可得矣而何獨咎乎

明帝哉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三公曰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芳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之爲太子也受尙書於東郡太守張酺二月帝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並郡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尙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三月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三

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玉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

章帝仁心仁政世稱長者崇儒重道親親賢賢皆出至誠如是年數事其大概也惟寵一竇后容一竇憲遂釀數世外戚閹宦之禍蓋仁而柔者也然柔於竇氏而獨不柔於清河王則欲之蔽也有鑒於仁柔之害者不知務去其欲而但議其柔或並議其仁則必相率不仁而後已是又因噎廢食之過也

和帝永元四年夏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穢侯鄧疊疊弟磊及母元竇憲女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于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六月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四

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

是時和帝方十四歲既知竇憲當誅又知求祖宗故事可謂智矣且尙不自知其非竇氏出也而毅然斷之不可謂不牽於私可謂勇矣惟與鄭眾定議遂爲宦官用權之始而啟桓靈亂亡之漸固以朝臣皆附憲一二正臣又莫由親接不得已而出此然其原實自西京之宏恭石顯始也以迫於時勢之少主又何暇深計焉九年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

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禎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樊調妻媼上書帝引見媼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省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和帝誅竇氏既智深而勇沈其不貶竇太后又何其篤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五

於義也光武黜呂太后非禮也愧和帝之言矣

十一年帝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獨有遺失也魯丕之言似也而抑當有辨蓋視其師果何如耳視其師之言果足爲規矩權衡否耳若猶未也而但不相讓則龔訛踵謬長傲遂非而已

十四年班超徵還以任尙代爲西域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

簡易寬大之政豈但宜於治邊哉而治邊尤切要也嚴急之性豈但不能治邊哉而治邊尤易決裂也班超任

通鑑觸緒 卷十二

六

尙之得失可以鑒矣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錮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廷平元年秋八月殤帝崩迎清河王子祐爲和帝嗣卽皇帝位太后猶臨朝

和帝有明帝之明而無其刻有章帝之厚而無其柔使天假以年日進於道不可量矣使鄧后終身得賢主而事之有內助之美無貪立幼少之譏庶全令名矣然則

和帝年二十七卽崩帝之不幸亦鄧后之不幸實漢之不幸也

安帝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鄧后之賢固有不可沒者后崩而安帝失德之事遂無所不至后之久不歸政蓋亦實有見於安帝之不足爲君而非必自貪其權也然要非婦德之正矣詩曰哲婦

傾城鄧后之哲固非如褒姒之所謂哲然卽爲傾城之漸矣及安帝崩而閻后亦欲效鄧后之所爲閻后固褒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七

姒之類不可與鄧后並論然其漸實鄧后開之矣閻氏敗宦官之燄遂熾而漢亡矣詩稱女子之德曰無非無儀作詩者誠知道也鄧后旣哲而又有儀其何能免於責哉至不如鄧后者又何足責哉

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尙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澧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言利之徒可勝恨哉蠻夷租賦所增能得幾何而徒爲

是紛紛也蓋官吏之欲增賦非爲國也國所得無幾而官吏藉名以侵漁其間者多也太守上書必有衆小吏營畫而懲患之者朝廷受官吏之愚而害民適以自害也夫使但如朝廷所得之數而取之稍增焉亦未必卽怨叛也惟未增而私取者旣多增之而私取者更多則怨叛有必然也及其怨叛而討之所費之財固可惜而所傷之命又何忍也虞詡得不償費之言但以利害計已足爲炯鑒而況爲人命計乎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七

三年夏五月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克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數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鬥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

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曰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  
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  
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  
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  
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  
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  
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  
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  
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  
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九

皆可任用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  
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  
散良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  
外復平

封疆之內但有吏治別無軍事也或疆外入寇或疆吏  
自叛則命將征之疆內之民蠻有叛則以吏治之而已  
蓋使平日吏治盡善民蠻何由叛故欲靖民蠻之叛仍  
自靖吏治而已刺史太守卽州郡之將帥也非勇略仁  
惠兼備不足任將帥又安足爲牧守乎李固之議得其  
本矣考固本傳其爲荊州刺史太山太守境內盜賊皆

自平之蓋學既有本而又身自歷練故言之鑿鑿卓然  
可行如此以將相之全才而不竟其用惜哉夫九真交  
阯雖在漢疆內而相距甚遠也甚遠者猶可以牧守平  
之況近者乎固之議誠千古州郡用兵之定法矣

蘇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按其姦  
賊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  
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公私之際必如蘇章之判然決然乃可操刑賞舉錯之  
權而膺國計民生之寄也夫不能如章之判然決然非  
必卽邪惡之人也或瞻顧而不忍或優柔而難斷亦似  
有關乎性情者此其人但屏居鄉里不問人世之是非  
曲直可也慎勿出而任天下事也蓋自知不能無私而  
能不以私害天下亦所以自全倘旣任天下之公而稍  
參一念之私則一念卽足以害天下雖平生無私而亦  
流於大邪平生無惡而亦陷於大惡矣吁危矣

通鑑觸緒

卷十二

三

易佩紳著

漢

桓帝建和元年冬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欲共立清河王蒜事覺捕文鮪誅之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遂收固下獄固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斧鑽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

通鑑觸緒卷十三

一

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顯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尙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鑽詣闕上書乞收固

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耶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雷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爲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

通鑑觸緒卷十三

二

嗟乎忠賢之臣氣節之士東漢爲多矣外戚宦官迭相殘害至於人心解體而國鼎遂移無復挽救也宦官之害自樊豐之於楊震始外戚之害至梁冀之於李固杜喬極也冀所害者眾而固喬其尤著也固獄中之書稍有人心者讀之豈能忍置哉漢之亡從此始矣豈止衰微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千古傷心而況當世之人哉然而人類不一也安得世盡人也惟郭亮董班楊匡皆人傑也吳祐王調趙承等皆有生氣者也京師市里之人皆人心之不昧者也梁冀則豺狼矣馬融則蛇蝎矣胡廣趙戒則雞蟲燕雀而已何足以爲人哉何足以爲人哉吳祐責馬融之言郭亮對夏門亭長之言皆可想見其英風壯氣亮之言曰義之所在豈知性命何爲以

死相懼耶千載而下猶聞其聲就當時觀之亮一莽童子耳亭長之所謂腐生耳豈知大義之不絕於天壤正賴此輩哉亮班匡終身不仕祐自免以歸皆得其正濁亂之世惟有不仕而已豈止固喬之私痛乎平帝時王莽將篡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皆誣以罪法而殺之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歸此西漢外戚之禍東漢所當以爲鑒者曾幾何時又同一覆轍也亮班匡祐亦逢萌之風概矣

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三

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爇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醖酒畢畱謁則去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聞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帝旣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閔安之玄孫也苦身修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

授不修世務曇繼母苦烈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爲法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東京之氣節西京中葉之學術開之也學術初興多鶩於詞章者故義理淺也相承既久則有進而體諸身心者故踐履篤也五處士之行誼魏桓之言皆可以風矣學術旣明於下而主德愈昏於上何也蓋祖宗之澤將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四

替而後嗣之氣不昌或幼稚而夭折也或母后臨朝之所抑制外戚專政之所壅蔽宦官援立之所挾持也先求其年之長位之安而不可得而何有於學則迫之以不得不昏也然以桓帝之昏猶知處士之可重而徵之姜肱旣不至而且欲圖其形象則亦未始非學術之膺其一綫之明然一綫之明亦梁冀方誅而始能自主也夫所假手以誅冀者宦官也一障甫除而一障加深雖有學術其奈之何故如五處士之流者惟有堅執不出之爲正也處則履道之吉出則遯尾之厲矣

太原郭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陳畱茅容年

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曰日容般雜爲饌泰謂爲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皮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爲盛德鉅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遊學遂知名當世陳雷申屠蟠家貧傭爲漆工鄔陵庾乘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爲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法平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五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嘗不佳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陳雷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泰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

眾人咸謝服焉或謂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嘗舉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爲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倦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甯處泰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

善乎魏昭之言曰經師易得人師難遭也就東漢而求人師郭林宗其庶幾乎必如孔子之道大德盛爲萬世師固夙絕也但如林宗深識道德之意而有知人之明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六

就眾人資性獎訓誨誘使各有成則卽孔子之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矣士當亂世不能有爲而能因人教誨使人道不敝於天壤則所爲大矣夫經所以教爲人也人不足師何以經爲林宗固本經義以教人也視彼專名經師徒驚章句而無益身心其關繫之淺深何如也林宗若在聖門蓋與端木氏並驅爭先者俎豆之可也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有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



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晷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衰善糾違肅清朝府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寢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

漢自武帝興學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成帝末增至三千

極矣桓帝時太學諸生三萬餘則太盛矣天下安得有

此眾多秀良之士皆集京師哉其賢不肖之雜糅可知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七

矣蓋武帝之初興學也驚其名也名既立卽有因名以求實者實漸副而名愈盛則無實而專驚名者又多矣黨禍之起也太盛之必至於傷殘也名之有害於實也不肖之累其賢者也不亦可痛哉郭泰賈彪固賢者固皆能自免於禍者然是時乃爲三萬餘人之冠亦何謂哉泰周旋京師誨誘不倦徐穉以書戒之穉其知幾矣泰蓋以爲人才會集之地其教易行然未深思也天下有道則行其道於朝天下無道則明其道於野京師非布衣明道之地也黨事起泰遂閉門授教蓋能善其後矣然雖免於禍及陳蕃竇武被害遂慟哭以卒年甫四

十二亦豈非哀傷之促其生歟蓋非徒篤於師友之風誼實切於君國安危民物休戚迫於時勢無可挽救而抱無涯之隱痛以終者吾尤悲其志矣孺子嚴於守身林宗切於救世爲世道計或可無孺子而不可無林宗也且夫林宗固行危而言遜者使范滂岑晷諸人皆如其言之遜亦何至黨禍之烈焉後世懲黨禍者遂相習爲脂韋柔滑之風言遜而行亦遜則天地剛正之氣盡失矣是又維持世道之君子所宜裁其過勵其不及而權衡於至中者也

靈帝建甯元年夏六月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八

機爲涇陽侯兄子紹爲鄆侯靖爲西鄉侯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巨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史稱竇武少以經行著稱至是一門受封竟蹈梁冀故

轍而不納盧植之正論豈非寵利薰心喪其所守耶大臣自正而後能正人武欲誅宦官而先不能自正卒致宦官反脣之譏武固不能無愧矣陳蕃固讓侯封終於不受其自守既正亦可使賢武相形見絀武何不愧而戒之慕而效之耶兩人志趣相懸若此尙能共濟艱難耶惜哉仲舉以八十之年忠盡不衰志氣猶壯而所與不得其人同畢命於闡豎之手可歎也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尙其道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爽杜密王暢劉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九

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晫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黨人之號首稱三君竇武爲三君之首其名實已不副矣俊顧及廚皆繫以八亦安所得諸人皆適如其分適符其數耶標榜之習既陋且謬在陳蕃李膺郭泰諸人

何樂有此其附託之輩必有小人遂爲君子之累君子之致累亦必有喜同惡異之見先主於中然後小人貌爲之同以投其所喜蓋好利者固小人好名者亦有小

也微矣哉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十

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郭泰聞黨人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秦雖好臧  
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  
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  
滅郡縣爲之殘破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汗  
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須變形入林  
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人無知者  
何顛變姓名匿汝南閒常私入雒陽爲諸名士罹黨事者  
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袁閎以母老不宜  
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士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初范滂等非  
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  
蟠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  
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  
爲屋自同傭人滂等罹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黨禍之將起也或爲郭泰之危行言遜或爲申屠蟠之  
見幾而作皆尙矣不幸而及於禍如范滂之詣獄袁閎  
之閉土室夏馥之變形爲傭各因其時勢而爲之皆可  
也何顛自全而兼能全人其智尤不可及也惟張儉之  
累及於人則最劣也滂自詣獄而不與縣令共逃賢於

儉遠矣滂白母之言何其平靜也顧子之語則不免憤  
激而其志益可悲矣合名壽考不可兼得滂母之言何  
其明決也因好名而爲善其善固不至然至顧其名而  
甘於死則名卽義也所全者大矣東漢重名至於婦人  
亦深好之此氣節之所以盛也凡人處於義所當死之  
地守義或不篤則念滂母之言亦可以自勵矣

光和五年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太發  
兵益州計吏程包曰板楯七姓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  
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  
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  
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  
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  
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士

程包之言非平心精識或親歷邊方或周詢博訪者不  
能知也凡邊境蠻夷之情形皆如是也治邊者以建武  
九年班彪論羌胡之言與此參觀益知明能牧守自然  
安集不煩征伐爲不刊之論不易之道矣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  
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眾共神而信之  
甚矣神仙妖怪之說誣天而害人誣古人而害後人也

古人之受誣者黃老爲甚黃老之受誣非一事而神仙妖怪其最甚也司馬遷五帝本紀贊已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矣卽所謂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披山通道未嘗甯居勞動耳目心力皆非如老子之所謂無爲者是黃老已不盡同矣兵家者流託於黃帝之說蓋以其習用干戈也然史稱黃帝修德振兵則必非陰謀權術之爲也老子之言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曰樂殺人之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皆兵刑之精意固非孫吳申韓之所能識也史稱申韓之學皆本於黃老夫刑名家之託於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三

黃老視兵家之託於黃帝太公尤爲不倫也或曲爲之說以爲不相謀而適相感皆誣之也至張角以妖術教授而名曰奉事黃老則尤誣之不足辨者矣然皆有自來也兵刑家之誣黃老者源於戰國而浸淫於漢初也神仙妖怪之誣黃老者列禦寇莊周之徒發其端張良之假託黃石赤松階其厲公孫卿之惑武帝者肆其毒也毒之徧及於天下後世而禍亂無已時者則張魯之祖父張陵爲之也世所稱天師張道陵者是也魏志張魯傳魯祖父陵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其後張角號太平道爲黃巾賊魯號五

斗米道爲米賊其術相似米賊起於陵則黃巾賊亦起於陵可知也世所傳陵之術有黃帝龍虎丹老君正一法則黃老之誣不堪齒數者莫此爲甚也陵自稱爲張良八世孫蓋良託黃石赤松以爲取功名保身家之計陵誣黃老以爲取財利贍身家之計其源同也夫以公孫卿之誣而天子信之則以張陵之誣而小民有不信之者乎上下之相信者皆以求福也求福之心太妄則禍之所由致也吾觀於武帝禱祠瀆亂之時卽知其禍之凶類而致者無已時矣巫蠱之禍及武帝之身而見之黃巾之禍歷二百餘年而見之米賊之爲天師吾不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三

知其禍之所終極矣夫黃帝之世已遠毋庸深論也老子之書具在雖頗有過於中道而與後世之所誣者無涉也孟子親見楊墨之失而闢之亦未追咎黃老也莊列之徒託神仙爲游戲智者知其非真而不待闢愚者不能舉其詞卽不至受其害也自浮屠入中國其粗淺之言愚者易喻而遂易信然所信者因果輪迴之說也其說雖幻而其意與福善禍淫之理相近猶可使善者知勸惡者知懼也至於米賊之稱天師其言愈粗愈淺雖不識一丁之人皆能習之於是天下之愚民皆可驅而爲亂民矣不惟盡悖吾道也卽浮屠之勸人以善懼

人以惡者亦相去遠矣何也其號則五斗米也出五斗米雖惡人亦可除罪無五斗米雖善人不能免禍是不論理之是非而但論利之有無也愚民習見夫天地鬼神之禍福人者惟視乎利則人之但逐乎利也宜矣善可不必爲惡無不可爲矣其術則咒符水之類也一紙之畫一聲之呼可以驅天神而遣地祇市井無賴之子鄉里下賤之夫但習其一紙之畫一聲之呼其一旦之權力即可駕乎天地之上凡民雖愚無不知天地之尊也習見夫天地之尊而無賴之子下賤之夫可一旦駕乎其上則人世之尊卑上下何不可顛倒而踰越之也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六

宜其相率而爲亂也故異端之不足齒數者莫如天師而愚民之無不陷溺者亦莫如天師惟其不足齒數也故吾儒不屑論及之以爲其謬妄顯而易見不待辨也然而智者之易知其非即愚者之易信爲是也智者不復辨愚者更無由返也且智者但知其非而不深察其禍以爲流俗之相習聽之而已不知相習既久愚者益愚智者亦或漸染而失其智矣如史傳所載東晉士大夫有云事五斗米道者有云奉天師道者北魏之主有立天師道場者自此訖於元明龔詛踵謬代不絕書其間豈無一智者耶蓋習而不察也夫張道陵以前亂民

猶少也妖賊更少也自張角張魯同亂於漢孫恩盧循繼亂於晉至於元之韓山童劉福通皆一類也是張道陵者固亂民妖賊之首也自漢以後之天下無不憂亂民而防妖賊矣乃崇奉一亂民妖賊之首千餘年而勿替何爲乎赫赫在上者既崇奉亂民妖賊之首矣蚩蚩在下者能不爲亂民妖賊之黨乎又按明史張正幸者道陵之四十二世孫繼爲天師者也洪武元年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夫天師之稱其爲悖謬固不待論矣然改授真人且曰正一又何說也謂亂民妖賊之首爲真爲正其謬等矣凡此皆理之顯而易

通鑑觸緒

卷十三

六

見者也夫爲明道計則當深辨其微者以嚴異端之防而爲弭亂計則當先論其顯者以解愚人之惑如治疾然微者治其本顯者治其標也標未治而遽欲治本不可得也亂民妖賊滿天下有弭亂之權者既不除亂民妖賊之首而持論者又不論其爲首之人或但論其爲首者所誣之人是欲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也非所以救世矣吾嘗考諸尚書參諸史記而知古者治亂之分焉民神雜擾則爲九黎三苗之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爲顛頊堯舜之治治亂之所判者顯而其理微矣春秋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孔子曰務民之

義敬鬼神而遠之蓋瀆於鬼神者必荒於民義也聽於神者必失其人紀也是則天地本有之鬼神其限制亦如此其嚴而況張道陵之所爲者哉夫書傳所載非愚人之所能知也吾九願智者常推其故以曉於世使理之微者亦顯庶幾破萬古之昏昏也

張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通鑑觸緒卷十三 七

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畱中  
古今所謂流民者大抵凶年苛政或就食或避役而流亡者也獨此所謂流民者則因張角之誑誘以至於徒眾數十萬八州畢應而流移奔赴填塞道路也妖燄之初熾遂如此其烈哉雖然比歲不登見於桓帝延熹九年之詔矣至是凡十餘年間大水旱蝗及諸災變無歲無之矣桓帝以來奄宦私黨布列州郡殘暴貪婪已不一而足至於靈帝開西邸賣官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

暴殄烝民更不堪問矣是凶年苛政交相困迫者幾三十餘年勢且就食無地避役無路求爲尋常之流亡而不可得於是張角之徒乘間抵隙始得施其誑誘之術曰我能爲汝致衣食也我能使汝避貪暴也所謂棄賣財產者蓋雖有財產必爲貪暴所剝且并其身家而荼毒之當其時恐雖欲賣之而鮮有能售者大抵棄之者尤多也推其意雖病死於道路較之坐受荼毒於貪暴猶爲甘心也夫使桓靈之世無凶年或有凶年而無苛政則張角之術亦何能逞哉楊賜之言可采矣下州郡捕討更騷擾速成其患誠然矣然安得有簡別流民各

通鑑觸緒卷十三 六  
護歸本郡之刺史二千石哉使能簡別護歸於既流之後何至貪暴於未流之先也然及此時速分別刺史二千石簡擇易置而勸懲之或稍可挽回於萬一乃賜亦去位事遂畱中是泄泄沓沓不馴致於土崩瓦解而何能已哉然則東漢之亡亡於妖賊而實亡於流民也亡於流民而實亡於貪暴之刺史二千石也要之亡於桓靈之爲君也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正經必自朝廷始正朝廷必自君始  
獻帝初平二年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甯邴原王烈皆往依焉甯既見度乃廬於山谷

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甯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甯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甯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逃歸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甯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遣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老父還尋得劍問其姓名乃先盜牛者也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九

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公孫度強暴人也自立爲遼東侯有嫌忌者輒夷滅之管邴王三賢往依焉蓋中原糜爛計無復之又北海相距較近聊救目前耳甯烈皆盛德之士行危言遜自可圖全然烈猶必自穢而後能全原圭角未融非甯代爲計幾不免矣亂世之出處皆難也如是哉吾觀甯烈雖皆孔子之徒殆亦兼有老氏之風矣

十二年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徐庶崔州平謂爲信然

孔門師弟之相期許也嘗各言其志士未有不自知而能知天下之務者也司馬徽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夫識時務之俊傑皆先能自知者也凡儒生俗士妄自期許而無實踐者卽空談時務而無實濟者也諸葛與昭烈隆中一談早定天下三分之局實由於自比管樂早定一生經世之局也時人但聞其言未見其用既不許其所比後世震其名者又或謂管樂不足以相比皆不知諸葛亦不知管樂者也諸葛能自知故能知管樂因能知天下之務而徐庶崔州平亦知之蓋與司馬徽皆孔門師弟之類矣管樂諸葛前後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三

開時有同有異而究不失其爲同管遇齊桓樂遇燕昭諸葛遇昭烈皆信任不疑其得君同也管作內政寄軍令先富國而後彊兵樂任國政燕益富實乃謀伐齊諸葛開府治事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其治國治軍之規模次第皆同也管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樂六月之閒下齊七十餘城諸葛連年動眾未能成功則用兵之利鈍異焉管先齊桓公卒而霸業成樂見疑於燕惠而未竟其功諸葛雖無疑於後主而已年不永功亦未竟則遇合之始同終異而功業之成敗亦異焉然諸葛之比管樂者正惟治國治軍之相同乃可自知耳君

臣遇合有數存焉已非其所知至成敗利鈍時爲之地爲之諸葛亦自謂非所逆觀矣若拘成敗利鈍之迹將謂管樂優於諸葛此俗士之見固不待辨也若執出處之節謂諸葛優於管樂亦儒生之見未觀其通也子糾少白皆齊僖之子管本齊僖之臣於其子何擇焉孔子已許其一匡天下之仁而不責以溝瀆之諒矣列國之士周遊應聘合則留不合則去孔孟皆然樂先爲燕客而後爲臣以信而留以疑而去於孔孟何異焉若以諸葛之三顧始就死而後已爲優於管樂不且優於孔孟乎是俊傑之所知皆非儒生俗士之所知也嗟乎東漢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三

之末卽襄陽一郡俊傑已不少矣特諸葛其尤者耳由桓靈親小人遠賢臣以來不能使俊傑在位惠養元元以固邦本而使之散在四方才雄者割據德盛者隱淪以才德兼備之諸葛獨有心漢室適遇可與有爲之昭烈魚水相諧銳意興復而時移勢去終不能挽馴致三國六朝南北紛爭兵戈屢起生靈塗炭四百年閒訖無甯日豈獨昭烈之歎息痛恨於一時也哉

劉備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嗟乎天下之人皆魚也賢才其水也天下無賢才則人不能活爲天下人之主者不求賢才則先不能自活矣

昭烈之言何其真切而沈摯乎千載而下猶感激流涕況當時身受者乎此諸葛出師表所謂由是感激遂許驅馳者乎

建安十九年劉備領益州牧議者欲以成都各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此先主定蜀之始基若非從趙雲之言則奪民利以賜諸將先失民心矣雲之言固收拾民心之大計亦維繫

通鑑觸緒

卷十三

三

政體之大道也其持論之正大蓋由其平日忠勇信義持身之有本積中達外也其在諸將中固當厚賜者而顧以奪民利爲非是明於政體之公私卽其自明於義利之取舍也其後馬謖街亭之敗雲獨於箕谷全軍而返諸葛亮給以所全之軍資而辭之同一義利之辨也其諫先主伐吳有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不應舍魏先與吳戰亦其夙明於公私之辨故陳於君者卽以公私爲斷而要言不煩也陳壽之評雲也僅以疆摯壯猛與黃忠並稱失之矣雲固武臣之有本末者而兼有儒臣體用矣





二十二年曹操以子不為太子不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  
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  
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  
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東漢禮教之風相尚既久或有名無實然名存而實亦  
可不盡亡也至於曹操則欲并其名而亡之矣其求賢  
之令有曰若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  
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又曰有行之士未  
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  
守信耶是所求者不廉者也無行者也專以陳平蘇秦

通鑑觸緒卷十三

三

為式也是其舉孝廉之先或詐為廉詐為有行也及其  
後窮貪極詐誅戮異已至於弑皇后殺皇子則顯為大  
惡而不必詐矣兩令皆其暮年所為者蓋既知其貪詐  
之不可掩遂即以貪詐自雄亦即以貪詐為教也不夙  
好文學固非甚碌碌者而其以太子為喜之狀何鄙陋  
若是蓋但承其父貪詐之教而無禮教也其謀為太子  
即以父之所教者施之於父而喜其得計也然一綫禮  
教之遺猶有存於閭閻者則辛憲英之言可徵矣其謂  
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者禮教也因其不  
戚不懼反以為喜而知其不久不昌則其識亦卓矣不

篡漢七年而即死是其身之不久也子孫相繼四十二  
年即移於晉而且罹慘禍是其後之不昌也凡貪詐之  
輩方得計自喜之時有識者即知其不終可以此概之  
也然憲英但知為丕之失而不知為操之教也蓋憲英  
年尚少毗未以操之所為告之也夫操之貪詐不惟教  
其子實教其臣矣司馬氏之為臣亦承其貪詐之教而  
已聖賢求仁而得仁奸雄求不仁而得不仁又何怪焉

通鑑觸緒卷十三

三

通鑑觸緒卷十三終